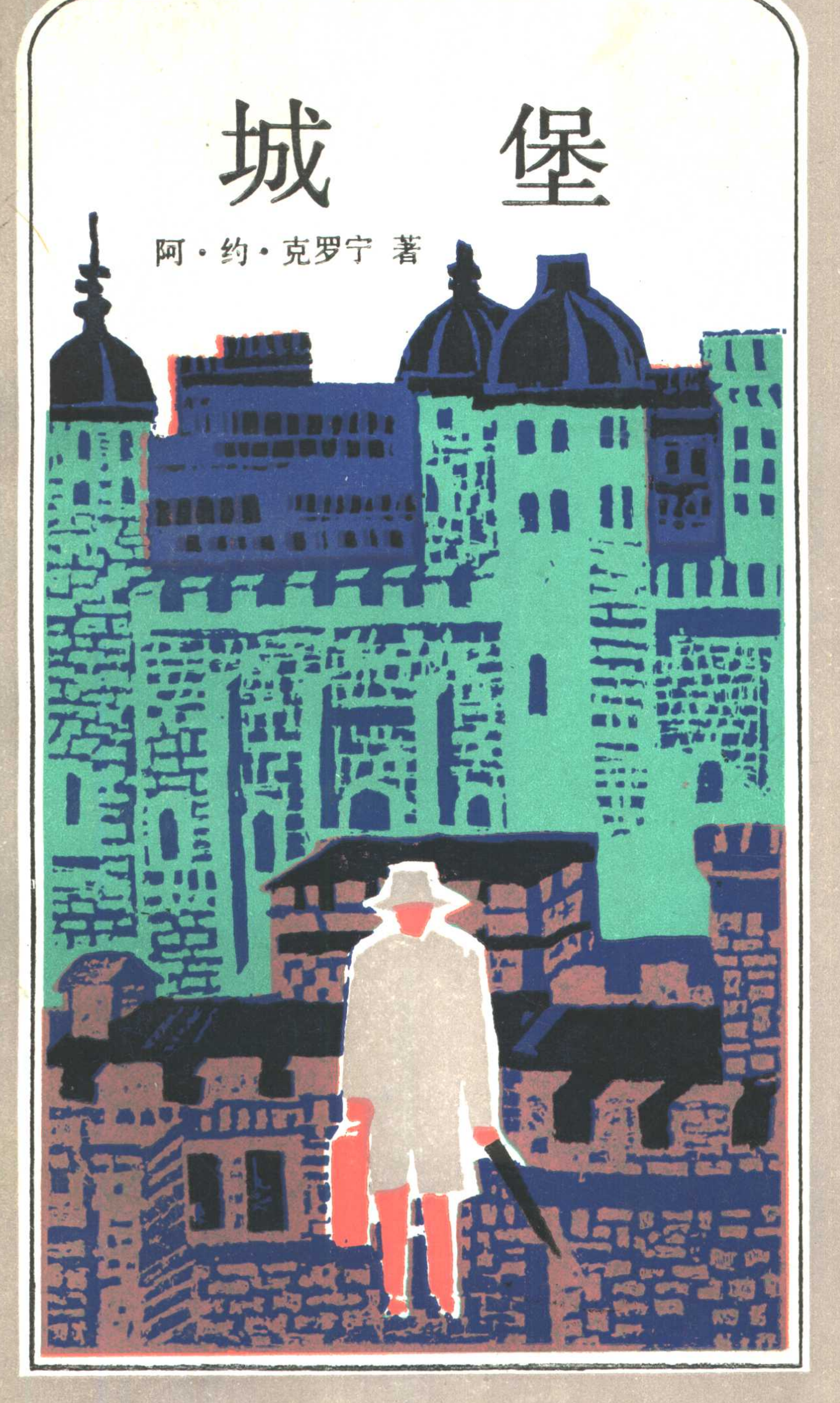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英〕阿·约·克罗宁著

城　堡

主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J. CRONIN

THE CITADEL

本书根据伦敦 Victor Gollancz Ltd. 1937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城　　堡
〔英〕克 罗 宁 著
主 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译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　插页 6　字数 338,000
1984 年 3 月新 1 版　198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1,000 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423　　定价：（六）1.80 元



阿·约·克罗宁

第　一　部



一

一九二四年十月的一天傍晚，一列火车从斯旺西[1]沿着彭诺威尔谷奋力向前驶行，车厢里差不离已经空了，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从一节三等车的车窗里凝神注视着窗外。那一整天，曼逊都在旅途中，从北部[2]到南威尔士去，他在卡莱尔[3]和施鲁斯伯里[4]换了两次车，但是到了这个令人乏味的行程的最后一段路上，他因为想到自己在这个地势险恶的异乡所担任的职位的前景，不禁更加激动起来了，这还是他医务生活中的第一个职位呢。

外边，一场大风雨从矗立在单轨铁路两旁的群山之间横扫下来，遮住了视线。山顶笼罩在一片苍茫的天空里，山侧因为采矿弄得斑斑驳驳，上面又凌乱地堆着大堆的矿渣，显得黝黑、荒凉，几只肮脏的绵羊在矿渣上踯躅，白费气力地指望找到点儿青草地。四下里，一丛灌木，一片花草也瞧不见。由逐渐昏暗下去的光线里看去，树木显得象些瘦削矮小的幽灵。在铁路一个转弯的地方，一爿翻砂厂的红光闪进了眼帘，照耀出二十来个工人赤裸着上身，挺直身子，扬起胳膊，在那儿锤打。虽然那幅景象倏地一下便给一座矿井上面卷起的转动装置遮没了，可是一种紧张、生动的力的感觉却依然萦绕在人的心头。曼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心里也起了一大股奋发图强的心情，一阵突如其来的、按捺不住的喜悦从未来的希望里涌现出来了。

暮色降临下来，那片景象显得更生疏、更冷落。半小时后，车头呼哧呼哧地驶进了布雷纳力，彭诺威尔谷最末尾的一座镇市，也是这条铁路的终点。他终于到了。曼逊提起皮包，跳下火车，沿着月台匆匆走去，急切地寻找欢迎的迹象。在车站出口处的一盏被风刮得乱晃的灯下边，一个面色苍黄的老头儿，戴着一顶方帽子，穿着一件长睡衣般的雨衣，站在那儿等候。他用生了黄疸病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曼逊，说话的声音也很不自然。

“您是佩奇大夫新邀来的助理吗？”

“不错。我姓曼逊。安德鲁·曼逊！”

“啊！我叫托马斯，人家多半管我叫‘老托马斯’，真他妈的！我把马车⑤赶来啦。坐进去吧——要是您不乐意淋雨的话。”

曼逊提起皮包，钻进了一匹高大而羸瘦的黑马拉的破马车。托马斯跟着上了马车，抓起缰绳，朝马吆喝。

“吁，吁，走呀，泰菲！”他说。

他们驾着车子穿过那个小镇驶去。安德鲁虽然很想瞧瞧镇上的情形，可是在倾泻的大雨里，可以瞧见的只是一些凌乱的、朦胧的灰色矮房子，排列在连绵不断的高山脚下。有一会儿，老马夫没有作声，只从雨水淅沥的帽檐下悲观地朝安德鲁连连瞥视。他丝毫不象一个走时的医师的漂亮马车夫；相反的，他又枯槁又邋遢，身上经常发出一阵阵特别而浓厚的油哈味。后来，他

---

① 斯旺西(Swansea)：南威尔士的一处港口。

② 指苏格兰而言。

③ 卡莱尔(Carlisle)：英格兰西北部的一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中心。

④ 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英格兰西部的一处城市，距伦敦一百六十三英里。

⑤ 原文为 gig，系一种轻便的双轮马车。

开口了：

"刚拿着羊皮纸①吗？"

安德鲁点点头。

"我就知道。"老托马斯吐了一口唾沫。他的得意使他显得比方才神气而话多了。"先前的一位助理十天前走啦。他们多半待不了多久。"

"为什么？"安德鲁尽管心里不安，这会儿却笑了。

"我想工作太辛苦是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您这就会知道！"过了一会儿，托马斯象导游人指点出一所瑰丽的大教堂那样，扬起马鞭，指着一排房子最末的一所，一阵热气正从那儿亮着灯的小门道里冒了出来。"瞧见那儿吗？那是我老婆和我开的炸马铃薯片的小铺子。我们一星期炸两次。活鱼②。"一丝从心眼儿里乐出来的笑容掣动了他的长长的上嘴唇。"我猜您不久也许就会想知道这个啦。"

大街在这儿到了尽头，他们转进一条高低不平的、短短的小路，费力地穿过一片荒地，然后走进了一所屋子的狭窄的车道。这所屋子孤零零地造在三棵智利松③后边，离附近的那儿排房子较远。大门上边写着布林高尔④这个名称。

"就是这儿，"托马斯勒住马，说。

安德鲁跳下车来。他正打起精神，准备接受进门的考验的

---

① 指大学毕业文凭。西洋人重要文件过去多用羊皮纸，故云。

② 这是英国最普通的一种小饭馆，专门供应煎鱼和炸马铃薯片。

③ 智利松：智利产的一种长青树，枝叶茂密，高达一百五十英尺，学名 Araucaria imbricata。

④ 这是那所屋子的名称。

时候，前门忽地一下开了，他走进了亮着灯的门道，一个四十来岁、又矮又胖的女人笑盈盈地走上前来，很热情地欢迎他，她满面春风，两眼泼辣、明亮、闪闪发光。

“嗳！嗳！这位准是曼逊大夫罗。请进来，亲爱—的大夫，请进来。我是佩奇大夫的太太。你路上不太辛苦吧。你来了真太好啦。自从我们早先请的那个糟透了的家伙走了以后，我差点儿都给急疯啦。可惜你没有瞧见他。我可以告诉你，他简直是块废料。哦！这会儿先别管他。你来了，这就没问题啦。来，我来领你上你的房间去。”

安德鲁住的房间在楼上，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里边有一张铜床、一个黄漆衣柜和一张竹桌子，桌子上边搁着一只脸盆和一个水罐。安德鲁四下瞥了一眼，这时候，佩奇太太钮扣般的黑眼睛正察看着他的脸色，他连忙想显得很知礼地说道：

“这屋子看来挺舒服，佩奇太太。”

“是呀，说的是呀。”她笑了，象母亲般拍拍他的肩膀。“你在这儿会出名的，亲爱—的大夫。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我这话说得再直率也没有了吧？现在，马上去见见老大夫。”她住了口，目光依旧游移不定地望着他，声音竭力显得很随便。“我不记得信里提没提过，事实上——老大夫近来身体不太好。”

安德鲁突然感到很诧异地望着她。

“哦，没什么大毛病，”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她便又很快地说下去。“他在床上躺了几星期。不过他这就要好了。这可没有错。”

安德鲁有点儿迷糊，跟着她走到过道那头去。她把那儿的一扇门推开，很快活地高声嚷道：

“爱德华，这位是曼逊大夫——咱们新请来的助理。他来见见你。”

那是一间陈设着老式家具的窄长的卧房，厚布窗帘[1]密密地遮着，壁炉里生着一点儿火。安德鲁走进房的时候，爱德华·佩奇在床上慢吞吞地翻过身来，似乎费了很大的气力。他是一个瘦长个儿的人，约摸有六十岁，满脸皱纹，两眼疲乏、闪亮。整个儿脸上都显出痛苦和一种忍耐不住的神情。此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神色。油灯的灯光射到枕头上，显示出来，他的半边脸脸色蜡黄、毫无表情。他的左半边身体也是瘫痪的，左手放在拼花被单上，干缩成了一只亮光光的圆锥体。安德鲁瞧着这些严重的、决不是新近才中风的症状，突然感到一阵惊慌。房间里很古怪地静了一会儿。

"我希望你会喜欢这儿，"过了一会儿，佩奇医师才这么说，他话讲得很慢、很费劲儿，字眼儿也有点儿含糊不清。"我希望你不至于觉得业务太重了。你还很年轻。"

"我今年二十四岁，大夫，"安德鲁很笨拙地回答。"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出来做事，唔——不过我可不怕工作。"

"瞧，你瞧！"佩奇太太笑着说。"我跟你说过吧，爱德华，咱们再请来的一位助理管保是挺不错的。"

佩奇的脸上现出了一种比先前更呆滞的神色。他盯着安德鲁。接下去，他似乎失去了兴趣，用疲倦的声音说道：

"希望你会长待下去。"

"啊呀！"佩奇太太喊起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她笑盈盈地、道歉般地回过身来望着安德鲁。"这只是因为他今儿精神稍许差点儿。可是他不久就会好起来，可以再给人瞧病啦。对吗，亲爱的？"她弯下身去，很亲热地吻了一下她的丈夫。"好！等我

---

[1] 厚布窗帘，原文为 chenille curtains，指绒绳织成的一种窗帘。

们一吃完晚饭，我就叫安妮给你把饭菜端上来。”

佩奇没有回答。他半边脸上那种麻木的神气，使他的嘴显得好象是歪的。那只好手摸索着想去拿床边桌上放的一本书。安德鲁瞧见那本书书名叫《欧洲的野禽》。在这个瘫痪的人还没有看起书来以前，安德鲁已经觉得自己应该退出房去了。

安德鲁下楼去吃晚饭的时候，思想混乱不堪。他是在《兰塞特杂志》[①]上瞧见一条广告，才来应征这个助理职位的。可是在使他获得这个职位的通信里——这方面是由佩奇太太一手包办的——压根儿就没提过说佩奇医师有病。而佩奇确是有病，严重的脑溢血症使他根本不能执行业务，这是无可怀疑的。他得休养上好儿个月才能恢复工作，如果他真个能再工作的话。

安德鲁竭力不去想这件蹊跷事。他年轻力壮，虽然佩奇生病也许会累到他身上来许多份外的工作，他却并不在乎。说真的，凭他那股热情，他倒指望有不少病人来找他看病。

“你运气挺好，亲爱一的大夫，”佩奇太太匆匆地走进饭厅的时候，很高兴地说。“今儿晚上，你就可以先做点儿轻松的工作。没有门诊。戴伊·詹金斯已经把门诊给办啦。”

“戴伊·詹金斯？”

“他是我们的药剂师，”佩奇太太相当随便地这么说。“一个机灵、瘦小的家伙。他还挺乐意干。有些人甚至管他叫詹金斯‘大夫’，不过他当然没法跟佩奇大夫比较啦。最近这十天，就是他把门诊和出诊给办了的。”

安德鲁带着新起的忧虑心情瞪眼望着她。他顿时想起了人

---

① 《兰塞特杂志》(the Lancet)：英国的主要医学刊物之一，系外科医师托马斯·韦克雷(Thomas Wakley)所办，创刊于一八二三年。

家告诉他的，人家事先对他说的，在这些偏僻的威尔士山谷里行医的种种有问题的方法。这使他又费了一股子劲儿才忍住没有作声。

佩奇太太背朝着炉火，坐在餐桌上首。等她很舒服地挤坐进那张有坐垫的椅子之后，她欣然而期待地嘘了一口气，拿起面前的小铃玎玲玲地摇了摇。一个面色苍白、洗涤干净的中年女用人把晚饭端上来，她走进房的时候，偷偷瞥了安德鲁一眼。

"来，安妮，"佩奇太太喊着，一面把一小块松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塞进嘴去。"这位是曼逊大夫。"

安妮没有答话。她以缄默、克制的神气给安德鲁送上一薄片冷的白煮肋条肉。可是给佩奇太太的却是一块热气腾腾的葱烧牛排，还配上一瓶一品脱①的燕麦烈啤酒②。佩奇太太掀开她那碟特菜的盖子，馋涎欲滴地切着那块汁水很多的牛排，一面解释道：

"我午饭吃得不多，大夫。再说，我饮食还得注意。血液问题。为了血液，我不得不喝一点儿黑啤酒。"

安德鲁毅然决然地喝着凉水，嚼着那片满是筋的肋条肉。经过一刹时的愤怒以后，他的主要困难倒是如何抑制住自己的幽默感了。佩奇太太假装体弱多病装得过于明显，因此他一个劲儿地要笑，只好拚命硬忍住。

那一餐佩奇太太吃得毫无拘束，可是话却说得不多。后来，她用面包蘸着肉汁把牛排吃光，咂咂嘴唇把最后一口烈啤酒喝

---

① 品脱(pint)：英国量名。一品脱等于三四·六五九立方英寸。

② 燕麦烈啤酒，原文是 oatmeal stout，系英国制的一种黑啤酒，对治疗神经痛据云颇有功效。

干，然后靠在椅子里，有点儿吃力地呼吸着，圆滚滚的小脸蛋儿显得红润、光亮。那会儿，她似乎打算逗留在餐桌上，来谈谈私房话，也许还想按着她那泼辣的作风来给曼逊下一个结论了。

她仔细端详着他，瞧见他是一个瘦削、笨拙的年轻小伙子，肤色黝黑，眉目相当紧凑，颧骨很高，下颏端正，眼睛碧蓝。尽管前额显得神经紧张，可是两眼抬起来的时候，却异常沉着和精细。虽然布洛德汶·佩奇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她所看着的却是一个典型的克尔特人①。她尽管承认安德鲁脸上精神饱满、机警聪明，而最使她高兴的却是，他毫无异议地接受了那一薄片肉的态度，那是从三天前的一块陈肋条肉上切下来的。她心里想道，他样子虽然很饿，可是他也许倒是不难养活的。

"我相信咱们会相处得挺好的，你和我，"她很亲切地又说了一遍，一面用发针剔着牙齿。"我真需要点儿好运气来转变转变啦。"她随和起来，开始把她的烦恼告诉了他，还把这地方的业务情况含混、概括地叙说了一下。"早先一直真够呛的，亲爱的大夫。你不知道。佩奇大夫在生病，助理们又坏又不成，结果没有一点儿收入，只有支出——嘿！你决不会相信的！我还得下功夫去使经理和矿上的职员们乐意——医疗费用就是打他们那儿来的——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她匆匆地补上一句。"你瞧，在布雷纳力这儿，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公司一总聘请了三位大夫，可是你知道，佩奇大夫是三个人当中最最有能耐的一个。再说——他在这儿待了有多少时候！差不多三十来年啦，我想

---

① 克尔特人(the Celts)：雅利安族(the Aryans)的一支，古时居欧洲中西两部，现在散布于法国北境、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等处。此处指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英格兰人一向认为苏格兰高地人是一个强悍的民族，高傲、冷漠、顽强、好斗。

这可不含糊吧！这且不谈，这三位大夫乐意请多少位助理就可以请多少位——佩奇大夫这儿有你，尼科尔斯大夫请了一个自尊自大的家伙，叫作丹尼——不过助理们跟公司是向来没有关系的。不管怎样，象我刚才说的，公司打矿上和采石场上雇用的全体人员的工资里扣下一笔钱来，再把那笔钱按着职工们向公司聘请的三位大夫那儿登记的人数分配给大夫们。"

她因为知识贫乏，而肚子那会儿又太饱，所以说得很费劲儿，说到这儿便停住了。

"我明白这办法啦，佩奇太太。"

"那好！"她吃力而快活地哈哈笑了。"你用不着为这再去多费脑筋啦。你得记住的只是，你在给佩奇大夫工作。这是最最要紧的，大夫。只要你记住你是在给佩奇大夫工作，那你跟我这个可怜的、小不点儿的人就可以相处得美极啦。"

曼逊默不作声、凝神注意，他觉得在她那种轻快、和蔼的态度下，她似乎既想唤起他的怜悯，又想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也许，她觉得她已经过于随和了，所以向时钟瞥了一眼后，直起身来，把发针重新插在油腻腻的黑发上。然后她站起身，声音不同了，几乎是命令式的。

"噢，格莱达街七号有人来请大夫。是五点以后来请的。你最好马上去瞧一瞧。"

二

安德鲁带着一种古怪的、几乎是宽慰的感觉立刻出去应诊。他来到布林高尔以后，心里给激起了种种离奇而矛盾的情绪，现在他倒很乐意借这个机会把这些情绪从心上排开。他对当前的

情况和布洛德汶·佩奇打算利用他来替残废的老大夫主持业务的这件事，已经有点儿怀疑。这是一个奇怪的局面，跟他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任何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都不一样。可是，说到头，他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事。除了这个外，别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他渴望开始工作。不知不觉地，他加快了脚步，心里想着自己要去办的事感到很紧张，同时又为自己的理想获得实现而感到挺高兴——这，这是他的第一次出诊啊！

那会儿雨还在下着，他走过那片黑暗模糊的荒地，沿着教堂街朝佩奇太太含糊不清地指点的方向走去。在他走着的时候，他从黑暗里看到了点儿镇上的情景。店铺和小教堂——郇山堂、凯柏尔堂、希伯伦堂、伯特利堂、毕士大堂，他整整经过了十二所——以及一爿大合作社和西郡银行分行，全排列在深山洼谷间的这条大街两旁。这种给深深埋在群山之间的这个裂罅中的感觉，实在是使人愁闷难堪的。四下里瞧不见什么人。在教堂街两面，垂直地横列着一排排蓝屋顶的工人住宅。远处，在山谷尽头的地方，一片红光象一把大扇子似的在黑沉沉的天空上敷展开来，布雷纳力赤铁矿① 和铁工厂就在那下边。

他来到了格莱达街七号，喘吁吁地在门上敲了一下，立刻便给让进了厨房。厨房里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病人便睡在那儿的一张床铺上。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是一个名叫威廉斯的炼钢工人的妻子。安德鲁怀着一颗卜卜跳动的心朝床边走去，他深深地感觉到那一刹那的重大意义，那是他生活中的真正起点。以前，当他待在一群学生中间，在兰普劳教授的病房里看示范教

---

① 赤铁(Hematite)：矿物名，成分为氧化铁，色赤黑至红色，含铁甚富，为炼铁之重要原料。

学的时候，他多么时常憧憬着这一时刻啊！现在，没有一群人来给他增加勇气，也没有人来给他很简明地解释一下。他独自一个人，面对着一个他非得独自去诊断和治疗的病人。突然，他感到一阵苦闷，觉得自己对这项工作神经紧张、缺乏经验、毫无准备。

在那间灯光暗淡、铺着石板的逼窄的小房间里，那位丈夫站在一旁，安德鲁非常细心地给病人检查了一下。她确实有病，这是毫无疑问的。她说她头痛得简直受不了。体温、脉搏、舌苔都说明了她有病，病得很重。但是到底是什么病呢？安德鲁再给她检查一遍的时候，极紧张地暗自这么问。这是他的第一个病人。哦，他知道自己过分忧虑了！但是万一他犯了错误，犯了极大的错误，那怎么办呢？还有，更糟的是——万一他发觉自己诊断不了，那又怎么办呢？他丝毫没有放过。丝毫没有。但是，他依旧拚命想给这个难题找出一个答案来，竭力想把症状归纳到一种公认的疾病上去。后来，他觉得不能把检查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慢慢地直起身来，把听筒卷好，一面思索着该说的话。

"她前两天患过感冒吗？"他眼睛盯在石板地上，问。

"唔，不错，"威廉斯急煎煎地回答。他对方才那个长时间的检查一直显得很慌张。"三四天前。我想那确实是感冒，大夫。"

安德鲁点点头，煞费气力地想鼓起一点儿自己并没有感到的信心。他嘟哝了几句。"我们不久就可以把她给治好。半小时后，你上门诊处来一趟。我给你一瓶药。"

他向他们告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回门诊处去，一面低下头拚命思索。门诊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房子，造在佩奇家车道入口那儿。他走进去，点亮了煤气灯，开始在积满灰尘的架子

旁边踱来踱去，架子上放着好些蓝色和绿色的瓶子。他费尽心力暗自思索。病人压根儿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这准是，不错，这准是感冒。可是内心里，他知道这并不是感冒。他焦急得苦哼了一声，对自己的学识不足感到慌乱和懊恼。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采用了模棱的办法。兰普劳教授在病房里遇到诊断不出的病例，一向总很圆滑地采用一种巧妙的小办法：标明是起因不明的发热——这既不表明意见，又很正确，再说，这听起来也极科学！

安德鲁于是很烦闷地从配方处柜台下边的橱里取出一只六盎司① 的药瓶来，皱起眉头，专心一志地配制一剂退热药。甜硝石精，水杨酸钠② ——水杨酸钠到底在哪儿呢？哦，在这儿！他竭力安慰自己，心想这些都是极有效验、极好的药，管保会退热的，一准会见效的。兰普劳教授以前就常说，再没有象水杨酸钠这样的万灵药了。

他刚把药配好，正带着一种办完了大事后的轻松感在写标签时，门诊处的门铃玎玲玲地响了一阵，外边房门给推开了，一个三十来岁、矮胖强健、脸色红润的人溜溜达达走了进来，后边跟着一条狗。屋子里寂静了一会儿工夫，那条黄黑色的杂种狗屁股泥糊糊的，蹲坐下来。那个人穿着一身旧的灯芯绒衣服，棕色的长统袜和钉着平头钉的皮靴，肩上披着一件湿漉漉的油布雨披，对着安德鲁上下打量。等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音调

---

① 盎司(ounce)：英国液量名。一盎司合二•八四公勺。

② 甜硝石精(spirits of nitre)：淡黄色或绿黄色的澄清流动液体，医药中用作发汗剂和利尿剂。

水杨酸钠(Sodium salicylate)：白色鳞片状微细结晶，有解热之效，为治伤风及关节风湿症之一种特效药。

是客气里含有讽刺，文雅中又有点儿恼人。

"我打这儿经过，瞧见窗子里有灯光，想着进来向你表示欢迎。我姓丹尼，是那位药协人可尊敬的尼科尔斯大夫的助理。药协人，要是你还没听说过这名称的话，就是领到医药士协会许可证的人，是上帝和人类所知道的一种最最崇高的资格。"

安德鲁怀疑地回瞅着他。菲力普·丹尼从一个揉得很皱的纸包里抽出一支香烟，点着后，把火柴往地上一扔，很傲岸地缓步走上前来。他拿起那瓶药，瞧了瞧姓名和服法，拔开瓶塞，闻了一闻，又把瓶塞塞好放下，难缠、红润的脸上显出了圆滑赞赏的神色。

"好极啦！你已经开始工作啦！每隔三小时吃一匙。啊呀！瞧见这味亲爱的老万灵药[①]可真叫人放心。但是，大夫，干吗不写一天吃三次呢？你难道不知道吗，大夫，按着正统派的方法严格来说，每天得有三大匙药通过食道？"他住了口，那副假装很有信心的神气使他显得比早先更圆滑讨厌。"来，告诉我，大夫，这里是什么？打气味上看来，是硝石精。甜硝石精真是妙极了的玩意儿。妙极了，妙极了，亲爱的大夫！祛风，刺激，利尿，整桶地喝下去也没关系。你记得那本红面子的小书[②]里怎样说的吗？遇到疑难不决的时候，用硝石精还是用碘化钾呢？啧！啧！我似乎把一些基本的东西都给忘了。"

那个小木屋里又寂静了一会儿，只有雨点落在铅皮屋顶上的蘖蘖声打破了沉寂。突然，丹尼纵声大笑起来，这是对安德鲁脸上那种楞磕磕的神情表示嘲弄性的欣赏。接着，他揶揄地

---

① 万灵药，原文为 mumbo-jummery，系西非洲黑人崇拜的魔神。

② 指《英国药典》(the British Pharmacopoeia)。

说道：

“大夫，撇开科学不谈，你也许可以让我的好奇心满足一下。你干吗上这儿来？”

这时候，安德鲁忽地按捺不住了。他冷冷地回答道：

“我的意思是想把布雷纳力变作个疗养地——一种矿泉场，你知道。”①

丹尼又纵声大笑。他的笑声明明是一种侮辱，使安德鲁忍不住想揍他。“说得挺俏皮，说得挺俏皮，亲爱的大夫。道道地地的、滑稽突梯的苏格兰幽默②。不幸的是，我可没法推荐本地的水，说它是合乎理想的、可以当作矿泉的。至于医务人员——亲爱的大夫，他们在这个山谷里不过是一种光荣的，一种真正崇高的职业中的废料。”

“连你也在内吗？”

“一点儿不错！”丹尼点点头说。他静默了一会儿，从沙黄色的眉毛下边端详着安德鲁。随后，他收敛起含讥带讽的神气，丑恶的面貌又变得很难缠的了。他的腔调虽然尖酸刻薄，却一本正经。“你瞧，曼逊！我知道你正在朝哈莱街③走，但是这地方有几件事你应该知道。你会发现，这地方的事情和你想象的医疗工作的优良传统压根儿不一样。这地方没有医院，没有救护车，没有X光，什么都没有。要是你想动手术，那你就只好使用

---

① 意谓借布雷纳力这个助理的职位作为走向成功的踏脚石，所以下面丹尼说，“我知道你正在朝哈莱街走，……”

② 安德鲁是苏格兰人，故云。

③ 哈莱街(Harley Street)：伦敦的一条街道，一头通到卡文狄希广场(Cavendish Square)，一头直通玛丽勒波恩街(Marylebone Street)，名医的诊所多在这条街上。

厨房里的案板。动完手术，你只好在洗碗槽里洗手。卫生设备简直就不能瞧。碰到亢旱的夏季，孩子们患小儿吐泻症，死起来多得跟苍蝇一样。你的头儿佩奇倒是个挺不错的老大夫，可是现在，他已经全完啦，他给布洛德汶毁掉了，连易如反掌的事也办不了啦。我的东家尼科尔斯是一个钻钱眼的啬刻的小产婆。布拉姆威尔，那位'银铃大王'，任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几段缠绵悱恻的朗诵和《雅歌》①。至于我本人，我最好先把我的放荡事说一说——我喝起酒来象鱼一样②。哦，还有詹金斯，你们的驯良的药剂师，他兼做着一种很兴旺的买卖，卖些专治妇科病的小铅丸。我想这大概全说完啦。来，霍金斯③，咱们走吧。"他喊起那条杂种狗，沉重地朝门口走去。可是走到那儿，他又站住了，眼睛又从柜台上的药瓶转到曼逊身上。他音调很平淡，简直是漫不经心的。"噢，我要是你的话，那我得提防格莱达街的那个病人是伤寒。这种病例有些并不是绝对典型的。"

"玎玲玲"，门铃又响了一阵。安德鲁还没有来得及答话，菲力普·丹尼医师和霍金斯已经消失在雨蒙蒙的夜色里了。

三

安德鲁那一晚睡得很不好。这倒并不是因为那张毛屑床垫凸凹不平，而是因为他对格莱达街的那个病人越想越焦心。那是伤寒吗？他心里本来就疑惑不定，丹尼临走时所说的那句话，更使他心里起了一阵新的怀疑和忧虑。他怕自己看漏了什么重

---

① «雅歌»(the Songs of Solomon)：«圣经·旧约»中之一部。

② 英谚，即我国所谓"牛饮"意。

③ 狗名。

要的症状，很费劲儿才管住自己，没在天不亮便爬起来，再去瞧一瞧那个病人。说真的，当他长夜不眠地翻来复去的时候，他终于自己问自己，他对于医学到底懂不懂。

曼逊生性极其热诚。这大概是从他母亲那儿禀受来的。他母亲是个高地[①]女人，童年的时候曾经在她家乡乌拉浦[②]瞧见北极光[③]掠过寒霜皑皑的天空。他的父亲约翰·曼逊是法夫郡[④]的一个小农场主，为人诚实可靠，刻苦耐劳。他始终就没把那片地耕种得很得法，等他在大战末年[⑤]作为义勇骑兵大队[⑥]的一员而为国捐躯后，他把小农场的事务糟不可言地撇了下来。整整有十二个月，吉茜·曼逊竭力把那片农场改成一个牛奶场来经营，当她觉得安德鲁功课太忙，不能赶着车子去送牛奶的时候，她甚至亲自去送。接着，她患了多年、一向毫不介意的咳嗽骤然厉害起来，她突然患了肺病，这就毁掉了那位皮肤柔软、头发微黑的典型高地女人。

因此，安德鲁才十八岁便孤苦伶仃，仗着一笔每年四十镑的助学金，在圣安德鲁斯大学[⑦]一年级求学，除了那笔助学金外，

---

① 高地(the Highlands)：指苏格兰格兰扁山(the Grampians)以北的山区。参看第10页注。

② 乌拉浦(Ullapool)：苏格兰罗斯-克罗马蒂郡的一个渔村。

③ 北极光：天文学名词，高纬度一带高空大气稀薄处所起的一种大规模放电现象。通常是一道辉煌的弧光，色白而略带黄色，出现于北半球的叫北极光，出现于南半球的叫南极光。

④ 法夫郡(Fifeshire)：苏格兰的一郡。

⑤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⑥ 义勇骑兵大队(Yeomanry)：英国各郡所组成的志愿骑兵部队，属于国防义勇军。

⑦ 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始创于一四一一年，在法夫郡的圣安德鲁斯市。

其余一个大也没有。他的救星是格伦基金会，那个典型的苏格兰基金。它按着已故的安德鲁·格伦爵士的朴实的词句，“让教名①为安德鲁的家道清寒、品学兼优的学生前来申请贷款，倘若他们很诚实地准备一有偿还能力立即就偿还的话。贷款期限为五年，每年不得超过五十镑。”

安德鲁靠了格伦基金和忍饥挨饿的一股朝气，终于读完了他在圣安鲁德斯余下的课程，接着便参加了敦提市②的医学士考试。由于对基金会衷心感激，加上一种不合时宜的诚实，他匆匆地跑到南威尔士来——新取得学位的助理在这儿可以得到最高的报酬——接受了一笔年俸二百五十镑的薪金，而内心里，他实际上宁愿在爱丁堡皇家医学院里找一个临床的职位，拿上只及这笔薪金十分之一的报酬。

这时，他来到了布雷纳力，那天早晨起身、刮脸、穿衣，一切都在为他的第一个病人的烦扰中迷迷糊糊地度过去了。他很快地吃完早饭，接着又跑到楼上他的卧房里，把皮包打开，取出一个蓝皮小盒子来。他打开盒子，诚挚恳切地望着里边的奖章，亨特金质奖章，这是圣安德鲁斯大学每年颁发给内科临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的。他，安德鲁·曼逊，获得了它。他对这枚奖章看得比什么都珍贵，渐渐把它看作自己的护身符，看作自己上进的推动力了。但是那天早晨，他却不是很得意地看着它，而是神秘恳求地望着它，仿佛想倚仗它来恢复自己的信心似的。接着，他便急急忙忙出去看上午的门诊去了。

安德鲁到达小木屋的时候，戴伊·詹金斯已经先在里边，正

① 教名，施行洗礼时所取的名字。

② 敦提市(Dundee)：苏格兰的一处海港，在圣安德鲁斯市西北十二英里。

从龙头上把水放进一只大瓷壶里去。他是个敏捷、瘦小的人，活象一条赛跑的狗①，两边面颊瘪了下去，紫筋暴露，眼睛四下转动，瘦腿上穿着一条安德鲁从没瞧见过那么紧绷绷的裤子。他讨好地招呼安德鲁道：

"你用不着这么早来，大夫。你来之前，我可以把重配原方和发证明的事先给办掉。自从老大夫生病以后，佩奇太太就做了一个老大夫签名的橡皮戳儿。"

"谢谢你，"安德鲁回答。"我喜欢自己来看看病人。"他住了口，一时给药剂师的操作方法弄得忘却了自己的忧虑。"这是什么意思？"

詹金斯霎霎眼睛。"打这里面倒出来味道好点儿。咱们都知道上好的清 aqua ② 是什么意思，对吗，唔？不过病人可不知道。让他们站在这儿，瞧着我打龙头上把他们的药瓶给装满水，那我不显得象个大傻子了吗？"

显然，这位瘦小的药剂师很想多说几句，可是那当儿，一个响亮的声音从四十码外宅子的后门口那儿传了过来。

"詹金斯！詹金斯！你来一趟——立刻就来。"

詹金斯跳了起来，象个训练过度的狗听到马戏班领班的皮鞭啪地一响那样。他哆哩哆嗦地说："对不住，大夫。佩奇太太在叫唤我。我……我得跑开一会儿。"

说也运气，那天上午的门诊没有几个人，所以一到十点半便全结束了。詹金斯递给安德鲁一份出诊的名单，安德鲁立刻跟托马斯乘马车出发。他带着几乎是痛苦、期待的心情，吩咐老马夫

① 赛跑的狗，原文为 whippet，系英国北部产的一种细腿、长身的狗。

② aqua 系拉丁文，意思是"水"。

驾车直接朝格莱达街七号驶去。

二十分钟后，他从七号里走出来，面色苍白，紧抿着嘴，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他朝前走过两家，进了十一号，因为那也是列在他的单子上的。从十一号，他越过街进了十八号。由十八号，他拐弯到了拉德诺街，詹金斯注明那儿还有两家是前一天已经瞧过的。这样，在一小时里，他在附近一带一总看了七家。内里有五家，包括格莱达街七号，都很明显地患的是伤寒病。格莱达街七号的病人那会儿已经发出一种特征性的斑疹了。过去十天里，詹金斯一直是用白垩和鸦片在给他们医治。现在，不管他自己前一晚作了什么拙笨的努力，他从一阵恐惧中看清楚，他得来应付一场流行的伤寒病了。

他带着近乎惊慌的心情尽快地走完了其余的各家。午饭的时候，佩奇太太净忙着吃一块烘得焦黄的小牛膵①，她乐滋滋地解释道，"我叫他们给佩奇大夫预备的，可是不知怎么，他似乎不挺喜欢吃。"安德鲁在桌上一语不发地默想着眼前的问题。他瞧出来，从佩奇太太这儿是不会得到一点儿头绪，更不会得到什么帮助的。他于是决定亲自去向佩奇医师请教一下。

可是等他走到楼上老大夫的房间里时，窗帘全放下来了，爱德华因为血压高头痛，正平伏在床上，前额痛得火辣辣地满是皱纹。虽然他伸出手来邀客人坐上一会儿，安德鲁却觉得，那会儿把这个困难推给他去解决，未免太不象话了。他在床边坐了几分钟，等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只好单问上这么一句话：

"佩奇大夫，要是咱们遇到一个患传染病的病人，那最好怎么办？"

---

① 牛膵，牛胰脏。西洋人把小牛膵看作一种美味。

屋里静了一会儿。佩奇并没有移动，只闭着眼睛回答，仿佛单讲上两句话就会加重他的偏头痛似的。“这一直就很难办。我们没有医院，更甭提什么隔离病房啦。你要是遇到什么难以应付的事，打电话到托尼格兰找格力菲思。就在谷下边十五英里外。他是本地区的卫生官①。”又静了一会儿工夫，比先前还长点儿。“不过我恐怕他也帮不了什么大忙。”

安德鲁听到这一情况后，好象得到了救援，赶忙跑到楼下门道里打电话到托尼格兰去。他耳朵对着听筒站在那儿的时候，瞧见女用人安妮从厨房门里朝他望望。

“喂！喂！是托尼格兰的格力菲思大夫吗？”他终于打通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审慎地回答。“是哪位找他？”

“我姓曼逊，是布雷纳力佩奇大夫的助理。”安德鲁的声音显得过于紧张。“我这儿有五个伤寒病人。我想请格力菲思大夫立刻来一趟。”

电话里静了短短一刹那，接着很单调的答复声音一气子传过来了，对方用很重的威尔士土腔深深地表示歉意。“挺对不住，大夫，真个的，真对不住，格力菲思大夫上斯旺西去了。为了一件挺重要的公事。”

“他多会儿回来？”曼逊喊着问，因为电话线路很糟。

“真个的，大夫，那我可说不准。”

“但是，你听着……”

远远的那头卡搭响了一声。对方已经悄悄地挂断了。曼逊

① 卫生官(medical officer of health)：英国地区委员会所委派的官吏，其职务为采取措施防治传染病，负责铺设阴沟、供应用水，监督工厂和矿场的卫生设备等。

气愤愤地大声骂了一句。“混帐，我想他就是格力菲思本人。”

他又拨那个号码，结果没有打通。可是他顽强地坚持下去，准备再打上一次。这时候，他回过身，瞧见安妮已经走进了门道，合着两手放在围裙上，两眼很严肃地打量着他。她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衣服干净、整洁，脸上老有一种端庄、沉静的神情。

“我可不是存心，不过我听见您刚说的话了，大夫，”她说。“您这会儿在托尼格兰决找不着格力菲思大夫的。他下午倒多半是上斯旺西去打高尔夫。”

他咽下了哽在嗓子眼里的一口气，愤愤地回答道：

“可是我想刚才跟我讲话的就是他。”

“那也许。”她淡淡地笑了笑。“我听说他不上斯旺西去的时候，也说是上那儿去啦。”她安详而友好地望了望他，然后转身走开。“我要是您的话，那我决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安德鲁越想越气愤、越烦恼，他挂上听筒，骂了几声，走了出去，又去瞧了一下他的病人。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门诊的时间了。他在门诊处后边作为诊疗室的小房间里坐了一个半小时，尽心竭力地给挤候在那儿的大批病人诊视。后来，墙上象出汗似地大流起汽汗水，房间里充满了湿阴阴的人体散发出的水蒸气。矿工们有的膝盖摔伤了，有的手指割破了，有的眼球震颤，或是患了慢性关节炎；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患了伤风、咳嗽，或是扭伤了哪儿——总而言之，都是些人类的小病痛。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会做得津津有味，很欢迎这些肤色黑黄的人静静地、仔细地对他作出评判，他觉得自己正受着他们的试用。但是那天，他的脑子里给那个主要的问题纠缠着，反而被这些小毛病搅得发昏。然而在他开药方、听胸腔和嘱咐病人的时候，他却渐渐

作出了决定，心里想道，“是他提醒我去对这方面注意的。我不喜欢他。是的，我讨厌他——傲慢的家伙——非常讨厌他，可是我没办法，只好去找他。”

九点半，等最后一个病人离开门诊处以后，他眼睛里露出坚决的神情从小房间里走出来。

“詹金斯，丹尼大夫住在哪儿？”

那位瘦小的药剂师正忙忙地把外边那道门闩上，生怕再有个迟来的病人走了进来。他听到这句话，脸上露出一种几乎可笑的惊慌神色，转过身来。

“你总不见得想跟那家伙打什么交道吧，大夫？佩奇太太——她可不喜欢他。”

安德鲁绷着脸问道：

“佩奇太太干吗不喜欢他？”

“为了大伙儿都不喜欢他的同一原因。他对她太不礼貌啦。”詹金斯停了一下，瞧瞧曼逊的脸色，很勉强地接着说道，“哦，你要是一定要知道的话，他住在西格尔太太那儿，在教堂街四十九号。”

他又出去了。他已经跑了一整天，但是他可能会感到的那一丁点儿疲倦，都给一种责任感打消了，那些病例象一副重担那样越来越紧迫地压了下来，压在他的肩头上。等他到了教堂街，瞧见丹尼在家的时候，他心里感到的倒是莫大的宽慰了。房东太太把他领了进去。

丹尼瞧见他即使有点儿惊讶，也并没有显露出来。他瞪着两眼，招人生气地盯了他好半晌后，才问了这么一句：“怎么样！已经杀人了吗？”

安德鲁那会儿还站在那间暖和而凌乱的起居室门口，脸上

顿时红了起来。他费了一大股劲儿，压下了自己的怒火和自尊心，很突兀地说道：

“你说的不错。是伤寒。我没诊断出来，真该死。这会儿，我有五个病人。我非得上你这儿来一趟，并不多么乐意。不过我对实际情形一点儿都不熟悉。我打电话去找卫生官，可是打他那儿竟问不出一句话来，所以只好来向你请教。”

丹尼坐在火炉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嘴里叼着烟斗，侧过身来倾听。半晌，他才勉强伸了伸手说，“你最好进来说。”跟着，他又骤然火起来，说道，“哦！快坐下。别站在那儿，象个长老会[①]的牧师打算对人家的婚姻提出异议似的。喝酒吗？不喝！我早就知道你不肯喝啦。”

安德鲁虽然硬僵僵地接受了邀请，坐了下来，甚至防他奚落，还点着了一支香烟，可是丹尼却似乎不慌不忙。他坐在那儿，用破拖鞋的鞋头逗弄那条狗霍金斯。后来，等曼逊把那支香烟抽完以后，他忽然把头一昂说：

“你乐意的话，瞧瞧那个！”

一架显微镜，一架精良的蔡斯[②]和一些玻璃片[③]，放在他指的那张桌上。安德鲁把一块玻璃片搁到焦点下边，跟着透过油渍，立刻瞧出了一簇簇的杆菌。

“当然，做得很简陋，”丹尼连忙解嘲地说，仿佛预防人家批评似的。“说实话，差不离都给我弄糟啦。我不是一个好做实验的人，谢谢上帝！要说的话，我不过是个外科大夫罢啦。可是在

---

① 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基督新教的一派，系苏格兰人诺克斯(John Knox，约1513—1572)所创，以会员自选之长老主持会务。

② 蔡斯(Zeiss)：指德国著名的蔡斯厂所制的显微镜。

③ 玻璃片，原文为 slide，是显微镜下所用的承物玻璃片。

咱们这种该死的制度下，你非得做个万能博士不可。不过错可没错，连肉眼都可以瞧得出。我把它们放在琼脂培养基上，在炉子里给焐出来的。"

"你也有患伤寒的病人吗?"安德鲁紧张而关心地问。

"有四个! 全跟你的在一个地区里。"他停了停。"这些病菌都是打格莱达街的井里来的。"

安德鲁凝神盯视着他，急煎煎地想问上十几个问题，他多少瞧出来，这个人所做的工作是很踏实的。再说，最使他高兴的就是，他现在知道这场流行病的起因啦。

"你瞧，"丹尼跟原先一样，冷淡、尖刻地说了下去。"副伤寒差不离可以说是这儿的地方病。不过要不了多久，咱们就会烧起小小一把火来，这就快啦。这件事全得怪那条大阴沟。它漏得挺厉害，沟里的水浸进了城里那头洼地上半数的井里。我跟格力菲思说了又说，把我都说腻啦。他是个懒惰、怕事、毫无能力、假仁假义的混蛋。上次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说下次我再遇见他，就得把他的脑袋瓜敲掉。大概就因为这缘故，所以他今儿躲避开你。"

"真太不要脸啦，"安德鲁突然一阵愤怒，忘其所以地冲口骂了出来。

丹尼耸耸肩膀。"他什么也不敢向区委员会① 去要，生怕他们拿他的可怜的薪水来扣还。"

屋里静了一会儿。安德鲁热切地希望继续谈下去。他尽管对丹尼怀着敌意，却从丹尼的悲观、怀疑和冷峭而有分寸的讥诮

---

① 区委员会(District Council)：英国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委员由区内选民投票选出，任期三年。

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鼓励。可是那会儿，他没有借口好多待下去，于是便从桌子旁边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一面掩饰起自己的心情，极力在礼节上表示感谢，尽力显出了点儿获得宽慰的神情。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你让我看清了我的处境。我原先为病源很着急，以为我也许是在应付一个带菌者[1]了，现在经你说明，这病是打井上来的，那可简单多啦。从今往后，格莱达街的每一滴水全得煮煮开。"

丹尼也站起身来。他咆哮道，"格力菲思才该煮煮开哩。"接着，他的爱讽刺的脾气又发作啦，"大夫，这会儿，请你别这么千恩万谢的。在这场流行病结束以前，咱们彼此都得多包涵点儿。只要你受得了，随时请上我这儿来。我们这一带朋友来往很少。"他朝狗瞥了一眼，很不礼貌地结束道，"就连一位苏格兰大夫也是欢迎的。对吗，约翰爵士[2]？"

约翰·霍金斯爵士用尾巴拍了拍地毯，把淡红色的舌头嘲弄地伸出来对着曼逊。

安德鲁先跑到格莱达街，对给水严格地嘱咐了一番，然后才走回家去。路上，他发觉自己并不象原先那样嫌恶丹尼了。

四

安德鲁带着急躁、热诚的个性所燃起的全部精力，投身到这场预防伤寒的运动中去。他极喜欢他的工作，认为自己在一生

① 带菌者(carrier)：医学名词，指体内带有病菌、会传播开来的病人。

② 指狗霍金斯。

中这么早的时候就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是很幸运的。在最初几星期里，他兴致勃勃地拚命工作。他还得去处理一切日常事务，他总设法把这些事都办完，然后便喜滋滋地去治疗他的伤寒病人。

也许，在这第一次袭击中他是幸运的。快到月底，他的全部伤寒病人的情况都在好转，他似乎已经控制住了疾病的蔓延。当他想到自己那么严格地实行的预防办法时——水绝对煮开，消毒和隔离，所有的门上都蒙上一幅石碳酸浸过的被单，还有记在佩奇太太帐上、由他买来亲自洒下格莱达街阴沟去的一磅磅漂白粉——他不禁得意扬扬地喊道："这可见效啦。这不是我的功劳。不过说真的！我倒的确在干！"他暗下很可鄙地觉得高兴，因为他的病人比丹尼的好得快些。

丹尼依旧使他迷糊，使他冒火。由于他们的病人靠得很近，他们自然常常见面。丹尼专喜欢尽力嘲笑他们自己正做着的工作。他把曼逊和他自己说成是"死劲儿在跟流行病拚命"，还给这句话里加了点儿报复的意味。但是尽管他老是讥讽，老是嘲笑说，"大夫，别忘了，咱们是在维护一个真正崇高的职业的荣誉，"他却很肯接近病人，坐在他们床边，用手拍拍他们，在他们的病房里一待就是几小时。

有时候，安德鲁也会在刹那间，天真而忸怩地几乎觉得喜欢他了，可是跟着，这种情感又给一句乖僻的、嘲俏的话全部打消。有一天，安德鲁受了委屈，很不痛快，于是去翻了一下放在佩奇医师书架上的《医师手册》，希望得到一点儿启发。那还是五年前的版本，但是里边却有些惊人的资料。那上面说，菲力普·丹尼是剑桥大学和盖伊医院①的一个优等生，英格兰的一位外科

① 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伦敦的一所医院，在南区圣托马斯街，为书商盖伊（Thomas Guy，1644—1724）于一七二二年所建。

医学硕士，那时候还是一位开业医师，在公爵领的李市①担任着外科顾问医师的职务。

接下来在十一月十日，丹尼竟然出乎意外地打了个电话来找他。

“曼逊！我有点儿事想找你。你三点钟能上我这儿来一趟吗？事情很重要。”

“好。我一准来。”

安德鲁沉思地吃着午饭。在他嚼着他那块乡下馅饼的时候，他觉得布洛德汶·佩奇的目光闪烁而锐利地直盯着他。

“刚才是谁打电话来？是丹尼吗？你别跟那家伙搅在一块儿。他一点儿用也没有。”

他冷冷地望着她。“相反的，我倒觉得他挺有用。”

“那你就跟他胡搅下去吧，大夫！”布洛德汶和平时一样，遭到反抗的时候，便恶狠狠地火了起来。“他简直是个怪——物。他多半一点儿药都不给人吃。嗨，米根·里斯·摩根，她一向是非吃药不可的，当她跑去找他的时候，他叫她天天上山去走个两英里路，别老钉在猪食上②。这就是他说的话。米根后来上我们这儿来啦，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经常打詹金斯手里领上一瓶瓶挺好的药去。哦！丹尼还是个下流的、没规没矩的坏蛋。人家都说，他有个女人在哪儿。不跟他住在一块儿。你瞧！他多半还喝得烂醉。快躲开他，大夫，记住，你是在给佩奇大夫工作。”

她把这道听腻了的“禁令”朝着安德鲁大嚷的时候，安德鲁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愤怒。他一直尽力想使她满意，可是她的

---

① 李市(Leeborough)：伦敦郊区的一处镇市，在格林威治附近。

② 指药品。

要求却似乎是漫无止境的。她的态度，不问是猜疑的，还是高兴的，似乎总是想要榨尽他身上的最后一丝气力，而为了这个，却付给他尽可能少的一点点报酬。他第一个月的薪水已经过期三天了，这也许是她一时疏忽，不过这个疏忽却使他相当焦急和烦恼。那会儿，瞧着她丰满润泽，生活安逸，坐在那儿任意批评丹尼，他竟然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忽地火起来说：“我要是拿到了本月份的薪水，那我也许可以记得住点儿，我是在替佩奇大夫工作，佩奇太太。”

她脸上顿时臊得绯红，因此他断定这件事一准是时时在她心上的。接着，她把脑袋很傲慢地一昂，说：“我这就给你。这算什么！”

那一餐的其余时间，她气冲牛斗地坐在那儿，一眼也不望他，仿佛他侮辱了她似的。可是等到饭后她把他叫进起居室的时候，她却又殷勤和蔼、眉开眼笑了。

“这是你的钱，大夫。坐下来，咱们和和气气的。咱们要是不同心协力好好地干，那就没法一块儿相处下去啦。”

她坐在那张绿丝绒的扶手椅里，短胖的大腿上放着二十镑钞票和她的黑皮钱包。她拿起钞票，慢吞吞地一张张数着递到曼逊的手里——“一、二、三、四。”等她把那一叠快数完的时候，她竟然愈数愈慢，刁滑的黑眼睛讨好地闪闪发光。当她数到十八镑的时候，她完全停住了，不胜怜惜地微微喘息了一声。

“啊呀，大夫，在这艰难的日子里，这可真不算少！你说怎样。我一向总主张有来有往。我把余下的两镑留着发发利市，好吗？”

他干脆一语不发。她的鄙吝所造成的这种局面是很丑恶的。他知道她从诊所的业务上获得了相当多的收入。整整有一分钟，

她坐在那儿，察看着他的脸色，接着发觉他除了冷漠无情的神色外，什么别的反应也没有，于是恼怒地一抬手，把其余的钞票啪地一下扔了过来，尖声说道：

“哼，瞧你挣去！”

她蓦地站起身，打算走出房去，可是她还没走到门口，安德鲁便止住了她。

“待会儿，佩奇太太。”他声音里有一种激动、坚决的意味。尽管这也许会弄得很不愉快，他却打定主意不让她和她的贪鄙蒙混过去。“你只给了我二十镑，那一总算来一年只有两百四十镑，可是咱们双方明明说定了，我的薪水该是两百五十镑。你还短我十六先令八便士①哩，佩奇太太。”

她气恼和沮丧得面色煞白。

“啊！”她喘息了一声。“你是打算为钱来跟我淘气啦。我一向听说苏格兰人是小气的。现在，我可真知道啦。喏！把你的肮脏的先令和零钱② 全拿去吧。”

她从鼓鼓囊囊的钱包里把钱数出来，手指直是哆嗦，眼睛烁烁地盯着他。最后，她死劲儿瞪了他一眼，急促地走出房去，砰地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安德鲁憋着一肚子气离开了那屋子。布洛德汶的辱骂更深切地激怒了他，因为他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她难道瞧不出吗，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事情的合理不合理？再说，撇开什么冠冕堂皇的道德都不谈，他生来有一种特性，一种北方人的刚强的性格，只要他活着一天，就决不让任谁来愚弄他。

---

① 英国旧的币制，一镑合二十先令，一先令合十二便士。

② 指便士。

直到他抵达邮局，买了一只保价信封，把那二十镑寄给格伦基金会以后——他把银币①留下，作为自己的零用钱——他才觉得气平了点儿。他站在邮局的台阶上，瞧见布拉姆威尔医师朝他走来，脸色于是更平和了。布拉姆威尔走得很慢，一双大脚一步一步、堂堂皇皇地踏在人行道上，穿着黑色破旧衣服的身个儿挺得笔直，长长的白头发披拂在垢腻的衣领后边，两眼聚精会神地盯在伸直了的手里拿着的一本书上。等他走到安德鲁面前，他才戏剧化地怔了一怔，表示刚认出来，其实他在那条街上走到一半路的时候，早就瞧见安德鲁了。

"哟！曼逊老弟！我只顾看书，差点儿没瞧见你！"

安德鲁笑了笑。布拉姆威尔医师跟公司聘请的另一位医师尼科尔斯不一样，他在安德鲁到来的时候，曾经很热诚地欢迎他，因此安德鲁这会儿跟他已经相当友好了。布拉姆威尔的业务并不挺忙，所以他不能花钱请上一个助理，不过他却具有一种高傲的气度和一些配得上大医师的姿态。

他合起书来，用一只肮脏的食指很仔细地夹在看到的地方，然后把那只空着的手很生动地伸进泛了色的外衣衣襟里。他做得就象是在演歌剧，简直不象是在现实生活中。但是事实上，他却是在布雷纳力的大街上。这就难怪丹尼要给他起个诨名叫"银铃大王"了。

"亲爱的老弟，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这个小镇市呢？你那次上'退隐斋'来看我和我亲爱的太太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来着，这地方并不象你一眼乍瞧上去那么糟。我们有我们的人材，我们的文化。我的亲爱的太太和我都尽力去促进它。我们连在荒山

---

① 指先令。

旷野都竭诚地维护它，曼逊。你哪天晚上一准得上我们那儿来一趟。你会唱歌吗?”

安德鲁觉得很惶悚，他简直非笑不可了。布拉姆威尔津津有味地继续说道:

“当然,我们全听说到你治疗伤寒病的工作。布雷纳力为你感到很光荣，亲爱的老弟。我就希望也有这种机会。要有什么我可以给你效劳的急症,只管来找我好啦!”

一阵歉疚的感觉——他是谁,竟然觉得这位年长的人可笑?——促使安德鲁回答道:

“说真的，布拉姆威尔大夫，我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继发性纵隔炎①的病例,挺特别。你这会儿要是得空的话,也许乐意跟我去瞧瞧。”

“真的吗?”布拉姆威尔问,他的热忱稍微低落下去点儿。“我可不愿意麻烦你。”

“一拐弯就到,”安德鲁很殷勤地说。“我得再隔半小时才上丹尼大夫那儿去,这会儿正空着。咱们一会儿工夫就到啦。”

布拉姆威尔踌躇了，有一会儿看样子仿佛要谢绝，可是接着,他很不是劲儿地做了个手势,表示同意。他们一块儿走到格莱达街,进去瞧了瞧那个病人。

那个病人,象曼逊所说的，的确特别有意思，因为胸腺一直没有萎缩②,这是一个罕有的实例。他因为诊断出来,衷心很得意，所以在他邀请布拉姆威尔也来分享一下他这个令人兴奋的

---

① 继发性纵隔炎(secondary mediastinitis):纵隔位于两侧胸腔之间,当身体内其他部位有了病灶,引起纵隔部位发炎时,即为继发性纵隔炎。

② 胸腺(thymus gland):生理学名词,内分泌腺之一,在心脏上面,两肺之间,胎儿时期和初生后第二年最大,至成人时则萎缩消失。

发现时，心里的确起了一种开诚布公的热忱。

可是布拉姆威尔医师尽管早先说了那些话，这会儿却似乎对这个机会并不感觉兴趣。他趔趔趄趄地跟着安德鲁走进了那间房，紧抿着嘴，用鼻子呼吸，象一位娇小姐那样朝床边走去。到那儿，他站住了，在安全距离外马马虎虎地看了一下。他也并没有想多待下去。等他们离开那屋子，他深深地吸进了一大口新鲜空气以后，他平日的口才才又恢复了。他热情洋溢地朝着安德鲁说道：

"老弟，跟你一块儿瞧瞧你的病人，我真高兴。第一，因为我觉得不怕传染是做大夫的本分；第二，因为我挺高兴有这么一个促进科学的机会。随你信不信，这是我瞧见过的最好的胰腺炎病例啦！"

他和曼逊握了握手，匆匆地去了，撇下安德鲁简直不知说什么是好。胰腺，安德鲁惶惑地想着。布拉姆威尔犯上这么大个错误，这可不是一时说错了话。他对这个病例的一举一动都说明了他的缺乏学识。他干脆就不知道。安德鲁抹抹额头。真没想到，一个手里掌握着几百条人命的有资格的医师，会不知道胰腺和胸腺的分别，它们一个是在腹部，而另一个是在胸部——嘿，这简直叫人大吃一惊！

他沿着那条街慢吞吞地朝丹尼的住处走去，脑子里再次觉察到自己对医务工作的整个儿有条不紊的概念已经怎样大为动摇了。他知道自己毫无经验、缺乏学识，很容易由于阅历不足而犯下错误。但是布拉姆威尔可不是没有阅历的。因为这一点，他的缺乏学识便是不可原谅的了。安德鲁那会儿不知不觉地又想到丹尼的身上去，他老要嘲笑他们所干的这种职业。他曾经令人生厌地坚持说，全英国有千千万万的庸医，他们只是以愚蠢糊

涂和学来的一套吓唬病人的能耐出色当行。这在早先很使安德鲁生气。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丹尼所说的话里究竟是不是有些实情。他决定那天下午再去跟丹尼展开辩论。

但是等他走进丹尼的屋子的时候，他立刻瞧出来，那不是一个作学术性讨论的时刻。菲力普绷着脸，默默地接待了他，目光显得很忧郁，前额紧紧地愁蹙着。隔了一会儿，他才说道：

"小琼斯今儿早上七点钟死啦。穿孔①。"他带着一种沉静、落漠的愤慨轻声说。"我在伊斯特拉德街又新添了两个伤寒病人。"

安德鲁垂下眼睛，心里也觉得很难受，但是简直不知说什么是好。

"别显得这么得意，"丹尼很尖刻地说下去。"瞧着我的病人出了漏子，你的在恢复，你就觉得挺惬意。可是等那个倒楣的阴沟朝你那边漏的时候，你就不能这么称心啦。"

"没有，没有啊！说实在的，我觉得挺难受，"安德鲁激动地说。"咱们得想个法子。咱们得写封信给卫生部去。"

"咱们可以写上十二三封信，"菲力普尽力管住自己，这么回答。"而咱们所得到的就是，六个月后，派一位老迈龙钟的委员上这儿来一趟。不！我已经把这问题全想过啦。只有一个法子可以使他们重铺一条新阴沟。"

"什么法子？"

"把旧的给炸掉！"

有一刹那，安德鲁真不知道丹尼是不是气疯啦。接着，他明

---

① 伤寒以第三星期最为危险，因为那时心脏机能极易衰弱；且易发种种并发症，其中最危险的就是肠出血和穿孔性腹膜炎。

白了点儿丹尼的苦心。他惊愕地瞪眼望着丹尼。尽管他极力去另想上一些这样那样的主意，丹尼却似乎注定要把它们全部推翻。他于是嘟嘟囔囔地说：

“这会惹出许多麻烦来的——要是给人发觉了的话。”

丹尼傲慢地抬起眼来。

“你要是不乐意加入，就不用跟我一块儿去。”

“哦，我跟你一块儿去，”安德鲁慢吞吞地回答。“不过真是天知道！”

那天下午，曼逊很烦闷地做着他的工作，他对自己答应的事觉得很懊恼。这个丹尼简直是个疯子，他迟早准会把他牵扯进大麻烦里去的。他这会儿提议去干的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个违法的行为，要是给人发觉了的话，准会把他们带进警察法庭①去，甚至可能会使他们从医师的登记簿上给除名。安德鲁想到眼前展开的这么光明灿烂的前途突然给打断、摧毁，不禁吓得打了一阵寒战。他拚命骂着丹尼，内心里发了十几次誓，说他是绝对不去的。

然而不知为了什么奇怪的、复杂的理由，他却不愿意，也不能够往后退却。

那天晚上十一点，丹尼和他带着那条杂种狗霍金斯出发向教堂街的尽头走去。天空一片乌黑，风一阵阵地刮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在街道拐弯的地方打上他们的脸来。丹尼把他的计划很仔细地拟定好了，也算好了时间。矿上的夜班工人已经在一小时前上班去了。几个小伙子逗留在路那头老托马斯的鱼铺外边，除了他们外，街上简直一个人影也没有。

---

① 警察法庭(police court)：负责处理一切违警案件的法庭。

他们两个领着那条狗悄没声地朝前走去。丹尼的厚大衣口袋里藏着六杆炸药，这是那天下午，房东太太的儿子汤姆·西格尔特地替他从采石场的火药库里偷来的。安德鲁拿着六只可可粉的铁罐——每一只盖子上都钻了一个窟窿——一个电筒和一长截引线。他翻起大衣领，没精打采地走着，一只眼睛担惊害怕地斜瞅着身后，心里翻腾着种种矛盾的情绪。对于丹尼的简短的话，他只极简略地加以回答，一面很苦闷地暗自纳罕，兰普劳——那位温文尔雅的正统派教授——对自己在深夜牵连进这场荒谬绝伦的冒险活动中去，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们到了格莱达街，立刻便走到阴沟的主要入孔那儿，一面生锈的铁盖安装在剥落的混凝土上。那儿，他们便工作起来。那面锈烂的盖子多年都没有移动过了，但是他们费了一股子劲儿后，终于把它撬开。安德鲁用电筒很仔细地朝那个臭气扑鼻的深孔里照了一下，一道污水在碎裂的石沟里粘滑滑地流着。

“真不错，是吗？”丹尼生气地说。“瞧瞧那个接缝地方① 的裂口。瞧上最后一眼，曼逊。”

他们没再说什么话。安德鲁的心情竟然莫名其妙地变了，他这会儿觉察到一股新涌起的欢欣鼓舞的热情，一种坚定的决心，跟丹尼的简直不相上下。人们因为这条腐蚀的、可恨的沟正在丧失性命，而小官僚们却不闻不问。这可不是在病人床边殷勤体贴，开上一瓶可有可无的药的时候了②！

他们迅速地打开那些可可粉罐子，每一罐里搁上一杆炸药，又割下不同长度的引线装到那上边去。一根火柴在黑暗里倏地

① 接缝地方，原文为 pointing，指砖缝等处的嵌填。

② 即不可以一味敷衍下去的意思。

燃点起来，惊人而耀眼地照亮了丹尼的苍白、坚定的脸和他自己那哆哩哆嗦的手。接着，第一根引线嘶嘶地烧着了。一只接一只。那些点着了的可可粉罐子在那道迟缓的沟水上面漂流下去，引线最长的漂在最前面。安德鲁没法瞧得很清楚。他的心紧张兴奋地卜卜直跳。这也许不是正当的治疗方法，不过这却是他所经历的最好的时刻。最后一只罐子也扔下去了，短引线嘶嘶地响着。这时候，霍金斯忽地想着要去逮一只老鼠。于是便展开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插曲，小狗不住地汪汪乱叫，他们慌忙赶上前去，逮住了它，一面战战兢兢地提防着脚下随时可能发生的一场大爆炸。接着，他们又把入孔的盖子放还原处，沿着那条街没命地朝前奔了三十码。

他们刚跑到拉德诺街转角，停下来回头瞧瞧的时候，只听见轰隆一声！第一只罐子爆炸了。

“嘿！”安德鲁兴高采烈地喘息着喊了一声。“咱们到底把它给解决啦，丹尼！”他对这个人起了一种战友般的热情，他想紧握住他的手，大声喊叫。

随后，闷闷的爆炸声迅速地、动听地接着响了起来，二、三、四、五、六，最后的一响是一声烈烈轰轰的爆炸，远在山谷下边，离他们至少有四百四十来码。

“喝！”丹尼用抑制住的声音喊着，仿佛他一肚子的隐恨全从这一个字眼里发泄出来了。“这是一丁点儿腐败的结局！”

他这句话刚说完，人们便骚动起来了。门窗全给打开，灯光照亮了黑暗的街道。人们从自己的屋子里奔出来。一刹那，那条街上便挤了个满坑满谷。起先，大伙儿喊着说，是矿上发生了大爆炸，可是这种说法很快便给人驳倒了——声音是从谷下边来的。人们纷纷议论，群起猜测。一队人提着手提灯出发前去

调查。沸腾、混乱的人声使深夜热闹起来。丹尼和曼逊在夜色和人声的掩护下，抄着僻静的小路走回家去。这时候，安德鲁的心里止不住感到扬扬得意。

第二天早晨八点还没到，格力菲思医师便乘着汽车赶到出事地点来，浑身胖鼓鼓的，小牛肉般的脸上透出一种近乎惊慌的神色，他是从暖和和的床上给格林·摩根委员又嚷又骂地唤了来的。格力菲思对当地医师们的电话可以不理不睬，可是对格林·摩根的忿怒的命令却没法拒绝。说真的，格林·摩根也有他生气的理由。这位区委员的新别墅就在山谷下边半英里路外，一夜之间竟然给一道比中古时代的壕沟还污浊的泥沟环绕住了。这位委员由他的两个追随者哈马尔·戴维斯和第温·罗勃兹附和着，用许多人都听得见的大声音，把他们的卫生官痛骂了足足半小时。

格力菲思挨完了那顿骂，揩揩前额，趔趔趄趄地走到丹尼面前。他那会儿正和曼逊站在那群满怀兴趣、恭聆教益的人们当中。安德鲁看着这位卫生官走上前来，心里突然有点儿不安。一夜的骚扰使他变得不象昨晚那么趾高气扬了。这会儿，在寒峭的晨光里，坑坑洼洼、四分五裂的路面使他局促不安，他又变得担惊害怕地很不自在起来。但是格力菲思那时候可没有心思来怀疑谁。

“嗳，嗳，”他用颤声对菲力普说。“现在，我们只好马上给你们铺起这条新阴沟来啦。”

丹尼的脸上依然神色不动。

“我几个月以前就警告过你啦，”他冷淡地说。“你记得吗？”

“记得，记得，真个的！不过我哪儿料到这条可恶的沟会这样爆炸起来哩。我还想不明白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丹尼冷冷地望着他。

“大夫，你的公共卫生常识哪儿去啦？你知不知道阴沟里的气体原是很容易燃烧的。”

新阴沟在下星期一便开始铺设了。

五

三个月过去了。三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柔和的微风满含着春意①，拂过了山地，一道道蒙茸的新绿出现在山地上，完全不顾四下里采石所造成的那片狼藉凌乱。在那个爽朗、蔚蓝的天空下，连布雷纳力都显得明媚动人了。

安德鲁刚接到一个出诊通知。在他赶到里斯金街三号去给人瞧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天气活跃起来了。渐渐地，他已经适应了这个古老的、偏僻的陌生小镇市，它给群山环抱着，什么娱乐场所都没有，连电影院也没有，有的只是冷森森的铁矿、采石场、铁工厂、几所小教堂和一排排荒凉的小屋——一个古怪而自得其乐的小镇市。

再说，这地方的人，他们对他也是陌生的，可是安德鲁尽管觉得他们跟自己很不一样，却禁不住对他们起了炽热的情感。除了买卖人、传教师和几个专业人士外，其余的人全是直接受雇为公司服务的。每一次上工和下工的时候，静悄悄的街头便兀地惊醒过来，回响着钉鞋的脚步声，还意外热闹地出现了一队迈步前进的人。那些从赤铁矿上下来的工人，衣服、鞋子、两手，甚至脸上，都带着一层亮晶晶的红粉般的矿尘，采石工人穿着鼹鼠皮

① 北半球，春天通常是从三月二十一日春分时开始。

布裤①，系着护胫和护膝。炼铁工人穿着蓝斜纹布的裤子，显得分外惹人注目。

他们都不大喜欢说话，而他们所说的也多半是威尔士话。在他们那种沉默寡言、超然自得的态度中，他们显示出来自己是另一种民族。可是他们倒是一些很和善的人。他们的娱乐非常简单，通常总在自己的家里，在教堂里，以及在镇上最高地方的那个小型橄榄球②场上。他们最爱好的也许便是音乐——并不是时下的鄙俗的乐曲，而是严肃的古典音乐。晚上，安德鲁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钢琴的声音很幽美地弹着一支贝多芬③的奏鸣曲，或是一支肖邦④的序曲，从一个那种贫穷的人家传了出来，飘浮过寂静的空中，朝那些高深莫测的大山和大山那边悠扬而去。

安德鲁这时候对佩奇医师的业务情况已经完全明白了。爱德华·佩奇决不能再给一个病人治病啦。不过职工们因为佩奇很热忱地替他们服务了三十多年，所以不乐意"扔下"他。工人们的医疗费一向是经由铁矿公司经理华特金斯缴纳的。泼辣的布洛德汶凭着对华特金斯恐吓诈骗，把佩奇的名字一直保留在公司的名册上，因而领着一笔相当大的收入，从那里面，她大概拿出六分之一来付给做着实际工作的曼逊。

安德鲁很替爱德华·佩奇难受。爱德华是一个斯文、朴实

---

① 鼹鼠皮布裤(moleskins):用一种状似鼹鼠皮的棉布所制成的工装裤。

② 橄榄球 (rugby football):足球的一种，起于英国的鲁格比(Rugby)地方。

③ 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德意志著名的作曲家。

④ 肖邦 (Frederic François Chopin, 1809—1849):波兰著名的作曲家。

的人，从亚伯里斯特威士①的一家茶室里把丰腴、整洁、利落的小布洛德汶——他并不知道那双闪烁的、野李子般的黑眼睛里蕴藏着点儿什么——娶来。现在，他身体衰弱，卧床不起，一切只好听她来摆布了，他所受的是一种柔媚兼威吓哄骗的待遇。这倒不是说布洛德汶并不爱他。她倒有些出奇地喜欢着爱德华。他，佩奇医师，是她的。每逢安德鲁陪着病人坐在那儿的时候，她一走进房，总跑上前来，满脸堆笑，内里却含着一种特别的、排斥外人的妒忌嚷道：

“嘿，你们俩在谈些什么呀！”

爱德华·佩奇也不能叫人不爱，他那么明显地具备着舍己忘身的精神品质。他总一筹莫展地躺在床上，完全成了个废人，顺受着他妻子，这个泼辣、急躁的黑脸婆娘叫叫嚷嚷的照料，成了她的贪鄙，她的死乞白赖、没羞没臊的强讨恶要的牺牲者。

他原用不着再待在布雷纳力的，他渴望离开这地方，到一个比较暖和、舒适的地方去。有一次，安德鲁问道：“您想不想什么，大夫？”他叹息了一声回答道：“我想离开这地方，老弟。我一直在看叙述那个岛——喀普里岛②——的书，他们要把那儿变成一个禁止打鸟的地方啦。”跟着，他在枕头上侧过脸去，声音里所流露出的渴望是很凄怆的。

他从来不提起门诊处的业务，至多也不过偶尔有气无力地说，“我恐怕我知道的也不多，不过我可尽了最大的努力啦。”安妮每天早上总很忠心地放些面包屑、熏肉皮和轧碎的椰子果在

---

① 亚伯里斯特威士(Aberystwith)：威尔士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一处镇市。

② 喀普里岛(Capri Island)：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端的一个小岛。

窗台上①。于是他就极其平静地躺上几小时，眼睁睁地瞧着窗台。星期天上午，一位老矿工伊诺克·戴维斯常穿着褪色的黑衣服和赛璐珞的虚衿②，硬僵僵地走来，陪佩奇坐上好半晌。他们两个人总默默地静瞅着鸟儿。有一次，安德鲁遇见伊诺克很兴奋地大踏步走下楼去。“嘿！”老矿工嚷着说，“我们今儿早上真是好得少有。两只蓝山雀在窗台上任性地玩了差不离一个钟点。”伊诺克是佩奇唯一的朋友。他在矿工们当中很有影响，曾经坚决地发誓说，只要他活一天，佩奇医师的登记簿上就不会短少一个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忠诚对可怜的爱德华·佩奇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那屋里另一位常来的客人，便是西郡银行的经理阿留林·里斯，一个高身个儿、秃脑袋瓜的枯燥无味的人，安德鲁一看见他就不信任他。里斯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市民，从来就不大惹人注意。他总跑来跟佩奇医师鬼扯上五分钟，然后关起门来跟佩奇太太一谈便是一个钟点。不过这些会谈倒是绝对正派的。他们讨论的纯粹是银钱上的事务。安德鲁推测，布洛德汶用自己的名义投资了不少钱，并且在阿留林·里斯的精明干练的指导下，正不时很机警地在增加她的资金。这时候，安德鲁对金钱看得并不重要。他按期在偿还自己欠基金会的钱，这也就够啦。他口袋里还有几先令好买买香烟，除了这个外，他有他的工作得做。

那会儿，他比早先任何时候都感觉到，他的临床工作对他多么重要。当他疲倦、沮丧、迷惘的时候，经常热烈地萦绕在他内

---

① 佩奇很喜欢鸟，所以安妮总放些食物在窗台上，引鸟来就食。

② 虚衿：一种衣着物，穿在胸前，以代衬衣，或掩覆于衬衣的上面。

心的这种意识就跟火一般温暖着他，使他又振奋起来。说真的，新近，他心里甚至有了些更奇怪、更迷惘的想头，它们比先前更强烈地激动着他。医疗方面，他已经开始独立思考了。也许，这主要是由于丹尼和丹尼的偏激的、破坏性的见解。丹尼的处方手册跟曼逊所学的一切恰恰相反。要是把它缩短了表达出来，装在镜框里的话，那也许可以象《圣经》上的一句至理名言，俨然地挂在他床头的墙壁上："我不相信。"

曼逊由他的医学院按着规范培养出来，原本是抱着一肚子课本知识所给予的信心面对着未来的。他对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稍许知道点儿皮毛——至少他曾经把蚯蚓切开研究过。接下来，他曾经被教条式地填了不少各种公认的学说。他知道了所有的疾病和它们的一般症状与治疗方法。拿痛风来说，你可以用秋水仙①把它给治好。他还记得，兰普劳教授温文尔雅地向班里的学生们谆谆地说，"秋水仙酒，二十到三十量滴剂，各位同学，那是医治痛风绝对有效的特效药。"可是是这样吗？——这是他现在自己问着自己的问题。一个月前，他曾经试用过秋水仙，对一个真正的"穷人的"痛风②病例——一个严重而痛苦的病例——用到了最高限度的剂量。结果，竟然是一场大失败。

再说，药典里所载的一大半——四分之三的其他"治疗方法"又怎样呢？这一次，他听到药物学讲师爱略特医师的声音了。"现在，各位同学，我们再讲一讲爱留米油膏——一种固体的、树脂质的分泌物，它的植物学本源目前还没有确定，不过大概

---

① 秋水仙(colchicum)：一种番红花属植物，籽和球茎可以制药，医治痛风。

② "穷人的"痛风("poor man's" gout)：因营养不良而起的痛风。

是属于橄榄科，主要是从马尼拉输入、制成油膏来敷用的，含量是五比一。这是一种医治溃疡和排脓口的极好的兴奋剂与消毒剂。”

废话！不错，完全是废话。他这会儿才知道了。爱略特当真用过爱留米油膏吗？他相信爱略特根本就没用过。那点儿学问完全是从一本书上得来的，而那本书又是从另外一本书上抄来的，这样追查下去，大概一直可以追查到中世纪。“排脓口”这个词儿现在早就不用啦，这一点就证实了他的这种见解。

他初到的那一晚，丹尼曾经嘲笑他很傻气地配上一瓶药，丹尼向来嘲笑配药的人和吃药的人。他认为只有六七种药是有用的，其余的他都含讥带讽地归进了“废料”一类。丹尼的这种见解倒是一个值得在深夜埋头细想的问题，一个破坏性的见解，它的细节安德鲁那会儿还只能模模糊糊地理会到。

安德鲁回想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走到了里斯金街，踱进了三号的屋子。他发觉病人是一个九岁的男孩，名叫乔伊·豪埃尔士。他出了一身轻微的时令性的麻疹。这个病本来并没什么要紧，可是由于他们家的情况——他们家很穷——乔伊的母亲觉得相当为难。豪埃尔士本人是采石场的一个日班工人，因为患肋膜炎，已经在家躺了三个月，肋膜炎是支不到补偿费的。豪埃尔士太太是个娇弱的女人，那会儿除了做着贝塞斯达堂的打扫工作外，还得照料一个病人，已经累得了不得啦，现在竟然又得准备来照料另一个病人了。

安德鲁诊视完毕以后，站在她屋子的门口跟她谈话。这时，他很惋惜地说道：

“你真太忙啦。挺糟糕，你还得把艾德里斯留在家里，不去上学。”艾德里斯是乔伊的弟弟。

豪埃尔士太太很快地抬起头来，她是一个和顺、瘦小的女人，两手鲜红，指关节因为做多了粗活儿变得肿胀起来。

“但是巴洛小姐说我用不着叫他回来。”

安德鲁尽管很同情她，听到这话却有点儿动气。

“噢？”他问。“巴洛小姐是谁？”

“是银行街小学的教师，”豪埃尔士太太坦然地说。“她今儿早晨瞧我来着。瞧见我多么为难，她就让小艾德里斯留在她的班上啦。天知道，要是他也得由我来照顾，那我怎么办！”

安德鲁忍不住想告诉她，她非得依着他的话办，不该听一个多管闲事的女教师的话。不过他瞧得很清楚，这可不是豪埃尔士太太的不是。有一会儿工夫，他没说什么，可是等他告辞出来，沿里斯金街走去的时候，他的脸却很愤怒地紧绷着。他不喜欢人家妨碍他，特别是妨碍他的工作，而他最不喜欢的便是多管闲事的娘儿们。他越想越气。在乔伊出麻疹的时候，让他弟弟艾德里斯留在学校里，这明明是违反规章制度的。他突然决定去拜访一下这位好多事的巴洛小姐，跟她把这件事解决掉。

五分钟后，他走上了银行街的斜坡，踏进了那所小学校。他向看门的问明路径后，走到了一年级教室的门外。他在门上敲了一下，便走进去了。

那是一间独立的大房，空气很流通，一头还生着一炉火。所有的孩子都是七岁以下的。他进去的时候，正是下午休息的时间，每个孩子都在喝一杯牛奶——这是福幼会当地分会采取的补助措施之一。他一眼便瞧到了那位女教师。她背向着他，正忙着把算术习题写到黑板上去，因此没有立刻瞧见他，可是突然，她回过身来了。

她跟他愤怒中所想象的那个好多事的女人完全不同，因此

他踌躇了一刹那。也许是她的褐色眼睛里流露出的惊讶神色使他骤然觉得局促不安。他脸红了，问道：

"你是巴洛小姐吗？"

"是的。"她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穿着棕色的苏格兰呢裙子、羊毛长袜和坚固的小皮鞋，年龄据他猜测大概跟他差不多，不，比他稍许年轻点儿——大约二十二岁。她有点儿疑讶地打量着他，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仿佛在这个春光淡冶的日子里，她厌倦了初级算术，很欢迎有件事来消遣消遣似的。"您是佩奇大夫新请来的助理吗？"

"这不相干，"他很生硬地说，"不过，按实在说，我是曼逊大夫。我想您这儿有个跟传染病人接触过的孩子，艾德里斯·豪埃尔士。您知道，他哥哥正在出麻疹。"

屋里寂静了一会儿。她眼睛那时候虽然显得有点儿诧异，却始终是很友好的。她把散乱的头发掠到后边，回答道：

"不错，我知道。"

她没有郑重地看待他的访问，这使他的火性又发作了。

"您知道不知道，把他留在这儿是完全违反规则的。"

他的腔调使她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原先的那种友好的神色一下全不见了。这时候，他禁不住想到，她的皮肤多么洁净、娇嫩，右边面颊上高高的一粒褐色小痣和她眼睛的颜色恰巧一样。她穿着一件白罩衫，显得很娇弱，很年轻，小得简直有点儿可笑。她虽然呼吸相当急促，却慢条斯理地回答道：

"豪埃尔士太太简直不知怎么是好。这地方的孩子大部分都出过麻疹了。那些没出过的迟早也得出。艾德里斯要是不来的话，就吃不着牛奶啦，这在目前对他是大有好处的。"

"这不是他的牛奶问题，"他声调急促地说。"他应当跟别的

孩子隔离开。”

她执拗地回答道："我已经把他隔离开啦——多少已经隔离开了。您要是不信的话，自己来瞧瞧。”

他顺着她的目光瞧过去。五岁的艾德里斯独个儿坐在靠近炉火的一张小书桌面前，显得非常优游自在。浅蓝色的小眼睛在牛奶杯边上心满意足地骨碌碌转动。

那幕情景触恼了安德鲁。他轻蔑地、侮慢地打了个哈哈。

“这也许是您的隔离办法。我恐怕不是我的。您非把这孩子立刻送回家去不可。”

她眼睛里闪射出了一丁点儿光芒。

“您想没想到，我是这个班级的教师？您也许能在比较高贵的圈子里呼来喝去。可是在这儿，得由我来做主。”

他盛气凌人地瞪眼望着她。

“您这样是违法的！您不能把他留在这儿。要是您一定要把他留在这儿，那我只好去告发啦。”

接下去静了一刹那。他瞧见她的手下死劲儿紧捏着她拿的那支粉笔。这种激动的迹象反而增加了他对她，不错，还有他对他自己的怒气。她很傲岸地说道：

“那么您去告发吧，再不就把我逮捕起来。我想这准可以使您非常满意的。”

他气得了不得，没有回答她，只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极其难堪的局面里。他竭力激励自己，抬起眼来，企图把她那会儿寒森森地盯着他的目光压制下去。有一刹那，他们面对面站着，站得那么近，因此他都可以瞧见她颈子那儿的柔软的起伏和张着的嘴唇间白灿灿的牙齿了。接着，她说：

“您没什么话要说了吧？”她神经紧张地回过身去，对着班里

的学生们说，"孩子们，全站起来，说，'再会，曼逊大夫。谢谢您上我们这儿来。'"

椅子噼哩啪啦响了一大阵，小孩儿们全站起来，重复着她含讥带讽吩咐他们说的话。她把他送到门口，他的耳朵热辣辣地红了起来。他感到狼狈、怒恼。此外，他还很尴尬地觉得，自己暴躁起来是很不礼貌的，而她却那么平静地控制住了她的性子，他想说上一句凶狠的话，一句临末的带有威胁性的俏皮话。可是话还没想出来，门已经在他眼前悄悄地掩上了。

六

那天晚上，曼逊写了又撕掉三封给卫生官的措辞尖刻的信。他生了一晚的气以后，竭力想把这件横岔出来的事给忘掉。他在银行街附近一时失去的那种幽默感，这时使他对自己表现出的卑劣情绪感到很烦躁。紧接着，他跟自己的生硬的苏格兰自尊心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之后，断定自己是错了，他不能想着去告发这件事，尤其不能想着去向那个说也甭说的格力菲思告发。但是，虽然他费了这股子劲儿，他却没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把克里丝婷·巴洛从心上忘掉。

说来真荒唐，一个年轻女教师竟会老这么萦绕着他的思想，他竟会关心她对自己到底是怎么看法。安德鲁告诉自己，这是一件自讨没趣的蠢事。他知道自己遇到女人是羞怯的、局促不安的。可是不论多少理由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他现在变得坐立不定，还有点儿心烦意乱。在不留意的时刻，譬如当他躺下睡觉的时候，教室里的那幕情景就会栩栩如生地重现在他的脑子里，他就会发觉自己在黑暗里皱起眉头来。他依旧瞧见她，紧

捏着粉笔，褐色的眼睛里炯炯地射出了忿怒的光芒。她的罩衫前面有三粒珍珠般的小钮扣。她的身个儿袅娜轻盈，线条相当匀称。这使他瞧出来，她小时候准很大胆，喜欢奔跑跳跃。他并不问自己，她到底美不美，只要她婀娜而生动地站在他的眼前，那也就够啦。而他的心便会带着一种他早先从没感觉过的微甜的苦闷，很不乐意地翻腾着。

两星期后，他正心不在焉地沿着教堂街走去的时候，在车站大街的拐弯那儿差点儿撞到布拉姆威尔太太的身上。他没认出是她，原打算继续朝前走去，可是她却马上站住了脚，满面春风地朝他打招呼。

"哟，曼逊大夫！我正要去找你。我今儿晚上举行一个小小的联欢晚会。你一准来，好吗？"

格拉狄丝·布拉姆威尔是一个三十五岁、麦黄色头发的女人，衣着很花哨，身躯丰满，眼睛淡蓝，一举一动活象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曾经很浪漫地把自己说成是个爷儿们最喜欢的娘儿们。可是布雷纳力尖嘴薄舌的人却用了另外一个词儿。布拉姆威尔医师非常疼爱她；谣言传说，全由于他对她盲目地怜爱，他才看不出来，她对托尼格兰来的混血儿医师格拜尔有着超乎轻佻范围的关怀。

安德鲁一面打量着她，一面急急忙忙地想找一句话来推辞。

"布拉姆威尔太太，我恐怕今儿晚上走不开。"

"你非来不可，小傻子。我邀了几位怪有意思的人。矿上的华特金斯先生和他太太，以及，"她有意识地笑了笑，"托尼格兰的格拜尔大夫——哦，我差点儿忘了，还有那位娇小的女教师，克里丝婷·巴洛。"

曼逊浑身上下打了一阵寒战。

他傻磕磕地笑了。

“好，那么我一准来，布拉姆威尔太太。挺谢谢你来邀我。”他勉强凑合着跟她谈了一会儿，她才去了。但是那天其余的时间，他竟然老想着自己又要见到克里丝婷·巴洛了。

布拉姆威尔太太的“晚会”九点钟才开始。她订了这么晚一个时间，为的是照顾各位医师，怕他们不能很早离开门诊处。事实上，安德鲁的确到九点一刻才瞧完他的最后一个病人。他匆匆地在门诊处的水槽里唏哩哗啦盥洗了一番，用那把断梳子把头发使劲儿向后梳了一气，然后急忙赶到“退隐斋”去。那所屋子很辜负了这个恬淡的名称，它是造在镇市中心的一所砖砌的小住宅。安德鲁到那儿后，才发觉自己到得最晚。布拉姆威尔太太嘻嘻哈哈地埋怨着他，一面领着她的五位客人和她丈夫去吃晚饭。

那是一顿冷餐，各样菜肴全盛在纸托里，放在熏制的橡木餐桌上。布拉姆威尔太太对于做主人一向很得意，因为这在布雷纳力就等于是做一位时髦生活的头面人物了。这使她可以“用自己的装饰”来耸动一下社会舆论，而她“款待客人”的方法，便是极意周旋，谈笑风生。她老爱说，她在嫁给布拉姆威尔医师之前，生活是非常豪华的。那天晚上，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她容光焕发地说道：

“啊！大伙儿全把要吃的拣好了吗？”

安德鲁一路赶来，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起先很有点儿窘。整整有十分钟，他都没敢去望克里丝婷，只垂着眼睛，极清楚地觉察到她坐在桌子那头格拜尔医师和华特金斯先生之间。格拜尔医师是一个黑皮肤的纨袴子弟，穿着条纹裤子，蒙着鞋罩，

插着珍珠别针。华特金斯先生，那位年长的、小头小脑的矿山经理，正以他的粗率的作风在奉承克里丝婷。他惹人发笑地问道，"你还是我的约克郡① 姑娘吧，克里丝婷小姐?"安德鲁给这句话激动了，止不住很嫉妒地抬起头来，瞟了她一眼。他瞧见她穿着一件领口和袖口绲了白边的浅灰色衣服，很亲热地坐在那儿，心里不禁大为懊恼，连忙把目光收了回来，要不然她也许会瞧出来的。

为了避免给人瞧出，他便一昧跟坐在他身旁的华特金斯太太聊天，不过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华特金斯太太是一位瘦小的女人，把正打着的绒绳竟然也带来了。

在那一餐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憋着一种苦闷，心里想跟另外一个人聊聊，却偏跟这一个人瞎扯。等到坐在桌头主位上的布拉姆威尔医师很慈悲地瞅了一下空盘子，做了一个拿破仑②式的手势之后，安德鲁简直可以很轻松地吁上一大口气了。

"亲爱的，我瞧大伙儿全都吃好啦。咱们上客厅里坐去吧。"

到了客厅里，等客人们各自坐下以后——多半全坐在三件一套的沙发上——那天晚上接下去的节目显然该是听点儿音乐了。布拉姆威尔深怜密爱地朝着他太太微微一笑，把她领到钢琴前边。

"你今儿晚上先给我们听个什么曲子呢，亲爱的?"他一面低声哼着歌曲，一面翻着架子上的乐谱。

"《圣堂钟声》，"格拜尔提议。"这支曲子我百听不厌，布拉姆

---

① 约克郡(Yorkshire):英格兰东北部的一郡。克里丝婷是约克郡人。

②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 1769—1821)的那种自尊自大、独断独行的作风。

威尔太太。"

布拉姆威尔太太于是在钢琴前边的转椅上坐下，边弹边唱，她丈夫站在她身旁，一只手搁在背后，另一只手象吸鼻烟那样抬着，很熟练地替她翻乐谱。格拉狄丝具有一个宏亮的低音，她不时翘起下巴颏儿，使自己深沉的歌声从胸膛里发了出来。她唱完《恋歌》以后，又给他们唱了《徬徨》和《不过是个姑娘》。

大伙儿全大鼓了一气子掌。布拉姆威尔很得意地压低了嗓音，心不在焉地嘀咕道："她今儿晚上嗓子挺好。"

接着，格拜尔医师给大伙儿怂恿着站了起来。这个橄榄色皮肤的纨裤子弟用手拨弄着他的戒指，把搽了不少油而依然翘起的头发抹抹平，装模作样地朝着女主人鞠了一躬，然后把两手合上，放在胸前，嗓音圆润地大声唱起《幽美的塞维尔的情歌》。接下来，在大伙儿的要求下，他又唱了《斗牛士之歌》①。

"您把这些西班牙歌曲唱得真传神，格拜尔大夫，"忠厚的华特金斯太太这么说。

"我想这是因为我有西班牙血统，"格拜尔回到座位上，谦虚地笑着说。

安德鲁瞧见，华特金斯的眼神里有一丝恶作剧的光彩。这位上了年纪的矿山经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威尔士人，自己很懂音乐，去年冬天还帮助职工们上演了味尔第②的一部比较冷僻的歌剧，所以这会儿，他静静地缩在一旁抽烟斗，莫测高深地在那儿欣然自得。安德鲁禁不住想到，华特金斯瞧着这些到他家乡

---

① 《幽美的塞维尔的情歌》(Love in Sweet Seville)和《斗牛士之歌》(Toreador)都是西班牙的流行歌曲。

② 味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名歌剧家。

来的外地人拿些无聊的、伤感的小调来充着发扬文化，准觉得怪可乐的。当克里丝婷含笑地谢绝表演以后，华特金斯竟然回过身去望着她，撇了一下嘴。

“亲爱的小姐，我想你跟我一样。太喜欢钢琴了，反而一下也不去弹啦。”

随后，当晚最精彩的节目来了。布拉姆威尔医师是主要的表演人。他清了清嗓子，支出一只脚，昂起脑袋，把一只手戏剧化地插在上衣里边，说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接下来的是一出独白歌剧，《堕落的明星》。”格拉狄丝于是在钢琴上信手弹起一支和谐的伴奏，布拉姆威尔便表演起来了。

那段朗诵讲的是一位早先名噪一时、后来穷愁潦倒的女演员的悲惨动人的遭遇，内容缠绵悱恻。布拉姆威尔热情而悲伤地吟诵着它。等剧情发展起来的时候，格拉狄丝就拚命弹着低音。等悲哀的部分逐渐过去以后，她又玎玎冬冬地弹起最高音部来。到了高潮的时候，布拉姆威尔全力以赴，他的声音在最末一句上忽然中断，“她在那儿……”一停，“道旁的沟里挨饿……”又停了好一会儿，“只不过是一颗堕落的明星！”

瘦小的华特金斯太太把打着的绒绳落到了地上，抬起一双濡湿的眼睛来望着他。

“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哦，布拉姆威尔大夫，您的朗诵总动人极啦。”

客拉冽露[1]端了上来，引起了一阵谈笑。那会儿已经十一点过啦，大伙儿心里全明白，在布拉姆威尔的“杰作”之后，再来

---

[1] 客拉冽露(claret-cup)：红葡萄酒、白兰地、汽水、冰、砂糖、香料等调和成的一种冷饮品。

什么玩意儿都是画蛇添足了，客人们于是全准备散去。他们哈哈笑着，很有礼地道谢，一面慢慢地朝门道走去。安德鲁穿上大衣的时候，很懊丧地想到，自己一整晚竟然没跟克里丝婷谈过一句话。

到了外边，他站在大门口，心里觉得自己非跟她谈上一下不可。他原打算趁那天晚上轻松愉快地把他们之间的误会解释掉，结果竟然白费了这么一晚，这个想头使他心里非常烦闷。虽然她似乎并没望他一眼，她却在那儿，紧挨着他，就在一间屋子里，而他偏偏傻不楞瞪地老把眼睛盯在自己的鞋子上。啊呀！他苦闷地想着，我比那个堕落的明星还糟。我干脆回家睡觉得啦。

但是他并没回去。他待在那儿，等她独个儿走下台阶，朝他走来的时候，他的脉搏突然大跳起来。他鼓起了浑身的气力，结结巴巴地说道：

“巴洛小姐，我送您回去，好吗？”

“对不住，”她顿了一下，“我已经答应等华特金斯先生和他太太了。”

他大感失望，打算象一条挨人打了的狗那样转身走去。可是不知有股什么力量还拖住他。他脸色泛白，不过下巴颏儿倒显得很坚定，嘴里的话一下子夹七杂八全说出来了。

“我只是想说一说，我觉得豪埃尔士的那件事很对您不住。我竟然很恶劣地拿行使权力来威胁。我真该挨骂——狠狠的一顿骂。您为那孩子安排得挺好。我很钦佩。说实在的，遵守法律的精神要比拘泥在字句上好多啦。我这样跟您絮叨真很抱歉，不过我不能不说。再会！”

他瞧不出她的脸色，也没等她回答。话刚说完，他便回过

身，沿着那条街朝前走去。多少天来，他这才第一次又觉得快乐了。

七

医师的半年酬劳金从公司办事处送来了，这给了佩奇太太一件认真考虑的事和另一个要跟银行经理阿留林·里斯讨论的问题。十八个月来，钱数第一次显得大为增加。“佩奇医师的登记簿”上竟然比曼逊到来以前多添了七十来个人。

布洛德汶对支票上钱数的增加虽然感到高兴，内心里却起了一种极其烦扰的想法。吃饭的时候，安德鲁瞥见她心不自主地用猜疑、探询的目光直瞪瞪地瞅着他。布拉姆威尔太太的联欢晚会后的那个星期三，布洛德汶忽然装得兴高采烈地忙忙走进来吃午饭。

“真个的！”她说。“我刚想着，你来到这儿已经快四个月啦，大夫。你做得也真不坏。我可不是抱怨。不过还是赶不上佩奇大夫。啊呀，赶不上！华特金斯先生那天还说来着，他说他们大伙儿都盼望佩奇大夫能早点儿恢复健康。佩奇大夫非常能干，华特金斯先生对我说，我们决不会想着找谁来代替他的。”

她竭尽全力想生动详明地来叙说一下她丈夫的出色的手段和能耐。“说来你也不信，”她睁大了眼睛，高声说。“他没有一件事办不了，或是没办过的。动手术！你要是瞧见，就知道啦。我来告诉你，大夫，有一次，他把一个人的脑子给取出来，又装进去。真的！一点儿也不瞎说①，佩奇大夫把那个脑子刮了一气

---

① 原文是 look at me if you like……，直译是“乐意的话，瞧着我好了”。

子后，又装进去啦。”

她靠在椅子里，盯视着他，极力想看出她的话所起的影响。接着，她很自信地笑了笑。

“到佩奇大夫恢复工作的时候，布雷纳力会高兴得了不得的。这也就快了。夏天，我对华特金斯先生说，夏天，佩奇大夫就可以恢复工作啦。”

那个星期快到周末的一天下午，安德鲁出诊完毕回来，大吃一惊地发觉爱德华穿得整整齐齐地蜷缩在前面门廊上的一张椅子里，膝上覆着一条毛毯，颤巍巍的脑袋上很神气地戴着一顶便帽。一阵凛冽的寒风正在刮着，温煦着那个可怜人的一线四月的阳光，显得十分惨淡、阴冷。

“喂，”佩奇太太得意扬扬地从门廊上朝曼逊匆忙走来，喊着。“你瞧见吗？老大夫起来了！我刚打电话给华特金斯先生，告诉他老大夫好点儿啦。他不久就可以恢复工作了，对吗，亲爱的？”[1]

安德鲁觉得火往上直冒。

“谁把他弄到下边来的？”

“我，”布洛德汶傲岸地说。“有什么不可以呢？他是我丈夫。他好点儿啦。”

“他坐起来不合适的，这你知道。”安德鲁低声朝她这么说。“依着我的话做。帮我立刻把他送回床上去。”

“是呀，是呀，”爱德华有气无力地说。“把我送回床上去。我觉得挺冷。人不自在。我——我身上觉得不舒服。”接着，病人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曼逊感到很难受。

---

① “对吗，亲爱的？”是对佩奇说。

布洛德汶站在他身旁顿时涕泗滂沱。她扑咚一下跪了下去，把他搂在怀里，很后悔地哭着说道：

"嗳，嗳，亲爱的。我这就送你回到床上去，可怜的好人儿。布洛德汶这就给你办。布洛德汶会照护你的。布洛德汶爱你，亲爱的。"

她在他僵硬的面颊上湿粘粘地叭哑叭咂吻了一大阵。

半小时后，爱德华又舒舒服服地回到楼上去了，安德鲁很气忿地走进厨房去。

那会儿，安妮已经是他的一位知己的朋友了，他们在那间厨房里曾经互相诉说过许多知心话，遇到粮食特别紧的时候，这位沉默寡言的中年妇女还给他从贮藏室里悄悄地取出过许多块苹果和葡萄干的烙饼来。说真的，有时候，她实在没有办法，便跑到托马斯的铺子去叫上两客鱼来做晚饭，于是他们就凭着烛光，在洗碗桌上大吃一顿盛馔。安妮在佩奇家已经待了快二十年啦。她在布雷纳力有不少亲戚，全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她在这儿做用人做这么久，就因为她很喜欢佩奇医师。

"我就在这儿喝茶吧，安妮，"安德鲁当时这么说。"布洛德汶这会儿实在叫我受不了。"

他走进厨房，才知道安妮有客人——她妹妹奥尔汶和奥尔汶的丈夫爱姆里斯·休斯。他早先也遇见过他们几次。爱姆里斯是布雷纳力高平巷里的一个爆破工人，一个浓眉大眼、面色苍白、体格结实的善良人。

曼逊瞧见他们，不免踌躇起来。这时候，那个伶俐的、黑眼的年轻媳妇奥尔汶激动地吸了一口气说：

"大夫，别为我们耽搁您喝茶。说实话，您进来的时候，我们正谈到您。"

“是吗？”

“是的，是真的！”奥尔汶很快地瞥了姊姊一眼。“安妮，你这样望着我也没有用，我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曼逊大夫，所有的工人都在说，他们多年都没遇见过一位象您这么好的年轻大夫了，还说您不嫌麻烦，亲自给他们检查这些个话。您要是不信，可以问问爱姆里斯。他们对于佩奇太太把一切全推在他们身上很生气。他们说，诊所的业务当然该归您主持。她也听说到了这套话，您听着，这就是她为什么今儿下午把可怜的佩奇老大夫弄起来的缘故。假装说他好点儿了，真个的，可怜的老头儿。”

安德鲁喝完茶后，立刻走了。奥尔汶这番爽直的话叫他心神很不安。不过听说布雷纳力的人喜欢他，终究是很高兴的。几天以后，赤铁矿的钻井工头约翰·摩根陪他太太来找他的时候，他认为那也是特别看得起他的一件事。

摩根家两口子是一对中年夫妻，结婚已经差不离有二十年了，生活并不怎么宽裕，不过在当地很受人尊敬。安德鲁听说他们不久就要动身上南非联邦去，因为摩根到那儿以后，有希望在约翰内斯堡①的矿上工作。约翰内斯堡附近丘陵地带的金矿钻井工作跟这儿的很相似，而待遇却比这儿好得多，所以好的钻井工给吸引到那儿去本是常有的事。可是等摩根和他女人坐在门诊处的小屋子里扭扭捏捏地说明了来意后，谁都没有安德鲁那么惊讶了。

“唔，大夫，我们似乎到底有啦。我太太要养孩子啦。结婚整十九年，您听听。我们都挺高兴，先生，决定把动身的日子延迟

---

① 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南非联邦德兰士瓦的首邑，为南非产金的中心地。

到她生养以后。因为我们想到请大夫这些个事，我们一致决定，非请您来接生不可。这对我们挺重要，大夫。我想这可不是一件轻松事。我太太已经四十三啦。是的，是真的。不过，嗨，我们知道您会叫我们放心满意的。”

安德鲁怀着一种很感荣幸的热忱接下了这件事。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清清白白的，没有物质根据的，这在他当下的情况里分外令人快慰。新近，他老觉得四顾茫茫，简直孤独极啦。内心里，惊人的思潮澎湃起伏，又扰人又痛苦。有时候，他的心会忽地感到一阵古怪而沉闷的疼痛，这就他这位成熟的医学士来说，他以前一直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先前从来没有郑重地考虑过恋爱问题。在大学里，他很穷，穿得也很寒伧，一心又只忙着把考试考好，所以压根儿不大跟异性接近。在圣安得鲁斯，要出入那个跳舞、开宴会和应酬交际的圈子，你就得是个公子哥儿，象他的朋友和同学佛瑞第·汉姆逊那样。安德鲁对那一切都没有份儿。事实上，他是——他跟汉姆逊的交情又是一回事——那种圈子的局外人，这种人只会翻起衣领，拚命用功，抽抽烟斗，偶尔上市区的弹子房去娱乐一下，而不在学校俱乐部里玩耍。

说真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旖旎形影也在他眼前出现过。由于他生活贫穷，那些形影通常总衬着一幅异常阔绰的背景。可是现在，在布雷纳力，他睁大眼睛朝着摇摇欲坠的门诊处的窗外望去，模糊的目光盯在铁工厂的那堆肮脏的渣滓上，一心渴想着公立小学里那位气量很小的小教师。这件事的平淡无奇使他不禁要笑出来了。

他过去对自己的着重实际，自己生来的谨慎小心一向非常自负，所以决计为自己着想，极力摆脱掉这种情感。他冷静而

有条理地细细去想她的缺点。她并不美，身个儿太小、太瘦，一边脸蛋儿上还有粒痣，笑起来的时候，上嘴唇上又有一丝皱纹。再说，她也许很讨厌他。

他很生气地告诉自己，这样软弱地向自己的感情屈服，简直太没脑筋啦。他已经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这会儿还不过是个助理。在事业刚开始的时候，便去闹起一场准会妨害到她的前途，而目前甚至已经严重地妨碍到他自己的工作的恋爱，那他还算得上个什么医师呢？

为了努力约束住自己，他想出种种排遣的方法来。他自骗自地认为他很想念圣安德鲁斯的一些老同学，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佛瑞第·汉姆逊，汉姆逊新近已经到伦敦的一家医院去担任了一个职务。他常常去找丹尼。可是菲力普虽然有时候很亲切，却多半冷淡、猜疑，怀着一个生活受到损害的人的愤激情绪。

不过安德鲁尽管用尽了力，却没能把克里丝婷从心上忘掉，也没能把那种苦苦想念她的情绪给打消。从他上次在“退隐斋”的大门外边倾吐了一番以后，他一直都没有瞧见过她。她对他怎么个看法呢？她到底有没有想到过他？尽管每逢经过银行街的时候，他总热切地四面细看，可是他却许久都没有遇到过她了，所以他干脆断了再瞧见她的念头。

接着，五月二十五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差不离已经断绝了希望的时候，突然收到下面这样一封短信：

亲爱的曼逊医师：

明天（星期日）晚上，我邀华特金斯先生和他太太来舍间便饭。您倘若得空，也请前来一叙。时间是七点半。

克里丝婷·巴洛谨启

他忽地喊了一声，使安妮从洗碗槽那儿匆匆地奔了过来。

“嗳，大夫，”她嗔怪地说。“您的举动有时候真太傻啦。”

“是呀，安妮，”他依然情不自禁地回答。“不过我——我觉得我似乎已经改掉啦。亲爱的安妮，你听着，今儿晚上替我把裤子熨熨平，好吗？我今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裤子搭在房门口。”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晚上没有门诊，于是怀着忐忑期望的心情上学院附近克里丝婷寄住的赫伯特太太家去了。他去得很早，这他知道，可是他一会儿工夫也等不及啦。

克里丝婷亲自来给他开门，脸上笑盈盈地向他表示欢迎。

不错，她是在笑，的确在笑。他先前还以为她讨厌他哩！他心里慌乱得了不得，简直说不出话来了。

“今儿天气真好，对吗？”他跟着她走进客厅的时候，嘟哝了这么一句。

“好极啦，”她同意说。“我今儿下午去散步，走得真开心，一直走到潘狄大道的那头，当真瞧见了些白屈菜① 。”

他们坐下来。他怯生生地原打算问她喜欢不喜欢散步，可是连忙又止住了这句无聊的废话。

“华特金斯太太刚差人来说，”她说，“她跟华特金斯先生得稍微晚点儿来。他得上办事处去一趟。您等他们几分钟没有关系吧？”

关系！几分钟！他简直快乐得要笑出来了。但愿她知道这些日子他是怎样在等待着的，而这会儿跟她待在这儿够多么妙，

---

① 白屈菜：植物名，罂粟科，多年生草本，茎高二三尺，叶互生，色黄绿，夏日开花。学名 Chelidonium majus。

那就太好啦。他偷眼四下瞧瞧。她的客厅里放着她自己的东西，跟他在布雷纳力进去过的随便哪一间房都不一样，里边没有丝绒靠椅、马鬃靠椅[1]和阿克斯明士忒地毯[2]，也没有一个布拉姆威尔太太的客厅里很显眼地陈设着的那种闪亮的缎子靠垫。这儿的地板都髹漆过，擦得很光亮，敞开的壁炉前边铺着一张没有花纹的棕色小地毯。家具全不很扎眼，因此他简直没大去注意。餐桌上已经放好了餐具，当中摆着一只纯白的小碟子，里边象一丛丛小睡莲似的，浮着她采集来的白屈菜。这给人一种质朴幽美的印象。窗台上放着一只盛糖果的木盒，里边盛满了土，长着一些细小的绿芽。壁炉台上面挂着一张很特别的画，单画着一个小孩的红色小木椅，他认为那画得非常糟。

她准是瞧出了他望着画的那副惊奇的样子，所以很逗人乐地格格笑了。

"请您别认为这是原来的真迹。"

他觉得很窘，不知说什么是好。整个房间里都显示出了她的个性，他深信她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这两点使他感到很惶惑。可是他的兴趣倒给勾起来了，他忘却了自己的拘束，摆脱了谈论天气的滥调，开始询问起她的身世来。

她简单地回答了他。她是约克郡人，十五岁母亲便去世了。父亲那会儿是布拉姆威尔煤矿总公司的一个大矿场上的副经理。她的唯一的哥哥就在那个矿场上接受了训练，当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五年以后，她十九岁，师范毕业，父亲被调任为谷下边

---

① 马鬃靠椅(horsehair)：靠背中填着马鬃的椅子，一般称作马鬃靠椅。

② 阿克斯明士忒地毯(axminster)：英格兰德文郡阿克斯明士忒镇制作的一种精美的地毯。

二十英里的波尔什矿上的经理。她和哥哥就跟着他一块儿到了南威尔士，她管理家务，约翰帮助爸爸处理矿务。他们到那儿六个月后，波尔什矿上发生了一场大爆炸。约翰当时正在井下，立刻丧失了性命。她爸爸听到这个恶耗，顿时赶了下去，不巧正碰上一阵毒气。一星期后，他的遗体和约翰的一块儿给抬出来了。

她说完以后，他们俩都沉默了一会儿。

“我很替您难受，”安德鲁用同情的声音说。

“人家对我都挺好，”她庄重地说。“尤其是华特金斯先生和他太太。我找到了这儿学校里的工作。”她停住，脸上又显得高兴起来。“不过我跟您一样，对这儿还感到很陌生。要习惯山谷里的生活，非得过上很长的时间才成。”

他望着她，心里思索着想讲一句可以暗暗表示一下自己对她的情感的话，一句可以很巧妙地解释过去、打开未来的希望的话。

“在这儿是往往会觉得跟外界隔绝而感到孤单寂寞的。这我知道。我也常有这样的感觉。我常想找个人谈谈。”

她笑了。“您想谈些什么呢？”

他脸臊红了，觉得她逼得自己有点儿进退维谷。

“哦，我想是我的工作吧。”他停住，接着觉得自己非解释一下不可了。“我碰上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似乎老在犯错误。”

“您是说您碰到些为难的病例吗？”

“倒不是这个。”他踌躇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我装了一脑子的药方跑到这儿来，那都是大伙儿相信，或是假装相信的东西。说关节肿就是风湿症。风湿症就得用水杨酸钠。您知道，就是那些正统的玩意儿；嗨，我现在才知道，它们有些全错啦。拿

药来说，也是这样。我觉得有些药似乎害多益少。这是制度问题。病人走进门诊处来，就指望获得'那瓶药'。即使只不过是糖浆、小苏打和清水，他也拿了就走。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拉丁文开药方的缘故——好使他不懂。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科学的。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有好多大夫都单凭经验治病，那就是说，他们只分别地看待症状。他们并不操心费神去把症状联系起来，下一个诊断。他们总是很快就说——因为他们老是匆匆忙忙的——'噢！头痛——吃点儿这种药粉瞧瞧，'再不然就是：'你贫血，得吃点儿铁质的东西。'他们不细想想，人家怎么会头痛或是贫血的，只——"他兀地停住了。"哦，真对不住！我叫您厌烦啦！"

"没有，没有，"她赶快说。"怪有意思的。"

"我刚在开始，刚在摸索，"他因为她感觉兴趣而激动起来，滔滔汩汩地说了下去。"不过就凭我所见到的这一点儿，我的确认为，把我培养出来的那些课本里，陈规滥套的意见太多啦。毫无用处的治疗方法，中世纪一个人记载下来的症状。您可以说这对一般的全科大夫①干脆就没关系。可是全科大夫干吗该只做个调药膏或是扎绷带的人呢？这是把科学放到第一线来的时候了。许多人都认为科学只在试管管底上。我可不认为这样。我认为边远地方的大夫有充分的机会来观察，并且比随便哪个医院里的大夫都更有机会见到新疾病的最初的症状。等一个病倜到了医院里，它通常已经过了最初的阶段啦。"

她正预备开口回答，门铃响了。她站起身，咽下了她的话，

---

① 全科大夫（general practitioner）：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各科都看的一般医师。

只淡淡地笑着说：

“请您记住，您答应我的，往后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华特金斯和他太太走了进来，为他们来晚了连声道歉。他们差不离立刻便坐下来吃饭了。

这顿晚餐跟上次使他们聚到一块儿的那顿冷餐大不相同。他们先吃了瓦锅炖的小牛肉配黄油山芋泥，接下来是用新上市的大黄烘制的奶油馅饼，再就是乳酪和咖啡。虽说是些普通菜，味道却很好，而且分量也很多。安德鲁吃够了布洛德汶给他吃的菲薄的菜肴以后，看见眼前这些热腾腾的美味佳肴，简直觉得是一顿丰盛极了的筵席。他叹息着说：

“您运气真好，找到这么一位房东太太，巴洛小姐。她菜可做得好极啦！”

华特金斯原先一直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安德鲁吃喝，这会儿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这真不错，”他转身朝着他太太说。“你听见他说吗，妈妈？他说赫伯特老太太菜做得好极啦。”

克里丝婷的脸上微微起了一阵红晕。

“别听他的，”她对安德鲁说。“我从来没听人这么夸奖过我——因为您并不是存心。这顿晚餐恰巧是我做的。我可以使用赫伯特太太的厨房。我喜欢自己做，这会儿已经习惯啦。”

她的话使那位矿山经理更兴高采烈地谈笑起来。在布拉姆威尔太太的那场宴会上，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默默地强挨过那场宴会。现在，他简直变了个人啦。他爽直而随和地吃着晚餐，津津有味地尝着馅饼，把胳膊肘儿放在桌上，讲些故事来逗得他们呵呵大笑。

那一晚很快就过去了。安德鲁一看表，很惊讶地发觉那会

儿已经快十一点啦。他还答应十点半前去看一下布雷纳街的一个病人哩。

他恋恋不舍地站起来告辞，克里丝婷把他送到大门口。在狭窄的走道里，他的胳膊触到了她的腰。他不禁起了一阵甜蜜的感觉。她跟他认识的任何人都迥然不同，性情恬静，身体娇弱，浅黑的眼睛十分灵敏。愿老天爷宽恕他，他早先竟然还以为她气量很小哩！

他呼吸急促，嘟嘟囔囔地说：

“今儿晚上承您邀请我来，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谢谢您。我可以再来拜望您吗？我并不是老爱谈本行。您——克里丝婷，您哪天可以和我一块儿上托尼格兰去瞧电影吗？”

她抬起眼来朝他微笑着，第一次微微有点儿撩人。

“您试着来邀邀看。”

他们在高空的繁星下在门阶上脉脉地站了好一会儿。带露的微风凉丝丝地吹上了他的炽热的面颊。她的呼吸芬芳地煦拂着他。他真想吻她一下。他胡乱地握了握她的手，转过身去，啪跶啪跶走下小路，带着跃动的思想步回家去，心里乐得飘飘然地沿着那条使人眼花缭乱的道路前进。千千万万的人都很平凡地走过那条道路，而依旧认为他们自己是独特的、注定快活的、永远幸福的。哦！她真是个妙极了的姑娘！他谈到业务困难的时候，她对他的意思多么了解啊！她真聪明，比他聪明多啦。再说，她菜做得多好！而他已经叫过她克里丝婷了！

八

尽管那会儿他心里更常惦记着克里丝婷，可是他脑子里

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他不再觉得没精打采，反而觉得快乐得意、希望勃勃的了。这种心情的转变立刻从他的工作中反映出来。他还年轻，富于幻想，脑子里经常想到一种情景：她在瞧着他看病，望着他的精细的治疗方法和周密的检查，同时还称赞他诊断的精确。遇到他想对出诊敷衍过去，想不先听一下病人的胸腔就下结论的时候，他心里立刻会涌起这样一个想头："嗳，不成！要是我这么做，她对我会怎么个看法呢！"

不止一次，他瞥见丹尼用讥嘲的、心领神会的目光盯着他。可是他不去管他。他按着自己的热忱的、理想主义的方式，把克里丝婷跟他的抱负联系到了一块儿，在精益求精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地把她看成了一个特殊的推动力。

他自己承认，他实在什么还不懂。可是他正在教自己独立去思考，教自己在明显的情况中去察看，极力想找出疾病的近因来，早先，他从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强有力地给科学的理想吸引着。他心里默默祷告，但愿自己决不马虎或是贪图私利，决不草率地胡下结论，也决不写出"用原来的合剂"① 这句话来。他要查得明明白白，要科学化，要对得住克里丝婷。

然而尽管他怀着这种真率、热切的心情，他的业务工作竟会突然变得单调乏味起来，这似乎是很可惋惜的。他想翻山越岭。可是随后几星期，他却碰到了重重叠叠微不足道的小土堆。他的病例都是毫不相干的、索然无味的，接二连三都是普通的扭筋、手指割破和伤风感冒。其中最糟的是，他给一位老太太请到谷下两英里多路的镇外去。老太太脸色蜡黄，戴着法兰绒软帽，眯起眼睛，请他把她的鸡眼给剪掉。

① 指仍用原先开的一种成药。

他止不住好笑，深恨自己没有机会，一心盼望着狂风骤雨。

他开始对自己的信心感到怀疑，不知道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个医师是不是当真可以不单做一个无聊的、普通的郎中。接着，正在他沮丧到了极点的时候，来了一件事，使他的信念又昂扬起来。

六月里，快到最后那个周末的一天，他走上车站外边的那座桥的时候，遇见了布拉姆威尔医师。这位“银铃大王”正从铁路旅舍的旁门里溜了出来，偷偷地用手背擦着上嘴唇。每逢格拉狄丝穿着漂亮的衣服，花枝招展地到托尼格兰去买她的暧昧不明的“东西”的时候，他习以为常地总喝上一两品脱啤酒，很有节制地来宽慰宽慰自己。

他虽然因为给安德鲁撞见而有点儿发窘，却很巧妙地把那个尴尬的局面掩饰过去了。

“哟，曼逊！遇到你真高兴。我刚给普里查德请去。”

普里查德是铁路旅舍的店东，五分钟前，安德鲁刚瞧见他带着㹴狗[①] 出去溜达去了。可是他并没戳穿这个谎话。他一向很喜欢“银铃大王”，因为尽管“大王”言语夸张，神气又自尊自大，但是看到他内心的懦怯和他短袜上的一些窟窿——那是放荡的格拉狄丝忘记给他补了——他也就很近人情地不去跟他计较了。

他们一块儿沿街走去，一面谈起了自己的本行。布拉姆威尔向来喜欢谈论他的病人。那会儿，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安德鲁，安妮的妹夫爱姆里斯·休斯是由他在医治。据他说，爱姆里斯新近举动很奇怪，在矿上受了申斥，失去了记忆力，变得爱吵爱

① 㹴狗(bull terrier)：一种活泼、伶俐的小狗。

闹了。

“我觉得情形不大对，曼逊，”布拉姆威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以前瞧见过人精神错乱。这样子简直非常象。”

安德鲁表示很关切。他一向认为休斯是个老实而亲切的人。他这才想起来，安妮近来显得很烦闷，问到她的时候，她曾经含含糊糊地表示是替妹夫担心，因为尽管安妮喜欢闲聊，她对家里的事情却向来保持缄默。等他和布拉姆威尔分手的时候，他表示希望他这个病人会很快好转起来。

可是下一个星期五早上六点钟，有人敲了敲他的卧房门，把他惊醒了。原来是安妮，衣着整齐，眼睛红红的，来递一封信给他。安德鲁撕开信封，是布拉姆威尔医师写来的。

> 请你立刻来一趟。我想请你帮着证明一个危险的精神病人。

安妮拚命忍住眼泪。

“就是爱姆里斯，大夫。出了件可怕的事啦。我真希望您能赶快下楼去。”

安德鲁三分钟便把衣服穿好了。安妮陪他走去的时候，一路上尽可能地把爱姆里斯的情形告诉了他。他不舒服，精神失常已经有三星期了。前一晚，他竟然变得疯狂起来，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拿了一柄面包刀去砍他的女人。奥尔汶穿着睡衣跑上了街，才逃脱了性命。安妮在熹微的晨光里跟着安德鲁急急忙忙朝前走去的时候，断断续续地讲完了这件惊人的事。这件事的确很令人烦恼，所以他也说不出什么安慰话来宽解一下。他们一块儿到了休斯的家里。安德鲁在前房见到了布拉姆威尔医

师。他胡子没剃，衣领和领带也没戴，脸上露出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气，一手拿着钢笔，坐在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份浅蓝色的表格，上面的一半已经全填好了。

"哟，曼逊！你来得这么快真太好啦。这件事挺糟。不过不会耽搁你多久的。"

"出了什么事？"

"休斯疯啦。我记得一星期前我跟你提起过，就怕会这样。嗨！我可说对啦。急性躁狂。"布拉姆威尔带着伤感而庄严的神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急性杀人狂。咱们只好立刻把他送进蓬蒂纽得① 去。这意思就是说得有两个人在证明书上签名，我和你——家属们要我把你给请来。你知道手续吧？"

"知道，"安德鲁点点头。"你举出些什么证据呢？"

布拉姆威尔清清嗓子，把他写在表格上的话读了出来。那是一篇详尽的、流畅的叙述，说明休斯上星期里的某些举动，全都确切地证实了他是精神错乱。布拉姆威尔读完以后，抬起头来。"我想证据很清楚吧！"

"听起来是挺糟，"安德鲁慢条斯理地回答。"好吧！我去瞧瞧他。"

"谢谢你，曼逊。你瞧完了上这儿来找我。"他于是又去加些详情细节到那份表上去了。

爱姆里斯·休斯躺在床上，矿上的两位同事坐在他旁边——万一需要管束的时候，好帮点儿忙。奥尔汶站在床脚边，苍白的脸上平时那么精神、活泼，这会儿竟然变得涕泪纵横了。她的态度过于激动，屋里的气氛也非常暗淡、紧张，因此安德鲁

---

① 蓬蒂纽得(Pontynewdd)：威尔士的一所疯人院。

不禁打了一阵寒战，几乎感到有点儿恐惧。

他走到爱姆里斯面前，起先差点儿不认识他了。他样子并没大变，的确是爱姆里斯，不过是一个糊涂的、异样的爱姆里斯，容貌说不出地变粗了。脸似乎肿了起来，鼻孔也变大了，皮肤显得蜡黄，只有鼻子上边那一块地方还带着一丝血色。整个儿神气是滞钝的、没有感觉的。安德鲁朝他说话。他嘟嘟囔囔地说了个令人不解的回答。接着，他攥紧拳头，声势汹汹地胡说了一气子。这种情形，再加上布拉姆威尔的叙述，说明非把他拘留起来不可了。

接下来，静了一会儿。安德鲁觉得自己也该相信了。可是不知怎么，他并不满意。什么缘故？什么缘故？他不停地问着自己，休斯为什么这样讲话？如果这个人是疯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一向是个快乐、知足的人——无忧无虑、自自在在、和蔼可亲。为什么好端端地会变成了这样呢！

这准有个原因，曼逊反复地想着，症状不会凭空而来的。他瞪眼望着面前的那张肿胀的脸，拚命思索，拚命对这个难题要想出个答案来。这时候，他本能地伸出手去，摸了一下那个肿胀的脸。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注意到，他手指的按捺没在那个浮肿的面颊上留下一点儿痕迹来。

突然，象电一般，一个结论闪过了他的脑海。肿胀的脸为什么没有留下按捺的痕迹呢？因为——现在，他的心跳跃起来了！——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浮肿，只是粘液水肿[①]。他想出来了，一点儿不错，他想出来了！不，不，他决不可以草率。他牢

① 粘液水肿(myxoedema)：甲状腺机能不足所引起的疾病，因为皮下有粘液样的物质沉积，所以全身呈现无凹性水肿。

牢地管住自己。他决不可以冒失，决不可以胡乱地就下结论，非得慎重地、慢慢地检查，非得断准了才成！

他遏制住自己，拿起爱姆里斯的手来。不错，皮肤又干又粗，指尖微微有点儿肿大。体温呢——体温比正常低。他有条不紊地检查完毕，极力忍住一阵阵的得意。所有的迹象，所有的症状都和复杂的益智图一样，拼合得天衣无缝。那些蠢话，干燥的皮肤，抹刀①形的手指，肿胀的、无弹性的脸，衰退的记忆力，迟钝的精神作用，一阵阵的急躁，结果甚至狂暴得要去杀人。哦！这幅完整的画面太叫人得意啦。

他站起身，走到楼下客厅里去。布拉姆威尔医师背朝着壁炉，站在炉边的地毯上，一瞧见他便问道：

"怎么样？满意了吧？钢笔就在桌上。"

"你瞧，布拉姆威尔，"安德鲁把眼睛避开了他，竭力不让自己的声音里露出一丝轻浮得意的意味来。"我认为咱们不该证明休斯疯啦。"

"唔，怎么？"布拉姆威尔脸上的茫然不解的神色慢慢才消失。他惊讶而不痛快地高声说道，"那人是疯啦！"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安德鲁用平静的声音回答，他依旧极力在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和得意。光诊断了这个病例是不够的。他还得好好对待布拉姆威尔，极力别得罪他。"我认为休斯精神失常，只不过因为他身体上有病。我觉得他是患了甲状腺②机能不足的毛病——是一个单纯的粘液水肿病例。"

---

① 涂油漆、调药等用的一种前宽后窄的用具。

② 甲状腺(thyroid gland)：生理学名词，内分泌腺之一，在喉颈的前下部。它的内分泌物有促进身体新陈代谢等作用。甲状腺不发达，一切器官就会发生障碍。

布拉姆威尔楞楞地睁大眼睛望着安德鲁。他那会儿可真怔住了。有好几次，他想开口说话，可是他的声音很特别，就象飘下屋檐的雪片那样。

"说到头，"安德鲁很有说服力地说下去，眼睛盯在炉边的地毯上，"蓬蒂纽得是一个糟不可言的地方。休斯到了那里边，就永远出不来啦。就算他能出来，他也一辈子都背上了那儿给他背上的坏名声啦。咱们先把甲状腺素给他打进去试试看。"

"唔，大夫，"布拉姆威尔用颤声说，"我瞧不出——"

"想想看这对你的名望有多大的好处，"安德鲁连忙截断他的话说。"你要是把他治好，那对你的名誉有多好！你想这不值得吗？来吧，我去把休斯太太叫来。她眼睛都要哭瞎啦，因为她以为爱姆里斯就要给送走了。你可以解释说咱们打算试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布拉姆威尔还没来得及反对，安德鲁已经走出房去了。几分钟后，等他陪着休斯太太回进来的时候，"银铃大王"已经恢复了镇定。他站在炉边的地毯上，神气活现地告诉奥尔汶，"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同时，安德鲁在他身后把那张证明书紧紧地揉成一团，扔进火里去。接着，他走出房去打电话到加的夫弄甲状腺素。

经过一段提心吊胆的时期——痛苦不安地过了好几天——休斯终于在那种治疗下好转了。这种转变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两星期后，爱姆里斯便起床了；两个月后，他已经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上。一天晚上，他由笑嘻嘻的奥尔汶陪着，瘦削而精神饱满地跑到布林高尔的门诊处来告诉安德鲁，他有生以来从没觉得精神这么好过。

奥尔汶说：

“一切全都亏了您，大夫。我们想打布拉姆威尔那儿转到您这儿来，爱姆里斯跟我结婚前就在他的登记簿上。他简直是个糊涂老婆子。要不亏了您和您给我们办的那些个事，他早就把爱姆里斯送进——嘻，您知道送进哪儿去啦。”

“你们不可以转过来，奥尔汶，”安德鲁回答。“那会把一切都弄糟了的。”他撇开医师的严肃神气，突然显出了青年人的热诚愉快。“你们要是打算这么做——那我就得拿起那柄面包刀来找你们了。”

布拉姆威尔在街上遇见安德鲁的时候，兴冲冲地说：

“喂，曼逊！我猜你去瞧过休斯啦。哈！他两口子都挺感激。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一个比他再好的病人啦。”

安妮说：

“那个老布拉姆威尔在镇上播来摆去，仿佛他是个什么要人似的。按实说，他什么都不懂。而他太太呢，呸！她连个用人都用不长。”

佩奇太太说：

“大夫，别忘了，你是在给佩奇大夫工作。”

丹尼的批评是：

“曼逊！眼下，你简直自负得叫人跟你相处不下去啦。你就要犯大错误。很快就要犯了。”

但是安德鲁满腔都是对科学方法使用成功所感到的得意，他急急忙忙赶到克里丝婷那儿去，把他要说的一切都留着说给她听。

九

那年七月，英国医学联合会[1]的年会在加的夫举行。兰普劳教授在临别的训词里总向全体学生说，凡是有名气的医务工作者都应该加入这个联合会，它的年会是素负盛名的。这种聚会向来总组织得非常好，供给会员和他们的家属各种游戏，社交性和科学性的娱乐，除第一流旅馆外，一律贴补房金，免费乘车游览邻近的任何一处寺院古迹，赠送一本美术纪念册，分发外科器械大商家和大药房赠送的纪念日记簿，以及到最近的矿泉去饮水。前一年，开完一星期的会后，还把一盒盒脱脂饼干的样品大量地馈赠给每一位医师和他的太太。

安德鲁不是医联的会员，他那会儿还出不起那笔五几尼[2]的入会费，不过他却有点儿羡慕地从远处看着它。这使他觉得在布雷纳力很孤独、很隔膜。当地报上刊载了一些照片，有的是一排医师在悬满旗帜的台上接受欢迎，有的是在皮纳什[3]高尔夫球场的第一堆沙[4]那儿打球，有的是拥在轮船上泛海到韦斯东-苏柏-迈尔[5]去，这些都加强了他的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

① 英国医学联合会（the British Medical Union）：英国医学界的组织，成立于一八三二年。

② 几尼（guinea）：一六六三年至一八一三年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值二十一先令，因为是用非洲几内亚出产的黄金铸造的，所以叫作"几尼"。

③ 皮纳什（Penarth）：威尔士的一处海港，在加的夫南四英里，是一个游乐胜地。

④ 第一堆沙（the first tee）：高尔夫球戏发球时，通常总把球放在人工做成的沙堆（tee）上，用球棒打出。

⑤ 韦斯东-苏柏-迈尔（Weston-super-Mare）：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峡的一个海水浴场，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西南约十九英里。

可是在那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印着加的夫一家旅馆的地址，这使安德鲁有了一种比较愉快的感觉。那封信是他朋友佛瑞第·汉姆逊写来的。我们可以料想得到，佛瑞第那会儿正在出席那次会议，他邀曼逊上那儿去会会他，建议他星期六去吃晚饭。

安德鲁把信拿去给克里丝婷瞧。他那会儿自然跟她已经无话不谈啦。从将近两个月前他去吃饭的那天晚上起，他就越发地堕入情网了。现在，既然他可以常看见她，从会面时她显露出的高兴里获得了安慰，他简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感到快乐。也许，就是克里丝婷才使他安定下来的。她是一个很讲实际的瘦小的人儿，非常直率，一点儿也不装娇作媚。安德鲁常常满怀忧愁或是烦躁地跑到她那儿去，可是等到离去的时候，总又变得快慰、恬静了。她总脉脉地听着他说他的那些话，然后作上两句一向总很恰切或是很有趣的评论。她有着一种生气勃勃的幽默感，而且从来不奉承他。

尽管她非常文静，可是他们偶尔也会大起争执，因为她是很有主见的。她含笑地告诉他，她的好辩论是从一位苏格兰老祖母那儿禀受来的。也许，她的自立的精神也是从那个来源来的。他常觉得她很有勇气，这感动了他，使他渴望来保护她。她除了在布里德林顿① 有位生病的姑母外，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很孤独。

星期六或是星期日下午，如果天气晴朗，他们便沿着潘狄大道走上很远。有一次，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卓别麟② 主演

---

① 布里德林顿(Bridlington)：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处镇市。

② 卓别麟 (Charles Spencer Chaplin, 1889—1977)：英国著名的喜剧电影演员。

的《淘金记》，又在她的提议下，上托尼格兰去听过一次音乐。不过他最欣赏的就是华特金斯太太来看她的那些晚上，因为他可以在她的小客厅里领略着跟她很亲密地待在一块儿的乐趣。他们多半就在那种时候展开了辩论，那会儿华特金斯太太总很平静地结着绒绳，但是总很古板地拿定主意一直结到他们俩分手，简直成了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很不错的“缓冲国”啦。

现在，既然有机会上加的夫去玩一趟，他很希望她能陪他一块儿去。银行街小学那个周末便放暑假了，她打算到布里德林顿她姑母那儿去度假。他觉得在她动身以前，有必要来上一场特殊的娱乐。

等她看完那封信后，他情不自禁地问道：

“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吗？乘火车只要一个半钟点。我去跟布洛德汶说，星期六晚上让我去。咱们可以去见识见识这次大会。反正我很想你去会会汉姆逊。”

她点点头。

“我很乐意去。”

她的同意使他大为兴奋，压根儿就没想到佩奇太太会拦阻他。他去找佩奇太太商议这件事之前，先在门诊处的窗口贴了一个很显眼的公告：

星期六晚上停止门诊。

接着，他兴冲冲地走进屋子来了。

“佩奇太太！根据我看到的《医务助理条例》，我每年可以有半天假。我想在本星期六休假，因为我要上加的夫去。”

“嗐，你瞧，大夫。”他的要求可触恼了她，她以为他是自高自

大，自以为了不起啦，可是等她猜疑地瞪眼望了他一会儿后，她很勉强地说道，"哦，好——你去吧。"她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咂了一下嘴，眼睛闪亮起来。"不问怎样，你给我带些巴里的糕点来。我觉得没东西比巴里的糕点再好吃的啦。"

星期六四点半，克里丝婷和安德鲁乘火车到加的夫去了。安德鲁兴高采烈，嘻嘻哈哈，喊着行李搬运工和卖票员的名字[1]和他们打招呼。克里丝婷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他含笑地望望她。她穿着深蓝色的上衣和裙子，这更增加了她平时的整洁的风采。她的黑皮鞋很光滑，眼睛神采奕奕，并且和她整个外表一样，也露出了一种很欣赏这次旅行的神情。

他瞧见她坐在那儿，心头不禁起了一阵亲切感和一种新欲望。他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固然很好，但是他还想比这再进一步。他想把她搂在怀里，感觉到她温馨地偎在他的身上。

他于是不自觉地脱口说道：

"没有你——等夏天你离开以后，我真不知怎么是好啦。"

她的脸蛋儿上微微泛起了一丝红晕，她侧脸朝窗外望去。安德鲁心头激动地问道：

"我不该这么说吗？"

"你这么说我反正挺高兴，"她没有回过脸来，这么回答。

他忍不住想要告诉她他爱她，问她愿意不愿意不顾他当下不稳固而可笑的职位，跟他结婚。他突然很清楚地看出来，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可是一种感觉，一种认为那时刻还不恰当的直觉，约束住了他。他决定在回来的火车上再跟她说。

---

① 喊名字是表示亲热的意思。

同时，他相当急促地说下去道：

"今儿晚上，咱们该可以玩得挺乐。汉姆逊人很不错，在皇家医学院① 的时候，简直是个花花公子。他可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我记得有一次，"他眼睛显得在那儿回忆，"在邓第为医院义演一场日戏。所有的名演员都在兰心大戏院登场，都是正式的职业艺术家，你知道。汉姆逊竟然也露了一下，唱歌、跳舞，嘿！他还得了个满堂彩哩！"

"听起来他倒象个红演员，不象个大夫，"她笑着说。

"嗐，别瞧不起人，克里丝！你会喜欢佛瑞第的。"

六点一刻，火车驶到了加的夫。他们直接上皇宫饭店去了。汉姆逊原答应六点半在那儿等着他们，可是他们走进休息室的时候，他还没到。

他们一块儿站在那儿，瞧着四周的景象。那地方尽是些医师和他们的太太，他们谈谈笑笑，造成了一种异常和睦的气氛。四周只听见一片亲切的互相邀请声。

"大夫！您和史密斯太太今儿晚上一定得挨着我们坐。"

"喂！大夫！这儿张戏票怎样！"

许多人忙出忙进；钮扣洞里别着红签条的人，手里拿着纸单，昂然地快步走过嵌花地板。在对面凹进去的地方，一个职员用宏亮、单调的声音不断地喊道："耳科和喉科组请向这边走。"在一条通往附属建筑物的走道里，贴着这么一张通告："医学展览会"。此外，还有一些棕榈树和一个弦乐队。

"挺热闹，是吗？"安德鲁说，他觉得他们多少给排斥在大伙儿的欢乐之外。"佛瑞第又跟往常一样迟到啦，真可恶。咱们去

---

① 指爱丁堡皇家医学院。

瞧瞧展览会吧。"

他们在展览会里很感兴趣地参观了一圈。没一会儿，安德鲁便发觉自己两手里拿满了精美的小册子。他笑着把一张传单递给克里丝婷看：

医师！您的诊所空着吗？我们可以告诉您怎样布置一下！

此外，还有十九张各式各样的折迭式印刷品，推销镇静剂和止痛药。

"瞧起来，医药上最新的趋势就是用麻醉剂，"他皱起眉头说。

在出口的最后一个摊子那儿，一个年轻人拿出一个闪亮的、表一般的新玩意儿，很机灵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大夫！我想您会对我们这种新式的指数表很感兴趣的。它有各种各样的用处，一丝一毫都不差，放在床边显得非常有气派，价钱只要两几尼。我来给您瞧瞧，大夫！您瞧，前面是一个潜伏期的表。把针盘一转，就是感染期。里边，"他卡搭一下把背面打开，"是一个极好的血红素表，反面，列成一张表的——"

"我祖父有一个这种玩意儿，"安德鲁坚决地打断他的话说。"可是他把它给了人啦。"

他们穿过那个凹进去的地方又走回来，克里丝婷只是好笑。

"可怜的人儿，"她说，"早先，谁都没敢笑话过他那个可爱的表！"

这时候，他们又回进了休息室，佛瑞第·汉姆逊刚到。他跳下一辆出租汽车，走进饭店里来，一个小当差提着他的高尔夫球棒跟在后边。他一眼便看见了他们，满面春风地笑着走上前来。

“喂！喂！你可来了！我来晚啦，真对不住。我得去参加李斯忒杯的决赛。我从没见过象那家伙那样好的运气！嗨，嗨！又瞧见你真太高兴啦，安德鲁。还是从前的老曼逊。哈！哈！你干吗不买顶新帽子呢，老兄！”他亲热地、友好地拍拍安德鲁的背，目光笑吟吟的把克里丝婷也笼罩进去了。“给我介绍介绍，老顽固！你在胡想些什么？”

他们在一张圆桌旁坐下。汉姆逊认为他们三个得先喝上一杯酒。他用手指噼啪打了一个爆栗，一个侍者忙走到他们桌子前边来。接着，他一面喝着雪利酒①，一面把他的高尔夫比赛讲给他们听，他怎样一心打算赢的，没想到他的对手用短棒一打，个个洞都打进啦。

佛瑞第脸色红润，金黄色的头发上涂满了发油，身上穿着一套剪裁精美的服装，突出的袖口上有两粒透明的黑链扣，他身材相当适中，容貌虽不英俊——他的眉眼很平庸——却也温厚、机灵。也许，他显得有点儿骄傲，可是振作起来的时候，却有一种很吸引人的地方。他很容易跟人交上朋友，不过在大学里，病理学家和讽刺能手缪尔医师有一次当着全班，面带怒容地向他说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汉姆逊先生。你那轻气球般的脑袋里满装着自私自利的浊气。但是你决不会束手无策的。你要是能蒙混过这儿叫作考试的这种幼稚的把戏，我预料你将来一定大有前途。”

他们上小吃部②去吃饭，因为他们谁都没有穿礼服，虽然佛

① 雪利酒（sherry）：西班牙南部赫雷斯（Jerez）地方出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② 小吃部：原文为 grill room，直译是烤肉部。

瑞第告诉他们，他待会儿就得换上燕尾服。那天晚上还有一场舞会，一桩讨厌、麻烦的事，但是他却非到场不可。

他漫不经心地从一张满是荒谬的医学名词的菜单上点了几样菜——巴士德①浓汤、居礼夫人②鳊目鱼、医学会议腓利牛排——随后便做得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以往的日子。

"那会儿，我可决没想到，"他摇摇头，结束了他的话，"老曼逊会把自己埋没在南威尔士的山谷里。"

"你认为他当真给埋没了吗？"克里丝婷问，她的笑容是很不自然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佛瑞第瞧了瞧挤满了人的小吃部，咧开嘴朝着安德鲁笑笑。

"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

"我想，"安德鲁疑惑不定地回答，"这是一个不落在时代后边的有效办法。"

"不落在时代后边，我的大爷！我整个星期就没参加过他们哪一个小组的讨厌的会议。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老朋友，主要的倒是你在这儿接触到的人，你遇见的和结交的那些人。你简直不知道我这星期里混熟了的那些真正有势力的人。这就是我干吗上这儿来的缘故。等我回到京里以后，我就打电话去找他们，跟他们一块儿出去打高尔夫。往后——你听着——这就是生意。"

---

① 巴士德 (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人，是近代细菌学的建立者，历任第戎、巴黎等大学教授，一八八八年自设研究所，专门研究细菌学，贡献很大。

② 居礼夫人 (Madame Curie, 1867—1934)：法国物理学家及化学家。波兰人，原名玛丽·斯克洛杜芙斯卡，后嫁法国物理学家居礼 (Pierre Curie, 1859—1906)。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佛瑞第，"曼逊说。

"嗐，这太简单啦。我现在有个职位，但是我注意到西区[①]有一所很好的小屋子，门上要是钉上一小块漂亮的黄铜牌，刻上'佛瑞第·汉姆逊医学士'这几个字，那就漂亮极啦。等那个牌子挂上以后，这些人，我的老朋友们，就会给我介绍些病人来。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互助。你给我帮忙，我给你帮忙。"佛瑞第略略地呷了一口霍克酒[②]。他说下去道："再说，跟郊外的那些小角色混混也挺有好处。有时候，他们可以把生意给你送上门来。嘿，一两年里，朋友，你就会打你的那个落后的布雷恩——不管你叫它什么吧——送病人到京里我那儿去啦。"

克里丝婷很快地瞥了汉姆逊一眼，仿佛想说什么，顿时又忍住了。她把两眼死劲儿地盯在盘子上。

"现在，把你的情形说给我听听吧，曼逊老兄，"佛瑞第笑着说了下去。"你碰到些什么事？"

"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在一所木板搭成的门诊处里看病，平均每天看三十号——多半都是矿工和他们的家属。"

"听起来不挺好。"佛瑞第惋惜地又摇摇头。

"我倒挺喜欢，"安德鲁平和地说。

克里丝婷插嘴了。"你倒碰到些真正的工作。"

"对，新近，我碰到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病例，"安德鲁沉思地说。"事实上，我写了一篇短文送给《医学杂志》[③]去了。"

---

① 西区(West End)：伦敦豪富们的住宅区。

② 霍克酒(hock)：德国莱茵区霍克亥姆(Hochheim)地方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③ 《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性周刊，创刊于一八四〇年。

他把爱姆里斯·休斯的病情很简括地对汉姆逊说了一下。虽然佛瑞第竭力装着听得津津有味，他的眼睛却不断地朝四下转来转去。

“这倒挺不错，”曼逊说完以后，他说。“我以为只有瑞士或是什么别的地方才有甲状腺肿①。不管怎样，你总收进了一大笔吧。这倒叫我想起一件事来了。今儿，有个人告诉我一个收诊金的最好的方法——”他于是又说起来，净去讲别人告诉他的一个现金收费的办法了。等到他们吃完饭，他的那篇滔滔汩汩的大道理还没讲完。他站起身，把餐巾向下一扔。

“咱们上外边去喝咖啡，到休息室去把咱们的会开完吧。”

九点三刻，佛瑞第的雪茄烟吸光，他的那套话暂时算是说完了，他微微打了个呵欠，看了下他的白金手表。

但是克里丝婷却抢先把话说了。她很快活地瞥着安德鲁，坐直了身体，说道：

“是不是快到咱们上火车的时间啦？”

曼逊正打算说他们还有半个钟点的时间，佛瑞第却说道：

“我想我得想到那场讨厌的舞会啦。我不能不给跟我一块儿去的那些朋友一个面子。”

他把他们送到转门那儿，很亲热地跟他们俩说了半天告别的话。

“嗨，朋友，”他最后又跟曼逊握了一次手，很亲热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嘀咕道，“等我在西区挂上那块小铜牌以后，我一定记着寄一张名片给你。”

---

① 甲状腺肿指一般性的甲状腺肿大；甲状腺机能不足是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减少所致。参看第73页注②。

安德鲁和克里丝婷到了外边温和的夜晚空气里，沿着公园街默默走去。他很模糊地觉察到这一晚并不象他预料的那么成功，它至少没达到克里丝婷的期望。他等着她说话，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后来，他怯生生地问道：

"你听上那一大套医院里的废话，敢情觉得挺乏味吧？"

"不，"她回答。"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乏味。"

隔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你喜欢汉姆逊吗？"

"不大喜欢。"她回过脸来，管不住自己了，眼睛里闪出了正直而愤怒的光芒。"他整个儿晚上坐在那儿，头发上涂了蜡，脸上堆着鄙俗的笑容，想着来照顾你。"

"照顾我？"他惊讶地接口说了一句。

她忿忿地点点头。

"那简直叫人受不了。'有个人告诉我一个收诊金的最好的方法。'正在你把你瞧的那个离奇的病例告诉了他之后！还管那叫作甲状腺肿。连我都知道正是相反的那样。还有，说你要送病人到他那儿去的那句话，"——她撇撇嘴——"那干脆太好啦。"她恶狠狠地说完了她的话。"哎！他把自己看得比你高明的那神气我实在受不了。"

"我觉得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得比我高明，"安德鲁迷惑地解释说。他停顿了一会儿。"我承认他今儿晚上多少似乎只顾到他自己。也许这是一时的心情。说实在的，他是你所能指望见到的脾气最好的人啦。我们在大学里是很要好的朋友。一块儿用功读书。"

"他大概觉得你可以供他利用，"克里丝婷意外尖刻地说。"找你帮他做他的功课。"

他很不高兴地反对着她的这种说法。

"哎，克里丝，别这么小心眼儿。"

"你才小心眼儿哩，"她火起来了，气恼的泪珠晶莹地闪现在她的眼睛里。"你准是瞎了眼啦，所以才瞧不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把咱们的这次小旅行也给毁掉了。在他跑来，谈起他自己以前，一切都挺不错。维多利亚大厅里有一场极精彩的音乐会咱们原可以去听听的。但是咱们错过了，这会儿做什么都嫌太晚啦，可是他倒正好赶上他的疯狂的跳舞会！"

他们一步步朝着相当距离外的火车站走去。这是他第一次瞧见克里丝婷生气。他也生起气来了——跟他自己，跟汉姆逊，不错，还跟克里丝婷生气。不过她说那一晚玩得不痛快，却是对的。事实上，他那会儿偷偷地觑着她的苍白的、不自在的脸，心里的确觉得这是一场暗淡的大失败。

他们走进车站，朝上行车停靠的月台走去的时候，安德鲁突然瞥见对面月台上有两个人。他马上认出了他们：布拉姆威尔太太和格拜尔医师。那时候，下行车正驶进站来，那是一列驶往朴什考尔[①]海滨去的区间车。格拜尔和布拉姆威尔太太互相望望，笑了一笑，一块儿钻进驶往朴什考尔的车厢去。汽笛一响，火车开走了。

安德鲁忽然起了一种烦恼的感觉。他连忙瞥了克里丝婷一眼，希望她没瞧见这件事。那天早晨，他还遇见布拉姆威尔，布拉姆威尔谈到天气晴朗的时候，曾经很满意地搓着他的粗骨节的手说，他太太要到施鲁斯伯里她母亲家去度过这个周末。

安德鲁耷拉下脑袋，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他正深深地恋

① 朴什考尔(Porthcawl)：威尔士格拉摩根郡的一处小海港。

爱着，方才瞧见的那一幕和它的一切含意，象身体上的一种疼痛一样使他感到不快。他微微觉得有点儿懊丧。那天的一切就等着这么一个结局来使它变得令人大为丧气。他的心情似乎起了一个彻底的变化。一片阴影笼罩到了他的欢乐上。他一心渴望跟克里丝婷作一次清静的长谈，把心里的衷曲对她倾吐一下，把他们的拙笨的小争执说说开。而他最最渴望的，就是跟她单独待在一块儿。可是等到上谷里去的上行车驶来的时候，车上却拥挤不堪。他们只好待在一个挤满了矿工的车厢隔间里，听他们大声谈论京里的足球比赛。

他们抵达布雷纳力，时间已经很晚，克里丝婷显得很疲倦。他深信她也看见布拉姆威尔太太和格拜尔了。那会儿，他不便跟她细说，只好把她送到了赫伯特太太家，很惆怅地跟她告别。

一〇

安德鲁回到布林高尔时虽然已经快午夜了，可是他发现约翰·摩根在等着他。摩根在关着的门诊处和住房的大门口之间小步地来回踱着。一看见他，那个壮健的钻井工脸上立刻显出了宽慰的神色。

“嗨，大夫，瞧见您真高兴。我在这儿走来走去等了有一个钟点啦。我太太找您——日子还没到。”

安德鲁原先正沉思着自己的事情，这会儿猛地给唤醒过来，忙叫摩根等着。他上屋里去拿了药包，然后他们一块儿朝布雷纳胡同十二号走去。夜晚的空气很凉，深深地蕴含着幽静的奥秘。安德鲁一向感觉非常灵敏，这时候竟然觉得迟钝、疲倦。他

没有料到夜里的这趟出诊会异乎寻常，更没有料到它会影响到他在布雷纳力的整个儿前途。他们俩默默地走着，直到抵达了十二号的门口，这时约翰突然站住了。

“我不进去，”他说，声音显得很紧张。“不过，嘿，我知道您会给我们办得很好的。”

屋子里，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到楼上的一间小卧房，房里只点着一盏油灯，一切陈设很干净，不过很简陋。那儿，摩根太太的母亲，一个将近七十岁的高身个儿、花白头发的女人，和那个矮胖的、年长的助产士都等在产妇的床边，注视着安德鲁在房里忙来忙去时脸上的神色。

“我来给您沏杯茶，大夫，”过了一会儿，摩根太太的母亲急促地说。

安德鲁微笑了笑。他瞧出来，这位老太太很精明、很有经验，她知道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所以生怕他会撇下产妇，说他待会儿再来。

“别急，老太太。我不会走开的。”

他在下边厨房里把老太太递给他的茶喝了。尽管他累得了不得，他却知道，即使他回家，他连一小时也睡不着。他还知道，这儿的产妇需要他全神贯注。他忽然头昏眼花，精神有点儿不支起来。他决定等到一切事完了再走。

一小时后，他又走上楼去，瞧了一下进展的情形，然后回到楼下来，在厨房里的火旁边坐下。除了炉里一块煤渣的沙沙声和墙上大钟慢悠悠的嘀搭声外，四下里一片寂静。哦，不，还有一个别的声音——摩根在外边街上踱来踱去的时候，他的脚步发出的声音。他对面的那位老太太穿着黑衣服，纹风不动地坐在那儿，她的眼睛特别敏锐、精明，一直在察看着他的脸。

他的思想是沉重的、混乱的。加的夫车站上瞧见的那件事，依旧令人厌恶地缠住了他。他想到布拉姆威尔，他傻里傻气地爱着一个女人，结果那个女人竟然很恶劣地欺骗了他，想到爱德华·佩奇，他竟然给那个泼辣的布洛德汶束缚住，又想到丹尼，他离开了他的妻子，很愁闷地生活着。他的理智告诉他，所有这些婚姻都是暗淡的失败。在他那会儿的心情里，这是一个使他畏缩的结论。他希望把婚姻看成一幅田园诗般的美景，说真的，眼前有着克里丝婷的倩影，他是不可能把婚姻看作别样的。她眼睛亮晶晶地望着他，不允许有别的结论。这是他的稳健、多疑的理智和热情洋溢的心情之间的冲突，结果竟然使他感到愤懑、惶惑。他把下巴颏儿低垂到了胸前，支出两腿，沉思地瞪眼望着炉火。

他这样坐了好半晌，一心只想着克里丝婷，所以当他对面的老太太突然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禁一怔。老太太一直在默想着另外一件事。

“苏珊说，要是会伤到孩子的话，就别给她用哥罗芳①。她太想得到这个孩子啦，大夫。”她突然想到一件事，那双老眼忽地闪亮起来。她用低低的声音又说道，“唔，我想我们都是这样。”

他连忙定了定神。

“麻醉药不会有什么害处，”他和蔼地说。“大人小孩都不会有问题。”

这时候，他们听见护士②的声音在楼梯上边叫唤。安德鲁

① 哥罗芳(chloroform)：即三氯甲烷，为易流动的无色液体，有香气，吸入后即失去知觉，外科上用作麻醉药。

② 指那个助产士。

瞥了一下钟，那会儿是三点半。他站起身，走到楼上卧房里去。他瞧出来，他现在可以动手了。

一小时过去了。那是一场长时间、艰苦的挣扎。接着，当最早的晨光射进百叶窗破边框的时候，婴孩出世了，可是却一丝生气也没有。

安德鲁望着那个静静的小身体，禁不住吓得颤抖了一下。在他作了那些保证以后，这可怎么办呢！他脸上原本因为用力而感到发热，这会儿突然变凉了。他拿不定一个准主意，既想竭力救活这孩子，又感到对母亲的责任，她那会儿正处在一个危急的情况里。这个左右为难的局面非常迫切，因此他并没有很清醒地去解决它。他茫茫地、不自觉地把婴孩交给护士，自己把全神集中在苏珊·摩根身上。苏珊·摩根这时候很虚弱地侧身躺在那儿，几乎连脉搏都没有了，她还没有从乙醚下苏醒过来。对她的急救是生命攸关的，必须和她逐渐衰弱下去的体力作一场疯狂的竞争。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下把一只小玻璃管敲碎，给她注射了一针垂体素①。接着，他扔下皮下注射器，用尽全力去救醒那个虚弱的女人。这样拚命忙了几分钟以后，她的心跳渐渐有力了，他觉得可以很放心地离开她。他穿着一件衬衫，回过身来，头发粘在汗涔涔的额头上。

"小孩在哪儿？"

助产士做了个吃惊的手势。她已经把他放在床底下了。

安德鲁顿时跪下身去，在床底下发潮的报纸堆里摸索了一气子，把那孩子掏了出来。他是一个长得齐齐整整的男孩，软

① 垂体素(pituitrin)：药名，系用脑下垂体后叶所提制的一种物质，有收缩子宫的作用。

弱、温暖的身体和牛脂一样又白又嫩。脐带给迅速剪断以后，象个折断了的草茎那样耷拉着。皮肤细腻可爱，又光滑又娇嫩。脑袋在纤细的小脖子上耷拉下来。四肢软得跟没有骨头一样。

安德鲁依然跪着，蹙起憔悴的额头，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孩子。这种苍白只有一个解释：苍白窒息[①]。他的心头异常紧张，很快地回想到以前在撒马利亚产科医院瞧见的一个产例，回想到那次所采取的急救办法。一刹那，他站起身来了。

“快弄点热水和冷水来，”他对护士说。“还拿两只盆来。快！快！”

“但是，大夫——”她眼睛盯着婴孩的苍白的身体，迟疑地说。

“快！”他嚷起来。

他一把拿过一条毛毯，把婴孩放在上边，使用起那种特别的人工呼吸法。水盆拿来了，还有水罐和大铁壶。他于是发疯般把冷水哗啦啦倒进一只盆里去，又在另外一只盆里把热水调和到他的手可以放进去的那种温度。然后，他象个了不起的变戏法的人一样，把婴孩在这两盆水之间忙忙地移来移去，一会儿把他放进冰凉的水里去，一会儿又让他洗洗蒸汽浴。

十五分钟过去了。汗水流进了安德鲁的眼睛，使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一只袖子耷拉下来，不住地滴水。他的呼吸变成了喘息。可是婴孩的软软的身体仍然没露出一丝生气来。

他满怀都是无可奈何的失败感，一种强烈的绝望的情绪。他觉得那个助产士正惊慌失措地望着他，而那位老太太却一直靠

---

① 苍白窒息(asphyxia pallida)：医学名词，系一种疾病，起因不一，现象是：呼吸停止、脉搏微弱、颜色苍白、四肢寒冷。

墙站着，把背抵紧了墙，一只手扼住喉咙，一声也不言语，只用两眼火炽地盯视着他。他想起她巴望有个外孙的心跟她女儿巴望这个孩子的心一样急切。但是现在，一切都粉碎了，白费了，毫无补救的办法。

地板上那时候湿淋淋地乱七八糟。安德鲁绊在一条湿毛巾上，险些儿把手里的婴孩摔了下来。婴孩那会儿又湿又滑，活象一条古怪的雪白的鱼。

"求求您吧，大夫，"助产士哭泣着说。"这是个死胎。"

安德鲁没理睬她。他已经白费劲儿地忙了半小时了，心里只感到沮丧、绝望，可是他仍旧坚持要再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他用粗毛巾把婴孩擦擦干，两手在小胸口上一按一放，竭力想使那个毫无生气的身体开始呼吸。

接着，仿佛出了奇迹似的，他两手抱着的那个小胸口忽然发出了一声短短的、抽搐性的喘息。接下来，又是一声。又是一声。安德鲁头里发晕。经过那一切毫不见效的努力以后，他手指下突然兴起的这股生机竟然那么微妙，因此他差点儿昏了过去。他狂热地加倍努力。婴孩开始喘气了，越喘越大。一滴粘液[①]从一边小鼻孔里流了出来，一滴可喜的、珍珠色的粘液。四肢不是软得跟没有骨头那样了。脑袋也不象没有脊骨那样耷拉着。苍白的皮肤慢慢转红了。接下来，妙不可言的，婴孩的哭声响起来了。

"天父在上，"护士歇斯底里地哭泣着说。"他活啦……他活过来啦。"

安德鲁把婴孩递给她。他感到虚弱、眩晕。房里四下乱得

---

① 粘液(mucus)：生理学名词，系粘液腺分泌的液体，用来润湿粘膜的。

叫人发慌：毯子、毛巾、水盆、弄脏了的器具、针尖扎在油布上的皮下注射器、打翻了的水罐、横躺在一汪水里的水壶。在乱糟糟的床上，那位母亲依旧静悄悄地睡着，还没有从麻醉药中清醒过来。老太太还靠墙站在那儿。不过她把两手合到了一块儿，嘴唇悄没声地动着。原来她在祈祷。

安德鲁机械般拧了一下他的一只袖子，把他的上衣穿上。

“护士小姐，我待会儿再来拿我的药包。”

他走下楼去，穿过厨房，到了洗碗盏的地方。他的嘴唇很干，他就在洗碗槽那儿喝了一大口水，跟着伸手拿了帽子和外衣。

到了门外，他瞧见约翰站在人行道上，满脸紧张地在期待着。

“好啦，约翰，”他粗声浊气地说。“大小平安。”

天都大亮了，已经差不离五点啦。街上已经有几个矿工在走动，夜班的第一批人下班了。安德鲁精疲力尽、纡缓迟钝地跟着他们走去，他的脚步声在晨光下跟那些人的脚步声应和着，他忘却了他在布雷纳力所做的一切别的工作，只茫茫地想道：“我办了一件事，哦，上帝，我到底办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 一

他洗了个澡，修了修面后——多亏了安妮，龙头里经常总有不少热水——精神觉得好多了。但是佩奇太太发觉他的床夜晚没睡过，所以早餐的时候大挖苦他，挖苦得简直叫人好笑，尤其是因为他默然地接受了她的讽刺。

“哈！你今儿早上有点儿脱形，大夫。眼睛下边似乎有点儿

发黑！今儿早上刚打斯旺西回来吗，嗯？似乎连我托你买的巴里的糕点也忘啦。你上外边花天酒地玩了一夜吧，我的好兄弟？嘻嘻！你可骗不了我！我是觉得你规矩得不近人情啦。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这些助理大夫。我还没瞧见过一个不喝酒或是不怎么变坏的哩！”

安德鲁看完早上的门诊，赶完午前的出诊以后，趁便又去看了一下那位产妇。他走进布雷纳胡同的时候，刚过十二点半。一小群一小群妇女聚在敞开的门口谈天；他走过的时候，她们全停止讲话，含笑而亲切地跟他说了声“早”。他走近十二号，觉得有个人脸在窗口那儿。原来确是这样。他们早在等着他了。他脚刚踏上用白粘土① 新擦过的门阶，门便立刻打开，老太太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堆着意想不到的笑容，把他迎进屋子里去。

真个的，她太急着想奉承他了，所以简直不知说什么是好。她请他先上客厅里去吃点儿东西。等他一推辞，她又不知怎么是好了。

“好，好，大夫。随便您。也许，等您下楼来的时候，您有时间喝一点儿接骨木酒②，吃一块蛋糕。”她用颤巍巍的老手拍拍他，把他领上楼去。

他走进卧房。那间小房不久前还跟屠宰场一样，这会儿已经洗拭一净。他的器械全摆得整整齐齐，在上了凡立水的松木镜台上闪闪发光。他的药包也用鹅脂很仔细地擦过了，扣锁也用擦铜油擦过，所以显得简直跟银的一样。床上的被褥也已经

---

① 白粘土(pipeclay)：用来造烟管或磨皮革等的一种细土。

② 接骨木：植物名，忍冬科，落叶灌木，高丈余，花和果实可以制酒，又可供药用。

换掉，改铺了新的床单，上边躺着那位母亲，她的朴实的、中年的脸孔痴呆而快乐地望着他，婴孩也悄悄地、温暖地躺在那儿，正在她的饱满的胸前吮奶。

“啊！”那个肥胖的助产士从床边的座位上站起身来，笑容满面。“他们这会儿看起来挺好，是吗，大夫？他们满不知道他们给了咱们多少麻烦。他们可也不在乎，对吗？”

苏珊·摩根舔舔嘴唇，结结巴巴地竭力说出了一句感谢话，柔和的眼睛显得热忱而不善于辞令。

“哎，你真该这么说，”助产士点点头，趁势也想来分上一点儿荣誉。“你可别忘啦，太太，你这岁数决不会再生养啦。就你说，要就是这次，要就是决不生养！”

“我们知道，琼斯太太，”老太太打门口故意截断她的话说。“我们知道这次全都亏了大夫。”

“约翰去瞧过您吗，大夫？”那位母亲很羞怯地问。“还没有？嗨，他这就要去的，请您相信。他太高兴啦。他老说，我们要是到了南非，得不着您来照料，那象这样的事我们准没办法啦，大夫。”

安德鲁吃了不少香籽饼①，喝了一些家酿的接骨木酒以后——他要是一定不肯为老太太外孙的健康干上一杯，那老太太真要伤心透啦！——离开了那屋子，怀着一种很特别的温暖的心情，继续到各家去出诊。就算我是英国国王的话，他们也不能再恭维我啦，他怪不好意思地想着。这个产例不知怎么竟然成了他在加的夫月台上瞧见的那幕情景的“消毒剂”。如果婚姻和家庭生活能带来摩根家洋溢着的这种幸福，那么它倒还有点儿

---

① 香籽饼(seed cake)：加有香菜籽等芳香性种籽的饼。

意思。

两星期后，安德鲁上十二号作完了最后一次诊视，约翰·摩根来找他了。约翰的态度特别严肃。他把要说的话琢磨了很久，所以这会儿一口气全说出来了。

"真寒伧，大夫，我是不会说话的。钱也报答不了您给我们帮的忙。但是，尽管这样，我太太和我还是要把这点儿小意思送来给您。"

他很激动地把一张纸条递给安德鲁。那是房屋营造协会[①]的一张兑款单，上面写着五几尼。

安德鲁瞪眼望着那张兑款单。摩根夫妇，用句当地的话来说，是小康人家，但是也决谈不上宽裕。在他们动身前夕，他们得付出一大笔路费，五几尼对他们来说，准是很大的花费，是一笔很可感的大馈赠。安德鲁非常感动，连忙说道：

"这我不能接受，约翰老哥。"

"您非收下不可，"约翰认真而坚决地说，一面用手按住安德鲁的手，"要不我太太跟我真要急啦。这是送给您的一点儿小意思，不是给佩奇大夫的。我付钱给他付了好多年啦，除了这一次外，我们从来没麻烦过他。他收入很不错。这是一点儿小意思——专送给您的——大夫。您明白吧。"

"唉，我明白，约翰，"安德鲁含笑地点点头。

他把那张兑款单折起来，收进背心口袋里去，过了几天便忘了。后来，等到下一个星期二，他走过西郡银行的时候，突然站住，细想了一会儿，便走进去了。佩奇太太一向总付现钞给他，

---

① 房屋营造协会（the Building Society）：英国通行的一种合作组织，由会员醵款造屋，供会员居住。

他总用挂号信把钱汇给基金会去，所以他压根儿没有机会跟银行打过交道。现在，他很快慰地想到自己有点儿钱了，于是决定用约翰送他的礼去开一个存款帐户。

他在格栅外边把兑款单签好背书，填了几张单据，然后递给那个年轻的出纳员，含笑地说道：

“没有多少，反正是开个头。”

这时候，他觉察到阿留林·里斯在里边走来走去，一直注视着他。等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瘦长脑袋的经理竟然走到柜台边来。他手里拿着那张兑款单，轻轻地把它抹抹平，一边从眼镜里斜瞟着他。

“您好，曼逊大夫。近来好吗？”他停住，露出黄牙，咧开嘴来吸了一口气。“嗯——您要把这存进您新开的帐户里去吗？”

“是呀。”曼逊有点儿惊讶地应了一声。“是数目太小，不好开户吗？”

“啊，不是，不是，大夫。不是数目问题。我们很乐意接下这笔业务。”里斯踌躇了一会儿，细看着兑款单，然后抬起那双猜疑的小眼睛来望着安德鲁的脸。“唔——用您自己的姓名吗？”

“怎么——当然罗。”

“好的，好的，大夫。”他突然满脸堆下笑来。“我只是不大知道，所以想问准您。就这季节来说，近来天气够多么好。再见，曼逊大夫。再——见！”

曼逊很迷糊地走出了银行，心里暗自纳闷，这个秃脑袋的、城府很深的坏蛋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隔了好些日子才对这个问题得出了答案。

一二

克里丝婷已经在一个多星期前动身休假去了。他给摩根家的事牵绊住，在她动身的那天，只会见了她一会儿工夫。他并没有对她说[1]。可是现在既然她去了，他又满心想念着她。

镇上到了夏季特别令人不耐。春天的那点儿新绿早就枯萎成惨淡的黄色了。山上笼罩着一片炽热的暑气。当矿地和采石场上每天发出的爆破声在寂静、郁闷的空气里发出回响的时候，山峦似乎把山谷裹到了一道穹窿的沙沙作响的声柱里去。矿工们从矿里走出来，脸上满是矿尘，就象铁锈一样。孩子们没精打采地玩着。马车夫老托马斯生了黄疸病，因此安德鲁只好步行去出诊。他沉重地走过炽热的街道，心里老想着克里丝婷。她在做什么呢？也许偶尔想到他吗？将来怎样呢？她的前途，他们共同幸福的可能性又怎样呢？

接着，非常出乎意外，他接到华特金斯的一封短信，请他到公司办事处去一趟。

矿山公司的经理很亲切地接待了他，邀他坐下，从办公桌上把一包香烟推过来请他抽。

"您瞧，大夫，"他声音友好地说，"我早就想找您来谈谈了——咱们最好在我把本年度的报告做好以前，把这件事解决掉。"他停住，把一小片黄烟丝从舌尖上捻掉。"有好多弟兄来找过我，爱姆里斯·休斯和爱德·威廉斯是主要的人物，他们要我把您推荐给公司，让公司聘请您。"

---

[1] 指求婚。

安德鲁在椅子上挺直了身体，一阵满意的、兴奋的喜悦心情立刻传遍了他的全身。

“您意思是说——预备叫我接下佩奇大夫的业务吗？”

“哦，不是，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大夫，”华特金斯慢条斯理地说。“您瞧，这情形很为难。我不能不细心处理这儿的劳工问题。我不能把佩奇大夫从名册上去掉，因为有许多人都不赞成这样。我的意思是，替您作最好的打算，把您悄悄地加在公司的名册上，那么那些要打佩奇大夫那儿转到您名下的人就可以很方便地转过去啦。”

安德鲁脸上的热切神色渐渐消失了。他蹙起眉头，身体依旧显得很紧张。

“但是您当然明白，我不能这么办。我上这儿来是做佩奇的助理的。如果我出面来跟他对抗，那太不象话啦——随便哪个正派大夫都不能这么办！”

“那可没有别的办法啦。”

“您干吗不让我接下他的业务呢？”安德鲁急煎煎地说。“我情愿为这个打收入里付出一笔费用——这也是一种办法嘛。”

华特金斯直率地摇摇头。

“布洛德汶不肯这样。我早先已经跟她提过啦。她知道她的地位很稳固。这儿的老年工人差不离全支持佩奇，伊诺克·戴维斯就是一个。他们相信他会好的。假如我动一动他，那马上就会引起一场罢工。”他停了停。“尽一天的时间去把这考虑一下吧，大夫。我明儿要把新名册送到斯旺西总公司去。等那一送进去后，咱们在未来的一年里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安德鲁盯着地板望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做了个不接受的手势。一会儿工夫前，他满怀希望，这会儿一下子又完全粉

碎了。

"那有什么用。我不能这么办。即使我考虑上几星期，也是这样。"

他心里很痛苦地作出了这个决定，而且明知道华特金斯偏袒他，他依然坚持这个决定。然而事实总是事实，他到布雷纳力来，是做佩奇医师的助理的。这会儿自己出面来反对老大夫，就算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那也是不能想象的。万一佩奇真个重新执行起业务来——他跟那位老人去抢病人，那自己又多体面呢！不，不。他决不能，决不愿意接受这个办法。

话虽如此，那天其余的时间，他却异常懊丧，心里痛恨布洛德汶老脸厚皮的剥削，同时又知道自己陷在一个难堪的处境里，很希望这个提议压根儿没跟他提过。晚上八点钟左右，他意兴阑珊地去看看丹尼。他有相当时间没看见他了，他觉得跟菲力普谈谈，也许可以使他安下心来，知道自己做得不错，这样可以对他有点儿好处。他到达菲力普住处的时候，大约八点半，他按着一向所做的那样，没敲门便走进那屋子，踱进了小客厅。

菲力普躺在沙发上。在暗淡的灯光下，曼逊起先以为他是辛苦地工作了一天以后，正在休息。可是菲力普那天什么工作也没做。他摊手摊脚躺在那儿，大声打鼾，一只胳膊横遮在脸上。原来他喝得烂醉如泥。

安德鲁转过身，发觉房东太太正在他的身后，从旁盯着他，眼睛显得很关切、很忧虑。

"我听见您走进来，大夫。他今儿整天都是这样，什么也没吃。我把他简直没有办法。"

安德鲁干脆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站在那儿，瞪眼望着菲力普的那张人事不知的脸，一面回想到他初到的那一晚，在门诊处

里第一次听他说的那句讥诮话①。

"他打上次大喝过一场后，已经整整十个月没喝啦，"房东太太说下去。"这十个月来，他一滴酒都没碰。可是他一喝起来，就拚命乱喝。我可以告诉您，这不只是麻烦，因为尼科尔斯大夫这会儿休假去啦。看起来，我非打个电报给他不可。"

"叫汤姆上来，"安德鲁后来说。"我们把他送上床去。"

房东太太的儿子是一个年轻的矿工，他似乎把这件事看成了一个笑料。他们在他的帮助下，给菲力普脱去衣服，换上睡衣，然后把他象只笨重的麻布袋那样，抬着走进了卧房。

"您知道，最要紧的就是得留神，别让他再喝。需要的话，哪怕把门锁上。"他们回进小客厅的时候，安德鲁对房东太太说。"还有——您最好把今儿的挂号单交给我。"

他从门道里挂的一块孩子玩的石版上，把菲力普那天该去出诊的人家抄了下来，接着便走出去。要是他赶得快的话，十一点以前就可以走完大部分人家了。

第二天，他看完门诊以后，又到菲力普的住处去了。房东太太迎着他，使劲儿拧着两手②。

"我不知道他打哪儿弄到酒的。我可没有给他，我为他尽了最大的力啦。"

菲力普醉得比前一天还厉害，昏昏沉沉、毫无知觉。安德鲁摇了他半天，用浓咖啡竭力想把他弄醒过来，结果咖啡全给打翻，泼了他一床。安德鲁只好又拿了他的挂号单。他咒骂着天气的炎热、苍蝇、托马斯的黄疸病，以及丹尼，那天又做了加倍的

---

① 指丹尼所说的"我喝起酒来象鱼一样"，参看第 17 页。

② 表示烦恼、着急。

工作。

傍晚，他回来，精疲力尽，很恼恼地下定决心要去把丹尼弄醒。这一次，他发觉丹尼穿着睡衣，分开两腿，跨坐在一张椅子上，依旧醉得有点儿唏哩糊涂，正在对汤姆和西格尔太太发表一大篇演说。安德鲁走进去的时候，丹尼顿时停下，轻蔑、嘲弄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声音粗浊地说道：

"哈！好心肠的撒玛利亚人[1]来啦。我知道你给我把活儿干了。真有义气。但是你干吗这样做呢？那个该死的尼科尔斯为什么该跑开，撇下咱们来当差呢？"

"这我可说不上。"安德鲁有点儿忍不住了。"我知道的就是，你要是把你的那点儿事做了，那我就轻松多啦。"

"我是个外科大夫。不是个该死的全科大夫。G.P.[2]。嘿！这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呢？没有？唔，我来告诉你。它是时代的最荒谬、最陈腐的错误，是上帝创造的人类所设想的最糟糕、最愚蠢的制度。亲爱的老G.P.！还有亲爱的老B.P.[3]！——就是英国群众——哈！哈！"他嘲诮地打了个哈哈。"他们造成了他。他们爱他。他们为他淌眼抹泪。"他在座位上摇摇晃晃，血红的眼睛里又显得怨恨、恼怒，醉醺醺地教训着他们。"那个可怜的人儿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的G.P.——你

---

①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② G. P. 即 General Practitioner(全科大夫)的缩写。

③ B. P. 即 British Public (英国群众)的缩写。

那亲爱的万能的糟老大夫！也许，他取得医师的资格已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哪能同时懂得内科、产科、细菌学、现代科学上的一切进展，还有外科呢？噢，不错！噢，不错！别忘了外科！偶尔，他在乡下小医院①里也试着动点儿小手术。哈！哈！"又是那种冷笑。"就拿乳突炎②来说吧。整弄了两个半钟点。他要是发现了脓，那就成了人类的救星了。他要是没有发现，那他们就得把病人葬送掉。"他的声音响起来。他怒恼了，热狂地、酩酊地怒恼了。"见他妈的鬼去，曼逊。这样闹了几百年啦。他们不想改变一下这种制度吗？有什么用？我问你，有什么用？再给我点儿威士忌。我们嗓子全哑啦。我仿佛也喝醉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接着，安德鲁抑制住恼怒，说道：

"你现在该回到床上去啦。来，我们扶你去。"

"别管我，"丹尼生气地说。"别用那套大夫对病人的该死的态度来对待我。我自己也常用。我知道得太清楚啦。"他兀地站起身来，摇摇晃晃的，一把抓住西格尔太太的肩膀，把她推到那张椅子上。接着，他两脚摇曳不定，拚命装出一副殷勤和蔼的神气来，对那个吃惊的女人说道："您今儿怎样，我的好太太？我想稍许好点儿了吧。脉搏跳得稍许有力点儿。睡得好吗？哈！唔！那么我们非得开点儿镇静剂吃吃不可。"

在这幕滑稽的表演里，有一点是奇怪而惊人的——矮胖结实、髭须猬戟的菲力普穿着睡衣，仿效着那种时髦的医师，卑躬屈节地在那个吓得退缩的矿工太太前边摇来晃去。汤姆很不安

① 乡下小医院，原文为 the cottage hospital，常指设立在乡下、没有住院医师的小医院。

② 乳突炎(mastoid)：耳后之骨性突起称作乳突，常因中耳发炎而产生炎症，称作乳突炎。

地笑了一声。丹尼马上转过身来朝着他，使劲儿打他的嘴巴。

"对！笑吧！把你的该死的脑袋笑掉。我一辈子里竟然花了五年的工夫去做这件事。啊呀！我想到这个的时候，真可以死啦。"他瞪眼望着他们，抓起壁炉台上的一只花瓶，使劲儿在地板上砸了个粉碎。一刹那后，他拎起另一只来，把它对着墙壁也砸得粉碎。他朝前走去，目光里露出了血红的摧毁的光芒。

"求求您，"西格尔太太哭声哭气地说。"快拦住他，快拦住他——"

安德鲁和汤姆·西格尔奔上前去拉住了菲力普；他酩酊、倔强地拚命挣扎。后来，他突然很反常地放松下来，变得伤感、迷糊。

"曼逊，"他倚在安德鲁的肩上，含糊不清地说。"你是个好人儿。我对你比对亲兄弟还好。你和我——咱们要是联合起来，可以把整个儿该死的医学界挽救过来。"

他站住，目光迷茫、恍惚。接着，他耷拉下脑袋，身体变得很委顿。他让安德鲁把他扶进隔壁那间房去，送到床上。等他头靠到枕上转过去的时候，他最后又作了一个伤感的要求：

"曼逊，答应我一件事！瞧在基督面上，千万别跟一个阔小姐结婚！"

第二天早晨，他醉得更厉害了。安德鲁放弃了一切希望。他有点儿疑心小西格尔把酒偷送进去给他，虽然等问到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脸色苍白，赌神发誓说，那跟他毫不相干。

那一星期，安德鲁除了去看自己的病人外，还竭力应付着丹尼的病人。星期日午饭以后，他又上教堂街的住处去。菲力普已经起身，修过脸，穿好衣服，外表显得很整洁，虽然愁眉苦脸、精神萎靡，却冷静、清醒。

"我知道你一直在替我工作，曼逊。"前几天的那种亲密的神气全不见了。他的态度又是勉强的、冷淡生硬的。

"没什么，"安德鲁僵僵地回答。

"未见得吧，那准使你遭到不少麻烦。"

丹尼的态度非常令人不快，因此安德鲁止不住脸红了。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这种生硬的、顽固傲慢的态度，他想着。

"你要是真想知道实情的话，"他冲口说了出来，"那的确使我遭到了不知多少麻烦！"

"请你相信，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你把我当个什么人！"安德鲁忿忿地说。"一个混帐的马车夫，指望你赏点儿小费吗！要不亏了我，西格尔太太早就打电报给尼科尔斯大夫去，你也早就给轰走啦。你简直是个自尊自大、不学无术的势利鬼。你所需要的就是下巴颏儿上给人狠狠地揍上一下。"

丹尼点着一支香烟，他的手指抖得很厉害，因此他简直拿不大住那根火柴。他冷笑笑说：

"你挑上这个时候来提议跟我决斗，倒不错。真是苏格兰人的圆滑。将来哪个时候，我再遵命吧。"

"唉！你住嘴！"安德鲁说。"这是你的挂号单。旁边划了十字的，星期一得去瞧瞧。"

他忿忿地跑出了那屋子。真混帐，他激动而怨恨地想着，他是个什么人，竟然象个万能的上帝似的！看起来倒象是他给我帮了个大忙，让我做了他的工作！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愤怒渐渐平息下去了。他衷心喜欢菲力普。这时候，他已经比较看明白了菲力普的复杂的个性：

羞怯，过于敏感，经不起指责。就是这个，才使他在自己的周围分泌出一层坚硬的外壳来。菲力普回想到他新近的这场大醉，想到醉后他怎样把自己的一切暴露出来，一定连这会儿还感到痛苦、难受。

安德鲁又想起这个聪明人说的，利用布雷纳力作为逃避陈规滥套的洞穴的那句似非而是的妙论来了。菲力普作为一个外科医师，是很有才能的。安德鲁在帮他上麻醉剂的时候，曾经看见他在一个矿工家的厨房桌子上施行一次切除胆囊的手术，那会儿汗珠从他的红脸和毛毵毵的胳膊上滴了下来，他可真是一个敏捷而干练的典型外科医师。一个做出那样工作的人是可以加以原谅的。

然而，当安德鲁回到家的时候，菲力普的冷落依旧使他感到痛苦不快。因此在他走进前门，把帽子挂上帽架时，他简直满心气恼，很不乐意地听见佩奇太太的声音喊道：

"是你吗，大夫？曼逊大夫！我正要找你！"

安德鲁没理睬她的叫唤。他转过身，打算到楼上自己的房里去。可是他刚把手放到楼梯栏杆上，布洛德汶的声音又喊起来了，这一次更尖锐、更响亮。

"大夫！曼逊大夫！我正要找你。"

安德鲁回过身，瞧见佩奇太太很神气地从客厅里走出来，她的脸色特别白，黝黑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忿怒的光芒。她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耳朵聋了吗？没听见我说我正要找你吗？"

"什么事，佩奇太太？"他恼地说。

"真个的，什么事，"她差点儿气都透不过来了。"这倒不错，你来问我！是我要问你一件事，我的好曼逊大夫！"

“那么，是什么事？”安德鲁也提高了嗓音说。

他态度的简慢似乎惹得她简直按捺不住了。

“就是这个。是的！聪明的年轻先生！也许你可以把这解释一下。”她从肥胖的胸前拿出一张小纸条来，紧捏在手里，恶狠狠地在他的眼前晃晃。他瞧出来，是约翰·摩根给他的那张兑款单。接着，他抬起头来，瞥见里斯在布洛德汶的身后，正偷偷地溜到客厅的门里去。

“是呀，你可以好好瞧瞧！”布洛德汶说下去。“我瞧出来，你认识这个。但是你最好快点儿告诉我们，你怎么想着把这笔钱当作自己的存进银行去，这是佩奇大夫的钱，这一点你知道。”

安德鲁觉得一阵阵热血迅速从耳根后边涌了上来。

“这是我的。约翰·摩根送给我的谢礼。”

“谢礼！嘀！嘀！这倒不错。他这会儿不在这儿，没法来否认啦。”

他咬紧牙齿，回答道：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写信去问。”

“我事情太多啦，没工夫各地方写信。”她终于管不住自己了，高声嚷道，“我是不相信你这话。你以为你自己挺聪明。哼！跑到这儿来，以为你可以把业务全抓到自己手里去，其实你是该给佩奇大夫工作的。不过这到底显出来你是个什么人啦。你是个小偷，你就是这么个人，一个普通的小偷。”

她啐了一口，朝他说出了这句话，一面微侧过身去向里斯要求支持。里斯站在门口，喉咙里嘟哝了几句劝解的话，脸上显得比平时更黄。安德鲁当然瞧出来，里斯是这件事的煽动人，他游移不决地拖延了几天以后，忙赶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布洛德汶。安德鲁两手使劲儿捏着，从楼梯最下边的两级上走了下来，朝他们

走去，眼睛咄咄地紧盯着里斯的苍白的薄嘴唇。他脸气得铁青，一心只渴望斗一下。

“佩奇太太，”他声音非常牵强地说。“你对我提出了一个指控。除非你两分钟内把它收回，并且向我道歉，要不我可要告你毁坏名誉，要求赔偿啦。你的消息来源等到了法庭上总会查出来的。我相信里斯先生的董事会一定乐意听听他是怎样泄露他的公事的。”

“我——我不过尽了我的责任，”银行经理结结巴巴地说，脸色变得比先前更黄了。

“我在等着，佩奇太太。”他把这些话一口气说出来，气差点儿都给堵住了。“你要是不赶快，我就得给你的这位银行经理一顿他一辈子都没挨过的狠揍了。”

她瞧出来，自己做得太过火，话说得太多，比她原打算说的多得多。他的威吓，他的气势汹汹的态度，吓唬住了她。她的思想转得飞快，快得差点儿叫人没法赶得上，赔偿费！一大笔赔偿费！嗳呀，他们也许会从她手里抢走许多钱的！她忍气吞声、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我收回。我道歉。”

这个矮胖的泼妇忽然这么出乎意外地屈服下去，简直滑稽可笑。可是安德鲁却觉得这件事里毫无幽默的意味。他满怀痛恨地顿时看出来，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对这个挑针打眼、纠缠不清的人可真没法再忍受下去啦。他连忙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一切全都忘了，只想到对她的憎恶。他觉得尽情把话说出来，是够叫人痛快而高兴的。

“佩奇太太，还有一两件事我也想跟你说说。第一，我知道，因为我在这儿替你工作，你每年实际上拿到了一千五百镑。从

这笔钱里，你只给我二百五十镑这么个小数目。此外，你还千方百计来使我吃不饱。也许，你乐意知道，上星期，工人们有个代表团去找过经理，他请我同意把名字放在公司的名册上。你大概也乐意知道。我出于道德心——这你敢情一点儿都不懂——干脆拒绝了。现在，佩奇太太，我真太受不了你啦，我待不下去了。你是个卑鄙、贪财、好利的泼妇。老实说，你是个病理学的病人。我现在这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另外找人吧。"

她大张着嘴，呆呆地望着他，钮扣般的小眼睛几乎从脑袋上突了出来。接着，她忽然尖声喊道：

"不，你没有。不，你没有。这全是撒谎。你没法接近公司的名册。你是给解雇啦，就是这么回事。助理们从来没先向我辞过。想想看，你这样跟我讲话，这多么大胆、多么蛮横！是我先说的。你给解雇啦，是的，是这样，解雇啦，解雇啦，解雇啦——"

这一阵喊叫声音很大，而且是歇斯底里的、卑劣的。可是她正喊得起劲儿的时候，竟然给打断了。楼上，爱德华的房门慢悠悠地打开。一刻工夫后，爱德华本人，一个古怪而憔悴的人形，走出来了，干瘦的足胫从睡衣下边露了出来。这个幽灵来得这么奇特而出乎意外，因此佩奇太太的话说到一半兀地便止住了。她从走道里朝上望着，里斯和安德鲁也跟她一样，这个病人拖着那条瘫痪的腿，缓慢地、痛苦地走到了楼梯口。

"可不可以让我清静一下？"他的声音虽然激动，却很严厉。"到底是什么事？"

布洛德汶又咽了一口气，淌眼抹泪地滥骂起曼逊来。最后，她说，"所以——所以，我叫他走啦。"

曼逊并没有驳斥她说的这些话。

"你是说他要走了吗？"爱德华问，他因为心头激动，又竭力

想撑直身体，所以浑身上下只是打颤。

"是的，爱德华，"她擤了一下鼻涕。"反正你就要好了。"

屋里一片寂静。爱德华把想说的话全忍下了。他的眼睛默然而抱歉地盯着安德鲁，接着转过去望望里斯，又很快地瞥了布洛德汶一眼，随后便忧伤地望着空中去了。一种庄严而绝望的神色笼罩到了他的死僵僵的脸上。

"不，"他最后说。"我不会好啦。这件事你知道——你们全知道。"

他没再说什么，只慢吞吞地转过身，扶着墙壁，拖拖沓沓地走回房去了。房门悄没声地关闭起来。

一 三

安德鲁想着摩根家的产例给予他的那分高兴，那种纯朴的得意，竟然给布洛德汶·佩奇的几句坏话变成了一件肮脏事，他恼地沉思着，不知应当不应当把这件事再闹下去，写信告诉约翰·摩根，不只是要求布洛德汶道个歉就算了。然而他还是放弃了这个主意，认为这是布洛德汶的做法，不是他的做法。结果，他挑选了当地的一个最无聊的慈善事业，坚决而怨恨地把五几尼寄给了那个团体的秘书，请他把收条交给阿留林·里斯。这样做过之后，他心里才觉得舒畅了点儿。可是他很希望能够看到里斯瞧见那张收条时的神气。

他知道自己在这儿的工作月底就得结束，所以立刻开始寻找另外的职务。他细看着《兰塞特》的最后几页[1]，向所有似乎

① 广告栏在最后几页。

适合的工作去申请接洽。在“征求助理”的那一栏里，登着许多广告。他写了一些很详细的应征信，寄去好多份证明书，甚至根据有时需要的那样，还附上自己的照片。可是第一个星期过去以后，第二个星期跟着也结束了，他的应征信竟然连一封回信也没得到。他感到失望、吃惊。

后来，丹尼用一句简洁的话给他解释了一切，“因为你在布雷纳力呀。”

安德鲁这才沮丧而苦闷地明白过来，他在威尔士这个偏僻的小矿区里工作，这一事实就使他注定是不合格的。谁都不要“谷里”来的助理，他们太有名气啦。

等安德鲁离职的期限只剩下半个月的时候，他真个焦急起来。他怎么办呢？他还欠格伦基金会五十多镑哩。他们当然会答应他暂时停付。但是除了这个外，他要是另外找不到一个工作，那他怎么生活呢？他只有两三镑现钱，没有别的。他没有医药用具，没有积蓄。从来到布雷纳力后，他甚至连一身新衣服也没买过，目前穿的衣服，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很旧了。他有时候看到自己穷困下去，心里觉得非常害怕。

他给重重困难和前途的不定缠绕着，一心渴想克里丝婷。写信压根儿就没用，他没有本事在信纸上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所写的随便什么话，准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可是她得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才回到布雷纳力来。他抬起烦躁、渴望的目光望着日历，一边计算着到底还有多少日子。整整还得过上十二天。尽管他不知道这十二天究竟会给他带来什么，他却愈来愈沮丧地觉得，索性让这十二天过去也好。

在他向佩奇太太提出辞职后三星期，他迫于情势，已经打算谋一个药剂师的职位了。八月三十日晚上，他正没精打采地在

教堂街闲步的时候，忽然碰到了丹尼。过去几星期，他们俩一直有点儿勉强地彼此客客气气，因此当丹尼唤住他的时候，安德鲁觉得很诧异。

菲力普把烟斗里的灰在鞋跟上敲掉，对烟斗仔细看了又看，仿佛烟斗要他全神注意似的。

"曼逊，我觉得很可惜，你要走了。你在这儿，情形可大不相同。"他踌躇了一下。"今儿下午，我听说阿伯拉劳医疗协会要请一位新助理。阿伯拉劳——打谷里过去不过三十英里路。就这种协会来说，那可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我觉得那个主任大夫——卢埃林——倒是个挺有帮助的人。再说，那也是谷里的一座镇市，他们大概不至于反对一个谷里的人。你干吗不去试试呢？"

安德鲁疑惑不定地望着他。他的希望新近曾经给激得那么高昂起来，又给那么绝望地粉碎了，因此他对自己成功的把握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噢，是的，"他慢吞吞地表示同意。"如果是这样，我不妨去试试。"

几分钟后，他冒着刚下起的大雨走回家去，写信去申请这个职位了。

九月六日，阿伯拉劳医疗协会的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来挑选一位医师接替勒斯礼医师，因为勒斯礼医师新近已经辞职去担任马来亚一个橡胶园的医务工作了。有七个人来申请这个职位，七个申请人都给邀了来列席这次会议。

那是夏季一个晴朗的下午，合作社的大钟那时已经快到四点了。安德鲁在阿伯拉劳广场医疗协会办事处外边的人行道上来回踱着，不安地瞥瞥其余六个申请人，紧张地等着钟打四点。

这一次，既然不象他预料的那样，他当真受到了人家的考虑，所以他满心都盼望能够成功。

从他所见到的情形，他很喜欢阿伯拉劳。这个小镇市建立在格什力谷的尽头，大半在山顶上，而不在山坳里。它地势很高，气候爽朗，面积比布雷纳力稍微大些——据他推测，居民差不离有两万来人——市里有着很好的街道和店铺，还有两家电影院，四郊满是绿色的田野，这给了这个小镇一种宽敞的感觉。安德鲁在闷热、逼窄的彭涅力谷待过以后，觉得阿伯拉劳简直跟天堂一样了。

“但是我决得不着的，”他走来走去的时候，心里烦闷地想着——“决得不着，决得不着，决得不着。”不，他的运气不会这么好！其余那几个申请人都显得比他有希望得多，他们外表都比他好，比他有信心。爱德华兹医师尤其显得有把握。安德鲁不知不觉恨起爱德华兹来了。他是个相当结实而正在走运的中年人，方才在办事处门口跟大伙儿闲聊的时候，曾经很直率地说过，他为了“申请”这个职位，刚把自己在谷下边的业务转让掉①。混帐，安德鲁心里恼恼地想着，要是他对这个职位拿不准，那他哪儿会把一个稳妥的地盘转让掉呢！

他低着头，两手插在口袋里，来回踱着。要是他失败了，克里丝婷对他会怎么个看法呢？她不是那天就是下一天便要回到布雷纳力来——她信里没有说定。银行街小学下星期一上课。他虽然没写信告诉她到这地方来申请，但是失败总意味着他得忧

---

① 从前，英国医师盛行着“顶让”诊所和业务等的制度，新的医业会员要想挂牌行医，必须花上一大笔费用去盘进一个退休或死亡的医师的诊所，接下他的业务，否则便很难维持。这种制度直到一九四八年才有所改变。

郁地去跟她会面，或者更糟糕的，假装着很高兴地跑去，而这时候，他却一心想博得她的欢心，赢得她那恬静、亲昵、动人的微笑。

四点钟终于到了。他回身朝大门走去，一辆精致的小轿车①悄没声地驶进广场来，在办事处的门前停住。一个短小精悍的人从后座上走了下来，朝着申请的人们愉快、和蔼，而又淡漠自信地笑了笑。在走上台阶以前，他认出了爱德华兹，于是很随意地朝他点点头。

“爱德华兹，你好。”接着，他低声说道，“我想没什么问题。”

“谢谢您，挺谢谢您，卢埃林大夫，”爱德华兹必恭必敬地低声说。

“完啦！”安德鲁极懊丧地暗自想着。

接待室在楼上通到委员会会议室的一条短走道的尽头，房间很小，一无陈设，里边还有一股酸味。安德鲁轮到第三个进去洽谈。他紧张而顽强地走进了委员会的那间大会议室。如果这个位置已经许了别人，他可不能卑躬屈节地来谋得它。他茫然地在请他坐的座位上坐下。

房间里坐了大约三十名矿工，他们都在抽烟，都用直率、好奇而友好的目光直盯着他。旁边一张小桌子那儿，坐了一个面色苍白、神情镇静的人，生着一张敏锐和聪明的脸，从他的发青的麻脸上看来，他以前似乎也是一名矿工。他便是秘书欧文。卢埃林医师很随意地靠在桌边上，和蔼可亲地望着安德鲁微笑。

洽谈开始了。欧文用从容的声音把这个职位的情况叙说了

---

① 小轿车，原文为 saloon motor-car，指司机和乘客之间没有隔栏的小汽车。

一下。

"大夫，您瞧，这工作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办法，阿伯拉劳的工人——这儿有两个无烟煤矿①，这一地区还有一个钢铁厂和另一个煤矿——每星期从他们的工资里缴纳相当数目给会里。会里就用这笔钱来办理需要的一切医疗事务，维持着一所很好的小医院，设立了门诊处，供应医药、石膏夹板等等。此外，会里还聘请了大夫，卢埃林大夫，这里的内外科主任，和四位助理，以及一位牙外科大夫，付给他们一笔按人数计算的费用——按照他们病人登记簿上的人数，每一个人付给他们多少。我想勒斯礼大夫离职的时候，他每年大约是挣五百镑。"他停了停。"总的说来，我们觉得这办法挺不错。"那三十位委员都发出一阵赞同的嘟哝声。欧文抬起头来，朝他们问道："现在，各位，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问？"

他们于是连连向安德鲁发问。他竭力镇静地、诚实而不浮夸地回答。有一次，他发表了一句妙论。

"大夫，你会讲威尔士话吗？"一个年纪不大而很固执的姓钱金的矿工这么问。

"不会，"安德鲁说，"我从小都是说盖尔话②。"

"那在这儿真有不少好处！"

"我一向觉得用盖尔话骂病人挺方便，"安德鲁冷冷地说，大伙儿全朝钱金哈哈大笑。

后来，他们终于问完了。"很谢谢您，曼逊大夫，"欧文说。安德鲁于是又走出来，回到那间有酸味的小接待室里，瞧着其余的

---

① 无烟煤(anthracite)：矿物名，俗称白煤，为最好的固体燃料。

② 盖尔话(the Gaelic)：苏格兰高地克尔特人所用的语言。参看第10页注。

申请人一个一个走了进去，心里觉得自己仿佛遭到了大浪的冲击。

爱德华兹是最后给请进去的一个。他进去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那神情明摆着是说："我真替你们这几个家伙难受。这已经是我囊中之物了。"

接下去，他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会议室的门打开，欧文秘书手里拿着一张纸，从烟雾弥漫中走了出来。他眼睛四处张望，最后真诚友好地落到了安德鲁的身上。

"曼逊大夫，请您进来一下！委员会想再跟您谈谈。"

安德鲁嘴唇发白，心房卜卜跳个不停，跟着秘书又走进会议室去。不会的，不，不，他们不会是对他有了意思。

他又坐进了那个"犯人席"，觉得有好多人在朝他微笑和鼓励地点点头。不过卢埃林医师却并没望着他。委员会的发言人欧文开口说道：

"曼逊大夫，我们跟您照直说吧。委员会有点儿踌躇不定。老实说，委员会听取了卢埃林大夫的意见，原先对另一位申请人印象很不错，他在格什力谷有过相当的经验。"

"那个爱德华兹，他胖得太厉害啦，"后座上的一个头发斑白的委员插嘴说。"我倒乐意瞧瞧他走上马尔狄山那些屋子去的神气。"

安德鲁那会儿过于紧张，所以并没笑出来。他屏住呼吸，静听着欧文的话。

"但是今儿，"秘书说下去，"我得说，委员会也很看中您。委员会——象汤姆·凯特尔斯方才说得很有风趣的——要年轻、活跃的人！"

一阵哄堂大笑，还夹着"对！对！"和"老汤姆真不赖！"的

喊声。

“再说，曼逊大夫，”欧文继续说下去，“我得告诉您，就在今儿早上，我们收到了两封邮寄来的推荐信，这引起了委员会的特别注意。我还得说，这两封信不是您自己请人写来的，所以委员会认为这更有价值。这两封信是您自己镇上的，我指的是布雷纳力的两位老大夫写来的。一位是丹尼大夫，他是个外科硕士，正象卢埃林大夫——他当然懂得——所说的，是一个很高的学位。另外一封，附在丹尼大夫的信里，是佩奇大夫署名的，据我知道，您这会儿就是在做他的助理。唔，曼逊大夫，委员会对推荐信一向很有经验，这两封信里推荐您的话都写得很恳切，所以委员会获得了很深的印象。”

安德鲁咬住嘴唇，垂下目光，他这才第一次知道了丹尼替他所做的这件很有义气的事。

“目前只有一个困难，曼逊大夫，”欧文停住，很不好意思地把他桌上的尺移了移。“委员会这会儿虽然一致赞成您，但是这个职位的职务多少是要一个结了婚的人来担任。您瞧，除了职工们喜欢要个结了婚的大夫去给他们的家属治病外，还有一所住宅，多景谷，一所挺好的屋子，给担任这个职位的大夫居住。它是不十分——是的，它是不十分适合一个单身汉居住的。”

屋子里很不安地静了一刹那。安德鲁紧张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成了一道闪闪的白光，集中到了克里丝婷的倩影上。他们全体，甚至连卢埃林医师，都在望着他，静等着他回答。他没有细想便不由自主地开口了。他听见自己很镇定地说：

“事实上，我已经跟布雷纳力的一位女士订婚啦，各位。我只是——我只是等找到一个适当的工作——象目前这样的工作——就结婚。”

欧文很满意地把尺拍的一声放下。其余的人显然也很赞同，这从一阵沉重的皮鞋践踏声中便表明出来了。那个急性子的凯特尔斯喊道：

"好极了，兄弟。阿伯拉劳是一个很难得的度蜜月的好地方！"

"我想你们都同意啦，各位，"欧文的声音压过了那片嘈杂声，说。"那么一致通过聘请曼逊大夫了。"

委员们很起劲儿地嘁嘁喳喳说了一阵，表示同意。安德鲁感到一阵狂热的得意。

"您多早晚可以来就职，曼逊大夫？就委员会来说，那是越早越好。"

"我下星期一就可以来工作，"曼逊回答。随后，他心里忽然一转，又凉了半截。"要是克里丝婷不乐意跟我结婚，那可怎么办。要是我得不着她，也得不着这个极好的工作，那可怎么办！"

"那么就这样决定啦。谢谢您，曼逊大夫。我相信委员会准乐意祝贺您——和未来的曼逊太太——在您的新职位上百事顺遂。"

屋子里响起了一片掌声。现在，他们全来祝贺他了，委员们，卢埃林，欧文，欧文很热忱地跟他紧握了一下手。接着，他到了外边接待室里，极力不露出自己的得意，极力装着没在意爱德华兹的惊疑、懊丧的脸神。

可是这却没有用处，压根儿没有用处。他从广场走到车站去的时候，心里满是兴奋的胜利的情绪。他的步伐变得非常轻快。他大步走下山岗，在他右边，是一个草木青葱的小公园，里边有喷水池和音乐台。想想看！——音乐台！——在布雷纳力，唯一高耸起来的东西，风景里的唯一特色，就是一堆矿渣。还有，瞧

瞧那儿的那家电影院，那些很整齐的大店铺，以及他脚下的这条坚固、平坦的大道——不是一条崎岖的山路！欧文不是还说什么有一所医院吗，一所很好的小医院？呀！想到医院对他的工作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安德鲁不禁激动得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奔上驶往加的夫的火车的一个空隔间。当火车载着他驶往那儿去的时候，他高兴得简直如痴如狂。

一四

从阿伯拉劳到布雷纳力，穿山越岭，虽然距离并不很远，但是铁路却是迂回而行的。下行的火车站站都停，而他在加的夫换搭上的驶往彭涅力谷的火车更不肯驶得很快，干脆就不肯。曼逊的心情那会儿已经变了。他坐在靠窗口的一张座位上发急，心里热辣辣地就盼望着快点儿到达，他的思想那时候也在折磨着他。

他第一次瞧出来，最近这几个月，他一直多么自私，他始终都只考虑到自己这一方面。他对婚姻的种种怀疑，他的游移不决，不敢向克里丝婷提出，都是以他自己的情绪为中心的，都是预先认为她会接受他的爱的。但是万一他完全看错了，那怎么办呢？万一她不爱他，那怎么办呢？

他瞧见自己遭到拒绝，意兴阑珊地在写信告诉委员会，"由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他不能接受那个职位。这会儿，他瞧见她，神采奕奕地在他的眼前。他多么知道她啊，那种淡淡的、好奇的微笑，那种一手支腮的神气，以及深褐色眼睛里的那种端庄坦率的光彩。他心头蓦地起了一阵痛苦难熬的渴望。亲爱的克里丝婷！倘若他得放弃她，那他可不在乎自己遭到什么了。

九点钟，火车慢吞吞地驶抵布雷纳力。一转眼，他已经到了

月台上，踏上了车站大道。虽然他预料克里丝婷得第二天早上才到，可是他心里却怀着一线希望，想着她或许已经到了。他走进了教堂街，转过学院的转角。她住处前房里的一盏灯光使他心头立刻起了希望。他一边告诉自己得沉住气，这或许只是她的房东太太在给她拾掇房间，一边飞快跑进那屋子，奔进了小客厅。

没错！是克里丝婷。她正跪在房角落里一堆书面前，把书放进最低的一层书架上去。那会儿，她已经放好了，正在把散摊在身旁地板上的绳子和包装纸收拾起来。她的提包放在一张椅子上，上边堆着她的短外套和帽子。他瞧出来，她回来还没有多少时候。

"克里丝婷！"

她依旧跪着，转过身来，一绺头发垂到了前额上。接着，她惊讶而高兴地低低喊了一声，站起身来。

"安德鲁！你来了，真太好啦。"

她满脸喜滋滋地朝他走来，把一只手伸给他。但是他抓起了她的两手，把它们紧紧握住，一边低下眼来细看她。他特别喜欢她穿着那会儿穿的那身短外衣和裙子的神气。这不知怎么使她显得越发窈窕，同时还增加了她的娇柔妩媚。他的心又卜卜地大跳起来。

"克里丝！我有件事非告诉你不可。"

她眼睛里立刻露出了关切的神情，认真而关心地细看着他的苍白的、风尘仆仆的脸，然后很快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跟佩奇太太又起了什么争执吗？你要离开了吗？"

他摇摇头，把她的小手握得更紧点儿。随后，他一下子全说

出来了：

"克里丝婷！我找到一个工作啦，一个最好的工作。在阿伯拉劳。我今儿去跟那儿的委员会谈去的。每年有五百镑，还有一所屋子。一所屋子，克里丝婷！哦，亲爱的——克里丝婷——你可不可以——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她脸色变得很白，眼睛在苍白的脸蛋儿上炯炯发光，呼吸似乎在喉咙里给堵住了。她娇弱无力地说道：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坏消息哩。"

"不是，不是，"他激动地嚷着。"是最好的消息，亲爱的。哦！你要是瞧见那地方，那才好哩。到处都挺宽敞、挺干净，一片片绿色的田野，一排排整齐的店铺、街道，一所公园和——哦，克里丝婷，真个的，还有一所医院。你要是跟我结婚，那咱们马上就可以成起家来啦，亲爱的。"

她的嘴唇软绵绵地正在颤抖。可是她的眼睛里却含着微笑，射出那种奇怪的、闪烁的光彩在朝他微笑。

"这是为了阿伯拉劳，还是为了我呢？"

"为了你，克里丝。哦，你知道我爱你，不过——你也许并不爱我。"

她嗓子里嘟哝了一声，朝他倚近了点儿，把头伏到了他的胸前。他用胳膊搂住她，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哦，亲爱的，亲爱的。由打"——她快乐地流着眼泪，微笑了笑——"哦，由打我瞧见你走进那间无聊乏味的教室的那天起，我就爱着你了。"

第 二 部

一

格威廉·约翰·洛辛的那辆旧运货汽车在上山的大道上轰隆隆地驶行着。一块破油布从后边拖到地上，遮覆着损坏的尾板、生锈的车照和那盏从没点过的油灯，在尘土中拖出了一条光滑的痕迹。散搭下来的边缘，配着老引擎的节拍，在两旁翻飞，扑扑作响。曼逊医师和他太太喜滋滋地跟格威廉·约翰一块儿，挤坐在前边司机的座位上。

他们那天早上刚结婚。这便是他们的花车。破油布下边放着克里丝婷的几件家具，花了二十先令在布雷纳力买下的一张厨房用的旧桌子，几只新壶和新锅，以及他们的提包。他们俩都没有什么摆阔的意思，所以决定连人带家具什物一古脑儿借乘格威廉·约翰的运货汽车到阿伯拉劳去，因为这是最便宜、最好的方法。

那天天气晴朗，一道爽适的微风拂拂地吹着，蔚蓝的天空显得一碧如洗。他们跟格威廉·约翰谈着、玩笑着；偶尔格威廉·约翰还用喇叭表演了一下他那拿手的汉德尔① 的《缓慢曲》。他们在山顶鲁兴隘的那家孤零零的小酒店旁停下，让格威廉·约翰敬他们一杯莱姆内啤酒。格威廉·约翰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斜眼的汉子，生性轻率马虎。他敬了他们几杯酒后，自己又喝了一点儿金酒②。然后，他们冒险从鲁兴隘全速驶下山去——那条道紧挨着一片五百英尺深的悬崖峭壁有两处很陡的转折。

后来，他们翻过了最末的一座山岗，向下驶进了阿伯拉劳。那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那座小镇市在他们的眼前延展开来，一排排屋宇高低错落在山谷里，店铺、教堂和办事处丛集在较高的一面，矿井和铁厂坐落在较低的一面，烟囱突突地冒烟，矮墩墩的冷凝器喷射出一阵阵的蒸气来——一切，一切都给晌午的阳光照耀得闪闪烁烁。

"你瞧！克里丝，瞧呀！"安德鲁紧握着她的胳膊，低声说。他简直跟导游人一样热切。"这是个挺好的地方吧？广场就在那儿！咱们是打后边进来的。瞧！不用再点油灯啦，亲爱的。煤气厂就在那儿。我可不知道咱们的屋子在哪儿。"

他们拦住一个过路的矿工，马上便打听出了上多景谷去的路径。那个矿工告诉他们，多景谷就在这条大道上，在镇市的近郊。一会儿工夫，他们便驶到那儿了。

"嘿！"克里丝婷说。"这——这真不错，是吗？"

"对，亲爱的。外边瞧瞧——外边瞧瞧倒是一所挺好的屋子。"

"啊呀！"格威廉·约翰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推，说。"这瞧起来真是一所古怪的宅子。"

多景谷倒真是一所超群出众的建筑物，一眼看去既象一所瑞士农舍，又象一座高地猎屋[3]。它有好多个人字形的小屋宇，外表粗糙凹凸，造在半英亩大的一片荒园里，园里野草和荨麻丛生，一条涧水汩汩地流过许多杂乱的洋铁罐，中间横架着一道腐

---

① 汉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德国作曲家。

② 金酒(gin)：用杜松子、橘皮等酿制成的一种酒。

③ 猎屋(shooting-box)：打猎的时候猎人所住的小木屋。

朽的小桥。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不过多景谷却使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委员会的分歧的权力和各各不同的意见。一九一九年那个兴旺的时期，当大伙儿踊跃缴款的时候，委员会曾经夸口说他们要造一所屋子，一所给委员会增光的好屋子，一所时髦的、非常精致的屋子。每个委员对一所非常精致的屋子都有他的意见。他们一总有三十个人，结果便造成了多景谷。

可是，不论曼逊夫妇对外表怎么看法，他们一进屋子马上就感到快慰了。那屋子很坚固，地板很好，裱糊得也很干净。不过房间却多得惊人。他们俩虽然谁都没有说，但是立刻都看出来，克里丝婷的那几件家具压根儿只够陈设两间房。

"咱们来算算看，亲爱的，"他们一气子看完了那屋子，站在门道里的时候，克里丝婷说，她一面扳着手指在那儿计算。"我算楼下是一间饭厅、一间客厅、一间书房，噢，或者算是起坐间——随便咱们乐意叫它什么吧——楼上是五间睡房。"

"对，"安德鲁笑着应了一声。"难怪他们要个成了家的人啦。"接着，他的笑容在内心的谴责下渐渐消失了。"说实在的，克里丝，我觉得这真太不象话啦——我，一个大没有，净用你的好家具，这就仿佛我白吃白喝，专享现成，说拖就把你拖到这儿来了——我简直没给学校他们时间去请接替你的人。我真是个自私自利的蠢货。我应该先上这儿来一趟，把这地方弄得稍许象样点儿，然后再接你来。"

"安德鲁·曼逊！你要是敢把我撇在后边，那我可要发急的。"

"我反正该尽点儿力，"他蹙起眉头，望着她执拗地说。"你听着，克里丝——"

她嫣然一笑，拦住了他的话。

“亲爱的，我去给你煎个鸡子儿吧——学普拉太太① 那样。至少是学烹饪书上所说的那样。”

他刚很激动地开口说话就给她打断了，所以张着嘴，直瞪瞪地望着她。随后，他的烦恼的神情渐渐消失了。他又笑起来，跟着她走进厨房去。他一刻都离不开她。他们的脚步声使空屋子象一座大教堂那样发出了回响。

鸡蛋——格威廉·约翰临走前，给他们买了些鸡蛋来——打锅里煎好，又热又香，淡淡地带点儿微黄。他们并坐在厨房桌子的边上吃。他很起劲儿地喊道：

“妈的！——对不住，亲爱的，我忘了我是个改过自新的人啦——嗨！你真会做菜！他们扔下的那个日历，挂在墙上倒不错。正好遮遮墙。我挺喜欢上边的那张画——那些蔷薇。煎鸡子儿还有吗？普拉是谁？听起来象是一只母鸡。谢谢你，亲爱的。嘀！你不知道我多么急着想开始工作。这儿该有不少好机会。大好机会！”他突然停住，眼睛盯视着房角落里、他们行李旁边的一只上了凡立水的木盒。“喂，克里丝！那是什么？”

“噢，那个！”她故意使声音显得很随便。“那是一份结婚礼——丹尼送的！”

“丹尼！”他脸色变了。当他奔到菲力普那儿去谢谢他帮助自己弄到这个新职务，并且告诉他要跟克里丝婷结婚的时候，菲力普样子很生硬、很简慢。今儿早上，他甚至也没有来给他们送行。这使安德鲁心里很不痛快，使他觉得丹尼脾气太怪、太莫名其妙，简直不能算个朋友了。现在，他慢吞吞地、相当猜疑地朝着那只木盒走过去，心里想到，里边大概是一只旧皮鞋——这是

① 普拉太太(Madame Poulard)：烹饪书的作者。

丹尼的幽默。他把木盒打开，快乐得吁了一口气。木盒里放着丹尼的显微镜——那架精巧的蔡斯产品——和一张纸条："我实际上用不着这个，我告诉过你，我是个锯骨头的人①。祝你幸运！"

安德鲁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显得很有心事，几乎给这件事弄得闷住了。他吃完了蛋，眼睛一直盯在显微镜上。随后，他必恭必敬地捧起显微镜来，由克里丝婷陪着，走进饭厅后边的那间房去，一本正经地把它放在空荡荡的地板当中。

"这不是书房，克里丝——也不是起坐间、工作室，或是什么别的。多亏了咱们的好朋友菲力普·丹尼，我现在正式管它叫作实验室啦。"

他刚吻了她一下，来使这项命名典礼真正有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阵连续不断的铃声从空门道里传来，显得特别惊人。他们疑讶地、紧张地互相对望着。

"也许是有人找我去治病，克里丝！想想看！我到阿伯拉劳后的第一个病人。"他跑进门道里去。

但是那并不是什么病人，是卢埃林医师从镇市那头他家里打电话来向他表示欢迎。卢埃林的声音从电话里又清楚又客气地传过来，因此克里丝踮起脚尖，伏在安德鲁的肩上，便可以把谈话听得清清楚楚了。

"喂——喂，曼逊。你好吗？别急，这会儿可不是有什么公事。我不过想第一个来欢迎你和你太太到阿伯拉劳来。"

"谢谢你，谢谢你，卢埃林大夫。你真太好啦。不过就是有事，那也没关系。"

① 丹尼是外科医师，所以这样自嘲。

"啧！啧！在你把一切安顿好以前，决不会想着来打搅你的。"卢埃林热情洋溢地说。"还有，你今儿晚上要是没事，上我这儿来吃饭，你跟你太太，来吃便饭，晚上七点半，我们挺乐意跟你们两位会会。你跟我还可以谈谈。那么就这么说定啦。好，好，再会吧。"

安德鲁把听筒放下，脸上显得很高兴。

"他真讲礼节，是吗，克里丝？这样热情地来邀咱们！你听着，他是主任大夫！也是个资格挺好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我查过他的资历。伦敦医院——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兼公共卫生学博士。想想看——有这些个了不起的学位！可是他话说得那么亲切。曼逊太太，请你相信，咱们在这儿可要大受欢迎啦。"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兴高采烈地跟她在门道里跳起华尔滋舞来。

二

那天晚上七点钟，他们穿过热闹的街道，到卢埃林医师的宅子格林茅耳去。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行程。安德鲁兴会淋漓地看着他新来到的这座小镇上的居民。

"瞧见走过来的那个人吗？克里丝婷！快！就是在那儿咳嗽的那家伙。"

"我瞧见了，亲爱的——但是干吗——？"

"哦，没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只不过想着他也许会是我的病人。"

他们很容易便找到了格林茅耳——一所庭园整洁的坚固的别墅——因为卢埃林医师的漂亮的汽车正停在门外边，熟铁大

门上钉着一块擦得闪亮的铜牌，上边用朴实的小字铸着他的资历。他们面对着那样显赫的资历，突然有点儿局促起来，忙揿了一下门铃，顿时便给请进去了。

卢埃林医师跑出客厅来迎接他们，他穿着礼服，露出浆硬的、金袖扣的袖口，显得分外整洁，脸上很亲切地微笑着。

“啊！啊！这真好极啦。曼逊太太，欢迎，欢迎。你喜欢阿伯拉劳吧。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个挺不错的小地方。请上这屋里坐。卢埃林太太马上就下来。”

卢埃林太太跟着就下来了，和她丈夫一样笑嘻嘻的。她脸上长着很多雀斑，脸色微带苍白，是个四十五岁上下的红头发女人。她招呼过曼逊以后，转过身去朝着克里丝婷很亲热地喊了一声。

“哦，亲爱的，你这可爱的小人儿！我得说，我一瞧见你就已经喜欢你啦。我非得亲你一下。我非亲不可。没关系吧，亲爱的？”

她毫不踌躇地拥抱起克里丝婷来，然后伸直两手拉着她，依旧很亲热地细细打量。走道那头响起了一阵铃声。他们进去吃饭了。

那是一顿精美的晚餐——红柿汤，两只烧鸡，配上塞在鸡里的食物和红肠，还有葡萄干布丁①。卢埃林医师和他太太笑盈盈地跟客人谈着。

“你很快就会明白这儿的情形啦，曼逊，”卢埃林这么说。“是的，是实话。我一定尽力给你帮忙。嗨，我挺高兴，爱德华兹那

① 葡萄干布丁，原文为 sultana pudding，指用小亚细亚产的一种淡黄无核的葡萄干制的布丁。

家伙没弄成功。我虽然答应替他说几句话，可是我实在随怎么也受不了他。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噢，是的！唔，你是在西区诊所工作——就在你那头——跟老厄尔查特大夫一块儿——他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药剂师是盖奇。东区诊所这儿是麦德雷大夫和奥克斯伯罗大夫。哦！他们人都挺好。你会喜欢他们的。你会打高尔夫吗？哪天咱们可以乘车到芬雷马场去——就在谷下边九英里路外。当然，我在这儿得做的事可不少。是的，是的，真个的。我自己不管门诊。我得负责医院里的事务，我替公司看那些因公受伤的病人，我是镇上的卫生官，又兼任煤气厂的医师。我还是救贫院的外科大夫和国家种痘员。我替立案的团体① 做一切体格检查的工作，又给郡法院做上好些工作。哦！我还是验尸官。此外，"——他那坦率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光芒来——"我私下还偶尔给一些人看看病。"

"这可真忙透啦，"曼逊说。

卢埃林笑了。"我们得使我们的收支相抵，曼逊大夫。你在外边瞧见的那辆小车子花了我大约一千二百镑。至于——噢，哎，没关系。你们没有理由不可以在这儿过得挺舒服。你要是认真地干，小心谨慎，那自己总可以落下个三四百镑。"他停住——亲密地、恳切而赧然地又说道，"只有一件事我想应该跟

---

① 立案的团体(approved society)：一九一一年，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的反对情绪，通过了所谓《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对失业的、生病的和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人，以及产妇等给予一种津贴。但是有权"受惠"的人每星期应从他的工资里缴纳一笔保险费，这笔保险费和资本家缴的钱跟国库拨出的公款合起来，设立了两种基金，由政府批准的一些合作团体负责发放，这些团体就叫作 approved societies。

你说一下。助理大夫们一向总说好，每人把他们收入的五分之一送给我。”他迅速地、坦率地说了下去。“这是因为我帮他们治一些病例。他们遇到为难的时候，就找我去。这办法对他们挺方便，我可以告诉你。”

安德鲁有点儿惊讶地抬起眼来。“这是《医疗互助条例》里规定的吗？”

“唔，并不是，”卢埃林皱起眉头说。“这是许久以前大夫们自己商议好定下的。”

“但是——？”

“曼逊大夫！”卢埃林太太从桌子那头很亲热地叫唤他。“我在告诉你的可爱的小太太，我们非得常常见面不可。她哪天一定得来吃茶点。你总肯让她上我这儿来吧，大夫？哪天，她一定得跟我一块儿乘汽车到加的夫去玩。那真好极啦，对吗，亲——爱的？”

“当然啦，”卢埃林圆滑地接下去说，“你在这儿会成功的——勒斯礼，就是在你之前的那家伙——是个马马虎虎的角色。嗐，他是个挺糟的大夫，差不离跟爱德华兹一样糟。他连麻醉剂都不大会上！你麻醉剂总上得很好吧，大夫？你知道，我遇到复杂的病例时，总得找个很好的上麻醉剂的医师。嗐！咱们这会儿且别谈这个。唔，你还没有开始工作哩，先跟你烦这些太不合适啦。”

“艾德里斯！”卢埃林太太带着高兴而惊人的神情朝她丈夫嚷着。“他们今儿早上刚结婚！曼逊太太才告诉我的。她还是位小新娘啦！嘿，你相信吗，这两个可爱的孩子！”

“呵，呵，呵！”卢埃林笑着。

卢埃林太太轻轻拍着克里丝婷的手。“多可疼的小样儿！想

想看，你在那个枯燥无味的多景谷有多少事得安排。哪天我一定得去给你帮个忙。”

曼逊微微脸红了一下，连忙收束住自己紊乱的思想。他觉得克里丝婷和他仿佛不知怎么一下都给揉成了软绵绵的小球，由卢埃林医师和他太太熟练地打来打去。不过他认为最后这句话倒是善意的。

“卢埃林大夫，”他紧张而坚决地说，“卢埃林太太说的一点儿不错。我方才还在想着——我不愿意提出来——不过我可不可以请两三天假，跟我太太上伦敦去给我们屋里买点儿家具——和一两件别的东西？”

他瞧见克里丝婷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可是卢埃林却很宽厚地直点头。

“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呢？等你一开始工作，那就不容易走开了。你明天和后天就去上两天，曼逊大夫。你瞧！这种时候我对你们就有用处了。我可以给助理们帮不少忙。我给你跟委员会去说。”

安德鲁倒不怕亲自去跟委员会说，跟欧文说。可是他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他们在客厅里喝咖啡，卢埃林太太指出来，那些杯子都是“手绘的”。卢埃林从金烟匣里拿出香烟来敬客。

“瞧瞧这只烟匣，曼逊大夫。这是一份谢礼！是一位感激我的病人送的！挺沉，是吗？至少准值二十镑。”

快到十点，卢埃林医师望望他的精美的单盖表——说实在的，他笑嘻嘻地望着那只表，因为他甚至有本事用他特有的殷勤热诚去对待没有生命的东西，特别是他自己的东西。有一刹那，曼逊以为他又要亲切地细谈起那只表来了。但是相反的，他却

说道：

"我得上医院去一趟。我今儿早上做了个胃十二指肠的手术。你们跟我一块儿乘车去瞧瞧医院，怎样？"

安德鲁很起劲儿地坐直起来。"唔，我挺乐意去瞧瞧，卢埃林大夫。"

因为克里丝婷也给邀请在内，所以他们便向卢埃林太太告辞，她在前门口很亲切地向他们挥手送别。他们踏进候在那儿的那辆汽车，沿着大街优闲地向前驶行，然后驶上斜坡，朝左转去。

"前灯灯光挺强，是吗？"卢埃林说，一面开亮前灯给他们瞧瞧。"勒克赛特牌！是我添装上的。我特意装配上的。"

"勒克赛特！"克里丝婷用柔和的声音突然说。"那敢情挺贵吧①，大夫？"

"当然挺贵罗，"卢埃林觉得这句问话很中听，起劲儿地点了一下头。"整整花了我三十镑。"

安德鲁缩紧身子，不敢迎上他太太的目光。

"咱们可到啦，"两分钟后，卢埃林说。"这是我的精神之家。"

医院是一所红砖的屋子，建造得很好，前面有一条石子车道，道旁种着一丛丛月桂。他们一走进去，安德鲁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这地方虽然小，却很现代化，设备非常好。卢埃林领他们参观了手术室、X光室、石膏室和两间空气流通的很好的病房。这时候，安德鲁一直满心欢喜地想到，这真齐备，完备极啦——这跟布雷纳力多么不同！——啊！我在这里可要把我的病人医治好！

---

① "勒克赛特"(Luxite)这个词有"奢侈"、"华美"的意思，所以克里丝婷这么问。

他们正参观的时候，碰到了护士长，一个高身个儿、瘦削的女人，她压根儿没理睬克里丝婷，只冷冷地跟安德鲁打了个招呼，然后一下变得恭敬仰慕地对着卢埃林。

"我们这儿一切需要的都挺齐全，是吗，护士长？"卢埃林说。"我们只要去跟委员会说一声。对，对，总的说来，他们人可不坏。我做的肠胃接合术怎样，护士长？"

"挺安稳，卢埃林大夫，"护士长嘟哝说。

"好！我这就去瞧瞧！"他把克里丝婷和安德鲁又送到大门口。

"是呀，曼逊，我承认，这地方叫我挺得意。我把它看作是我自己的。这也不能怪我。你们总认识回去的路吧？噢，星期三你回来以后，打个电话给我。我也许要找你来上麻醉剂。"

他们一块儿沿着大道走去，有半晌谁也没有作声，后来克里丝婷挽住安德鲁的胳膊。

"你觉得怎样？"她问。

他觉得她暗中在微笑。

"我挺喜欢他，"他很快地说。"我挺喜欢他。你没瞧见吗？那个护士长也挺喜欢他——她仿佛要吻他衣服的底边似的①。可是，嘿！那真是一所好极了的小医院。他们请咱们吃的也是一顿好饭菜。他们可不啬刻。只是——嘻！我不知道——咱们干吗得把咱们薪水的五分之一送给他呢？这似乎不挺合理，甚至不挺道德！再说，不知怎么——我觉得仿佛给人抚摸了一气子，叫我做个好孩子似的。"

"你请上这两天假，倒的确是个挺好的孩子。可是，说真的，

① 吻衣服的底边是表示恭敬的意思。

亲爱的——咱们怎么办得了呢？这会儿——咱们还没钱去买家具呀。"

"你等着瞧吧，"他很神秘地回答。

镇上的灯光落到了后边。他们走近多景谷的时候，两人都异常缄默起来。她的手贴在他的胳膊上，使他觉得非常欣快。他心头涌起了一大股爱情。他想到她，在一个采矿小镇上跟自己很匆促地结了婚，乘着一辆破旧的运货汽车给拖过山来，送进一所半空的屋子里。在那儿，他们的新床就只好用她的那张单人床——可是她却温柔、快乐、毫不在意地忍受着这些困难和因陋就简的办法。她爱他，信任他，敬重他。他下了极大的决心，一定要报答她，要用工作来对她表明，他可没辜负她对自己的信心。

他们走过了那道木桥。涧水的淙淙声听起来非常幽静，凌乱的两岸那会儿全笼罩在柔和的夜色里。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来，他们屋子的钥匙，把它插进锁孔里去。

门道里几乎一片漆黑。他把门关上，转身走到她等着他的地方。她脸上微微映出了一点儿亮光，瘦小的身躯满怀着希望，可是又显得娇小袅娜。他轻轻地用胳膊搂住她，莫名其妙地低声问道：

"你叫什么？亲爱的？"

"克里丝婷，"她有点儿惊讶地回答。

"克里丝婷什么？"

"克里丝婷·曼逊。"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终于热情地把嘴贴到了他的嘴唇上。

三

第二天下午，他们坐的火车驶进了巴丁顿车站①。安德鲁和克里丝婷都从没到过这座大都市，他们贸然地下车踏到了月台上，心里都意识到自己对这座大都市十分生疏。

"你瞧见那个人吗？"安德鲁焦急地问。

"他也许在出口那儿，"克里丝婷说。

他们在找那个拿价目表的人。

安德鲁一路上把他的计划的优越、简便和周密的地方详细解释了一下，说他在离开布雷纳力前就想到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早就和伦敦东区②的里金西家具设备公司联系过了。里金西公司不是一爿大公司——压根儿不是什么胡扯的大百货公司——而是一爿专做分期付款买卖的正当的私营商店。他口袋里现放着店主人新近回他的一封信。嘿，事实上——

"啊！"他高兴地喊了一声。"他在那儿！"

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人穿着一身亮闪闪的蓝衣服，戴着一顶常礼帽，手里象从主日学校③领来的奖品那样，拿着一大本绿封面的价目表，似乎凭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感应，把他们从那一大群旅客中找了出来。他侧身走近他们。

"先生，您是曼逊大夫吗？这位是曼逊太太？"他很恭敬地脱

---

① 巴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伦敦西区的一个火车站，系大西铁路(Great Western Railway)的终点。

② 东区(the East End)：伦敦居民稠密的贫民区。

③ 主日学校(Sunday-school)：教会举办的一种学习班，于星期日上课，教儿童识字、写字和读《圣经》。

了脱帽。“我是里金西公司派来的。我们收到您今儿早上打来的电报，先生。车子就在外边等着。您抽雪茄吗？”

他们乘车驶过陌生的、交通拥挤的街道，这时候安德鲁也许露出了一丁点儿不安的神情，他一边眼角紧盯着手里拿的那支人家敬给他、他还没点上的雪茄，一面咕哝道：

“这些日子，咱们常乘汽车跑来跑去。不过这一次该没有关系。他们说好供给一切，包括上下车站的接送，还有咱们的火车费。”

但是尽管这么说，他们乘车驶过纵横复杂、往往甚至肮脏的大街，显然还是令人不安的。后来，他们终于到了。那是一爿比他们俩预料的要华美点儿的公司，正面有好几扇玻璃橱窗和闪亮的黄铜栅栏。汽车门打开来，他们给恭而敬之地领进里金西公司去。

一个穿大礼服、戴高领的年长的店员早在恭候他们，把他们当贵宾那样欢迎。那个人神气特别诚恳，看上去很有几分象已故的亚尔伯特亲王①。

“请这边走，先生。请这边走，太太。我们挺乐意给一位大医师效劳，曼逊大夫。您真猜不出我很荣幸地替多少位哈莱街②的大夫当过差。我收到过不知多少封他们写来的感谢信！大夫，您今儿需要点儿什么？”

他领他们去看家具，用庄严的步伐在陈列品当中慢慢地走来走去。他说出些大得不合适的价钱来，满嘴都是“都铎”、“詹

---

① 亚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1819—1861)：德意志的公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的丈夫。

② 见第16页注③。

姆士时期"和"卢埃士·赛士"① 这些词儿。可是他领他们瞧的却是些上了凡立水的熏花的次品。

克里丝婷咬紧嘴唇，脸上显得愈来愈焦急了。她一心只怕安德鲁上当，把他们的家里填塞上些这种怪模怪样的玩意儿。

"亲爱的，"等亚尔伯特亲王刚回过身去，她连忙低声说，"不好——干脆都不好。"

他的答复是朝着她几乎不显眼地紧抿了一下嘴唇。他们又瞧了几件。接着，安德鲁从容地，可是粗鲁得惊人地对那个店员说：

"你瞧，喂！我们是老远跑来买家具的。我说的是家具。不是这些破烂货。"他用大拇指使劲儿揿了揿身旁一个衣橱的正面，因为那是三夹板做的，所以很糟糕地噼啪一声瘪进去了一小块。

店员差点儿吓趴下了。他脸上的神气很明白地表示出来，这简直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大夫，"他咽了一口唾沫说，"我给你跟你太太瞧的都是铺子里最好的货色。"

"那么把最坏的给我们瞧瞧，"安德鲁发火地说。"给我们瞧瞧旧货——只要那是货真价实的就行。"

店员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小声嘀咕道："我要是不哄你们，那东家就得狠狠责备我！"说完便怏怏地走开了。他没再回来。四分钟后，一个红脸的、粗俗的矮胖子忙忙地朝他们走来。他冲口问道：

"您要什么？"

---

① 这是各式家具的名称。

"好的旧家具——便宜的！"

那个矮胖子下死劲儿瞅了安德鲁一眼。他没再说什么，只回过身去，把他们领到后边一架电梯那儿，搭上电梯，跟他们一块儿降到下边一个阴冷的大地下室里，里边的旧家具堆到了天花板那么高。

有一小时，克里丝婷都在灰尘和蜘蛛网里寻找，在这儿找到一只结实的柜子，在那儿找到一张很合用的普通桌子，又在一堆粗麻布袋下面找到一张好好的小沙发。同时，安德鲁跟在她后边，一直跟那个矮胖子掂斤播两地争论着价格。

最后，他们要买的东西都挑齐了。克里丝婷满脸灰尘，可是非常快乐，在他们乘电梯上来的时候，她激动而高兴地紧握住安德鲁的手。

"这正是咱们需要的，"她低声说。

那个红脸的人把他们领到办公室，带着一个卖足了气力的人的神气把定货簿放到店东的桌上，说道："就是这些，艾萨克斯先生。"

艾萨克斯先生抹了一气子鼻子。他仔细看了看订货簿，眼睛衬着浅黄的皮肤原本显得很明亮，这会儿竟然露出了懊丧的神色。

"我恐怕我们对这批货不能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卖给您，曼逊大夫。您瞧，这都是旧货。"他大不谓然地耸了耸肩膀。"我们从不这样做买卖。"

克里丝婷脸色变白了。可是安德鲁却冷冷地毫不放松，他象个打算久待下去的人那样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哦，不，你们是这样做买卖，艾萨克斯先生。至少你信上是这么说的。你们信纸的头上印得清清楚楚。'供应新旧家具，可

分期付款。'"

他们静了一会儿。红脸的人弯下身去在艾萨克斯先生的耳旁很快地嘟哝了一阵，附带还做了一些手势。克里丝婷很清楚地听到一些不礼貌的话，说她丈夫脾气多么蛮横，而他那种族上的倔强性[1]又多么厉害。

"唔，曼逊大夫，"艾萨克斯先生勉强笑了笑说。"就照您的意思办吧。别说里金西公司对您不殷勤。别忘了告诉您的病人。把您在这儿受到的优待全告诉他们。史密斯！把那个帐单登在分期付款单上，招呼着明儿一早先寄一份给曼逊大夫去！"

"谢谢你，艾萨克斯先生。"

又静了一会儿。艾萨克斯先生为了想结束这场交易，忙说道："那么就这么办吧，就这么办吧。东西星期五准送到您那儿。"

克里丝婷准备离开办公室，但是安德鲁却依然稳坐在椅子里。他慢条斯理地说道："还有，艾萨克斯先生，我们的火车费怎么样？"

这就仿佛一枚炸弹扔进办公室爆炸开了。史密斯，那个红脸的人，显得仿佛血管就要爆裂似的。

"啊呀，曼逊大夫！"艾萨克斯喊着说。"您说什么。我们可不能这样做买卖。公道归公道，可是我不是只骆驼[2]！火车费！"

安德鲁屹然不动地掏出他的皮夹来。他的声音尽管微微有点儿颤动，却很郑重。

---

① 苏格兰人生性倔强，所以这么说，参看第10页注。

② 即"我不是个傻瓜"的意思。

“艾萨克斯先生，我这儿有封信，信上你说得明明白白，凡是购货满五十镑的，你就代付从英格兰和威尔士任何地方来的火车费。”

“但是我告诉您，”艾萨克斯拚命争论着说，“您只买了五十五镑的东西——而且都是旧货——”

“艾萨克斯先生，你信上——”

“别管我的信，”艾萨克斯把两手一摊说。“什么都别管。这笔买卖取消啦。我从没见过您这样的客人。我们一向接待惯了讲理的、高尚的年轻夫妇。您先侮辱了我们的克拉浦先生，接着史密斯先生又对您毫无办法，最后您跑到这儿来，叫人糟心地谈起了火车费。咱们没法做买卖啦，曼逊大夫。您要是上别地方能买得比这儿好，不妨去试试！”

克里丝婷惊慌地瞥着安德鲁，眼睛里露出了竭力恳求的神色。她觉得一切全完啦。她的这个坏脾气的丈夫把自己那样费劲儿争取到的好处又全扔掉了。但是安德鲁似乎压根儿没瞧见她，只倔强地合起皮夹来，把它放进口袋去。

“那么好，艾萨克斯先生。我们就向你告辞。不过我得告诉你——这传到所有我的病人和他们的朋友的耳朵里去可不挺好听。我的病人可不少。这一准会传出去的。你把我们请到伦敦来，答应付我们的火车费，可是等我们——”

“得！得！”艾萨克斯象发狂似地哭声哭气喊着。“你们的车费是多少？付给他们，史密斯先生！付给他们，付给他们，付给他们。只是别说里金西公司答应办的事没照办。嗐！这您满意了吧？”

“谢谢你，艾萨克斯先生。我们很满意啦。我们就等着星期五你把东西给送到。再会，艾萨克斯先生。”

曼逊一本正经地跟他握了握手，然后挽着克里丝婷的胳膊，很快地把她领到大门口。门外边，接他们来的那辆老式汽车还候在那儿。安德鲁仿佛买下了里金西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货似的，高声喊道：

"司机，送我们到博物院大饭店去！"

他们没受到阻扰，立刻颠颠簸簸地驶出了东区，朝布鲁姆士伯雷[①]方面驶去。克里丝婷原先很紧张地挽住安德鲁的胳膊，这会儿才渐渐松弛下来。

"哦，亲爱的，"她低声说。"这件事你办得好极啦。我正以为——"

他摇摇头，嘴依旧很倔强地紧抿着。

"这些家伙，他们怕闹出事来。他们事先答应下的，书面答应下的——"他转过脸来朝着她，眼睛还灼灼逼人。"倒不是这俩车费的问题，亲爱的。这你知道。问题是在这件事的合理不合理。人都该守信用。他们等着咱们的那神气，叫我恼啦，那神气老远就可以瞧得挺清楚——这儿来了两个没见过世面的人——赚他们俩钱挺容易。哎，还有他们塞给我的那支雪茄，整个儿事情都含着欺骗的意味。"

"咱们反正买着了咱们需要的东西，"她乖巧地咕哝说。

他点点头。那会儿，他太愤激、太生气了，压根儿没看到这件事的幽默的一面。可是等他们到了博物院大饭店的房间里以后，滑稽的一面才变得明显了。他点着一支香烟，躺在床上瞧着她梳妆理发，这时候他忽然纵声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厉害，逗得

---

① 布鲁姆士伯雷(Bloomsbury)：伦敦中部偏西的一个区，英国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就在这一区里。

她也笑了。

"老艾萨克斯脸上的那神气——"他两胁作痛地喘息着说。"那简直——那简直叫人笑破肚子。"

"当你，"她娇弱地喘着气说，"当你跟他要车费的时候。"

"'买卖'，他说，'我们没法做买卖啦。'"他又哈哈大笑起来。"'我是只骆驼吗？'他说。啊呀！——骆驼——"

"唉，亲爱的。"她手里拿着梳子，转过身来朝着他，简直说不出话来了，眼泪流下了她的脸蛋儿。"不过我——我觉得——最滑稽的就是你老说'我这儿有封信，信上说得明明白白'的那神气。我——我——啊呀！——我明明知道，你把那封信扔在家里壁炉台上了。"

他坐起来，瞪眼望着她，跟着又哈哈大笑地躺下了。他笑得翻来复去，用枕头堵住嘴，可是毫无办法，简直管不住自己。她紧挨在梳妆台上，笑得直哆嗦，笑得受不住，一面拚命央告他快些停住，要不然她可要笑断气啦。

后来，他们终于止住了笑，一块儿出去看戏。他让她随意挑选，她就选了《圣女贞德》[①]。她告诉他，她一直想看一部萧写的戏。

在拥挤的正厅后座里，他坐在她的身旁，多半只注意着她那热切、出神的脸上微微激动的情感，而没去注意舞台上演出的戏——历史性太强啦，他后来告诉她，萧这家伙到底认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呢？这是他们第一次一块儿上戏院来。唔，这反正决

---

① 《圣女贞德》(Saint Joan)：爱尔兰戏剧家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写的一部历史剧，叙说法国圣女贞德(Jeanne d'Arc, 1412—1431)的殉难事迹。

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的眼睛浏览着满座的戏院。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再到这儿来，不是坐在后座上，而是坐在那儿的一个包厢里。他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做，他要显点儿本事给他们瞧瞧！克里丝婷要穿着一件低领的晚礼服，人家会望着他，用胳膊肘儿彼此推推，说，那是曼逊，你知道，就是在肺科方面取得那个惊人成就的医师。休息的时候，他相当惭愧地一下管住了自己，去给克里丝婷买了一客冰结涟。

后来，他象个王子那样显得漫不经心。等到了戏院外边，他们觉得自己完全迷失了方向，被灯光、公共汽车和汹涌的人群弄得简直不知怎么是好。安德鲁于是毅然举起手来。他们安安稳稳地坐进了一辆伦敦的出租汽车，驶回旅馆去，心里十分得意地以为他们是最先发现伦敦出租汽车给人的那种幽静的。

四

从伦敦回来以后，阿伯拉劳的微风显得非常凉爽。星期四早晨，安德鲁从多景谷走去上班的时候，觉得微风很爽适地拂上脸来。他心里洋溢着一种兴奋快乐的情绪，瞧见自己的工作在他眼前延展开来，做得顺利而彻底的工作，永远由他的原则——用科学方法——指引着的工作。

西区诊所离他屋子不过四百码路。它是一所高大的圆顶房屋，屋顶上砌着白瓷砖，微微透出一种卫生的气息。屋子中央的、主要的部分是候诊室。尽头的地方，由一扇活动的格子门和候诊室隔开，是配方处。最前边有两间诊疗室，一间写着厄尔查特医师的姓名，另一间新油漆过，写着那个说不出多么惹人注目的姓名：曼逊医师。

安德鲁瞧见自己已经派定了一间诊疗室，心头不禁感到一阵高兴。那间房虽然不大，却放有一张很好的桌子和一张检查用的坚固的皮布床。候诊人的人数也叫他得意——说实在的，那儿可真有一大群人，因此他认为最好马上便开始工作，不必象他原打算的那样，先去拜望一下厄尔查特医师和药剂师盖奇。

他自己坐下，招手请第一个病人进来。这个人只要一张证明书，接着仿佛才想起来似的又说，他是因为膝盖跌碎了。安德鲁仔细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的膝盖是跌碎了，于是替他开了一张不能工作的证明书。

第二个病人进来了。他也要一张证明书，病情是眼球震颤①。第三个病人也是要证明书的，病情是支气管炎。第四个病人还是要证明书的：胳膊肘儿跌折了。

安德鲁站起身来，急于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要证明书的检查占去了他不少时间。他于是走到门口，问道：

"还有多少人是要证明书的？请站起来。"

外边大约有四十个人在等候着。他们全站起来了。安德鲁迅速地考虑了一下。要是给他们全仔细检查，那就得花掉他大半天——这是办不到的。他很勉强地打定主意把比较费事的检查延到下次再说。

虽然这样，等他看完最后一个病人的时候，已经十点半了。那当儿，他抬起眼来，一个中等身材、土红色脸孔、上了点儿岁数的人，蓄着一小撮好斗的灰色皇帝髭②，大踏步走进他的房来。

① 眼球震颤(nystagmus)：指眼球的一种不自主的左右运动，可能是由眼疾引起的，也可能是因耳内的平衡器官受了刺激而引起的。

② 皇帝髭(imperial)：指蓄在下嘴唇下的胡子，因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曾蓄过这种式样的胡子，所以称作皇帝髭。

这个人背微微有点儿驼，所以他的脑袋象寻衅那样老朝前伸着。他穿着一条灯芯绒裤子，缚着绑腿，上身穿着一件苏格兰呢的短外衣，两边口袋里鼓鼓囊囊地塞着烟斗、手绢、一只苹果和一条橡皮导尿管。他浑身带着一种药品、石炭酸和浓烟叶的气味。安德鲁没等他开口便知道这是厄尔查特医师来了。

"真该打，老弟，"厄尔查特没跟他握手，也没自我介绍，就这么说，"最近这两天，你上哪儿去啦？我不得不把你的事也给你一块儿办啦。没关系，没关系！咱们甭提啦。谢谢上帝，你这会儿来了，人倒显得身心健全。你抽板烟吗？"

"抽。"

"这也该谢谢上帝！你会拉小提琴吗？"

"不会。"

"我也不会——不过我可以把提琴做得挺好看①。我还收集磁器。有本书上有我的名字。你哪天上我家里去，我给你瞧瞧。我家就在诊所旁边，你瞧得见的。这会儿，去会会盖奇吧。他是个可怜的人儿。可是他知道自己的脾气跟人合不来。"

安德鲁跟着厄尔查特穿过候诊室，走进了配方处。盖奇很阴郁地点点头和他打招呼。盖奇是个身材瘦长、面色苍白的人，秃脑袋上只剩下几根漆黑的头发，下巴颏儿上蓄着一把漆黑的络腮胡子。他穿着一件羊驼呢②短外衣，因为年久和沾渍的药斑，已经变成了绿色，瘦骨嶙嶙的手腕和硬僵僵的肩胛全支了出来。他的神气是悲伤的，尖刻的，厌倦的；他的态度就象是世界上最最没有幻想的人那样。安德鲁走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接待

---

① 厄尔查特喜欢制造提琴，参看第153页。

② 羊驼呢：用南美洲产的一种家畜羊驼(alpaca)的毛制成的呢。

最后一个顾客，从格子门里把一盒药片扔了出去，仿佛那是耗子药似的。“拿去也成，扔下也成，”他似乎说。“你反正总好不了啦！”

“唔，”厄尔查特给他们介绍完了后，很轻快地说。“你已经见过盖奇了，你知道最糟的情形啦。我可以先告诉你，也许除了蓖麻油和查尔斯·布剌德洛① 外，他任什么都不相信。呃——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吗？”

“要我开证明书的人真多得叫我糟心。我觉得今儿早上有些要证明书的人明明可以上工。”

“唔，唔。勒斯礼总听任他们涌到他的前边来。他检查病人的方法就是，瞧着钟给他整搭上五秒钟的脉。他可一点儿也不当回事。”

安德鲁的答话来得很快。“一个大夫要是把证明书象香烟画片那样发出去，那别人对他会怎么个看法呢？”

厄尔查特很快地瞥了他一眼，直率地说道：

“你一举一动都得当心。你要是不给他们，他们也许会不乐意的。”

盖奇这才很忧郁地插嘴，说出了他那天早晨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这是因为他们这帮血色挺好的懒骨头，有一半人都没有毛病！”

那一天，安德鲁出诊的时候，一直为这些证明书感到很烦闷。他四下去出诊也很不容易，因为他对附近一带并不熟悉，街

---

① 查尔斯·布剌德洛(Charles Bradlaugh, 1833—1891)：英国政治家，曾任国会议员。

道都是陌生的，不止一次他得兜了回来，走上加倍的路。再说，他负责的那一区至少有大部分是在汤姆·凯特尔斯所说的那个马尔狄山的山腰上，这就是说，得在一排排屋子中间很吃力地爬山。

没到下午，他的深思默想迫使他作出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决定。他随便怎样也不能马马虎虎发一张证明书。晚上，他又去看门诊的时候，眉宇之间透出了一丝忧虑而坚决的神情。

瞧病的人按说起来比早门诊的时候还多。第一个走进来的是一个身个儿臃肿的病人，浑身鼓鼓囊囊的，带着一大股啤酒气味，看上去仿佛一辈子从没干过一整天活儿似的。他年纪大约五十岁，生着猪一般的小眼睛，烁烁地朝安德鲁望着。

“我要证明书，”他毫不客气地这么说。

“什么毛病？”安德鲁问。

“眼球震颤。”他伸出一只手来。“姓钱金。卞·钱金。”

这种腔调使安德鲁立刻厌恶地望了他一眼。他随便一检查就断定出来，钱金并没有眼球震颤。除了盖奇所说的那句话外，他本来也知道，有些老矿工往往借口眼球震颤，逃避工作，一连多少年都冒领着补偿费。但是那天晚上，他把检视镜可带来了，所以立刻便可以加以断定。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把衣服脱掉。”

这一次钱金反问他道：“干什么？”

“我来给你检查一下。”

卞·钱金吓得大张着嘴。据他记得，勒斯礼医师在这儿工作的那七年里，他始终就没有受过检查。这会儿，他只好勉强而愠怒地脱下短外衣、围脖儿和红蓝条纹的衬衫，露出毛茸茸的、脂肪丰富的胸膛来。

安德鲁作了长时间周密的检查，特别检查了一下他的眼睛，用小电筒细细察看着他的两边视网膜。接着，他严厉地说道：

“穿起衣服来，钱金。”安德鲁坐下，拿起钢笔，给他写了一张证明书。

“哈！”老卞嘲诮地想着。“我早就知道你得把这个给我啦。”

“下一位请进来，”安德鲁高声喊着。

钱金把那张粉红色的纸条从安德鲁手里几乎是夺了过去。接着，他扬扬得意地大步走出了诊所。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脸色铁青，象牛似地大吼着，挤过坐在凳子上候诊的人们。

“瞧瞧他给我办的什么事！让我进去，好吗！嗐！这是什么意思？”他把证明书在安德鲁面前挥挥。

安德鲁装着看了看纸条。纸上是他自己的笔迹，写着：

卞·钱金因滥喝啤酒，以致大醉，对于工作，决无妨碍，特此证明。

安·曼逊医士签名

“怎么样？”他问。

“眼球震颤，”钱金喊着说。“眼球震颤的证明书。你可不能拿我耍滑头。我患眼球震颤整十五年啦！”

“你这会儿已经好啦，”安德鲁说。一大群人挤到了敞开的门口。他觉察到厄尔查特的脑袋从另外那间诊疗室里好奇地伸了出来，还觉察到盖奇正很感兴趣地从格子门里观看着这场吵闹。

“我最后再说一遍——你给不给我眼球震颤的证明书？”钱金大声喊着说。

安德鲁火起来了。

“不，我不给，”他也喊着回答。“快给我出去，别等我来轰你。”

卞的肚子都气得鼓起来了。他样子就象要狠狠揍安德鲁一顿似的。接着，他垂下眼睛，转过身，喃喃地说着下流的恐吓话，走出诊所去了。

他刚走后，盖奇立刻从配方处走出来，磨磨蹭蹭地踱到安德鲁这儿。他抑郁而高兴地搓着两手，说道：

“你知道你刚打发走的那家伙是谁吗？卞·钱金。他儿子是委员会里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五

钱金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刹时便传遍了曼逊负责的那一区。有些人说，卞的欺骗给戳穿了，他给证明出来是适合工作的，这真是“一件好事”——有几个人甚至说，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是大多数人都站在卞的一边。所有拿“补偿费的病人”——那些因为不能工作而领取补偿费的病人——尤其痛恨这位新医师。安德鲁出诊的时候，觉察到人们怒形于色地望着他。晚上，他在诊所里面临到一种更不得人心的表示。

尽管每一个助理医师名义上都派定了一个区域，那个区域里的工人依旧有权自行挑选别的医师。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医疗证，只要把医疗证要出来交给另外一位医师，就可以办妥更换的手续了。安德鲁这时候就碰上了这种失面子的事情。那一星期

的每天晚上，许多他从没见过的人走进他的诊所来——有些人不乐意亲自跟他见面，甚至打发他们的女人来——眼睛不望着他，说道："大夫，请您把我的医疗证给我，好吗？"

这种不愉快的事，这种站起身从桌上盒子里把医疗证抽出来的丢面子的事，是很难堪的。再说，他给掉一张医疗证，就是说得从他的薪俸里减去十先令。

星期六晚上，厄尔查特邀他到他的家里去。这个老头儿的急躁的脸上整个星期一直带有一副自以为是的神色，他这会儿先请安德鲁看了看他行医四十年所搜集的珍玩。他墙上挂了大约二十只黄色的小提琴，都是他自己制造的，不过这些跟他收藏的极精致的英国旧磁器一比，压根儿便算不得什么了。

那是一批极精致的收藏品——斯波德①、韦奇伍德②、德比皇冠③，以及最最好的古斯旺西④——全陈列在那儿。他的盘子、杯子、碗、茶杯和水壶，摆满了那屋子的每一间房，甚至摆进了浴室，因此厄尔查特连在盥洗的时候，都可以欣然自得地赏鉴一套绘着杨柳的别致的茶具。

说真的，磁器是厄尔查特一生中最爱好的东西，而他对于搜集磁器的那种高雅的手法，却称得上是个狡猾无比的老手。每逢他在病人家里瞧见一件"精美的小玩意儿"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毫不厌倦地一再去拜访，一边老显出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气盯着他垂涎的那件东西，直到那屋里的那位好太太给弄得没法子，终于高声说道：

---

① 指英国陶工斯波德(Josiah Spode,1754—1827)所制的磁器。

② 指英国陶工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所制的磁器。

③ 英国德比郡产的一种磁器。

④ 英国斯旺西从前产的一种磁器。

"大夫，您似乎挺喜欢这件小玩意儿。瞧样子我非得把它送给您不可啦！"

这么一来，厄尔查特总很讲道德地先推辞上一番，然后用报纸把他的"战利品"包起来，拿着它得意扬扬地跳跳蹦蹦回转家去，很珍惜地放在自己的架子上。

这个老头儿在镇上给看作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说他才六十岁，实在他大概已经年过七十，可能都快八十了。他身体结实得跟鲸须一样，唯一代步的"车辆"便是一双皮鞋，他能走上令人难以相信的长路，还会朝病人恶狠狠地斥骂，又能象个娘儿们似地那么体贴，从十一年前他太太去世以后，他就独自一个人生活，平时几乎全用罐头汤当饭吃。

那天晚上，他很得意地给安德鲁看了一下他的珍藏以后，突然显出不乐意的神气对安德鲁说道：

"真该打，老弟！我可不要你一个病人。我自己已经有不少啦。可是要是他们来跟我纠缠，那我有什么法子呢？他们不能全跑到东区诊所去，那太远啦。"

安德鲁脸红了。他简直找不出话来回答。

"你得多小心点儿，老弟，"厄尔查特用改变了的音调说下去。"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想拆掉巴比伦的城墙① ——我早先也年轻气盛。不过说是这么说，在做一件事之前，总得稳，得慢，得先想想！再会。向你太太问个好！"

安德鲁听了厄尔查特的话，竭力遇事留神。可是虽然这样，他不久还是碰上了一场更大的不幸。

---

① 即"想大刀阔斧，改革弊端"意。按巴比伦系巴比伦古国的首都，相传建于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它的城墙非常坚固。

下星期一，他到西藩街托马斯·艾文思的家里去。艾文思是阿伯拉劳煤矿里的一个挖煤工。他把一壶滚水碰翻，全浇到自己的左胳膊上，所以左胳膊烫伤得很厉害，面积很大，胳膊肘儿那一段特别严重。出事的时候，区里的那位护士正在那条街上。安德鲁赶到以后，发觉她已经在烫伤的地方敷了石灰油乳剂①，包扎好，又上别处护理去了。

安德鲁检查了一下那只胳膊，极力抑制住自己对那个污秽的敷料所起的反感。他用眼角斜瞅了瞅石灰油乳剂的瓶子，瓶口上塞着一个用报纸做的塞子，里边盛着一种肮脏的白色液体，他几乎都可以看见细菌成群地在里边活跃了。

"劳埃德护士敷裹得挺不错吧，大夫？"艾文思不安地问。他是个黑眼睛的、神情紧张的小伙子。他女人站在一旁，仔细察看着安德鲁，神气也很紧张，外表倒跟他有点儿相象。

"敷裹得挺好，"安德鲁竭力显得热诚地说。"我还很少瞧见敷裹得比这更好的哩。当然，这不过是第一次敷裹。现在，咱们来试着敷点儿苦酸②看。"

他知道如果不赶快用点儿抗菌剂，那只胳膊十之八九会受到感染的。那么，求老天爷救救那个肘关节吧，他想着！

他们半信半疑地望着他。他仔细而缓慢地把那只胳膊揩干净，轻轻地敷上一层湿苦酸。

"好，"他喊着说。"这样觉得好点儿吗？"

"这我全不懂，"艾文思说。"您认为这准没有问题吗，大

---

① 石灰油乳剂(carron oil)：石灰水和亚麻仁油合制成的一种治火烫的伤药。

② 苦酸(picric)：一种极毒的黄色结晶，医药中用作收敛剂、抗菌剂、灼伤裹治剂等。

夫？”

“绝对没有问题！”安德鲁笑着安慰说。“你该把这件事交给我和护士来办。”

他在离开那屋子前，写了一封短信给区里的护士，煞费苦心地写得婉转、周到，竭力顾到她的情感。他谢谢她所做的极好的急救治疗，问她作为预防可能发生脓毒病的办法，可不可以继续用苦酸敷裹。接着，他很仔细地把信封封好。

第二天早晨，等他到了那屋子的时候，他所敷裹的苦酸已经给扔进炉火里去了，那只胳膊上又敷满了石灰油乳剂。区里的护士等候在那儿，准备跟他进行斗争。

“这是怎么回事，我倒想知道。您是觉得我工作做得不好吗，曼逊大夫？”她是一个粗俗的中年女人，生着一头乱蓬蓬的灰白头发和一张愁苦的、工作过度的脸孔。那会儿，她胸部直是喘气，话都说不大出来了。

安德鲁感到非常灰心。但是他极力管住自己，勉强笑了笑。“哎，劳埃德护士，别误会了我的意思。咱们一块儿到前边房里去谈谈好吗？”

护士昂起头来，把目光瞥到艾文思和他女人站的地方。艾文思和他女人都惊吓得睁大了眼睛在那儿静听，他女人还把一个三岁的小闺女紧搂到她的裙子边上。

“真个的，不必，咱们就在这儿谈。我没有什么要瞒人的。我问心无愧。我从小就生长在阿伯拉劳，在这儿读书，在这儿结婚、养了孩子、死了丈夫，在这儿做区里的护士做了二十来年。从来没有谁叫我对烧伤的和烫伤的地方不用石灰油乳剂的。”

“请你听我说，护士小姐，”安德鲁请求着。“石灰油乳剂本身也许是没问题的，但是目前这儿很有挛缩的危险。”他扳直她

的胳膊肘儿来加以说明。"这就是我干吗要你改用我的敷裹方法的缘故。"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药。厄尔查特老大夫也不用这个。这是我刚告诉艾文思先生的。我可不同意一个到这儿不过一星期的人的新主意！"

安德鲁嘴唇发干。他想到将来的麻烦，想到这一幕所造成的反响，不禁感到踌躇和烦乱，因为护士一家家跑来跑去，会把心里的话跟人家絮絮叨叨，所以跟她争吵是很危险的。可是他不能，也不敢，用那种陈旧的治疗方法来使他的病人冒险，于是他低声说道：

"护士小姐，你要是不乐意这么做，那么我自己早晚来敷裹得啦。"

"那么你来得啦，这不干我事，"劳埃德护士说，泪花闪现在她的眼睛里。"我只希望汤姆·艾文思① 受得了。"

她说完，便奔出屋子去了。

安德鲁在一片死寂中把那个敷料又给去掉。他花了差不离半小时耐心地洗涤那只烫伤的胳膊，给它重新敷上了药。等他离开那屋子的时候，他答应当天晚上九点钟再去。

那天晚上，他走进诊疗室之后，最先进来的人便是艾文思太太，她的脸色煞白，惊吓的黑眼睛躲避开他的目光。

"我想，大夫，"她支支吾吾地说，"我很不乐意来麻烦您，但是您可以把汤姆的医疗证给我吗？"

一阵无可奈何的情绪掠过了安德鲁的心头。他一句话没有说，站起身来，找出汤姆·艾文思的医疗证，把它递给了她。

① 即托马斯·艾文思。汤姆是托马斯的俗称。

"您知道，大夫，您——您用不着再来啦。"

他很不安地回答道："我知道，艾文思太太。"接着，在她朝门口走去的时候，他问了——他不得不问——这么一句话："又敷上石灰油乳剂了吗？"

她咽了一口气，点点头，便走了。

安德鲁平时看完门诊，总飞快地奔回家去，可是那天他竟然十分疲惫地朝多景谷走去。这真是科学方法的一场大胜利，他沉痛地想着！再说，我到底是诚实呢，还是只不过是拙笨？——拙笨和愚蠢，愚蠢和拙笨！

晚餐的时候，他默不作声。后来，当他们一块儿待在那时已经布置得很舒适的客厅里，坐在旺盛的炉火前边那张长椅上的时候，他把头偎在她的温柔娇小的胸前。

"哦，亲爱的，"他呻吟着说。"我把咱们开头的生活给弄得糟透啦！"

她安慰着他，轻轻地抹着他的额头。这时候，他觉得热泪刺痛了他的眼睛。

六

随着一场大雪，冬天出乎意外地很早来临了。虽然那会儿才十月中旬，可是阿伯拉劳因为地势极高，所以在树叶几乎还没有凋零以前，便受到了严寒的侵袭。那场大雪，轻盈、飘扬的雪片，是在夜间悄悄落下来的。等克里丝婷和安德鲁醒来，只看见晶莹闪烁、一片雪白。一群山上的小马从屋子旁边破木栅上的一处空隙中钻了进来，聚集在后门外边。这些野生的黑色小动物在阿伯拉劳四面开阔的山地——一片片崎岖的乱草地——上

大群地游荡，瞧见人走近便惊避开。但是遇到大雪天气，饥饿终于把它们赶到下边镇市的近郊来了。

克里丝婷整个冬天都饲养着这些小马。它们起先还躲避她，逡巡、畏怯，可是后来，它们都来就她的手里吃食了。内中有一匹，最小的一匹，跟她特别亲热，它生着虬曲的黑鬃毛和刁钻的眼睛，并不比一匹薛特兰马① 大，他们给它取了个名儿叫小黑。

小马什么东西都吃，面包屑、马铃薯、苹果皮，甚至橘子皮。有一次，安德鲁玩笑地递给小黑一只空火柴匣。小黑竟然也嚼了下去，然后舐舐嘴唇，象个好吃的人吃了肉包子② 似的。

克里丝婷和安德鲁虽然很穷，虽然得容忍的事情很多，却很幸福。安德鲁口袋里玎珰作响的只有些个便士，不过基金会的欠款已经差不离还清了，而家具的分期付款也一期期在付着。克里丝婷尽管身体娇弱，样子似乎缺乏经验，却具有约克郡③ 娘儿们的特点，她的确是个好家庭主妇，仅仅靠了一个名叫珍妮的年轻姑娘的帮助，把屋里拾掇得极其洁净。珍妮是后街上一个矿工的女儿，每天来上一次，一星期拿几先令。那屋里虽然还有四间房没有家具，很谨慎地锁了起来，但是克里丝婷的确已经把多景谷变成一个家了。安德鲁工作了一整天，疲倦地、几乎蹭蹬地回来的时候，她总在餐桌上放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使他很快便精神恢复过来。

他的业务工作极其艰苦——嗳！倒不是因为他病人太多，而是因为积雪，因为上他这一区里较高一带地方去的辛苦的"攀

---

① 薛特兰马(Shetland)：苏格兰薛特兰群岛产的一种小马，身高常不满三英尺。

② 肉包子，原文为 pâté，系一种用鸡肉、牛膵等做馅的小包子。

③ 见第52页注①，克里丝婷是约克郡人。

登"和病人家距离的遥远。融雪的时候，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夜晚才又冻得铁硬，所以行走起来非常辛苦、吃力。他回来时，裤脚边常常完全沾湿了，因此克里丝婷替他买了一副绑腿。夜晚，当他筋疲力尽地瘫坐在一张椅子上的时候，她总跪下来，给他先解掉绑腿，再脱掉笨重的皮鞋，然后把他的拖鞋递给他。这可不是一种一味服侍的举动，而是爱情的表现。

人们对他依然猜疑、固执。钱金的亲亲戚戚——他们人数可不少，因为在谷里，亲上结亲是很普通的——结成了一个仇视他的小集团。劳埃德护士公开地成了他的死对头，她常常坐在她去做护理工作的人家，一边喝茶，一边尽情丑诋他，同街的一群妇女便聚在一旁倾听。

此外，他还得抑制住心头所起的一种愈来愈大的愤懑。卢埃林医师叫他去上麻醉剂的次数多得叫他觉得简直不合理了。安德鲁不喜欢上麻醉剂——那是一种机械式的工作，需要一种专门人员，一种性情纡缓而精细的人，这跟他的个性的确很不相合。他丝毫不反对给自己的病人效劳。可是当他发觉每星期有三天自己都给唤去为一些他先前从没瞧过的病人上麻醉剂的时候，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在给别人挑着一份重担了。但是他不敢提出抗议，生怕失掉他的工作。

十一月里有一天，克里丝婷瞧出来，有件意外的事使他很烦躁。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没有兴冲冲地叫唤她，虽然他装得若无其事，然而她太爱他了，不可能从他两眼间那道加深了的纹路和二十来种其他细微的形迹上瞧不出来，他受到了一个意外的打击。

晚餐的时候，她并没有问他。后来，她忙着在火炉前边做一些针线活计。他在她身旁坐下，嘴里衔着烟斗，突然开口说道：

“我不喜欢发牢骚，克里丝！我也不喜欢跟你絮叨。上帝知道我是竭力在独自承当！”根据他每天晚上总把心思全告诉她的这一点看来，这句话的确是怪可笑的，但是克里丝婷并没有笑，他继续说道：

“你知道那所医院，亲爱的。你记得，咱们到这儿的第一晚去参观过的。记得我多么喜欢它，还痴心地说什么有机会在那儿做出挺好的工作来等等那些个废话。我在那方面花了很不少心思，对吗，亲爱的？我对我们的小阿伯拉劳医院不是抱着很大的幻想吗？”

“是呀，我知道你是这样。”

他木然地说：

“我用不着自骗自。那并不是阿伯拉劳医院。那是卢埃林医院。”

她没有作声，眼神显得很关切，静等着他往下解释。

“今儿早晨，我有过一个病人，克里丝！”他这会儿一口气说得极快。“你注意，我说的是有过！——是无烟煤矿的一个钻井工，患着真正的早期肺尖炎。我不是常告诉你，我对他们肺部的情况多么感觉兴趣。我肯定这方面有很多研究工作可做。我心想——这是我得送进医院的第一个病例啦——当真有机会来画出图表，作点儿科学记录了。我打了个电话给卢埃林，请他来跟我一块儿会诊，这样好把那个病人送进病房去！”

他停住，很快地喘了一口气，接着急煎煎地往下说道：

“嗐！卢埃林顿时乘着汽车来啦。这不挺好吗？而且检查得真够仔细。他对工作可真懂，你听着，他的确是个第一流的大夫。他指出了一两点我漏掉的地方以后，证实了我的诊断，顿时很爽利地同意把那个病人收进医院去。我于是谢谢他，说我能上病

房去，利用那么好的设备来医治这个病例，心里多么感激。”他又停了停，嘴紧紧抿着。“卢埃林听了这话，很亲切、很友好地望了我一眼，克里丝。‘你用不着费事上医院去，曼逊，’他说。‘现在，我会照顾他。我们可不能让你们助理们’——他望了望我的绑腿——‘穿着钉鞋，啪嗒啪嗒地在病房里忙来忙去。’——”安德鲁儿乎透不过气来地喊了一声，便停住了。“哦！把他说的话重说上一遍有什么用！归根结底就这么一句话——我可以穿着湿淋淋的雨衣和肮脏的鞋子走进矿工们的厨房去，在暗淡的光线下给我的病人进行检查，在恶劣的情况下给他们医治，可是到了医院里——哼！那就只要我去上上乙醚！”

电话的铃声打断了他的话。她怜惜地瞅了他一会儿，才站起身去接电话。他听见她在门道里讲话的声音。接着，她回来了，神气很踌躇。

“是卢埃林大夫打来的电话，我——我真不乐意对你说，亲爱的。他请你明儿十一点去——去上麻醉剂。”

他没有回答。只把脑袋很沮丧地伏到两只紧握着的拳头上。

“我怎么跟他说呢，亲爱的？”克里丝婷焦急地低声说。

“叫他见鬼去！”他喊着，随后他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不，不。告诉他我十一点准到那儿，”他苦笑着说，“十一点正。”

她回来的时候，给他端来了一杯热咖啡——这是她打消他沮丧心情的一种有效办法。

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朝她苦笑。

“我跟你在这儿真快活极啦，克里丝。要是工作进行得顺利，那够多好。哦！我承认，卢埃林不让我上病房去倒并没有什么个人的、或是特别的用意。这在伦敦，在各地所有的大医院里，都是一样。这是制度。可是为什么该这样呢，克里丝？为什么

病人一到了医院里，原来负责的大夫就不能过问呢？他完全失去了那个病例，仿佛他失去了那个病人。这都是咱们的该死的'全科专家制度'中的一部分，这太不对啦，完全不对！嗳！我到底干吗要向你演说呢？仿佛咱们自己糟心的事还不够似的。当我想到在这儿怎样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打算怎么办的时候，相反的——一件紧接着一件——全搞糟了！"

但是那个周末，他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晚上很迟的时候，他和克里丝婷正准备上楼去，门铃响了。原来是会里的秘书欧文来了。

安德鲁脸色变得苍白。他把秘书的光临看作是最不吉祥的事，看作是那几个月里苦苦挣扎、饱经挫折的高潮。是委员会要他辞职吗？他会不会遭到解聘，跟克里丝婷一块儿被轰到街头，成了个可怜的失败者呢？他望着秘书的谦和的瘦脸，整个儿心都紧缩起来了。接着，等欧文掏出一张黄卡片的时候，他又突然感到宽慰而快乐地松弛下来。

"曼逊大夫，我这么迟跑来，很抱歉。我在办公室里给事情耽搁晚啦，来不及上诊所里去。我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接下我的医疗证。说来多少有点儿奇怪，我担任会里的秘书，自己竟然从没有操心安排好。我上次找大夫瞧病还是在加的夫的时候。现在，你要是肯接受的话，我倒挺乐意加在你的登记簿上。"

安德鲁简直说不出话来了。他曾经瑟瑟缩缩地交出去那么多张这种卡片，因此这会儿收进一张，而且是秘书本人的，真叫他激动得不知怎么是好。

"谢谢你，欧文先生——我——我挺欢迎你来。"

克里丝婷站在门道里，赶忙插嘴道：

"请进来坐会儿，好吗，欧文先生？"

秘书一面直说吵闹了他们，一面却似乎很乐意给邀进客厅里去。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露出一种异常平静的神气，眼睛沉思地盯着炉火。他的衣着和谈吐虽然跟普通工人似乎没什么两样，然而他却有着苦苦修行的人的那种沉静，那种几乎一清如水的脸色。有一会儿工夫，他仿佛在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接着，他说道：

"我很乐意有机会来跟你谈谈，大夫。你要是开头遇到点儿挫折，千万别灰心！这儿的人是有点儿顽固的，不过他们心地倒挺好。他们过一晌会上你这儿来的，他们会来的！"

安德鲁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又往下说道：

"你敢情没听到汤姆·艾文思的情形吧？没有？他的胳膊结果很糟糕。唉，你让他们提防的那种药，正造成了你担心的后果。他的胳膊肘儿变得僵硬、弯曲，他没法使用它了。为了这个，他丢掉了煤坑上的工作。嗨，因为他是自己在家烫伤的，所以他得不着一便士的补偿费。"

安德鲁嘟哝了一句惋惜的话。他并不怨恨艾文思，只为这个原用不着弄糟而弄糟了的病例感到很痛心。

欧文又静默了，接着他用平静的声音把自己早年的奋斗情形告诉了他们，他还是个十四岁小孩的时候，便到矿井下去工作，晚上自己上夜校读书，这才渐渐"有了进步"，后来他又学会了打字和速写，终于做到了会里的秘书。

安德鲁瞧得出，欧文把他的一生都献在改进矿工命运的工作上。他热爱会里的工作，因为这是他理想的一种实现。但是他所希望的并不只限于医疗工作。他希望不单为矿工们，并且为他们的家属取得较好的住房，较好的卫生设备，以及较好的、较安全的环境。他举出了矿工妻子们的生产死亡率和婴儿死亡

率。他对一切数字、一切事实都了如指掌。

但是他除了自已说话外，也静静听人说。安德鲁把自己在布雷纳力遇到斑疹伤寒流行时去把阴沟炸掉的那件事告诉了他，他不禁笑了。他对于无烟煤矿里的工人比其他坑道里的工人容易患肺病的这意见，表示出了较大的兴趣。

安德鲁受到欧文访问的鼓励，兴会淋漓地大谈起这个问题。由于许多次细心检查的结果，他注意到，无烟煤矿里的矿工患种种潜伏性肺病的百分率大得惊人。在布雷纳力，许多来找他治咳嗽，或是说"气管里老有点儿痰"的钻井工，实际上都是初期的，甚至是开放性肺结核的病人。这儿，他发现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开始思索，这种职业跟这种毛病之间是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很起劲地大声说。"这些人整天都在矿尘里工作，在坚硬难挖的横坑道尽头① 恶劣的石尘里——他们的肺里给矿尘填满了。我疑心这是挺有害的。举个例子来说，钻井工呼吸进去的最多——他们似乎，比方说吧，就比搬运工更容易出毛病。哦！我的想法也许错了。不过我想不会！使我这么兴奋的是——哦，嗨！——这是一个谁还没有十分注意到的调查方向。内政部的那份表上② 并没有提到这种职业病。这些人一生病躺下，一便士的补偿费都得不到！"

欧文兴奋起来，俯身向前，苍白的脸上闪耀着蓬勃的生气。

"啊呀，大夫。你这话真有道理！我许久都没听说过这么重要的事情啦。"

---

① 无烟煤质地非常坚硬。

② 一九〇六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公布了一份职业病表，凡是患职业病的人，经申请后，可以得到一点补偿费。

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等秘书起身告辞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一面道歉说自己待得太久，一面热诚地鼓励安德鲁继续进行他的调查，还答应尽他所能尽的一切力量来帮助他。

等前门在欧文的身后关起来的时候，他给人留下了一个热诚而恳切的印象。安德鲁跟在上次委员会派他担任这个职务的会议上一样，认为这个人是自己的朋友。

七

秘书把医疗证交到安德鲁这儿的消息，在他区里传得很快。这多少挽回了点儿这位新医师不得人心的情势。

除去这个物质的收获外，克里丝婷和他还因为欧文的来访而感到愉快了点儿。到那会儿为止，镇上的社交生活一直都忽略了他们。克里丝婷虽然从没说过，可是安德鲁出诊去老不回来的时候，她的确往往觉得很孤独。公司高级职员们的太太都自以为了不起，不屑来拜访医疗协会助理们的太太。卢埃林太太早先说是永远爱她，还说要跟她快快活活地乘汽车到加的夫去作短程游历，结果竟然趁克里丝婷没在家的时候来留了一张名片，从此就没再听说来过了。而东区诊所里麦德留医师和奥克斯伯罗医师的太太干脆都是毫无趣味的，前一个是位白发龙钟的懦弱的娘儿们，后一个是位骨瘦如柴的虔诚的教徒，她一谈起西非洲的传教工作来，他们在里金西公司买的那架旧钟就得走上一小时[1]。说真的，助理医师或是他们的太太彼此之间融

① 意谓她谈话罗嗦。

融洽洽、互相往来似乎是没有意思的。他们在镇上所表现出的态度是冷漠的、消极的，甚至是受压制的。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安德鲁由山崖上的那条后街走回多景谷的时候，瞧见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瘦长而挺拔的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立刻认出是礼查·樊恩。他起先打算走到街对面去，避开走来的人。跟着，一个念头很执拗地来了：我干吗得避开呢？管他是谁，我可不在乎！

他把眼睛瞥向别的地方，准备走过樊恩。使他惊讶的是，他听见人家用友好的、微带幽默的音调招呼起他来。

"喂！您就是使卞·钱金重去上工的大夫吧？"

安德鲁站住了脚，很谨慎地抬起目光来，脸上的神情似乎是说："那怎么样？我并不是为你做的。"虽然他回答得很客气，他却暗自在嘀咕，就算是埃德温·樊恩的儿子，他也不准备接受他的夸奖。樊恩家是阿伯拉劳公司的实际所有人，附近煤矿的使用费[1]都归他们征收，他们很阔，很孤高，不大跟人接近。那会儿，老埃德温已经退休，住到布瑞康附近的一片庄地上去了，礼查是他的独子，接过了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他新近刚结婚，自己造了一所现代化的大宅子，俯瞰着全镇。

这时候，他一面打量着安德鲁，一面拈着他的稀疏的口髭，说道：

"我倒乐意瞧瞧老卞脸上的神气。"

"我并不觉得那特别可笑。"

樊恩用手掩住嘴，对苏格兰人的这种倔强的自尊心不禁撇了一下嘴唇。他很自在地说道：

---

① 使用费，原文为 royalties，指矿公司付给矿区土地所有人的使用费。

"你们是我们最近的邻居。既然你们住定了，我太太——她前几个星期上瑞士去啦——她这就要来拜望一下你太太。"

"谢谢！"安德鲁简慢地说，说完便朝前走去。

那天晚上喝茶的时候，他含讥带讽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克里丝婷：

"他这是什么意思？你讲给我听听！我瞧见他在街上遇见卢埃林的时候，不过冲他点点头。也许他认为跟我亲热亲热，可以再送几个工人回到他那该死的矿上去工作！"

"哎，别这么想，安德鲁，"克里丝婷表示反对。"你就是这样！容易对人家多心，挺容易多心。"

"你觉得我会对他多心吗？那个自高自大的家伙，待在钱堆里打滚，难看的脸蛋儿下边打着老式的领结——我太太——在你们搬来住在马尔狄山上那所破屋子里的时候①，上阿尔卑斯山玩乐②去啦——她要来拜望一下你太太！哼！我都可以瞧见她在咱们近边张望啦，亲爱的！要是她真个来了，"他突然恶狠狠地说，"千万当心，别让她自命是来赏你个面子的。"

克里丝婷回答了——比他在燕尔新婚这几个月里听她所说的话都来得简慢。

"我想我知道该怎样接待她。"

尽管安德鲁预先说了这一席话，樊恩太太倒是当真来拜望了一下克里丝婷，并且待得似乎比寻常客套所需要的那点儿时

---

① 搬来住在马尔狄山上那所破屋子里……，原文是 pigged it on Mardy Hill，直译是：在马尔狄山上过着猪一般的生活。

② 阿尔卑斯山(the Alps)：欧洲的主要山脉，绵亘于法国、意大利、瑞士诸国间。玩乐，原文为 yodel，系瑞士蒂罗尔 (Tyrol) 山间居民所唱一种无意义的歌曲。

间长得多。当天晚上安德鲁回来的时候，发觉克里丝婷精神愉快，脸色红润，显然过得很快乐。她不理睬他的讽刺的试探话，只说那场会面相当成功。

他嘲笑她。“我想你把家里的银器、最好的磁器和镀金的茶炊全取出来了吧。哦！还打巴里的铺子里去买了块蛋糕来。”

“没有。我们吃的是黄油面包，”她平静地回答。“用的是那把棕色茶壶。”

他嘲笑地扬起眉毛来。

“她挺喜欢吗？”

“但愿她喜欢！”

这次谈话以后，安德鲁老觉得心里莫名其妙地郁结着点儿什么，那是一种情绪，可是即使他想加以分析，他也分析不太清楚。十天之后，樊恩太太打电话来给他，邀克里丝婷和他去吃晚饭，他很吃了一惊。那会儿，克里丝婷在厨房里烘蛋糕；他自己接了那个电话。

“很对不住，”他说。“我恐怕不能来。我每天晚上看门诊总得看到快九点。”

“但是星期日一定没有事罗。”她声音很轻快、很悦耳。“下星期日请过来吃晚饭。那么就这样说定啦。我们等着你们！”

他奔去对着克里丝婷大发脾气。

“你的这些混帐的、高傲的朋友硬邀咱们去吃晚饭。咱们可不能去！我相信下个星期天晚上，准有个产妇要我去接生！”

“嗐，你听我说，安德鲁·曼逊！”她听到这个约会的时候，眼睛闪亮起来了，可是尽管这样，她还是很严肃地规劝他。“你务必别再傻闹啦。咱们很穷，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你穿的是旧衣服，我自已烧饭。但是这没关系。你是位大夫，而且是位好大夫，我是

你的妻子。"她脸上的神色和缓了一刹那。"你听见我说的话吗？不错，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已经把我的结婚证书藏到最底下的抽屉里去啦[①]。樊恩家是有俩钱，可是他们确是亲切、殷勤和有知识的人，这样一比，那有钱也算不了什么啦。咱们俩在这儿快活极啦，亲爱的，但是咱们总得交朋友呀。如果他们肯跟咱们交朋友，那咱们干吗不呢？你别因为自己穷而觉得害臊。把金钱、地位，一切全给忘掉，学着对人们只就他们的实际为人上去看！"

"哦，唔——"他很勉强地嘀咕了一声。

星期日，他去了，板板的，表面上似乎很平和，只在他们走上新布置好的一片硬地网球场旁边的那条铺得平平的车道时，才撇撇嘴说道：

"既然我没穿晚礼服，他们也许会不让咱们进去。"

然而和他的预料相反，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樊恩不知为了什么，很热诚地摇着一只银茶罐，瘦削难看的脸上殷勤地笑着。樊恩太太从容大雅地欢迎他们。那天还有两位别的客人，查列士教授和他太太，他们是上樊恩家来度过那个周末的。

安德鲁生平第一次参加鸡尾酒会，他一边喝酒，一边细看着那间铺上淡褐色地毯的长房间，以及里边陈设的花草、书籍和异常精美的老式家具。克里丝婷很快乐地跟樊恩夫妇和查列士太太谈着，查列士太太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眼眶外边满是可笑的皱纹。安德鲁觉得孤独无聊，惹人注目，于是便小心谨慎地去跟查列士攀谈，查列士尽管蓄着一大把白胡子，却愉快而爽利地在喝着他的第三杯纯酒[②]。

---

① 表示终身相守的意思。

② 第三杯纯酒，原文为 third short drink，意谓不搀水等的纯酒。

“哪位有才具的年轻大夫乐意去调查一下，”他朝安德鲁笑着说，“橄榄在马蒂尼鸡尾酒①里到底起什么作用。您听着，我先告诉您——我可有点儿怀疑。但是您认为怎样，大夫？”

“唔——”安德鲁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可不大知道——”

“啊呀！”查列士很怜惜他。“这是酒博士和咱们朋友樊恩这种吝啬的家伙的一种阴谋诡计。是滥用阿基米得定律②。”他的眼睛在浓密的黑眉毛下边闪闪地眨了一眨。“他们指望单凭位移这一作用来节省点儿金酒！”

安德鲁想到自己的尴尬情形，简直笑不出来了。他不会应酬交际，有生以来也从没有踏进过这么一所华丽的屋子。他对空酒杯、香烟灰，他自己——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手——都不知怎么是好！到了他们去吃饭的时候，他才感到高兴起来。可是等到了那儿，他又觉得大为不利。

那是一顿简单而安排得很好的晚餐——每只盘子里放着一小碗热气腾腾的肉汤，接下来是鸡色拉，全是雪白的鸡胸脯和莴苣心，用别致的香料调制成的。安德鲁挨着樊恩太太坐下。

“您太太真好，曼逊大夫，”他们坐下的时候，她文静地说。她是个瘦长、文雅的女人，外表很娇弱，态度落落大方，虽说一点儿不算标致，却生着一双聪明的大眼睛。她的嘴微微有点儿朝上

---

① 马蒂尼鸡尾酒(martini)：金酒、艾酒等混合成的一种鸡尾酒，通常里边总放上一枚橄榄或一片柠檬。

② 阿基米得(Archimedes，公元前287—212)：古希腊物理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得定律：物理学名词，物体在液体中，因为受液体浮力的影响，其重较真重减轻，而所减去的重，就等于该物体所排除的液体的重。这个定律是阿基米得发明的，故名。

翘，有点儿很利落的神情，这不知怎么竟然叫人觉得她聪明而有教养。

她跟他谈起他的工作，说他丈夫曾经听说他替好几个病人检查得多么仔细周密。她亲切地竭力逗他谈，很感兴趣地问他，他觉得区里的医务工作情况得怎样才可以有所改进。

“唔——这我可说不上来——”他很笨拙地泼了点儿汤在桌子上。“我想——我乐意瞧见有更多的科学方法得到运用。”

他对自己擅长的话题——他谈起来曾经使克里丝婷很着迷地一听就是几小时的话题——竟然讷讷地说不出来，只把眼睛老盯在盘子上，直到樊恩太太跟她另一边的查列士闲聊起来，他才感到轻松了一大截。

查列士——安德鲁没一会儿便听出来，查列士是加的夫的冶金学教授，伦敦大学的冶金学讲师和崇高的矿业病研究委员会① 的委员——是一位谈笑风生的人。他谈起话来，身体、两手和胡子都帮助表达。他议论辩驳，呵呵大笑，嗓子里咯咯作声，一面象个拚命给蒸气炉加煤的火夫那样，把大量的酒菜倒进自己的肚子里去。不过他的谈话倒是怪有意思的，桌上其余的人似乎都很乐意听他说。

只有安德鲁不肯承认他的话有价值，他很不耐烦地听着他们谈到音乐，谈到巴赫② 作品的音色，跟着，在查列士的领导下，忽地一转又转到了俄罗斯文学上。他厌烦地听他们提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普希金这些姓名。废话，都是不相干的

---

① 矿业病研究委员会（Mines Fatigue Board）：煤矿金属矿职业病研究委员会(The Coal and Metalliferous Mines Fatigue Board）的简称。

②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国音乐家。

废话，他心里愤愤地想着。这个糟老头子自以为他是什么人呢？我倒乐意瞧瞧他，比方说吧，在西藩街人家屋子后边的厨房里去做一次气管切开术。他的普希金到那儿可就施展不出来啦！

但是克里丝婷却听得津津有味。安德鲁斜瞅了她一眼，瞥见她含笑地望着查列士，听见她也在跟着一块儿谈论。她并不装模作样，她很自然。有一两次，她提到银行街公立小学里她的那间教室。他很感惊讶，她竟然能跟教授这样分庭抗礼，这样敏捷、大方地把自己的见解说了出来。他这才第一次以新奇的目光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克里丝婷对这些俄罗斯名人似乎全知道，他着恼地想着，真滑稽，她跟我竟然从没提过一句！后来，查列士称许地拍了拍克里丝婷的手——他想到，老混蛋能不能别动手动脚呢！他自己难道没有女人吗！

有一两次，他瞥见克里丝婷的眼睛亲昵、晶莹地回望着他；有好几次，她还把话题转到他这方面来。

"我先生对无烟煤矿里的矿工们很感兴趣，查列士教授。他已经开始了有系统的调查研究。研究矿尘吸进去的问题。"

"啊，啊，"查列士忙应了两声，把很感兴趣的目光转过来瞥着曼逊。

"不是这样吗，亲爱的？"克里丝婷怂恿着。"你那天晚上把这全告诉过我。"

"哦，这我可不知道，"安德鲁没好气地说。"那里边或许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我这会儿资料还不够。也许，这种肺结核病压根儿不是打矿尘里来的。"

他当然跟自己很生气。查列士这个人也许可以给他点儿帮助，这并不是说他会去请他帮忙，不过他跟矿业病研究委员会的关系，的确似乎可以给他一个极好的机会。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

原因，他竟然跟克里丝婷生起气来了。宴会结束以后，他们步行走回多景谷家里的时候，他紧闭着口，默不作声。接着，在那片静默中，他先自走进了卧房。

通常，他们脱衣服的时候总随便谈谈，无拘无束，他总拖着背带，拿着牙刷，细细把当天所做的事情说给她听。可是那天，他竟然故意把目光避开。

后来，克里丝婷恳求地问道：

"咱们玩得挺乐，是吗，亲爱的？"他分外客气地回答道，"哦！乐极啦！"在床上，他竭力睡向一边，躲避开她，用又长又响的鼾声拒绝了他所感到的她微微偎近他的动作。

第二天早晨，他们之间依旧有着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他很不高兴地做着他的工作，迟钝得简直不象他平时。下午大约五点钟，他们正在吃茶点的时候，有人揿了一下前门的门铃。原来是樊恩家的汽车司机，手里捧着一堆书，书顶上放着一大束紫红色水仙。

"太太，樊恩太太让我送来的，"他笑嘻嘻地说，临去的时候还用手碰了一下有帽檐的帽子①。

克里丝婷抱着花和书，满脸高兴地回进客厅里来。

"你瞧，亲爱的，"她兴奋地喊着说。"这真太好啦。樊恩太太把特罗洛普②的全部作品都借给了我。我一直就想把他的作品一气看上一遍！还有，这么可爱的——可爱的花儿。"

他死僵僵地站起身来，嘲笑道：

---

① 致敬礼的意思。

② 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巴彻斯养老院》(The Warden)，《巴彻斯的巨擘》(Barchester Towers)等。

"真不错！领主夫人送来的书和花！我想你是得收下，好使你跟我过的苦日子好受点儿！你是觉得我太没趣味了。我不是个你昨儿晚上似乎挺喜欢的那种能说会道的人。我可不知道那套俄罗斯废话！我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医疗协会助理！"

"安德鲁！"她脸色突然变得煞白。"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这是实话，对吗？我呆磕磕地吃着那顿该死的晚餐的时候，可以瞧得挺清楚。我脑袋上可生着眼睛。你已经讨厌我啦。我只配在烂泥里磨蹭，翻起肮脏的毯子去捉蛇蛋。我是个过于粗鄙的人，所以这会儿已经不合你的意啦！"

她的眼睛在煞白的脸上显得黝暗、可怜。不过她却平平静静地说道：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爱你，就因为你平时的为人。我决不会爱哪个别人。"

"听起来倒挺不错，"他咆哮着，咚咚地大步走出房去了。

他在厨房里待了五分钟，咬着嘴唇，来回踱着。随后，他蓦地转过身，跑回客厅里来。她站在那儿，很可怜地低垂着头，瞪视着炉火。他使劲儿把她搂到怀里。

"克里丝，亲爱的！"他非常后悔地喊着。"亲爱的，亲爱的！对不住！瞧在老天爷面上，原谅我吧。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我只是个小心眼儿的大傻子。我顶爱你！"

他们热烈地紧紧拥抱起来。空气里洋溢着水仙的香味。

"你不知道吗，"她呜咽着说，"没有你，我宁愿死了！"

后来，她把脸蛋儿紧偎着他的脸坐下，他伸手取了一本书，忸怩害臊地说道：

"特罗洛普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教我，好吗，亲爱的？我只是个没知没识的大老粗！"

八

冬天过去了。他展开了研究吸入矿尘的工作，拟订计划，对他登记簿上所有的无烟煤矿矿工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检查，这在那会儿给他新添了一种推动力。他们一块儿消磨的晚上甚至比先前更为快乐了。他看完晚上的门诊回家来后，克里丝婷就帮他抄写笔记，在熊熊的炉火面前一块儿工作——当地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他们从来不缺乏大量便宜的燃煤。他们常常谈上很长的时间，她虽然从不逼人接受她的见解，可是她知识的丰富和对书籍的了解，竟使他大为吃惊。此外，他还从她身上觉察到一种敏锐的本能，一种直觉，使她对文学、音乐，特别是对人的判断异常正确。

"真个的，"他老逗她说，"我这会儿才知道我的太太啦。为了免得你自以为了不起，咱们且休息上半小时，打儿副皮克[1]，那我准可以赢你。"这种牌戏是他们从樊恩夫妇那儿学来的。

白天愈来愈长了，她没跟他说，便在那片荒园里展开了清理的工作。女佣珍妮有位叔祖——她对这位独一无二的亲戚觉得很自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残废的矿工，他每小时拿十便士，成了克里丝婷的助手。三月的一天下午，曼逊走过那道腐朽的小桥的时候，看见他们在下边涧水旁着手清除狼藉在那儿的那些生锈的鲑鱼罐头。

"喂，下边的人，"他从桥上喊着。"你们在干吗？糟践我钓鱼的地方吗！"

---

① 皮克(piquet)：一种两人玩的牌戏。

她兴致勃勃地点点头来回答他的玩笑话。

"你等着瞧吧。"

几星期后，她已经拔除了野草，清理出了荒废的小径。涧水一片明净，两岸也整理得整整齐齐。一座用四下散放着的石头新堆起的假山，兀立在涧底那儿。樊恩的花匠约翰·罗勃兹常常过来提供意见，还送来一些花苗和树苗。她带着真正得意的心情，挽着安德鲁的胳膊，领他去瞧水仙刚开的第一朵花。

接着，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丹尼没预先通知，突然跑来看望他们了。他们张开胳膊搂着他，热诚的欢迎简直弄得他大为疲惫。曼逊又见到这个矮胖的身个儿和沙黄色眉毛的红脸，不禁感到罕有的高兴。他们领他看了一下屋子，请他吃了他们最好的食物，然后把他推坐在他们最软和的椅子上，热切地向他询问一切。

"佩奇已经去世啦，"菲力普说。"是的，那个可怜的人儿一个月前死了。又一次脑出血。这倒也不错！"他衔上烟斗，眯起眼睛，露出了他们熟悉的那种冷嘲热讽的眼色。"布洛德汶和你的朋友里斯似乎就准备结婚啦。"

"一开头就来上一场金婚礼①，"安德鲁分外尖刻地说。"可怜的爱德华！"

"佩奇人真不错。是一个挺好的全科老大夫，"丹尼沉思着说。"你知道，我听到这个倒楣的称呼②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就讨厌。可是佩奇倒真配得上这称呼。"

他们静默了一会儿，大伙儿都回想到爱德华·佩奇。他待

① 金婚礼(golden wedding)：西俗谓结婚后五十年为金婚。

② 指全科大夫。

在布雷纳力矿渣堆中的那些困苦的岁月里，一直渴望到喀普里去见到那儿的鸟儿和阳光①。

"你近来怎样，菲力普?"安德鲁后来问。

"哦，我不知道！我近来很不定心。"丹尼淡淡地笑笑。"自从你们走后，布雷纳力似乎不是老样儿啦。我打算上海外哪个地方去走一趟。也许去做个船上的大夫——只要有条小货船肯要我的话。"

安德鲁默不作声，他想到这个聪明人，这个有真才实学的外科医师，以一种自我摧残的乖僻故意在糟践自己的一生，不禁又伤感起来。但是丹尼真是在糟践他的一生吗？克里丝婷和他常常谈到菲力普，竭力想猜出他一生中费解的地方。他们模糊地知道，他娶过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女人，她想把他熏陶成一个适合在那里行医的医师，那地方的医师要是一星期不打上三天猎，那么其余的四天就算是尽心地给人动手术，也得不到什么名望的。丹尼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五年以后，她报答他的就是满不在乎地离开了他，跟着另外一个人去了。这就难怪丹尼要逃遁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瞧不起习俗，憎恶常规。将来有一天，他也许会再回到文明生活里去的。

他们谈了一个下午，菲力普直挨到最后一班火车才走。他对安德鲁所说的阿伯拉劳的医务工作情形很感兴趣。安德鲁愤慨地提到卢埃林从助理医师们的薪俸里索取报效的问题，他很怪地笑了笑，说：

"我瞧你对这事不会忍受上多久的！"

菲力普走后，随着时光的消逝，安德鲁渐渐觉察到他工作里

① 佩奇很喜欢鸟儿，见第43页。

有一个缺陷，一种古怪的空虚。在布雷纳力，菲力普在他近边的时候，他一直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的情谊，一种明确的意志。可是在阿伯拉劳，他跟其他的医师们没有这种情谊，在他们中间也感觉不到这种意志。

西区诊所里的同事厄尔查特医师尽管脾气急躁，却是个好心肠的人。他已经上了年纪，为人相当呆板，压根儿没有什么灵敏的想法。虽然多年的经验使他能够象他所说的，"鼻子一伸进"病房就闻出肺炎的气味，虽然他包扎起石膏夹板来很熟练，对脓疖施行起十字形治疗① 来也很在行，虽然偶尔，他还乐意证明他能动点儿小手术，然而他毕竟太陈腐过时了，免不了在多方面要出毛病。在安德鲁看来，他很清楚地是一位丹尼所说的那种"老式的"家庭医师——精明圆滑，不辞劳苦，经验丰富，一位病人和广大群众对他生了感情的医师，一位二十多年来从没翻过一本医书、落伍得简直要闯祸的医师。安德鲁虽然老想跟厄尔查特讨论讨论，可是那个老头儿却没有多少时间来谈"业务"。他把一天的工作做完以后，就喝罐头汤——他最喜欢的是红柿汤——用沙纸打磨他新做的小提琴，赏玩他的旧磁器，然后踱到合作俱乐部去下象棋和抽烟。

东区诊所里的两位助理医师也同样并不令人鼓舞。麦德雷医师，年纪比较大的一位，是一个年近五十的人，生着一张聪明、机灵的脸，不幸耳聋得几乎一句话也听不见。这种苦恼不知为了什么向来总叫一般人觉得可笑。要不是因为这种苦恼，耶查尔斯·麦德雷决不至于到采矿的山谷里来做助理医师了。他跟安德鲁一样，本质上也是个内科医师。作为一位诊断家，他是非

① 十字形治疗：指将疖肿等表面皮肤作十字形切开，将脓放出。

常出色的。可是等病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一句话也听不见。当然，他很会从人家的嘴唇上察言观色。然而他很胆怯，因为他常犯可笑的错误。瞧着他那焦急的眼睛里露出极端疑讶的神色，盯着跟他说话的那个人掀动的嘴唇，真是令人难受的。他因为生怕铸成大错，所以一向随便什么药都只给上最少的剂量。他生活并不宽裕，因为他在成年的子女们身上曾经遭到过些纠纷和损失。那会儿，他跟他的衰老的太太一样，已经成了一个无用的、特别可怜的人儿，经常害怕卢埃林医师和委员会，唯恐他们会突然不要他。

另外一位助理奥克斯伯罗医师是一个跟可怜的麦德雷很不相同的人物。安德鲁对他的印象远不及对麦德雷的好。奥克斯伯罗是一个身材高大、脸色发青的人，生着短胖的手指，具有五分钟的热忱。安德鲁常常觉得，要是奥克斯伯罗稍许再多有点儿活力，那他准可以做一个很不错的赛马赌头啦。说实在的，奥克斯伯罗由太太陪伴着，星期六下午经常到附近的小镇芬雷去——礼节使他不便在阿伯拉劳露面。到了那儿以后，他便在市场上搭起他的铺着地毯的小讲台，由太太拉着手风琴，举行一场露天的宗教集会。奥克斯伯罗是一个福音传道师。作为一个理想家，生活中一种精神信仰的信徒，安德鲁原可以羡慕这种热情的。但是，啊呀！奥克斯伯罗却感情用事得叫人受不了。他会突如其来地呜咽哭泣，做起祈祷来更令人惊慌失措。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用尽心力都无法可想的难产产妇，竟然扑通一下在床边跪倒，哭哭啼啼地恳求上帝对那个可怜的产妇创造一个奇迹。厄尔查特很憎嫌奥克斯伯罗，把这件事告诉了安德鲁，因为后来还是厄尔查特赶去，穿着鞋子踏上了床，施用了高位钳术① 才使孩子顺利地生下来的。

安德鲁越想到这几位助理医师和他们的这种工作制度，便越指望把他们团结起来。事实上他们之间很不团结，没有合作的精神，很少有什么友情。他们只不过是按着国内实际上普遍存在的那种寻常的竞争办法互相对立地在执行业务，各人尽力为自己多争取些病人。结果，大伙儿往往露骨地互相猜忌，彼此都怀有恶感。举个例子来说，安德鲁知道，有一个奥克斯伯罗的病人把医疗证转到厄尔查特那儿去的时候，厄尔查特就在诊所里从那个人手中把剩下的半瓶药拿过去，打开塞子，很轻蔑地闻了闻，然后大声嚷道：

"这是奥克斯伯罗给你吃的吗？真该打！他简直是在慢慢毒害你！"

同时，卢埃林医师便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悄悄地从每一个助理的薪俸里拿上一笔报效。安德鲁对这种办法感到愤慨，他渴望筹划出一种不同的办法，拟订一种新的、较好的协议，使助理医师们可以联合起来——不去报效卢埃林。可是这地方他是新来乍到，他自己又遭到许多困难，特别是他一开头在自己区里所犯的那些错误，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谨慎。直到他会到康·鲍兰德以后，他才决定放手去试一试。

九

四月初的一天，安德鲁发现大牙上有一个洞，于是在下星期的一天下午，便找会里的牙医师去了。他那会儿还没会见过鲍

---

① 高位钳术（high forceps）：难产时，胎儿头位置较高，需用产钳将其拉出，共分高位、中位、低位三种。高位钳产是胎儿头位置最高的一种。

兰德，不知道他的门诊时间。当他走到广场上鲍兰德的小诊所外边的时候，他发觉门关闭着，上边钉着用红墨水写的这么一张通告：

医师拔牙去了。急诊请向寓所接洽。

安德鲁琢磨了片刻，决定既然到了这儿，便去拜访他一下，至少可以约定一个时间，他于是向闲待在山谷冷饮铺外边的一群青年人中的一个问明了道路后，朝牙医师的寓所走去。

那是一幢两所毗连的小别墅，在市区东郊较高的地方。安德鲁走上通向前门的那条凌乱的小路时，听见一阵很响的锤打声，屋子旁边有一所破败的小木屋，他从大敞着的门外朝里一望，瞧见一个红头发、瘦长身个儿的人只穿着一件衬衫，正用锤子在使劲儿锤打一辆拆散的汽车车身。那当儿，那个人也瞥见了他。

“你好！”他招呼着。

“你好！”安德鲁相当谨慎地应了一声。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牙医师约一个时间。我是曼逊大夫。”

“请进来，”那个人很殷勤地把锤子一摆，说。原来他就是鲍兰德。

安德鲁走进那间小木屋，里边乱堆着一辆极旧的、拆散了的汽车的各部分。屋子中央，用盛鸡蛋的木匣子架着的，是车身底盘，实际上明明已经给锯成两截了。安德鲁把目光从眼前的这个很特别的工程上转过来望着鲍兰德。

“这就是拔牙吗？”

“是的，”康同意说。“每逢我在诊所里想偷偷懒的时候，我

就跑到车房里来，替我的汽车装配装配。"

他的爱尔兰土腔简直重得不得了[1]。再说，他还用明明很自负的腔调提到车房——意思是指那个要倒的小木屋——和汽车——指的是那个已经四分五裂的车子——这些词儿。

"我这会儿在做的事，说来你也不会相信，"他说下去，"那就是说，除非你跟我一样，也挺喜欢机械。我把这辆小汽车买来整五年啦。你听着，我买下她[2]的时候，她只有三岁。您瞧见她给拆散啦，也许不会相信，但是她跑起来真象一只兔子。不过她太小了，曼逊，拿我家里这会儿的人口来说，她太小了。所以我正在把她放长一点儿。你瞧，我把她齐中间给锯断了，打算在那儿加上两英尺的材料。等她完工以后再瞧吧，曼逊！"他伸手拿了短外衣。"到那会儿，她就长得可以运输一团人了。现在，上诊所去吧，我给你把牙补上。"

康的诊所几乎跟车房里一样凌乱，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跟车房里一样肮脏。他在那儿替曼逊把牙补上，嘴里一直就说个没停。康因为话说得太多、太起劲儿，所以浓密的红口髭上老沾满了汗珠。在他弯下身，用掐在油腻的指甲下的汞合金补牙的时候，他那急需修剪的乱蓬蓬的栗色头发不断地擦着安德鲁的眼睛。他连手都不肯操心去洗洗——这就康说来，是一件极不相干的琐碎事！

他是个马马虎虎、性情急躁、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的人。安德鲁跟康越熟悉，便越被他的幽默、朴实、豪爽和粗率吸引住了。

---

① 原文是 His brogue was thick enough to be cut with a knife，直译是：他的爱尔兰土腔厚得简直可以用刀切。

② 指小汽车。

康在阿伯拉劳待了六年，自己从没攒起一个便士来。但是他从生活中却取得了极大的乐趣。他对“机械学”非常癖好，老在制造小器具；他醉心于自己的汽车。其实，康该有辆汽车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可是康喜欢玩笑，连拿自己开玩笑他都喜欢。他告诉安德鲁，有一次他给委员会一位重要委员请去拔一颗蛀了的臼齿，他自以为口袋里带着钳子到病人家里去了，结果他发觉自己竟用了一把六英寸长的扳钳[1]去拔那颗牙。

牙齿补好了，康把器械扔进一只盛着来沙尔[2]的塑料瓶里去，这便是他对消毒的天真的想法。他邀安德鲁跟他一块儿回到家里去吃茶点。

“哎，去，”他很殷勤地再三邀请。“你该去跟我家里人会会。咱们这会儿去正是时候。这会儿刚五点。”

他们到那儿的时候，康的家属们倒真个是在吃茶点，但是他们对康的古怪的行动显然太熟悉了，压根儿并不因为他带了个陌生人来而稍有惊动。鲍兰德太太坐在那间温暖、杂乱的屋子里餐桌的上首，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下边坐着文静、怕羞、十五岁的玛丽——“爸爸最喜欢的、唯一的一个黑头发的孩子”，这是康的介绍——她已经在挣上一小笔工资，做广场上编书的乔·拉金斯的职员了。玛丽旁边坐着十二岁的忒伦斯，接下来是三个摊手摊脚、待在一旁的小小孩，喊喊喳喳地嚷着来引起他们父亲的注意。

这一家子，也许除了那个很害羞的玛丽以外，都具有一种欢天喜地的精神，这使安德鲁看得很出神。那间房呈现出了一种

---

① 扳钳：修理汽车的用具。

② 来沙尔(lysol)：煤酚皂溶液，作消毒剂用。

光怪陆离的特色。壁炉上边，挂着教皇庇护十世[1]的彩色肖像，旁边插着一片复活节的棕榈叶，相片下边搭着一些婴孩的尿布在那儿烘干。金丝雀的笼子许久没有洗涤，可是笼里却歌声抑扬，这时候它搁在镜台上、靠着鲍兰德太太叠着的紧身衣——她为了舒适起见，早把它给脱去了——和一只盛着狗饼干的破口袋。六瓶刚从伙食铺买来的黑啤酒放在衣柜上，挨着忒伦斯的笛子。房角落里堆着一些破玩意儿、成单的一只鞋子、一只生锈的溜冰鞋、一把日本太阳伞、两本微微破损的祈祷书和一本《摄影小品》。

不过安德鲁喝茶的时候，最吸引着他的还是那位鲍兰德太太——他干脆不能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她面色苍白，神情安静、恍惚、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喝上不知多少杯烧滚的红茶；同时，孩子们在她四周争吵，毛娃子从她那丰富的源泉里公开地吸取滋养品。她微笑着点点头，替孩子们切面包，自己倒出茶来，边喝边喂着奶，一切都带有一种茫然而平静的神气，仿佛多年的喧扰、污秽和单调的生活——以及康的热情奔放的性子——到头来已经把她送进了一种极乐的麻木的境界里，所以她是隔离开的、不受影响的。

等她把目光掠过他的头顶，盯着别处，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险些儿把茶杯打翻，她的声音是柔和的、抱歉的。

"我早就打算去拜望曼逊太太了，大夫。只是我太忙啦——"

"上帝在上！"康哈哈大笑起来。"忙，真个的！她没有新衣服——这就是她的意思。我原把那笔钱存开的——可是妈的，也

---

[1] 庇护十世(Ginseppe Sarto, 1835—1914)：意大利神父，一九〇三年当选为天主教教皇。

不知是忒伦斯，还是他们哪一个得买一双新鞋啦。没关系，妈妈，等我把汽车加长了，我们就让你挺气派地飞跑一下吧。”他极其自然地转过身来望着安德鲁。“我们经济挺紧，曼逊。问题就在这儿！谢谢上帝，我们吃的可不短少，不过有时候，我们的衣服可不挺好。委员会里他们是一些挺啬刻的人。再说，大头儿当然还得抽上一份！”

“谁？”安德鲁吃惊地问。

“卢埃林！他打我这儿跟打你们那儿一样，也抽五分之一！”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哦！他偶尔替我瞧一两个病人。在过去六年里，他打我手里接过去两个含齿囊肿① 的病人。需要的时候，他还是个X光专家。不过他也是个卑鄙的家伙。”孩子们全给撵到厨房里玩去了，所以康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话。“他和他的大汽车。那个该死的玩意儿漆得闪亮。我来告诉你，曼逊，有一次我乘着自己的小汽车跟在他后边驶上马尔狄山，我决定加快速度。嘿！可惜你没瞧见我超过他的时候，他脸上的神气。”

“你瞧，鲍兰德，”安德鲁忙接着说。“卢埃林要报效的这件事是一个岂有此理的负担。咱们干吗不跟他斗上一场呢？”

“什么？”

“咱们干吗不跟他斗上一场？”安德鲁用更响的声音又说了一遍。他说着的时候觉得怒气直往上涌。“这是极不合理的。咱们全挺拮据，竭力在这儿挣扎——听着，鲍兰德，你正是我一直想会见的人。你肯在这件事上跟我骈肩合力地斗一斗吗？咱们

---

① 含齿囊肿(dentigerous cyst)：一种先天性肿瘤，由于胚胎细胞分化不好而形成的。

还得去争取其他几位助理。大伙儿联合起来好好干一下——"

康的目光里闪射出一种迟钝的光彩。

"你是说，你打算去找卢埃林吗？"

"是。"

康很庄重地伸出手来。

"曼逊老弟，"他郑重地说。"咱们打开头就站在一块儿了。"

安德鲁急煎煎地奔回家去告诉克里丝婷，满心都渴盼着这场战斗。

"克里丝！克里丝！我找着一个极好的人啦。一个红头发的牙医——人挺热忱——唔，就象我，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可是听着，亲爱的，我们要发动一场革命了。"他兴奋地笑着。"啊呀！头儿卢埃林要是知道什么事在等着他，那倒真不错！"

他可不用她来警告他得小心点儿。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一向总拿定主意、很精明地干下去。因此第二天，他先去拜访了一下欧文。

秘书对这件事很重视，很感兴趣。他告诉安德鲁，这种协议是主任医师和助理医师之间的一种两相情愿的安排。整个儿事情委员会根本管不着。

"你瞧，曼逊大夫，"欧文最后说。"卢埃林大夫是一个很能干的、资格很好的人。我们认为能请到他，运气挺不错。不过他做我们的医务主任，已经打会里支取了一笔相当大的报酬。是你们助理大夫们认为他该再多拿点儿——"

"我们当真认为这样吗？"安德鲁心里想。他很满意地辞了出来，打了个电话给奥克斯伯罗和麦德雷，约好他们那天晚上到他家里去，厄尔查特和鲍兰德已经先答应上他那儿去了。他从过去的谈话里知道，这四个人都不乐意少拿五分之一的薪俸。

等他把他们团结起来以后，这件事就办成了。

下一步就是去跟卢埃林说了。他考虑了一下，觉得不预先把自己的意思透露点儿给卢埃林，是不光明的。那天下午，他到医院去上麻醉剂。那是一个长时间的复杂的腹部手术。在他看着卢埃林动手术的时候，他禁不住感到钦佩。欧文的意见一点儿也不错，卢埃林是异常能干，不仅是能干，而且是多才多艺的。他是——丹尼会这么说——检验那条规则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一个独特的例子。随便什么事他都做得好，随便什么事他都办得到。从每条细则他都记在心里的公共卫生条例，到最新的放射学技术，在这五花八门的职务范围里，卢埃林总是很有把握、胸有成竹的。

手术做好以后，卢埃林正在洗手，安德鲁走到他面前，急匆匆地脱下自己的手术衣。

"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卢埃林大夫——我禁不住注意到，你割那个瘤的手法真太好啦。"

卢埃林的呆板的脸上透出了满意的神色。他和蔼地笑笑。

"你这么说我挺高兴，曼逊。我顺便说一下，你近来上麻醉剂可大有进步啦。"

"不成，不成，"安德鲁嘟哝说。"我对这个永远搞不好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卢埃林依然平静地用肥皂洗着手。安德鲁站在他的胳膊肘儿旁边，很紧张地清了清嗓子。现在，到了时候，他反倒觉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他终于唐突地说道：

"你瞧，卢埃林大夫。我想得告诉你才是——我们助理大夫全都认为，打我们薪水里抽一部分给你是不合理的。我这么来跟你说，的确挺寒伧，但是我——我打算提议把那给取消。我们今儿晚上在我屋子里开会。我觉得这会儿让你知道比事后让你知

道好。我——我想让你明白，我在这件事上至少是正正派派的。”

卢埃林还没来得及答话，安德鲁已经回过身去，没望他的脸，便离开了手术室。他话说得多么糟。可是反正他已经说了。等他们把最后通牒交去给卢埃林的时候，卢埃林总不能指控他在背后捣鬼了。

多景谷的会议订在那天晚上九点钟举行。安德鲁拿出几瓶啤酒来，又请克里丝婷预备了一些三明治。克里丝婷把三明治做好以后，穿上外衣，到樊恩家去坐了一小时。安德鲁心头激动，期望这次会议开得成功，所以在门道里沉重地踱来踱去，尽力想集中自己的思想。不一会儿，人全到了——鲍兰德最先，接下来是厄尔查特，最后是奥克斯伯罗和麦德雷两人一块儿。

安德鲁在客厅里斟啤酒，递三明治，竭力想鼓起一种热诚的气氛。他因为自己简直可以说是不喜欢奥克斯伯罗，所以最先跟他说话。

“请喝呀，奥克斯伯罗！地窖子里还有不少哩。”

“谢谢你，曼逊。”福音传道师的声音是很冷淡的。“我任什么形式、任什么样子的酒精都不碰。这是违背我的操守的。”

“上帝在上！”康口髭上满沾着酒沫，说。

作为一个开端，这是不吉利的。麦德雷嘴里嚼着三明治，眼睛一直在留神注意，脸上露出聋子的那种痴呆而又关切的神色。啤酒增强了厄尔查特生来的爱争执的脾气，他凝神瞅了奥克斯伯罗一会儿，冷不防脱口说道：

“现在，咱们既然聚到了一块儿，奥克斯伯罗大夫，也许你觉得方便，可以把格林胡同十七号图德·艾文思怎么打我的登记簿上转到你那儿去的事解释一下了。”

“我可不记得这个病人啦，”奥克斯伯罗冷冷地把两手的指尖紧抵在一块儿，说。

“我可记得！”厄尔查特喊着说。“这是你打我手里偷过去的许多病人中的一个，医学大法师①！而且还不只这个——”

“两位！”安德鲁慌忙喊着说。“请你们别争执，请你们别争执！咱们要是自己先争执起来，那怎么能办成功事情呢？想想看，咱们聚集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

“咱们聚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奥克斯伯罗怯生生地说。“我原该去瞧一个病人的。”

安德鲁站在炉边的地毯上，神色紧张而恳切，竭力掌握住这个动荡的局面。

“各位，是这么一档子事！”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这里我最年轻，我来就职也没多久，不过我——我希望你们对这一切都别见怪！也许，正因为我新来，所以我对情况——你们已经忍受了这么久的情况——有一种新看法。首先，我觉得咱们这儿的制度满错啦。咱们墨守陈规地在胡搞乱干，互相竞争，仿佛咱们是普通的城市和乡下大夫，而不是有大好机会、可以互相合作的同一个医疗协会里的成员！我所会见的每一位大夫都说这儿的工作很清苦。他会告诉你，他一直在苦干着，累得简直了不得，自己一分钟空闲也没有，没有时间吃饭，老在忙着出诊！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咱们同人没试着组织起来。让我举一个例子来把我的意思说明一下——虽然我可以举出几十个例子来。夜晚的急诊！你们都知道咱们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怕给人来唤醒，

---

① 医学大法师，原文为 your medical reverence，因为奥克斯伯罗又做福音传道师，所以这么说。

请出去。咱们晚上挺不安逸，因为咱们可能给请出去。要是咱们知道咱们不会给请出去，要是咱们打这儿开始合作，先安排好一种夜晚的工作制度，每一位大夫值一星期夜班，然后那一个月里他晚上就不用起来瞧病，由别人去轮流值班，那不好极了吗！想想看，那样你们白天做起工作来可以多么精神——"

他兀地停住，注意到他们的脸上全毫无表情。

"不成，"厄尔查特急促地说。"真该打！我宁可一个月天天晚上不睡，也不把一个病人托付给老福克斯伯罗①。哼，哼！他借去就不还的。"

安德鲁激动地截断了他的话。

"既然咱们对这办法意见不一，那咱们就把它暂时放下——反正下次开会时可以再谈。但是有一件事咱们是意见一致的。那就是咱们干吗聚到这儿来的缘故。我说的是咱们付给卢埃林大夫的这笔费用。"他停住。他们这会儿全望着他了，提到了银钱的事情，大伙儿全很感兴趣。"咱们都同意这是不合理的。我跟欧文谈过。他说这跟委员会毫不相干，只是大夫们彼此之间的一种调节安排。"

"不错，"厄尔查特急忙说。"我记得这是多会儿订的。这是九年前的事啦。那会儿，我们有两个糟透了的助理大夫②。一个在东区诊所；一个在我那头。他们所瞧的病人给了卢埃林很不少麻烦。于是有一天，他把我们全召集起来，说除非我们能跟他商定一个办法，要不他这么做可太冤啦。这样这办法就开始

---

① 英文"福克斯"(fox)一字是"狐狸"、"坏蛋"的意思，所以厄尔查特把奥克斯伯罗的姓这样改了一下，来骂他狡猾。

② 助理大夫，这儿原文为 Jonahs of assistants，直译是"约拿般的助理大夫"。按约拿是希伯来的预言家，又转作"带来不幸的人"解。

了。这样它就继续下来了。"

"但是他打委员会领取的薪水就已经包括他替会里所做的全部工作了。而且他还打其他的职务上收进了好些钱。他简直在钱堆里打滚啦！"

"我知道，我知道，"厄尔查特急躁地说。"但是，曼逊，你听着，这个卢埃林，他对咱们可挺有用。这一点他知道。如果他闹起别扭来，那咱们可真有点儿糟糕。"

"咱们干吗该付钱给他呢？"安德鲁坚持说。

"对！对！"康把酒杯重新斟满，插嘴说。

奥克斯伯罗瞥了牙医师一眼。

"请你们容我说一句话。我同意曼逊大夫的意见，认为克扣咱们的薪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卢埃林大夫是一位挺有声望的人，资格又非常好，他给会里带来了很大的声誉。再说，他还特地打咱们手里把疑难的病例接了过去。"

安德鲁瞪眼望着这个人。

"你乐意推掉疑难的病例吗？"

"当然罗，"奥克斯伯罗很不高兴地说。"谁不乐意呢？"

"我就不乐意，"安德鲁喊着说。"我想留着他们，把他们治好！"

"奥克斯伯罗说得对，"麦德雷出乎意外地嘟哝说。"曼逊，这是行医的第一条规律。等你年纪大点儿，你就会知道了。推掉疑难的毛病，推掉它，推掉它。"

"可是，真该死！"安德鲁激烈地表示反对。

谈话兜来兜去继续了三刻钟。结果，安德鲁火起来了，一下高声说道：

"咱们非得把这件事解决掉。你们听见吗？咱们干脆非解

决掉不可。卢埃林知道咱们反对他。今儿下午，我已经跟他说过啦。”

“什么！”奥克斯伯罗、厄尔查特，甚至麦德雷，全这么喊起来了。

“大夫，你是说你已经跟卢埃林大夫说过了吗？——”奥克斯伯罗半抬起身子，把吃惊的目光低下来盯着安德鲁。

“我当然说过了！他迟早总得知道。你们瞧不出吗？咱们只要骈起肩来站在一块儿，让他知道咱们是团结一致的，那咱们准可以取得胜利！”

“真该打！”厄尔查特面如土色。“你胆子真不小！你不知道卢埃林势力有多大。他件件事都有份儿！咱们要是不全给解雇，那才运气哩。想想看，在我这岁数，要我再设法去找一个位置。”他象匹公牛似地朝门口冲去。“曼逊，你人挺不错。但是你太年轻啦。再会。”

麦德雷已经匆匆地站起身来了。他目光里显示出来，他这就要直接赶到电话那儿去，很抱歉地告诉卢埃林医师，他卢埃林是位顶儿尖儿的医师，而他麦德雷可以绝对听他的。奥克斯伯罗跟着也走了。两分钟内，那屋里的客人走了个精光，只留下康、安德鲁和剩余的啤酒。

他们默默地喝完了啤酒。接着，安德鲁想起来，储藏室里还有六瓶。他们把那六瓶也喝下去。然后，他们谈论起来，谈到奥克斯伯罗、麦德雷和厄尔查特的家世、出身和品性，特别细谈了半天奥克斯伯罗和他的小风琴。克里丝婷回来，走上楼去他们都没瞧见，只兴致勃勃地互相谈着，象被人无耻地出卖了的亲弟兄那样。

第二天早晨，安德鲁头痛得要命，愁眉苦脸地四处去出诊。

在广场上，他遇到了卢埃林乘着他的汽车。安德鲁羞愧而傲岸地抬起头来的时候，卢埃林满面春风地望着他微笑。

一〇

那一星期，安德鲁在挫败之下老感到愤慨，意气大为沮丧。星期日早晨，他平时总安安静静地多睡上一会儿，可是那个星期日，他突然睡不住了。

“倒不是钱的问题，克里丝！是这件事在理不在理！我想到它的时候——它简直使我要发疯啦！我干吗不能扔开它呢？我干吗不喜欢卢埃林呢？至少，我干吗一会儿喜欢他，一会儿又恨他？老实告诉我，克里丝，我干吗不服他呢？难道我妒忌他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的答话使他大吃了一惊。“是的，我想你是妒忌！”

“什么！”

“别把我的耳膜给震破了，亲爱的。你叫我老实告诉你。你是妒忌，非常妒忌。你干吗不该妒忌呢？我并不想嫁给一个圣人。这屋里需要拾掇的已经够多啦，用不着你再竖起一道光轮来。”

“你说下去，”他咆哮着。“你索性把我的过错全说给我听吧。多心！妒忌！你早先也说过！哦，我想，你是说我太年轻啦。八十岁的厄尔查特那天也当面这么说过我！”他停了停，等她继续说下去。跟着，他暴躁地问道：“我干吗要妒忌卢埃林呢？”

“因为他工作做得非常好，知道的又那么多，而且，唔——主要是因为他有着所有那些顶体面的资格。”

“而我只是一所苏格兰大学的起码的小医学士！啊呀！现在

我可知道你对我到底是怎么个看法啦。"他气冲牛斗，跳下床去，穿着睡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资格又有什么关系？纯粹是他妈的虚张声势！主要得看方法，看临床的能耐。我根本就不相信课本里说的那套废话。我只相信打听筒头上听到的东西！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听到的可很不少。我在无烟煤矿的调查工作上已经开始找出些实际的东西来了。也许有一天，我会使你吃上一惊的，太太！真该打！这倒真不错，一个人星期天早晨醒来，他太太告诉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她在床上坐起来，拿了修指甲的器具去修指甲，一边等着他把话说完。

"我可没说这些，安德鲁。"她的说理的态度使他更为气恼。"我只是说——亲爱的，你总不见得一辈子都做助理大夫。你要人家听你的，注意你的工作，你的见解——哦，你总明白我的意思吧。要是你有一个真正体面的学位——一个医学博士，或是——或是皇家内科医学院①研究员的资格，那对你就挺有帮助啦。"

"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他茫然地应了一声。接着，他说道："嘿，她这个小家伙倒独个儿全想好啦。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哼！做一个矿区的大夫想去取得那个！"他的讽刺话大概使她感到很难堪。"你不知道吗，他们只把那个留给欧洲的'皇帝'②！"

---

① 皇家内科医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英国内科医师林纳克（Thomas Linacre，约1460—1524）于一五一八年在伦敦创立的一个医学团体，有院长一人和院士若干人，负责处理院务，院士概由研究员中选出。院址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

② 指欧洲的名医。

他把门砰地一下关上，到洗澡间刮脸去了。五分钟后，他又回来，半边下巴颏儿上已经刮好，半边还抹着肥皂沫。他感到后悔，激动。

“克里丝，你认为我取得到吗？你说得一点儿不错。咱们那个老铜牌上是需要来点儿小装潢，好使咱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过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这是所有的医学考试里最难的一种。那——那简直是要命！可是——我想——待会儿，我先去把详细情形查一查看——”

他突然停住，奔下楼去拿《医师手册》。等他拿了回上楼来的时候，他脸上显得异常懊丧。

“不成！”他郁闷地嘟哝说。“马上就给轰回来啦！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没法应付的考试。开头先得考一场外国语。四种语言。拉丁文、法文、希腊文、德文——有两种还是非考不可的，接下来才可以去参加那场倒楣的考试。我外国语就不会。我知道的拉丁文都是七扯八拉的——mist. alba——mitte decem.[1]。至于法文——”

她没有答话。屋里静了好半晌。他站在窗口，闷闷不乐地朝外闲望。后来，他蹙起眉头回过身来，心里只觉得烦闷，不能把这件事扔下。

“我干吗不能呢——真该打。克里丝——我干吗不能学会这些语言去考一考呢？”

她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搂住他，修指甲的器具撒到了地板上。

“哦，我就要你这么说，亲爱的。这才真是你。我也许可

① 拉丁文，意思是：“白色合剂——给予十份。”

以——我也许可以给你帮点儿忙。别忘了，你女人是退职的教师！”

他们整天很兴奋地拟定计划，把特罗洛普、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全包起来，收进那间空着的卧房去。他们把客厅拾掇了一下，准备开始。那天晚上，他便跟她学习起来。第二天晚上，也是这样；第三天晚上——

有时候，安德鲁觉得这件事极迂腐乏味，似乎听见大人物们老远在嘲笑。他坐在这张硬桌子旁边，待在威尔士的这个遥远的采矿小镇上，跟着自己的女人念 caput—capitis，或是Madame, est-il possible que ①……？煞费苦心地学着语尾变化和不规则动词，朗读塔西忒②的作品和他们偶然找到的一本爱国读本，Pro Patria③——他常在椅子上猛地朝后一靠，病态地想到——

“要是卢埃林瞧见我们在这儿这样——他会不会嘻嘻地笑呢！想想看，这还不过是开端，往后我还有医学上的那一大堆玩意儿得复习哩！”

下一个月的月底，一包包书籍开始从国际医学图书馆伦敦分馆按期寄到多景谷来。安德鲁于是从大学毕业时读到的地方接着往下读。他很快便看到自己多早就停顿了。他看到了生物化学在治疗方面的进展，觉得自己简直来不及学习。他看到了肾阈、血尿素和基础代谢④，以及蛋白试验的不可靠。他学生时代的这个根本原理在他的面前垮下以后，他不禁苦闷地大声喊了起来。

“克里丝！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玩意儿简直要了我的命啦！”

他得全力去做好他的业务工作，只有长夜可以用来阅读。他靠黑咖啡支持着，头上裹着一条湿毛巾，拚命朝前奋斗，一直读到午夜以后。等他精疲力尽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常常简直睡不

着。有时候，他睡熟了，又会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浑身是汗，脑袋里闪现着术语、公式，以及一句东扯西拉、不知所云的法国话。

他烟抽得过量，体重减轻，脸盘儿也变得比以前瘦削了。可是克里丝却在他身旁，经常静静地待在他的身旁，使他可以有个人谈话，使他可以画图表给她看，用绕口的术语来说明肾小管的特别的、惊人的、微妙的选择作用⑤。她还容他朝她喊叫，做手势，以及烦躁起来的时候朝她乱嚷乱骂。十一点钟，她把刚煮好的咖啡端来给他的时候，他往往生气地喊道：

"你干吗不能让我独个儿清静一会儿？这个烂泥水⑥到底是干吗的？咖啡硷——这只是一种坏药。你难道不知道我在自杀吗？这都是为了你。你太狠心啦！你心狠得要命。你就象个女牢头禁子，端着薄粥走出走进！我决得不到那个该死的玩意儿的。伦敦西区大医院里有成百的人想得到它，而我！——打阿伯拉劳——哈，哈！"他的笑声是歇斯底里的。"打这个亲爱的老医疗协会里！啊呀！我可累透啦；我知道西藩街他们今儿夜里还

---

① caput—capitis：拉丁文，意思是："头"。

Madame, est-il possible que…?：法文，意思是："太太，可以……吗？"

② 塔西忒(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③ 拉丁文，意思是："为了祖国"。

④ 肾阈(renal thresholds)：医学用语，指肾脏排泄物质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血液中某种物质高过一定浓度，超过该物质的肾阈时，即由尿中排出。

血尿素(blood ureas)：医学用语，指血中经新陈代谢后产生的一种物质，多由尿中排出。

基础代谢(basal metabolism)：医学用语，指人体在静止休息状态中所需要的最低的"新陈代谢"。

⑤ 肾小管对于经过肾脏由尿里排出的物质能够有选择性地吸收一部分，分泌一部分，这称作肾小管的选择作用。

⑥ 指咖啡。

要来找我去接生，那——”

克里丝婷是一个比他老练的战士。她具有一种镇静的品质，使他们平稳地度过了所有的危机。她也有脾气，可是她却控制住了它。她作了很多的牺牲，谢绝了樊恩家的一切邀请，不去参加禁酒协会大礼堂里举行的音乐会。不问夜晚睡得多么不安逸，她总是很早便起来，穿着整洁，安排好他的早餐，等着他拖拖沓沓、囚首垢面地走下楼来，当天的第一支香烟已经衔到嘴里了。

在他苦读了六个月以后，她在布里德林顿的姑母突然患了静脉炎，写信来叫她到北部去。她把信递给他，同时说她没法撇下他走。但是他却绷着脸，全神贯注在咸肉煎蛋上，粗声粗气地说道：

“我希望你去，克里丝！这样读书，你不在这儿我反而可以读得好点儿。近来，咱们常常觉得不痛快。挺抱歉——不过——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那个周末，她无可奈何地去了。等她刚走了二十四小时，他立刻发觉了自己的错误。没有她在眼前简直是痛苦的。珍妮虽然按着仔细安排好的吩咐操作，可是她却老惹得他生气。不过这倒并不怪珍妮菜烧得不合口味，咖啡煮得不热，或是床铺得不好；这是由于克里丝婷不在家，他知道她不在屋里，没法叫唤她，心里却老想念她。他发觉自己惦念着她，两眼呆瞪瞪地盯在书本上，白废时间。

两星期后，她打电报来说，她要回来了。他扔下了一切，准备迎接她。为了庆祝他们的团聚，随便什么都不嫌太过分、太阔气啦。她的电报没给他多少时间，但是他很快地想了一想后，便赶到镇上去大大花费了一下。他先买了一束蔷薇。在鱼贩甘德礼克的铺子里，他很幸运地瞧见了一只龙虾，那是那天早上新到

的。他连忙买了下来，要不樊恩太太——甘德礼克的这些美味主要就是打算卖给她的——会打电话来抢先买去的。接着，他买了不少冰，上伙食铺去买了色拉，最后心里迟疑不定地又要了一瓶莫塞尔葡萄酒①，据广场上那个伙食铺老板兰伯特告诉他，这酒可是"地道货"。

那天吃完茶点后，他便打发珍妮去了，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她那年轻的目光很好奇地在盯着他。随后，他亲自动手，满怀热情地做了一盘龙虾色拉。从洗碗槽那儿取来的那只锌桶里，盛满了冰，成了一只极好的酒桶。花儿惹起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花瓶全放在楼梯下的碗柜里，而珍妮却把碗柜锁上了，实际上把钥匙也给收起来了。但是他连这个障碍也克服了，他把一半的蔷薇插在水罐里，另一半插在从楼上化妆用具里拿下来的牙刷瓶里。这反而给了人一种五光十色的感觉。

后来，他的准备工作做好了——花、吃食、冰镇着的酒，他目光炯炯地细看了一下那幕景象。晚上九点半，他看完门诊以后，连忙赶到"上车站"去迎接她。

那就跟打头儿重谈恋爱一样，清新、旖旎。他很亲热地把她陪到那个恋爱的筵席上去。那天晚上很热、很寂静。月光射进房来，照在他们俩的身上。他忘却了基础代谢的错综复杂，告诉她，他们仿佛是在普罗旺斯②或是一个那样的地方，待在湖畔的一座大城堡里。他告诉她，她是个温柔、灵敏的孩子。他告诉她，他以前待她太粗暴啦，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将是一条地

---

① 莫塞尔葡萄酒(moselle)：德国莫塞尔河一带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② 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中世纪时以抒情诗人辈出而闻名。

毯——不是红色的，因为她插嘴说她不喜欢那种颜色——由她在上边践踏。他还告诉了她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可是一星期过去后，他倒又叫她替他拿拖鞋了。

八月来临了，尘蒙蒙的，骄阳炙灼。他的读书计划眼看就要完成了，接下来他所面临到的，便是要把实际工作，特别是组织学①，重新复习一下——这在他当时的情况里似乎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后来，倒是克里丝婷想起了查列士教授和他在加的夫大学里的地位。安德鲁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查列士，他立刻回了封信，罗罗嗦嗦地说明他乐意利用一下自已对病理学系方面的关系。他说，曼逊会发现格林-琼斯博士是一位第一流的人物，信尾，他还很赞赏地问候了一下克里丝婷。

"你可真说着了，克里丝！有俩朋友倒是有点儿道理。那天晚上，我太固执，差点儿不肯上樊恩家去会见查列士。说大话的老好人！不过话得说回来，我还是不喜欢去麻烦人。再说，他这样亲切地问候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个月中旬，一辆旧的红印第安人牌摩托车——一辆车身很低、不合规格的坏车子，据原主说他是嫌它驶得"太快"了——运到了多景谷。夏天业务清闲的时候，下午有三小时安德鲁可以很合理地看作是自己的。每天一吃完午饭，一辆红车子便轰鸣着驶出了山谷，飞也似地朝三十英里外的加的夫驶去。每天快到五点，一辆蒙着薄薄尘土的红车子便由相反的方向朝着多景谷飞驶而来。

这样在酷暑下跑上六十英里路，对格林-琼斯的标本和玻璃

---

① 指有机体的组织学。

片研究上一小时，在中途路上吃点儿三明治，常常用给车把震得有点儿颤抖的手去校正显微镜，这使往后的几星期过得很艰苦。就克里丝婷说来，这是整个儿发疯般的奋斗过程中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阶段：瞧着他在一阵劈啪作响的排气中急速地驶走，然后焦急地等着他归来时的第一阵隐约的声音，同时老在担惊害怕，唯恐他伏在那个恶魔般的金属车子上会遭到什么意外。

他虽然这样匆忙，偶尔还抽空从加的夫带些草莓回来给她。他们总把那些草莓留到他看完门诊以后再吃。吃茶点的时候，他总是眼睛发红，满脸给灰尘燥得发干，一边郁郁不快地感到纳闷，不知道他的十二指肠有没有给特瑞科埃德那个最后的洼坑震脱，同时还盘算着，他不在家的时候来找他出诊的两份人家，他能不能设法在门诊之前先去看掉。

不过最后一趟行程终于跑完了。格林-琼斯不再有什么可以给他瞧的啦。他把所有的玻璃片和所有独特的标本都记在心里。剩下的就是报上他的姓名和缴纳那笔数目很大的准考费了。

十月十五日，安德鲁独个儿动身到伦敦去。克里丝婷到车站去送他。现在，这件大事既然近在眼前，他反而感到莫名其妙地镇静了。他的一切努力，他的拚命用功，他的几乎歇斯底里的奋发，这会儿似乎全是已过的、遥远的事了。他的脑筋是松懈的、几乎是迟钝的。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第二天，等他去参加在内科医学院举行的笔试的时候，他发觉自己木然而不加思索地回答着试题。他写了又写，始终没望一眼钟，一张纸写满了又是一张，直到他的头脑都眩晕起来了。

他在克里丝婷和他第一次上伦敦来所住的博物院大饭店里开了一间房。那儿的房金极其便宜，不过饮食却很坏，他本来就

消化不良，这一来到底引起了严重的消化不良症，于是他只能把饮食限于热的麦精牛奶了。午餐就在河滨大道①一家爱比西茶室里喝上一大杯。在一场场考试之间，他过得很恍惚。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上一个娱乐场所去，几乎连街上的行人都没有瞧见。偶尔，为了清清头脑，他乘在公共汽车的顶层上出去兜兜。

笔试结束以后，考试中的临床和口试部分开始了。安德鲁对这部分觉得比对以前的随便哪一场笔试都害怕。那儿大约有二十来个别的应考人，他们全比他年纪大，全具有一种明显的自信而有身份的神气。例如，他身旁坐的那个应考人姓哈里逊——他跟他谈过一两次话——他就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外科医学士学位，是圣约翰医院门诊部的特约医师，另外在布鲁克街②自已还有一个诊所。当安德鲁拿哈里逊的大雅的举止和显著的身份跟自已的鄙野局促的态度一比时，他觉得他给主考人留下好印象的机会可真小透啦。

安德鲁的临床考试是在伦敦南区医院举行的，据他认为，他考得不坏。他的病例是一个患了支气管扩张的十四岁的男小孩，因为安德鲁对肺科很有研究，所以这一次运气总算不错。他觉得自已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可是等到口试的时候，他的运气似乎完全变了。内科医学院的口试程序有它的特别的地方。接连两天，每一个应考人都由两个主考人分别地轮流口试。如果第一天考完以后，主考人认为应考人不合格，就递给他一份措辞很客气的通知书，通知他第二天不必来了。安德鲁面临着随时可能收到这种断送一切的通知书的危险，大起恐慌地发觉他抽到

① 河滨大道（The Strand）：伦敦的一条通衢，从佛里特街通到查宁广场。

② 布鲁克街(Brook Street)：伦敦韦斯敏斯特区的一条街道，在格罗夫诺广场与汉诺威广场之间。

的第一个主考人，正是他听见哈里逊很害怕地提到的一个人，一位摩里士·格兹比医师。

格兹比是一个瘦小的人，生着鄙俗的小眼睛，蓄着乱草般的黑口髭。他是新近刚当选院士的，所以没有年纪大的主考人的那种宽容，反而似乎存心要使来到他面前的应考人当场出丑。他很傲慢地扬起眉毛，端详了一下安德鲁，放了六块玻璃片到他面前。安德鲁把五块的名称都说对了，可是第六块他说不上来。格兹比就钉在那一块上。他在这个切片上——似乎是西非洲一种不知名的寄生虫的虫卵——难住了安德鲁五分钟，然后懒懒地、冷漠地把他交给了下一位主考人罗勃特·阿贝爵士。

安德鲁站起身来，走到那间房的另一头去，他脸色苍白，心房沉重地跳个不停。那个星期开始时他所感到的疲乏、迟钝，这会儿已经全消失了。他几乎不顾一切地渴望获得成功。但是他深信格兹比会给他不及格的。他抬起眼睛，瞧见罗勃特·阿贝露出亲切的、微带幽默的笑容在望着他。

"怎么样？"阿贝出乎意外地问。

"没什么，先生，"安德鲁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我在格兹比大夫面前考得不挺好——就是这么回事。"

"别管那个。先瞧瞧这些标本，再把你想到的关于它们的随便哪儿点说一说。"阿贝鼓励地笑笑。他是一个六十五岁上下的人，面色红润，脸上刮得很干净，生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富于幽默感的上嘴唇。虽然那会儿阿贝也许已经可以算是欧洲的第三位最有声望的内科医师了，可是他早年曾经历尽艰难和困苦的奋斗。当他单凭着外地获得的那点儿好名声从家乡利兹[1]跑

---

① 利兹(Leeds)：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处城市。

到伦敦来的时候，他曾经遭到过歧视和反对。那会儿，他若无其事地盯着安德鲁，瞧着他那身剪裁恶劣的衣服、软搭搭的衣领和衬衫、打得不是样儿的便宜领带，特别是他的严肃的脸上那副异常紧张的神气，这时候他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在外地所过的那些日子。他不自觉地感到很喜欢这个不寻常的应考人，于是顺着目光溜下眼前的那张名单，很满意地看到他的分数，特别是前两天的临床考试，全是超过及格分数的。

同时，安德鲁把眼睛盯在他面前的那些玻璃瓶上，怏怏地结结巴巴解说了一下那些标本。

"很好，"阿贝突然说。他拿起一个标本——升主动脉① 的一个动脉瘤——开始很亲切地询问安德鲁。他的问题从简单渐渐变得广泛、深入，直到最后，它们涉及到一种最新的用疟疾来诱发的特殊治疗法。可是安德鲁在阿贝的同情的态度下说得比较流利，回答得非常好。

最后，阿贝放下标本，问道：

"你对动脉瘤的历史知道点儿吗？"

"安布罗兹·派瑞②"——安德鲁回答；阿贝已经赞许地在点头了——"据说是最初发现这种情况的人！"

阿贝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干吗说'据说'，曼逊大夫？实际上，是派瑞发现动脉瘤的。"

安德鲁脸红了，跟着又变得发白，一边往下说道：

---

① 升主动脉(ascending aorta)：新鲜血液从心脏输出后所经过的首段动脉。

② 安布罗兹·派瑞(Ambrose Paré, 1517—1590)：法国外科医师。

"唔，先生，课本上是这么说。每本书上都这么说——我花过点儿工夫去核实了一下，有六本书上都这么说。"他很快地吸了一口气。"不过我恰巧在读塞尔瑟斯①的作品来复习一下我的拉丁文——我的拉丁文很需要复习，先生——在读的时候，我的的确确遇到 aneurismus ②这个字。塞尔瑟斯就知道动脉瘤了。他把它叙说得挺详细。这是在派瑞以前十三世纪的事！"

他们静默了一会儿。安德鲁抬起眼来，准备听到一句温和的讽刺话。阿贝正望着他，红润的脸上露出一副古怪的神情。

"曼逊大夫，"他终于说话了，"你是在这个考试大厅里告诉我一件新鲜事，一件真实的事，一件我不知道的事的第一位应考人。我恭喜你。"

安德鲁的脸又变得绯红了。

"再告诉我一件事——这是我个人想知道的，"阿贝结尾说。"在你行医的时候，你认为什么是你经常应该抱着的主要原则——基本概念，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他们俩都沉默了一会儿，安德鲁拚命地思索。最后，他觉得自己把原先所造成的好印象全要毁掉了，连忙脱口说道：

"我想——我想，我经常告诉我自己，决不要认为随便什么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

"谢谢你，曼逊大夫。"

安德鲁离开那间房的时候，阿贝伸手去拿钢笔。他又感到年轻了，感情用事得简直令人不信。他想道："要是他告诉我，他忙

---

① 塞尔瑟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古罗马医学家，著书八卷，详论医学的源流。

② 拉丁文，意思是"动脉瘤"。

着用心给人治病，竭力帮助有病痛的人，那我可要大失所望地给他个不及格了。"按着那会儿的实情来说，阿贝在安德鲁·曼逊的名字前边批了个从没听说过的高分数，100。真个的，要是阿贝能"越出常规"的话——这是他自己很有说服力的想法——那么那个分数真会还加上一倍。

几分钟后，安德鲁跟着别的应考人一块儿走下楼去。在楼梯脚下皮革遮着的小房间旁边，站着一个穿制服的门房，面前放着一小堆信。应考人经过他的时候，他每人递上一封。哈里逊跟在安德鲁后边走了出去，很快便把信封撕开。他的脸色变了，他低声说道，"我明儿似乎用不着来啦。"随着，他勉强笑了笑，问道，"你怎么样？"安德鲁的手直哆嗦。他简直念不出来了，迷迷茫茫地只听见哈里逊在恭喜他。他的机会还在。他于是走到爱比西去，喝了一杯麦精牛奶，一面很紧张地想到，经过这一大番辛苦之后，我要是考不中，那我可——我可要走到一辆公共汽车前面去了。

第二天很难熬地挨过去了。原来的应考人只剩下一半还不到。据说，这些人里还有一半得淘汰掉。安德鲁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考得是好是坏，只知道自己头疼得很厉害，两脚冰凉，腹内空虚。

后来，考试完毕了。下午四点钟，安德鲁走出了衣帽间，精疲力尽，心情抑郁，拿起大衣正往身上穿。这时候，他突然看到阿贝站在走道里敞开的壁炉的炉火前边。他原打算经他身旁走过去，可是阿贝不知为了什么竟然含笑地伸出手来，跟他说话，告诉他——告诉他他考中了。

啊呀，他可成功了！他可成功了！他又精神起来，精神抖擞起来，头也不疼了，疲倦也忘掉了。他奔到最近的邮政局去，心

里感到热狂地、发疯般地激动。他考中了，他成功了，不是在伦敦的西区，而是在一个偏僻的采矿小镇上。他周身都洋溢着欢乐。那些长夜，那些到加的夫去的发疯般的奔波，那些苦苦攻读的时刻，那可一点儿也没有白费。他朝前奔去，磕磕撞撞地冲过人群，东躲西闪地避开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的车轮，他的眼睛闪闪烁烁，他拚命地跑，拚命跑去打一个电报，把这个奇迹告诉克里丝婷。

一一

火车误点半小时，等到达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在驶上山谷来的路上，车头一直顶着很猛的风挣扎，到了阿伯拉劳，安德鲁走下车来踏上月台的时候，强烈的旋风险些儿把他给刮倒。车站上冷清清的什么人也没有。入口地方种着的一排排小白杨，全象弓似地弯着，随着一阵阵的疾风呼啸、摇摆。头顶上，星星全给风刮得分外晶莹。

安德鲁挺直身体，沿着车站大道朝前走去，风的吹拂反而使他精神舒畅。那会儿，他满脑子尽想着自己的成功，想着自己跟崇高的、老练的医学界人士的接触，他耳朵里还鸣响着罗勃特·阿贝爵士的言语，然而他却没法很快跑到克里丝婷面前去，兴高采烈地把一切，把经过的一切全说给她听。他的电报该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了，可是这会儿，他希望把这件令人兴奋的事从头到尾向她细说上一遍。

他低着头，转进塔尔加什街的时候，突然觉察到有个人在奔跑。那个人在他后边煞费气力地跑着，鞋子踏在人行道上的很响的嗒嗒声给风声掩得一点儿也听不见，因此看上去活象一个

鬼影儿。安德鲁不自觉地站住了脚。等那个人跑近前的时候，他认出是法兰克·戴维斯，无烟煤矿第三号矿井的一名救护员，是他在前一年春天教的急救训练班里的学员。这时，戴维斯也瞧见了他。

"我正来找您，大夫。上您府上去找您。风把电线全刮断了。"一阵疾风把他余下的话给带跑了。

"出了什么事？"安德鲁喊着问。

"三号井里有一处塌下啦。"戴维斯把两手掬起来，放在嘴上，凑近曼逊的耳朵说。"有位弟兄差不离全给埋到下边去了。他们似乎没法移动他。他叫山姆·贝文，是在您登记簿上的。您最好赶快上他那儿去一趟，大夫。"

安德鲁跟着戴维斯在路上朝前走了几步，接着他猛地一想，又站住了。

"我非要我的药包不可，"他朝戴维斯大声喊着说。"你上我屋里去给我拿一拿。我先朝三号井那儿走。"他又加上两句，"还有，法兰克！——告诉我太太我上哪儿去啦。"

他给脑后风一路刮向那儿去，刮过了铁路侧轨，刮过了罗爱什巷，四分钟便到了第三号矿井。在急救室里，他瞧见副經理和三个工人在等着他。副經理瞧见他后，焦急的神色才微微舒展了点儿。

"瞧见您真高兴，大夫。我们给这场暴风搅得乱七八糟。临末了还来上一场严重的倒塌。谢天谢地，并没有死人，不过有一位弟兄的一只胳膊给压住了。我们丝毫移动不了他。顶上可靠不大住。"

他们向那个迂曲的竖井那儿走去，两个工人抬着一张担架，上面捆着一些夹板，另外一个工人拿着一木箱急救药品。他们踏

上罐笼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影急急忙忙地跑过矿场来。原来正是戴维斯，气急败坏地提着安德鲁的药包。

“你倒来得挺快，法兰克，”戴维斯走进罐笼，蹲到曼逊身旁的时候，曼逊说。

戴维斯只点点头，他那会儿还说不出话来。罐笼上的铃玎珰响了一响，静了一刹那，跟着罐笼便降落下去，直降到了井底。他们全跳出来，排成一行朝前走去，副经理走在最前边，其次是安德鲁、戴维斯——他仍旧提着那只药包——最后是那三个工人。

安德鲁以前也到矿井下边来过，他看惯了布雷纳力矿里的圆顶的、高耸的巷道，那都是些黑暗的、起回声的大洞穴，深深地筑到了地底下，那儿矿物全是从矿层里凿下来和爆炸下来的。可是这个第三号矿井却是一个老式的矿井，由一条曲折而漫长的巷道直通到开采的地方。那条巷道与其说是一条通道，不如说是一个低矮的土洞，里边阴湿寒冷，他们弓着身体慢慢地前进，有时还得在地上爬行，这样走了差不离半英里路。突然，副经理提的那盏灯在安德鲁前边停住不动了，安德鲁于是知道他们已经到啦。

他慢慢地匍匐到前边。三个工人伏在地上，紧挤在一个角落里，正尽力想把另一个人搭救出来；那个人缩作一团，躺在那儿，身体倾斜过来，一边肩膀朝后支着，看上去仿佛已经死在那一大堆倒塌下来的岩石里了。许多工具散乱地放在那三个工人的身后，两只翻倒的饭罐和几件脱下的短外衣也扔在一旁。

“怎么样，弟兄们？”副经理低声问。

“我们随便怎样也移动不了他。”说话的人把一张汗污了的脸回过来望望。“我们什么方法都使尽啦。”

“甭动啦，”副经理很快地瞥了巷道的顶一眼，说。“大夫来了。稍许退后一点儿，弟兄们，让出点儿地方给我们。依我说，最好朝后退上一大步。”

那三个人从那个角落里退了出来。安德鲁等他们挤过身旁以后，才走上前去。他朝前走着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刹那忽然回想起了他新近的考试，高等生物化学，响亮的专门术语，科学的词儿。可是它却没把这样一种意外事故包括进去。

山姆·贝文神志很清楚。不过他的脸给矿尘抹满了，显得相当憔悴。他勉强朝曼逊微笑了笑。

“瞧起来您得在我身上做一次急救演习啦！”贝文也是那个急救训练班的学员，以前常给唤出来在他身上做包扎演习。

安德鲁弯身向前，凭着副经理从他肩后伸到前边来的那盏灯的灯光，用两手摸了一下受伤的人的全身。贝文的整个儿身体都没给压着，只有左胳膊的前半截给倒塌的岩石紧压在下边，因为岩石非常沉重，所以他简直象个囚犯似地给轧得一动也不能动。

安德鲁顿时便瞧出来，救出贝文的唯一办法便是把那前半截胳膊锯掉。贝文睁大了痛苦折磨的眼睛，在安德鲁作出这个决定的一刹那，也瞧明白了这一点。

“就这么办吧，大夫，”他嘟哝着。“只要快点儿把我打这儿救出去。”

“甭担心，山姆，”安德鲁说。“我这就要让你睡觉了。等你一觉睡醒，你就到了床上啦。”

安德鲁在那个两英尺高的巷道里一片污泥上趴下身子，把上衣脱掉，折叠起来塞到贝文的头下。他把袖口卷起，向他们要了他的药包。副经理把皮包递上前来，一边悄悄地冲着安德鲁

的耳朵小声说道：

“务必赶快，大夫。这巷道的顶说不准什么时候也许就会塌下来。”

安德鲁把药包打开。他立刻闻到了哥罗芳的气味。在他把手伸进黑黝黝的包里，摸到破玻璃瓶的碎片之前，他已经料到个八九分究竟出了什么事了。法兰克·戴维斯在匆忙赶到矿上来的时候，把药包摔过了。哥罗芳的瓶子给掼碎，药全给不可收拾地泼了个精光。安德鲁打了一阵寒颤。他可来不及差人到地面上去拿了。可是他又没有麻醉剂。

大约有半分钟，他简直不知怎么是好。接着，他机械般地摸出皮下注射器来，装满了吗啡，给贝文打进了最大的剂量。他没法等到它充分发生效力，于是把药包斜推到一旁，以便检取器械，然后弯下身去又向着贝文。他扎紧了止血带，说道：

“把眼睛闭起来，山姆！”

灯光很暗；黑影儿闪烁摇晃地乱动着。在开第一刀的时候，贝文咬紧牙关苦哼了一声。接着，他又哼了一声。等刀割到骨头的时候，说也慈悲，他晕过去了。

安德鲁把动脉钳夹在冒血的、割断的肌肉上，自己额头上出了一大阵冷汗。他瞧不见自己所做的工作。这儿，他在地面下这个很深的“老鼠洞”里，伏在污泥上，简直透不过气来。他没有麻醉剂，没有手术室，没有一排护士来回奔走，听他吩咐。他不是外科医师。他正在暗地里瞎摸索。他决做不好的。巷道的顶就会轰隆一声塌下来，把他们大伙儿全压在下边。在他身后，他只听见副经理的急促的呼吸声。一滴慢慢流下的水冰凉地落到了他的脖子上。他的手指拚命地忙碌，热呼呼地沾满了鲜血。锯子嘎嚓嚓地响着。罗勃特·阿贝爵士的声音从老远传来：“用科

学方法的机会……”啊呀！他难道就做不好了吗！

最后，手术终于做好了。安德鲁快慰得差点儿哭了出来。他用一块纱布裹在血肉模糊的断胳膊上，踉踉跄跄地跪着直起身来，说道：

“把他搭出去。”

五十码后边，在巷道里一小块可以站直身体的隙地上，他由四盏灯四面照着，做完了他的手术。那儿，做起工作来可容易多了。他用防腐剂敷在伤口上，把它包扎好。先放上一根引流管①。接下来是两条缝线。贝文依然人事不知。不过他的脉搏虽弱，却很平稳。安德鲁用手抹了一下前额。好啦。

“小心抬好担架。拿这几条毯子裹紧他。咱们一出去，就得弄几个热水瓶。”

这一行人开始在黑暗的巷道里摇摇晃晃地一步步走了上来，遇到低矮的地方，只好弯下身体。他们走了还不到六十步，只听见后边黑暗里响起了一阵塌陷下去的低沉的隆隆声，就象火车驶进隧道时末尾的那种低沉的隆隆声一样。副经理并没有回头，只悚然而平静地对安德鲁说道：

“就是那儿。就是其余的那部分坑顶。”

出来的路程走了大约一小时。遇到逼窄的地方，他们只好把担架侧过来抬。安德鲁可说不出他们在井下待了多少时候。不过他们终于到了竖井的底下。

他们从极深的井底慢慢地驶了上来。等他们跨出罐笼的时候，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安德鲁带着兴奋得意的心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

① 外科医师动完手术后，常在伤口放上一根管子，使渗液等流出。

他站在踏板下边，抓着防护栏。天色那会儿依然漆黑，但是矿场上，他们挂了一大盏石脑油[①]灯，嘶嘶地喷出好多条火舌来。在那盏灯的四周，他瞧见有一小群人在等候着。他们里边有好些女人，全用围脖儿紧裹着头。

担架缓缓地从他身旁抬了过去。这时刻，安德鲁突然听见有人疾声呼唤他的名字。一刹那后，克里丝婷已经搂住了他的脖子。她歇斯底里地哽咽着，揪紧了他，光着头，睡衣上只披了一件外衣，两只赤脚穿着一双皮鞋，在寒风呼号的黑暗里真象一个流浪人似的。

"怎么啦，"他吃惊地问，一面竭力想把她的胳膊拉开，好瞧瞧她的脸。

可是她不肯放开他，反而象个溺水女人那样发疯般地揪紧了他，断断续续地说道：

"他们告诉我，巷道的顶塌啦——你出不——出不来啦。"

她的皮肤发青，牙齿冷得得得打颤。他把她扶进生着火炉的急救室，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同时又很感动。急救室里备有热可可茶。他们俩用一只滚烫的杯子共同喝着，有好半晌，谁都没有想起他的辉煌的新学位。

一二

镇上以前曾经经历过矿里发生大事故的痛苦与惊恐，所以搭救山姆·贝文的这件事对镇上说来，是很普通的。不过在安

① 石脑油(naphtha)：分馏石油所得的一种介于挥发油和灯用石油之间的碳化氢混合体。

德鲁自己的区里，这件事却对他有了很大的帮助。倘若他光带着从伦敦获得的成功回来，那他只会多受到一气子嘲笑，说是"又来上一套新鲜的花招啦"。说实在的，原先似乎从来不瞧上他一眼的人，这会儿全朝他点头打招呼，甚至朝他微笑了。在阿伯拉劳，一位医师的人缘儿好坏，可以从他走过街上的时候瞧得出来。以前，安德鲁遇到一排紧关上门的地方，这会儿他发觉门全开了，下班的工人们只穿着衬衫在那儿吸烟，很乐意跟他闲聊上几句，女人们在他走过的时候，都准备"邀他进去"，孩子们也笑嘻嘻地喊着姓名来招呼他了。

二号矿井里的钻井工领班和西区的老前辈，老格斯·巴里瞧着安德鲁走过去的后影儿，替他的伙伴们把新近的这种舆论总结了一下。

"暖，弟兄们！他甭说当然是个书呆子啦。可是必要的时候，他倒真能做出挺不错的事情来。"

医疗证开始回到安德鲁这儿来了，起先很慢，可是等人家瞧见他并不给回来的"叛徒们"下不去的时候，竟然一拥而来。欧文对安德鲁登记簿上人数的增加感到很高兴。有一天，他在广场上遇见安德鲁的时候，笑嘻嘻地说：

"我告诉你的吧，现在怎样？"

卢埃林装着对安德鲁考中了的这件事很高兴。他在电话里热忱地向安德鲁祝贺，随着很客气地找他到手术室去做上双倍的工作。

"唔，"等那个乙醚弥漫的、长时间的开刀结束以后，他笑嘻嘻地说，"你有没有告诉主考人们你是一个医疗协会的助理大夫呢？"

"我跟他们提起你来着，卢埃林大夫，"安德鲁很轻快地回

答。“这就使医疗协会这一点显得毫无关系了。”

东区诊所里的奥克斯伯罗和麦德雷压根儿就没在意安德鲁取得的成功。但是厄尔查特却真的很高兴，尽管他的评论来得象一大阵谩骂。

“真该打，曼逊！你想到你干的是什么事吗？想把我的眼睛给照瞎掉！”

他为了恭维他的显赫的同事，邀他去会诊他那会儿正治疗着的一个肺炎病例，并且请他把预后① 说上一说。

“她会好的，”安德鲁举出科学的理由这么说。

厄尔查特不很相信地摇着他的老脑袋。他说道：

“我从没听说过你所说的多价血清、抗体、或是国际单位②。但是她娘家姓包威尔，包威尔家的人生肺炎，肚子一发胀，八天内准死。我知道这一家子的历史。她肚子不是已然肿胀了吗？”

等病人在第七天死了以后，老头儿带着一种战胜了科学方法的阴沉而得意的神气忙来忙去。

丹尼那会儿已经上海外去了，所以压根儿不知道这个新学位的事。但是佛瑞第·汉姆逊后来竟然相当出乎意外地写了一封长信来向他祝贺。佛瑞第在《兰塞特》上瞧见了考试的结果，他埋怨了一大气安德鲁的成功，同时还邀他到伦敦去，接着便细

---

① 预后（prognosis）：医学用语。根据症状，对病症的经过和结果所作的预测。

② 多价血清(polyvalent sera)：肺炎球菌分很多型，进入人体后，人体内即产生不同的抗体以对抗之。过去，用人工制造含有抗体的血清治疗肺炎。含有多种抗体的血清，即称多价血清。

抗体(antibody)：细菌或其他异物进入人体后，即产生抗体以对抗之。

国际单位(international units)：医学上常用的度量衡之一种。

说了说他自己在安妮王后街① 的令人兴奋的成就，他的闪亮的铜牌，象他那天晚上在加的夫预料的那样，已经在那条街上闪闪发光了。

“咱们跟佛瑞第这样失去联系，真是怪不好意思的，”曼逊说。“我往后得常跟他通信。我老觉得咱们会再遇着他的。这封信写得不错吧？”

“唔，挺不错，”克里丝婷冷冷地说。“不过多半似乎都是写的他自己。”

随着圣诞节的来临，天气转冷了——白天爽适、寒冷，夜晚寂静，满天星斗。铁一般坚硬的道路在安德鲁的脚下发响。清冷的空气宛如怡人的醇酒一般。安德鲁那会儿对吸入矿尘问题的重大研究，已经想定了所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他在自己的病人当中收集的资料，使他的希望大为增长。现在，他获得樊恩的允许，把他的调查范围加以扩大，对三个无烟煤矿矿井上的全体工人要作一次系统性的检查——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计划用井下工人和地面工人作为对照的标准，过了新年就开始着手。

圣诞前夕，他带着一种特别的期望心情和身体健康的感觉从诊所回到多景谷去。在他沿街走着的时候，他免不了瞧见节日来到前的种种景象。这儿的矿工们把圣诞节看得很重。过去这一星期，每所屋子的前房都给锁了起来，不让孩子们进去，房里张挂起花纸带来，柜子抽屉里全收满了玩意儿，桌上也放着愈积愈多的好吃的东西，蛋糕呀，橘子呀，甜饼干呀，都是用每年这时候发放的分红② 买来的。

---

① 安妮王后街（Queen Anne Street）：伦敦西区的一条街道，一头通哈莱街，一头通威尔贝克街。

② 分红：原文为 club money，指大家公积起来的钱。

克里丝婷也兴冲冲地用冬青和槲寄生①把屋里装饰了一下。可是那天晚上，他走进屋子的时候，立刻看到她脸上有一种异常兴奋的神情。

"一声别言语，"她伸出一只手来，迅速地说。"一声别响！闭上眼睛，跟着我来！"

他由她领着走进厨房去。那儿，桌上放了许多包扎得很简陋的包裹，有些仅仅用报纸包着，不过每一包上都附有一张小纸条。一刹那，他立刻知道了，这些是他的病人送来的礼物。有些礼物压根儿就没包扎。

"你瞧，安德鲁！"克里丝婷喊着说。"一只鹅！两只鸭！一块挺好的白糖蛋糕！一瓶接骨木果子酒！他们真太好了！他们想着拿这些来送给你，这真太美了！"

他简直说不出话来了。他区里的人们终于理解他、喜欢他的这种亲切的凭证，使他感动得了不得。他看了看那些小条子——克里丝婷站在他的肩后——条子上的字迹是粗率的、歆斜的，有些是用铅笔草草地写在翻过来的旧封套上的。"西藩街三号您的感激的病人。""谢谢您，威廉斯太太上。"山姆·贝文的一小幅歪歪斜斜的作品，"谢谢您把我救出来过圣诞节，医师"——等等。

"咱们得把这些收着，亲爱的，"克里丝婷低声说。"我把它们收到楼上去。"

等他平静下来，又跟平时一样话多起来以后——一杯家酿

① 槲寄生(mistletoe)：欧洲产的一种植物，开黄花，结白色果实，学名 Viscum album。英国旧俗，圣诞节时恒用槲寄生悬在天花板上，作为装饰。

的接骨木果子酒给他帮了忙——他在厨房里来回踱着，克里丝婷在把东西塞进鹅肚里去。他悦耳动听地滔滔说道：

“报酬正是该这样付给的，克里丝。不是钱，不是该死的钞票，不是按人分摊的费用，不是胡捞儿尼，是拿东西来偿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你把病人治好啦，他送给你点儿他做的，他制成的东西。比方说吧，煤，一袋他园里种的马铃薯，或是，如果他养鸡的话，一些鸡子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你就会有个道德观念啦！拿这件事来说吧，送咱们鸭子的那位威廉斯太太——勒斯礼让她苦苦地吃了五年的药片和药水，我让她节制饮食，五星期就把她的胃溃疡给治好啦。我刚才说到哪儿啦？哦，不错！你明白吗？要是所有的大夫都把利的问题扔开，那整个儿医学界就会纯洁多了——”

“对，亲爱的。请你把葡萄干递给我。就在碗柜的顶上层！”

“真岂有此理，太太，你干吗不听我说。嘿！这些玩意儿塞进去滋味一准好极啦。”

第二天是圣诞节，早上天气晴朗。泰林峰上覆着一层白雪，在遥远的碧空里发出了一片珠光。安德鲁心情欢畅，他那天晚上没有门诊，因此早上瞧了几个病人以后，便到各家去出诊。那天的挂号并不多。小屋子里家家都在烧饭菜，他自己家里也在烧。他毫不厌烦地沿街受着人家的圣诞祝贺，同时自己也回答着，心里禁不住拿眼前的这种融融洽洽和一年前他走过这些街道时的冷落光景互相对比。

也许，就是这个想头使他在西蕃街十八号外边站住了脚，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古怪的踌躇的神色。在他以前所有的病人里，除了他不乐意要的钱金以外，唯一没有回到他这儿来的便是汤姆·艾文思。那天，他心情那样异常地激动起来，也许是给人类

的友情唤起了分外高超的情绪，所以他竟会突然想到要去瞧瞧艾文思，祝他圣诞欢乐。

他在前门上敲了一下，把门推开，一直走进了后边的厨房。那儿，他大吃一惊地站住了。厨房里空荡荡的，几乎一无所有，炉子里只燃着一星星火焰。汤姆·艾文思坐在火前边一张靠背折了的木椅上，锯断的胳膊象翅膀似地弯弯地支着。他的肩头弹着，没精打采，毫无生气，膝上坐着他的四岁的小闺女。两个人都默然深思地盯着一只旧桶里插的一根枞树枝。这棵小型的圣诞树是艾文思走了两英里路翻过山去弄来的，在那上边，悬着三根小油蜡，那会儿还没有点上。在那下边，放着这一家的圣诞饮食——三只小橘子。

艾文思突然一回头，瞥见了安德鲁。他怔了一怔，一阵害臊和怨恨的红晕慢慢地泛上了他的脸。安德鲁觉察到，就艾文思说来，给这个他不听他意见的医师发现自己失业、残废，一半的家具全给当掉，的确是很痛苦的。

安德鲁当然知道艾文思倒了楣，但是他没想到情况会这么可怜。他心里觉得很烦乱，很不舒服，想要转身离开。这时候，艾文思太太夹着一只纸袋从后门外走进厨房来。她一瞧见安德鲁，大吃了一惊，纸袋掉了下去，摔破在石地上，里边露出了两只牛肝，这是阿伯拉劳供应的最便宜的肉食。孩子对母亲的脸看了一眼，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什么事，大夫，”艾文思太太一手紧按着腰，终于这么问。“他没做什么事吧？”

安德鲁把牙齿咬得紧紧的。他碰上的这幕景象使他异常感动和吃惊，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他满意。

“艾文思太太！”他把眼睛死僵僵地盯在石地上，说。“我知

道您的汤姆跟我有一点儿小误会。不过今儿是圣诞节——嗯——哦！我想，”他很别扭地停住了，“我是说，你们三位要是能上我那儿去，跟我们一块儿吃圣诞午餐，那我可高兴极了。”

“但是，大夫——”她犹豫不决地说。

“你别言语，太太，”艾文思气势汹汹地打断了她的话。“我们不出去吃什么午餐。如果我们只吃得起牛肝，那我们就吃牛肝。我们可不接受随便谁的肮脏的布施。”

“你怎么这么说！”安德鲁惊愕地大声说。“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邀请你们的。”

“啊！你还是老样！”艾文思伤心地回答。“你把一个人弄垮了以后，所做的就是当面来扔点儿吃的给他。把你的肮脏的午餐留着自己吃吧。我们可不要吃。”

“嗳，汤姆——”艾文思太太软弱无力地反对着。

安德鲁转身朝着她，心里很烦恼，不过依旧决心把他的好意贯彻到底。

“您劝劝他，艾文思太太。你们要是不来，那我可真要不痛快啦。一点半。我们等你们。”

他们谁都没来得及再说一句话，安德鲁已经转过身去，离开了那屋子。

他把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口气告诉克里丝婷的时候，她一声也没言语。樊恩夫妇倘若没有到瑞士去滑雪的话，那天大概会上他们家来的。可是现在，他竟然邀了个失业的矿工和他的家属来吃饭！这便是他背朝着火，站在那儿瞧着她添放几个座位的时候，心里所起的想头。

“你不乐意吗，克里丝？”他最后说。

“我觉得我嫁的是曼逊大夫，”她有点儿急躁地回答。“不是

巴尔纳陀大夫①。说真的，亲爱的，你真是个改不好的感情用事的人！"

艾文思一家子梳妆盥洗后，准时到来，不过情绪却非常不安，既傲岸，又惊慌。安德鲁紧张不安地极力想显得殷勤周到。他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预感，认为克里丝婷说得不错，这次款待会是一场惨淡的失败。艾文思带着一种古怪的神气望望安德鲁，他因为那只胳膊断了，在桌上显得很不方便。他太太不得不给他撕面包，涂黄油。后来，说也运气，在安德鲁拿五味架的时候，胡椒瓶的盖子掉了下来，半盎司白胡椒全部撒进了他的汤里。大伙儿都默不作声。随后，那个小女孩爱格丽丝突然乐得格格一笑。她母亲大为恐慌，连忙弯下身去要骂她，这时她瞥见了安德鲁脸上的神气，于是便止住了。一刹那后，他们大伙儿全哈哈大笑起来。

艾文思不愿受人恩惠的顾虑消释以后，显露出来他也是一个跟平常人一样的人。他告诉他们，他是橄榄球的忠实的爱好者，又是一个极喜欢音乐的人。三年前，他曾经到卡迪根②去，在那儿的文艺大会③上唱歌。他很乐意把自己的知识露上一手，所以跟克里丝婷谈起了爱尔加④的圣乐，同时爱格丽丝跟安德鲁大拉起爆竹来⑤。

---

① 巴尔纳陀大夫(Dr. Thomas John Barnardo, 1845—1905)：英国医师、慈善家。

② 卡迪根(Cardigan)：南威尔士卡迪根郡的首府。

③ 文艺大会(the Eisteddfod)：威尔士诗人们举行的年会，目的在鼓励诗歌的创作和保存固有的诗歌。

④ 爱尔加(Edward Elgar, 1857—1934)：英国著名的作曲家。

⑤ 西洋爆竹通常是一个小纸卷，两头装有引线，把引线用力一拉，爆竹即爆裂开来，所以俗称"拉爆"。

后来，克里丝婷把艾文思太太和那个小姑娘领进隔壁房间里去。安德鲁和艾文思单独留下来，变得异常沉默。一个共同的思想浮现在他们各自的心上，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怎样开口。末了，安德鲁下了一大把劲儿，才说道：

“你胳膊这样，我很懊恼，汤姆。我知道你为它丢了矿井下的工作。请你别以为我想在你面前夸口，或是做这一类的事。我是非常懊恼。”

“你不会比我更懊恼啦，”艾文思说。

他们停了一会儿，接着安德鲁又说道：

“我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让我去跟樊恩先生说说。你要是认为我多事，那就叫我别说下去——不过我跟他稍许有点儿交情。我相信我管保可以替你在地面上找到个工作——记时员——或是什么别的工作——”

他兀地停住了，不敢抬眼去望艾文思。这一次那片寂静延续了好半晌。后来，安德鲁抬了抬眼睛，马上又垂下了。眼泪流下了艾文思的面颊，他因为竭力想忍住，所以浑身都颤动起来，然而他到底还是忍不住。他于是把那只好胳膊放在桌上，把脸伏到了那上边。

安德鲁站起身，走到窗口，在那儿站了几分钟。几分钟后，艾文思已经镇定下来了。他没说什么，压根儿没说什么，眼睛沉默无语地躲避开安德鲁的目光，可是那种沉默却比语言还有意义。

三点半，艾文思全家告辞了，他们去时的心情和来时的局促一比，要显得愉快多了。克里丝婷和安德鲁回进了客厅。

“你知道，克里丝，”安德鲁象个哲学家似地说，“那个可怜的家伙的一切苦难——我指的是他的僵直的胳膊肘儿——可不是他的过错。他不信任我，因为我新来。你不能指望他知道那个

该死的石灰油乳剂不好。但是奥克斯伯罗那家伙——他接受了他的医疗证——他该知道。没学识，没学识，完全是没学识。应该有一项法令，让大夫们跟上时代。这都是咱们的腐朽制度的过失。应该办些必修的进修班——每五年进修一次——"

"亲爱的！"克里丝婷从沙发上笑盈盈地朝他提出了抗议。"你的博爱主义我今儿已经忍受了一天啦。我瞧见你的翅膀象个大天使那样生了出来。临末了，别再跟我来上一些哈威①式的演说吧！来，坐在我的身旁，我有一个真正重要的理由希望今儿就咱们俩待在一块儿。"

"唤？"他疑惑不定地应了一声，接着愤愤地说道，"我希望你不是抱怨吧。我觉得我做得还不错。到头来——圣诞节——"

她悄悄地笑了。

"哦，亲爱的，你真太纯洁啦。一会儿工夫，就会有一场暴风雪了，你就带着圣伯尔纳狗②出去——围着围脖儿——在很晚很晚的夜里——打山上救下一个人来。"

"我知道有个人——在很晚很晚的夜里——跑到三号矿井那儿去，"他反唇相稽，"她连围脖儿也没围。"

"坐到这儿来。"她伸出一只胳膊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他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这当儿，外边突然传来一阵很响的喇叭声③。

---

① 哈威(John Martin Harvey, 1863—1944)：英国名演员。

② 圣伯尔纳狗(the St. Bernards)：法国修道士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Menthon, 923—1008)在阿尔卑斯山上设立了一所教堂，堂内的修道士经常带着他们饲养的一种狗——圣伯尔纳狗——在风雪的夜晚出去援救旅客。

③ 喇叭，原文为 klaxon，系一种电喇叭。

“叭—叭—叭—叭。”

“真讨厌！”克里丝婷简括地说。阿伯拉劳只有一辆汽车的喇叭响起来是那样的。那就是康·鲍兰德的。

“你不欢迎他们来吗？”安德鲁有点儿惊讶地问。“康说过一两次，他们要来喝杯茶。”

“哦，好吧！”克里丝婷说，一面站起身来，陪他走到门口去。

他们走上前去欢迎鲍兰德一大家。鲍兰德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全坐在改装过的汽车里，停在他们的前门外，康戴着一顶常礼帽和一副崭新的大手套，笔直地坐在驾驶盘前边，旁边是玛丽和忒伦斯；鲍兰德太太怀里抱着那个吃奶的孩子，坐在后边，旁边挤坐着其他三个小孩。虽然车身已经加长了，他们却依旧挤得象罐头里的鲱鱼似的。

突然，喇叭又响起来了：“叭—叭—叭—叭—”康在关上电门的时候，一不当心揿了下电钮，把电钮给揿坏了。喇叭于是响个不停。“叭—叭—叭—”它一个劲儿地响了下去。康一面咒骂，一面乱摸索。街对面的窗子全打开了；鲍兰德太太梦幻般抱着那个婴孩儿，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脸上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神色。

“上帝在上，”康喊着说，口髭触到了控制板上。“我简直在浪费汽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电线短路了还是怎么了呢？”

“是电钮坏了，爸爸，”玛丽镇静地告诉他。她用小指甲把电钮给掏出来。嘈杂声停止了。

“哎，这可好多啦，”康叹息着说。“你好吗，曼逊老弟？你觉得这辆老汽车现在怎样？我把她整整加长了两英尺。她漂亮吗？你听着，齿轮箱还有点儿小毛病。我们上山的时候，迈不开大步，你可以这么说！”

"我们只停了几分钟，爸爸，"玛丽插嘴说。

"哎，没关系，"康说。"等我再把她拆开的时候，我马上就可以把那毛病修好。您好，曼逊太太！我们全体在这儿祝您圣诞欢乐，并且上您这儿吃茶点来啦！"

"请进来，康，"克里丝婷笑着说。"我真喜欢你这副手套！"

"是太太送的圣诞礼，"康回答，一面自已赞赏着那副阔边的长手套。"陆军剩余物资。你相信吗？他们还在把这些东西抛出来！哟！这扇门怎么啦？"

他没法把车门打开，于是用长腿跨过车门爬出来，再把孩子和太太从后边扶下车，细细瞧了瞧车身——很爱惜地把挡风玻璃上的一块泥土擦掉——这才扔下车子，跟着别人走进了多景谷。

他们举行了一场很快乐的茶会。康兴高采烈地一直谈着他的大创作。"等我给她稍许喷上点儿漆后，你们就不认识她了。"鲍兰德太太心不在焉地喝了六杯很浓的红茶。孩子们大吃起巧克力饼干，结果为最后一片面包还来了一场比武。他们吃空了桌上所有的盘子。

等茶点吃完以后，玛丽便去洗碟子——她硬说克里丝婷样子很疲倦——安德鲁从鲍兰德太太手里把婴孩儿接过去，跟他在火炉前边的地毯上玩。他是他瞧见过的最胖的婴孩儿，一个鲁本斯[①]笔下的婴孩儿，眼睛又大、又严肃，胳膊和腿全肉鼓鼓的。他一再想把一只手指塞进安德鲁的眼睛里去，每次没塞成

---

①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法兰德斯(古国名，包括今比利时、荷兰等部分地区)画家，重要作品有«从十字架上下来»、«最后的审判»等。

功后，脸上便显出一种严肃而惊讶的神色。克里丝婷坐在那儿，两手放在膝上，什么也不做，只望着他跟那个婴孩儿玩。

可是康和他的家属没法再待下去了。外边，天色正逐渐暗淡下去，康担心着他的汽油，对车灯的功能也有些个不愿吐露的疑虑。

等他们起身告辞的时候，康邀曼逊夫妇道："出去瞧着我们走。"

安德鲁和克里丝婷于是又站到了大门口；康又把汽车里装满了他的孩子。等他摇了两下以后，引擎开动起来，他便得意扬扬地朝他们点点头，戴上长手套，把常礼帽斜戴到一个比较漂亮的角度，然后很得意地坐到司机的座位上去。

这时候，康拼接的地方忽地断了；汽车轰隆一声塌了下去。那辆接得太长的车子载着鲍兰德一大家，慢慢地瘫到了地上，就象一个负重的牲口疲惫得倒毙下去一般。车轮在安德鲁和克里丝婷缭乱的眼睛前面朝外倾斜。零件散落下来，玎玎珰珰响成一片；匣子里的工具也唏哩哗啦落了一地；接着，车身分裂开来，瘫到了路面上。一刹那前，它还是一辆汽车，转眼竟成了一个游乐场里的平底船了。前半截里，康紧握着驾驶盘；后半截里，他太太紧抱着那个婴孩儿。鲍兰德太太大张着嘴，迷蒙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无边的远方。康的脸上对自己猛地一下瘫下去所显出的惊愕神情，简直是无法掩饰的。

安德鲁和克里丝婷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笑得没法停止，直到笑得一丝气力也没有了。

"上帝在上，"康擦擦前额，站起来，说。他看见孩子们都没受伤，鲍兰德太太虽然面色苍白，却依旧镇定地坐在座位上，于是便仔细瞧了瞧破车子，有点儿惶惑地默想着。"给人破坏啦，"

他后来得出了一个答案，瞪眼望着街对面的窗子说。“街上有个坏蛋胡乱地弄过她了。”跟着，他脸上又高兴起来，抓住笑得前仰后合的安德鲁的胳膊，强自解嘲地指着那个塌下去的车罩，在那下边，引擎依然有气无力地震动了几声。“你瞧，曼逊！她还在跑。”

他们设法把车子的残骸拖进了多景谷的后院。然后，鲍兰德一家便步行回家去了。

“多可乐的一天！”等他们俩终于享受到清静以后，安德鲁喊着说。“我这一辈子决忘不了康脸上的那副神气。”

他们静了一会儿，接着他转脸朝她问道：

“你圣诞节过得快乐吗？”

她很奇怪地回答道：

“我瞧着你跟鲍兰德的毛娃子玩瞧得怪有意思。”

他瞥了她一眼。

“这是因为什么？”

她并没有望着他。“我今儿一直想告诉你。哦，你猜不着吗，亲爱的？——我可认为你压根儿不能算是一位挺精明的内科大夫啦。”

一三

春天又来临了。接着便是初夏。多景谷的花园里呈现出一片柔红嫩绿，矿工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常常站住脚来欣赏。这些灿烂的色彩多半是从前一年秋天克里丝婷所栽的花树上发出来的，因为这会儿，安德鲁已经压根儿不让她再做什么吃力的事了。

“你把这地方布置好啦！”他命令般的对她说。“现在，在里边坐坐吧。”

她最喜欢坐在那道小谷的尽头，因为那儿，靠着一小片潺淙的水，她可以听见涧水的怡人的汩汩声。一株垂杨正好遮住了上边的一排排房屋。多景谷园子最大的缺点是，邻家居高临下，四面都可以瞧见他们。他们只要一坐到走廊外边，对街的前窗里就会趴满了人，叽叽咕咕地互相说道：“嘿！这真不错！快来瞧瞧，范妮！大夫和他太太在晒太阳啦！”真个的，他们刚搬来的时候，安德鲁和克里丝婷有一次躺在涧水旁边，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腰。这时候，他瞥见老格林·约瑟夫的客厅里有一道望远镜的闪光。“混帐！”安德鲁恼怒地觉察到了这件事。“那个老家伙——他拿望远镜在盯着咱们瞧！”

可是在这棵柳树下，他们却完全给绿荫遮住了，安德鲁就在这地方说明了他的意见。

“你瞧，克里丝，”——他手里玩弄着温度计，说；他突然感到得小心谨慎，于是想着来替她量量体温——“咱们得保持镇静。别显得仿佛咱们跟——哦！嗐——普通人一样。你到底是个大夫的太太，而我是——我是个大夫。这种事我早先瞧见过几百次了，说少也有几十次。这是一件挺普通的事。一种自然的现象，人类的生存，那一些大道理，明白吗？不过，亲爱的，别误会了我的意思，就咱们来说，当然是好极了的。说实在的，我早就在纳闷，是不是你太瘦弱了，太象个小孩啦，所以不——哦，嗨，我真高兴。不过咱们别太感情用事了。我意思是说，别婆婆妈妈的。不，不！那种事咱们留给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太太去①。我，一

① 意谓普通人。

个大夫，要是——哦，比方说吧，要是呆磕磕地瞧着你打绒绳，或是编织那些个小玩意儿，再不就是什么别的东西，那不是有点儿傻吗？不！我只瞧瞧它们，咕哝上一句道：'这该够暖和了吧！'至于那一大套废话，说她——嗯——她眼睛是什么颜色，咱们得给她安排下什么幸福的前途——那全是废话！"他停住，蹙起眉头，随着脸上渐渐露出了一种深思的笑容。"不过，哎，克里丝！我可不知道她会不会是个闺女！"

她格格地笑起来，笑得眼泪淌下了她的脸蛋儿。她笑得非常厉害，因此他赶忙很关切地坐起身来。

"快停住，克里丝！你要——你许会笑出漏子来的。"

"哦，亲爱的。"她揩揩眼睛。"你要是个感情用事的理想家，那我可挺喜欢你。你要是个粗鲁无情的讽刺家——哼！——那我可不要你待在屋子里！"

他不大明白她的意思。不过他知道自己是很科学、很拘谨的。等他觉得她应该做点儿运动的时候，他下午便陪她到公园去散步，不过高坡是绝对不让她上去的。在公园里，他们逛来逛去，听着乐队的演奏，瞧着矿工们的孩子提溜着一瓶瓶甘草水和冰糕①来举行野餐会。

五月的一天清晨，他们睡在床上的时候，他在蒙眬中觉察到一阵轻微的蠕动。他清醒后，又觉察到那个微弱的动弹，原来是孩子在克里丝婷的腹内第一次活动。他给一阵激动的情绪，一阵欣喜的情绪窒息住了，僵僵地躺在一旁，简直不大敢相信。哦，真该打！一会儿工夫后，他想着，也许，说到头，我也只不过

---

① 冰糕，原文为 sherbet sucker，直译是"雪白露冰糕"。按雪白露系土耳其、阿拉伯等地的一种冰果子露。

是一个史密斯罢了。我想这就是他们干吗要订下那条规矩，一个医师不可以给自己的太太接生。

下一个星期，他觉得是该跟卢埃林医师讲一讲的时候了，因为他们俩从一开头就决定，得请卢埃林来接生。安德鲁打电话告诉卢埃林的时候，卢埃林很高兴、很得意。他马上过来，给她先检查了一下，然后在客厅里跟安德鲁闲聊。

"我挺乐意给你效劳，曼逊，"他接下一支香烟，说。"我原先老觉得你不大喜欢我，不会肯叫我来给你太太接生的。请你相信，我一定尽力。还有，阿伯拉劳眼下天气相当闷热。你认为你的娇小的太太需不需要在她办得到的时候，调换一下空气呢？"

"我怎么搞的？"卢埃林走后，安德鲁暗自想着。"我真喜欢这个人！他挺不错，非常不错，又老练，又有同情心，做起工作来跟一个魔术家一样。十二个月以前，我还打算搞他一下。我真是个执拗的、妒忌的、蠢笨的高地小公牛①！"

克里丝婷可不乐意离开，但是他却委婉地再三劝她。

"我知道你不乐意离开我，克里丝！但是这样对咱们都好。咱们得考虑到——哦！各方面呀。你想到海滨去呢，还是乐意上北部你姑母那儿去？真个的，我可以买张车票送你去，克里丝。咱们的经济这会儿已经相当不错啦！"

他们已经付清了格伦基金会的贷款和家具的最后一期款子。那会儿，他们已经存了将近一百镑在银行里。可是她答话的时候，却并没有想到这个，只紧握住他的手，从容地说道：

"是的！咱们的经济已经相当不错啦，安德鲁。"

她既然非走不可，便决定到布里德林顿去瞧瞧她的姑母。

---

① 曼逊是苏格兰高地人，所以这么说。参看第10页注。

一星期后，他到"上车站"去送她上路，买了一篓水果给她路上消遣，又跟她拥抱了好久。

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会那么想念她，他们的伉俪之情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了。他们的闲谈、讨论、拌嘴，他们静待在一块儿的时刻，以及他不论什么时候一走进屋子便叫唤她，然后凝神等着她快快活活地答应他的那种习惯——他开始瞧出来，这一切对他具有多么大的意义。离开了她，他们的睡房竟然成了旅馆里的一间陌生的房间了。他的三餐虽然由珍妮按着克里丝婷写下的菜单细心地烹调，但是吃的时候，他总是眼望着一本撑起的书，枯燥无味地一口口吞下去。

他在她布置的园子里漫步，突然看到了那座腐朽的小桥。这使他很着恼，因为这似乎是对不在家的克里丝婷的一种侮辱。他为这件事已经跟委员会说过好几次，告诉他们桥快塌下去了，可是遇到修理助理医师们屋子的事情时，他们一向是不大肯采取行动的。这一回，他在一阵愤怒中，又打了个电话给办事处，竭力催促了一番。欧文请了几天假，没在那儿，不过事务员告诉安德鲁，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这件事，把它交给营造师礼查兹去了。礼查兹因为正忙着另外一件工程，所以这项工作还没有来动手。

晚上，他常到鲍兰德家去。有两次，他到樊恩家去，他们留下他来打桥牌。还有一次，使他大为惊讶的，他竟然跟卢埃林打起高尔夫来了。他写信给汉姆逊，给丹尼，丹尼终于离开了布雷纳力，当了一艘油船上的医师，动身到坦庇科①去了。安德鲁跟克里丝婷的通信显然是自我克制的。不过他主要是在自己的工作

---

① 坦庇科(Tampico)：墨西哥的一处重要海港。

中寻找消遣。

那时候，他在无烟煤矿矿井那儿的临诊已经开始了一段时期。他没法加快他的工作，因为除去给自己的病人治病外，他只能在工人下班后到矿上洗澡间去的时候，才有机会给他们检查，他们全忙着要回去吃饭，要他们多待上一会儿压根儿是办不到的。他每天平均只检查两个人，不过结果已经进一步使他兴奋起来了。他并没有急躁地立刻就下判断，但是他已然瞧出来，无烟煤矿矿工中间患肺病的病发数，肯定要比一般煤矿上的其他井下工中间来得大。

他虽然不相信课本，可是也不希望将来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人云亦云，为了提防这一点，他翻阅了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著述。这种著述的贫乏使他大为吃惊。没有几个研究人似乎对职业性肺病特别注意的。岑克尔[1]用了一个很冠冕的名称，肺尘埃沉着病，来包括三种由于吸入矿尘而引起的纤维性肺病。煤矿工人常患的炭末沉着病，肺的黑色浸润，自然是人们早已知道的，不过德国的戈尔德曼[2]和英国的特罗忒[3]都认为那并没有什么大害处。有几篇论文是讲磨石——特别是法国的磨石——制造工人和磨刀磨斧工人的“磨工病”[4]流行情况的，还有是讲在凿石工人中间肺病流行的情况的。南非洲有些证据——大部分都互相矛盾——证明促起金矿区劳资纠纷的那种疾病——金矿工人的肺痨病——无疑是由于吸进了矿尘的缘故。还有些记

---

① 岑克尔(Friedrich Albert von Zenker, 1825—1898)：德国著名的内科医师。

② 戈尔德曼(Hans Goldman, 1899—?)：德国医师。

③ 特罗忒(Wilfred Trotter, 1872—1939)：英国著名的外科医师。

④ 指因吸进金属粉、石粉而引起的气喘病。

载说，亚麻工人、棉花工人和铲谷工人的肺部都容易感染到慢性的病变。除此之外，压根儿没有什么别的！

安德鲁阅读完毕以后，眼睛里露出了兴奋的光彩。他觉得自己正研究着一种肯定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他想到无烟煤矿各大矿上井下工人人数的众多，国家的立法对他们所患的疾病的模糊忽视，以及从事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多么好的机会，多么妙的机会！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也许有人会抢先下手，身上不禁出了一阵冷汗。但是他把这个想头给排开了。午夜后好半晌，他一直在客厅里熄灭了的炉火前边大步蹀来蹀去，猛地一下从壁炉台上把克里丝婷的照片拿下来。

"克里丝！我可真地认为我要做出点儿事情来啦！"

他为这项工作买了些索引卡片，开始很细心地把检查的结果加以分类。虽然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他的临床功夫这会儿已经很高明了。那儿，在更衣室里，工人们光着上身，站在他前边；他用手指和听筒很微妙地诊察着那些活生生的肺里潜伏着的病状，一个纤维性的斑点，一个气肿，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大不谓然地说是"一点儿咳嗽"。他很仔细地把有毛病的地方注明在卡片反面印着的图表上。

同时，他叫每个工人都留下点儿痰，用丹尼送的显微镜一直工作到清晨两三点，把发现的资料列表登记在卡片上。他发觉这些脓性粘液①的化验品——当地工人们管它叫作"白唾沫"——大部分都含有亮晶晶的、三角形的小块硅酸②。他对里

---

① 脓性粘液(muco-pus)：人体任何部位有了炎症时，就会有一种脓和粘液为主的渗出物，称作脓性粘液。

② 硅酸：化学名词，有几种，这里指的是偏硅酸，一种白色胶状物。

边存在着的小泡细胞的数目，对自己发现结核菌的次数，感到惊奇。不过最引起他注意的，倒是到处都存在的小泡细胞和吞噬细胞① 里面几乎经常都有结晶硅的这一点。他禁不住很激动地想到，肺部的变化，也许连同时发生的其他种种感染，基本上都是决定于这个因素的。

这便是克里丝婷回来的时候，他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克里丝婷在六月底回来。张开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

“回家来真开心。不错，我玩得挺乐，但是，哦！我可不知道——你脸色挺白，亲爱的！我想是珍妮没给你吃好！”

她这次休养对她有了很大的好处，她身体健康，脸蛋儿显得很红润。但是她倒为他担起心来，他食欲不振，时时掏出香烟来抽。

她一本正经地问他道：

“这件特别工作得做多少时候？”

“我不知道。”那是她回来后的第二天，一个阴雨的日子，他出乎意外地闷闷不乐。“也许得一年，也许得五年。”

“哎，你听我说。我可不是硬要你改，回家来已经够满足啦，但是既然这件工作得做上这么久，你想想，你是不是得有系统地进行，规定一定的时间，别多迟还不睡，伤了自己的身体！”

“这没有什么要紧。”

可是在有些事情上，她特别坚持自己的主张。她叫珍妮把实验室的地上洗擦干净，放了一张扶手椅，铺上一张地毯。在那些炎热的夜晚，那是一个阴凉的房间，松木桌子上有着树脂的清

---

① 吞噬细胞(the phagocytes)：网状内皮细胞之一种，可以吞噬血球或其他异物。

香，和他所用的试剂的乙醚的刺激气味混合在一起。她经常坐在那儿，缝纫、编结；他在桌旁工作，俯下身去对着显微镜，简直把她给忘了，但是她在那儿，每天夜里到十一点，她便站起身来。

“是该睡的时候啦！”

“哦，唔——”他从镜片上近视般地朝她眨眨眼。“你先上去，克里丝！我马上就跟着来。”

“安德鲁·曼逊，你要是认为我可以独个儿上去睡觉，照我这情形——”

末尾这句话在家里已经成了一个加重语气的玩笑话了。在争执时，他们俩都很可笑地随便用它来堵住对方的嘴。他驳斥不了这句话，只好哈哈一笑，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把透镜转开，再把玻璃片放到一旁。

快到七月底，一场突发的水痘使他的业务工作十分忙碌。八月三日那天，他的病人特别多，这使他在外边从早门诊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等他很疲惫地踏上那条街，准备把午餐和点心并作一顿来吃的时候，他突然瞥见卢埃林医师的汽车停在多景谷大门的外边。

那个静止的东西包含的意义使安德鲁猛地一怔，他连忙加快脚步朝屋子走去，心房随着预感迅速地跳个不停。他跑上门廊的台阶，把前门一下推开，在门道里瞧见了卢埃林。他紧张而急切地盯着卢埃林，结结巴巴地说道：

“哟，卢埃林。我——我可没料到这么早就瞧见你上这儿来。”

“是呀，”卢埃林回答。

安德鲁笑了笑。“唔？”他在紧张中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

但是他的开朗的脸上却把要问的话表达得够明白的。

卢埃林并没有笑。他只微微停顿了一下，说道：

“上这屋里来一会儿，亲爱的朋友。”他把安德鲁拖进了客厅。“今儿早上，你出诊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找你。”

卢埃林的态度，他的踌躇，以及他声音里的奇怪的关切意味，使安德鲁浑身突然感到一阵寒冷。他颤巍巍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吗？”

卢埃林望着窗外，目光朝小桥那儿瞥去，仿佛在思索最好的、最委婉的解释似的。安德鲁忍受不住了。他简直不能呼吸，胸臆里填满了一种疑虑不安、令人窒息的痛苦。

“曼逊，”卢埃林很平静地说，“今儿早上——你太太走过那道桥的时候——一块腐烂的木板折了。她这会儿已经没有问题啦，一点儿没有问题，不过我恐怕——”

卢埃林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心里很痛苦地起了一大阵激动。

“我可以告诉你，”卢埃林用平静的吊慰的声音说下去，“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我顿时就来了，打医院里把护士长也接了来，我们整天都待在这儿——”

屋子里静了一刹那。安德鲁嗓子里哽噎了一声，又是一声，接着又是一声。他用一只手把眼睛捂起来。

“亲爱的朋友，别这样，”卢埃林劝说着，“谁料得到这种意外的事情呢？我请你——上楼去，安慰安慰你太太吧。”

安德鲁垂下头，扶着楼梯栏杆，走上楼去。在睡房的门外边，他站住了，简直不能呼吸，接着他趔趔趄趄地走进房去了。

一四

到一九二七年，阿伯拉劳的曼逊医师已经很有点儿名声了。他的业务并不很广——就人数上讲，从他初到镇上的那些紧张不安的日子以来，他登记簿上的病人并没有大量增加。不过那个登记簿上的每一个人对他都很信服。他难得下药——真个的，他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习惯，老劝病人别多吃药——可是等到他下药的时候，他的处方又是极重的。人们可以常常瞧见盖奇手里拿着一张药方，垂头丧气地走过候诊室。

"这是怎么回事，曼逊大夫？给艾文·琼斯六十喱[1]一剂的溴化钾[2]！药典上说只好用五喱。"

"凯特大娘的详梦手册上也那么说！给他六十喱，盖奇。你知道，你反正挺乐意把艾文·琼斯的命给送掉。"

可是患癫痫的艾文·琼斯却并没给断送掉。一星期后，他发病的次数反而减少了，人家瞧见他在公园里散步啦。

委员会应当很喜欢曼逊医师，因为他用药的帐单——尽管偶然下些重药——比其他随便哪一个助理医师用的都少上一大半。可是，哎呀！曼逊在其他方面却让委员会付出了三倍的费用，为了这个，还时常引起争执。例如，他用疫苗和血清，而这些破坏性的玩意儿，象爱德·钱金愤愤地说的，是他们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欧文替他辩护，举了一个例子说，冬天有一个月，镇上

---

① 喱(grain)：英美衡量名，一药衡等于一磅的五千七百六十分之一，合〇·〇六四八公分。

② 溴化钾(Potassium bromide)：化学名词，是一种有光辉的白色正方形结晶，可以制造催眠剂和镇静剂。

其他区里的孩子都患百日咳的时候，曼逊用了鲍德和仁古疫苗①，在他的区里把那个猖獗的流行病控制住了。爱德·钱金反驳道："我们怎么知道是那种新鲜玩意儿所起的作用呢！嘻！我去问到他的时候，他说没有人能拿得准！"

曼逊虽然有许多忠实的朋友，可也有些对头。三年前，他在委员会的全体大会上为了那道桥的事，曾经朝委员们大肆咆哮，他们有些人压根儿就不能完全原谅他指责他们的那些很严厉的话。当然，他们很同情曼逊太太和他所遭到的创痛，可是他们没法认为他们应该负责。委员会办事一向不匆匆忙忙。欧文那会儿正在休假，奉派去做这项工作的莱恩·礼查兹那会儿正忙着在建造波威士街的新屋子，所以责备他们是怪可笑的。

随着时光的消逝，安德鲁对委员会有了很多不满的地方，因为他一向非常自信，总要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做。这是委员会所不喜欢的。此外，人家对他在宗教上还存着一种偏见。虽然他太太常常上教堂去，却从来没有人瞧见他去过——奥克斯伯罗医师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来的人——有人还说，他嘲笑全身浸在水里的那种教义。再说，他在"教会"的人士中也有个很凶恶的仇人——那就是赛奈的牧师，可敬的②爱德华尔·巴里。

一九二六年春天，新近刚结婚的道高望重的爱德华尔在一天很晚的时候悄悄地溜进了曼逊的诊所，他当时的神气地地道道是合乎基督教徒身份的，可是奉承起人来却有点儿俗不可耐。

---

① 鲍德和仁古疫苗(Bordet and Gengou vaccine)：比利时和法国细菌学家于一九〇六年从百日咳患者的痰里提出来的百日咳杆菌。

② 西方人士习惯，提到牧师时，常加"可敬的"(reverend)于姓名前，以示尊敬。

"您好，曼逊大夫！我恰巧打这儿走过。我平时总找奥克斯伯罗大夫，他是我区里的一位教友，您知道。再说，他在东区诊所也近便点儿。不过人家都说，就各方面讲，您是一位紧跟着时代的大夫。您知道一切顶新的玩意儿。我倒想请教一下——唔，我还凑合着付给您一笔小费用——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爱德华尔摆出一副世俗的坦率的神气来遮掩起牧师的那一阵淡淡的红晕。"您瞧，我太太和我眼下暂时还不想有孩子，我的待遇就只有那么点儿——"

曼逊冷淡而厌恶地打量了一下赛奈的牧师，很谨慎地回答道：

"您知不知道，有些人待遇只有您四分之一，倒非常愿意有孩子①。您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骤然怒火上升。"滚出去——快滚出去——你——你这卑鄙龌龊的牧师！"

巴里很不自在地勉强笑了笑，悄没声地溜出去了。也许，安德鲁话是说得太粗暴。但是那会儿，克里丝婷经过那次不幸的摔跌以后，已经不能再生养了，他们俩原来都满心巴望能有孩子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安德鲁给一家人去接完生步行回家的时候，暗自想到，他和克里丝婷在丢了孩子以后，为什么还待在阿伯拉劳。回答是够明白的：为他的吸入矿尘的研究工作。这个工作吸住了他，迷住了他，把他拘留在矿上。

他回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想到他不得不面对着的种种困难，心里不禁纳罕，他怎么并没有花上较长的时间便取得了他所寻

---

① 原文是"who would give their right hand to have children"，直译是"为了想有孩子，宁愿舍掉自己的右手"。

找的资料。他最早所做的那批检查——那就时间上讲，似乎是多早以前的事了，不错，就技术上讲，也多么落后。

在他对那一区里所有矿工的肺部进行了彻底的临床检查，把得到的资料列成表以后，他对无烟煤矿矿工中间肺病特别猖獗的情况，有了明显的证据。举个例子来说，他发现他手里的纤维化肺病的病例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无烟煤矿上的矿工。他还发觉，年纪较大的无烟煤矿矿工患肺病的死亡率，几乎是所有其他煤矿的矿工死亡率的三倍。他画了一套图表，说明肺病在各种无烟煤矿矿工中间病发数的比例。

接下来，他着手来证明，他在检验痰的时候所发现的硅尘，实际上是存在于无烟煤矿横巷的头上的。他不仅确切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把抹上加拿大树脂的玻璃片在矿里各个地方放上不同的时间，取得了不同的矿尘集中的数字，这些数字在爆破和钻探的时候就突然高得惊人。

随后，他得出了一连串令人兴奋的方程式，使空气里硅尘的过分集中和肺病病发数的过分频繁相互有了关系。但是这还不够。他实际上还得证明，那种矿尘是有害的，是破坏肺组织的，而不只是一个无害的“事后从犯”。因此他需要对豚鼠进行一系列病理学的实验，研究硅尘对它们的肺部所发生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虽然他非常兴奋，他的麻烦可也开始了。他已经有了那么一间空房，那间实验室。弄几只豚鼠是很容易的。再说，他的实验所需要的设备也很简单。但是尽管他人很聪明，他可不是，也决不会是，一个病理学家。认识到这一点使他很生气，使他比早先更为坚决。他咒骂迫使他独个儿工作的这种制度，把克里丝婷硬拖了来给他帮忙，教她切割，教她准备切片，这种例行的工作她很快便做得比他好了。

接着，他造了一间简单的"尘室"，每天有几小时把有些豚鼠曝露在密集的矿尘下，有些则不曝露出来——对照标准①。这是令人烦躁的工作，需要比他更大的耐心。他的小电扇接连坏了两次。在这项实验的一个紧要阶段，他把对照标准又弄坏了，于是被迫重新开始。然而尽管他犯了一些错误，耽搁了很长的时间，他终于获得了标本，一阶段一阶段地证明了肺的恶化和硅尘所促起的纤维化感应。

他很满意地深深吸了一口气，不再去责怪克里丝婷，有几天倒是很适合一块儿过活的。接着，他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于是马上又忙起来。

他原来假定，肺部的损害是由于吸进的坚硬、锋棱的硅酸盐晶体所引起的物理性破坏促成的，全部调查研究都是根据这种假定进行的。可是现在，他突然想到，那些矿尘除了单纯的物质刺激外，是不是会有什么化学作用。他不是个化学家，但是那会儿，他已经深深地埋头在这项工作中，决不肯让自己遭到失败了。他于是又安排了一系列新的试验。

他弄来了胶体硅酸，把它注射到一只豚鼠的皮下去。结果是一个脓肿。他发现注射非晶形硅酸的水溶液也可以引起同样的脓肿，而那种水溶液就物理上讲，是没有刺激性的。结果，他很得意地发现，把一种物理上刺激性的物体，例如小块的碳，注射进去，压根儿并不引起脓肿。换句话说，硅尘就化学上讲，是发生作用的。

安德鲁快乐兴奋得几乎发狂。他所取得的成果甚至超出了他原来计划要取得的。他热狂地搜集资料，把三年的成绩写成

① 指科学实验中用来作为对比的标准。

了一篇内容充实的文章。几个月以前，他就决定不但要把他的调查研究公开发表，并且还要送去作为申请医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等打字稿很整齐地装订在一个淡蓝色的封面里，从加的夫寄回来以后，他喜滋滋地看了一遍，便跟克里丝婷出去寄掉，接着突然又陷入了一阵失望的逆流之中。

他觉得疲乏、迟钝。他比先前更清楚地瞧出来，自己不是一个研究人员，他工作的最精深、最有价值的部分，便是临床检查那第一阶段。他很懊丧地想到，自己多么时常朝着可怜的克里丝婷乱发脾气。有好多天，他都垂头丧气，没精打采。不过，那些日子，当他想到自己毕竟做成了一件事的时候，倒也有些欢欣鼓舞的时刻。

一五

五月的那个下午①，安德鲁回到家的时候，由于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心思上——这种消沉得古怪的心情从他的论文寄出以后，就一直没有消释——所以没有注意到克里丝婷脸上的烦恼神色。他心不在焉地喊了她一声，便上楼去洗澡，然后又下楼来吃茶点。

等他吃完茶点，点起一支香烟的时候，他才忽然注意到她的神色。他一面伸手去拿晚报，一面问道：

"怎么？什么事？"

她装着细瞧了一下茶匙。

"今儿，有些人来找咱们的——说实在的，是来找我的——

① 指前一章所说的五月十五日的下午。

在下午你没回来的时候。"

"噢？都是谁？"

"委员会派来的一个代表团，一总五个人，包括爱德·钱金，由巴里——你知道，就是赛奈的那个牧师——和一个姓戴维斯的人陪着。"——屋里很古怪地寂静了片刻。他抽了一大口烟，把报纸放低下来，盯视着她。

"他们来干吗？"

她这才迎上他的炯炯的目光，眼睛里充分显露出了烦恼和焦急的神色。接着，她急促地说道：

"他们大约是四点钟来的——来找你。我告诉他们你没在家。巴里说，那没关系，他们要进屋里来。我当然很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要等你，还是要怎么样。接着爱德·钱金说，这是委员会的屋子，他们代表委员会，以委员会的名义，他们可以进来，也正要进来。"她停住，很快地吸了一口气。"我站着一步没动。我可真气坏啦——心里非常烦乱。但是我还是问他们，他们干吗要进来。巴里接口说啦。他说他和委员会都听说，事实上，镇上都传遍了，说你在拿动物做试验，活体解剖，他老着脸这么说。因为这件事，所以他们来瞧瞧你的工作室，并且把虐待动物防止协会[①] 的那家伙戴维斯先生也请来了。"

安德鲁一动没动，眼睛也没有离开她的脸。

"你往下说，亲爱的，"他平静地说。

"唔，我竭力想拦住他们，但是没有用。他们干脆硬推开我，

---

① 虐待动物防止协会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一八二四年，英国成立的一个防止虐待动物的团体，根据英国法律，凡是虐待动物的人，可以处以罚款和监禁。

他们七个人，穿过门道，走进了实验室。他们一瞧见豚鼠，巴里便嚷起来——‘哦，可怜的哑口畜生！’钱金便指着桌上我把褐色素①瓶子摔下的地方所留下的污渍，你记得吧，亲爱的。他指着那个污渍，喊道，‘瞧瞧这个。血！’他们绕着一切兜来兜去，还把咱们的好看的切片、切片机、所有那些东西乱翻了一气子。然后，巴里说，‘我可不能再把这些可怜的、受罪的小畜生留下来让人折磨啦。我宁愿使它们脱离苦境，也不愿把它们给留下来。’他把戴维斯带来的口袋拿过手，把它们全塞了进去。我告诉他，这压根儿谈不到什么受罪，活体解剖，或是那样的废话，那五只豚鼠随怎么说也不是打算作试验的，咱们是打算把它们送给鲍兰德的孩子，送给小爱格丽丝·艾文思去养着玩的。但是他们干脆不听我说。接着，他们——他们就走了。"

屋子里一片寂静。安德鲁的脸上这会儿可绯红起来了。他坐直了身体。

"我可从没有听说过这么卑鄙无礼的举动啦。真——真混帐，使你受这口气，克里丝！我可要叫他们偿还！"

他沉吟了一下，便朝门道走去，准备去打电话。可是他刚走到电话前边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了。他一把把听筒从挂钩上取下。

"喂！"他气忿忿地说，接着，他的声音微微改变了一下。对方原来是欧文。"不错，我正是曼逊。你瞧，欧文——"

"我知道，我知道，大夫，"欧文很快地截断了安德鲁的话，说。"整个下午，我都在设法想跟你取得联系。你听着。别急，别

---

① 褐色素(fuscine)：一种人工合成的红色染料，其酒精溶液在研究微生物时，用作染色的色素。

急，别打断我的话。咱们对这件事得保持冷静。咱们是碰上一件不大好应付的事了，大夫。电话里别多说吧。我这就上你那儿来。"

安德鲁回到克里丝婷坐的地方去。

"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把方才跟欧文说的话告诉了克里丝婷以后，很生气地说。"随便谁都来认为是咱们不是啦。"

他们等着欧文到来，安德鲁在一阵烦躁愤怒中大踏步地来回踱着，克里丝眼睛里带着不安的神色，坐在一旁做活计。

欧文不久便来了。但是他脸上一点儿令人宽慰的神气也没有。安德鲁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便问道：

"大夫，你有许可证吗？"

"什么？"安德鲁睁大眼睛望着他。"什么许可证？"

欧文的脸上显得更烦急了。"你要拿动物做试验，一定得向内政部去申请一张许可证。这你总知道吧？"

"可是，真岂有此理！"曼逊激烈地辩驳着，"我并不是病理学家，也决不会是。再说，我也没有设立一个实验室。我只不过想做几个简单的实验，跟我的临床工作结合起来。我们一总只有十来只豚鼠——对吗，克里丝？"

欧文把眼睛避开。"你应当弄张那种许可证的，大夫。委员会有一派人现在想借这件事情来狠狠斗你一下！"

他很快地说下去。"你瞧，大夫，一个象你这样做开路工作的人，一个正正派派把心里话直说出来的人，就得——嗐，反正你该知道这儿有一派人急于想阴损你。不过，嗳！——这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象往常那样，得跟委员会狠狠争辩一下，你大概得来列席。但是你早先也和他们争辩过。你会再次获得胜利的。"

安德鲁气得了不得。"我要提出反控告。我要控告他们——控告他们非法闯进人家。不，妈的，我要控告他们抢我的豚鼠。我反正得把它们要回来。"

欧文脸上很勉强地露出一丝要笑的神色。"你没法把它们要回来啦，大夫。巴里牧师和爱德·钱金，他们认为得使豚鼠脱离苦境。为了人道起见，他们亲手把豚鼠全淹死啦。"

欧文很忧郁地走了。第二天晚上，安德鲁收到一份通知，叫他一星期后去出席委员会的会议。

同时，这件事情象一团汽油火焰那样到处燃烧起来。自从律师特瑞弗·戴依给人怀疑用砷[①]毒杀了他的妻子以后，没有一件这么紧张、这么不体面、这么含有妖术意味的事曾经惊动过阿伯拉劳了。人们各袒一方，形成了一些过激的派别。爱德华尔·巴里站在赛奈的讲坛上，大声疾呼地说着在现世和来世给那些虐待动物和小孩的人的惩罚。在镇上的另一头，国教[②]的圆头胖脑的牧师，可敬的戴维·华尔波尔，咿咿哑哑地讲着进步及上帝的自由教会与科学之间的争执，因为他看巴里，就象一个虔诚的回教徒看待猪一样。

连妇女都给煽动起来了。当地的威尔士妇女励进同盟主席密芬威·班苏珊女士在禁酒协会大礼堂里向拥挤的听众发表了演说。不错，安德鲁有一次因为没肯在威尔士妇女励进同盟的年会上担任主席而得罪过密芬威。不过撇开那件事不谈，她的

---

① 砷(arsenic)：化学非金属原素之一，它和它的化合物都有毒。

② 国教(the Established Church)：英国教会原为天主教之一支。一五三三年，英国教士会议宣布承认英王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的首长，第二年又宣布正式脱离罗马教廷，于是自成一派，其教义为天主教及新派教之折衷。

动机无疑倒是纯洁的。年轻的女盟员们平时只在旗日①才到街头来活动，可是那次大会会后和接下来的好几天晚上，她们都出来散发耸人听闻的反活体解剖的传单，每张上边都画着一只肚子给剖开一半的狗。

星期三晚上，康·鲍兰德打电话来，讲了一件令人好笑的事。

"你好吗，曼逊老弟？站稳了自己的立场吗？好极啦！我想着你也许乐意听听——我们的玛丽今儿晚上打拉金斯那儿回家来的时候，一个那种满脸堆笑的卖旗子的人拿了一份小册子拦住她——就是他们四下乱塞了来反对你的那些一个大不值的虐待动物的玩意儿。你知道——哈！哈！你知道勇敢的玛丽怎么样！她拿过小册子来，把它撕了个粉碎。接着，她抬起手来，给了那个卖旗子的娘儿们一个嘴巴，还把她的帽子从脑袋上扯下来，说道——哈！哈！——你猜猜我们的玛丽怎么说来着：'如果你想找点儿虐待，'她说——哈！哈！——'如果你想找点儿虐待——那我就来虐待你一下得啦！'"

其他跟玛丽一样实心眼儿的人也跟那伙人大打出手。

安德鲁的区里虽然坚决地支持他，可是东区诊所周围一带却有着相反的意见。安德鲁的支持者和他的敌人在酒馆里互相殴打。星期四晚上，法兰克·戴维斯跑到诊所里来，自己受了点儿轻伤。他告诉安德鲁，他把奥克斯伯罗的两个病人都给打跑啦，"因为他们说我们的大夫是一个血腥的屠户！"

从此以后，奥克斯伯罗医师便以跳跃的步伐走过安德鲁，眼睛总直瞪瞪地望着老远的地方。外边全都知道，他正公开地跟

---

① 旗日（flag day）：指卖小旗子以捐募公益事业基金的运动日。

巴里牧师合作，反对他的不受欢迎的同事。厄尔查特从合作俱乐部带回来基督徒的五花八门的议论，其中最尖锐的也许得算这一句："随便哪个大夫干吗该残杀上帝的生物呢？"

厄尔查特自己并没发表什么议论。不过有一次，他斜瞅着安德鲁的紧张不安的脸，说道：

"真该打！我在你这岁数的时候，也会喜欢这样一场斗争的。可是现在——哦，真该打！我想我是上了岁数啦。"

安德鲁禁不住想到，厄尔查特并没了解他。他压根儿不喜欢这场"斗争"，只觉得厌倦、恕恼、发烦。他焦躁地想道，自己难道一辈子都得到处碰壁吗？然而，尽管他意志消沉，他却急煎煎地想为自己辩护，想在纷争的镇民们面前公开剖白一下。

一星期终于过去了。星期六下午，委员会开会来商讨议事日程上写明的"审查曼逊医师违法乱纪"一事。安德鲁进入办事处，走上窄楼梯的时候，会议室里一个空位子也没有，外边广场上成群的人逗留在那儿。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虽然他曾经告诉过自己，他非得镇定和坚强不可。可是等他坐到五年前来应征的那天所坐的那个位子上时，他是傲慢的，焦躁的，紧张不安的。

审查程序一开始——并没做什么祈祷，虽然由于对方原先假借圣神为名来展开他们的运动，所以做做祈祷倒也不是出乎意外的——爱德·钱金就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

"我来把这件事的全部实情，"钱金跳起来说，"向委员会的各位委员细说一说。"他于是说了下去，在一篇响亮的、无知无识的讲话里把曼逊的过失一条条列举出来。曼逊医师没有权做这工作。这工作是在委员会的办公时间里做的，是在他领了薪水来**做委员会**的工作的时候做的，是在委员会的产业里做的。再

说，这是活体解剖，或是近乎那样的事。而且是没领取需要的许可证就这么做了，这从法律方面来看，是一项很大的罪行！

这时，欧文很快地插嘴了。

"关于最后这一点，我得告诉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告发曼逊大夫没领取这种许可证，那么接下来提起的任何诉讼，都会牵涉到整个儿医疗协会。"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钱金问。

"因为他是咱们的助理大夫，"欧文这么说。"咱们在法律上得为曼逊大夫负责！"

听到这话，屋里响起了一阵赞同的嘟哝声和这种喊声："欧文说得不错！咱们不指望给会里惹麻烦。这件事就在咱们会里解决吧。"

"那么，就别管那个该死的许可证，"钱金依旧站在那儿，咆哮着说。"其他的罪名也够给随便谁问个绞决啦。"

"对！对！"后边有人大声喊着。"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他乘着摩托车一趟趟溜到加的夫去——那是怎么回事？"

"他不给人药吃，"莱恩·礼查兹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可以在他的诊所外边等上一个钟点，结果瓶子里一点儿药也配不到。"

"守秩序！守秩序！"钱金喊着。等他使他们全静下以后，他把最后的一段话说了出来。"所有这些过失都是很严重的！它们说明了，曼逊大夫始终就不是医疗协会的一个好工作人员。除了这些外，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他不发给工人们该发的证明书。不过咱们得先注意主要的事项。咱们的一个助理大夫，为了一个按理该算是违法的事件，现在惹得全镇都起来反对他，他把咱们的产业变成了屠宰场——各位委员，我当着上帝发誓，我

亲眼瞧见地板上有血迹——他压根儿什么都不会，只是个专做做试验的怪物。各位委员，我请问你们，你们受得了这个吗？不！我说。不，你们说。各位委员，我知道，我这会儿在会上说我们要求曼逊大夫辞职，你们各位一定是全体赞成的。"钱金四下望了望他的朋友，在欢呼声中坐了下去。

"也许，你们可以让曼逊大夫把他的意见说一说，"欧文软弱无力地说，说完便转过身来朝着安德鲁。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安德鲁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刹那。情况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糟。他沉痛地想道，别去信任什么委员会吧。这些人不就是派他当助理医师时深表赞同地朝他微笑的人吗？他怒火中烧。他不，他干脆就不辞职。他站起身来。平时，他不是个擅长演说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可是那会儿，他生气了，他的紧张不安在汹涌的愤怒中消失净尽，他对钱金的毫无知识的、褊狭愚蠢的指控和别人接受他指控的那阵欢呼，感到愤怒。他开口说道：

"爱德·钱金把豚鼠全淹死了，似乎没有人对这件事说过一句话。按实在说，这才是虐待哩——没必要的虐待。我做的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你们干吗把白鼠[①]和金丝雀拿到矿下边去呢？为了去试验炭氧气——这一点你们全知道。等那些白鼠给一阵毒气熏死了后——你们管那叫作虐待吗？不，你们并不。你们知道那些动物是给用来保全人的性命的，也许就是你们自己的性命。

"这正是我竭力在给你们做的！我在研究你们从矿里横巷的灰尘中所感染的那种种肺病。你们都知道，你们的胸腔容易

① 即指豚鼠。

生毛病，而生了毛病的时候，是得不到补偿费的。过去这三年，我把空闲的时间差不离全放在这个吸入矿尘的问题上。我发现了一种办法，可以改进你们的工作条件，给你们一种比较合理的安排，使你们的健康比靠了莱恩·礼查兹刚说的那一瓶瓶讨厌的药还有保障些！那么就算我用了十二三只豚鼠，又怎样呢？你们认为那不值得吗？

“也许，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成见很深，可能以为我会在你们面前撒谎。或许，你们依旧认为我是在把我的时间，你们的时间，象你们所说的那样，浪费在许多奇奇怪怪的试验上。”安德鲁情绪激昂起来，把自己抱定的决不夸张的主见一下全忘掉了。他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去，掏出了那星期里前几天他刚收到的那封信。“但是这封信可以让你们瞧出来，别人，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对这事是怎么个看法。”

他走到欧文面前，把那封信递给他。那是圣安德鲁大学评议会的秘书寄来的一份通知书，说为了他所写的那篇吸入矿尘的论文，学校已经决定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了。

欧文把那封上端印有纹章的蓝色打字的信看了一遍，脸上突然高兴起来。接着，那封信便慢慢地给大伙儿传阅下去。

安德鲁看到评议会的通知书所起的影响，心里很是烦恼。他虽然急煎煎地想证明自己的话，可是几乎有点儿后悔把信掏出来的那一股子激动。如果他们不凭一种真凭实据便不相信他的话，那他们对他准是抱着很大的成见的。有信也好，没信也好，他闷闷不乐地觉得，他们是存心要拿他来儆戒别人了。

接着，他感到轻松了一点儿，因为欧文又讲了几句话以后，说道：

“或许，请你这会儿先出去一下，大夫。”

他在外边等着他们对他的事进行表决，心里怒火沸腾，好不耐烦。这一群工作人员为了同事们的利益，管理着大家的医疗事务，这本是一个绝好的理想。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理想。他们偏见太深，知识不足，不能很好地来管理这样一个组织。所以欧文老得煞费气力地拖着他们跟他一块儿朝前走。不过他深信，这一次就连欧文的好意也挽救不了他了。

可是等安德鲁再回进去的时候，秘书却满脸笑容，兴冲冲地直搓着两手。其他的委员们也全比较赞同地望着他，至少没有什么敌意了。欧文立刻站起身来，说道：

"曼逊大夫，我很乐意告诉你——我甚至可以说，我个人很高兴地来告诉你——委员会经大多数人赞同，决定请你继续工作下去。"

他赢了，他终于使他们信服了。但是经过一刹那满意的激动以后，这个消息并没叫他扬扬得意。会议室里静了一会儿工夫。他们显然指望他表示快慰，表示感谢。可是他办不到。他对这件歪曲的事，对委员会、阿伯拉劳、医学、硅尘、豚鼠和他自己，都感到厌倦。

后来，他说道：

"谢谢你，欧文先生。我很高兴，我在这儿尽力做了那一切以后，委员会到底并不希望我走。不过，我很抱歉，我不能再在阿伯拉劳效劳啦。从今儿起，我给委员会一个月的时间，请委员会另外找人吧。"他很平静地讲完了他的话，然后回过身，走出了那间会议室。

屋子里一片死寂。爱德·钱金是最快恢复过来的人。"走了好，"他朝着曼逊的身后冷淡地喊了一声。

接下来，欧文在那个会议室里第一次大发雷霆，使他们大伙

儿都大吃了一惊。

"闭住你的没知没识的嘴吧，爱德·钱金。"他粗暴得吓人地把手里的尺朝下一扔。"我们失去了我们从来没聘请过的最好的大夫啦。"

一六

那天半夜，安德鲁醒来，嘀咕道：

"我是个傻瓜吗，克里丝？把咱们的生计——一个挺稳妥的工作——给扔掉？说到头，我自己新近正有了几个病人。卢埃林又挺不错。我告诉过你吗？——他已经算是答应让我在医院里会诊啦。再说，委员会里——除了钱金那一伙人外，他们并不是些歹人。我相信将来等卢埃林退休以后，他们会派我代替他做主任大夫的。"

她在黑暗里挨近他躺着，平静地、理智地安慰着他。

"你并不真打算和我一辈子都待在威尔士的一个采矿小镇上行医，亲爱的。咱们在这儿是挺快活，但是这会儿，是咱们朝前走的时候了。"

"可是你听着，克里丝，"他发愁地说，"咱们目前攒起的钱还不够盘一个诊所[1]。咱们该再多攒点儿，那时才可以走路。"

她睡意蒙眬地回答道："钱跟这又有什么关系？再说，咱们要把咱们攒起的那一点儿钱全部——差不离全部——花在一次真正的休假上。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差不离有四年没离开过

---

[1] 参看第114页注。

这些老矿区啦。”

她的精神使他受到了感染。第二天早晨，世界似乎变成了一片欢天喜地、无忧无虑的乐土了。他以新感到的食欲吃着早餐，一边说道：

“你真是个挺不错的女人，克里丝。你并不走上讲坛，告诉我你指望我去做点儿大事，说现在是该我在世界上一举扬名的时候了，你只——”

她并没听着他说，只文不对题地抱怨道：

“说真的，请你别把报纸这么揉，亲爱的！我以为只有娘儿们才这样。你叫我怎么瞧园艺栏呢？”

“别瞧那个。”他朝门口走去的时候，笑嘻嘻地吻了她一下。“想着我。”

他想到要去冒一下险，准备好歹在生活中试一试运气。再说，他的慎重的个性也不可避免地使他回顾了一下他的结算单上“资产”的一面。他是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又是名誉医学博士，银行里还存了三百来镑。具有这一切“资产”，他们准不会挨饿的。

他们去志坚决，这倒也不错。那会儿，镇上的情绪迅速地起了转变。既然他自动要走了，大伙儿反而全希望他留下。

那次会议以后一星期，欧文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到多景谷来，白费唇舌地想请安德鲁把他的决定重新考虑一下。那时候，挽留的热忱到了最高潮。从那天起，反爱德·钱金的情绪也高涨到了动武的边缘。他在街上受到人们的嘲笑。有两次，锡笛乐队还吹吹打打地把他从矿上一路送回家去，那是一种下面子的表示，工人们平时专门用来对付破坏罢工运动的人的。

不过虽然当地有着这些反应，他的论文却似乎并没有怎样

震撼外界，这是非常奇怪的。它为他博得了他的医学博士学位。它刊载在英国的《工业卫生杂志》上；美国卫生协会也把它印成小册子在美国发行。然而除了这些以外，它给他只招来了三封信。

第一封是伦敦中央东区砖瓦巷的一爿商行寄来的，他们告诉他已经寄了些他们生产的“健肺糖浆”的样品给他，说那是一种治疗肺病有绝对疗效的特效药，他们获得了好几百封对那种药的表扬信，包括几位著名的内科医师的。他们希望他对找他治病的矿工们推荐这种“健肺糖浆”。“健肺糖浆”，他们补充说，还能医治风湿症。

第二封是查列士教授写来的一封热忱祝贺和赞扬的信，信尾询问安德鲁那星期里哪一天能不能到加的夫学院[①]去一趟。查列士最后又写道：最好星期四来。可是安德鲁在临行前的那几天中，忙得没法去赴那个约。老实说，他把那封信不知放到哪儿去了，所以一时忘了答复。

第三封信他倒是顿时就答复了，因为他收到那封信的时候，的确非常激动。那是一封从俄勒冈[②]横渡大西洋而来的异乎寻常、令人兴奋的信。安德鲁把那几张打字的信笺看了又看以后，很激动地拿给克里丝婷去瞧。

“这倒挺不错，克里丝！——这封打美国寄来的信——是一个姓史迪尔曼的人写的，俄勒冈的礼查·史迪尔曼——你大概从没听说过他，但是我可听说过——信上满是对我那篇吸入矿尘论文的极精确的评价。比查列士——该打，我还没回他信

---

① 加的夫学院(the Institute in Cardiff)：威尔士大学的一个学院。

② 俄勒冈(Oregon)：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一州。

哩！——比查列士知道的多，多得多。这家伙完全明白我在研究的是什么，事实上，他在一两点上私下还纠正了我的见解。看起来，我的硅酸里起破坏作用的成份是绢云母①。我的那点儿化学知识不够使我了解到这一层。不过这是一封极好的祝贺信——而且是史迪尔曼写来的！"

"唔？"她疑讶地瞅着他。"他是那地方的一位大夫吗？"

"不，这是叫人惊奇的地方。他实际上是一位物理学家。不过他在俄勒冈的波特兰②附近办了一所专治肺病的小医院——你瞧，信纸上就印着。有些人还不承认他，可是他在他所擅长的那方面简直跟斯巴赫林吉③一样了不起。等咱们得空的时候，我再把他的事讲给你听听。"

他当时便坐下来，写了一封回信，这说明了他把史迪尔曼的信看得多么重。

接下来，他们忙着一边准备休假，一边接洽把家具寄存到加的夫——最方便的中心——去，再加上惆怅的辞行告别，所以忙得简直不可开交。他们离开布雷纳力是突然的，是英勇的掉头而去。可是在这儿，他们情绪上却免不了有点儿依依不舍。樊恩家、鲍兰德家，甚至卢埃林家都给他们饯行。安德鲁患了"临别的消化不良症"，这正是那些饯行宴会所引起的症状。到了动身的那天，珍妮淌眼抹泪地告诉他们说——使他们大吃一惊——大伙儿都要"到站欢送"。

---

① 绢云母(sericite)：矿物名，系白云母之一种。云母属含水硅酸盐类，成份为含钾钠等之矾土硅酸盐，有时又含镁及铁。

② 波特兰(Portland)：俄勒冈西北部的一处海港。

③ 斯巴赫林吉(Spahlinger)：瑞士著名的科学家，独创了一种治疗初期肺病的方法。

最后一刹那，紧接着这个令人局促的消息之后，樊恩竟然匆匆忙忙地赶来了。

“真对不住，又来打搅你们。不过，你瞧，曼逊，你对查列士怎么啦？我刚收到那位老兄一封信。你的论文简直使他发疯啦——因而——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使矿业病研究委员会也发疯啦。不论怎么说，他叫我来跟你联系，请你务必上伦敦去找他，据说这是非常紧要的。”

安德鲁有点儿急躁地回答道：

“我们是去休假呀，朋友。我们多年来的第一次真正的休假。我怎么能去找他呢？”

“那么把你们的地址留下。他显然想写信给你。”

安德鲁琢磨不定地望着克里丝婷。他们原打算把目的地保持秘密，好避免一切烦扰、通信和打搅。但是他还是把地址告诉了樊恩。

接着，他们赶到车站去，一到车站便给等候在那儿的区里的人们包围起来，握手、欢呼、拥抱、在背上拍拍①，最后才给慌忙送上开动的火车车厢隔间里。在他们驶走的时候，他们的朋友聚集在月台上，很起劲儿地大唱起《哈勒克人》②。

“我的天！”安德鲁舒展着发麻的手指，说。“这可真叫人受不了。”但是他的眼睛却在闪闪发光。一会儿工夫后，他又说道，“不过我随便怎样也决不乐意错过这样的场面，克里丝。大伙儿都挺好吧。真没想到，一个月以前，镇上一半的人都恨不得杀掉我！你总逃避不了这个事实——人生真是非常滑稽的。”她坐在他的身旁，他很诙谐地望望她。“曼逊太太，尽管你这会儿是位

① 表示亲热的意思。

② 《哈勒克人》(Men of Harlech)：古威尔士人的国歌。

老太太啦，这可是你的第二个蜜月啊！"

那天晚上，他们到了南安普敦①，在横渡海峡的轮船上买了两张卧铺票。第二天一早，他们瞧见太阳在圣马洛②后面升了起来。一小时后，他们抵达了布列塔尼③。

那季节，小麦已然黄了，樱桃也结满在树上，山羊在开遍野花的牧场上溜达。他们到这儿来，完全是克里丝婷的主意，为的是好接近真正的法国——而不是它的画廊和宫室、古迹和名胜，不是游览指南上所说的那些他们非瞧不可的地方。

他们到了安德烈谷④。他们所住的小旅馆里既听得见海涛的澎湃，又闻得到牧场的清香。卧房里有着擦得很干净的普通餐桌。早晨的咖啡，盛在深蓝色的大杯子里，热腾腾地送到他们的面前来。他们整天都悠悠闲闲地过着。

"啊呀！"安德鲁说了又说。"这真好极了吧，亲爱的。我往后绝对、绝对、绝对不想再盯着大叶肺炎⑤瞧啦。"他们喝着苹果酒，吃龙虾、小虾、酸面点心和白心樱桃。晚上，安德鲁便跟店主人在那张老式的八面桌子上打台球⑥。有时候，在一百分里，他也只不过输上个五十来分。

这可真快乐，真美，真妙极了——这便是安德鲁所用的形容词——就只是香烟不好，他总补上一句。这样，一个月很幸福地

---

① 南安普敦(Southampton)：南英格兰的一处海港。

② 圣马洛(St. Malo)：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一处海港，市区在一个小岛上，由堤道和大陆联接起来。

③ 布列塔尼(Brittany)：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岛，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是欧洲风景最幽美的去处之一。

④ 安德烈谷(Val André)：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一个小镇市。

⑤ 大叶肺炎(lobar pneumonia)：常指由肺炎球菌所引起的肺炎。

⑥ 法国式台球并不用把球打下球囊，所以可以在八面桌子上打。

过去了。接着，安德鲁渐渐安不下心来，比早先更时时去摸索短上衣里搁了两星期的那封没拆开的信，那会儿信封外边已经沾满了樱桃汁和巧克力的污渍了。

“拿出来呀，”一天早晨，克里丝婷终于怂恿着说。“咱们遵守了咱们说的话！现在，拆开吧。”

他很仔细地把信封撕开，躺在阳光下把信看了一遍，然后缓缓地坐起身，又看了一遍，接着默默地把信递给了克里丝婷。

那是查列士教授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由于他研究吸入矿尘的直接结果，煤矿金属矿工业病研究委员会已经决定提出这一问题来，以便呈报议会委员会。为了这项目的，委员会打算任命一位专职的医务专员。鉴于他新近的研究工作，他们已经毫不犹疑地一致决定请他去担任这个职位。

她看完信以后，很快乐地望着他说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会有事情找上来的吗？”她笑了。“这不好极了吗？”

他心头激动，一个劲儿拿石子扔着沙滩上的一只龙虾罐。

“这是临床工作，”他沉思着大声说。“不会是什么别的。他们知道我是个临床医师。”

她笑盈盈地望着他。

“当然罗，亲爱的，你总记得咱们约好的事情吧。在这儿至少待上六星期，什么事不做，只静静地躺着——你总不打算让这件事打断咱们的休假吧。”

“对，对。”他瞧了瞧表。“咱们一定度完咱们的假期，不过——到”——他跳起身，很快活地把她也拉起来——“到电报局去一趟对咱们反正总没什么妨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那儿有没有时刻表。”

第 三 部

一

煤矿金属矿工业病研究委员会——平时简称矿业病研究委员会——在威斯敏斯特公园附近的河堤①上一座堂皇的灰色石建大厦里办公，那个地点到商务部和矿务部都很方便，这两个部门一会儿全忘了对这个委员会的管辖权，一会儿又激烈地大肆争夺。

八月十四日，一个晴朗、爽适的早晨，安德鲁体力充沛、精神饱满地跑上了那座大厦的台阶，目光里露出了打算征服伦敦的光彩。

"我是新来的医务专员，"他对穿着总务科制服的门房说。

"噢，你老，噢，你老，"门房象个老爹爹似地说。安德鲁心里很高兴，因为人家似乎早在等着他了。"您要见我们的吉尔先生吧。琼斯！把咱们的新大夫领到楼上吉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去。"

电梯慢悠悠地升起来，驶过了好多层楼的砌着绿砖的走道，每层楼上都有穿总务科制服的稳重的侍者。随后，安德鲁给领进了一间阳光暄和的大房间里，吉尔先生放下他的《泰晤士报》，从办公桌后边站起来欢迎他，和他握了一下手。

"我来晚了点儿，"安德鲁神采奕奕地说。"真对不住！——我们昨儿刚打法国回来——不过我这就打算来办公啦。"

"这很好！"吉尔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戴着金边眼镜和牧师般的硬领，穿着深蓝色的衣服，一只扁扁的金环别住了那条深蓝

色的领带。他赞许而拘谨地望着安德鲁。

“请坐下！你喝杯茶，还是喝杯热牛奶？我平时十一点左右总喝上一杯。唔——唔，这会儿已经快十一点啦——”

“唔，噢——”安德鲁踌躇着，随后又高兴起来。“也许，你可以把我的工作说给我听听，我们一边——”

五分钟后，穿总务科制服的侍者端进了一杯很酽的茶和一杯热牛奶来。

“您管保会觉得这挺不错，吉尔先生。这是烧滚过的，吉尔先生。”

“谢谢你，史蒂文斯。”等史蒂文斯去后，吉尔转脸朝着安德鲁笑了笑，说道，“你慢慢就知道，他是个挺得力的人。他会做味道挺好的、烤得滚热的黄油面包。我们这儿相当别扭——不容易找到真正第一流的信差。我们是各部门七拼八凑起来的——内政部、矿务部、商务部，而我本人”——吉尔微带自负地咳了一声——“是打海军部来的。”

安德鲁喝着烧滚过的牛奶，急煎煎地想了解一下自己工作的情况，吉尔却兴冲冲地只谈着天气、布列塔尼、公务员退职金办法和巴斯德杀菌法② 的功效。接着，他站起身，把安德鲁领到他的办公室去。

那也是一间暖和和地铺着地毯、阳光暄和、舒适安逸的房间，面对着一片优美的河景。一只大苍蝇在窗玻璃上发出令人思乡的催眠曲。

---

① 指维多利亚河堤(the Victoria Embankment)，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条通衢，从威斯敏斯特桥直通黑衣修士桥。

② 巴斯德杀菌法(Pasteurisation)：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所创的利用高热来消灭牛奶和其他饮料里的微生物，以防发酵的方法。

“我给你挑的这间，”吉尔令人惬意地说。“稍许布置了一下。你瞧，这儿有一个烧煤的大壁炉——冬天挺不错。我——我希望你还喜欢？”

“嘿——这间房简直好极啦，不过——”

“现在，我来把你的秘书——梅逊小姐——给你介绍介绍。”吉尔敲了一下后，把屋子里的另一扇门打开，梅逊小姐，一位标致的、年长的姑娘，整饬、安详地坐在一张小桌子面前。她放下她的《泰晤士报》，站起身来。

“早，梅逊小姐。”

“早，吉尔先生。”

“梅逊小姐，这位就是曼逊大夫。”

“早，曼逊大夫。”

安德鲁听到这种客套的寒暄，头脑微微有点儿发晕，但是他定住了神，也加入他们一起谈话。

五分钟后，吉尔很快活地走开的时候，令人鼓舞地对安德鲁说道：

“我给你送些文件来。”

文件由史蒂文斯很周到地捧来了。史蒂文斯除了烤面包和烧牛奶的本事外，还是大厦里最好的公文递送人。他每小时捧着一盒公文走进安德鲁的办公室来，很仔细地放在桌上标明“来文”的那只黑漆铁匣里，同时目光热切地张望着，想从标明“发文”的铁匣里带些公文出去。“发文”铁匣要是空着的时候，史蒂文斯就感到很伤心。他在那种偶然的可怜情况下总悄悄地溜了出去，心里感到很沮丧。

安德鲁觉得为难、慌张、气恼，他一个劲儿地翻阅着那些文件——都是矿业病研究委员会以前的会议记录，沉闷无聊，无关

紧要。随后，他赶紧去请教梅逊小姐。可是据梅逊小姐说，她是从内政部的冻肉调查科调来的，所以知道的也很有限。她告诉他，办公时间是从十点到四点。她还跟他提起会里的曲棍球队……“当然是女子队罗，曼逊大夫，”——她是那个球队的副队长。她问他乐意不乐意瞧瞧她那份《泰晤士报》，眼光里满是请他安静点儿的意思。

可是安德鲁就是安静不下来。他刚休假回来，一心渴望工作，这会儿只好在总务科的地毯上绕着花纹走来走去。他急躁地瞅着活跃的河景：拖轮忙碌地驶来驶去；一长列一长列运煤船浪花四溅地逆流而过。接着，他大踏步走到吉尔那儿去。

“我多会儿开始工作？”

吉尔给这句突兀的问话吓得跳了起来。

“亲爱的朋友。你真叫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我给你的文件足够你瞧上一个月哩。”他瞧了瞧表。“来，是咱们去吃午饭的时候了。”

吉尔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鲽鱼，一边很圆滑地解释给安德鲁（他正啃着一大块排骨）听，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在九月十八日以前不会举行，也不能举行，因为查列士教授在挪威，摩里士·格兹比医师在苏格兰，委员会的主席威廉·杜耳爵士在德国，他的顶头上司布雷兹先生带着家眷在佛林屯。

那天晚上，安德鲁思想混乱地回到克里丝婷身旁。他们的家具依旧存在栈房里。为了好从容地四下看看，找一个适当的住处，他们在伯爵府租下一套有陈设的小公寓房间，暂时先住上一个月。

“你相信吗，克里丝！他们甚至还没准备我去哩。我可以整个月净喝牛奶，看《泰晤士报》，看早先的文件——哦！还跟大姑

娘梅逊津津有味地谈上半晌曲棍球。”

“你单跟你自己的女人谈谈——成吗？哦，说真的，亲爱的，在你到过阿伯拉劳以后，这儿可真好极啦。我今儿下午上查尔西[1]去走了一会儿，找着了喀莱尔的屋子[2]和泰特美术馆[3]。哦！我想到了许多挺有趣的事情咱们可以做。你可以乘小汽艇驶到克犹[4]去。想想那个公园，亲爱的。还有下个月在亚尔培剧院[5]举行的克莱斯勒[6]演奏会。哦，咱们还得去瞧瞧纪念碑[7]，瞧瞧大伙儿为什么老笑它。再说，纽约戏剧协会正在这儿上演一部戏；假如哪天我可以去找你一块儿吃午饭，那不是挺好吗？”她伸出一只激动的小手来。他很少瞧见她这么兴奋过。“亲爱的！咱们一块儿出去吃顿饭吧。这条街上有一家俄罗斯餐馆，外面瞧着挺不错。饭后，要是你不太累的话，咱们还可以——”

“嗳！”她拖着他朝门口走去的时候，他喊了一声，表示抗议。“我以为你该是咱们家最讲实际的人啦。不过，请你相信，克里丝，

---

① 查尔西(Chelsea)：伦敦的一个区，艺术家和作家多住在该区。

② 喀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历史家。他住的屋子在查尔西彻尼街(Cheyne Row)二十四号，目前对外开放，供人参观。

③ 泰特美术馆(The Tate Gallery)：伦敦的一处国立美术馆，在格罗夫诺街。

④ 克犹(Kew)：英格兰萨里郡的一个教区，在伦敦西南七英里外，以皇家植物园闻名。

⑤ 亚尔培剧院(The Albert Hall)：伦敦的一座圆形剧场，在墨新顿街，可以容纳八千余人。

⑥ 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 1875—？)：奥地利小提琴家。

⑦ 指亚尔培纪念碑(the Albert Memorial)，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亚尔培亲王(1819—1861)的纪念碑，在亚尔培剧院对面墨新顿公园里。纪念碑碑座上装饰着一百七十多个历代音乐家、诗人、画家等的浮雕，人像手里还拿着一份一八五一年博览会的目录。

我干完了第一天的苦差事以后，还能精神抖擞地消磨上一晚。”

第二天早晨，他把桌上的文件全都看了，在上边签了名，到十一点，便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可是那个牢笼不久便嫌太小了，简直容纳不了他。他满心烦躁地跑出去，开始在大厦里四处看看。那就跟个没有尸体的陈尸所一样乏味。后来，他走上顶层，突然走进了一间长房，里边布置得有点儿象个实验室，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肮脏的长白外衣，坐在一只原先盛硫磺的木箱上，闷闷不乐地在那儿剪指甲，他的香烟把上嘴唇的烟硷痕烘托得更形苍黄。

“喂！”安德鲁喊了一声。

隔了一会儿，那个青年才淡漠地回答道：

“你要是走迷了路，右边过去两扇门就是电梯。”

安德鲁倚在实验台上，从烟包里取出一支香烟，问道：

“你这儿有茶吗？”

那个年轻人这才抬起头来，他头发漆黑，刷得很光，跟他那件翻起的肮脏的外衣衣领特别不相称。

“只给白老鼠喝，”他很有风趣地回答。“茶叶对它们特别有营养。”

安德鲁呵呵大笑，也许因为这个跟他逗趣的人比他小五岁。他忙解释道：

“我姓曼逊。”

“我早猜着了。这么说，你也来加入这帮给人忘了的人①啦。”停了一刹那。“我是霍浦大夫！——至少我过去一向认为我是霍浦②。我可以肯定说我是给耽误了的霍浦。”

---

① 指委员会的那些老朽们。

② 霍浦(Hope)：原字是“希望”的意思，故云。

"你在这儿干吗?"

"上帝知道——比莱·柏顿斯[1]——就是杜耳——也知道!有时候,我坐在这儿想。可是我多半就这么坐着。偶尔,他们送些个缺臂断腿的矿工尸体来,叫我说说爆炸的原因。"

"你告诉他们吗?"安德鲁很客气地问。

"没有,"霍浦很粗鄙地说。"我放了个屁!"

这句极其粗鄙的话说完以后,他们俩都觉得畅快了点儿,于是一块儿出去吃午饭了。霍浦医师说,出去吃午饭是每天使他可以不失掉理性的唯一活动。他还把许多别的事情全说给曼逊听。他自己是伯明翰[2]来的一个剑桥[3]的实验室研究生,这也许——他咧开嘴笑着说——说明了他何以时常缺乏高雅的情趣。由于杜耳教授死气白赖地请求,他才给借到委员会来。除了刻板的例行公事外,他压根儿就没事可做,而这种例行公事,随便哪个实验室的管理员全都会做。他很简洁地把委员会称作"疯子的乐园",说待在这个懒惰而麻木的委员会下边工作,他管保会发疯的。这是国内大部分研究工作所特有的情况:它们都由法定人数的显赫的蠢才控制着,这帮人一面给各自的理论搅扰着,一面又忙着互相争吵,所以压根儿没有时间来把这辆车子[4]向哪个明确的方向推动。霍浦给推到这边,搡到那边,叫他做这个,做那个,而不让他做他希望做的事,他给这样妨碍着,所以从来没有在一件工作上连续做过六个月。

他给安德鲁简括地说了一下"疯子的乐园"的理事会。他管

---

① 比莱(Billy)是威廉的俗称。

② 伯明翰(Birmingham):英格兰的一处城市。

③ 指剑桥大学。

④ 指委员会。

威廉·杜耳爵士，那位九十来岁、老迈龙钟、而又顽固不化的主席，叫作比莱·柏顿斯，因为威廉爵士专喜欢把某些要紧的钮扣不给扣好①。霍浦告诉安德鲁，老比莱·柏顿斯几乎是英国所有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还在电台上主讲那些胡闹的通俗讲座："儿童科学"。

除他以外，还有温尼教授——学生们很恰当地管他叫"驽马"——查列士——他要是不把自己扮成拉伯雷·巴士德·查列士②的时候，倒还不错——和摩里士·格兹比医师。

"你知道格兹比吗？"霍浦问。

"我会过这位先生。"安德鲁把自己考试的经过说了一下。

"这正是咱们的格兹比，"霍浦尖刻地说。"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剑客。件件事他都插上一手。将来有一天，他会骗到个御医做做的。他是个挺机灵的小畜生。不过他对研究工作根本没有兴趣，只对他自己有兴趣。"霍浦突然哈哈大笑。"罗勃特·阿贝有一次拿格兹比开了个大玩笑。格兹比想加入排骨聚餐会，那是伦敦常有的一个在外边吃饭的聚会，而且是个挺体面的聚会！嗨，阿贝是个很厚道的大人物，答应尽力给格兹比帮忙，虽然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为了什么。闲话少说，一星期后，格兹比又遇见阿贝啦。'我算加入了吗？'他问。'没有，'阿贝说。"你没有。'"啊呀，'格兹比气冲牛斗地说。'你意思总不见得是说我给人投了黑球③吧。''正是给人投了黑球，'阿贝说。'你听着，格

---

① 柏顿斯(Buttons)一字是"钮扣"的意思。

② 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90—1553)：法国大作家。
巴士德：见第83页注①。此处意谓"查列士要是不把自己扮成大作家、大科学家的时候，倒还不错"。

③ 投黑球是反对的意思。

兹比！你瞧见过一盘鱼子酱吗[①]？’”霍浦靠到椅背上，纵声大笑。一会儿工夫后，他又说道：“阿贝也在咱们会里。他是位有学问的人。不过他很通达人情，不常来开会。”

这是安德鲁和霍浦一块儿吃的好多顿午餐中的第一顿。霍浦尽管具有大学生的幽默感和轻率的习性，却很有头脑。他的玩世不恭里多少有点儿健康的意味。安德鲁觉得将来有一天，他也许会做上一番大事的。说真的，在霍浦严肃的时刻，他常常吐露出来，他急于想回到他自己安排好的分离胃酵素[②]的实际工作上去。

偶尔，吉尔也来跟他们一块儿吃午餐。霍浦给吉尔所下的案语倒是很恰切的：一个很好的小鸡子儿。吉尔虽然做了三十年公务员，把外表磨得很老练——他从小职员一直做到主管人——可是内里却很通达人情。他在办公室里象一架上了油的轻便小机器那样工作着。每天早晨，他总乘同一班火车从圣伯里[③]驶来；每天晚上，除了有事“耽搁”以外，他总乘同一班火车回去。他在圣伯里有位太太和三个闺女，还有一片他栽了些蔷薇的小花园。表面上看，他简直可以算是沾沾自喜的伦敦郊区居民中一个绝好的典型，然而内里却有一个真正的吉尔，他冬天很喜欢雅穆斯[④]，十二月的假日[⑤]总上那儿去度过，他把一部名叫《哈吉·巴巴》的莫名其妙的书看得跟《圣经》一样，几乎把它

---

① 鱼子酱是一种美味，但不被一般人所喜爱，所以阿贝的意思是说格兹比不很受人欢迎。

② 胃酵素(gastric enzymes)：胃中所含的酶，有帮助消化的作用。

③ 圣伯里(Sunbury)：伦敦西南十七英里的一处镇市。

④ 雅穆斯(Yarmouth)：英格兰诺福克郡的一处海港。

⑤ 指圣诞节和年假。

全记在心里，他十五年来一直是皇家学会[①] 的会员，还傻不楞登地热爱着动物园[②] 里的那些企鹅。

有一次，克里丝婷也来加入他们三个一块儿吃饭。吉尔充分显出了他那份公务员的殷勤礼节。连霍浦的一举一动也都非常斯文。据他后来告诉安德鲁，自从见过曼逊太太以后，他大概不至于做“紧身衣”的候选人[③] 了。

时光消逝，安德鲁一边等着委员会开会，一边和克里丝婷在伦敦四处观光。他们乘汽艇驶到礼奇蒙[④] 去游逛。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老维克[⑤] 的戏院。他们渐渐领略到汉浦斯塔德园[⑥] 里飘拂的凉风和午夜时分咖啡摊上的魅人风光。他们在跑马大道[⑦] 上漫步，在蛇蟠池[⑧] 里荡舟。他们纠正了索荷[⑨] 所勾起的错觉。在他们没来得及细看一下地下铁道详图就搭乘上地

---

① 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英国最老的科学学会，正式成立于一六六二年，目的在于促进自然科学。

② 动物园(the Zoo)：伦敦动物园，在摄政王公园里，占地约三十四亩，有各种动物万头左右。

③ 指疯子。按“紧身衣”原文为 strait-jacket，系用来束缚疯子的一种衣服。

④ 礼奇蒙(Richmond)：伦敦西南九英里外的一处镇市，著名的礼奇蒙公园即在该处。

⑤ 老维克(the Old Vic)：伦敦滑铁卢街新开路转角的一家老戏院。

⑥ 汉浦斯塔德园 (Hampstead Heath)：伦敦西北郊的一处风景幽美的园林。

⑦ 跑马大道 (the Row)：伦敦海德公园里供人骑马驰骋的一条大道，全长约一英里半。

⑧ 蛇蟠池 (the Serpentine)：伦敦海德公园里的一片池塘，面积约四十一亩，系卡罗琳王后所浚。

⑨ 索荷 (Soho)：伦敦索荷广场一带的地区，居民多为外国侨民，以各种饭馆闻名。

下火车以后，他们便觉得自己已经是伦敦人了。

二

九月十八日下午，安德鲁终于等到矿业病研究委员会的理事们前来开会了。他坐在吉尔和霍浦旁边，觉得霍浦不时用轻率的目光在盯着他，他望着理事们一摇二摆地走进那间金碧辉煌的长会议室：温尼、兰斯洛·多德-坎特伯雷医师、查列士、罗勃特·阿贝爵士、格兹比以及最后，比莱·柏顿斯·杜耳本人。

在杜耳走进来之前，阿贝和查列士都跟安德鲁讲了话——阿贝低低地说了一句；教授①则很轻松地讲了好些殷勤话——祝贺他担任这个职位。杜耳一走进来后，立刻转身对着吉尔，用他那特有的高嗓门喊道：

"我们的新医务专员在哪儿，吉尔先生？曼逊大夫在哪儿？"

安德鲁站起身来，对杜耳的外表大吃一惊，因为他的外表还不止是霍浦所形容的那样。比莱身材矮小、伛偻，须发蓬松，衣服敝旧，背心拖得很长，发绿的大衣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十二三个不同学会的论文、小册子和备忘录。比莱对这可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因为他很有钱，还有好几个女儿，有一个嫁了个百万家资的贵族，可是他这时候的样子，他平日一贯的样子，就象个没人照料的老狒狒似的。

"一八八〇年，我在皇后学院②的时候，有位同事就姓曼逊，"他很慈祥地尖声这么说，来表示欢迎。

---

① 指查列士。

② 皇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

“那就是他，爵士，”霍浦喃咕着，这股子诱惑力是他抗拒不了的。

比莱听到了他的话。“你怎么会知道，霍浦大夫？”他从架在鼻尖上的钢边夹鼻眼镜里彬彬有礼地斜望着。“你那会儿还没出世哩①。嘻！嘻！嘻！嘻！”

他一边嘻嘻笑着，一边象鸟扑翅膀那样走到桌头上他的座位那儿去。那会儿，他的同事们已经全坐好了，谁也没有理睬他。这个委员会里有些理事们的作风便是自尊自大地不去理睬各自的同僚。不过这并不使比莱感到狼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文件来，又从玻璃水瓶里倒了一口水喝，然后拿起面前的小铁锤，在桌上啪地敲了一下。

“各位，各位！现在，请吉尔先生把上次会议的记录读一读。”

吉尔是会里的秘书，所以立刻便把上次会议的记录念了起来，可是比莱对念记录压根儿就不注意，他一忽儿翻检文件，一忽儿又把目光很慈祥地射到桌子那头安德鲁坐的地方去，因为他依旧模模糊糊地把安德鲁跟一八八〇年皇后学院的那个曼逊联想到了一起。

后来，吉尔读完了。比莱立刻又使用起铁锤来。

“各位！咱们今儿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咱们新聘请的医务专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记得，早在一九〇四年，我就极力主张委员会得聘请一位常任的临床医师，作为咱们偶尔‘偷邀’来的，各位——嘻！嘻！——咱们偶尔打实验室研究工作上偷邀来的病理学家们的一位切实可靠的合作者。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轻

① 原文是：You weren't even in swaddling clothes then，直译是：“你那会儿连小儿衣还没穿上身哩。”

视咱们的年轻朋友霍浦的意思，咱们一直就非常借重他的友爱精神——嘻！嘻！——借重他的友爱精神。我记得很清楚，早在一八八九年……"

罗勃特·阿贝爵士插嘴道：

"爵士，我相信，委员会的其他各位理事一准都乐意跟您一块儿对曼逊大夫的石末沉着病论文表示衷心的祝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是一项特别精心独创的临床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如同会里大伙儿全都知道的那样，对于咱们工业立法是可以起最为深远的影响的。"

"对，对，"查列士声音洪亮地喊着来赞助他所奖掖的人。

"这正是我要说的，罗勃特，"比莱着恼地说。在他看来，阿贝还是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个学生，所以他的干涉是得稍加斥责的。"上次会议上，咱们决定得把这项调查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的时候，我立刻就想起了曼逊大夫。他已经发掘出了这个问题，当然该给他一切机会来继续下去。各位，咱们希望他，"这句话是为安德鲁说的，所以他从浓密的眉毛下目光炯炯地顺着桌子朝他望过来，"去察看一下国内所有的无烟煤矿；也许将来，咱们还可以把这扩大到所有的煤矿。咱们还希望给他一切机会去对这种工业里的矿工们进行临床检查。咱们准备给他一切便利——包括咱们年轻的朋友霍浦医师的熟练的细菌学化验。总而言之，各位，咱们将尽一切力量来保证，咱们的新医务专员可以把这个极重要的吸入矿尘的问题一直研究下去，直到他最终获得科学和行政的结论为止。"

安德鲁很快地暗自吸了一口气。这可真好极啦，好极啦——比他原先希望的还好。他们要让他放手做去，用他们的声望和权力来支持他，听凭他自由去进行临床研究。他们简直是天使，

全体都是，而比莱就是加百列①。

"不过各位，"比莱突然尖声说，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新花样来。"在曼逊大夫继续去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在咱们可以随意让他把全力集中在那上边之前，还有一个更迫切的事我觉得他应该先做一做。"

他停了一刹那。安德鲁觉得自己的心紧缩起来，开始缓缓沉了下去。这时候，比莱继续说道：

"商务部的毕格斯比大夫老跟我说，工业急救设备的规格不一致得叫人吃惊。现行的法令里当然有个定义，不过那很有伸缩性，不能令人满意。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对于绷带的尺寸和质量，石膏夹板的长度、材料和式样，就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位，这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一件直接关系到本会的事。我坚决认为，咱们的医务专员应该先对这件事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呈交一份报告进来，然后再去着手吸入矿尘的问题。"

大伙儿都默不作声，安德鲁急煎煎地朝桌子四周瞥了一眼。多德-坎特伯雷伸直两腿，瞪眼望着天花板。格兹比在吸墨纸板上画简图，温尼皱着眉头，查列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讲话。可是倒是阿贝把话先说出来了。

"威廉爵士，这实在不是商务部的事就是矿务部的事。"

"咱们就隶属于这两个部，"比莱尖声说。"咱们是——嘻！嘻！——咱们是这两个部的孤儿。"

"是的，我知道。不过这个——这个绷带问题到底比较琐细；曼逊大夫……"

---

① 加百列（Gabriel）：《圣经》所载七大天使之一，他的任务是：安慰人类并向人类报告好消息。

“我可以告诉你，罗勃特，这决不是个琐细问题。议院里不久就要对这件事提出质询了。我昨儿刚打恩加尔勋爵那儿听来的。”

“啊！”格兹比竖起耳朵来，喊了一声。“要是恩加尔希望这样，那咱们可没有选择的余地。”格兹比很会装着粗率来拍马屁。再说，恩加尔又是一个他特别想讨好的人。

安德鲁觉得不能不插嘴了。

“很对不住，威廉爵士，”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原听说，我是上这儿来做临床工作的。一个月来，我一直在办公室里闲待着，这会儿，要是我去……”

他说到一半便兀地停住了，朝他们大家望望。阿贝连忙来帮助他一下。

“曼逊大夫的意见很正确。他在自己研究的课题上挺耐心地工作了四年。现在，咱们既然给他一切便利来把他的工作加以推广，竟然又提议要把他派出去计算绷带。”

“曼逊大夫既然能忍耐上四年，罗勃特，”比莱尖声说，“那他就可以稍许再忍耐上一晌。嘻！嘻！”

“不错，不错，”查列士声音洪亮地说。“最后他总可以空出时间来研究石末沉着病的。”

温尼清了清嗓子。“瞧呀，”霍浦朝着安德鲁嘟哝说，“‘驽马’要长鸣啦。”

“各位，”温尼说，“我很早以前就请委员会去调查一下肌肉疲劳跟蒸汽热量的问题了——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课题挺感兴趣，不过恕我冒昧，你们一直就没有给这个问题应有的考虑。现在，我觉得，要是曼逊大夫暂时不去研究这个吸入问题，那正好先去研究一下肌肉疲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格兹比瞧了瞧表。“还有整整三十五分钟，我在哈莱街有个约会。”

温尼很生气地转脸望着格兹比。查列士因为和他同是教授，所以很起劲地开口来支持他：

“这太岂有此理啦！”

会议桌上似乎立刻就要纷乱起来。

但是比莱的彬彬有礼的黄脸从络腮胡子后边直瞅着会场。他纹风不动。这种会议他已经主持过四十来年啦。他知道他们憎嫌他，想他离开。可是他不离开——他决不离开。他的大脑袋里填满了问题、资料、议事日程、含糊的公式、方程式、生理学和化学，以及研究工作的事实和设想，那个脑袋就象个圆顶的、深奥莫测的坟墓一样，经常给去了大脑的猫的鬼影儿缠绕着，给偏正光① 照耀着，同时又给一个伟大的回忆——想着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李斯忒② 曾经在他头上轻轻拍过——染成了一片玫瑰色。他坦率地说道：

“各位，我得告诉你们，我事实上已经答应了恩加尔勋爵和毕格斯比大夫，说咱们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给他们帮忙。六个月应该足够了，曼逊大夫。也许，稍许长一点儿。这件工作不会是毫无兴趣的。它会使你接触到许多人和许多事，年轻人。你总记得拉瓦西埃③ 对于那滴水所说的话！嘻！嘻！现在，谈

---

① 偏正光 (polarized light)：物理学名词，指光波只能在一平面内振动的光。

② 李斯忒 (Joseph Lister, 1827—1912)：英国著名的外科医师，抗菌外科术的创始人。

③ 拉瓦西埃(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法国著名的化学家。

谈霍浦大夫对于今年七月打温陀维尔煤矿送来的那个标本所作的病理检查……"

四点钟，会议结束以后，安德鲁在吉尔的房间里跟吉尔和霍浦把这件事研究了一下。这个委员会所起的影响，也许还加上他自己上了几岁年纪，使他渐渐有了一点儿克制力。他既没有叫嚣，也没有气冲冲地乱骂乱嚷，只平心静气地用公家的钢笔在公家的办公桌上划了一个匀整的花纹。

"这不会太没意思的，"吉尔安慰他。"我知道，这工作需要你走遍全国——不过那也可能相当快活。你甚至可以带着曼逊太太一块儿。伯克斯顿[1]就在那儿——那是德比郡[2]所有产煤区的中心。再说，六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搞你的无烟煤工作了。"

"他决得不着那机会的，"霍浦咧开嘴笑着说。"他是个计算绷带的人了——一辈子都是的！"

安德鲁拿起自己的帽子。"你的毛病是——你太年轻啦，霍浦。"

他回到家里克里丝婷身旁。下星期一，因为克里丝婷随便怎样也不肯错过这场快乐的经历，他们便花了六十镑买下一辆摩里士牌的旧车子，一块儿出发去进行"伟大的急救设备调查工作"了。我们得承认，在车子沿着公路驶往北部去的时候，他们的确非常快活。安德鲁扮了一下比莱·柏顿斯的那副猴相，用脚驾驶着车子，说道：

"不管怎样！且别管拉瓦西埃在一八三二年对那滴水说的是什么话。咱们总守在一块儿，克里丝！"

---

① 伯克斯顿(Buxton)：德比郡的一处镇市，在伦敦西北一百六十三英里。

② 德比郡(Derbyshire)：英格兰中部的一郡。

这件工作是愚蠢无聊的，主要就是检查一下全国各个煤矿上储存的急救物资：夹板、绷带、粗棉花、防腐剂、止血带和一些别的。在条件好的煤矿上，设备很好；在条件差的煤矿上，设备很差。井下视察对安德鲁说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作了几百次的井下视察，沿着巷道爬上好几英里，到采掘面去看一箱半小时前很仔细地刚放进里面去的绷带。在刻苦耐劳的约克郡的小矿场上，他听到副经理们悄悄朝左右说：

"乔狄，快跑下去，叫亚历克斯上药剂师那儿去一趟……"接着，又说道，"大夫，请坐一会儿，我们这就可以领你下去啦！"在诺丁汉[①]，他安慰禁酒会的救护车人员们，告诉他们凉茶是一种比白兰地还好的兴奋剂。在别的地方，他却极力说威士忌好。不过总的说来，他是异常负责地进行着这件工作的。他和克里丝婷总在一个便利的中心找好住处。然后，他便乘车上那一带的各处去视察。在他视察的时候，克里丝婷总远远地坐着结绒绳。他们也遇到一些新鲜事，通常总是跟女店主有关。他们结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一些矿上的视察员。安德鲁的任务招得这些精明有力的市民们呵呵地傻笑，这压根儿并不使他觉得奇怪。说来真惭愧，连他自己也跟着他们一块儿大笑。

随后，三月里，他们回到了伦敦，把那辆车子比进价只少十镑又卖掉了。安德鲁着手去写他的报告。他早就打定主意，要使委员会为这件事所花的钱得到个代价，要给他们成堆的统计数字，许多页的图表和分区图，说明在夹板的曲线下降的时候，绷带的曲线就上升。他告诉克里丝婷，他决心要他们看明白，他

---

① 诺丁汉 (Nottingham)：英格兰诺丁汉郡的首府，在伦敦西北一百二十五英里。

把工作做得多么好，而他们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得多么出色。

到了月底，他匆匆地拟好一份草稿交给吉尔以后，很感惊讶地收到商务部毕格斯比医师的一份约见通知书。

“他瞧了你的报告挺高兴，”吉尔陪着安德鲁沿白府大街①走去的时候，激动地说。“我原不该把秘密泄漏出来的。不过说了也就说啦！这对你可是个幸运的开端，亲爱的朋友。你不知道毕格斯比多么了不起。工厂管理权全掌握在他手里！”

他们费了相当时间才见到毕格斯比医师。他们得先拿着帽子在两间接待室里坐上好一阵子，然后才给让进最后的那间大办公室去。不过在那儿，毕格斯比倒终于见到了，他身材矮胖，人很热诚，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衣服和对襟的背心，套着颜色更深的灰鞋罩，具有一种精明干练的神气。

“两位请坐。你这份报告原稿我已经看过啦，曼逊，虽然这会儿这么说还嫌太早，不过我得说，就大体上讲，我挺喜欢你这份报告。非常科学。图表极精密。这正是我们部里所需要的。现在，既然我们打算把工厂和矿区设备的规格加以标准化，你应该知道我的意见。首先，我瞧见你提议用三英寸阔的绷带作为规定的一般绷带。我觉得还是两英寸半的好。这一点你总可以同意吧？”

安德鲁觉得很着恼：也许是因为那副鞋罩。

“单就矿区来讲，我个人认为绷带越阔越好。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究竟有多大差别！”

“唔？——什么？”毕格斯比耳朵后边都红起来了。“没有差

① 白府大街（Whitehall）：伦敦的一条通衢，从特拉法尔加广场一直通到议会。

别？”

“一点儿也没有。”

“但是你瞧不出吗——你不明白吗，标准化的整个原则都跟这有牵连？如果我们提议两英寸半，你建议三英寸，那也许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那我就建议三英寸。”安德鲁冷冷地说。

毕格斯比医师可真火起来了，他的怒气直往上涌①。

“你的态度真叫人不明白。我们为两英寸半的绷带忙了好多年啦。嗨——你不知道这关系多大吗……”

“唔，我知道！”安德鲁也发起脾气来了。“你到井下去过吗？我去过。我曾经趴在一片水里给工人做过一次手术，旁边只有一盏安全灯，头上一点儿空隙也没有。我索性直告诉你吧，在绷带上斤斤较量地来减少个半英寸，压根儿是没有道理的。”

他走出那座大厦的时候比进去时快得多，吉尔跟在他身后，使劲儿地扭着两手，唉声叹气地一路走回河堤去。

安德鲁回去以后，站在自己的房间里，严厉地望着河上来往的船只，喧阗的街道，驶行的公共汽车，珰珰地开过大桥的电车，熙熙攘攘的路人，生活中的那道跳跃、生动的潮流。“我可不属于大楼里的这个团体，”他一阵不耐烦地想着。“我应该上外边那儿去——上外边那儿去！”

阿贝已经不来出席委员会的会议了。查列士使他感到丧气，甚至惊慌，他前一个星期邀安德鲁出去吃午饭的时候，曾经告诉

① 原文是：Doctor Bigsby's hackles rose, it was possible to see them rising. 直译是："毕格斯比医师的颈毛竖起来了，我们都可以看见他的颈毛在渐渐竖起。"

他说，温尼正在暗地里拚命运动，想在讨论石末沉着病的问题之前，先使安德鲁去从事他的肌肉疲劳调查工作。安德鲁无可奈何地装得很幽默，心里默默地想道："要是这工作紧接着绷带来了，那我还不如去弄张英国博物院的阅览券① 哩。"

他从河堤走回家的时候，常常很羡慕地瞅着钉在诊所外边地下室门前栅栏上的黄铜牌子。他总站住脚，瞧着一个病人走上台阶到门口去，揿一下门铃，然后给让进去——接着，他便闷闷不乐地朝前走去，脑子里想象着接下去的情景：询问，迅速地拿出听筒来，还有那一大套令人兴奋的诊断方面的学问。他也是个医师，是吗？至少，以前是……

快到五月底的一天傍晚，大约五点钟，他怀着这种心情走上俄克雷街的时候，忽然瞧见有一群人围着躺在人行道上的一个人。路旁的沟里倒着一辆轧坏了的自行车，一辆运货汽车几乎整个儿压到了那上边才刹住了，司机是一个醉汉。

五秒钟后，安德鲁便到了人丛里，瞅着那个受伤的人。他大腿弯② 上受了重伤，正在出血，一个警察跪在他身旁，照料着他。

"喂！让我进去。我是大夫。"

警察正白费劲儿地想把一条止血带扎好，这会儿忙把一张慌乱的脸回过来望望。

"我没法止住出血，大夫。伤口太高啦。"

安德鲁瞧出来，那部位是没法用止血带的。伤口在髂血管③ 太高的地方，这个人眼看就要因为出血过多而死去了。

---

① 英国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伦敦大罗赛尔街的一所著名的博物院，成立于一七五三年，每天对外开放，唯阅览室须凭阅览券才能进入。

② 原文是 groin，生理学名词，直译是"鼠蹊"，系大腿和腹部相连之处。

③ 髂血管（the iliac vessel）：腰部血管，包括髂动脉和髂静脉。

"快站起来,"他对警察说。"让他平平地仰睡着。"随后，他把右胳膊伸得笔直，弯下身去，用拳头使劲儿抵住那个人的腹部，压在降主动脉① 上。他把全身的重量这样压在那根大血管上以后,立刻止住了出血。警察摘下钢盔,揩了揩前额。五分钟后,救护车驶来。安德鲁跟着车子一块儿去了。

第二天早晨,安德鲁打电话到医院去询问。外科住院医师按着他那类人的方式,很粗率地回答道:

"噢,噢,他很好。恢复得挺快。是谁打听?"

"哦,"安德鲁在公用电话亭里嘟哝了一声。"没有谁。"

这正是他当下的情形，他沉痛地想着,"没有谁"②,没有什么事做,没有什么成就。他一直挨到那个周末才悄悄地、平静自若地把辞呈交给了吉尔,请他转递给委员会。

吉尔非常懊丧,不过他承认,他早就担心这件遗憾的事要来了。他讲了一席简洁的话,最后说:

"亲爱的朋友,我其实早已瞧出来,你的地位——唔,如果我可以借用一句战争时期的话来比方的话——不是在基地上，而是——嗯——跟着——嗯——跟着部队一块儿在火线上。"

霍浦说:

"别听这个栽蔷薇、爱企鹅的朋友的话！你是有造化的。我要是没失掉理智,也要跟着你走的——只等我待满三年以后!"

安德鲁一点儿没听说到委员会对吸入矿尘的问题采取了什么行动。几个月后，恩加尔勋爵竟然在议院里很生动地提出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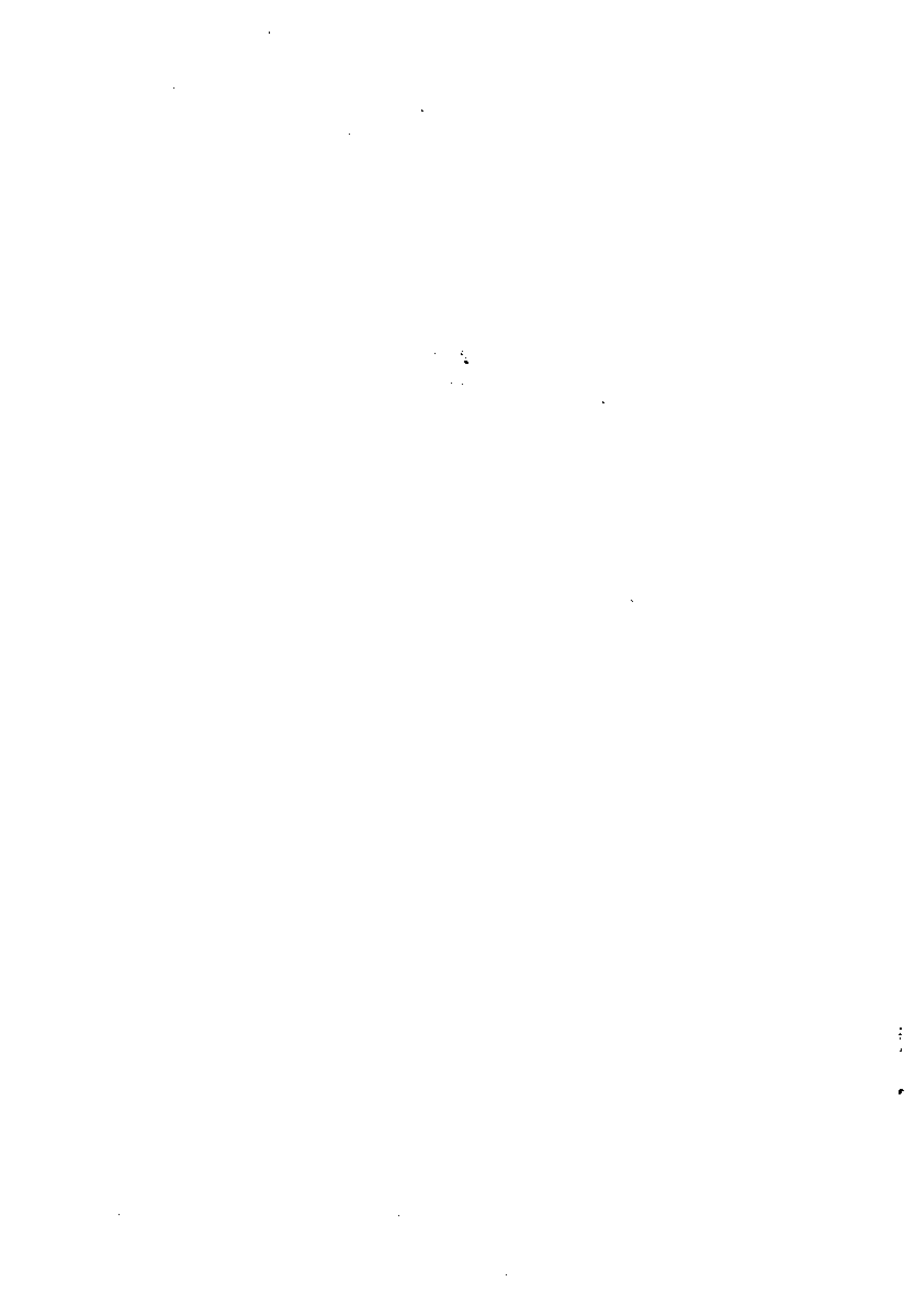
① 降主动脉(the descending aorta):生理学名词,主动脉中的一段。

② 原文是 nobody,又作"不相干的人","没没无闻的人"解，此处是双关语。

这个问题，随意地引了好些摩里士·格兹比医师提供给他的医学方面的证据。

报纸上立刻把格兹比捧成了“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内科医师”。那一年，石末沉着病终于给列入表内，当作一种工业病了。

第　四　部



一

他们开始去找一个诊所。这是一件很费周折的工作——先是强烈的希望的高峰，接下来便是更强烈的失望的深渊。安德鲁给接连三次的失败刺激着——至少他对自己的离开布雷纳力、阿伯拉劳和矿业病研究委员会是这样看法——终于渴望自己来表现一下了。在前几个月薪水稳定的时候，他们靠了苦苦积攒，手里的钱又增加了不少，可是这会儿，总数也不过只有六百镑。虽然他们常到医业代办商① 那儿去，竭力想谋得《兰塞特杂志》广告栏上刊载的一切机会，但是这笔钱似乎简直不够在伦敦盘下一个诊所来。

他们始终忘不了他们的第一次接洽。卡陀甘广场的布朗特医师要退休了，他愿意把他那很适合一位有资格医师的地点适中的诊所让出来。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唯恐有人比他们捷足先登，所以不惜破费叫了一辆出差汽车，驶到布朗特医师那儿去。他们瞧见布朗特医师是一个白发的、愉快的、几乎拘谨的小老头儿。

“不错，”布朗特医师很谦虚地说。“这是一个挺不错的诊所。屋子也很好。租费我只要七千镑。有四十年好用；地租一年也不过三百镑。至于诊所的业务——我本来想按照通常的那样——那就是两年的现金诊费②，您说怎样，曼逊大夫？”

“对！”安德鲁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说。“您还可以作长时期的

介绍吧[3]？谢谢您，布朗特大夫。我们去考虑一下。”

他们在布隆浦顿街的里昂[4]里喝了两杯三便士一杯的茶，把这件事考虑了一下。

“七千镑——还是租下！”安德鲁哈哈一笑说。他把帽子从皱起的额头上朝后一推，把胳膊肘儿撑在大理石桌面上。“这简直笑话，克里丝！瞧瞧这些老家伙用大牙咬住不放的神气。除非你有钱，要不你就没法把他们的牙撬开。这不是对咱们制度的一个揭发吗？但是尽管它腐败，我还是得接受。你等着瞧吧！往后，我得注意这个银钱问题了。”

“我希望你别这样，”她笑着说。“没有钱，咱们一直不也挺快活吗？”

他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说：“到咱们不得不在街上卖唱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啦。请你把帐单给拿来，小姐。”

由于他有医学博士和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这两个头衔，他想找一个不管保健[5]、不带配方的诊所。他想逃避开卡片制度这一苛政。可是随着一星期一星期消逝，他只想随便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可以给他机会开业的诊所了。他去看过土尔斯山、

---

① 专门替医师盘出、盘进诊所的商人，参看第114页注。

② 意思是说，得按他目前每年的诊金收入总数付给他两年，来盘下他的业务。

③ 英国医师把诊所盘出去后，往往还陪着新医师工作上一段时间，把老病人和业务情况介绍给新医师。

④ 布隆浦顿街(the Brompton Road)：伦敦的一条大街，从骑士桥通到克伦威尔街。
里昂(Lyons)：伦敦的一种小咖啡馆。

⑤ 根据英国一九一一年的《国民保险法》，有一部分人享有“免费”医疗的权利，有些医师得兼办这种业务。参看第132页注。

伊斯林顿和布里克斯顿[1]的一些诊所，以及喀姆登镇[2]的一个诊所——那个诊所屋顶上有个大窟窿。他甚至还跟霍浦辩论，自己租所屋子、把牌子挂出去碰碰运气的办法。霍浦告诉他，拿他这点儿钱，那等于自杀。

随后，又过了两个月，当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老天爷突然大发慈悲，让巴丁顿[3]的老福依医师无疾而终了。《医学杂志》上刊登的四行福依医师的讣告，吸住了安德鲁的目光。他们跑到洽司城街九号去，那会儿已经不那么热忱激动了。他们瞧了一下那所屋子，那是一所铅灰色的坟墓般的大住宅，旁边有个门诊处，后边有个砖造的车房。他们瞧了一下帐簿，上面说明福依医师每年大约挣五百来镑，主要是从包括配药在内的三先令六便士门诊诊金里收进来的。他们会见了那位寡妇，她怯生生地告诉他们，福依医师的业务是很稳定的，以前一度非常好，有许多"好病人"都找上"大门"来。他们谢过了她，淡淡地告辞出去。

"我还是有点儿决不定，"安德鲁烦恼地说。"缺点太多啦。我不喜欢配方。地点也不挺好。你注意到旁边的那些朽烂的寄宿舍吗？不过它是在一个高尚地区的边缘上。恰巧在路拐弯的地方。而且是一条大街。再说，它跟咱们能出的价钱也挺接近。一年半的收入[4]——她还挺不错，说把老头儿的诊疗室和门诊处里的家具也包括在里边——咱们随时要进去就可以进去——这

---

① 土尔斯山(Tulse Hill)、伊斯林顿(Islington)和布里克斯顿(Brixton)都是伦敦的郊区。

② 喀姆登镇(Camden Town)：伦敦的一个区，在圣保罗大教堂西北。

③ 巴丁顿(Paddington)：伦敦的一个区，在圣保罗大教堂西北。

④ 即七百五十镑左右。

是一个死亡空缺的好处。你说怎样，克里丝？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咱们要不要好歹试一试呢？”

克里丝婷的眼睛犹疑不定地盯着他。就她说来，伦敦的新奇已经渐渐消失了。她喜欢乡野。现在，在这种单调的环境里，她更是满心向往乡野。然而他却一心一意想在伦敦行医，所以她连试着来劝他放弃这个主意都办不到。她慢吞吞地点点头。

“要是你想买下，就买下吧，安德鲁。”

第二天，他对福依太太索取的七百五十镑向她的律师出了六百镑。这个价格给接受了，于是他开了一张支票。十月十日那个星期六，他们把家具从栈房里取出来，搬进了他们的新住宅。

到了星期日，他们才从乱七八糟的麦秸和麻袋堆里忙定下来，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究竟怎么样。安德鲁利用那个时刻发表了一篇他很少发表的讨厌的讲话，听起来就象是一个独立教堂的小执事讲的。

“咱们眼下经济相当困难，克里丝。咱们把所有的钱全花出去了，现在只好单凭挣来的钱过活。只有老天知道这会是个什么情形。可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你得把东西拾掇好，克里丝，尽量节省——”

使他吃了一惊，她竟然脸色苍白，站在那间天花板肮脏、地毯还没铺上的又大又暗的前房里流下泪来了。

“求求你吧！”她呜咽着说。“别跟我来絮叨。尽量节省。我不是一向总给你尽量节省吗？我花费了你什么吗？”

“克里丝！”他吓得楞住了，喊着。

她发疯般地扑到了他的身上。“我就为这屋子！我先不知道。那个地窨子，那个楼梯，那些灰尘——”

“可是别管这些，真正要紧的是诊所的业务！”

“咱们本来可以上乡下哪儿去弄个小诊所的。”

“不错！小屋子门口还长满了蔷薇。真该死——”

结果，他为自己所说的那套“训词”向她道了歉。后来，他依然用胳膊搂着她的腰，跟她一块儿走到那个该死的地窨子里煎蛋去了。在那儿，他竭力想逗她高兴，假装说那不是个地窨子，只是巴丁顿地下铁道的一部分，所以火车随时都会由那儿驶过的。她对他这样竭力做出的诙谐淡淡地笑了笑；实际上，她却正瞅着那个破洗碗槽。

第二天早晨九点正——他决定不可以太早，要不人家会认为他太急相了！——他把门诊处的门打开，心里紧张而期望地跳动着的那种期望心情远比那个几乎被遗忘了的早晨他在布雷纳力第一次看门诊的时候还来得急切。

九点半到了，他焦急地等候着。那个小门诊处的门虽然通向横街，却有一条短短的走道跟住宅连接起来，因此他可以同时照料他的诊疗室——住宅底层的正房，里边放着福依医师的办公桌、一张卧榻和一只橱，陈设得相当不错。据福依太太说，“好的”病人一向都是由住宅的前门走进那间诊疗室来，所以事实上，他是撒下了两个网，自己就跟个渔夫一样紧张地等着这两个网所会打起来的收获。

但是这两个网竟然什么也没有打到，什么也没有！那会儿都快十一点了，依旧没有一个病人上门。那群出租汽车的司机站在街对面汽车站上他们的汽车旁边，很悠闲地一块儿聊着。安德鲁的牌子钉在福依医师的暗淡的旧牌子下边，在门上闪闪发光。

当他已经差不多放弃希望的时候，门诊处的门铃突然玎玲玲地尖声响了一下，一个老婆子围着围脖儿走了进来。慢性支气管炎——她还没开口，他已经从她鼻子的呼哧呼哧吸气上瞧出

来啦。他很亲切地请她坐下，给她细听了一番。她是福依医师的一位老病人。他跟她谈了一气子，在配方处的那个小房间里——只不过是门诊处和诊疗室之间那条走道上的一个小角落——给她配好了药，再拿过来。接着，一点儿也不含糊，他正哆哩哆嗦地准备向她要的时候，她已经把诊金递给了他，三先令六便士。

那一刹那的激动，那股子高兴，以及那些银币[1]到手所给予他的安慰，简直是难以相信的。那就象是他一辈子里第一次挣到的钱一样。他把门诊处的门关上，跑到克里丝婷那儿去，把那几个银币塞到了她的手里。

"第一个病人，克里丝。按实说，这也许不是个挺糟糕的老诊所。反正这够咱们吃午饭啦！"

他并没有出诊，因为那会儿老医师去世已经快三星期了，在那期间，没有一位代理医师替他办理过业务。所以他只好等着人家来请。同时，他从克里丝婷的情绪上瞧出来，她希望独个儿去操持家务，所以他午前便出去绕着那一区走了一下，察看察看。他瞧见剥落的房屋，一大排单调的私营旅馆，污秽的、凌乱已极的广场，改成汽车房的狭窄的马车房。接着，在北大街一拐弯，他突然瞧见了一片肮脏的贫民区——当铺、小贩车、酒店、陈列着成药的橱窗，以及花哨的橡皮纹章。

他心里想着，自从马车驶到黄漆门廊前的那种日子过去以后[2]，这一区已经没落下来了。它显得又黑又龌龊，不过在这些"霉菌"当中，也崛起了一些新生活的迹象——一大排正在兴建的新公寓，好些整齐的店铺和办事处，还有座落在格莱斯东街头

---

① 指先令。

② 意思是说这一区过去是一个繁华地带。

上的那爿著名的劳里埃商行。他对于妇女服饰的流行式样虽然一窍不通，可是他也听说到劳里埃商行，用不着看停在那座没有橱窗的、洁净的白石大厦外边的一长列华丽的汽车，就相信这的确是一家独步全国的商行了。他觉得很奇怪，劳里埃商行竟然会很不相称地开设在这些没落的小街中间。可是它却在那儿，跟对面的那个警察一样真实地就在那儿。

那天下午，他去拜望了一下邻近一带的医师，把开业后的应酬给办掉了。他一总走了八家，只有三位医师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格莱斯东街的应斯医师，亚历山大街街头上的一个青年人里德尔和皇家新月街转角的一位年长的苏格兰人麦克李恩。不过他们全说：

“噢！你接下的就是去世的老福依的业务啊。”他们说这句话的神气不知怎么使他感到沮丧。为什么说“接下”，他有点儿生气地想着。他告诉自己，六个月里，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了。曼逊虽然那会儿已经三十岁，很知道点儿克制的好处，但是他依旧厌恶人家对他殷勤奖掖，就象猫儿厌恶水那样。

那天晚上，门诊处来了三个病人，两个都付给他三先令六便士的诊金。另一个答应星期六再来结算。这样，他开业的第一天，就挣到了十先令六便士。

但是第二天，他竟然一个大也没收进。第三天只得了七先令。星期四那天很不错；星期五就算没有白过[①]；到星期六，他空了一上午后，晚门诊总算收进了十七先令六便士，不过星期一他很相信的那个病人竟然没有遵守诺言来付诊金。

星期日那天，安德鲁尽管没有跟克里丝婷说，却郁郁不乐地

---

① 意思是说只来了一个病人。

回顾了一下那一星期。他把他们所有的积蓄都坑在这个坟墓般的屋子里，接下这个遭人唾弃的诊所，这是不是犯了个大错误呢？他出了什么毛病？他都三十岁啦，不错，三十多岁啦，是个医学博士，成绩优良，又是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很有临床的功夫，做过一件极为出色的临床研究工作。可是他却在这儿，拿些三先令六便士的诊金，跟克里丝婷勉强糊口。这都怪这种制度，他气忿忿地想着，这种制度已经腐朽啦。应当改用一种比较好的办法，给大伙儿一个机会——比方说吧——哦，比方说吧，由国家来管理！接着，他想起了毕格斯比医师和矿业病研究委员会，止不住又唉声叹气。不，妈的，那也是没指望的——官僚作风，把个人的努力都给堵住了——它会把我给闷死的。我非得成功，他妈的，我一定要成功！

以前，他从来没有这么在意过医务工作中的金钱一面。那个星期里有好多天，他都摆脱不了欲望所激起的那种真正的痛苦——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委婉的说法。我们可想不出一种更微妙的方法来使他不变成一个拜金主义者了。

在公共汽车驶行的主要路线上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有一个矮胖女人，一个入了英国籍的德国人，开设的一爿小熟食铺。那个女人自称姓史密斯，不过从她的结结巴巴的言语和分外着重的“史”字音看来，她明明是姓希密特[①]。希密特太太[②]的这爿小铺子是典型的大陆风味，狭窄的大理石柜台上放满了腌青鱼、一瓶瓶的橄榄、酸泡菜、几种普通香肠、意大利香肠[③]、酸面

---

① 希密特（Schmidt）是一个德国姓。

② 原文是 Frau Schmidt，系德文，意思即：希密特太太。

③ 原文是 salami，系意大利的一种味极咸并加有大蒜的香肠。

点心和一种名叫李普陶厄的鲜美的乳酪。它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价钱十分便宜。因为治司城街九号收入那么微薄，而那个炉灶既破旧又常堵塞，所以安德鲁和克里丝婷常常跟希密特太太打交道。收入好的日子，他们就买些热的法兰克福香肠①和苹果馅的油煎饼吃；收入差的日子，他们就马马虎虎吃一条腌青鱼配烤马铃薯当午饭。晚上，他们常常用精细的目光在水气雾着的橱窗外边对希密特太太的商品看上半晌，然后跑进去用一只手提袋装走一件好吃的东西。

希密特太太不久便认识他们了。她对克里丝婷特别起了好感，常把高耸的金黄色头发下边那张红润的、点心师傅的脸孔皱起来，眯细了眼睛，含笑地冲着安德鲁点点头，说：

"您决没问题。您会成功的，因为您有一位好太太。她跟我一样，身材很矮小，不过她人非常好。您等着瞧吧——我会给您送些个病人来的！"

冬天几乎转眼便来临了，雾气笼罩着街道，似乎还老被附近那座大火车站②的煤烟增浓了。他们对这并不介意，装着认为他们的奋斗很有意思，可是说真的，在阿伯拉劳的那几年里，他们从来就没有感到过这样艰苦。

克里丝婷竭力拾掇他们的阴冷的大屋子。她把天花板粉刷一新，给候诊室做了些新窗帘，把他们的卧房重新裱糊了一下，又把门上的嵌板漆成了金黑二色，使原来有损二楼客厅美观的那扇腐朽的拉门改变了样子。

安德鲁的出诊次数非常少，来请的人多半是附近一带寄宿

① 原文是 frankfurters，系德国法兰克福的一种牛肉香肠。

② 指巴丁顿车站。见第 138 页注①。

舍里的住户。从那种病人手里去收费，的确相当困难——他们中有许多都是衣衫褴褛、甚至形迹可疑的人，赖帐的本领全非常高明。他极力去敷衍开设那些宿舍的憔悴的娘儿们，在阴暗的门道里跟她们东拉西扯地闲聊上一气子。他常说，"我没想到会这么冷！我该把大衣带来的。"再不就是说，"跑来跑去真不方便。我的车子暂时还搁着没用。"

在希密特太太的熟食铺外边，有名警察经常在那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站岗。安德鲁偶然跟他也结成了朋友。这个警察名叫唐纳·史特刺塞斯；他们彼此从一开头便有了一种乡里之情，因为史特刺塞斯跟安德鲁一样，也是法夫郡人。他按着他的方式答应尽力来帮助他的同乡，曾经严肃而可笑地说道：

"要是有人在这儿给车子撞倒、轧坏，我一准把他送到您那儿去，大夫。"

一天下午，大约在他们住到那儿一个月后，安德鲁去拜访了一下那一地区的药剂师，很巧妙地问他们有没有十西西的伏斯式特制注射器，他知道他们没有谁会有这个，只是借此有意无意地自我介绍一下，说自己是洽司城街那个身强力壮的新医师。等他回家的时候，克里丝婷脸上的神气使他觉得有了什么高兴的事。

"诊疗室里来了一个病人，"她低声说。"她是打前门来的。"

他脸上顿时高兴起来。这是来找他的第一个"好的"病人。也许，这是情况好转的开端。他定了定神，很轻快地走进诊疗室去。

"您好！您哪儿不自在？"

"您好，大夫。史密斯太太介绍我来的。"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跟他握手。这个女人身躯丰腴、性情温

和，脸上涂脂抹粉，身上穿着一件短的皮外衣，手里提着一只大皮包。安德鲁一眼便瞧出来，她是时常出现在这一区的一个妓女。

“是吗？”他问，充满希望的心情稍许低落下去点儿。

“哦，大夫，”她羞羞怯怯地笑着说。“我朋友刚送给我一副挺好的金耳坠。史密斯太太——我常上那儿买东西——她说您会给我把耳朵扎个眼。我那朋友，他很关心，希望我别用肮脏的针或是什么别的胡扎，大夫。”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稳住自己的情绪。难道真到了这步田地吗？他说道：

“好，我来给您把耳朵扎一扎。”

他把这工作很仔细地做了，先把针消了毒，然后在她耳垂上喷了些氯乙烷，甚至还替她把那副金耳坠戴了起来。

“哦，大夫，这真好极啦。”她用皮包里取出的小镜子照着说。“我一丝儿也没觉得痛。我朋友准会挺高兴的。诊金多少，大夫？”

福依对“好的”病人——尽管他们也许是虚构出来的——规定是收七先令六便士。他照这数目说了。

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来。她认为他是一个和蔼、出色而又漂亮的先生——不知怎么，她向来总喜欢这种人深沉点儿——在她接下零找的时候，她还认为他样子很饥饿。

等她去后，安德鲁并没象早先会做的那样，在地毯上大跳大嚷地说，这件低下无聊的事使他把自己也出卖了。他只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谦卑心情。接下来，他拿着那张揉皱了的钞票，走到窗口，看着她很得意地戴着新耳坠，扭着屁股，摇晃着皮包，走下那条街不见了。

二

安德鲁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渴望从医学界找到些朋友。他去参加了当地医学联合会的一次会议，并不觉得有多大意思。丹尼依旧在国外。菲力普觉得坦庇科相当不错，于是留在那儿，做了新世纪石油公司的外科医师。所以就目前来说，安德鲁至少跟他失去了联系。霍浦那会儿也出差到堪伯兰①去给“疯子的乐园”清点血球去了——象他在那张草草地涂了色的明信片上所说的。

安德鲁好多次都想跟佛瑞第·汉姆逊取得联系，但是尽管他常常已经拿起了电话簿，却总因为想到自己依旧很蹭蹬——还没有好好安定下来，他暗自这么想——而又止住了。佛瑞第虽然搬了个家，却依然住在安妮王后街上。安德鲁回想着他们从前学生时代的种种经历，不禁愈来愈纳闷，不知佛瑞第那会儿究竟混得怎样。后来，他突然觉得那股子好奇心大得简直抗拒不了啦，于是便打了个电话给汉姆逊。

“你大概已经把我全忘了吧，”他埋怨说，心里准备受到点儿冷落。“我是曼逊——安德鲁·曼逊。我现在在巴丁顿这儿挂牌。”

“曼逊！把你全忘了！你这老战马！”佛瑞第在电话那头很有风趣地喊着。“啊呀，嗐！你干吗一直不打个电话来给我？”

“哦，我们还没安定下来，”安德鲁给佛瑞第的感情激动起来，朝着电话听筒含笑地说。“早先——在矿业病研究委员会工

---

① 堪伯兰(Cumberland)：英格兰最北面的一郡。

作的时候——我们跑遍了全英格兰。我已经结婚了，你知道。”

“我也结婚啦！你瞧，老兄，咱们非得再聚聚不可。快点儿！我极想再聚聚。你在伦敦。这真太好啦！我的簿子在哪儿[①]——你瞧，下星期四怎样？你能来吃饭吗？好的，好的。那好极了。那么再见，老兄，我去让我太太也写封信来邀请你太太。”

他把汉姆逊请吃饭的事告诉克里丝婷的时候，她似乎并不十分起劲儿。

“你去得了，安德鲁，”她停了一会儿这么说。

“哦！胡说啦！佛瑞第想邀你去会会他太太。我知道你不大喜欢他，不过那儿还有些别人，大概还有些别的大夫。咱们在那儿也许可以对情况得到个新看法，亲爱的。再说，咱们近来也没什么娱乐。打黑领结，他说。我幸亏上次上新堡[②]矿上去的时候，买了那身常礼服，那就成了。但是你怎么样，克里丝？你该弄件新衣服穿穿。”

“我该弄个新煤气炉，”她有点儿冷淡地回答。最近这几星期，她瘦了一大截，失去了点儿原先一直是她最妩媚动人的那股子朝气。有时候，就象这会儿，她的嗓音会显得简慢而疲惫。

但是星期四晚上，当他们出发上安妮王后街去的时候，他禁不住想到，她穿着那身衣服显得多么俏丽啊。不错，这就是她为了参加新堡的宴会所买的那件白衣服，不过稍许一改，竟然显得更时新、更漂亮。她头发也做成了一种新式样，比较熨贴，密密地覆在白皙的前额上。安德鲁在克里丝婷给他打领结的时候，注

① 这是自言自语，意思是想看看笔记簿，好知道哪天有空。

② 新堡（Newcastle）：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一处城市，在伦敦西北二百七十二英里。

意到了这一点，原打算向她说这样多么美，但是后来，因为想着怕去晚了，竟把这给忘了。

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晚，反而去早了，太早了，因此他们很尴尬地等了三分钟，佛瑞第才张开两手，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朝着他们一口气又道歉、又问好，接着便告诉他们他刚从医院回家，他太太马上就下楼来，一面又张罗他们喝酒，还在安德鲁背上拍拍，招呼他们坐下。自从加的夫的那一晚以后，佛瑞第的体重已经增加了不少，脖子后边鼓出的那团红润的肌肉显出来他境况十分顺遂，不过他的小眼睛依然闪闪发光，抹了油的黄头发简直一丝不乱。他修饰得异常整洁，因此真个显得是容光焕发。

“说真的！”他举起酒杯说。“又瞧见你们两位真好极啦。这一次，咱们再别失去联系啦。你觉得我这地方怎样，老兄？上次吃饭的时候——那顿饭多么有意思！——咱们今儿晚上管保比那还好——我上次不是说来着，我一定得把这给办成。我把这所屋子当然全弄下来啦——不只是租了几间房，我是去年才把产权买下的。这可花了很不少钱。”他沾沾自喜地摸摸领结。“自然，就算我很走运，我也用不着拿这件事来吹嘘。不过你知道可没关系，老兄。”

那屋子毫无疑问是花了不少钱；光溜的现代家具，深深的壁炉，一架小型的自动大钢琴，钢琴上边还放着一只白色大花瓶，里边插了些用珍珠贝壳制成的木莲花。安德鲁正打算称赞的时候，汉姆逊太太走进房来了。她身材很高，态度冷淡，头发乌澄澄地齐中分开，衣着跟克里丝婷的截然不同。

“来，亲爱的，”佛瑞第亲热地、甚至恭顺地迎着她说，一面又赶过去给她倒上一杯雪利酒。她刚大大咧咧地摆摆手拒绝了那杯酒之后，用人进来通报说，其他的客人——查尔斯·艾伏瑞

先生和太太，保罗·第德曼医师和太太——全到了。接下来便是介绍，艾伏瑞夫妇、第德曼夫妇和汉姆逊夫妇还嘻嘻哈哈地谈笑了一大阵。随后，他们走进餐厅——不是立刻——吃饭去了。

餐桌上的陈设极其奢华、考究，简直象一场豪华的展览，连安德鲁在摄政街那个著名的珠宝商拉宾一班的橱窗里瞧见的那种分枝烛台都齐全了。菜肴简直叫人琢磨不出到底是肉还是鱼，不过滋味全非常好。此外，还有香槟酒。安德鲁喝了两杯以后，自信心增强了，开始跟坐在他左手的艾伏瑞太太攀谈起来。艾伏瑞太太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颈子上戴了很不少珠宝，她不时用凸出的碧蓝的大眼睛几乎象毛娃子那样直瞪着他。

她丈夫是外科医师查尔斯·艾伏瑞——她笑着来回答他的问话，她以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查尔斯。他们住在新卡文狄希街[1]转角，整所屋子都是他们的。那儿还不错，因为靠佛瑞第夫妇这儿很近。查尔斯、佛瑞第和保罗·第德曼都是极要好的朋友，三个人全是沙克维尔俱乐部的会员。她听说安德鲁不是会员，觉得很奇怪。她还以为所有的人都是沙克维尔俱乐部的会员哩。

他给人这样撇下以后，转过身去向着那一边的第德曼太太。他觉得她比较温和、亲切，还具有一种妩媚的、几乎华贵的艳丽姿色。他也逗着她来谈她丈夫，心里暗自想道："我想知道知道这些家伙，他们都这么精明，这么一帆风顺。"

据第德曼太太说，保罗是一个内科医师。虽然他们住在波

---

[1] 新卡文狄希街(New Cavendish Street)：伦敦哈莱街附近的一条横街，和安妮皇后街平行，相距很近。

特兰街[1]的一所公寓里，保罗的诊所却在哈莱街。他的业务可真好极了——她深情款款地讲着，简直不可能是在吹牛——主要是在广场大饭店里——他准知道俯瞰着公园[2]的那个又大又新的广场大饭店。嘿，吃午饭的时候，小吃部里总挤满了有名的人。保罗事实上是广场大饭店的特约医师。那么许多阔气的美国人和电影明星，以及——她笑盈盈地顿了一下——哦，大伙儿全上广场大饭店去，这使保罗真忙极啦。

安德鲁很喜欢第德曼太太。他听她一个劲儿地说下去，直到汉姆逊太太站起身，他才很殷勤地跳起来，给她把椅子朝后挪了挪。

“曼逊，抽雪茄吗？”等太太们离开以后，佛瑞第煞有介事地问他。“这一种挺够味儿，你试试看。我还劝你别错过这种白兰地。是一八九四年的。实实在在，一点儿不瞎说。”

安德鲁抽着雪茄，面前的大肚子酒杯里盛着一杯白兰地，他把椅子挪得靠近这几个人。这正是他所指望的，同行之间的一场亲密愉快的闲聊——直截了当地谈谈本行，不谈别的。他希望汉姆逊和他的朋友会谈谈。他们果真谈起来了。

“唔，”佛瑞第说，“我今儿在格力寇特的铺子里订了一盏那种新式的太阳灯。价钱可真够瞧的。八十多几尼。不过值也真值。”

“唔，是的，”第德曼沉思地说。他生着一张精明的犹太人的脸，身个儿瘦长，眼睛黝暗。“这该是值得弄上一盏的。”

---

① 波特兰街(Portland Place)：伦敦的一条大道，在哈莱街附近，和哈莱街平行。

② 指海德公园。

安德鲁好辩驳地把雪茄烟从嘴上取下来。

“我可不大重视这种灯，你知道。你们瞧见阿贝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虚伪的日光疗法》的文章吗？这种太阳灯干脆就没有什么红外线。”

佛瑞第睁大两眼望着，接下来哈哈一笑，说：

“它们可有着多得了不得的三几尼诊金①。再说，它们可以把皮肤晒得挺黑。”

“你听着，佛瑞第，”第德曼插嘴说，“我可不赞成过分昂贵的器械。在你没赚钱以前，你非先付上一笔不可。再说，它有时间性，会过时的。说实话，老兄，没有东西能赶得上那个长年累月的皮下注射啦。”

“你把那的确使用得挺成功，”汉姆逊说。

艾伏瑞也加入谈话了。他比别人年纪都大，身个儿臃肿，面颊上剃得发青，另具有一种都市人的安逸风度。

“讲到这个，我今儿定了一个疗程的针剂。十二针。锰，你们知道。听我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办的。我想这些日子这很合算。我对那家伙说，我说，你瞧，你是个买卖人。这一个疗程的针剂你得花五十几尼，不过要是你这会儿就付钱，把帐先结清，那么我就把它算作四十五几尼吧。他顿时就在那儿把支票开给我了。”

“该死的老投机商，”佛瑞第斥责地说。“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外科大夫哩。”

“我是个外科大夫，”艾伏瑞点点头说。“明儿还要在薛林顿疗养院做一个刮除术②哩。”

---

① 当时伦敦第一流的医师门诊费一般都是三几尼。

② 艾伏瑞是个专门替人打胎的医师，参看第435页。

"博爱是徒劳无益的，"第德曼心不在焉地冲着雪茄嘀咕了一句，接着又回到原来的想头上，说，"不过这是逃避不了的。从根本上讲，这挺有意思。在上等社会里行医，内服的药干脆就不时兴啦。如果我在广场大饭店里——哦，比方说吧，开一剂维里蓬粉，那连一几尼都弄不着。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玩意儿从皮下注射进去，揩揩皮肤，消消毒，这样来上一大套，你的病人就很科学地认为你是位了不起的名医啦！"

汉姆逊很起劲儿地说道：

"内服的药在西区不时兴啦，这对医学界来讲，是一件挺好的事。拿查尔斯刚说的这件事来做个例子吧，要是他开了锰——或是锰和铁那一瓶挺不错的老药——那也许对病人同样有效——不过他至多不过捞上三几尼。相反的，他把那个药分成了十二管针剂，倒弄到了五十——哟，对不住，查尔斯，我是说四十五。"

"还得去掉十二先令，"第德曼轻轻地嘀咕说。"玻璃管的价钱。"

安德鲁的头脑发晕。这是一场赞成废除瓶药的议论，它的新奇的论点使他大为吃惊。他于是又喝了一大口白兰地来使自己稳定下来。

"这是另一点，"第德曼沉思地说。"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些玩意儿多么不值钱。每逢一个病人瞧见你桌上放上一排针剂的时候，她就会自然而然地想道，'我的天！这可要花钱啦！'"

"你听着，"——汉姆逊朝安德鲁眨眨眼——"第德曼提到病人这个词儿的时候，通常总指的是女性。唉，保罗，我听说到昨儿的那场打猎。邓麦特愿意组成一个联合组织，要是你，查尔斯和我肯加入的话。"

随后有十分钟，他们净谈到打猎、高尔夫——他们在伦敦四

郊各个第一流的场地上打——和汽车，艾伏瑞正吩咐人按着他的指示在一辆三公升半的新勒克斯上装一个特别的车身。安德鲁抽着雪茄，喝着白兰地，静静地听着。他们都喝了不少白兰地。安德鲁有点儿楞磕磕地觉得他们都是极好的人。他们谈话时并不把他扔在一边，总冲着他说上一句，或是望上一眼，使他觉得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知怎么，他们竟然使他忘却了他曾经吃过一条腌青鱼当午饭了。后来，他们站起身来的时候，艾伏瑞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一定得送张名片给你，曼逊。随便什么时候，跟你一块儿会诊准是叫人高兴的。”

等他们回进客厅以后，气氛似乎反而变得严肃了，不过佛瑞第却兴致勃勃，从来未有地高兴。他衣服上一尘不染地闪闪发光，两手插在口袋里，硬说那天晚上时间还早，他们非得一块儿上富丽大饭店去尽一尽兴不可。

“我恐怕，”——克里丝婷面色苍白地瞥了安德鲁一眼，说——“我们该回去啦。”

“胡说啦，亲爱的！”安德鲁笑嘻嘻地说。“咱们总不能想着来败大伙儿的兴吧。”

佛瑞第在富丽显然很受欢迎。他和他的客人一路给人鞠躬陪笑地领到靠墙的一张桌子上去。他们又喝了好些香槟酒，还跳了几场舞。这些家伙混得真不错，安德鲁模糊地、胸襟开阔地想着。“哦，他们这——他们这奏的是一支极好听的曲调——我可不——我可不知道克里丝乐意不乐意跳舞。”

后来，在乘出租汽车回沿司城街的路上，他很快活地说道：

“这些都是尖儿顶儿的角色，克里丝！今儿晚上真玩得乐极啦，对吗？”

她平静地轻声回答道：

“今儿晚上真叫人讨厌！”

“哎——怎么？”

“我喜欢你把丹尼和霍浦瞧作——哦，瞧作你业务上的朋友，安德鲁——不要跟这些，这些个浮华的——”

他打断她的话，说，“但是你瞧，克里丝——这有什么不好呢——”

“哦！你瞧不出吗？”她十分气忿地冷冷回答。“这关系挺大。饮食、家具，以及他们谈话的神气——钱，全都是钱。也许你没瞧见她瞅着我衣服的那副神气，我是说汉姆逊太太。你可以瞧得出，她认为她在美容上一次所花的钱，就比我在衣服上一年所花的钱还多。她在客厅里知道我是个多么不相干的人的时候，那神气简直有点儿滑稽。她当然啦，她是惠顿——那个做威士忌酒的惠顿的女儿！你简直猜不出在你们进来以前，她们净谈些什么话。时髦人的废话，说谁跟谁一块儿做周末旅行去啦，说理发师跟她说什么来着，说社会上最近打胎的情形，没有一句正派的话。嗨！她甚至还暗示说，她，‘挺中意’——象她所说的——广场大饭店的那个乐队指挥。”

她声音里的讥讽意味异常尖刻。他把这错当成了妒忌，于是信口说道：

“我来给你挣钱，克里丝。我来给你买许多华丽的衣服。”

“我可不要钱，”她很严厉地说。“我恨华丽的衣服。”

“但是——亲爱的。”他醉醺醺地把手朝她伸过来。

“别这样！”她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我爱你，安德鲁。可是我不喜欢你喝得这样醉醺醺的。”

他回靠到角落里，迷迷糊糊地气得了不得。这是她第一次

推拒他。

"好吧，太太，"他嘟嘟囔囔地说。"要是是这样的话。"

他把车钱付了，抢先走进屋去。跟着，他一语不发，大步踱进那间空着的卧房去了。在见识过了他刚见到的那种奢华之后，一切似乎都显得肮脏、阴暗。电灯开关偏偏又不灵活——整所屋子的电线都没装好。

"妈的，"他倒到床上的时候，心里想着。"我可要打这所破房子里跳出去。我得给她瞧瞧。我得好好弄俩钱，没有钱，你哪儿成呢？"

自从他们俩结婚以后，他们从来都没有分开睡过。

三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克里丝婷做得仿佛把前一晚的事已经全忘了。他瞧得出来，她竭力在对他表示体贴。这使他很得意，使他装得比先前更生气。他一面装着聚精会神在看早报，一面心里想着，一个女人是得常常让她知道知道自己的本份。可是等他暴躁地粗声粗气答了她几句话以后，克里丝婷突然又不对他表示体贴了，她紧抿着嘴，闷声不响地坐在餐桌旁，一眼也不望他，只等着他把饭吃完。倔强的小家伙，他站起身来走出房去的时候，心里这样想着，我要让她瞧瞧！

他到了诊疗室后，第一件事便是把《医师手册》拿下来。他很好奇，急于想多知道点儿前一晚会见的那几位朋友的详细情形。他很快地一页页翻去，先查查佛瑞第。不错，有啦——佛瑞第·汉姆逊，安妮王后街，医学士，外科学士，华尔萨姆森林的门诊部助理医师。

安德鲁的前额迷惑不解地蹙了起来。佛瑞第前一晚还大谈起医院的特约工作——他说，随便什么都不能象在医院里弄个特约工作对西区的医师更有帮助啦，这给病人们一种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医院特约的一位医师。可是说真的，这肯定不是那么一回事，一个根据救贫法成立的救济机构——而且是在华尔萨姆森林，一片新辟的远郊区。但是这不可能是搞错了，这是最新的一本手册，一个月前他刚买来的。

安德鲁慢慢地又查到了艾伏瑞和第德曼。接着，他把那一大本红面子的书搁在膝上，脸上露出了迷惑不解和古怪沉思的神气。保罗·第德曼跟佛瑞第一样，也是一个医学士，但是没有佛瑞第的那份荣誉。第德曼没有医院特约工作。那么艾伏瑞呢？新卡文狄希街的查尔斯·艾伏瑞只有个最起码的外科资格，皇家外科医学院研究员，压根儿没有什么医院的特约工作。他的履历上说明了他在大战时和在公费医院里有过相当经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安德鲁这时候可真满腹心思了，他站起来，把那本手册放还到架子上，脸上突然露出了一种坚决的神气。昨儿晚上跟他一块儿吃饭的那三个走运的家伙的资格，和他自己的简直没法比较。他们办得到的，他也办得到。而且还可以办得更好。尽管克里丝婷那么急急地表示反对，他却比先前更坚决地要使自己走运发迹。不过首先，他得去建立关系，不是跟华尔萨姆森林，或是任何那种救贫法的虚有其表的机构建立关系，而是跟伦敦的一所医院。对！一所真正的医院——这该是他的直接目标。可是怎么去建立关系呢？

他把这件事盘算了三天，然后游移不定地跑到罗勃特·阿贝爵士那儿去。就他说来，请托是世界上最最为难的事了，特别

因为阿贝那样亲切热诚地接待了他。

“嘿！我们的特快的绷带查点员好吗？你来见我不害臊吗？我听说毕格斯比大夫患了高血压。你知道吗？你到底想怎样，要跟我展开一场辩论呢，还是要在委员会里弄个位子？”

“哦，不是，罗勃特爵士，我在想着——那就是说——您能不能帮我在医院里弄一个特约的门诊工作，罗勃特爵士？”

“嘿！这比在委员会里弄个位子可难多啦。你知道有多少青年人在河堤上走来走去吗？他们都想弄个顾问医师的职务。实际上你该继续搞你那肺科的工作——这就把范围缩小多了。”

“唔——我——我想——”

“维多利亚胸腔医院。这是你的目标。它是伦敦最老的一所医院。我试着去问问看。哦！我这话可不能作准，不过在学术方面，我一定给你留神。”

阿贝留他在那儿喝茶。四点钟，他总在自己的诊疗室里一本正经地喝上两杯中国茶，不加牛奶，不加糖，也不配什么别的吃的。那是一种含有橙子香的特别的茶。阿贝很轻松地跟他天南地北地聊着，从没有茶托的康熙磁杯谈到皮尔凯氏皮肤反应①。后来，等他把安德鲁送到门口的时候，他说：

“还在跟书本争论吗②？这可别放弃掉。即使我当真把你弄进维多利亚医院——也别放弃——为了格伦③！——别养成一种病床旁边的态度④。”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就是给这毁

① 皮尔凯氏皮肤反应 (the von Pirquet skin reaction)：指把结核菌素注射进皮肤，试验人体对结核菌的敏感性。

② 参看第205—206页。

③ 格伦 (Claudius Galenus Galen，约130—200)：古希腊名内科医师兼医学家。

④ 指世俗医师对待病人的那种逢迎的态度。

了的。”

安德鲁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他高兴得了不得，也不顾在克里丝婷面前保持他的尊严了。他冲口说道：

“我上阿贝那儿去啦。他去想法子把我安插到维多利亚胸腔医院去！这实际上就等于给我一个顾问医师的身份。”她眼睛里闪现出的快乐，使他突然觉得惭愧，觉得羞耻。“我近来脾气不好，克里丝！我想咱们过得不挺快活。咱们——哦，咱们还是欢欢喜喜的吧，宝贝。”

她扑到他身上去，硬说这都是她的不是。接着，不知为了什么，这似乎完全是他的不是了。他心里只存着一丝儿固执的想头，想在一个很近的日子里，用巨大的物质成功来使她大吃一惊。

他带着重新兴起的活力干着他的工作，心里觉得一件幸运的事迟早准会来临的。同时，毫无疑问，他的业务也逐渐发达起来了。这些三先令六便士的门诊和五先令的出诊并不是——他暗自想道——他所企盼的那种业务。不过这实在倒是真正的业务。来找他治病的，或是请他去治病的人都非常贫穷，要不是当真生病，决不会想着来麻烦医师的。因此，他在改建的马房上边一些使人不舒服的闷热的屋子里碰到了白喉症，在仆人住的阴湿的地窖子里碰到了风湿病，在寄宿舍的阁楼上碰到了肺炎。他在那种最最凄惨的房间里和疾病搏斗；那种单间的屋子，里边住着一位孤单单的上了岁数的男人或是女人，他们给亲友遗忘了，衣衫垢敝，遭人冷落，谁也不去照管他们，只好独个儿在煤气灶上烧着自己的粗劣的三餐。这种情况非常多。他碰到过一个著名的女演员的父亲，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儿，瘫痪在家，过着肮脏痛苦的生活，而那个女演员的名字却在沙甫慈白利

街① 闪亮的灯光下炫耀。他去瞧过一个上了年纪、憔悴可笑而又忍饥挨饿的贵妇人，她拿给他看她穿着进宫谒见的服装所拍的照片，还告诉他，她乘着自己的马车驶过这些街道的日子。一天夜半，他救活了——不过后来又深悔不该那么做——一个一文不名、自暴自弃的可怜人儿，他宁愿用煤气炉把自己熏死，也不愿进救贫院去。

安德鲁的病例有许多都是急迫的——大声喊着需要立刻住院的外科急诊病人。在这方面，他碰到了最大的困难。就连最严重、最危急的病人要想送进医院也是最最为难的事。再说，这种病往往总出现在深夜。他常常跑回家来，睡衣上罩着短外衣和外套，脖子上围着围巾，帽子依旧戴在后脑勺上，逗留在电话旁边，打着一家家医院的电话，恳求、央告、威胁，不过遇着的总是同样的拒绝，对方老是粗率地、往往蛮横无礼地回答道："哪位大夫？哪位？没有，没有！对不住！我们这儿住满啦！"

他跑到克里丝婷面前，脸色铁青，破口乱骂。

"他们并没满。圣约翰医院那儿有不少病床专留着给自己人用。他们要是不知道你，干脆就把你给'冻结'起来，使你一动也不能动。我真想把最后那个年轻小子的脖子给扭断！这不糟透了吗——克里丝！我这会儿有这么一个绞窄性脱肠② 的病人，可是我没法弄到一个病床。哦！我想有些的确是住满了！这就是伦敦！这就是该死的英帝国的心脏。这就是咱们的私立医院制度。前天还有个参加宴会的混帐慈善家站起来说，这是世界

① 沙甫慈白利街(Shaftesbury Street)：伦敦的一条大街，从皮卡得利广场通到阔街，大戏院多集中于此。

② 绞窄性脱肠(strangulated hernia)：疝的一种。

上最最好的制度哩。这对穷人说来，又跟救贫院一样。叫人填表格——你挣多少钱？你信什么宗教？你母亲是婚生的吗？——其实人家是患了腹膜炎！嗳，嗨！克里丝，做做好事吧，替我把贫民救济官的电话给叫一叫。”

不论他遭到什么困难，不管他骂不骂他时常面临到的污秽与贫穷，她回答他的总是一句话：

“这倒是真正的工作。我觉得这就决定了一切。”

“这可不能使我摆脱掉我的困难，”他牢骚不平地说，一面走到楼上洗澡间去舒坦一下去了。

她哈哈笑了起来，因为那会儿，她已经又恢复了已往的快乐心情。虽然那场搏斗非常艰巨，她却终于把那所屋子制服了。有时候，它还企图昂起头来打击她，可是总的说来，它是干净、崭新的，在她看来，是相当顺眼的了。她当真配了一只新的煤气炉，把灯上也装了新灯罩，又把宽大的椅套重新洗了一下。楼梯上压地毯的铜条全象禁卫军的钮扣似的闪闪发光。这一区的用人平时都喜欢在寄宿舍里工作，因为她们在那儿可以挣到点儿零钱。克里丝婷为找用人操心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恰巧碰到了班纳特太太，一个干净而勤快的四十岁寡妇，她为了一个七岁的小女儿，简直没法找到一个“管住的”职务。班纳特太太和克里丝婷一块儿动手打扫了那个地窨子。现在，这个先前的地下火车道成了一间舒适的卧房兼起坐间了，墙上糊起了很花哨的糊墙纸，家具都是从“手推车”上买来、由克里丝婷漆成奶油色的；在这里边，班纳特太太和小佛洛瑞住得很安适，佛洛瑞现在经常背着书包上巴丁顿小学了。为了报答享受到的这种安定和舒适——经过好多个月的窘困不安以后——班纳特太太简直做得不停，这样来表明自己的确有用。

那些使候诊室里生辉的初春花卉，反映出了克里丝婷屋子里的幸福。那些花是她早晨出去买东西的时候，花了几便士在路旁的花摊上买来的。墨塞尔堡街上有许多小贩都认识她，在他们那儿可以买到便宜的水果、菜蔬和鲜鱼。她原该知道自己是一位医师的太太这层身份的，可是嗐！她就是不知道；她常常用轻便的手提袋把买的东西提溜回来，顺便上希密特太太的铺子去闲聊上几分钟，还买上一小块安德鲁最喜欢吃的李普陶厄乳酪。

下午，她时常绕着蛇蟠池闲步。栗子树那时刚生出一片柔绿；水禽们倏忽地游过微风吹皱的水面。那是代替她一向非常喜爱的旷野的一个绝好去处。

晚上有时候，安德鲁常会特别嫉妒地瞥上她一眼，表示他很不乐意，因为一天都过去了，他一直没有瞧见她。

“你整天在忙些什么？——在我忙着的时候。要是我哪天买上一辆车子，我就得让你去开那个该死的玩意儿。这样就可以使你老待在我身旁啦。”

他依旧在等着那些老没来的“好的”病人，心里巴望从阿贝那儿听到点儿接洽特约医师工作的情形，同时又觉得很烦闷，因为在安妮王后街消磨的那一晚并没带来什么机会。暗地里，他还很不痛快，自从那天以后，他一直就没瞧见过汉姆逊和他的朋友。

快到四月底的一天晚上，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坐在自己的门诊处里。那会儿已经差不离九点了，他正准备把门诊处的门关起来，一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她迟疑不定地注视着他问道：

“我不知道该打这儿进来——还是该打前门进来。”

“这都一样，”他苦笑着说。“只不过打这边进来诊金减半。

来。您哪儿不舒服？"

"减半不减半倒没关系。"她特别恳切地走上前来，在那张厚布[1]蒙着的椅子上坐下。据他看来，她大约二十八岁，身体很结实，穿着一件深橄榄绿的衣服，两腿支起，大大的脸庞平庸、严肃。瞅着她，你便自然而然会想到：这可不是个任意胡来的人！

他安静下来，说："咱们且别谈费用！告诉我您哪儿不舒服。"

"哦，大夫！"——她似乎仍旧郑重其事地想自己表明一下。"是史密斯太太——那爿小食品铺里的史密斯太太——她介绍我来找您的。我认识她不少时候啦。我在劳里埃商行工作，靠得挺近。我姓克兰布。但是我该先告诉您，这一带有许多大夫那儿我都去过啦。"她说着把手套褪下。"就是我这双手。"

他瞧了瞧她的手，手掌心里生了一片淡红色的皮炎，有点儿象牛皮癣。可是又不是牛皮癣，边上并不是匐行性的。他突然起了很大的兴趣，拿起放大镜来，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这时候，她用恳切的、令人相信的声音继续说了下去。

"这在工作上对我别提多么不方便啦。我随便怎样都乐意把它给治好。各种各样的油膏我都试过啦。但是没有一种有过一丁点儿功效。"

"对！它们不会有效的。"他把放大镜放下，十分激动地作出了一个含糊而又肯定的诊断。"这是一种相当特别的皮肤情况，克兰布小姐。局部治疗是没用的。这是由于血液的一种情况；要治好它，唯一的方法便是饮食上得有些节制。"

"没有药吗？"她的恳切神态里露出了一丝怀疑。"以前，从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

---

① 原文是 rexine，系一种仿书面的粗布。

“我现在跟您说啦。”他呵呵笑着拿起处方单来，给她开了一单子的饮食，又加了一单子她绝对得禁忌的食物。

她有点儿犹豫地接下了。“嗯！我当然要试试罗，大夫。我任什么都愿意试。”她很精细地把诊金付给了他，逗留了片刻，仿佛还有点儿将信将疑，接着才去了。他随即把她忘了。

十天以后，她又来啦，这一次是从前门进来的。她满脸热切、极力镇定地走进了诊疗室，简直忍不住要笑出来了。

“您瞧瞧我的手，好吗，大夫？”

“好。”他这回可真笑啦。“我希望您没为我开的那种饮食后悔。”

“后悔！”她满心感激地把两手伸给他。“您瞧！全好啦。一点儿斑痕也没有啦。您不知道这叫我多么高兴——我简直没法跟您说——真有能耐——”

“这没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本来应该知道这些事的。您去好啦，甭担心罗。不碰我跟您说过的那些饮食，您决不会再发啦。”

她站起身。

“现在，我把费用付给您吧，大夫？”

“您已经付过啦。”他微微感到一阵得意。他倒是乐意再收她三先令六便士，或者甚至七先令六便士的，可是那时候，他很想显得自己的确有着手成春的本事，这股子诱惑力竟然是抗拒不了的。

“但是大夫——”她勉勉强强地让他把她送到了门口，在那儿她站住了，最后又恳切地说了一句。“也许我可以用别的法子来表示表示我的感激。”

他望着她那张昂起的、满月般的脸庞，心里不禁起了一个卑

鄙的念头。可是他只点点头，在她身后把门关上，又把她给忘掉了。他觉得很疲倦，心里已经有点儿后悔没把诊金收下。再说，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个女店员能给她帮点儿什么忙。不过在这件事上，他至少还不知道克兰布小姐。还有，他完全忽略了伊索所强调的一件可能发生的事①。安德鲁尽管是个很不够格的哲学家，这一点却应该记得的。

四

玛莎·克兰布在劳里埃商行的"后辈"中给称作"中卫"。她身体结实、姿色平庸、毫无性感，在这爿独一无二的商店的高级店员中，似乎是一个很古怪的人。这爿铺子穷奢极侈地经营着漂亮的衣服、精美的内衣和价钱高达几百镑的贵重的皮货。可是"中卫"却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店员，深受顾客们的欢迎。说实在的，劳里埃商行在全盛时期，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制度，每一个"前辈"延揽着一些她自己的顾客，一小批劳里埃商行的主顾，她就专为这些人服务，为她们设计，帮她们"打扮"，等新品种出来的时候，还单给她们"存放开"一些。这种关系是很密切的，往往保持上好多年。"中卫"为人恳切热诚，特别适合跟人家保持这样的关系。

她是喀特林② 一位小律师的女儿。劳里埃商行的女店员里

---

① 指《伊索寓言》里老鼠搭救狮子的那一则。伊索(Æsop)是希腊人，约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初为人奴，获得自由后，到特尔斐，被特尔斐人所杀，有人说他就是《伊索寓言》的作者，有人认为实无其人，乃后人假托。

② 喀特林(Kettering):英格兰北安普敦郡的一处镇市，在伦敦西北七十二英里。

有许多都是外郡和首都四郊小自由职业者的闺女。那会儿，能进入劳里埃商行，穿上深绿色的公司制服，给看作是一种荣誉。普通店员们有时候所遭到的种种剥削和“住处”恶劣的情况，在劳里埃商行干脆是不存在的。这儿，女店员们全吃得很好，住得很舒服，受着很周到的照顾。温奇先生，铺子里唯一的一位男采购员，特别留神来使她们受到照顾。他尤其尊重“中卫”，时常很平静地跟她一块儿商议。他是一位面色红润、婆婆妈妈的老先生，做女帽买卖已经做了四十多年啦。他的大拇指因为鉴定料子已经磨得扁塌塌的，脊背因为谦恭奉承，所以老是哈着。温奇先生虽然婆婆妈妈，可是在走进劳里埃商行的陌生人看来，他是那一大片浩瀚的异性海洋中唯一穿长裤的人。他冷眼看待那些陪太太来看服装模特儿的先生们。他认识皇室，几乎是个跟劳里埃商行同样了不起的人物。

克兰布小姐的手给医治好的这件事，在劳里埃商行的职员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它的直接结果便是，许多低级店员完全出于好奇心，都跑到安德鲁的门诊处来找他治些小毛病。她们吃吃笑着互相说，她们倒要瞧瞧“‘中卫’找的大夫是个什么长相！”

渐渐地，劳里埃商行的女店员到治司城街门诊处来瞧病的人愈来愈多。她们都有劳保，按照条例该到指定的医师那儿去，可是她们却以真正的劳里埃商行自尊自大的气派拒绝接受那种规定。到五月底，六七个女店员——全年轻时髦，全学着她们顾客的样，抹着口红——候在门诊处里，已经是常见的事了。结果，门诊处的收入很明显地增加了不少。同时，克里丝婷有天笑盈盈地说道：

“亲爱的，你跟那个美人合唱队到底怎么搞的？她们该没有

把这地方错当作后台口吧。”

但是克兰布小姐衷心的感激——哦，那双手好了以后感到的高兴！——只不过刚在表现出来。直到那会儿，皇家新月街的稳健、老成的麦克李恩医师一直给看作是劳里埃商行非正式的特约医师，凡是急诊总去找他——例如，当成衣部的特威格小姐给熨斗烫伤了的那一次就是这样。但是麦克李恩医师已经快要退休了，和他合作、接他业务的班顿医师既不稳健，也不老成。真个的，班顿医师的骨碌碌乱转的眼睛和对待稍具姿色的低级店员们那种过分亲热的关心，曾经不止一次惹得温奇先生红润的脸孔蹙了起来。克兰布小姐和温奇先生把这些事在他们的小会议上讨论了一下，克兰布小姐细说了说班顿的不能胜任，又说洽司城街目前正有一位规矩、朴实的医师，他医道极好，而且又不至于成为萨依丝①的牺牲者。温奇先生把两手紧扣起来，搁在背后，一本正经地点着脑袋。不过他什么决定也没做，温奇先生一向总是不慌不忙的，只是在他快步上前去招呼一位公爵夫人的时候，他目光里却显出了一丝异样的光彩。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安德鲁因为早先小看了克兰布小姐，正自感到惭愧的时候，她又给他帮了一个大忙，使他觉得象一团烈火落到了他的头上一样②。

他接到了一封简单明了的信——他后来才知道，随便打个电话来邀请，就不合乎写信人的身份了——请他下星期二午前，尽可能在十一点前，到公园公寓九号去为温妮佛瑞德·艾瓦瑞

① 萨依丝(Thais)：雅典名妓，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的情妇，此处借指美女。

② 意思是说使安德鲁感到更加惭愧。

特小姐看病。

到了那天，他提早停止门诊，怀着不断增强的期望心情到那地方出诊去了。直到这时，他的业务范围一直限于邻近一带这片单调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给请到那外边去。公园公寓是一排很气派的公寓，式样并不十分时新，不过又大又坚固，还可以看见海德公园的园景。他紧张、期待地揿了一下九号的门铃，心里很古怪地觉得他的机会这下终于来了。

一个老成的仆人把他领了进去。那间房很宽敞，里边陈设着老式的家具、书籍和鲜花，使他想起了樊恩太太的客厅。他走进去的那一刹那，顿时觉得自己的预感一点儿也没错。艾瓦瑞特小姐进房来的时候，他连忙回过身来，发觉她正用平静、安详的目光盯着他在打量。

她是一位五十来岁、身材适中的女人，头发微黑，皮肤发黄，衣着朴素，态度落落大方。她随即用从容不迫的音调开口说道：

“早先给我瞧病的大夫去世啦——这很不幸——因为我挺相信他。克兰布小姐向我推荐您。她人很诚实，我信得过她。我查过了您的资历。您的资历挺好。”她停住，很坦率地端详着他，估量着他。她看起来象一个饮食很好、保养得宜的女人，不先仔细察看一下人家的表皮，决不肯让手指靠近她的。接着，她审慎地说：“据我瞧，您也许很合适。我每年这时候总打上一个疗程的针，因为我有花粉热[1]的毛病。您总知道花粉热吧？”

“知道，”他回答。“您打的是什么针？”

她说出了一种很有名的针剂。“先前的那位大夫叫我打这

---

[1] 花粉热(hay-fever)：对花粉有过敏反应而引起的热病。

个。我对这很相信。"

"哦，这个！"他给她的态度激怒了，正准备告诉她，她的可靠的医师所开的可靠的药是毫无价值的，那种药的出名，不过是靠了制药公司的巧妙的宣传，再说，英格兰的夏天多半是没有花粉的。但是他下死劲儿管住了自己。他所相信的和他所希望取得的，两者之间展开了搏斗。他不顾一切地想道，要是我盼了这多少个月以后，又把这个机会放过，那我简直是个傻瓜啦，于是他说，"我大概可以打得跟别人一样好。"

"那很好。现在，再把诊金说一说。我一向请辛克莱大夫来一次只付给他一几尼。您是不是也可以就按这数目呢？"

一次一几尼——这比他以前收进的最大的诊金还多两倍！还有更重要的，这是他踏进这几个月来一直指望的那种"上等"业务的第一步。他连忙把自己信念中迅速发出的抗议又压了下去，这种针打进去没用，那有什么关系？——这是她的事，不是他的事。他已经厌恶失败，不乐意再做个拿三先令六便士的苦工了。他想朝上爬，想获得成功。他情愿不顾一切来获得成功。

第二天十一点正，他又去了。她曾经以严肃的态度告诉过他，最好不要迟到，因为她不希望午前的散步受到妨碍。他给她注射了第一针。此后，他一星期去两次，连续给她注射。

他跟她一样严守时刻，分秒不差，而且从来不随便放肆。渐渐地，她待他亲切和蔼起来，那种样子几乎是令人可笑的。温妮佛瑞德·艾瓦瑞特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个性极其坚强。她虽然很有钱——她父亲是谢斐尔德[①]的一个刀剑大制造商，她从他

---

① 谢斐尔德(Sheffield)：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处城市，附近煤铁矿极多，故钢铁工业，特别是制刀业，很盛。

那儿继承下来的钱全很稳妥地投资在公债上——却锱铢必较地想从每一个便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这可不是贪鄙，只是一种特别的自我主义罢了。她把自己当作宇宙中心，尽量保养自己的身体，极力寻求种种她觉得有益的疗养方法，其实她的身体那会儿还又白又胖。她要得到一切最最好的东西。她吃得很有限，不过单吃最好的饮食。安德鲁第六次去的时候，她变得随和下来，请他喝了一杯雪利酒。他看到那是一八一九年的阿蒙蒂尔雅陀酒[①]。她的衣服是劳里埃商行裁制的，床上的被单也是他见过的最最考究的。可是话虽如此，按着她的看法，她却从来没有浪费过一法铎[②]。安德鲁随便怎样也想象不出，艾瓦瑞特小姐会不先仔细瞧瞧计价表，就扔上半克郎[③]给一个出差汽车司机的。

他原该很厌恶她，但是说也奇怪，他却并不。她已经把她的自私自利发展到了一种哲学的程度。再说，她那样通达人情，使他历历如见地想起了他和克里丝婷以前瞧见过的一幅荷兰古画，一幅忒尔·鲍尔克[④]的作品里的一个女人。她有着跟那个女人同样的大身个儿，同样细腻的肌肤，同样严厉而又爱好玩乐的嘴唇。

当她瞧见他——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当真可以合她的意以后，她便不象早先那么深沉啦。她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

---

① 西班牙酿的一种白葡萄酒。

② 法铎(farthing)：英国铜币名，值四分之一便士，一九六一年一月起停止使用。

③ 半克郎(half-crown)：英国银币名，合二先令六便士，一九七〇年起停止使用。

④ 忒尔·鲍尔克(Gerard Ter Borch, 1617—1681)：荷兰画家。

是医师在她屋里至少应当待上二十分钟，要不她便觉得她没得到应得的代价。可是到了那个月底，他竟然把这时间延长到半小时。他们一块儿闲聊。他把自己想获得成功的希望也告诉了她。她深表赞同。她的谈话范围是有限的，但是她的交游范围却漫无限制，而她所谈的多半就是关于她的交游。她常跟他提起她的侄女名叫卡珊琳·萨顿的，她虽然住在德比郡，却时常上京里来，因为她丈夫萨顿上尉是巴恩威尔的下院议员。

"辛克莱大夫早先总给他们瞧病，"她用很随便的声音说。"我想您给他们瞧瞧敢情也挺好。"

他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她又请他喝了一杯阿蒙蒂尔雅陀酒，还很愉快地说道：

"我不喜欢人家送帐单来。请您让我这会儿就把帐付清吧。"她递给他一张折叠着的十二几尼的支票。"当然，我很快就得再麻烦您啦。冬天，我总打上一针预防鼻炎的菌苗。"

她竟然把他送到了她那套房间的门口，还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工夫，脸上很干枯地透出了一丁点儿光彩，是他先前从来没看见过的一丝笑意，不过它一闪便不见了，她又俨然地注视着他说道：

"您接受一个年纪够得上做您母亲的人的意见吧。上一个好裁缝那儿去做一身衣服。上萨顿上尉的裁缝——水道街的罗杰斯那儿去。您跟我说过，您多么希望获得成功。穿着这身衣服，那您决不会获得成功的。"

他大踏步地沿街走去，心里止不住咒骂她，跟从前一样激烈地咒骂她，脑子里还热辣辣地觉得受了侮辱。多管闲事的老贱货！这跟她什么相干！她凭什么该向他说，他该怎样穿着？难道她把他当作个巴儿狗吗？这是与世浮沉、随波逐流的最最令

人不堪的地方。巴丁顿一带的病人虽说只付给他三先令六便士，但是他们并不叫他去给裁缝做衣裳架子。往后，他就单给他们治病，再也不听这种人的支配啦！

可是不知怎么，这种情绪一会儿就消失了。的确，他从来没有稍许注意一下自己的服装，从衣夹上取下的一身衣服向来总是极为合意的，穿在身上很温暖，就是毫无气派。克里丝婷尽管总是那么整洁，却也从来没有为衣服操过心。她穿上一条苏格兰呢裙和自己结的一件绒衫就快乐极了。

他偷眼瞧瞧自己，那条毫无折痕的、没法形容的粗绒长裤，边上满溅着泥浆。真他妈的，他烦躁地想着，她可说得一点儿不错。我要是这样，那怎么能吸引到第一流的病人呢？克里丝婷干吗不跟我说？这是她的事，不是老婆子温妮的事呀。她告诉我的是个什么字号——水道街的罗杰斯。妈的！我大概是得上那儿去一趟！

到家的时候，他情绪已经恢复了。他把那张支票在克里丝婷的脸前挥舞了一下。

“瞧见吗，我的好太太！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那个可怜的三先令六便士打门诊处跑进来的时候吗？呸！这是我现在朝它所说的——呸！这才真是钱，真正的诊金，是一个第一流的医学博士和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所该挣的。十二几尼，就因为很温存地跟温妮老婆子聊聊，还给她打上些毫无害处的格力寇特的爱补痛①。”

“爱补痛是什么？”她笑盈盈地问，接着她突然怀疑起来了。“那不是我听你那么反对的一种药吗？”

---

① 爱补痛(Eptone)：一种针剂。

安德鲁脸色变了，他皱起眉头来望着她，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她偏偏说出了他最不希望听的那句话。他顿时生起气来，不是跟他自己，而是跟她生气。

“真是的，克里丝！你从不知道满足！”他回过身，咚咚地奔出房去了。那天其余的时候，他一直都很不高兴。不过第二天，他又快活起来，跑到水道街的罗杰斯那儿去了。

五

两星期后，他穿着两套新衣服中的一套走下楼来的时候，简直跟小学生一样忸怩不安。那是一套双排钮扣的深灰色衣服，按着罗杰斯的提议配上了一个大方领和一个衬托起深灰色衣服的黑领结。毫无疑问，水道街的裁缝是精通他的业务的，而提起了萨顿上尉的姓名，更使他把活儿做得道地极了。

那天早晨，克里丝婷恰巧显得不挺舒服。她喉咙微微有点儿发炎，所以用旧围巾裹住颈子和头来加以防护。她正给他倒咖啡的时候，他光彩焕发地一下来到了她的面前。有一会儿，她惊吓得说不出话来。

“哟，安德鲁！”她喘息着说。“你样子真好极了。你上哪儿去吗？”

“上哪儿去？当然是去出诊，去做我的工作！”他因为害臊，几乎变得急躁了。“喏！你瞧好吗？”

“好，”她说，只是说得不够快，没能称他的意。“这——这真漂亮极啦——不过”——她笑了笑——“不知怎么，不大象平时的你！”

“我想你是要我老显得象个流浪汉。”

她不作声了，一只手正端起茶杯，听到这话，突然紧缩起来，指关节都显得发白了。嘿！他心里想，我这下可叫她够呛的。他吃完了早饭，走进诊疗室去。

五分钟后，她也跟着他到了那儿，颈子上依旧围着围巾，两眼露出踌躇、恳请的神色。

"亲爱的，"她说，"请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挺乐意瞧见你穿上一身新衣服。我希望你得到一切，一切对你最有益的东西。我刚才那么说很抱歉，不过你瞧——我一向瞧惯了你——哦！这很不容易解释——不过我一向把你瞧作——唉，请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把你瞧作一个不大在意自己的外表，或是人家对他的外表怎么个看法的人。你记得咱们瞧见的埃浦斯坦①雕塑的那个头像吗。要是——哦！要是把它雕琢修饰一下，那它就会显得不象原来那样啦。"

他很粗暴地回答道：

"我不是埃浦斯坦塑的人头。"

她没有答话。最近一阵子，他脾气很执拗，不大听人家劝说。克里丝婷给这个误会弄得很懊恼，简直不知说什么是好了。她还迟疑了一会儿，才回过身走了。

三星期后，艾瓦瑞特小姐的侄女到伦敦来消磨几星期的时候，安德鲁因为很机灵地听从了那位中年妇人的意见而得到了报酬。艾瓦瑞特小姐找了个借口，把他请到公园公寓去，严格而赞许地细看了他一番。他几乎可以瞧得出，她已经把他当作一个可以由她推荐的人了。第二天，他便接到萨顿太太的邀请，萨顿太太似乎因为遗传的缘故，跟她姑母一样，也希望照样治疗一

---

① 埃浦斯坦(Jacob Epstein, 1880—1959)：英国雕刻家。

下花粉热。这一次，他对于注射大有裨益而实际无益的格力寇特的爱补痛① 可毫无内疚之心了。他给萨顿太太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个月月底以前，他又给请到也住在公园公寓一层里的艾瓦瑞特小姐的一位朋友家去。

安德鲁自己很高兴。他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在他力求成功的时候，他已经忘却了自己现在所取得的进展和他早先的操守有着多大的矛盾。他的名利心给触动了。他觉得精明自信，根本不停下来细想想，他的这只愈滚愈大的“高等”业务的雪球，最初是由鄙俚的墨塞尔堡莱市附近一爿伙食铺柜台里一个肥胖、矮小的德国女人所推动的。真个的，在他几乎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之前，这只雪球倒又朝山下滚动起来了——另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机会又送到了他的手里。

六月里的一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大事的那个空闲时刻，安德鲁正坐在诊疗室里，把上个月的收入计算一下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三秒钟，他已经在接电话啦。

“是的，是的！我就是曼逊大夫。”

一个焦急的、颤抖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

“哦，曼逊大夫！知道您在府上，我真松了一口气儿。我姓温奇！——劳里埃商行的温奇。我们这儿有位客人突然患了病。您能来一趟吗？您能立刻就来吗？”

“我大概四分钟就到。”安德鲁搭地一下把听筒放还原处，奔过去拿起帽子。一辆十五路的公共汽车在外边急驶而来，这大大帮助了他的慌忙赶路。四分半钟，他已经走进劳里埃商行的转门了。克兰布小姐很焦急地迎着他，陪他走过粼粼的绿绒地

---

① 意思是说格力寇特的爱补痛对他大有裨益而对病人却实际无益。

毯，经过一些金边长镜子和缎木① 嵌板，衬着嵌板，仿佛偶然凑巧似的，他瞧见了一顶小帽子放在架子上，一条花边围巾和一件貂皮晚外衣。他们一边忙忙走着，克兰布小姐一边恳切而迅速地说道：

“曼逊大夫，是勒·罗依小姐，我们的一位顾客，不是我的顾客，真谢天谢地，她老给我们带来麻烦。不过您瞧，曼逊大夫，我跟温奇先生提到您——”

“谢谢，”他贸然地说——那会儿，他偶尔还会这样贸贸然地说话！“出了什么事？”

“她在试——试衣室里似乎——哦，曼逊大夫——她似乎突然惊厥啦！”

到了那道宽大的楼梯口，她把他交给了脸色红润而心情激动的温奇先生。温奇先生心慌意乱地说道：

“这么走，大夫——这么走——我希望您能想个办法。这真是糟透啦——”

他们走进了试衣室。那里很闷热，地板上铺着一条极精致的色彩淡雅的绿地毯，四壁都是金绿二色的嵌板，一群姑娘叽叽喳喳地待在那儿，一张涂金的椅子仰面翻倒，一条毛巾扔在地上，一杯水泼翻了，简直乱得了不得② 。那儿，在这一切凌乱之中，躺着那个昏厥过去的女人勒·罗依小姐。她硬僵僵地躺在地板上，两手痉挛地直捏直捏，两脚不时突然伸得笔直。每隔

---

① 缎木(satin-wood)：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产的一种坚硬的木材，专做桌椅等用。

② 原文是 pandemonium，系密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 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第一卷第七百五十一行以下所说的群魔殿，此处意译。

一会儿，紧张的嗓子里还发出一种吃力的、吓人的咯啃声。

安德鲁跟温奇先生走进去的时候，那群女店员里有个年纪较大的竟然流下泪来。

“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她呜咽着说。“我只不过向勒·罗依小姐说明，这是她自己选的样子——”

“啊呀，啊呀，”温奇先生唧唧哝哝地说。“这真糟，真糟。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打个电话去叫救护车呢？”

“不用，还用不着，”安德鲁音调很特别地说。他在勒·罗依小姐的身旁俯下身去。她年纪很轻，大约二十四岁，生着碧蓝的眼睛和光滑的淡色头发，头发那会儿全披散在斜戴着的帽子下边。她身体僵直，痉挛性的抽搐正愈来愈厉害。在她另一面，跪着另外一个女人，眼睛黝暗，十分关切，看样子似乎是她的朋友。“哦，托比，托比，”她不住地低声喊着。

“请你们全离开这屋子，”安德鲁突然说。“我希望大伙儿全出去，只留下”——他的目光落到那个黝黑的年轻女人身上——“只留下这位小姐。”

姑娘们有点儿不乐意地退出去了——从旁观看勒·罗依小姐的惊厥，原是一件破闷的乐事。克兰布小姐，甚至温奇先生，全离开了那间房。他们刚走出去以后，惊厥竟然变得吓坏人了。

“这是一个极严重的病例，”安德鲁说，声音很清楚。勒·罗依小姐的眼球朝他翻了翻。“请你给我一张椅子。”

另外那个女人把翻倒的椅子扶起来，放在房间当中。安德鲁于是慢吞吞地、极端同情地叉着痉挛的勒·罗依小姐的胳肢窝，把她直挺挺地扶坐到椅子上。接着，他把她的头扶得笔直。

“好，”他更为同情地说。跟着，他用手背朝她的脸蛋儿上啪地就是一下。这是好多个月来，他的最大胆的举动，也是——

嗳！——往后好多个月里，他的最大胆的举动。

勒·罗依小姐的嗓子里不再咯啱咯啱响了，抽搐完全停止，骨碌碌乱翻的眼球也恢复了原样。她痛苦、天真而惊讶地盯视着他。他没让她再发起来，就又抬手朝她的另一边脸蛋儿上又是一下，啪！勒·罗依小姐脸上的痛苦神情简直滑稽可笑。她颤抖了一下，似乎又要咯咯叫了，可是接着竟然轻声哭了出来。她回过脸朝着她的朋友，抽抽噎噎地说：

“亲爱的，我想回去啦。”

那个黝黑的年轻女人抑制住心里所感到的极大兴趣，盯视着安德鲁。安德鲁很抱歉地瞅了她一眼。

“很对不住，”他嘟哝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她这是很厉害的歇斯底里——手足痉挛。她也许会伤害到自己的——我麻醉剂或是什么别的都没有带。不管怎样——这可见效啦。”

“是呀——见效啦。”

“让她尽情哭出来，”安德鲁说。“这是最好的‘太平门’。再过几分钟，她就好啦。”

“不过慢着，”——那个女人赶快说——“得请您招呼着把她送回家去。”

“好的，”安德鲁以顶忙碌的医师的口吻说。

五分钟后，托比·勒·罗依已经把脸揩干净，她揩了好半天，中间还突如其来地呜咽了好几次。

“我不显得太难看吧，亲爱的，”她问她的朋友。至于安德鲁，她压根儿就没有注意。

他们随即离开了试衣室。当他们走过长长的铺面时，那儿简直大为轰动。温奇先生惊诧、宽慰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他可不知道，他决不会知道，这是怎么治好的，这个抽搐、昏厥的病

人怎么会给治得走起路来了。他跟在后边，碎嘴唠叨地说着一些奉承话。等安德鲁跟着那两个女人走出大门口的时候，他用一只软绵绵的手很热切地跟他紧握了握。

出租汽车载着他们沿贝斯华特街朝云石门[①]驶去。一路上，他们连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勒·罗依小姐这时候紧绷着脸，象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挨了责打那样；她还很神经质——不时，她的两手和脸上的肌肉还不自觉地有点儿抽掣。现在，她多少恢复正常了，看起来很瘦，瘦小得几乎非常妩媚。她的衣服很漂亮，可是虽然如此，安德鲁却觉得她活脱儿就象一只拔了毛的小鸡，电流还时时从它身上一闪而过[②]。安德鲁自己也很紧张，知道这个情形很不好办，不过为自己打算，却决心尽量利用一下。

汽车绕过云石门，沿着海德公园行驶，接着朝左一转，他们在格林街的一所屋子门前停住。随后，他们几乎立刻到了屋子里。那所屋子使安德鲁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想到会有那么奢华的屋子——宽敞的软松木门道，嵌着碧玉的华丽的橱柜，装在名贵的镜框里的一幅精奇古怪的油画，金红漆的椅子，宽大的长靠椅，皮一般薄的、褪了色的地毯。

托比·勒·罗依依旧不理睬安德鲁，她在一张缎子靠垫的沙发上兀地一下坐下，脱掉她的小帽子，把它扔在地板上。

“揿一下铃，亲爱的，我非喝口酒不可啦。谢谢上帝，爸爸没在家。”

---

① 云石门(The Marble Arch)：海德公园东北角的一座弓形门，系伦敦最热闹的场所之一。

② 指痉挛。

一个男用人顿时端了鸡尾酒走来。等仆人退出去后，托比的朋友若有所思、似笑非笑地瞅着安德鲁。

“我想我们该自己向您说说明白，大夫。刚才一直匆匆忙忙。我是劳伦斯太太。这位托比——勒·罗依小姐——为文艺慈善舞会特地定做了一件衣服，今儿就为那件衣服惹起了一场争吵——嗐！——她近来事情太忙啦，她是个很神经质的小人儿——长话短说，虽然托比很生您的气，我们却挺感谢您把我们给送回来。我还得再喝一杯鸡尾酒。”

“我也要再喝一杯，”托比暴躁地说。“劳里埃商行的那个该死的女人。我要叫爸爸打电话去，把她给开掉！哦，不，我不这样！”她把第二杯鸡尾酒歪歪斜斜地送到嘴边的时候，脸上缓缓地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不过我已经给了他们一件事考虑考虑了，对吗，佛兰瑟丝？我简直发狂了！温奇老婆子脸上的那副神气真太可笑啦。”她的瘦小的身个儿笑得直颤动。她毫无恶意地瞥到了安德鲁的眼睛。“笑呀，大夫。笑！这真有意思极啦。”

“不，我并不觉得多么好笑。”他很快地说，心里急于想讲一讲，表明自己的身份，使她知道她是发了病。“实际上您是发了一次挺厉害的病。很对不住，我不得不那样给您医治。要是我有麻醉剂，我就给您用上啦。您也就不会觉得这么——这么讨厌啦。还有，请您别以为我觉得您是自己要发病的。歇斯底里——嗨，这就是您的毛病——是一种肯定的症候群[1]。人们不该对这抱有反感。这是神经系统上的一种情况。您瞧，勒·

---

[1] 症候群(syndrome)：一组共同发生的特有的症状和体征，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疾病。

罗依小姐，您累极啦，全部反射作用都紧张起来了，您是处在一个很神经质的状态里。”

“这可一点儿不错，”佛兰瑟丝·劳伦斯点点头。“你近来事情是做得太多啦，托比。”

“您当真会对我用哥罗芳吗?”托比孩子般惊疑地问安德鲁。“那倒怪有意思的。”

“但是说真的，托比，”劳伦斯太太说，“我希望你能管住点儿自己。”

“你这话就象爸爸说的，”托比又不高兴起来，说。

屋里静了一会儿。安德鲁喝完了鸡尾酒，把酒杯放在他身后那个雕花的松木壁炉台上，那会儿似乎不再有什么事要他做了。

“好!”他很切实地说，“我得办我的工作去啦。请您接受我的意见，勒·罗依小姐。吃一顿清淡的饭，上床睡一觉，明儿——既然用不着我再怎么效劳了——去请您自己的大夫来瞧瞧。再会。”

劳伦斯太太把他送到门道里，她的态度那么从容大方，因此他只好约束住自己临去时的那份匆忙急促。她身个儿颀长、苗条，肩膀相当高，小小的脸蛋儿非常文雅。几绺浅灰色的发丝杂在秀丽的波纹般的乌发里，使她显得异常高贵。其实她年纪很轻，据他瞧，至多不过二十七岁。她虽然身个儿很高，骨骼却不大，特别是她的腕关节非常纤小，真个的，她整个儿身子似乎都纤细柔软，活象一个剑术师。她把手伸向他，脸上露出那种淡淡的、亲切的、从容的微笑，一双微微发绿的淡褐色眼睛盯视着他。

“我只想告诉您，我非常钦佩您的新式医疗方法。”她咧了咧嘴。“随便怎样别放弃它。我预料您会把它使用得极为成功

的。”

安德鲁走下格林街去搭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很惊讶地发觉那会儿已经快五点了。他跟这两个女人竟然耽搁了三小时。这样说来，他又该可以收上一笔很大的出诊费了！可是尽管他心里有这个令人鼓舞的念头——这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卓越的”新观点——他却觉得迷糊惶惑，说不出地不满意。他当真尽量利用了一下他的机会了吗？劳伦斯太太似乎很喜欢他。但是这种人向来总叫人摸不准。那是一所多么气派的宅子啊！突然，他恨恨地把牙齿咬得轧轧作响。他不仅没有留下一张名片，甚至连他的姓名也忘了告诉她们。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他坐在一个穿着肮脏的工装的老工人旁边，心里深怪自己不该失却一个大好的机会。

六

第二天早晨十一点一刻，他正准备到墨塞尔堡莱市四周那些穷家小户去出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男用人的低沉而急切的嗓音叽哩咕噜地对他说话。

“是曼逊大夫吗，你老！噢！勒·罗依小姐想知道，您今儿什么时候可以来，大夫。噢！对不住，大夫，请您等会儿——劳伦斯太太亲自来跟您说话。”

安德鲁继续听着，心头很快激动起来。劳伦斯太太很亲切地跟他讲话，告诉他她们希望他务必再去瞧瞧。

安德鲁离开电话旁边的时候，得意扬扬地暗自想道，他并没失却昨儿的那个机会，他并没有，没有，他压根儿没有失掉。

他把所有其他的出诊，紧急的和不急的，全部扔下，直接到

格林街的那所宅子去了。在那儿，他第一次会见了约瑟夫·勒·罗依。他发觉勒·罗依急躁不耐地在那个很俗气地装饰着碧玉的门道里等着他。勒·罗依是一个秃脑袋瓜的矮胖个儿，为人直率、豪爽，抽起雪茄烟来象个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的人那样。他的两眼立刻炯炯地打量了一下安德鲁，那是一个迅速的"外科手术"，结果使他非常满意。接着，他便用殖民地人民的口音①很有力地说道：

"你瞧，大夫，我这会儿很忙。劳伦斯太太今儿早晨可真费了一大番事才把你给找着。我知道你是个很有本事的青年人，决不肯随意胡来。你已经结婚了，对吗？这很好。现在，就请你负责把我女儿的毛病治一治。把她给治好，让她身体壮实起来，把这个可恨的歇斯底里打她身上根除掉。用一切可用的方法。别管费用。再会。"

约瑟夫·勒·罗依是新西兰人。他虽然很有钱，在格林街又有所大宅子，还有个风姿楚楚的小托比，可是他的历史却不难叫人相信。他的曾祖名叫迈克尔·克利莱，原本是格莱茅斯港②一带耕地上的一个目不识丁的长工，在同伙的"卑贱者"当中给唤作利莱。约瑟夫·勒·罗依初踏进社会的时候，无疑地是叫乔·利莱，他那会儿还不过是个孩子，第一个工作便是在格林茅斯的大农场上做一个"挤牛奶的人"。可是象乔自己所说的，他生来比乳牛的乳水还多③。三十年后，约瑟夫·勒·罗依竟然在奥克兰④的第一座摩天楼的顶层办公室里签字订约，把

① 勒·罗依是新西兰人，所以这么说。

② 格莱茅斯港(Greymouth Harbour)：新西兰格莱郡的一处海港。

③ 他后来成了一个大奶粉商，所以这么说。

④ 奥克兰(Auckland)：新西兰奥克兰郡的首府，是一个滨海城市。

岛上[1]的全部牧场合并成为一家大规模的奶粉联营公司了。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计划——这个克里莫琴联营公司。那会儿，还没有人知道奶粉，商业上也还没有人经营。勒·罗依首先瞧出了制成奶粉的可能性，领头向世界市场发动进攻，把奶粉宣传成婴儿和病人的一种上帝所赐的滋养品。这一成就的关键并不在乔的制成品上，而在他的大胆有为上。以前，新西兰成百个农场上剩余的脱脂牛奶不是倒下阴沟，就是喂给猪吃，现在却装在乔的整洁的、鲜艳的纸张包装的铁听里，给称作克里莫琴、克里麦克斯和克里麦法特，在世界各大都市按着比新鲜牛奶高两倍的价钱大量销售。

勒·罗依联营公司的另一位董事，英国股权的经理，是杰克·劳伦斯。说来真够新鲜，他到伦敦来经商以前，原本是禁卫军里的一名军官。可是使劳伦斯太太和托比接近的，倒并不纯粹是商业上的交际。佛兰瑟丝生来就很富裕，在伦敦的时髦社会里远比托比自在——托比偶尔还露出点儿乡野丛林的遗风来[2]。佛兰瑟丝很喜欢这个 enfant gâté[3]。那天，安德鲁会见过勒·罗依，走到楼上去的时候，她就在托比的房外边等候着他。

说真的，自从那天以后，每逢安德鲁去看病的时候，佛兰瑟丝·劳伦斯总待在那儿，帮他应付他的乖张、任性的病人，她迅速地瞧出托比的进步来，坚持叫托比继续接受治疗，还跟安德鲁约定他下次前去出诊的日期。

---

① 指新西兰的北岛。

② 因为她祖先是新西兰耕地上的长工，所以这么说。

③ 法文，意思是"惯娇娇的孩子"。

安德鲁在每周出版的画刊上瞧见劳伦斯太太的照片以前，认为她是个孤芳自赏的人儿。他衷心感激她，那会儿还怯生生地觉得有点儿奇怪，这位华贵的、精明自许的人竟然会对他有了这么一点儿好感。她的相当执拗的大嘴通常对跟她不亲密的人总表示出一点儿敌视的意味，可是不知怎么，对他却从来没有那样过。他怀着一种异常的渴望，比好奇心还强的渴望，想彻底了解一下她的个性，她的为人。他似乎一点儿不知道真正的劳伦斯太太。当她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时候，瞧着她的从容不迫的行动，的确是令人快乐的。她总是不慌不忙，总是留神注意着她所做的一切，尽管她谈吐文雅而随便，那双亲切、谨慎的眼睛里却老透出一种很有头脑的神情。

他几乎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受了她的影响——他一句没有跟克里丝婷提，克里丝婷那会儿还心满意足地按着先令和便士在安排她家里的预算——不过他已经很烦躁地暗自想到，一位医师没有一辆漂亮的汽车，怎么能在上流社会里扩展业务呢？想着自己提着皮包在格林街上一步步行走，鞋上满是尘土，面对着那个微带骄气的男用人而没有一辆汽车，这真太笑话啦。他屋子后边本来有一间砖砌的车房，这可以使保养费大为降低。那时候有些汽车公司专门把汽车卖给医师们，它们都是很有信誉的公司，压根儿不在乎把付款期限予以延缓。

三星期后，一辆牌子崭新、车身微微发亮的折顶的褐色小轿车在治司城街九号门前停住。安德鲁从司机座上跳下来，直奔上屋子里的楼梯。

“克里丝婷！”他竭力抑制住声音里的兴奋和得意，大声喊着。“克里丝婷！来瞧一件东西！”

他本来打算使她大吃一惊的，这下他可如愿以偿了。

“我的天。”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是咱们的吗？哦！多漂亮！”

“漂亮吗？留神，亲爱的，别碰喷漆！那——那会损坏外边的光彩的！”他象从前那样含笑地望着她。“是一个挺不错的意外，是吗，克里丝？我买下它，领了执照，办好了一切，一声也没跟你说。这跟早先的那辆摩里士可大不同。你坐进去，太太，我来开给你瞧瞧。它行驶起来象只鸟儿似的。”

他带她——她连帽子都没戴——绕着广场随便驶了一圈，她对这辆小车子简直喜欢得不得了。四分钟后，他们驶回来，站在人行道上，他依旧眉开眼笑地瞧着这个宝贝。这时候，他们欢欢喜喜、亲密无间地待在一块儿的时刻真太少了，因此她很舍不得放过那一刹那，她于是嘟嘟囔囔地说：

“现在，你上四处去就挺方便啦，亲爱的。”接下来，她又娇羞地说，“要是咱们偶尔能上郊外去，比方说吧，星期日，上森林里去兜兜——哦，那可妙极啦。”

“当然罗，”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不过这实际上是为了业务。咱们不能四处游玩，把车上弄得全是泥浆！”那会儿，他正想着这辆漂亮的小轿车在他的病人们心里所会起的影响。

但是主要的影响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下一个星期四，他从格林街十七号甲的铁格子厚玻璃门里走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佛瑞第·汉姆逊。

“你好，汉姆逊，”他漫不经心地喊了一声，一面瞥见汉姆逊脸上的神色，禁不住感到一阵得意。起先，汉姆逊简直不大认识他了。安德鲁招呼他的时候，他脸上的惊奇神色虽然逐渐在消失，却明显地还有点儿迷惑。

“哟，你好！”佛瑞第应了一声。“你在这儿干吗？”

“瞧病，”安德鲁把脑袋朝十七号甲那边一回，说。“乔·勒·罗依的女儿现在专请我瞧病。”

“乔·勒·罗依！”

单这一声喊叫对曼逊就大有价值。他以车主的身份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漂亮、崭新的小轿车车门上。

“你往哪里去？要不要我把你带去？”

佛瑞第很快地定住了神。他难得会惊慌失措，就是偶尔有点儿慌乱，也决不会持续上多久。说真的，半分钟，他对曼逊的看法，他对于怎样利用曼逊的整个儿意见，已经起了急遽的、意想不到的变化。

“好，”他很亲热地笑着说。“我要上班廷克街——上艾妲·薛林顿的疗养院去。原想走走好使我这胖子瘦点儿。不过现在，我就坐进来跟你一块儿走吧。”

他们驶下邦德街① 的时候，两个人有好几分钟都没有作声。汉姆逊正在拚命思索。他满怀热情地把曼逊欢迎到伦敦来，因为他希望曼逊或许偶尔可以给他送个三几尼的会诊病人到安妮王后街去。可是现在，他的老同学的变化，这辆汽车，以及最最了不起的，他提到乔·勒·罗依的这件事——这个姓名对他比对安德鲁更有无限的世俗意义——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再说，曼逊还有些很冠冕的资格，那也很有用，非常有用。佛瑞第狡黠地朝前看去，瞧出自己和安德鲁合作的一个较好的基础，一个总的说来更有利的基础。当然，他得小心着手，因为曼逊是个性气急躁、琢磨不定的家伙。他于是说道：

“你何不跟我一块儿进去会会艾妲呢？她是个值得认识认

① 邦德街(Bond Street)：伦敦牛津街和皮卡得利间的一条通衢。

识的人，尽管她经营的是伦敦最糟的疗养院。哦！我可不知道！也许，她这儿跟其他人的一样好。她的费用的确收得大了一点儿。”

“是吗？”

“跟我进去瞧瞧我的病人。她并没有什么道理——就是雷本老太太。艾伏瑞和我在对她做几个试验。你不是对肺科大有研究吗？来，替她检查一下胸腔。她一定挺高兴的。而且你还可以落个五几尼。”

“什么！——你是说——？她的胸腔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大毛病，”佛瑞第笑着说。“别显得这么惊慌！她大概有点儿老年人的支气管炎！她会乐意见你的！我们在这儿就是这样。艾伏瑞一个、第德曼一个、我一个。你其实也应该加入，曼逊。这会儿，咱们且别谈这些——对，就在前边第一道街口那儿！——不过这种做法会使你大吃一惊的。”

安德鲁在汉姆逊指点的那所屋子的门前把车停下。那是一所普通的都市住宅，高大而狭窄，显然根本没打算当作目前这种用途的。说真的，面临着这条热闹街道，车马喧阗，行人熙攘，我们很难想象随便哪个病人在那儿会得到清静。它看去正是个造成神经衰弱的地方，而不是个治疗神经衰弱的地方。安德鲁在和汉姆逊踏上台阶朝大门口走去的时候，把这种看法向他说了。

“我知道，亲爱的朋友，”佛瑞第欣然而恳切地表示同意。“不过疗养院都是这样。西区这块小地方满都是疗养院。你瞧，咱们也要它们对咱们方便。”他咧开嘴笑了。“它们要是设在郊外哪个清静的地方，那倒是很合理想的，但是——比方说吧——哪位外科大夫肯每天乘车走上十英里的路花上五分钟去瞧瞧他的病人呢！哦！你慢慢就会知道我们西区的这些小病房啦。”他在他

们走进去的那个狭门道里站住。"你注意，这些疗养院里都有三种气味——麻醉剂、菜肴和排泄物的——很合理的次序——对不住，老兄！现在，来会会艾妲吧。"

他以熟悉路径的人的神气领头走进了底层的一间逼窄的办公室，一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紫红色制服，戴着一顶浆硬的白头巾坐在一张小办公桌面前。

"早，艾妲，"佛瑞第用介乎谄媚和亲热之间的声音喊着。"在算帐吗？"

艾妲抬起眼来，瞧见是他，很和蔼地笑笑。她身个儿又矮小又结实，精力非常充沛。但是她的红润的脸上却厚厚地敷了一层粉，结果皮肤变成了紫红色，几乎跟她制服的颜色一般无二了。她有着一种鄙俗的生气蓬勃的外表，一种圆滑而幽默的外表，一种胆量很大的外表。她的牙齿是假的、不合口的；头发已经斑白。不知怎么，人们总会觉得她语言粗鄙，认为她最好是去做一家第二流夜总会的女店主。

然而艾妲·薛林顿的疗养院却是伦敦最时髦的疗养院。上流社会的妇女、赛马迷、名律师、外交家和一部分贵族全到艾妲这儿来。你只要拿起日报就可以看到，又有一个舞台上或是银幕上名噪一时的灿烂的青年人把她的盲肠安安稳稳地留在老妈妈艾妲的手里了。她给所有的护士全穿上一件淡紫红的制服，每年给她的管酒的职员两百镑，给她的大厨师四百镑。她向病人们收取的费用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一间病房每星期收四十几尼，并不算个离奇的数目。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额外费用，药剂师的帐单——常常是好多镑——夜晚的特别护理费、手术室使用费等等。要是你跟艾妲争论起来，她总有她的一句答复，往往还添上一个很不客气的形容词。她有她的苦处，她得付佣金，

还得拿出一部分来给别人，所以常常，她反而觉得是她给人家剥削了。

艾妲很喜欢年轻的医师们，她很高兴地欢迎着曼逊。这时，佛瑞第从旁唠唠叨叨地说道：

"好好瞧瞧他。他这就要给你送上许多病人来，使你这儿挤得只好去租用广场大饭店啦。"

"广场大饭店的客人挤得住到我这儿来，"艾妲意味深长地把头点点。

"哈！哈！"佛瑞第大笑起来。"这句话挺妙——我得把这句话告诉老第德曼去。保罗准很欣赏。来，曼逊，咱们到上边去吧。"

那个只够斜放一张活动担架床的狭小的电梯，把他们载到了四层楼上。走道很逼窄，许多托盘全放在门外边，瓶里的鲜花在闷热的空气里蔫萎枯谢。他们走进了雷本太太的房间。

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身体斜靠在枕头上，静等着医师来诊视，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纸，上边写了一些夜晚感到的症状和几句她想询问的话。安德鲁很确切地断定，她是患了老年人的忧郁症，是夏科① 所谓的 malade au petit morceau de papier② 。

佛瑞第坐在她床边，一面跟她谈着，一面搭了下她的脉——没别的。他听她说上一气子，又高高兴兴地安慰了她一番。他告诉她，下午，艾伏瑞先生要带着某些极科学的试验的结果来瞧她。接着，他请她让他的同道，肺科专家曼逊医师给她检查一下

① 夏科 (Jean Martin Charcot, 1825—1893)：法国内科医师、医学家。

② 法文，意思是"小纸条上的疾病"。

她的胸腔。雷本太太非常乐意。她对于这些全很喜欢。安德鲁后来才知道，她找汉姆逊治病已经有两年了。她很有钱，没有亲戚，所以专把时间均匀地消磨在高尚的私家旅馆里和西区的疗养院里。

“嗐！”他们离开那间病房后，佛瑞第大声说。“你不知道这位老太太对我们是座多么好的金矿。我们打她那儿采到了不知多少块金砖。”

安德鲁没有答话。这地方的气氛使他有点儿厌恶。那位老太太的肺部压根儿没有毛病，全亏了她望着佛瑞第的那种动人的感激神色，才使这件事没显得完全不正当。他极力想说服自己。他干吗要这样拘泥呢？要是他再固执己见、不肯随和，那他自己就绝对无法成功了。而且佛瑞第给他这个机会来检查一下这位病人，原是一番好意。

他很亲热地跟汉姆逊握了握手，才坐进他的小轿车去。那个月底，当他收到雷本太太寄来的一张字迹端正的五几尼支票——附带还表示了一下她衷心的感谢时，他已经嘲笑起自己傻里傻气的顾虑了。这时候，他很喜欢接受支票，而使他极端满意的是，愈来愈多的支票正涌向他这儿来。

七

他的业务起先已经很有起色，这会儿竟然四方八面象充电般迅速地扩大开来，它的结果便是使曼逊更迅速地随波逐流而去。就某种意义上讲，他成了自己的坚强个性的牺牲者。他早先一直很穷。过去，他的固执的个性只给他带来了失败。现在，他可以凭物质上的惊人成功来为自己表白一下了。

在他到劳里埃商行去瞧过那次急诊以后不久，温奇先生跟他十分令人满意地会谈了一次。从那以后，劳里埃商行更多的低级店员，甚至有些高级店员，都来找他治病了。她们找他多半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小毛病，可是这些姑娘一来以后，竟然常常跑来，这是很可怪的——他的态度老那么和蔼、愉快、活泼。安德鲁门诊处里的收入扶摇直上。不久，他便叫人把屋子的正面重新油漆了一下，又由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承揽——这种公司全都热切地愿意帮助年轻的开业医师扩大他们的收入——把他的门诊处和诊疗室里重新换上了一张新卧榻、一张弹簧转椅、一辆橡皮轮的小敷料车，以及种种雪白的搪瓷和玻璃的精致的医用小橱。

新漆成奶油色的屋子、他的汽车和这些灿烂的新设备，这股子明显的兴旺气象，不久便传遍了邻近一带，把许多以前的"好的"病人又给引回来了。他们早先是找福依医师瞧病的，可是等那位老医师和他的诊疗室渐渐变得暗淡无光以后，他们便一个个再也不上门来了。

从前的那种彷徨等待的日子就安德鲁说来已经结束了。晚门诊的时候，他非得全力应付才能维持。大门的门铃玎玲玲地响着，门诊处的门不住地"咿咿哑哑"，前前后后尽是等着他的病人，使他在门诊处和诊疗室之间忙来忙去。下一步不可避免地来了，他非得另想出一套方法来节约时间。

"听着，克里丝，"有天早上他说。"我刚想到一个办法，在忙的时刻可以给我节省不少时间。你知道——我在门诊处里瞧完一个病人后，总得回到屋子里来配药。这平时总得使我花掉五分钟。时间浪费得太厉害啦——我原可以利用这时间很快地瞧掉一个等在诊疗室里的'好的'病人的。嗨，你知道我的新方法

吗？打今儿起，你就是我的药剂师啦！”

她吃惊地蹙起眉头瞅着他。

“但是我对配药一点儿都不懂呀。”

他宽慰地笑笑。

“这没关系，亲爱的。我已经准备下了两三种挺不错的成药。你得做的不过是把药瓶里给装满，贴上纸条，包了起来。”

“但是——”克里丝婷的眼睛里露出了困惑的神色。“哦！我很想给你帮忙，安德鲁——只是——你当真认为——”

“你瞧不出吗，我非这样不可啦？”他把目光躲避开她，很生气地一口把剩下的咖啡喝光。“我知道在阿伯拉劳的时候，我对医学老爱说上些大话。那都是理论！现在，我是——我是个注重实际的内科大夫了。再说，劳里埃的那些姑娘们都不过是有点儿贫血。一剂好的含有铁质的药不会对她们有什么害处的。”她还没来得及答话，门诊处门铃的玎玲声已经把他给唤走了。

从前，她便会抱定自己的主张和他争论，可是现在，她很伤感地默默想着，他们初婚后的恩爱已经衰退了。她已经不再能影响他，左右他了。他正在一个劲儿地向前冲去。

从那天起，遇到门诊特别忙的时刻，她便站在配方处那个小角落里，等着他在“好的”病人和门诊处的病人之间匆忙地奔来奔去时，紧张地喊上一声：“铁剂！”、“白合剂！”、“祛风药！”，或是什么别的，要是她说铁剂已经用光了，他就会急躁而大有深意地咆哮道：“随便什么！真该死！随便什么都成！”

门诊常到九点半以后才结束。接下来，他们便算帐，福依医师的那本厚厚的总帐。他们盘下这个诊所来的时候，福依医师的那本帐簿还只用了一半。

“啊呀！今儿真够忙的，克里丝！”他志得意满地望着克里丝

婷说。"你记得我第一次收进那可怜的三先令六便士吗？我那会儿就象个心神不定的小学生似的。唔，今儿——今儿，咱们收进了八镑多现金。"

他把那些钱，沉甸甸的一堆堆银币和几张钞票，收进福依医师早先用作钱包的那只安放"南非白人牌"烟草的小口袋，把它锁在办公桌的当中抽屉里。他继续使用这个旧钱包，就跟他用那本帐簿一样，为的是接下福依的好运气。

说真的，他现在已经把早先的疑虑全部忘却，大夸赞起自己盘下这个诊所的聪明得计了。

"咱们各方面都弄得好极啦，克里丝，"他兴冲冲地说。"一所挣钱的门诊处和一批可靠的中产阶级的病人。我在这上边还正建立起第一流的会诊医师业务来。你留神瞧着咱们正在朝哪个方面走。"

到十月一日，他已经能叫她把屋里的陈设换上新的了。那天早门诊以后，他用了一种新的态度悠然自得地说道：

"我希望你今儿上西区去一趟，克里丝。到哈德孙去——再不，就到奥斯特雷去，要是你喜欢那儿的话。到最好的铺子去。把你需要的新家具都给买来。买两套新的卧房家具、一套客厅家具，把需要的都给买来。"

她默默地瞥了他一眼，他正笑嘻嘻地在点香烟。

"这是多挣俩钱的一件快活事，使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别认为我鄙俗。啊呀，不！在咱们的苦日子里，你一直是个多么好的小人儿，克里丝。现在，咱们开始过好日子啦。"

"就去打奥斯特雷那儿订上一些昂贵的漂亮家具和——和三件一套的鬃毛沙发吧。"

他没听出她音调里的沉痛意味，反倒呵呵笑了。

“对，亲爱的。这正是咱们把里金西的这批旧的废料扔掉的时候啦。”

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睛。她骤然怒恼起来，说道：

“你在阿伯拉劳并没认为它们是废料。现在，它们依旧不是废料。哦！那些才是真正的日子，那些才是快活的日子！”她给一阵呜咽哽噎住，回过身走出房去了。

他惊讶失色地瞪眼望着她的后影儿。近来她的脾气很古怪——琢磨不定，沮丧忧郁，往往还会骤然尖刻得莫名其妙地吵闹起来。他感到他们彼此正在互相疏远，正在失去早先一直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神秘的融洽，那种深情款款的伉俪之情了。嗐！这可不是他的过错。他一直在尽心竭力。安德鲁忿忿地想着，她对他的成功压根儿就不当回事，不当回事。但是他没有工夫多去细想她的举动的不合理、不近情。他眼前有一大单子的出诊，而且因为那天是星期二，他一向还得到银行去一趟。

每星期，他经常到银行去两次，把款子存进帐户里去，因为他知道把现款放在办公桌里是不妥当的。他禁不住要拿现在上银行去的高兴，和那次在布雷纳力的经历互相对比，那会儿，他还是个穷困的小助理，受到阿留林·里斯的侮辱。现在，这位经理魏德先生总是热忱而奉承地满脸含笑，有时候还请他到经理室去抽上一支香烟。

“大夫，要是我这么说您不见怪的话，您业务做得真不错。我们这儿很可以满足一位相当稳健而又善于经营的大夫的需要。就象您这样，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大夫。咱们那天谈的那些南方铁路的股票——”

魏德的恭敬不过是舆论全面好转的一个例子。现在，他发觉本区的其他医师乘着小轿车驶过他的车子的时候，也很亲切

地跟他打招呼了。他第一次上医师联合会去的时候，曾经觉得在那儿给弄得象个贱民一样，现在在那年秋天医师联合会的分区会议上，区会的副会长菲礼医师就在早先的那间屋子里欢迎他，奉承他，还递上一支雪茄烟给他了。

“你来了，真太好啦，大夫，”红脸的、矮小的菲礼瞎张罗着。“你赞成我讲的话吗？咱们非得为诊金坚持到底不可。我对夜间的特诊尤其抱着坚决的态度。前一天晚上，我给一个男小孩——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你瞧多怪——叫了起来。‘快来，大夫，’他哭哇哇地说。‘我爸爸在工作；我妈忽然病得挺厉害。’你知道那会儿是早晨两点钟。再说，我以前又从没见过那孩子。‘好孩子，’我说，‘你妈不是我的病人！去给我把半儿尼拿来，那我就去。’他当然就此没有回来。我告诉你，大夫，这一区真糟——”

分区会议后的那个星期，劳伦斯太太打电话来找他。他一向很喜欢她在电话里的那种优雅的闲扯，可是那天，她先提到她丈夫到爱尔兰钓鱼去了，又说她迟些时可能也要到那儿去，接着仿佛是随随便便地，邀他下星期五去吃午饭。

“托比也来。还有一两个人——我想比平常你会见的那种人要有意思点儿。你认识了他们——也许——会有些好处的。”

他把听筒挂上，感到又高兴，又说不出地生气。内心里，他觉得很不痛快，因为她没有邀克里丝婷同去。接着，他渐渐瞧出来，那不是一个社交性的聚会，实际上是一个业务性的聚会。他必需在外边跑跑，结识一些人，特别是参加这顿午餐的那种人。克里丝婷无论如何用不着知道这件事。到了星期五，他便告诉她说，自己跟汉姆逊有个午餐约会，很轻松地跳进车子去了。他可忘了，他原是个最不会撒谎的人。

佛兰瑟丝·劳伦斯的屋子在骑士桥①汉斯广场和威尔顿新月街之间的一条僻静的路上。虽然那所屋子没有勒·罗依的宅子那种豪华气派，可是它的紧凑的风格却同样给人一种富裕的感觉。安德鲁到得很晚，客人多半都已经到了，托比，小说家罗沙·基恩，著名的内科医师、克里莫厂的董事、医学博士、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杜德雷·伦波尔德-布兰恩爵士，旅行家兼人类学家尼科尔·华生和其他几个没那么显赫的知名人士。

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一位桑顿太太的旁边。据她告诉他，她住在莱斯特郡②，偶尔到京里来在布朗大饭店待上一个短时期。他这会儿虽然已经能够从容不迫地应付这种寒暄介绍的客套了，却很乐意在桑顿太太的碎嘴唠叨下恢复自己的安详。桑顿太太以老母亲的口吻，喋喋不休地讲着她女儿茜比儿——罗第安的一个女学生——在打曲棍球时脚上所受的一处伤。

桑顿太太把他的默然静听当作他很感兴趣，其实他一面在听着她唠叨，一面却仍旧设法听上点儿四周的高雅风趣的谈论——罗沙·基恩的尖刻的诙谐，华生娓娓动听地叙述的他最近在巴拉圭内地所作的一次探险。安德鲁很佩服佛兰瑟丝使谈话继续下去的那种悠闲自在的神气，她一面使大伙儿谈笑，一面又耐心地听着坐在她身旁的伦波尔德爵士有分寸地卖弄学识。有一两次，他觉得她眼睛还似笑非笑地、询问般地盯到了他身上。

“当然罗，”华生深为遗憾地笑着结束他的话道，“一个人的最糟糕的经历显而易见地是，跑回家来，正好碰上一次流行性

① 骑士桥(Knightsbridge)：伦敦海德公园旁边的一条大道。

② 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英格兰中部的一郡。

感冒。”

“哈！”伦波尔德爵士说。“那么你也染上了流行性感冒罗。”他清了清嗓子，把夹鼻眼镜夹在那只得天独厚的鼻子上，这样取得了全桌人的注意。伦波尔德爵士在那样的情况里最自在——多年以来，英国广大群众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他身上。二十五年前，伦波尔德使人们大吃一惊地宣布说，人类的肠子有某一部分不只是没用，而且肯定是有害的。数以百计的人于是立刻奔去把那节危险的肠子割掉。伦波尔德爵士自己虽不在那批人中间，可是外科医师们却把那种手术唤作“伦波尔德-布兰恩割除法”，这种名声确立了他的营养学家的声望。从那时以后，他一直出人头地地、顺利地把麦麸食品、酸乳酪和乳酸杆菌介绍给国内。后来，他发明了“伦波尔德-布兰恩咀嚼法”。这会儿，除了在许多公司董事会里的活动外，他还给著名的瑞雷餐厅的各家联号开列菜单：“来呀，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让医学博士、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伦波尔德-布兰恩爵士帮你们挑选富有热卡的食品吧！”比较正派的医疗人员嘟嘟囔囔抱怨他的可不少，他们认为伦波尔德爵士好几年前就该从医师登记簿上给除名了。对于这一点，答复是很明白的：没有伦波尔德爵士，那登记簿还成个什么样子呢？

那会儿，他象慈父般地望着佛兰瑟丝说：

“新近这场流行病的一个最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克里莫琴所发挥的惊人的医疗效用。我得到机会在我们公司上星期召开的会议上把这话说了。我们——哎！——对流行性感冒竟然还没有个治疗方法。在缺乏治疗方法的时候，抵抗它的猖獗侵袭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身体内部培养起一种高度的抵抗力，一种防止这毛病侵入的不可缺少的防御力。我那天偶然还说，我自以为

说得挺不错，我们已经，不是在豚鼠身上——哈！哈！——象实验室的朋友们那样——而是在人身上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克里莫琴在组织和助长人体内部不可缺少的抵抗力方面所起的显著的作用。"

华生很奇怪地笑着回过身来问安德鲁道："您觉得克里莫的产品怎样，大夫？"

安德鲁冷不防给人这么一问，竟然说道：

"吃随便什么别的都跟吃脱脂牛奶一样好。"

罗沙·基恩很赞成地飞快斜望了一眼，竟然毫不客气地呵呵大笑起来。佛兰瑟丝也笑了。伦波尔德爵士慌忙把话题转开，滔滔地叙说他新近以北方医学联合会客人的身份到特罗萨克斯[1]去的游历了。

除此以外，那顿午餐吃得非常融洽。安德鲁后来也毫无拘束地加入谈话。在他从客厅里告辞出去之前，佛兰瑟丝跟他单独谈了几句。

"你在诊疗室外边，"她低声说，"的确也挺出色。桑顿太太净顾着跟我谈你，连咖啡都没喝成。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觉得你已经把她装进袋子里，成了你的病人了——是这么个说法吗？"

他耳朵里鸣响着这句话，回到家去，心里觉得这次活动对他只有好处，而对克里丝婷也没有什么坏处。

可是第二天早晨十点半的时候，他很不愉快地吃了一惊，佛瑞第·汉姆逊打电话来给他，很轻快地问道：

"昨儿的午餐吃得挺乐吗？我怎么知道？嗨，你这家伙，你没瞧见今儿早晨的《论坛报》吗？"

---

① 特罗萨克斯(the Trossachs)：苏格兰珀思郡的一个景色幽美的溪谷。

安德鲁觉得很狼狈，立刻跑进候诊室去，他和克里丝婷看好报以后，总放在那儿。他拿起《论坛报》——一种比较著名的每日画报——又瞧了一遍，蓦地吓了一跳。先前，他怎么会没瞧见的？在专登社交简讯的那一版上，登着一张佛兰瑟丝·劳伦斯的照片，下边附有一段叙说前一天午餐会的记载，他的名字也在来宾中间。

他满脸懊丧地把那一张悄悄从其他各张里抽出来，揉成一团，扔进炉火里去。随后，他才意识到克里丝婷已经瞧过这份报了。他懊恼得皱起眉头来。虽然他硬认为她准没瞧见这段讨厌的记载，他却愁眉苦脸地走进诊疗室去。

但是克里丝婷确实已经看见这一段了。经过一刹时的惊讶以后，她心里感到异常痛苦。他为什么不告诉她呢？为什么？为什么？他去参加这个无聊的午餐会，她本不会当回事的。她极力安慰自己——这太不相干了，不值得使她这么愁苦。可是她却很苦闷地瞧出来，这件事的含义可不能说是不相干的。

等他到外边去出诊的时候，她企图在家里继续做她的活儿。但是她办不到。她迷迷茫茫地走进他的诊疗室，从那儿又走进了门诊处，胸口一直感觉到那种抑郁的苦闷。她于是杂乱无章地打扫着门诊处。在办公桌旁边，放着他的那只旧皮包，那是他的第一只皮包，还是他在布雷纳力用的，他曾经提着它走过那些小街，带着它到矿井下边去瞧急诊。她不胜亲切地抚摸着它。现在，他有一只新皮包，一只漂亮点儿的皮包了。这是他那么热狂地追求着，而她心里那么猜疑不信的这种较好的新业务的一部分。她知道设法去跟他讲自己多么为他担忧是没用的。他现在脾气很不好——是他内心矛盾的迹象——她只要说上一句，就会惹得他火了起来，顿时引起一场争吵。她非得尽心竭力从别的

方面来设法才行。

那会儿是星期六上午，她早答应了佛洛瑞，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带她一块儿去。佛洛瑞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克里丝婷很喜欢她。那当儿，她听见佛洛瑞由她妈打发上来，正站在地窨子的楼梯口候着。她穿了一件新外衣，干干净净的，完全准备齐整啦。星期六，她们常这样一块儿出去。

她到了外边反而觉得畅快点儿，那孩子拉着她的手，她们一块儿沿着菜市走去，她跟熟识的小贩们聊聊，买了一些水果和鲜花，煞费心思地想买一件特别好的东西使安德鲁高兴。可是那个创伤还是没有平复。他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她呢？她为什么没给邀请去呢？她想起在阿伯拉劳他们第一次到樊恩家去的时候，她费了多么大气力才硬拖他一块儿去的。现在，情况多么不同了！这是她的不是吗？是她变了，不喜欢见人，变得有点儿厌恶交际了吗？她认为并不是这样。她依旧喜欢会见人，结识朋友，不问他们是谁，是干什么的。就连她和樊恩太太的友谊，都还从经常往来的信件上保持着。

但是按实在说，她虽然觉得受了轻视，很不痛快，她真正关心的却还是他，而不是她自己。她知道阔人跟穷人一样也会生病，他在格林街和五月市[1]跟在西藩街和阿伯拉劳一样，也可以做一个好医师。她并不要他老扎着绑腿，骑在那辆红印第安牌的旧摩托车上，保持着那种雄赳赳的气概。不过她却的确觉得，那些日子，他的理想是纯洁的、高超的，以一道皎洁的光芒照耀着他们俩的生活。现在，这道光芒变得发黄了，就连灯罩都给熏得乌黑。

---

① 五月市(Mayfair)：伦敦海德公园以东的一片时髦地区。

她走进希密特太太的铺子时，竭力舒展愁眉。虽然如此，她发觉那个老婆子还是两眼锐利地盯视着她。停了一会儿，希密特太太喃喃地说：

“你吃得太少啦，亲爱的！你脸色不应当这么难看！现在，你们有辆好汽车，有钱，有一切了。你瞧！我来给你尝尝这个。这挺不错！”

她用手里那把窄长的刀切下一片她的出名的熟火腿，请克里丝婷吃了一客软和的三明治。同时，她又给佛洛瑞一块冰冻的点心吃。希密特太太话就说得没停。

“你要点儿李普陶厄乳酪吧。大夫先生——他吃了好多磅我的乳酪啦，一直就没吃腻过。哪天，我得请他给我写张推荐信放在橱窗里。这就是使我出名的乳酪——”希密特太太格格地笑了。她一个劲儿地说下去，直说到她们离开了她。

到了铺子外边，克里丝婷和佛洛瑞站在人行道边上，等着站岗的警察——就是他们的老朋友史特剌塞斯——挥手让她们过街。克里丝婷一手紧紧拉住佛洛瑞的胳膊，怕她任性胡跑。

“你得随时当心这地方来往的车子，”她告诫说。“要是你给车撞了，你妈会怎么说呢？”

佛洛瑞嘴里塞满了没吃完的点心，把这看作了一个大笑话。

最后，她们回家来了。克里丝婷把买的东西全给打开。她在前房走来走去，把买来的青铜色菊花插在花瓶里。这时候，她不禁又伤感起来。

突然，电话铃响了。

她忙去接电话，脸上很平静，嘴唇微微抿着。她去了大约五分钟。等她回进房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变了，眼睛亮晶晶的很兴奋。每隔一会儿，她就朝窗外张望，急切地巴望安德鲁回来，

沮丧的心情被刚收到的好消息打消了。这消息对他非常重要，真的，对他们俩都非常重要。她起了一种快乐的信念，认为没有别的能比这件事再吉祥的了。人们不可能公布出一种比这更好的解毒剂来消除“轻易成功”的那股子毒性。再说，这对他也是这么一个高升，这么一个真正的进展。她急切地又走到窗口去。

等他回来的时候，她简直忍耐不住了，直跑到门道里去迎着他。

“安德鲁！我接到罗勃特·阿贝爵士打来给你的电话。他刚打电话来的。”

“真的吗？”他乍瞧见她，脸上露出了内疚不安的神色，听到这话才又显得开朗起来。

“真的！他亲自打电话来找你。我告诉他我是谁——哦！他真太好啦——哦——哦！我跟你讲得多么乱七八糟。亲爱的！他们就要——立刻就要——派你在维多利亚医院门诊部里工作啦！”

他的眼睛里缓缓地充满了称心满意的兴奋光彩。

“嘿——这可真是好消息，克里丝。”

“是吗，是吗？”她快活地喊着。“又干你自己的工作啦——又有机会做点儿研究工作——你在矿业病研究委员会想做而做不到的一切——”她张开胳膊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拥抱起他来。

他低下脸来望着她，被她的爱情、她的温厚无私的挚爱说不出地感动了。顷刻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

“你是个多么好的人儿，克里丝！我——我多么粗鄙！”

八

下个月十四日，安德鲁在维多利亚胸腔医院的门诊部开始

看门诊了。他门诊的日子是星期二和星期四，时间是下午三点到五点。这跟他从前在阿伯拉劳到门诊处去的日子恰巧一样，只不过现在，来找他看的专门是肺和支气管的病例了。他心里暗自很得意，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医疗协会的助理医师，而是伦敦一所最悠久、最著名的医院中的顾问医师了。

维多利亚医院毫无疑问是历史悠久的。它座落在白特西①，在泰晤士河附近的许多条肮脏的街道之间，就连在夏天，也难得受到阳光的煦照，至多也不过偶尔有上一线微光。到了冬天，想要把病床推到上边去的那些阳台，又多半给河上的雾气笼罩着。在屋子那阴暗的、剥落的正面，有一块红白二色的招牌，似乎是碍事的、多余的：维多利亚医院很有倒坍的危险。

安德鲁去的那个门诊部，有一部分还是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说真的，林特尔·霍奇斯医师——一七六一年到一七九三年门诊部的内科顾问医师——用过的研杵和研钵还很夸耀地陈列在门道里一只玻璃橱里。没砌瓷砖的墙壁全油漆成了很别致的深绛色，高低不平的走道里尽管极其干净，却毫不通风，因此满墙都是气汗水，所有的房间里都有一股年深日久的霉湿味。

安德鲁第一天到那儿的时候，跟着高级顾问医师尤斯泰士·托罗谷德②四处走了一下。托罗谷德医师是一位年长的、愉快而精细的五十来岁的人，身材相当矮小，态度温和恳切，蓄着一小撮灰白的皇帝髭③，很有几分象一个和蔼可亲的教会执事。他在医院里有他负责的病房。根据当时的制度——已往传

① 白特西(Battersea)：伦敦南部的一个大公园，这里指的是公园附近的地区。

② 托罗谷德(Thoroughgood)：原字有"好极"的意思。

③ 见第147页注②。

统的残余——他还得为安德鲁和另外一位低级顾问医师密力干"负责"，他对已往的这一套真熟悉得令人觉得怪有趣的。

那天，他们在医院各处兜完之后，他把安德鲁带进底层那间长长的休息室去。虽然那会儿还不过四点钟，那儿的电灯已经亮上了。一炉熊熊的火在铁格里燃烧着；亚麻布覆着的墙壁上挂着本院一些著名医师的肖像——林特尔·霍奇斯医师肥头胖脑地戴着假发，高踞在壁炉台上那块荣誉的地方。这纯粹是过去鼎盛时代的遗物。从托罗谷德医师微微扩张的鼻孔看来，他——虽说是个独身汉和教堂执事般的人物——爱它就象爱自己的子女一样。

他们跟院里的其他人员很愉快地举行了一次茶会，吃了不少抹上黄油的烤面包。安德鲁觉得住院医师们都是些很不错的青年人。但是他一面注意到他们对他和托罗谷德医师的那份恭敬，一面却禁不住好笑地想到，没几个月以前，自己为了尽力把病人送进医院，时常跟另外一些"蛮横的小子们"发生冲突。

他身旁坐着一个年轻人，一位瓦伦斯医师。他曾经到美国去花了一年工夫跟着梅俄弟兄[1]进行研究。安德鲁和他谈起那所著名的私立医院和它里边的制度，接着安德鲁突然很感兴趣地问他，他在美国的时候，有没有听说到史迪尔曼。

"听说过，当然听说过啦，"瓦伦斯说。"他们那儿很重视他。不错，他没有学位证书，不过非正式地，他们现在已经算是承认他了。他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绩。"

"你去瞧过他的医院吗？"

---

[1] 梅俄弟兄：指美国外科医师 William James Mayo (1861—1939) 和 Charles Horace Mayo (1865—1939)弟兄。

"没有，"瓦伦斯摇摇头。"我没有到俄勒冈去。"

安德鲁停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再说下去。"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出色的地方，"他终于这么说了。"我碰巧跟史迪尔曼有过好几年的联系——他开头写了封信给我，为了我在《美国卫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瞧见过他的医院的照片和详图。你简直想不出一个比他那儿更理想的地方来治疗你的病人啦。地势很高，在一片松树林当中，跟外界隔绝，有玻璃棚的阳台，还有一种调节空气的特别设备，保证空气绝对纯洁，冬天也能保持一定的温度。"安德鲁兀地停住，对自己的过分热切觉得不很合适，因为大伙儿谈话一停，他说的一切全桌的人都听见了。"当你想到咱们伦敦的情形，那似乎是一个没法达到的理想啦。"

托罗谷德医师严肃而淡淡地笑了笑。

"我们伦敦的大夫一向在伦敦的这种情况下也干得挺不错，曼逊大夫。我们也许没有您所说的那种外国设备，但是我敢说我们的稳健的、经过多次试验的方法——尽管外表没那么好看——却也收到了同样满意的、也许更持久的效果。"

安德鲁垂下眼来，没有答话。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新来的人，那样公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很欠斟酌的。托罗谷德医师为了表示他不是存心奚落，接着便令人惬意地把话岔开了。他谈起杯吸法的放血技巧，因为医学史早就是他特别感觉兴趣的一门学问了，他对于伦敦古代的外科医师兼理发师的掌故知道得很多。

他们站起身来的时候，他欣然地对安德鲁说道：

"我有一套真正的放血器。哪天我一定得给您瞧瞧。杯吸法现在过时啦，真可惜。它从前是——现在依旧是——一种促成对抗刺激的挺好的方法。"

除了第一天的这场小辩驳外，托罗谷德医师显示出来，他是一位体贴的、有益的同事。他还是个稳健的内科医师，可以说是一个精确的诊断家，经常乐意邀安德鲁到他的病房去瞧瞧。但是在治疗方面，他的健全的理智却憎恶一切横岔出来的新玩意儿。他压根儿不肯用结核菌素，认为它的治疗价值还没有完全给证明出来。他对使用气胸也非常谨慎，他的使用率在院里是最低的。不过他对鱼肝油和麦乳精这类东西却极大方，把它们开给所有的病人吃。

安德鲁做起自己的工作来以后，把托罗谷德跟他的辩驳完全忘却了。他暗自想道，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又开始了这项工作，这真好极了。起先，他的确是抱着早先的热情和锐气。

他过去对吸入矿尘引起的结核性损害所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使他把肺结核看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他大致计划过，在应用披耳凯试验的同时，要调查一下初发期的最早的病征。关于这方面，他有大量的资料，因为许多营养不足的孩子都由他们的母亲带到这儿来，大家都知道托罗谷德医师开麦乳精是出名大方的，所以都希望在这方面沾到点儿利益。

可是尽管他竭力想管住自己，他的心却不在这项工作上。他没法恢复调查吸入矿尘问题时的那股子出自衷心的热情了。他心里有着太多的事情，太多自己业务上的重要病例，因此他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也许干脆不存在的含糊不清的病征上。他比谁都知道，要好好观察一个病例，需要多长的时间。而他老是匆匆忙忙。这是一种没法回答的论点。不久，他便想出了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按人力来说，他干脆就没法兼顾。

到门诊部来看病的穷人对他的要求并不大。他的前任似乎是一个粗暴的人，只要他药开得大方，偶尔说上一句玩笑话，他

在人缘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跟地位和他相等的密力干医师也相处得很好。没多久，他便采取了密力干应付经常来就诊的病人的方法。门诊一开始，他总先把他们聚到一块儿，邀到桌子面前来，很快地在他们的卡片上批上几个大写字母①。在他潦潦草草地批上"重用合剂"的时候，他可没时间去回想到，自己以前是怎样嘲笑这种老调儿的。这会儿，他正一帆风顺地朝着有声望的顾问医师的大道在迈进。

九

他接下维多利亚医院门诊工作六星期后的一天，正跟克里丝婷坐在那儿吃早饭的时候，拆开了一封盖着马赛邮戳的来信。他不相信地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嚷起来了。

"是丹尼写来的！他在墨西哥到底待厌啦！据他说，他要回来住定下——我得等瞧见了才能相信！不过，喝！再瞧见他倒真不错。他离开有多久啦？似乎好多年啦。他打中国兜回来。报在你那儿吗，克里丝？瞧瞧'奥瑞达号'多会儿进口。"

她对这个意外的消息和他一样高兴，不过她高兴的原因却跟他大不相同。克里丝婷对她丈夫具有一种强烈的母亲般的关怀，一种古怪的卡尔文式②的爱护。她一直瞧出来，丹尼，说真的，还有比丹尼稍许差点儿的霍浦，对他都具有有益的影响。现在，他似乎正在改变，所以她更加关切，更加留神。他们刚收到

① 指下文"重用合剂"的英文缩写而言。

② 卡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他认为上帝超度某些灵魂，而对其他一些灵魂则永加处罚。

这封信，她心里立刻便在那儿盘算，筹划举行一次宴会，使这三个人可以聚到一块儿。

“奥瑞达号”抵达蒂尔伯雷①的前一天，她提起了这件事。

“我不知道你觉得好不好，安德鲁——我想在下星期请客吃顿便饭——就只请丹尼和霍浦。”

他有点儿惊讶地望着她。由于他们彼此情感上新近存在有一种模糊的不自在的暗潮，听她忽然提起请客是很奇怪的。他于是回答道：

“霍浦大概在剑桥。我和丹尼不如上外边哪儿去吃吧。”接着，他瞧见她的脸色，连忙随和下来。“哦！也好。就订在星期天吧，那天晚上大伙儿都方便。”

下星期日，丹尼来了，身体比早先更结实，脸和脖子的颜色也比早先更显得象红砖似的。他样子老成了点儿，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难缠，态度也似乎比较安详。不过他还是早先的丹尼，跟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

“这是一所很气派的屋子。我该没走错吧。”接着，他一本正经地微微偏过身来，冲着克里丝婷问道，“这位衣服这么漂亮的先生是曼逊大夫吗？我要是早知道这样，准给他带只金丝雀来啦。”

过了一会儿，他坐下来，谢绝了喝酒。

“不！我现在是个单喝莱姆汁的人啦②。听起来也许挺怪，不过我可要下定决心，振作一下了。我已经有点儿厌倦那片辽

① 蒂尔伯雷(Tilbury)：伦敦郊外泰晤士河上的一处码头，在艾萨克斯郡境内。

② 原文是 I'm a regular limejuicer now，系俚语，有“我现在是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啦”的意思。莱姆是柚的一种，极象柠檬。

阔的、星光灿烂的天空了[1]。要喜欢这个该死的国家，最好的办法便是上海外去一趟。"

安德鲁亲热而责怪地打量着他。

"你当真应该安定下来了，你知道，菲力普，"他说。"你到底已经快四十啦。有着你这样的本事——"

丹尼两眼从眉毛下边很奇怪地瞥了他一眼。

"别这么一本正经的，大教授。我哪天还会做几套戏法给你瞧瞧。"

他告诉他们，他运气还不错，已经奉派去做南哈福德郡医院[2]的外科主任了，年俸有三百镑，还供给膳宿。当然，他并不把那看作是终身职业，不过那儿倒有不少手术可做，他可以借此磨练一下他的外科技术，往后再瞧瞧有什么别的工作可做。

"不知他们怎么会把这工作派给我的，"他说。"这一准又是认错了人啦。"

"不，"安德鲁有点儿迟钝地说。"这是因为你的外科硕士学位，菲力普。有个这种第一流的学位，你上哪儿都成。"

"你把他[3]怎么啦？"丹尼抱怨说。"他说起话来不象跟我一块儿把那条阴沟炸掉的那小子了。"

这当儿，霍浦到了。他早先从没会见过丹尼。可是五分钟就够使他们俩互相了解啦。五分钟后，他们去吃饭的时候，霍浦和丹尼已经因为共同奚落曼逊，而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当然啦，霍浦，"菲力普把餐巾打开的时候，很伤感地说。

---

① 指海上生活。

② 哈福德郡(Hertfordshire)：英格兰内陆的一郡。

③ 指曼逊，意带戏谑。

“你在这儿别指望吃到多少东西。哦，不！我跟他们认识多年啦。在大教授变成满身羊毛的①西区居民以前，我就认识他。他们上次因为饿坏了他们的豚鼠，给人家打家里轰了出来。”

“我平时口袋里总带一片薄薄的咸肉，”霍浦说。“这是上次到吉钦耿加去的时候，打比莱·柏顿斯那儿学来的习惯。不过倒楣的是，我没鸡子儿啦。我母亲的鸡这会儿不生鸡子儿。”

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说了不少这样的话——丹尼的在场似乎使霍浦变得特别爱开玩笑——但是渐渐地，他们安定下来，好好谈天了。丹尼讲了一些他在南方各国②的经历——他说了一两个黑人的故事，惹得克里丝婷嘻嘻直笑。霍浦给他们细说了一下委员会里最近的活动。温尼终于把他处心积虑的肌肉疲劳试验推动起来了。

“这就是我这会儿在做的工作，”霍浦愁眉苦脸地说。“不过谢天谢地，我的奖学金再过九个月就满期啦。那么我就可以做点儿事了。我被那些老头儿监督着，老得照着别人的见解做，这可叫我腻烦啦，”——他把音调放低下来，大不敬地模仿道——“‘这一次你给我找出了多少肌乳酸③，霍浦先生？’我想自己做点儿工作。我向上帝祈祷，但愿我自己有所小实验室，那可就好了！”

接下来，象克里丝婷希望的那样，他们谈起了纯医学的问题。饭后——尽管丹尼作了那样担忧的预测，他们却吃了两只大鸭——咖啡端进来的时候，克里丝婷要求也跟他们一块儿坐

---

① 因为曼逊身上的衣服都是毛织品，所以这么说。

② 指中美洲各国。

③ 肌乳酸(sarcolactic acid)：人体内新陈代谢的物质，存在于肌肉里。

坐。虽然霍浦告诉她，他们的谈话会使太太小姐们听起来很不入耳的，她却仍然坐在那儿，胳膊肘儿撑在桌上，两手托着下颏，默默地听着，忘却了一切，眼睛恳切地盯在安德鲁的脸上。

起先，他显得呆板、沉默。虽然再见到菲力普的确是一件快事，但是他觉得他的老朋友对他的成功有点儿淡焉漠焉，不当回事，甚至微微有点儿冷嘲热讽。不论怎么说，他到底自己搞得很不错，是不是呢？丹尼又做了——不错，丹尼又做了什么呢？霍浦加进来尽力取笑的时候，他差点儿想相当严厉地告诉他们，别老拿他开心了。

现在，既然他们谈到本行，他不知不觉地也给逗得说起话来了。有一刹那，不问他乐意不乐意，他从另外两个人那儿受到了感染，于是他跟早先差不离一样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了。

他们那会儿谈到了医院，这使他突然想着把自己对整个儿医院制度的看法倾吐一下。

“我对这问题的看法是这样。”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现在可不是一支便宜的弗吉尼亚[1]香烟，而是从烟盒里取出的一支雪茄烟，那只烟盒是当着丹尼炯炯的目光有点儿羞怯地掏出来的——“整个儿布局都过时啦。你们听着，你们千万别以为我是攻击我自己的医院。我很喜欢维多利亚那儿的情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做出很了不起的工作。主要的是制度问题。除了一味纯良、漠不关心的英国老百姓以外，谁都受不了这种制度——举个例子来说，这就跟咱们的街道一样，干脆是一片没希望的、早过时的大混乱。维多利亚医院要倒塌下来了。圣约翰

---

[1] 弗吉尼亚(Virginia)：美国东部的一州，主要农作物为棉花及烟草。

也是这样——伦敦半数以上的医院都在叫嚷，说他们要倒塌下来啦！我们对这采取了什么办法呢？收上点儿钱。打我们竖在屋子正面的广告牌上捞进几个金镑来：布朗啤酒品质优良。这不挺够呛吗！拿维多利亚来说，要是我们运气好的话，十年以后，我们可以动手造一大排新房子，或是一所护士宿舍——顺带说一下，你们真不知道护士们睡在哪儿啦！可是把老房架给拾掇拾掇有什么用呢？一所肺科医院造在伦敦这样一个嘈杂、多雾的都市中心，又有什么用？——妈的，这就跟把肺炎病人放在煤矿下边一样。其他的医院，还有疗养院，大多数都是这样。它们都设在交通拥挤的闹市当中，房基给地下铁道震得摇摇晃晃，公共汽车驶过的时候，连病人的床都嘎啦啦地直响。要是我身体健康，住进那里边去，我每天晚上也得吃十喱罢避痛①才睡得着。那么想想看，病人腹部动了大手术后，或是患了脑膜炎，热度高到一百零四度的时候，躺在那片嘈杂声里该觉得怎样呢？"

"那么，有什么补救办法呢？"菲力普做出那种以前没有的、惹人生气的神气，扬起一边眉毛问。"成立一个医院联合会，请你做会长吗？"

"别装傻，丹尼，"安德鲁急躁地说。"分散是唯一的补救办法。不，这可不是打书本上瞧来的一句空话，这是从我来到伦敦以后阅历到的一切的结果。咱们的大医院为什么不设在伦敦郊外，比方说吧，十五英里外边的绿化地带呢？拿卞哈姆那样一个地方来说，不过走出去十英里路，可是那儿也就有绿色的乡野、新鲜的空气和幽静的环境啦。别以为交通方面会有什么困难。地下铁道——干吗不能单铺一条专为医院服务的路线呢？——

① 一种安眠药。

一条笔直的、静静的路线，整整十八分钟便可以把你送到郊外卞哈姆那儿去。想想看，我们最快的救护车平均要四十分钟才能接进一个急诊病人，据我看，这就是一个改进。你们也许会说，咱们要是搬动医院，那咱们就夺去了每个区里的医疗机构啦。这是胡扯！门诊部还留在这一区里，医院搬了出去。不过分区服务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大混乱。我初到这儿的时候，发觉在伦敦西区这儿，我可以把病人送进去的唯一的医院，反而是伦敦东区的医院。在维多利亚那儿，也是这样，我们收进各地方来的病人——肯新顿、伊林、墨斯威尔山[①]。目前，我们并没试图划分出一定的区域——大家都涌进来，涌到了市中心。我老实告诉你们俩，那份乱劲儿有时候简直是没法相信的。可是想了什么办法吗？没有，干脆就没有。我们只按着陈旧的老样儿拖延下去，把钱箱摇得嘎啦啦直响[②]，举行旗日[③]，呼吁请愿，让学生扮成小丑来募俩便士。拿欧洲那些新兴的国家来说——他们可真办事。嗐，要是我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做，我就要把维多利亚拆成平地，在卞哈姆重造一所新的胸腔医院，还铺上一条笔直的交通路线。那我可以肯定，咱们的疾病恢复率一定能高起来啦！”

这番话不过是刚开头。随着，他们的谈论便渐渐热烈起来了。

菲力普谈起了他以前的论点——要全科医师从一只黑皮包

---

① 肯新顿(Kensington)：伦敦的一个区，在圣保罗大教堂西南四英里。
伊林(Ealing)：伦敦的一个郊区，在圣保罗大教堂西九英里。
墨斯威尔山(Muswell Hill)：伦敦的一个郊区。

② 募款的意思。

③ 见第248页注。

里掏出一切来，够多么愚蠢，让他把所有的病例都捎在肩膀上又多么糊涂，到了那个皆大欢喜的时刻①，一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专科医师，为了五几尼驾车跑来告诉他，时间已经太晚啦，压根儿再捎不起什么来了。

霍浦十分激动地畅谈了一下年轻的细菌学家的情况，他给夹在商业主义和保守主义当中——一方面是殷勤讨好的药房，他们愿意付给他一笔工资请他制造专利品；另一方面就是由絮絮叨叨、昏聩糊涂的老头儿们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你们想象得出吗？"霍浦气呼呼地骂着，"马喀斯弟兄②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汽车上，里边装了四个独立的转向盘和无数只喇叭。我们矿业病研究委员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他们一直谈到十二点多。接着，出乎意外地，他们发现三明治和咖啡放到了面前的桌上。

"哟，真是的，曼逊太太，"霍浦彬彬有礼地说，这显示出来——用丹尼嘲笑的话来说——他是个心地挺好的青年人。"我们准惹得您讨厌啦。真滑稽，谈话会弄得人多么饿。我得把这向温尼提出来，作为一个新的调查研究方向——说大话说累啦，对胃分泌所产生的影响。哈！哈！这可真是绝对的找岔儿主义！"

霍浦告辞的时候，热切地一再说他那天晚上谈得乐极了。等他去后，丹尼以老朋友的身份多留了几分钟。后来，当安德鲁走出房去打电话叫出租汽车的时候，他很抱歉地取出一条小小的、鲜艳的西班牙围巾来。

---

① 指"病危的时刻"。

② 马喀斯弟兄(the Marx Brothers)：英国滑稽电影演员。

“大教授要是知道了，也许会把我给宰啦，”他说。“这是送给你的。等我安安稳稳地离开以后，你再告诉他。”他拦住不让她道谢，因为就他说来，这是最令人发窘的事了。“很特别，这种围巾怎么会都出在中国。它们实在并不是西班牙货。我这是经过上海的时候买的。”

接下来，静了一会儿。他们听见安德鲁从门道里电话那儿走回来了。

丹尼站起身来，和蔼的、眯起的眼睛避开了她的眼睛。

“你知道，我用不着为他过分担心。”他笑了笑。“不过咱们非得尽力，对吗？尽力使他回到布雷纳力的标准上去。”

一〇

复活节，学校开始放假的时候，安德鲁收到桑顿太太的一封短信，请他到布朗大饭店去瞧瞧她的女儿。她在信里很简单地告诉他，茜比儿的脚还没有见好，因为上次在劳伦斯太太家她觉得他很关切，所以急于想请他去诊断一下。他给人家这么一捧，心里非常得意，顿时便到那儿去了。

他检查了一下那只脚，觉得情形很简单，只需要早点儿做一次手术。茜比儿那会儿坐在床边上，正把黑色的长统袜穿起来。他直起身，朝着结实的、光腿的茜比儿笑笑，一面把这意思解说给桑顿太太听。

“骨头已经粗啦。要是就这样不治的话，也许会变成一个锤状趾。我建议您立刻去治疗一下。”

“校医也这么说，”桑顿太太并不觉得奇怪。“其实我们已经有准备啦。茜比儿可以住进这儿的一家疗养院去。但是——

嗨！——我挺相信您，大夫。我想请您负责给我们安排一下。您认为该找谁动手术呢？”

这句直截了当的问话，倒使安德鲁为难起来。他的工作差不多全是内科方面的，他会见过许多第一流的内科医师，但是伦敦的外科医师他一个也不认识。突然，他想起了艾伏瑞，于是很快活地说道：

“艾伏瑞先生也许可以给咱们把这手术做一做——要是他得空的话。”

桑顿太太曾经听说过艾伏瑞先生。自然罗！他不就是前一个月，所有的报上都提到过的那位飞到开罗去医治一个日射病病人的外科医师吗？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她认为请他来医治她女儿的腿，是一个极好的提议。她的唯一的条件是，茜比儿一定得住在薛林顿女士的疗养院里。她有许多朋友都在那儿住过，所以她简直想不出让她住进哪个别的地方去啦。

安德鲁回家以后，打了一个电话给艾伏瑞，心里迟迟疑疑的，象个初办交涉的人那样。但是艾伏瑞的态度——亲切、自信而有风趣——使他又安下心来。他们约好第二天一块儿去瞧瞧病人。艾伏瑞说，虽然他知道艾姐那儿已经挤得满坑满谷了，可是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去跟她说说，让她给桑顿小姐腾出一个地方来。

第二天早晨，艾伏瑞当着桑顿太太的面很着力地赞同了安德鲁的诊断——他还补充说，立刻动手术是绝对必要的——茜比儿于是给送进了薛林顿女士的疗养院。他让她静养了两天，接着便动了手术。

动手术的时候，安德鲁也在场。艾伏瑞以意想不到的诚恳、亲切的态度硬邀他也到场。

这个手术并不难——说真的，要是在布雷纳力，安德鲁早就自己做了。艾伏瑞虽然似乎并不求快，却很神气而利落地把这个手术做了。他穿着那件宽大的白手术衣，显得是个坚强、冷静的人物，上边的那张脸镇定沉着，下颏突出。说真的，谁也没有查尔斯·艾伏瑞那样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伟大外科医师的形象了。他生就一双细致柔软的手，这是通俗小说中老用来形容手术室的英雄人物的。而他的那份漂亮和自信，也真使他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安德鲁披了一件手术衣，强作恭敬地从手术台的另一面注视着他。

两星期后，茜比儿·桑顿出院了。艾伏瑞邀安德鲁到沙克维尔俱乐部去吃午饭。那是一顿很愉快的午饭。艾伏瑞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又潇洒又有风趣，他满肚子尽是最新的闲谈资料，这不知怎么使他的同伴也变得跟他一样亲切、世故了。沙克维尔的高大的餐厅里有着亚当式[①]天花板，悬着枝形水晶灯，坐满了知名人士——艾伏瑞管他们叫作有意思的人。安德鲁觉得这顿宴会很有面子，这无疑正是艾伏瑞所指望的。

"我得征得你的同意，在下次会上把你的名字给提出来，"这位外科医师说。"你在这儿可以碰到许多朋友，佛瑞第、保罗、我——噢，杰克·劳伦斯也是会员。那真是一场怪有趣的婚姻，夫妻俩是挺要好的朋友，可是谁也不管谁！说实在的，我很乐意把你给提出来。不过你知道，我老觉得你有点儿不相信我，老朋友。是你们苏格兰人的谨慎，是吗？你知道，我是不上哪家医院去的。这是因为我喜欢自由行动。再说，老兄，我也太忙啦。医

---

① 指英国建筑师亚当弟兄（Robert Adam，1728—1792；James Adam，1730—1794）的建筑风格。

院里的那些老古董有些人一个月私下没有一个病人。我平均每星期有十个！唔，咱们不久就会打桑顿家得到讯息了。你把这一切全交给我吧。她们是第一流的人。还有，说着的时候，我顺便提一提，你觉得茜比儿的扁桃腺要不要也割一割。你瞧没瞧过她的扁桃腺呢？”

“没有——没有，这我倒没瞧。”

“哦，你该瞧瞧，老兄。完全给包住了，脓毒的吸收简直就没完。我已经冲口说过——希望你不反对——我说等天气暖和点儿的时候，咱们可以替她割一割！”

安德鲁回家的时候，心里禁不住想到，艾伏瑞原来是这么个讨人欢喜的人——实际上，他应该感谢汉姆逊的介绍。这个病例的经过简直好极啦。桑顿家也特别满意。无疑地，不可能有一个比这再好的例子了。

三星期后，他坐在那儿跟克里丝婷喝茶的时候，下午的那班邮件给他带来了艾伏瑞的一封信。

亲爱的曼逊：

桑顿太太方才很周到地把医疗费送来了。我既然把麻醉师的费用给他送去，也就把你的一份送来给你吧——动手术的时候，你给我帮了那么大的忙。茜比儿等这学期结束以后就要来找你。你记得我提过的扁桃腺吧。桑顿太太非常高兴。

查·艾谨上

信封里附来了一张二十几尼的支票。

安德鲁惊讶地瞪眼望着那张支票——动手术的时候，他压

根儿没给艾伏瑞帮过什么忙——接着，金钱这会儿老给他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渐渐地悄然而来，萦绕着他的心。他很得意地笑着，把信和支票递过去给克里丝婷瞧。

"艾伏瑞真太好啦，是吗，克里丝？咱们这个月的收入管保会打破纪录的。"

"但是我有点儿不懂。"她脸上显得很迷糊。"这是你向桑顿太太收的医疗费吗？"

"不是——你真糊涂，"他格格地笑了起来。"这是一笔外快——只不过因为我对这次手术所花的时间。"

"你是说艾伏瑞先生把他收的费用分一部分给你吗？"

他脸红了，骤然火了起来。

"哎呀，不是，那哪儿可以呢！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做。你不明白吗？我因为给他帮忙，因为上那儿去，才挣到这笔钱的，就跟那个麻醉师因为帮着上麻醉剂，才挣到他的一份一样。艾伏瑞把这一切全算在他的帐单上给交过去。我可以打赌，他那管保是一笔挺大的收入。"

她抑郁不快地把支票放在桌上。

"钱倒似乎是不少。"

"唔，怎么不是呢？"他忿忿地结束了这场争论。"桑顿家非常有钱。这笔钱对她们大概就跟三先令六便士对咱们门诊处的一个普通病人一样。"

等他出去以后，她眼睛依然紧张不安地盯视着那张支票。她并没认识到他在业务上已经跟艾伏瑞勾结到了一块儿。一刹时，她以前的忧虑又涌上了心头。跟丹尼和霍浦消磨的那一晚虽说对他有点儿影响，可是这会儿竟然跟从没有过一样。现在，他多么喜欢、多么热爱金钱了。他在维多利亚的工作，和这个一味贪

求物质上成功的欲望一比，似乎是毫不相干的。就连在门诊处，她也注意到，他用成药的时候愈来愈多，他给根本没病的人开上一些药方，怂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跑来复诊。她坐在那儿，面对着查尔斯·艾伏瑞的支票，脸上的愁容越来越深，整个脸蛋儿都显得瘦小、憔悴。眼泪慢慢地汪满了她的眼睛。她一定要劝劝他，哦，她一定要，她一定要。

那天晚门诊后，她怯生生地走到了他的面前。"安德鲁，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使我开心的事呢？你本星期日可不可以陪我乘车上郊外去玩玩？你买车子的时候，答应过我的。当然啦——整个冬天，咱们一直都没能去。"

他疑惑不解地瞥了她一眼。

"唔——噢！好吧。"

星期日来了，象她指望的那样，天气晴朗，是一个春风和煦的日子。十一点钟，他把要紧的出诊全部看完以后，他们把一条毛毯和一篮野餐食物放在车厢后边，便出发了。他们驶过铁匠桥①，由金斯顿大道朝萨里②驶去，这时候克里丝婷的情绪舒畅起来。不久，他们便穿过陀尔金③，朝右转去，驶上了通往薛尔的大道。他们许久都没一块儿到乡间来了，所以这次郊游给他们带来的欢快情绪、田地里的新绿、榆树初生的紫芽、葳蕤的柔荑花的金粉，以及丛生在河岸下边的浅黄色的樱草花，慢慢地浸润了她的心灵，使她感到陶醉。

"别开这么快，亲爱的，"她用好多星期以来都没用过的温柔

---

① 铁匠桥(Hammersmith Bridge)：伦敦铁匠区泰晤士河上的一座吊桥。

② 萨里(Surrey)：英格兰东南的一郡，在泰晤士河南岸。

③ 陀尔金(Dorking)：萨里的一处镇市，在伦敦西南二十九英里。

音调低声说。"这地方太可爱啦。"他似乎一心只想超过大道上所有的车辆。

将近一点钟，他们抵达了薛尔。这个村子里只有几幢红顶的小屋，溪水在水芹畦间悄没声地随便流着。那时候，这地方还没受到蜂拥而来的夏季游客们的搅扰。他们抵达了村子那边林木茂密的小山下，把车子停在一条青草丛生的小径① 附近。那儿，他们在一小块空地上把毛毯铺开，享受着单属于他们和鸟儿的那片嘤嘤的幽静。

他们在晴天丽日下吃着三明治，喝着热水瓶里带来的咖啡。四周的赤杨林里，遍生着樱草花。克里丝婷想去采摘点儿，把脸俯贴到清凉温柔的花丛里。安德鲁眯着眼睛，把头偎近她，躺在那儿。隐藏在她内心的不安给一种甜蜜的宁静掩没了。但愿他们俩的共同生活能永远象这样！

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有半晌一直盯在那辆汽车上。突然，他说道：

"一辆还不错的老车子，是吗，克里丝？——我是说，就咱们花的价钱来讲。不过到大游行② 的时候，咱们得另外买一辆新的。"

她怔住了——内心的忧虑又给他这孳孳谋利的新事例重新勾了起来。"但是咱们刚买下它没多久呀。我觉得咱们也只能买上这么一辆。"

"哼！它不够快。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辆别克牌车子一直走在咱们头里。我要买一辆最新的维塔西牌大轿车。"

---

① 原文是 bridle path，直译是"马道"。

② 指伦敦市长就任时举行的庆祝大游行。

“那干吗？”

“干吗不呢？咱们买得起。咱们正一天好似一天，你知道，克里丝。这是实话！”他点起一支香烟，心满意足地回过脸来朝着她。“你要是还不知道的话，亲爱的布雷纳力的小教师，那我来告诉你，咱们正很快地阔起来了。”

她没理睬他的微笑。她觉得原来在阳光下宁静温暖的身体，这会儿骤然变凉了。她开始去拉一丛野草，用毯子的一个毛穗很无聊地缠着它，一面慢吞吞地说道：

“亲爱的，咱们当真要有钱吗？我知道我并不要。干吗老这样谈到钱呢？以前咱们几乎一无所有的时候，咱们——哦！咱们多么快活。那会儿，咱们从不谈到钱。可是现在，咱们就从不谈什么别的。”

他自鸣得意地又笑了笑。

“在烂泥塘里来来去去走了多少年，吃香肠和腌青鱼，受着刚愎自用的委员会的胡糟践，又在肮脏的后边卧房里给矿工媳妇们瞧病，现在，我提议来改变改变，来改进一下咱们的命运了。有哪位反对吗？①”

“别开玩笑，宝贝。你早先从不这么说话。哦！你不觉得吗，你自己不觉得吗，你就要成为你早先指摘的那种制度和你早先憎恶的那种情况的牺牲者了？”她的脸蛋儿在激动下显得楚楚可怜。“你忘了吗，你早先老是怎样提到生活的？你说生活是一场斗争，是对还不知道的一切的一场进攻，一场朝山上的仰攻——就仿佛你得去攻占一座城堡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在山顶上，可是却没法瞧见——”

---

① 这是提议的口吻，所以下文克里丝婷说，“别开玩笑”。

他很不自在地嘟哝道：

“哦！我那会儿还年轻——傻气。那不过是一些不切合实际的空话。你四下瞧瞧，就瞧出来，大伙儿都在这么做——都尽可能在一致行动！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她颤巍巍地喘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这会儿非说不可了，要不就干脆不说。

“宝贝！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请你听我说。请你听着！我对这个——对你的改变——一直觉得很不快活。丹尼也瞧出来啦。这正在把咱们俩拉扯开。你不是我嫁的那个安德鲁·曼逊了。哦！你要是能象早先那样，那够多好。”

“我怎么啦？”他急躁地很不服气。“我打你吗，我乱喝酒吗，我杀人吗？举出一件我的罪行来。”

她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并不是什么明显的事情，是你的整个儿态度，宝贝。拿艾伏瑞送来给你的那张支票说。表面瞧瞧，也许是一件小事，可是内里——哦，你要是往内里一瞧，那就是可鄙的、贪婪的、不道德的。”

她觉察到他有些倔强起来，随后他坐起身，很生气地瞪眼望着她！

“上帝在上！干吗又提那个？我收下那笔钱有什么不好呢？”

“你难道瞧不出吗？”过去几个月郁积的情绪支配了她，遏住了她的分辩，使她突然流下泪来。她歇斯底里地喊着说道，“上帝在上，宝贝。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出卖你自己呀！”

他咬着牙齿，对她十分生气。接着，他慢吞吞地、锋利而郑重地说道：

“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告诉你，别做个神经过敏的傻瓜。你

能不能想法子给我做个帮手，别做个成天跟我唠唠叨叨的障碍呢！”

“我可没跟你唠唠叨叨。”她抽抽噎噎地哭着。“我早就想跟你说啦，可是我一直没说。”

“那么就别说。”他发作起来，忽然高声嚷着。“你听见吗？别说。这是你心理上的一种变态。你说得仿佛我是个卑鄙龌龊的骗子似的。我不过想发达。就算我要钱，那也不过是想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人们单凭你是哪种人，你有些个什么来判断你。如果你是个穷光蛋，那你就给人支过来使过去。哼，我一辈子里已经受够了那个啦。往后，我得支使人啦。你现在明白了吗？务必别再跟我提这些胡扯的废话了。”

“好，好，”她哭着说。“我决不再说啦。不过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这次郊游对他们俩，尤其是对她说来，就此给糟践了。虽然她揩干了眼泪以后，采了一大把樱草花，虽然他们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山坡上又消磨了一小时，下坡的时候还在紫娘① 歇了一会儿，喝了杯茶，虽然他们似乎很和睦地谈着些普通事情，然而当天的一切欢乐全都没有了。他们驱车穿过暮霭驶回的时候，她脸上显得苍白、呆板。

安德鲁的怒气渐渐变成了愤慨。所有的人里为什么偏偏是克里丝婷来攻击他！别的女人，而且还是很标致的女人，都对他的飞黄腾达感到十分高兴。

几天以后，佛兰瑟丝·劳伦斯打电话来找他。她曾经离开伦敦，到牙买加去过冬——过去两个月里，安德鲁收到好几封她

① 茶室名。

从桃金娘银行大饭店寄来的信——但是这会儿，她回来了，急于想会会她的朋友，把她所吸收的阳光再放射出来。她快快活活地告诉他，希望他在她晒黑的皮肤没褪色以前就去瞧瞧她。

他顺便去吃茶点。她果然象她说的那样，晒得黑黝黝的，两手，纤细的手腕和消瘦而关切的脸上全蒙上了一层黑色，活象一位牧神①。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欢迎神色，分外地加强了他再瞧见她所感到的高兴，那双眼睛对多少别的人都是很淡漠的，而对他却是亮晶晶地非常亲切。

他们象老朋友一样谈着。她告诉他她这次的旅行，那地方的珊瑚园，她从玻璃底小船上所瞧见的鱼儿，以及那种绝好的气候。他也向她讲了一下他的发展情况。也许，他的谈话里流露出了点儿他那几天的思想，因为等他说完以后，她很轻松地回答道：

“你严肃得吓坏人，话也罗嗦得叫人厌烦。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就成了这样。啊！坦白地说，我想这是因为你工作太忙啦。你非得继续搞门诊处的那些个工作吗？我觉得你上西区——比方说吧，上温波尔街，或是威尔贝克街②——弄间屋子，在那儿应诊，这会儿已经是时候啦。”

这当儿，她丈夫走进房来，他身材很高，懒懒散散，还有点儿矫揉造作。安德鲁那会儿跟他已经相当熟悉——他们在沙克维尔俱乐部打过一两次桥牌。他朝安德鲁点点头，很从容地接过一杯茶去。

---

① 牧神(faun)：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形的畜牧神。

② 温波尔街(Wimpole Street)和威尔贝克街(Welbeck Street)是伦敦哈莱街附近的两条街，时髦医师的诊所都集中在那一带。

虽然劳伦斯兴冲冲地叫他们只管谈下去，可是他的到来却打断了他们刚转到正事上去的谈话。随后，他们很风趣地谈起了伦波尔德-布兰恩最近的一次宴客。

但是半小时后，安德鲁乘车回洽司城街的时候，劳伦斯太太的提议已经牢牢地留在他的心上了。他为什么不在威尔贝克街去弄一个诊所呢？时间显然已经成熟了。他决不放弃巴丁顿那方面的业务——那个门诊处是个很挣钱的事业，决不可以轻易放弃。但是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和西区的一个诊所联合起来，用那个体面的地址作为他的正式地址，把它印在他的处方单和帐单上边。

这个想头在他心里闪亮起来，鼓励着他去进行更大的掠取。佛兰瑟斯是个多么好的人儿，跟艾瓦瑞特小姐一样肯帮助人，可是比艾瓦瑞特小姐不知标致和动人多少！再说，他和她的丈夫关系也非常好，和他遇着时可以从容不迫，用不着象个出入闺阁的下流坯那样躲躲藏藏地溜出屋子来。哦！友谊可真是伟大的！

他一句没跟克里丝婷提，便着手在西区去找一个合适的诊所。大约一个月后，等他找到一处地方的时候，他得意扬扬地趁早上看报的那会儿，装得漫不经心地说道：

“噢——你听到也许很高兴——我在威尔贝克街租下了一处地方。我打算利用那儿给较好的一类病人瞧病。”

一一

威尔贝克街五十七号甲的那间房给安德鲁带来了一阵新的得意——我到了这儿啦，他暗自很高兴，我到底到了这儿啦①！

那间房虽说不大，却有着一扇凸窗②，光线很充足，而且又在底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有利条件，因为大多数病人都不乐意爬楼。再说，虽然他跟几个别的医师合用那间候诊室，虽然他们的洁净的铜牌跟他的并列在大门上闪闪发光，那间诊疗室却完全是他个人的。

四月十九日，租约签订以后，汉姆逊陪他一块儿去接下了那间房。佛瑞第在接洽磋商上很给他帮了不少忙，还替他找了一位很能干的护士，是他在安妮王后街聘请的那位护士的朋友。夏普护士并不好看。她是个中年女人，有着一种执拗的、微带憔悴、而又非常能干的神情。佛瑞第很简括地为夏普护士解说了一番：

"一个人最不能要的就是一个长得挺美的护士。你总明白我的意思吧，朋友。玩笑是玩笑。可是业务是业务。你不能把这两样合到一块儿。咱们没有谁干这行是一时兴到的。你是个挺讲实际的人，总知道这一层。说实在的，既然你搬到挨我挺近的地方来啦，我有一种想法，认为你和我会非常紧密地彼此合作的。"

佛瑞第和他站在那儿商议怎样布置的时候，劳伦斯太太出乎意外地来了。她从外边经过，于是兴冲冲地进来瞧瞧他挑选的地方。她一向常会很逗人地翩然而来，从不叫人觉得是多管闲事。那天，她穿着一件黑上衣和一条黑裙子，颈子上围着一条华丽的褐色毛皮围巾，显得分外妩媚动人。她并没有待上多久，不过她却很有见解，对装饰、窗帘和办公桌后边的幔子等全作了

---

① 指哈莱街一带，参看第16页注③。

② 原文是 bay window，系指凸出墙外的窗子。

些提议，比佛瑞第和安德鲁的粗率的安排高雅多了。

等那间房里失去了她的活泼愉快的丰采以后，它顿然显得异常空虚。佛瑞第啧啧地称赞道：

“要是我遇见过有造化的人的话，那可就是你啦。她真是个妙人儿。”他不胜艳羡地咧开嘴笑笑。“格莱斯东[1]在一八九〇年对于促成一个人发迹的最可靠的途径说什么话来着。”

“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话虽如此，等那屋子布置好以后，他不得不跟佛瑞第和佛兰瑟丝一样——她又跑来瞧瞧自己的设计完成后的情形——也认为那儿布置得的确恰到好处，既高雅，又合乎诊所的实际。在那种环境里给人瞧病，收上三几尼的诊金似乎是得当而合理的。

开头，他的病人并不多。可是后来，他很殷勤地写信给那些把病人送到胸腔医院找他诊断的医师——写的自然都是有关进院后的病情和症状的信——不久便建立起了一个布满全伦敦的“联系网”，病人就这样开始给送上门来了。这些日子，他可真成了个忙人，整天乘着崭新的维塔西牌大轿车在洽司城街和维多利亚医院，维多利亚医院和威尔贝克街之间来回奔驰。此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出诊和老挤得满坑满谷的普通门诊，这使他常常得忙到晚上十点左右才能歇下。

“一帆风顺”这帖补药支持着他去应付一切，象一粒绝妙的仙丹似的刺激了他的血脉。他抽空跑到罗杰斯去又做了三套衣服，然后到吉尔明街汉姆逊推荐的一爿铺子去做衬衫。他在医院里的名气也愈来愈大。不错，他不能象早先那样，没那么多时

---

① 格莱斯东(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一八六八至一八九四年间四度出任首相。

间去放在门诊部的工作上，但是他自己心里想，他在时间上所作的牺牲，已经用熟练的技术弥补起来了。就连对他的朋友，他都养成了一种相当讨人欢喜的、忙忙碌碌的态度，他总满脸带笑地匆匆说道："老兄，我非走不可啦，我简直忙得筋疲力尽。"

当他在威尔贝克街开业五星期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一位上了岁数的女人来找他瞧喉咙。她的病情不过是普通喉炎，可是她是个身材矮小、脾气别扭的人，似乎急于想找人复诊一下。安德鲁微微有点儿不痛快，一面盘算着该把她送到谁那儿去。想着让她去浪费罗勃特·阿贝爵士那样一个人的时间，未免太荒谬可笑了。突然，他脸上开朗起来，他想起了一拐弯便是汉姆逊的诊所。佛瑞第近来待他好极了。与其送给一个不知感激的陌生人，不如送给他去"捞进"这三几尼吧。安德鲁于是写了一张便条，打发她到佛瑞第那儿去。

三刻钟后，她回来了，心情跟原先大不相同，既快慰又歉疚，对自己，对佛瑞第，尤其是对他，都感到很满意。

"很对不住，我又来了，大夫。我只是想谢谢您替我操的心。我去找过汉姆逊大夫啦，他证实了您所说的一切。他——他还跟我说，您给我开的那药方简直再好也没有啦。"

六月里，茜比儿·桑顿来治扁桃腺了。她的扁桃腺稍许肿大了点儿。新近《医学杂志》上有人撰文认为，这可能是扁桃腺吸收作用与风湿病病因的关系。艾伏瑞过于小心地做完了这个扁桃腺摘除术。

"我对这些淋巴组织宁愿慢慢地割，"他和安德鲁一块儿洗手的时候，这么说。"你也许瞧见过别人一下子就把它们给摘出来。我可不那么做。"

安德鲁收到艾伏瑞送来给他的支票的时候——又是邮寄来

的——佛瑞第正在他这儿。他们时常到彼此的诊所来。汉姆逊很快便还了他那个人情，把一个复杂的胃炎病人转给了安德鲁，来回敬他那个喉炎病人。这时候，说实在的，有好几个病人都曾经带着介绍信往来于威尔贝克街和安妮王后街之间了。

“你知道，曼逊，”佛瑞第当时说。“我很高兴，你已经把早先的那种独霸一方的①、傲慢的态度给扔掉啦。不过你知道，就连现在，”他从安德鲁的肩后斜瞅着那张支票说，“你都没能打这只橘子里吸到全部的汁水。来跟我联合起来，老弟，那你就会觉得这果子的滋味简直好极了。”

安德鲁不得不哈哈笑了。

那天晚上他驾车回家的时候，心情特别愉快。他发觉自己香烟没有了，于是在牛津街把车停下，奔进一家烟行去。等他从烟行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突然瞥见一个女人逗留在附近的一扇橱窗外边。原来是布洛德汶·佩奇。

虽然他顿时便认出了她，她却很可怜地跟布林高尔那位兴高采烈的女主人大不相同了。她身个儿不象以前那么结实，没精打采，有点儿萎缩。当他招呼她的时候，她向着他的目光是迟钝的、畏怯的。

“原来是佩奇太太，”他走到她面前说。“我想，现在我该说里斯太太啦。你还记得我吗？曼逊大夫。”

她打量了他一下，他的衣冠楚楚、一帆风顺的神气。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记得你，大夫。希望你过得挺好。”接着，她仿佛不敢久

① 原文是 dog-in-the-manger，直译是：“马槽里的狗”，指《伊索寓言》中自己不吃，又不让别的狗吃的那只狗。

留似的，回身望望人行道上几码外的地方，一个高身个儿、秃脑袋瓜的人很不耐烦地在等着她。她怯生生地最后说道，“我得去啦，大夫。我先生在等着我哩。”

安德鲁望着她匆匆地走去，他瞧见里斯翘起薄嘴唇责骂道：“你怎么回事——让我老在这儿等着！”这时候，她恭顺地低下头。有一刹那，他觉察到那位银行经理的寒森森的目光茫然地朝他射来。随着，那两口儿便向前走去，在人丛里消失了。

安德鲁没法把这幕情景忘掉。他回到洽司城街，走进前房的时候，瞧见克里丝婷在那儿结绒绳，他的茶点——她听见他车子的声音，就揿铃喊人端上来了——放在一只茶盘里。他很快地瞥了她一眼，瞧瞧她的脸色，因为他想把方才那件事告诉她，还忽然渴望结束掉他们俩的一时失和。可是他刚接下一杯茶，还没来得及说话，她竟然很平静地说道：

“劳伦斯太太今儿下午又打电话找你来着。并没留下什么口信。”

“噢！”他脸上骤然红了起来。“你这话什么意思——又？”

“这是一星期里她第四次打电话来啦。”

“哎，这又有什么？”

“并没什么。我并没说什么。”

“瞧你脸上的神气。她要打电话来，我有什么办法呢！”

她默不作声，眼睛垂了下去，盯在她结的绒绳上。倘若他知道那个寂静的胸膛里当时的纷乱，那他便不会象那会儿那样大发脾气了。

“你这样胡闹下去，简直要把我当个犯重婚罪的人啦。她是个挺文雅的女人。嗐，她丈夫是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挺有意思，并不象讨厌的小狗那样钉前钉后。嗳，真岂有此

理——”

他把剩下的茶一口喝掉，站起身来。可是等他走出房去以后，他心里又觉得很懊恼。他跑进门诊处去，点起一支香烟，很不痛快地想到，自己和克里丝婷之间的情况已经愈来愈糟了。他不希望这种情况再糟下去。他们一天比一天疏远，这使他郁闷，使他气恼，这是他飞黄腾达的那片晴空中唯一的一朵乌云。

他和克里丝婷婚后的生活一直是美满幸福的。那天和佩奇太太的不期而遇，竟然勾起了不少自己在布雷纳力求爱时期的旖旎回忆。他并不象从前那样崇拜她了，但是他可——嘻，真该打！——他可喜欢她。也许，他新近有一两次曾经很伤了她的感情。他站在那儿，突然渴望跟她和好，逗她开心，和她温存。他竭力想着。他的目光骤然闪亮起来，很快地瞥了瞥表，发觉那会儿离劳里埃商行休息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一刹那后，他已经坐上汽车，找克兰布小姐去了。

等他说出他想买的东西以后，克兰布小姐立刻很热心地为他效劳。他们一本正经地谈了一气子，然后走进皮货部去，拿出各式各样的"皮货"来披给曼逊医师看。克兰布小姐用老在行的手指抹抹它们，指出它们的色泽、光彩，一切在这种细毛皮货上应该注意的地方。有一两次，她很耐心地不同意他的看法，恳切地说明了哪样才算质地好，哪样就算质地不好！结果，他挑了一件她热诚地极口推荐的。接着，她便去找温奇先生，一会儿工夫后，她跑回来，很高兴地说道：

"温奇先生说，您买就照进价卖啦。"劳里埃的店员们嘴里从来就没给"批发价"这种词儿玷污过。"照进价算是五十五镑。请您放心，大夫，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价码。再说，这也真是挺美的皮货，挺美的。您太太披上管保会十分高兴的。"

下星期六午前十一点，安德鲁捧着那只墨绿色的盒子——盒盖上很艺术化地印着那个举世无双的大字号——走进了客厅。

“克里丝婷！”他喊着。“快上这儿来一会儿！”

她正在楼上帮班纳特太太拾掇床铺，但是她立刻便微微喘息着跑下楼来了，眼睛里对他的叫唤露出了点儿惊讶的神色。

“你瞧，亲爱的！”现在，高潮既然来了，他几乎感到说不出的忸怩。“我给你买的。我知道——我知道咱们近来过得不挺快活。不过这该让你瞧出来——”他一下停住了，象个小学生那样把那盒子递给她。

她打开盒子的时候，脸色变得苍白，两手捏着带子直哆嗦。接着，她抑制不住地低喊了一声道：

“多可爱，多可爱的毛皮呀！”

那儿，在那张薄纸上，放着一条双银狐的披肩，两块精美的毛皮很时髦地缀合成了一块。他很快地把它们拿起来，象克兰布小姐那样抹抹，嗓音这会儿变得很兴奋了。

“你喜欢吗，克里丝？披披看。那个挺能干的老‘中卫’帮我挑选的。这可绝对是第一流的皮货。没有比这再好的啦。价钱也真够棒。你瞧瞧它们的光彩和反面的这些银色条纹——这是你应当特别注意的！”

泪珠滚下了她的脸蛋儿。她热情地回过脸来望着他。

“你爱我，是吗，亲爱的？这是我瞧得最重的。”

过了一会儿，她安定下来，拿起狐皮披肩试了试。它真华丽极了。

他简直赞不绝口。为了想使他们的和好十分欢洽，他笑嘻嘻地说道：

“你瞧，克里丝。咱们不如乘势举行一场小庆祝会。咱们今儿出去吃午饭吧。一点钟，在广场大饭店的小吃部等我。”

“好，亲爱的，”她游移不定地说。“只是——今儿午饭我做了点儿乡下馅饼[1]——这是你一向挺喜欢吃的。”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他的笑声几个月来都没那么快活过了。“别老待在家里。一点钟。上广场大饭店去会会这个黑不溜秋的、漂亮的先生[2]。你用不着戴一朵红康乃馨。单凭这条狐皮披肩他就会认出你来的。”

整个上午，他心情一直非常得意。他早先真是个傻瓜！——没有顾到克里丝婷。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你去向她们献殷勤，陪她们出去，使她们快活快活。广场大饭店的小吃部正是最合适的地方——一点到三点，全伦敦，或者不如说是伦敦的大部分代表性人物，在那儿都可以见到。

克里丝婷到晚了，这是一件很少有的事。他坐在面对着玻璃隔门的那间小休息室里，瞧着最好的雅座很快全给人坐满了，心里禁不住对这件少有的事有点儿着恼。他又要了一杯马蒂尼酒。一点二十分，她才匆匆地走了进来，给嘈杂的人声，坐满的人，服装华丽的侍者，以及自己过去半小时一直错待在另一间休息室里的这件事，弄得有点儿慌乱。

“真对不住，亲爱的，”她喘吁吁地说。“我问人来着。我等了又等，后来才知道那是餐厅的休息室。”

他们给领到一个很差的雅座上去，紧挨着一根柱子，配菜处就在旁边。那地方挤得很出奇，桌子一张紧挨一张，因此人们仿

---

[1] 上面铺有一层捣碎的马铃薯的肉饼。

[2] 指曼逊自己。

佛坐在彼此的膝上似的。侍者象柔体舞师一样挤来挤去。屋里热得简直跟热带差不了多少。嘈杂的声音象泰晤士河南岸大学生们的呐喊① 那样，忽起忽落。

"唔，克里丝，你想吃点儿什么？"安德鲁很爽利地说。

"你点得啦，亲爱的，"她乏力地说。

他叫了一顿丰富、昂贵的午餐：鱼子酱、德·加勒士王子浓汤、奶油童子鸡、芦笋、草莓汁。还要了一瓶一九二九年的李布佛劳密尔希酒。

"咱们待在布雷纳力的时候，对这一套可不大在行。"他哈哈笑着，一心想显得欢欢喜喜。"随便什么都比不了自己享受享受啦，太太。"

她很开朗地极力想鼓起和他同样的情绪来。她夸赞鱼子酱，尽力欣赏那盆浓汤。他指给她瞧电影演员格伦·罗斯科，一个嫁过六个丈夫而名噪一时的美国女人梅维丝·约克和其他一些同样显赫的、四海为家的人。她装着很感兴趣，其实她对于这地方的时髦、鄙俗直感到厌恶。男人全是油头粉面、轻佻圆滑的。女人在她眼里都是些金发碧眼的美人儿，身上穿着黑衣服，打扮得很时髦，神气既随便又冷漠。

突然，克里丝婷觉得自己有点儿发晕。她失去了她的平静。通常，她的态度总是朴实大方的。可是新近，她神经太紧张了。她觉察到自己的新狐皮披肩和身上的普通衣服多么不相称。她觉得别的女人都在瞪眼望着她。她知道自己在这儿就和雏菊在兰花房里一样格格不入。

"怎么啦？"他突然问。"你吃得不高兴吗？"

---

① 指大学生们在泰晤士河上举行划船比赛时，同学们声援的呐喊声。

"没有，当然挺高兴罗，"她坚决地说，一面淡淡地想笑笑。可是那会儿，她的嘴唇有点儿发僵。那只浇满了奶油的童子鸡盛在她的盘子里，她几乎连吃都吃不下，更甭提什么细尝滋味了。

"我说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见，"他忿忿地嘟哝说。"你连酒也一口没喝。真是的，一个人陪太太出来——"

"我可以喝点儿水吗？"她虚弱无力地问。她简直会尖叫起来了。她是不属于这样一个地方的。她的头发并没染过，脸上也没打扮过，难怪连侍者都盯着她望了。她很紧张地挑起一根芦笋来。但是她刚挑起的时候，笋尖折了，酱油滴滴答答地落到了那条新狐皮披肩上。

旁边桌上的一个金光闪闪的美人儿感到很乐地回过脸去朝她的同伴一笑。安德鲁瞧见了那丝笑容。他把鼓起克里丝婷兴致的心情一下全抛开了，于是那一餐便抑郁沉默地吃了过去。

他们更抑郁地回到家里，接着他便匆匆地出诊去了。他们变得比以前更为疏远。克里丝婷心头的痛苦简直难以忍受。她开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暗下问自己，她是不是当真适合做他的妻子。那天晚上，她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吻他，再次谢谢他给她狐皮披肩和陪她上外边去。

"你喜欢，我很高兴，"他无精打采地说，说完便上自己的房里去了。

一二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安德鲁的心暂时从家里的尴尬情况上移开了。他在《论坛报》上读到了一则新闻。美国波特兰①的著名卫生专家礼查·史迪尔曼，已经乘"帝国号"轮船到了英

国，正住在布鲁克斯大饭店里。

从前，他早就会拿着报纸很兴奋地奔到克里丝婷面前去了。

“你瞧，克里丝！礼查·史迪尔曼来啦。你总记得——我那几个月里跟他通过好几封信。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找我——说实在的——我倒很乐意会会他。”

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大跑到克里丝婷面前去了。相反地，他对着《论坛报》默然深思，心里很高兴地想到，自己可以拿威尔贝克街一位医师的身份，而不是拿医疗协会一个助理的身份，去见史迪尔曼了。他很有条理地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跟这个美国人重提了提自己，还邀他星期三到广场大饭店的小吃部去吃午饭。

第二天早晨，史迪尔曼打电话来找他了。史迪尔曼的声音很平静、很亲切、精细而干练。

“能跟您谈谈真高兴，曼逊大夫。我很乐意跟您一块儿吃顿饭，不过别在广场大饭店。我已经讨厌那地方了。您干吗不上我这儿来，跟我一块儿吃午饭呢？”

安德鲁在布鲁克斯大饭店史迪尔曼住的那套房间的客厅里会见了他。那是一家清静、高尚的旅馆，和嘈杂的广场大饭店一比，简直使广场大饭店相形见绌。那天天气很热，早晨的工作非常忙碌。安德鲁乍瞧见主人的时候，差点儿希望自己没有来。这个美国人大约五十岁，身材瘦小，脑袋很大，显得有点儿不称，下巴颏儿突了出来，面色跟孩子一样又红又白，淡黄色的头发齐中分开，非常稀薄。只是当安德鲁看到那双黝暗的、坚定的、碧蓝的眼睛时，他才瞧出了——几乎感觉到了那股子力量——这个

① 见第257页注②。

平庸的身材里蕴含着的魄力。

“让您上这儿来，您该不会见怪吧?”礼查·史迪尔曼以许多人都乐意会见的那种人的从容态度这么说。“我知道，你们认为我们美国人都喜欢广场大饭店。”他微笑了笑，显出来他是很通达人情的。“其实上那儿去的是一大伙儿俗人。”他停了停。“现在，咱们会面啦，让我再认认真真地来祝贺一下您那篇出色的吸入矿尘的论文吧。我跟您提了提绢云母，该没有关系吧?您新近在做些什么科研工作?”

他们下楼到餐厅里去，侍者头儿立刻便过来招待史迪尔曼。

“您吃什么?我吃杯橘子汁，”史迪尔曼即刻说，压根儿不去看那一大单子的法国菜，“和两块羊排，配点儿豌豆。再来一杯咖啡。”

安德鲁点好菜后，回过身去，更加恭敬地对着他这位朋友。说真的，在史迪尔曼面前待上半天，而不承认他个性中具有一大股吸引力，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安德鲁对他的身世知道个大概，他的身世本身就是很独特的。

礼查·史迪尔曼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老世家，上几代都在波士顿[①]的法律界服务。但是年轻的史迪尔曼不顾这个传统，一心想当医生。到他十八岁的时候，他终于说动了父亲，让他到哈佛去读医。他在那个大学里读了两年医后，父亲突然去世，撇下礼查、他母亲和唯一的一个妹妹，落到了意想不到的贫困里。

这时候，礼查不得不为家里想出一个维持生活的方法，于是

---

① 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美国东北部的一州，首府即波士顿（Boston）。

他祖父老约翰·史迪尔曼便坚持要孙儿放弃学医，来保全家里一贯读法律的传统。争论竟然毫无效果——老头儿毫不容情。礼查于是被迫放弃了他指望取得的医学文凭，很乏味地挨过三年以后，得了一个法律学学位。接着到一九〇六年，他便进了波士顿他们家的事务所，专心致志地在法律上搞了四个年头。

不过他对法律的热忱始终是半心半意的。细菌学，特别是微生物学，从他初进学校的时候，就迷住了他。他在烽火山家里的阁楼上布置了一所小实验室，邀他所里的事务员来做助手，把空闲的时间全放在他最喜欢的工作上。那个阁楼事实上便是史迪尔曼防痨协会的发源地。礼查不是个业余工作者。相反的，他不仅表现出了最高度的专门技术，并且表现出了几乎可以看作是天才的独创性。一九〇八年冬天，他心爱的妹妹玛丽患急性肺病去世以后，他开始集中全力来扑灭结核杆菌。他继承了皮埃尔·路易[1]和路易的美国门人小詹姆士·杰克逊[2]的早期工作。他对拉埃纳克[3]毕生致力的听诊工作的考查，使他对肺部进行了生理学的研究。他发明了一种新式的听筒，又用他所有的有限器械初步试着来提取一种血清。

一九一〇年，老约翰·史迪尔曼去世以后，礼查终于在豚鼠身上治好了结核病。这两件事的结果，是直截了当的。史迪尔曼的母亲一直很同情他的科学工作。他也用不着人来怂恿便摆

① 皮埃尔·路易(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 1787—1872)：法国内科医师。

② 小詹姆士·杰克逊(James Jackson jr., 1810—1834)：美国医学家，著有一篇出名的有关肺炎的论文。

③ 拉埃纳克(René Théophile Hyacinthe Laënnec, 1781—1826)：法国内科医师，医学家，听筒的发明人。

脱了波士顿的法律事务，拿他从老人那儿承继下来的家产在俄勒冈的波特兰附近买了一片农场，立刻投身到他一生的真正工作里去。

他已经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宝贵光阴，所以也不打算再去拿一个医学学位了。他要求进步，要求成绩。不久，他从栗毛马身上提制出了一种血清，并且在对一群泽西牛①进行的集体免疫试验中顺利地使用了牛痘苗。同时，他还把海尔姆霍尔兹②和耶鲁大学的威拉德·吉布斯，以及近代物理学家象毕赛隆和辛克斯等的基本观测资料，通过制动术，用来治疗损伤了的肺部。从这方面，他便直接着手去研究治疗学。

他在新会址里的治疗工作获得了比实验室的收获还大的成功，不久他便名震一时了。他的许多病人都是可走动的肺痨病病人，他们从一所疗养院转到另一所，已经给公认为是医治不好的了。他治疗这些病例的成功奏效，使他立刻遭到了医师们的毁谤、指责和坚决反对。

史迪尔曼于是展开了一场不同的、更为漫长的奋斗，使人家承认他的工作的意义。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全用去创办他的协会，而维持这个协会的费用也确实是很大的。他不喜欢宣传，拒绝了把他的工作变成营业性的一切劝说。物质上的困难和反对者的恶毒中伤，常常似乎非把他拉垮不可。然而史迪尔曼凭着极大的勇气，渡过了一切危机——甚至渡过了全国报纸对他进行的一次围攻。

---

① 指英国泽西岛(Jersey)上产的一种乳牛。

② 海尔姆霍尔兹(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Helmholtz，1821—1894)：德国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

后来，诬蔑的时代过去，攻讦的风暴平息了。史迪尔曼的反对者们不得不渐渐承认了他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华盛顿的一个委员会来视察了这个协会，对会里的工作作了一篇大为赞赏的报告。史迪尔曼现在获得了承认，开始从私人方面、信托人方面，甚至从公共团体方面，收到了大量的捐款。他把这种种捐款全用去扩大他的协会，把它弄得更为完备。协会有了极好的设备和环境，又有着大群的泽西牛和纯种的爱尔兰血清马，竟然成了俄勒冈州的一处名胜了。

虽然史迪尔曼并不是就此没有敌人了——例如一九二九年，由于一个解雇的实验室人员的怨恨，曾经又燃起一场诽谤的火焰——可是他至少已经获得了承认，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他毕生向往的工作了。他并没有因为成功而改变样子，他依旧是二十五年前在烽火山的阁楼上培养起第一批培养物的那个文静、拘谨的人。

这会儿，他坐在布鲁克斯大饭店的餐厅里，文静而亲切地从桌子那边盯视着安德鲁。

"到英国来，"他说，"真够愉快的。我很喜欢你们的乡野。我们国内的夏天可没这么凉快。"

"您是来上各地讲学的吧？"安德鲁问。

史迪尔曼笑了。

"不是！我现在不讲学了。说我让我的成绩来替我讲，是不是太夸口了呢？事实上，我是悄悄上这儿来的。你们的克伦斯顿先生——我指的是制造那些精美的小汽车的赫伯特·克伦斯顿——大约一年以前碰巧到美国去找我。他从小就患了气喘病，我——嗯，我们会里想法把他给治好啦。从那时候起，他就老跟我纠缠，要我上这儿来，按着我们在波特兰那地方的方式，在这

儿创办一所小医院。六个月前，我同意了。我们把计划商议好；现在，那地方——我们管它叫作丽景疗养院——已经快造成了——就在郊外高威康姆[1]附近的契尔顿山[2]上。我得把它办起来，然后把它交给马尔兰——我的一位副手。说实在的，我把这当作一个试验，一个用我的方法的希望很大的试验，特别在气候和种族方面。至于经济方面，那倒不相干！"

安德鲁探身向前。

"这听起来倒怪有意思的。您打算专门搞什么呢？我倒乐意上您那儿去瞧瞧。"

"等我们准备好了，您一定得去瞧瞧。我们打算推行根治气喘病的医疗方法。克伦斯顿希望推行这个。此外，我还特别规定了几种早期的结核病病例。我说几种，因为，"——他笑了笑——"您知道，我可没有忘了我不过是个稍许知道点儿呼吸器官皮毛的生物物理学家——不过现在在美国，我们的困难倒是别叫自己给忙坏啦。我刚说什么来着？噢，是的，那些早期的结核病病例。这您会挺感兴趣的。我有一种打气胸的新方法。那倒真是一种进步。"

"您指的是爱密尔-韦尔方法吗？"

"不是，不是。比那好多啦。没有负性波动的流弊。"史迪尔曼的脸上高兴起来。"您知道固定瓶器的难处——就是当胸膜内压和液体压力已经平衡，气流完全停止的时候。现在，在会里，我们添设了一个压力箱——等您来的时候，我给您瞧瞧——通过

---

① 高威康姆(High Wycombe)：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处城市，距伦敦三十四英里。

② 契尔顿山(the Chilterns)：英格兰牛津郡、白金汉郡和哈福德郡间的一道白垩山脉。

这个压力箱，我们一开头就可以在很明显的负性压力下把气打进去。”

“可是气栓塞怎么办呢？”安德鲁赶快问。

“我们把那种危险完全消除了。您瞧！这是个挺好的法子。我们在针头附近装上一个小的溴芳检压器，这样避免了气的稀疏。一个负十四公分的波动，在针头那儿只有一西西的气。还有，我们的针可以四面调节，这比桑曼[1]的稍许好点儿。”

安德鲁——忘却了他在维多利亚的顾问医师职务——不知不觉地听出了神。

“嘿，”他说。“照这么说——那您可以把胸膜休克减少到没有的地步啦。您知道，史迪尔曼先生——唔，我觉得很奇怪，很吃惊，这一切怎么全给您想出来了。啊！请您原谅，我这话说得多不客气，不过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这么许多大夫，老用着旧器械——”

“亲爱的大夫，”史迪尔曼眼睛里露出好笑的神情回答。“别忘了，第一个提倡气胸的人卡逊[2]，不过是个写生理学文章的作家！”

接着，他们谈到了技术性事项。他们讨论了肺尖塌陷术和膈神经切断术。他们对布饶尔[3]的四点意见起了争论，接着又谈到油胸和白尔伦[4]在法国的工作——对结核性积脓使用大量的胸膜腔注射。后来，史迪尔曼瞧了瞧表，喊了一声，因为他跟

---

① 桑曼(Sangman)：丹麦人，一九〇七年发明了水测压计，测量胸内压力。

② 卡逊(James Carson，1772—1843)：英国生理学家。

③ 布饶尔(Ludolph Brauer)：德国医学家。

④ 白尔伦(A. Bernon)：法国名医，一九二一年曾把油注进胸腔，治疗了支气管胸膜瘘。

丘斯顿的一个约会已经过了半小时了，他们这才停住。

安德鲁兴奋激动地离开了布鲁克斯大饭店。可是紧接着这种心情，他竟然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混乱的反感，一种对自己工作不满的情绪。他很烦恼地暗自想道，我真给那家伙迷住了。

他回到洽司城街的时候，心情并不十分愉快，但是等他在屋子对面把车停下的时候，他脸上却做出了一种不动声色的神气。他近来跟克里丝婷的关系使他认为一定得显得这样冷漠，因为她现在朝着他，脸上总是一副默然顺从的、冷漠的神气，所以他觉得不问自己心里多么生气，也必须用同样的神气来回答她。

他觉得她已经深沉缄默，退进一种他看不明白的精神生活里去了。她时常看书、写信。有一两次，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在跟佛洛瑞玩——用她们从百货店买来的五彩棋子玩一些幼稚的游戏。她还不着痕迹地经常到教堂去。这最使他生气。

在布雷纳力的时候，她每星期日总陪华特金斯太太到教区教堂去。那时候，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气的理由。可是现在，他对她冷淡、跟她疏远了，竟然认为这纯粹是进一步轻视他的举动，是针对着他这痛苦的头脑的一种假装虔诚的姿态了。

那天晚上，他走进前房的时候，她独个儿坐在房间里，胳膊肘儿撑在桌上，脸上戴着她新近戴起的眼镜，面前放着一本书，是一个用功的小人儿，象个学生在预备功课那样。他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遭到排斥的忿怒，于是走到她肩后，拿起了那本书。她原想把那本书藏起来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在那一页的头上看到：《圣路加福音》。

“我的天！”他大吃一惊，不知怎么十分生气。“你怎么看起这个来啦？喜欢起《圣经》上的大道理来啦。”

“干吗不呢？我遇见你以前就常看。”

"哦，你那会儿看，是吗？"

"是的。"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古怪的痛苦的神情。"也许你的那帮广场大饭店的朋友不大喜欢这件事。不过《圣经》至少是很好的文学。"

"真的吗！嗐，我来把这告诉你，要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快变成一个讨厌的神经病女人啦！"

"那很可能。这又全是我的不是。不过，听我告诉你这个。我情愿做一个讨厌的神经病女人，精神上活着，也不愿做一个讨厌的走运的男人——精神上死亡！"她突然停住，咬紧嘴唇，拚命把眼泪忍下去。她费了一大股劲才管住自己，坚定地望着他，眼睛里带着痛苦的光芒，用隐忍的低声说道：

"安德鲁！你觉得我走开一阵子是不是对咱们俩都有好处？樊恩太太写信来给我，邀我上她那儿去住两三星期。他们夏天在纽基[1]租了一所屋子。你觉得我该不该去呢？"

"好！去！这真太好啦！去！"他急遽地转过身，离开了她。

一三

克里丝婷起程到纽基去后，他的确感到轻松了些，优游自在，不过这样只过了三天。接着，他便开始默想，开始纳闷，不知她在做些什么，她到底想念不想念他，还开始很嫉妒地感到烦躁，不知她究竟什么时候回来。虽然他暗自想着他现在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了，他却跟在阿伯拉劳那回一样，心里老觉得若有所失。上回在阿伯拉劳，当她撇下他在家预备考试，独个儿到布里

---

[1] 纽基（Newquay）：英格兰康华尔郡北部海滨的一处城市。

德林顿去后，这种感觉曾经使他简直没法工作下去。

她的倩影在他眼前浮了起来，不是克里丝婷早年的那种娇憨、鲜艳的面貌，而是一张比早先苍白、老成的脸，面颊显得有点儿瘦削，近视眼上架着圆圆的眼镜。它可不是一张俏丽的脸，但是它却具有一种持久的特质，经常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他时常上外边去，还跟艾伏瑞、佛瑞第和第德曼在俱乐部里打桥牌。尽管他对自己第一次和史迪尔曼会面起了那种反感，他却常常去看史迪尔曼。史迪尔曼那会儿正忙着在布鲁克斯大饭店和威康姆那个快落成的医院之间来来去去。他写信约丹尼到伦敦来聚聚，但是菲力普刚就职不久，没法抽身到京里来。霍浦在剑桥也是没法见面的。

偶然，他一时兴到，想着聚精会神去搞一下医院里的临床研究工作，可是这办不到，他心里太不安定了。在这种浮动不定的心情下，他去跟银行经理魏德点查了一下他的投资。一切都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于是筹划在威尔贝克街买一所屋子——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不过却是很有利润的投资——把洽司城街的屋子卖掉，单留下屋子旁边的门诊处。有一个房屋营造协会①愿意给他帮忙。他常在寂静、炎热的深夜醒来，脑子里翻腾着种种计划和自己诊所的工作，神经异常紧张，心里想念克里丝婷，一只手便不自觉地伸到床边的桌上去拿香烟。

在这样的心情下，他有天打了个电话给佛兰瑟丝·劳伦斯。

"我现在独个儿待在这儿。哪天晚上上郊外哪儿去兜兜，你说好吗？市里这会儿真太热啦。"

她的声音很平静，他觉得说不出地令人快慰。"那真太好啦。

---

① 见第97页注。

我是在叨念着你也许会打电话来。你知道“十字街”吗？我恐怕那是个灯火辉煌的依丽莎白式①宅子。不过那段河面真太美啦。”

第二天晚上，安德鲁用三刻钟工夫便把门诊全部看完。八点还不到，他已经到骑士桥去接了她，驾车朝契舍②方面驶去了。

他们朝正西方驶行，穿过史泰斯③外边平衍的果莱园，迎着一大片晚霞驶去。他驾着车子，她坐在他的身旁，很少说话，但是却使车里充满了她的独特的、妩媚动人的光彩。她穿着一种浅褐色的薄料子制的衣裙，娇小的头上紧紧地戴着一顶黑帽子。他禁不住强烈地意识到她多么淡冶优雅，多么仪态万方。那只贴近他的没戴手套的手，分外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特质——白皙、纤细。每一个长手指指尖上都是一片纤巧、鲜红的椭圆形指甲。真是个晶莹如玉的人儿。

“十字街”象她所说的，是一所精致的依丽莎白式宅子，造在泰晤士河畔幽美的园林当中，园里满是修剪成殊形异状的老树和布置得精巧怡人的莲花池，可是这一切在这所大宅子改成旅馆以后，已经遭到种种现代设备和一个伤风败俗的爵士乐队的蹂躏了。他们驶进前院的时候，院里已经停满了华丽的汽车。尽管有个冒牌小厮④跳上车来，不过那所古老的砖造的宅子却依然在紫葡萄藤后边映照出一片红光，而那些高高的、角形的烟囱

---

① 指英国依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 1533—1603)时代的式样。

② 契舍(Chertsey)：英格兰萨里郡的一个镇市，在伦敦西南二十五英里。

③ 史泰斯(Staines)：英格兰密德尔塞克斯郡的一处镇市，距伦敦约十九英里。

④ 因为“十字街”是一所依丽莎白式大宅子，所以旅馆门口给客人开车门的小侍者也按着从前贵族家的小厮那样打扮。

也依然森森地丛集在高空里。

他们走进餐厅去。餐厅非常豪华，里边坐满了人，餐桌围绕着一块四方的、光滑的地板摆成了一圈，侍者头儿看上去就象是住在广场大饭店的那位土耳其首相的胞弟。安德鲁一向讨厌和害怕侍者头儿。可是他这会儿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陪着一个象佛兰瑟丝这样的女人前来面对着他们。那个侍者头儿迅速地瞥了他们一眼，立刻恭而敬之地把他们招呼到餐厅里最好的座上去，一大群侍者涌上前来围住他们，有一个打开安德鲁的餐巾，恭恭敬敬地把它铺到了他的膝上。

佛兰瑟丝没点多少东西：一客色拉、麦尔巴烤面包①，没有要酒，只要了冰水。侍者头儿一点儿也不觉得诧异，他似乎从这种节简里反而瞧出了她的真实的身份。安德鲁突然懊丧不安地认识到，要是自己陪着克里丝婷走进这个"圣殿"来，点上些极普通的酒菜，那他就会给人用轻蔑的目光一直送到大道上去了。

他定了定神，发觉佛兰瑟丝正望着他在微笑。

"你想没有想到，咱们已经认识了很不少时候啦。可是这还是你第一次邀我跟你一块儿出来玩儿哩。"

"你想着不乐意吗？"

"我希望我没显得是这样吧。"她的笑盈盈的脸上那分亲切魅人的神气又鼓舞了他，使他感到比原先机灵、自在和优越了。这可不单是矜夸自负，不是愚蠢势利。说实在的，她的从容大雅的风度不知怎么散布开来，竟然使他也受到了感染，把他也笼罩进去。他觉察到邻座上的人全很感兴趣地盯着他们看，男人们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可是她对那种神色却很平淡地不以为意。他

① 麦尔巴烤面包(Melba toast)：一种烘脆的面包片。

不禁遐想到促使他和她更常交往的那种因素上去。

这时候，她开口说道：

“我要是告诉你，我为了上这儿来，辞掉了一个先前说好的看戏的约会，你是不是会觉得挺得意呢？尼科尔·华生——你记得他吗？他原邀我去瞧芭蕾舞——我最喜欢的一种戏剧——你对我这孩子气的嗜好又怎么个看法呢？今儿是玛沁演的《幻想商店》。”

“我记得华生。记得他在巴拉圭的游历。挺聪明的朋友。”

“他是怪有趣的。”

“不过你觉得跟他去瞧芭蕾舞未免太亲热了吗？”

她微笑了笑，没有回答，只从一只扁珐琅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那只烟盒的盖上用淡雅的色彩绘着一小幅精妙的仿布歇[1] 的绘画。

“是的，我是听说华生在追求你，”他突然很热切地追问下去。“劳伦斯对这怎么个看法呢？”

她还是没有回答，只扬起一边眉毛，仿佛很温和地嫌他有点儿不够聪明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才说道：

“当然，你总明白，杰克跟我是顶好的朋友。不过我们各人有自己的朋友。他这会儿在胡安[2]。可是我并不问他去干吗。”跟着，她轻声说道，“咱们跳舞吗——就跳一场？”

他们跳起来了。她轻盈地偎在他的怀里，以那种特别迷人的优雅风度舞着，简直有点儿不象在人间了。

---

① 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法国名画家。

② 指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andez)：南太平洋上的一群岛屿，属于智利。

“我跳得不挺好，”他们回到座上后，他说。这会儿，他甚至已经学会了一些她惯说的口头语了——“他妈的，克里丝，我可不是个舞女，”他牢骚不平地说那种话的日子已经过去。

佛兰瑟丝没有回答。他觉得这又是她的一个出色的特性。换个别的女人准会夸赞他，反驳他，使他觉得尴尬。这时候，他给一阵突然而来的好奇心驱使着，情不自禁地问道：

“请你告诉我一件事。你干吗待我这么好？这样给我帮忙——在这好多个月里？”

她望着他微微有点儿好笑，可是并没有躲开他。

“你对女人吸引力非常大。你最讨人欢喜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压根儿不知道。”

“我倒真不知道，不过说真的——”他脸红起来，想辩驳一下，接着他嘟嘟嚷嚷地说道，“我希望我多少总还是个大夫吧。”

她哈哈笑了，徐徐地用手把香烟的一缕青烟扇开。“你不会相信的。要不我就不告诉你了。当然，你是个挺好的大夫。我们那天晚上在格林街还谈到你。勒·罗依已经有点儿厌倦我们公司的营养专家啦。可怜的伦波尔德！——他听见勒·罗依喊着说，‘咱们必须把老爷爷扔开’，准会觉得挺不乐意的。不过杰克也赞成勒·罗依的意见。他们要给董事会找一个年轻点儿的、精力充沛点儿的人——我可以用句陈语吗？——一个蒸蒸日上的人。他们似乎计划在各医学杂志上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他们想认认真真地使医学界感觉兴趣——从科学方面——象勒·罗依所说的。当然，伦波尔德在他的同行当中不过是个笑柄儿。嗐，我干吗去谈这个？这样糟践这么好的一个晚上。你别皱着眉头，仿佛要杀掉我、那个侍者，或是那个乐队领队似的——我可希望你当真把那个乐队领队杀掉——他讨厌吗？你今儿的样子

就象那第一天——你走进试衣室去的那一天——一样，很骄傲自大，很紧张——甚至还有点儿可笑。还有——可怜的托比！按着寻常的惯例，今儿应该是她上这儿来。”

“我很高兴她没在这儿，”他眼睛盯在桌上说。

“请你别认为我很迂腐。这我可受不了。咱们都相当有理智，我想——而且咱们——唔，就拿我来说——我干脆不相信什么崇高的恋爱——单说这么一句可够了吗？不过我的确认为，要是你有——有一个朋友——跟你一块儿走上一小段路，那生活倒是快活多啦。”她眼睛里又显出了忍俊不禁的神情。“我说得简直象罗赛蒂[①]似的——那真太可怕啦。”她拿起烟盒来。“随便怎么说，这地方太闷热啦。我想领你去瞧瞧河上的月光。”

他付了帐，跟着她走出了玻璃长窗，这是在一次破坏古建筑的行为中硬嵌到那堵幽美、古老的墙壁上去的。到了有栏杆的大阳台上，乐队的音乐悠悠地传来。在他们前边，一条宽阔的铺有草皮的大路，一直通到河滨，两旁满是修剪整齐的黑压压的水松。正如同她所说的，月亮果然高悬在天空，把水松在地面上映成了一些很大的黑影，还淡淡地照亮了草地尽头放着的一排箭靶。再朝前去，便是那片银光闪闪的河流。

他们漫步走到河边，在水畔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她摘下帽子，脉脉地凝视着缓缓流动的水，它那滔滔不绝的潺淙声和一辆疾驰而去的马力很大的汽车减弱了的呜呜声，莫名其妙地融合到了一起。

---

① 罗赛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英国诗人、画家，是颓废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资产阶级评论家称他的作品为“诗歌的肉体派”，认为它们破坏了道德基础。

“多么古怪的夜晚的声音，”她说。“古老的和崭新的。还有月光那边的探照灯光。这就是咱们的时代。”

他吻了她一下。她并没什么表示。她的嘴唇炽热、焦干。停了一会儿，她说道：

“这倒很不错。只是亲得不够好。”

“我可以亲得好点儿，”他悄声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前面，一动也没动。那会儿，他觉得尴尬，缺乏信心，又害臊又紧张。他恼怒地暗自想道，在这样一个夜晚，跟这样一个优雅、妩媚的女人待在这儿，真妙极了。凭着这么美的月光和这么撩拨人的情调，他原该热狂地一下把她搂进自己的怀抱里。事实上，他觉察到了他的局促的处境，觉察到了自己很想抽上一支香烟，还觉察到色拉里的那点儿醋又惹起了他的消化不良的老毛病。

还有，克里丝婷的脸竟然莫名其妙地在他眼前的水面上反映出来了，一张憔悴而含愁的脸，脸蛋儿上给他们初搬进洽司城街她用来漆那扇沉重的折门的刷子很可怜地抹上了一些漆。这使他感到烦恼，感到愤怒。他眼下在这儿，给这种情况里的义务拘束着。他是人，是吗——不是伏罗诺夫[1]的一个后补病员？他不顾一切地又吻了佛兰瑟丝一下。

“我以为你也许要再花十二个月才能打定主意哩。”她的眼睛里依然露出那种深情款款、忍俊不禁的神情。“现在，你觉得咱们是不是该走了呢，大夫。这种夜晚的空气——它们对清教徒[2]

---

① 伏罗诺夫(Serge Voronoff, 1866—1951)：在巴黎行医的一个俄罗斯外科医师，他在一九三七年宣布，通过将猴子的甲状腺移植于人体，可以促进低能儿童的智力发展，并使他们的身体发育成长。

② 清教徒(the Puritans)：英国新教之一派，起于十六世纪后半期，反对英国国教，主张彻底改革教会，以清心寡欲为立教之本。

般的人是不是太危险了呢？"

他搀着她站起来，她没松开他那只手，在他们走到汽车边上去的时候，一直轻轻地握着。他扔了一先令给那个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仆人，开动车子，朝伦敦驶去。在他开着车子的时候，她的静默跟语言一样有力地表示出了快乐。

可是他并不快乐。他觉得自己卑鄙、愚蠢。他恨自己，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失望，一面依旧怕回到他那间闷热的房里，那张卧不安席的寂寞的床上去。他的心冰凉，脑子里满是些折磨人的思想。他初恋克里丝婷时的甜蜜而苦闷的情趣，在布雷纳力最初那些日子里的欢乐激动，这些回忆掠过了他的眼前。他烦躁地忙把它们排开。

他们到了她的屋子外边；他脑子里依旧在跟那个思想挣扎。他跳下车去，给她把车门打开。他们一块儿站在人行道上，她打开皮包，取出大门钥匙来。

"你也进去吧？用人们大概全都睡啦。"

他踌躇了，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会儿太晚了吧？"

她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拿着钥匙走上了那几级石板台阶。他瑟瑟缩缩地跟在她后边。这时候，他眼前有个逐渐暗淡下去的幻象，他瞧见克里丝婷的身影提着那只旧手提袋，沿着市场走去。

一四

三天以后，安德鲁坐在威尔贝克街的诊疗室里。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郁闷的微风把往来车辆扰人的隆隆声，从敞开的窗

子上的窗帘外带了进来。他工作过度，感到疲倦，心里又害怕克里丝婷那个周末回来，一面又紧张而期待地等着电话铃响。同时，他汗流浃背地拚命工作，想在一个钟点内把六个付了三几尼诊金的病人全打发掉，因为他知道他还得尽快把普通门诊赶完，才好去接佛兰瑟丝出来吃晚饭。当夏普护士走进房来的时候，他很不耐烦地抬起脸来瞥了她一眼，她的性气乖张的脸上显得分外尖刻。

“来了个人要见你，一个挺讨厌的人。他不是病人，他说他也不是兜销员，又没有名片，只说姓鲍兰德。”

“鲍兰德？”安德鲁茫然地应了一声，接着他脸上突然开朗起来。“是不是康·鲍兰德呢？让他进来，护士小姐！立刻让他进来。”

“可是有位病人在等着你。再隔十分钟，罗勃兹太太——”

“哦！别管罗勃兹太太！”他急躁地冲口这么说。“照着我的话办。”

夏普护士听到他这腔调，脸上顿时红了起来。她嘴痒痒地想告诉他，她可没听惯人家这样跟她讲话，可是她只哼了一声，昂起头来走出去了。一刹那后，她把鲍兰德领进来啦。

“哟，是康啊！”安德鲁跳起来说。

“对，对，对，”康高声嚷着，咧开嘴，笑容可掬地大步走上前来。原来正是那位红发的牙医师，一点儿不差。他穿着那身过分宽大的闪亮的蓝衣服和那双棕色大皮靴，依旧是那副邋遢的老样子，就仿佛他那会儿刚从那座木车房里走出来似的。说真的，他也许稍许苍老了点儿，不过那个沾满汗珠的毛刷般的红口髭却显得和早先一样强劲，人也还是那么不屈不挠、须发蓬松、闹闹嚷嚷的。他使劲儿在安德鲁的背上拍了一下。“上帝在上，

曼逊！又瞧见你真高兴。你样子可好极啦，好极啦。我在一百万人中也认得出你来。嗨！嗨！想想看这个。你这儿可真是个上等地方，件件都好。”他把笑吟吟的目光转过来盯在那个有脾气的夏普护士身上，她那会儿正满脸轻蔑地站在一旁望着。“你的这位护士小姐先不让我进来，直到我告诉她我也是个大夫。这可一点儿不假，护士小姐。你帮他工作的这位自尊自大的家伙，不久之前跟我一样，也待在那个毫没出息的医疗组织下边。在阿伯拉劳那儿。你多会儿要是打那儿经过，上我太太和我那儿去，我们一准请你喝杯茶。老朋友曼逊的随便哪位朋友，都跟大白天一样欢迎！”

夏普护士瞪了他一眼，走出房去了。不过这对康真是白费，他还是淳朴自然、兴高采烈地滔滔汩汩说了下去。他回过身来对着安德鲁，忍不住说道：

“不是个美人儿，是吗，曼逊老弟？不过倒的确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嗨，嗨，嗨！你现在好吗？好吗？”

他握住安德鲁的手上下直摇，不肯放开，一面乐陶陶地咧开嘴笑个不停。

在那个死气沉沉的日子里，又瞧见康可真是一帖难得的补药。安德鲁挣脱开手以后，连忙在转椅上坐下，感到自己又恢复了本性。他把香烟推过去给康。接着，康把一只肮脏的大拇指塞在袖孔里，一手紧捏着刚点起的香烟湿的一头，概括地说了一下他来的原因。

“我原有几天假，曼逊老弟，又有两三件事得办，所以我太太叫我收拾收拾，匆匆忙忙地上这儿来了。你瞧，我一直想发明一种扣紧松弛了的刹车的弹簧。做做停停，我一直把我的脑力放在这个念头上。可是，妈的，谁都不肯瞧瞧我这个新发明！嗐，且

别管它，且别管它，咱们让它去吧。这跟另外那件事一比，压根儿就算不了一回事。”康把香烟灰弹在地毯上，脸上神气显得严肃了点儿。“听着，曼逊老弟！就是玛丽——你准记得玛丽罗，我可以告诉你，她老叨念你们！她近来身体很不好——根本就太差。我们陪她去找卢埃林，他对她简直没什么办法。”康突然激动起来，嗓音也变粗了。“妈的，曼逊，他竟然很莽撞地说她是患了肺结核——仿佛十五年前她的丹伯伯上疗养院去以后，那毛病在鲍兰德家还没闹完似的。你瞧，曼逊，你可不可以瞧在以往的交情上给我们帮点儿忙？我们知道你现在是位名大夫啦，阿伯拉劳当然常常谈到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瞧瞧玛丽呢？你简直不知道那孩子多么相信你，我们——鲍兰德太太和我——对这件事也是这样。这就是她干吗跟我说，‘等你可以去找曼逊大夫的时候，就去找他。要是他答应肯瞧瞧女儿，咱们当然把她在随便什么最方便的时候送到他那儿去。’你瞧怎样，曼逊？要是你太忙，你只管说出来，我决不跟你纠缠。”

安德鲁脸上显得很关切。

“别这么说，康。你瞧不出吗，我瞧见你多高兴？再说，玛丽，可怜的孩子——你知道，只要我办得了，我一切都愿意给她办，一切。”

他不管夏普护士一再故意冲进房来，净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跟康的谈话上。后来，她实在忍耐不住了。

“这会儿有五位病人在等着你啦，曼逊大夫。你比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多钟点。我可没法再去跟他们推托啦，这样对待病人我实在不习惯。”

就连那会儿，安德鲁还握住康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一面殷勤地招待着他。

“我可不让你就这么匆匆地跑回去，康。你打算待上多久？三四天——那很好！你现在住在哪儿？西国饭店——在贝斯华忒[①]那边！那不好！你干吗不来住在我家里呢？西国饭店就挨着我们那地方。我们有许多间房。克里丝婷星期五就回来。她瞧见你准挺高兴，康，准挺高兴。咱们可以一块儿谈谈早先的日子。”

第二天，康把行李搬到了洽司城街。晚门诊后，他们便一块儿到柏雷狄姆游乐场[②]去听第二场音乐会。跟康一块儿不论走到哪儿都非常愉快，这是很特别的。这位牙医师不时发出的嘻嘻哈哈的笑声，开头很令人吃惊，可是很快便传给了四周的人们。人们都侧过身来，同情地朝着康微笑。

“上帝在上！”康在座位上笑得前仰后合地说。“你瞧见那家伙吗！骑自行车的！你记得那次，曼逊——”

休息的时候，他们站在酒吧间里，康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口髭上沾着泡沫，棕色的皮靴很得意地踏在地板上。

“曼逊老弟，我可没法告诉你，我把这看作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你真太好啦！”

安德鲁面对着康的热忱感激，不知怎么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玷污了的伪君子啦。

随后，他们在喀德罗吃了一块牛排，喝了一些啤酒，回到家去，扇旺了前房的炉火，坐下来聊天。他们一边谈着，一边抽烟，又喝了好几瓶啤酒。有一刹那，安德鲁忘却了超等文明生活中

① 贝斯华忒(Bayswater)：伦敦的一条通衢，一头接诺丁山高街，一头和牛津街相连。

② 柏雷狄姆游乐场(the Palladium)：伦敦阿该尔街的一处游乐场。

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的紧张的业务，勒·罗依方面可能的延聘，维多利亚医院里提升的机会。自己投资的情况，佛兰瑟丝·劳伦斯的温柔细腻，克里丝婷那双遥远的眼睛里含着的指责所引起的惶悚——这一切全暗淡下去，只听见康大声喊道：

"你记得那次咱们跟卢埃林的斗争吗？厄尔查特和其余的人全扔下咱们，溜之大吉——厄尔查特这会儿倒依旧很硬朗，还叫我向你问个好。后来，咱们，咱们两个，就喝起来，把啤酒全部喝光了。"

第二天来了，冷酷无情地带来了和克里丝婷重行团聚的时刻。安德鲁拖着毫不疑心的康一直走到月台尽头，心里很烦躁地觉察到自己不够冷静，同时也瞧出来，鲍兰德正是他的救星。火车驶进站的时候，他的心痛苦而企盼地跳着。当他瞥见克里丝婷那张熟悉的小脸杂在那群陌生人当中朝前走来，紧张而企盼地向着他的时候，他感到了一刹那难熬的痛苦与悔恨。接着，他抛开了一切，极力想显得热切而不在意。

"喂，克里丝！我以为你永远不回来啦！不错，你仔细瞧瞧他。他正是康！康本人！一点儿也不见老。他待在咱们家，克里丝——我们到车里再把一切跟你细说吧。我把车开来啦，就停在外边。你玩儿得乐吗？哦，你瞧！——你干吗自己提着箱子呢？"

克里丝婷给月台上这种意想不到的接待激动起来——她原来担心他也许压根儿就不来接她——憔悴的颜色不见了，血液重新旺盛地泛上了她的面颊。她本来也很忧虑，神经非常紧张，一心渴望有个重新和好的开端。现在，她几乎觉得满怀希望了。她和康同坐在后座上，热切地谈着说着，不时偷眼瞧瞧坐在驾驶座上的安德鲁的侧面。

"哦，回家来真快活。"她走进前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下来迅速而渴望地问道，"安德鲁，你想念我吗？"

"当然想念。我们全想念你。是吗，班纳特太太？是吗？佛洛瑞？康！你干吗去搬那行李？"

他立刻跑到外边去给康帮忙，没必要地乱提了一阵子皮包。随后，他还没来得及再做什么，或是说什么，倒又得出诊去了。他硬说他吃茶点的时候一定可以回来。等他沉重地坐上车座以后，他才痛苦地嘀咕道：

"谢谢上帝，总算过去啦！她这次出去休息并没显得好多少。嗐，妈的！——我想她准没瞧出来。眼下，这是最最要紧的。"

虽然他回来很晚，可是却非常精神，非常高兴。康也给他那种兴致逗得欢天喜地。

"上帝在上！你比早先可精神多啦，曼逊老弟。"

有一两次，他觉得克里丝婷的目光微微有点儿恳求地盯到他身上，希望他有所表示，希望他露出一丝谅解的神色来。他瞧得出，玛丽的毛病——一件矛盾的、焦心的事——很分了她的心。在谈话中，她有一次解释说，她已经请康打电报给玛丽，叫她立刻，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明天，直接到伦敦来。她很为玛丽担心，希望马上想个办法，或者不如说是，想尽各种办法。

事情的结果竟然比安德鲁料想的好。玛丽回电来说，她第二天午饭以前便可以到。克里丝婷于是忙着给她准备一切去了。屋里的忙乱和兴奋甚至把他假装的热诚也给掩盖过去。

可是等玛丽到后，他突然又恢复了常态。一眼看去，玛丽的身体显然很不好。这些年来，她已经长成了一个瘦长的二十岁的姑娘，肩膀微微有点儿下弹，脸色显出了那种不自然的白皙，这使安德鲁马上瞧出了一种很不好的兆头。

她一路前来感到十分疲乏。虽然她瞧见他们觉得很高兴，很想坐着多谈一会儿，可是六点左右，他们还是劝她上去睡了。这时候，安德鲁跟上楼去，听了一下她的胸腔。

他在楼上只待了十五分钟，可是等他回到客厅里康和克里丝婷面前的时候，他脸上的神色这一次真显得有点儿不安了。

“恐怕是的。左肺尖。卢埃林诊断得一点儿不错，康。不过别担心。才初期。我们可以有办法！”

“你是说，”康忧郁而疑惧地问，“你是说，可以治得好吗？”

“是的。我可以这么说。这意思就是说，得时刻注意着她，经常观察，各方面照料。”他紧蹙起眉头，细想了一会儿。“康，据我瞧，阿伯拉劳可以说是对她最不适宜的地方了——早期的肺结核待在家里本来就不好——你干吗不让我把她送进维多利亚医院去呢？我跟托罗谷德大夫很有交情，准可以把她送进他的病房。我可以随时注意着她。”

“曼逊！”康令人感动地喊着。“这可真够交情。你不知道我这孩子对你多么信任！要说有谁可以把她治好，那就是你。”

安德鲁立刻去打电话给托罗谷德。五分钟后，他回来了，说玛丽那个周末便可以住进维多利亚医院去。康顿然显得高兴起来，他想到胸腔医院，想到安德鲁的注意和托罗谷德的照料，乐天的性情不禁又激动起来，觉得玛丽仿佛已经给治好了。

接下来的两天真忙透了。到星期六下午，玛丽住进了医院，康在巴丁顿搭上火车离开以后，安德鲁才冷静下来，可以面对着那个时刻了。他走向门诊处去的时候，竟然能够紧捏捏克里丝婷的胳膊，很轻快地喊着说道：

“又聚在一块儿真不错，克里丝！啊呀！这一星期真够忙的。”

这种腔调听起来很美满。可是他幸而没有瞧见她脸上的神色。她在房里坐下，头微微低着，两手搁在膝上，孤独、静默。初回来的时候，她曾经那样满怀希望。但是现在，她内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预兆：啊呀！这种情形多会儿才会过去，怎样才会过去呢？

一五

成功的洪流不停地向前奔腾，堤防溃决，形成了一道汹涌澎湃、不断上涨的大水，不可抗拒地冲着他朝前。

这时候，他跟汉姆逊和艾伏瑞的来往已经比早先更密切，也比早先更为有利了。此外，第德曼还请他去代理了一下广场大饭店里的业务，因为他要飞到勒图盖[①]去打七天高尔夫，他把诊金跟曼逊两个平分来作为报酬。往常，第德曼总请汉姆逊代理，可是新近，安德鲁疑心他们俩已经闹翻了。

安德鲁发觉自己可以直接走进一个发病的电影明星的卧房去，坐在缎子被上，用有把握的手扪着她的毫无性感的身体，也许还跟她一块儿抽上一支香烟，要是他有时间的话，这使他觉得多么有面子啊！

不过约瑟夫·勒·罗依的赏识却更有面子。前一个月，他跟勒·罗依一块儿吃过两顿午餐。他知道那个人的心里正琢磨着一些很重要的计划。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勒·罗依曾经试探地说道：

---

① 勒图盖(Le Touquet)：法国的一处著名的海滨疗养胜地，在多佛尔海峡加来市附近。

“你知道，大夫，我一直在试探你。我要办起的是一件规模相当大的事，需要不少精明的医学知识。我可不再要什么有两手的大人物了——老伦波尔德连他自己的那点儿热卡都不值，我们就打算给他带上黑纱啦[①]！——我也不要许多所谓专家聚齐了来开会，拖着我绕弯儿。我只要一个稳健的医学顾问；我觉得你似乎正是我要找的人。你瞧，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建立在普及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一大部分群众的支持。不过我老实认为，扩大我们的业务和增加更多的品种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得分化牛奶的成份，用电来分化，使它们受到紫外线的照射，然后制成片剂。含有维生素乙的克里莫、克里莫法克斯和专门适应营养不良、软骨病、维生素缺乏性失眠症的‘勒萨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夫？再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按着比较正规的医学方针来进行这件事，我们就可以取得整个儿医学界的帮助和同情，可以说是使所有的大夫都成了我们潜在的推销员。这意思就是说，得做一些科学性的广告，大夫，科学性的处理方法。这就是我认为一位年轻而有科学知识的大夫在公司里可以一直给我们帮忙的地方。我想请你帮我把这事办好，这一切都是完全公开的和科学性的。我们实际上是在提高我们自己的地位。你要是想到大夫们推荐的那些毫无价值的补药——象丙种‘玛罗宾’、‘维加托’和‘骨麸’——嘿，那我认为在提高一般健康的水平方面，我们这倒真是对国内作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性贡献。”

安德鲁没有静下来细想，一粒新鲜的绿豌豆里的维生素，或许比几听克里莫法克斯里的还要多。他那会儿太兴奋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想到在董事会里工作所得到的待遇，而是因为想

① 意思是说就要请他离职了。

到勒·罗依的事业。

佛兰瑟丝告诉过他，他怎样可以从勒·罗依操纵的广大市场中获取利润。啊！进去跟佛兰瑟丝喝杯茶，感到那个妩媚的、世故很深的女人对他特别垂青，对他露出一种极其撩人的亲昵的微笑，这可的确是快意的！和她来往使他也变得世故起来，增加了他的自信——一种更冷漠无情的修养。他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她的人生哲学的熏陶。在她的指导下，他学着培养起了那种虚假的仪表，把内心的真情全扔向一边去了。

这会儿，跟克里丝婷面对面，已经不是一件令人局促不安的事了，他跟佛兰瑟丝消磨了一小时以后，可以自自在在地回到家里。他并没静下来细想想这个惊人的改变多么奇怪。要是他偶然想到这件事，那也只不过是自行解释说，他并不爱劳伦斯太太，克里丝婷对这件事全然不知道，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一时期都会碰上这种尴尬的局面。他为什么要与众不同呢？

作为一种补偿，他待克里丝婷分外殷勤，很温存地跟她讲话，甚至把他的计划拿去跟她商量。她知道他打算第二年春天把威尔贝克街的屋子买下，等安排就绪以后，他们就要离开治司城街了。现在，她已经不再跟他争执，不再当面指责他，即使她心里不高兴，他也决瞧不出。她似乎已经变得完全消极了。就他说来，生活进展得太快，根本不容他停下来多想一会儿。那种步伐使他兴奋。他有一种虚伪的力的感觉。他感到生气蓬勃，愈过愈有力量，简直成为自己和自己命运的主宰了。

接着，一个大霹雳从晴空里打了下来。

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小商人的太太到治司城街他的诊疗室来找他。

她是维德勒太太，一个身个儿瘦小的女人，虽然已到中年，

城堡 十四

却还眼睛闪亮、行动敏捷。维德勒太太是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人，一辈子都待在伦敦市区①，从没到过比玛尔甘特②更远的地方。安德鲁跟维德勒家很熟悉，他初到这一区的时候，曾经给他们的小男孩瞧过一次小毛病。在早先那种日子里，他还把鞋送到那儿去修理，因为维德勒家是体面的、勤恳的买卖人，在巴丁顿街口开了一爿两间门面的店铺，富丽堂皇地管它叫作整新有限公司——一边专门修理皮鞋，一边专门烫洗衣服。哈里·维德勒是个身体结实、脸色苍白的人，人们可以常瞧见他坐在那儿，不上衣领，单穿着衬衫，膝盖中间夹着一只鞋楦子，再不就是站在烫衣板面前烫衣服——虽然他请了两三个助手——要是那一部门的工作特别忙的话。

维德勒太太那天来谈的是关于哈里的事。

“大夫，”她神情利落地说，“我先生不大舒服。这几个星期，他一直不大好。我劝过他好几次，让他来找您，可是他不肯。你明儿去瞧一趟，好吗，大夫？我让他躺在床上。”

安德鲁答应明儿就去。

第二天早晨，他去了，看见维德勒躺在床上，说了一个肚子痛越来越厉害的病历。他的腰围在过去几个月里突然变得很粗。象大多数身体一向健康的病人那样，他自己免不了对这有好几种想法。他说，他过去啤酒喝太多啦，再不也许就该怪他那老坐着不动的生活。

可是安德鲁检查了之后，把这些说法都否定了。他认为这

---

① 原文是 Bow Bells，指伦敦圣玛丽-勒-鲍教堂的大钟钟声所达到的范围，即指伦敦市区。

② 玛尔甘特(Margate)：英格兰肯特郡的一处港口，距伦敦约七十余英里。

是囊肿，虽然并没有危险，却需要施行一次手术。他极力安慰维德勒和他太太，解释给他们听，一个这样简单的囊肿怎么会在身体内部长大起来，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但是一经割除以后，一切麻烦便都没有了。他心里对这次手术的结果毫不怀疑，于是建议维德勒立刻住进医院去。

但是维德勒太太听到这儿，忙举起两手。

"不成，大夫，我可不把哈里送进医院去！"她竭力镇定住自己内心的激动，说。"我早就有点儿觉得要出这种事啦——他干这买卖的时候，那样拚命地工作。现在，这可真来了，谢谢上帝，我们幸亏还可以应付。我们并不富裕，大夫，这您知道，不过我们可存着一点儿钱。这会儿正是用它的时候。我可不要哈里去请求捐款人写信，站在那儿排班，象个讨饭的那样住进一间普通病房去。"

"但是，维德勒太太，我可以帮您安排一下——"

"不！您可以把他送进一家私人疗养院去，大夫。这一带就有不少。然后，您可以找一位自己开业的大夫来给他动手术。我可以跟您说，只要我在这儿，哈里·维德勒就决不住进公家医院去，大夫。"

他瞧出来，她已经打定主意了。再说，真个的，维德勒本人自从知道得住院开刀以后，也跟他太太意见一样。他想获得可能的最好的治疗。

那天晚上，安德鲁打了个电话给艾伏瑞。这时候，他当然总是找艾伏瑞了，尤其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还得请他加以照顾。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艾伏瑞。我这儿有个腹部需要动手术的病人——是相当体面的勤恳的买卖人，不过并没什么钱，你知道。我恐怕你收不到多少手术费。但是你要是能按着——比

方说吧，平时费用的三分之一来给他开刀，那我就很谢谢你啦。"

艾伏瑞倒非常大方。没有别的比给他朋友曼逊效劳会使他更高兴的了。他们把病情讨论了几分钟，接下来安德鲁打了个电话给维德勒太太。

"我刚去找过查尔斯·艾伏瑞先生，西区的一位外科大夫，他恰巧是我的好朋友。他明儿跟我一块儿来瞧瞧你先生。维德勒太太，十一点，可以吗？他还说——你听见吗？——他还说，要是得动手术的话，那他只收三十几尼，维德勒太太。他平时的手术费是一百几尼——也许还多点儿——按这样来说，我想咱们办得还可以。"

"是的，大夫，是的。"她的语调很焦急，不过她却极力使声音显得很快慰。"我想这当然全都亏了您啦。我们总可以想法把那凑合上。"

第二天早晨，艾伏瑞跟安德鲁一块儿去瞧了一下病人。再下一天，哈里·维德勒便住进布朗斯兰广场的布朗斯兰疗养院去了。

那是一所洁净的、老式的疗养院，离洽司城街不远，是本区许多所疗养院中的一所，这里费用相当适中，但是设备却很缺乏。它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内科病人，瘫痪，慢性心脏病，主要的困难是得防止患褥疮的卧床不起的老婆子。它跟安德鲁在伦敦进去过的所有其他的疗养院一样，压根儿就没打算用来作为目前的用途。里边没有电梯，手术室早先是一间暖房。不过院长柏克斯顿小姐倒是个有资格的护士长和一个勤勤恳恳的女人。不同布朗斯兰疗养院有什么缺点，它倒的确是干干净净、毫无病菌的——连铺着闪亮油毡的地板上最远的角落也都是这样。

他们定在星期五动手术，因为艾伏瑞不能早来，所以便订了

两点钟这么一个特别晚的时间。

虽然安德鲁先到了布朗斯兰广场，艾伏瑞却也准时来了。他跟麻醉师一块儿乘车驶来，站在一旁瞧着他的司机把他盛器械的大皮包提了进去——以免出什么意外，妨碍到他随后的高明的手段。尽管他明明瞧不起这个疗养院，他的态度却依旧那么殷勤。十分钟内，他已经安慰过一气子候在前房的维德勒太太，"降服了"柏克斯顿小姐和她的护士，接着，在那间怪可笑的小手术室里换好衣服，戴上手套之后，他便泰然自若地全准备停当了。

病人坚决而愉快地走了进来，把睡衣脱下——一个护士立刻把它拿走了——爬上那张狭窄的手术台。维德勒认识到自己一定得经历这次考验，便勇往直前地毫不畏怯。麻醉师还没把罩子罩在他脸上的时候，他朝着安德鲁笑了笑。

"经过这次手术以后，我身体会更好的。"下一刹那，他闭上眼睛，几乎急切地把乙醚一口口深深地吸了进去。柏克斯顿小姐把绷带去掉，涂碘的地方袒露出来，不自然地隆起，象个闪闪发光的小土堆似的。艾伏瑞立刻便动起手术来。

他首先神气活现地在腰部的肌肉上深深地注射了几针。

"预防休克，"他一本正经地朝安德鲁说。"我向来总用这法子。"

接着，真正的工作开始了。

他切开的口子很大，所以病痛的地方顿时——几乎滑稽可笑地——便显露出来了。那个肿囊在口子那儿浮动，象个打足了气的湿漉漉的足球似的。安德鲁诊断的正确，不过增加了点儿他的自尊心。他想到维德勒摆脱了这个不舒服的累赘以后，身体准会大好起来，同时又想到自己的下一个病人，不免偷眼去

瞧了瞧表。

这时，艾伏瑞以他的熟练的态度正在拨弄那只“足球”，镇定自若地想用两手去捧住它，一直摸到它附着的地方，可是尽管镇定自若，却一次又一次没有弄成功。每次他想去捧住那只“球”，那只“球”便从他的手里滑开了。他试了至少有二十次。

安德鲁急躁地望着艾伏瑞，心里想到——这个人在干什么？腹腔里虽没多少空隙，却足够让他操作。他以前瞧见卢埃林、丹尼和他的古老的医院里十二三个别人动过手术，他们的手法都很熟练，切开的口子也比他的小得多。在狭窄的部位用手操作，这原是外科医师的本份。突然，他想起来，这是艾伏瑞帮他做的第一个腹部手术。他不自觉地把表还进口袋去，朝着手术台僵僵地走近了点儿。

艾伏瑞依旧尽力想摸到肿囊的下边，依旧安详、机敏、若无其事。柏克斯顿小姐和一个年轻的护士满怀信心地站在一旁，对什么事压根儿都不大知道。麻醉师是个年长的、花白头发的人，那会儿正深思地用大拇指在抹塞上塞子的瓶底。那个空荡荡的、玻璃顶的小手术室里的气氛是单调的、极端平静的。它里边没有高度紧张的感觉，或是热烈、生动的场面，只有艾伏瑞扛起一边肩膀，用戴着手套的手在操作，竭力想摸到那只滑溜溜的“皮球”的下边去。可是不知怎么，安德鲁竟然起了一种寒凛凛的感觉。

他发觉自己正蹙起眉头，很紧张地在注视着。他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呀。这是很简单的手术，再过几分钟它就结束了。

艾伏瑞仿佛很满意似的淡淡地笑了笑，放弃了寻找肿囊附着的那地方的尝试。年轻的护士很恭顺地望着他，他要过一把

刀去，慢吞吞地把它拿起来。也许，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没有显得比那会儿更象小说里的伟大的外科医师了。他握住那柄刀，安德鲁还没知道他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已经在肿囊的亮晶晶的外皮上大大咧咧地刺穿了一个口子。跟着，一切顿时全发生了。

肿囊破裂开来，把静脉中的一大股血喷到了空中，还把里边的一切全注进腹腔里去。一秒钟前，还是一个紧绷绷的圆球，一秒钟后，只剩下一个松弛耷拉的钱袋般的组织，躺在一滩汩汩流着的血泊中了。柏克斯顿小姐发疯般的在贮槽里① 去摸拭子②。麻醉师兀地一下坐起来。年轻的护士瞧样子好象就要晕过去似的。

艾伏瑞一本正经地说道：

"劳驾，拿个夹子来。"

安德鲁的心头起了一阵莫大的惊慌。他瞧出来，艾伏瑞因为没能摸到那个小茎③ 把它扎住，已经盲目地、卤莽地把肿囊给切开了。这可是一个出血囊肿。

"劳驾，拿个拭子来，"艾伏瑞用镇定自若的嗓音说。他正在那滩血污上瞎忙，极力想夹住那个小茎，用拭子把血汪汪的腹腔揩干净，拚命堵塞，结果依然没能止住出血。安德鲁在眼花缭乱的一刹那中猛地明白过来了。他想到，"我的天！他压根儿就不会动手术，压根儿就不会。"

麻醉师一个手指按住颈动脉，用歉疚的低声喃咕道：

---

① 指盛放药棉等的鼓状筒。

② 拭子(swab)：头上裹有药棉的药签。

③ 指肿囊和内脏联在一起的肉茎。

“我恐怕——他就要完啦，艾伏瑞。”

艾伏瑞放下夹子，把腹腔里塞满了血污的纱布。他着手去缝起他开的大口子。腹部那会儿可不隆起了。维德勒的肚子显得瘪了下去，苍白、空虚，原来维德勒已经去世了。

“是的，他已经完啦，”麻醉师终于这么说。

艾伏瑞把最后一针缝好，有条不紊地把线剪断，然后回身把剪刀放在器械盘里。安德鲁瘫痪在一旁，一动也不能动。柏克斯顿小姐面如土色，正机械般的把毯子外边的热水瓶拾掇起来。她似乎凭了一大股意志力才镇定住自己，走到外边去了。担架工友不知出了什么事，还把担架抬了进来。接着，哈里·维德勒的尸体便给抬到楼上他的卧房去了。

艾伏瑞终于开口了。

“很不幸，”他脱掉手术衣的时候，声音镇静地说。“我想是休克——你觉得是吗，格雷？”

麻醉师格雷唧唧嚷嚷地回答了一句。他正忙着收拾起他的器械来。

安德鲁依然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心情恍惚、紊乱，这时突然想起了等候在楼下的维德勒太太。艾伏瑞仿佛瞧出了他这个心思。他说道：

“别担心，曼逊。我会去告诉那个小娘儿们。来，我这会儿就去给你把这件事办掉。”

安德鲁象个听人摆布的人那样，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跟着艾伏瑞走下楼梯，到候诊室去。他依旧吓得目瞪口呆，胸中难受得有气无力，完全没法去向维德勒太太开口。这当儿，倒是艾伏瑞随机应变，几乎变得高超绝人了。

“亲爱的太太，”他怜悯而恳切地说，一面把一只手轻轻放在

她的肩头上，“我恐怕——我恐怕我们得告诉您一个坏消息。”

她把戴着一双破旧的褐色羊皮手套的手紧紧地扣在一起，眼睛里闪现出了惧怕和恳求的神色。

“什么！”

“维德勒太太，尽管我们替您丈夫用尽了一切可以想的办法，他还是——”

她瘫倒在椅子上，脸色煞白，戴着手套的手依然紧紧地握在一起。

“哈里！”她用伤心透了的低声喊着。接着，又喊了一声，“哈里！”

“我只可以代表曼逊大夫、格雷大夫、柏克斯顿小姐和我本人告诉你，”艾伏瑞很伤感地说了下去，“世界上没有力量可以救得了他的。而且，就算他在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去世——”他富有用意地耸了一下肩膀。

她抬起脸来望着他，领会到他的意思，就连在那个伤心难受的时刻都觉察到他的厚道，他待她的仁慈。

“这是您可以告诉我的最厚道的话啦，大夫。”她满眼泪泪地说。

“我让护士长下来陪着您。尽力撑了起来。谢谢您，谢谢您这么有勇气。”

他走出房去，安德鲁依然跟随着他。走道尽头是那间空着没人的办公室，房门那会儿正大开着。艾伏瑞一边摸索他的香烟盒，一边走进办公室去。他在那儿点着了一支烟，狠狠地抽上一大口。他的脸色也许比平时稍许白点儿，可是下颏却很沉着，手也非常稳定，神经一丝一毫都没动摇。

“咳，这可结束啦，”他冷静沉思地说。“很抱歉，曼逊。我做

梦也没想到那是出血囊肿。不过你知道，这种事情在管理得最好的地方也会发生。”

那是一间小房，唯一的一张椅子也给推到办公桌下边去了。安德鲁在壁炉前边那个蒙皮的木条炉栏上坐下。他热狂地瞪眼瞅着空炉格里放的那只黄绿色花盆内的叶兰①，心里感到懊丧、紊乱，简直到了彻底垮掉的边缘。他无法摆脱掉哈里·维德勒的幻影：维德勒自个儿走到手术台前边——“经过这次手术以后，我身体会更好的”——接着，十分钟后，竟然颓丧地躺在担架上，成了个遭到支解和屠割的尸体了。他愤怒地咬紧牙齿，用一只手把眼睛遮了起来。

“当然，”艾伏瑞盯着香烟头说。“他没在手术台上死掉。我在他死前早把手术全做好——这就毫无问题啦。用不着来验尸。”

安德鲁抬起头来。他在颤抖，因为他觉察到自己在这个糟不可言的情况里十分软弱，所以感到愤怒，艾伏瑞竟然这么冷酷无情地应付过去了。他相当粗暴地说道：

“务必请你别说了。你知道是你杀了他。你不是个外科大夫。你以前一直就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的。你是我一生中所瞧见的最糟的笨货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艾伏瑞脸色发白地死盯了安德鲁一眼。“我可不赞成你这样讲话，曼逊。”

“你不赞成。”一阵痛苦的、歇斯底里的抽噎使安德鲁颤抖起来。“我知道你不赞成！不过这是实情。直到这会儿，我转给你

① 叶兰：植物名，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叶从根际生出，长椭圆形，四月间开花。

的病人都是些不相干的毛病。可是这个——咱们的第一个真正的病人——哦，天呀！我原该知道的——我就跟你一样糟——”

“管住你自己，你这歇斯底里的傻瓜。你要给人家听见的。”

“就给人家听见，又怎样？”安德鲁微微地又感到一阵愤怒。他哽哽噎噎地说道：“你跟我一样，也知道这是实情。你搞得乱七八糟——这简直是谋杀！”

有一会儿工夫，艾伏瑞仿佛要把他打得人事不知地从炉栏上倒下去似的。以那个年纪较大的人的体重和气力来说，他可以很轻易地使出这股子劲儿来。可是他狠狠地挣扎了一下，管住了自己，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出房去了。不过他的无情的、铁青的脸上却显出了一种凶恶的神色，冷冰冰地表明了终生难忘的愤怒。

安德鲁把前额抵在冰凉的大理石壁炉台上，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间办公室里究竟待了多久。不过他终于站起身来，相当迟钝地认识到自己还有些非做不可的工作。这件不幸的事令人惊骇地震动了他，跟一枚爆炸的炮弹一样，带来了强烈的破坏。他仿佛也给剜除了内脏，变得空空荡荡的了。不过他仍旧不由自主地走着，象一个受了伤的兵士那样朝前走去，这个兵士虽然身受重伤，却被机械般的习惯逼着去执行等他执行的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总算硬撑着走完了其余的出诊人家。随后，他心情沉重、脑子疼痛地回到家里。时间已经很晚，都快七点钟了。他恰好赶上瞧他的普通门诊和晚门诊。

前边的候诊室里坐满了人。门诊处里更挤得走都走不进。他象个垂危的人那样，死气沉沉地细看了一下他们，虽然那是一个爽朗的夏夜，他的病人却聚集了来赞扬他的态度，他的人品。他们大多数是女人，有许多都是劳里埃商行的女店员，这些人给

他的微笑、他的圆滑，以及他劝她们坚持吃药的意见怂恿着，已经来了好几星期啦——还是原来那帮人，他麻木地想着，还是老把戏！

他在门诊处的转椅上沉重地坐下，脸上做出一副假面具般的神气，开始了每天晚上的那老一套。

"您怎么样？唔，我想您是显得稍许好点儿了！是的。脉搏有力多啦。这种药对您很见效。您不嫌太难吃吧，我的好姑娘？"

接着，他走到外边等候在那儿的克里丝婷面前，把空药瓶递给她，沿着走道走到诊疗室去，在那儿又用这套陈词滥调询问上一遍，又表示出了这套假惺惺的同情，然后沿着走道又走回来，拿起那只盛满了药的瓶子，再回进门诊处。这样，他自行毁灭的这场可怕的把戏便演了下去。

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他感到很不舒服，可是他还是做了下去，一半为了折磨自己，一半出于空虚枯寂，因为他没法止住自己。在他痛苦迷茫地奔前奔后的时候，他不停地暗自问道：我在朝哪儿走？上帝在上，我到底在朝哪儿走？

后来，比平时稍许晚点儿，门诊到九点三刻才结束了。他把门诊处的大门锁上，穿过走道，走进了诊疗室，克里丝婷跟往常一样待在那儿等候他，准备把挂号单大声念出来，帮他把帐结好。

他好多星期以来这才第一次认真地望着她，凝视着她的脸，她垂着眼睛，正在细看手里的挂号单。尽管他那会儿人很麻木，她的改变却依然使他大吃一惊。她脸上的神情是沉默的、呆板的，嘴唇耷拉下去。虽然她没望他，她眼睛里却有一种伤心透了的神色。

他坐在桌子旁边，面前放着那本厚厚的帐簿，胁部的肌肉感

到说不出地紧张。可是他的身体，裹着死亡的那个形骸，却不容内心的那种悸动稍微显露出来。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已经把挂号单大声念起来了。

他一面听着，一面不停地在帐簿上画记号，出诊画个十字，门诊画个圆圈，把他的全部罪恶都给登记下了。等这一切做好以后，她问道："好！今儿一总收进了多少？"直到这时，他才觉察到她嗓音里的那种令人畏缩的讽刺意味。

他没有回答，也没法回答。她离开了那间房。他听见她走上楼梯到她房里去，还听见她悄悄地把门掩上的声音。他独自一个：冷清、痛苦、迷惘。我在朝哪儿走？上帝在上，我到底在朝哪儿走？突然，他的眼睛看到了那只装满了钱、鼓鼓囊囊地盛着他那天的现金收入的烟草袋。他又感到一阵歇斯底里。他拿起那只口袋，把它扔向房角落里。它笨重而无知觉地锵锵一响落到了那儿。

他跳起来，觉得简直要闷坏了，一口气也吸不进。他离开了诊疗室，奔进屋子后边的小院子去，那儿就象是星星下的一口黑森森的小井。他在那儿虚弱地靠着那堵砖砌的隔墙，很厉害地作起干呕来。

一六

他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清晨六点钟才沉沉睡去。他醒得很晚，脸色苍白，眼光瞢腾，九点过后才走下楼来，发觉克里丝婷已经吃过早饭，跑出去了。平时，这并不会使他作恼。那天，这竟然使他很苦闷地感觉到，他们俩多么疏远了啊！

班纳特太太把做得很好的熏肉煎蛋端上来给他，可是他简

直没法吃下去，喉咙里的肌肉一动也不动。他喝了一杯咖啡，接下来，灵机一动，自己调合了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和汽水，把它也喝了。随后，他便准备去面对着那一天的工作啦。

虽然那股机械般的力量依旧控制着他，他的行动却不象早先那么呆板了。一线微光，一丝暗淡的亮光，射进了他的迷茫不定的脑海。他知道自己正待在一场巨大崩溃的边缘。他还知道，要是他有天掉进那个深渊，那他就决爬不上来了。他很审慎地约束住自己，打开车房，把车开出来。这一着力使他的掌心出了许多汗。

那天早晨，他的主要目的是到维多利亚医院去，因为他跟托罗谷德医师约好一块儿去瞧玛丽·鲍兰德。这至少是一个他不希望逃避的约会。他缓缓地驶到医院去。说实话，他坐在汽车里要比走路的时候觉得好受些——他已经开车开惯了，开车成了自动化的反射运动啦。

安德鲁到了医院，把车停好，便到上边病房去。他朝护士长点点头，走到玛丽的床边，顺手把体温单拿起来。接着，他在蒙上红绒毯的床边坐下，觉察到她的欢迎的微笑，觉察到她旁边放着的那一大束玫瑰，不过他一直都在细瞧着那张体温单。体温单令人很不满意。

"早，"她说。"我的花好看吗？克里丝婷昨儿带来给我的。"

他望望她。两颧没有潮红，不过比住进院的时候略瘦了点儿。

"唔，挺美的花。你人觉得好吗，玛丽？"

"哦！——好。"她的眼睛避开了他一刹那，然后满带着热忱的信心又回过来。"我知道这反正不会拖多久的。您很快就会把我给治好啦。"

她的话里，特别是她的目光里流露出的信心，使他的心怦怦直跳，给他带来一大阵痛苦。他想道，要是这方面再出什么漏子，那就是最后的一大打击了。

这时候，托罗谷德医师来查病房了。他一走进房，瞧见安德鲁，立刻便走到他面前来。

“早，曼逊，”他兴冲冲地说。“哟？怎么回事？你不舒服吗？”

安德鲁忙站起来。

“我挺好，谢谢你。”

托罗谷德医师很感奇怪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回过身去对着玛丽的床。

“我挺高兴你要来跟我一块儿瞧瞧这个病例。请你把屏风拿来，护士长。”

他们一块儿给玛丽检查了十分钟，接着托罗谷德走到最末一扇窗子旁边凹进去的那块地方，那儿虽然可以瞧见整个病房，说话却不至于给人听见。

“怎么样？”他问。

安德鲁从迷惘中听见自己说道：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样，托罗谷德大夫，不过我认为这个病例的进展情况不十分令人满意。”

“有一两处，”托罗谷德拈着他那儿绺细胡子说。

“我觉得似乎稍微蔓延开了点儿。”

“哦，我可并不认为是这样，曼逊。”

“体温比较不规律。”

“唔，也许。”

“我很冒昧地跟你这么提一下——我挺知道咱们彼此的地位，不过这个病例对我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不可以考

嘛就使用气胸呢？你总记得，玛丽，这个病例，初来的时候，我就急着想用那个。”

托罗谷德斜瞥了曼逊一眼。他的脸色变了，显出了很顽固的样子。

“不，曼逊。我瞧不出这是个该用气胸的病例。原先我就认为是这样——现在我还认为是这样。”

他们静默了一会儿。安德鲁没法再说什么。他很知道托罗谷德，知道他的乖僻固执的脾气。他身体上和精神上那会儿都感到疲惫，没法进行一场必然徒劳无益的争辩。托罗谷德接着说了下去，吹嘘了一番他对这个病例的看法，安德鲁脸上木然地听着。等托罗谷德把话说完，去瞧其余的病床的时候，他才又走到玛丽的床前，告诉她他明天再来瞧她，随后便离开了病房。在他驾车离开医院之前，他叫门房打了个电话到他家去，说他不回去吃午餐了。

那会儿已经快一点啦。他还是心烦意乱，陷在痛苦的自我沉思里，人也饿得虚弱无力。快到白特西桥的时候，他在一家普通小茶室外边停住，进去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些涂黄油的热烤面包。但是他只能把咖啡喝下，因为他对烤面包感到恶心。他觉得那个女侍者好奇地瞅着他。

“这不好吗？”她说。“我给您换去。”

他摇摇头，请她把帐单开来。在她开帐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很傻气地在数着她衣服上闪亮的黑钮扣。多年以前，在布雷纳力的一间教室里，他有一次也曾盯着三粒珍珠色钮扣望过。到了外边，一片耀眼的阳光令人窒息地高悬在河上。他茫茫然地想起，那天下午他在威尔贝克街还约好了两个病人，于是便慢慢地驾车驶到那儿去了。

夏普护士那会儿正没好气，这是每逢他叫她星期六到诊所来上班的时候，她一贯的心情。但是她也问他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接着，她用柔和点儿的声音告诉他——因为汉姆逊医师是她特别敬重的人——佛瑞第午餐后已经给他来过两次电话了。

她走出诊疗室以后，他在办公桌前坐下，直瞪瞪地朝前望着。他的第一个病人两点半便来了——这是一个患心脏病的病人，是吉尔介绍来的一个矿务部的青年职员。他的确患着心脏瓣膜病。安德鲁对这个病人花了很长的时间，尽心竭力，热诚地留住这个青年人，仔细地琢磨着治疗方法上的详情细节。等他诊视完毕以后，青年人伸手去摸他的瘪皮夹，安德鲁赶忙说道：

“这会儿请别付给我。等我把帐单寄给您以后再说。”

他想到自己决不把帐单寄去，想到自己已经对金钱失去了欲望，又可以把金钱不当回事了，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宽慰。

接着，第二个病人来了，这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是他的一个最忠实的信徒巴丝登小姐。安德鲁一瞥见她，不免大为丧气。她很富裕、自私而忧郁，老疑心自己哪儿有毛病，正和他上次跟汉姆逊在薛林顿疗养院瞧的那个雷本太太一模一样，只不过年纪轻点儿，更自私点儿。

她笑盈盈地把几天以前来过之后身体上的种种感觉细说了一遍，他一手放在额上，很厌烦地听着。突然，他抬起头来。

“巴丝登小姐，您干吗来找我？”

她一句话正说到一半，兀地便停住了，高兴的神色还凝滞在上半部脸上，可是嘴却慢吞吞地垂下去，大张着。

“噢，我知道都是我的不是，”他说。“我叫您来的。其实，您根本没有毛病。”

“曼逊大夫!”她倒抽了一口气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可是这的确是实情。他痛苦而透彻地瞧出来,她的全部症状都是从金钱上来的。她一辈子从没做过一天的工作,娇生惯养,饮食过量。她睡不着,因为她肌肉缺乏锻炼。她连脑子也不动,除了剪利息单、盘算红利、骂女用人、考虑她和她心爱的波麦瑞尼亚小狗①得吃些什么外,压根儿没什么事可做。要是她肯走出屋子,做点儿实际工作,那她就不至于这样了。把所有这些小丸子、镇静剂、安眠剂、利胆剂和一切旁的废物全停下不吃,分些钱给穷人,帮帮别人,别净想到自己,那她就好了!但是她绝对、绝对不会这么做,甚至连叫她这么做都是白费。她精神上已经死了。嗳,真可怜,他不也是这样!

他迟钝地说道:

“巴丝登小姐,很对不住,我没法再给您效劳啦。我——我也许要离开这儿。不过我相信您在这一带准可以找到别的大夫的,他们只有太乐意来迎合您啦。”

她的嘴张开了好几次,象条鱼在吸气那样。随后,她脸上露出了一种完全明白过来的神气。她知道,她很知道,他一定是疯了。她没有待下来跟他理论,只站起身,匆匆地收拾起她的东西,连忙走出房去了。

他带着毅然决然的神气把办公桌的抽屉关起来,预备回家。可是他还没站起身,夏普护士已经笑嘻嘻地奔进房来了。

“汉姆逊大夫来瞧你啦!他没打电话,亲自来了。”

一刹那后,佛瑞第走了进来,很轻快地点着一支香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目光里露出心中有事的神色,音调也显得从来未

---

① 波兰西北部波麦瑞尼亚产的一种尖鼻、尖耳、长毛的小狗。

有地亲切。

“很对不住，星期六来打搅你①，老兄。不过我知道你在这儿，所以特地来移樽就教②。你瞧，曼逊。昨儿的那次手术我全听说了；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真非常高兴。这正是你瞧穿老朋友艾伏瑞的时候了。”

汉姆逊的嗓音忽然变得很恶毒。“我想，老朋友，你该知道，我新近跟艾伏瑞和第德曼闹得不太好。他们一直不是光明正大地跟我合作。我们以前联合成一个小团体，共同经营，利润可真不错，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两个家伙的确骗去了好些该归我的好处。除此之外，艾伏瑞的糟糕的地方也叫我有点儿厌烦了。他根本不是个外科大夫。你说得非常对。他只不过是个混帐的打胎郎中。这你还不知道，是吗？嗜，我可决不瞎说③。离这屋子不远的地方，有两三家疗养院，别的什么事不做，单做这个——当然全很体面、很光明——艾伏瑞就是刮宫主任！第德曼也并不比他好多少。他不过是个油滑的麻醉药小贩，还不及艾伏瑞精明。将来总有一天，他会受到惩戒委员会的处罚的。唔，你听我说，老兄，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这么说。我想让你知道这两个家伙的底细，因为我要请你把他们给扔开，来跟我联合起来。你早先太没有阅历啦，没能得到你应得的一份儿。你不知道吗？艾伏瑞动一次手术收进一百几尼的时候，他只交出五十来——这就是他怎样捞进的，你明白吗？而他交给你的是多少！——微乎

---

① 星期六下午是休息时间，所以这么说。

② 原文是 I brought round the old mountain to Mahomet，直译是“我把这座大山移到穆罕默德面前来了”。

③ 原文是 take it from me as gospel，直译是“你可以把我的话当作福音看待”。

其微的十五几尼，或许是二十几尼。这太不好啦，曼逊！经过昨儿这件蠢事之后，我可真受不了啦。目前，我一句还没跟他们说，这我可很机灵，不过我可打算这样，老兄。咱们，你和我，一块儿扔开他们，自己紧密地携起手来。咱们在大学里本来就是老伙伴，对吗？我挺喜欢你，我一直就挺喜欢你。我可以教给你许多事。”

佛瑞第停下，又点起一支香烟，然后欣然、开朗地笑着，显示出来他可以做一个潜在的伙伴。“你不会相信我所用的手法的。你知道我最新的玩意儿吗？三几尼一次的注射——打消毒的清水！有位病人有天来要种牛痘。我忘了买那个该死的玩意儿啦，为了避免让他失望，我把 H_2O① 给打进去了。她第二天跑来说，她所起的反应比任什么别的注射都好。因此我就继续使用下来了。干吗不呢？简单地说，就是信心和那瓶有颜色的清水。你听着，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把整个儿药典全归到它们上边去。我可不是外行。嗳，不！这正是因为我聪明。要是你当真和我联合起来，曼逊——你凭你的学位，我凭我的机灵——那咱们干脆可以把这项合营事业轻而易举地就推动起来了。咱们非得两个人合在一块儿不可，你明白吗？你总得要个人复查一下。我已经留神到一位精明的年轻外科大夫——比艾伏瑞可好到不知哪儿去啦！——咱们往后可以把他给笼络过来。将来，咱们甚至可以自己办一所疗养院。那么咱们就到了克隆戴克②啦。”

安德鲁依旧死板板地一动没动。他并不跟汉姆逊生气，只是痛恨自己。没有别的事能比汉姆逊的这个提议使他更彻底地

---

① 化学符号，代表清水。

② 克隆戴克(Klondyke)：加拿大育空河流域的金矿区。

看明白，他以前所处的是个什么境地，他干了些什么事，以及他正在朝哪方面走。后来，他觉得非回答一下不可了，于是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没法跟你联合起来，佛瑞第。我——我忽然恶嫌这档子事啦。我打算趁此歇上一阵子。国内这一平方英里①里，坏蛋太多啦。有许多好人想把工作做好，诚实地、正正当当地行医，但是其余的人全是坏蛋。就是这些坏蛋给人做了那些不必要的注射，割掉根本没出毛病的扁桃腺和盲肠，拿病人当皮球在他们之间抛来抛去，分诊金，胡打胎，支持假的科学治疗法，一味地追求几尼。"

汉姆逊的脸慢慢地红了起来。

"怎么！"他唾沫飞溅地说。"你自己怎样？"

"我知道，佛瑞第，"安德鲁沮丧地说。"我也一样坏。我可不想跟你有什么恶感。你一向是我顶好的朋友。"

汉姆逊跳起来。

"你疯了，还是怎样？"

"也许。不过我打算不再去想到金钱和物质方面的成功了。这不是考验一个好大夫的标准。一个大夫每年挣到五千镑的时候，就不健康了。再说，一个人为什么——为什么该从有病痛的人身上去赚钱呢？"

"你这大傻子，"汉姆逊声音清晰地说。他急遽地回过身，走出房去了。

安德鲁于是又木然地坐在桌子面前，孤独、寂寞。后来，他站起身，驾车驶回家去。快到自己屋子的时候，他觉得心跳得非

① 指伦敦。

常快。那会儿已经六点多了。那个厌烦的日子似乎正在趋向它的最高潮。他用钥匙把大门打开，手哆嗦得十分厉害。

克里丝婷正待在前房。他一看见她的苍白、文静的脸，竟然很剧烈地打了一阵寒战。他渴望她问他，对他怎样在外边度过这一整天表示出一点儿关怀。可是她只用那种平静的、淡漠的声音说道：

“你今儿整忙了一天。吃点儿茶点再瞧门诊好吗？”

他回答道：

“今儿晚上没有门诊。”

她望了他一眼，说道：

“今儿是星期六——星期六晚上是你最忙的一晚呀。”

他的回答便是写上一张通告，说明那天晚上门诊暂停，然后穿过走道，把通告钉在门诊处的大门上。这当儿，他的心卜卜地跳得很厉害，他觉得它简直非爆裂开来不可了。等他由走道走回来的时候，她正待在诊疗室里，脸上显得更苍白，眼睛显得很烦乱。

“怎么回事？”她用奇怪的声音问。

他望着她，内心的痛苦跟刀割一样，猛地一下发作起来，使他简直无法加以控制。

“克里丝婷！”他心里的一切全从这一声喊叫中表达出来了。跟着，他伏到了她的脚下，跪着呜咽。

一七

他们的言归于好是他们初恋以来所感到的最甜蜜的事了。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他象在阿伯拉劳那时候那样，躺在她的

身旁，絮絮叨叨地谈着，把自己心里的事尽情地告诉了她，仿佛他们阔别了多年似的。外边洋溢着一片星期日的宁静，教堂的钟声悠扬而平静地响着。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平静。

“我怎么会那样的？”他不安地嘀咕着。“我疯了，还是怎么了，克里丝？当我回想着的时候，我简直没法相信。我——竟然跟那伙人搅和到了一块儿——在我结识了丹尼和霍浦之后——嗐！我真该死。”

她安慰他。“这全是突然一下来的，亲爱的。随便谁都会给冲得站不住脚。”

“不，克里丝，不过说实话，我现在想到的时候，觉得真象头脑给冲昏了一样。你准过着多么难受的日子！啊呀！这真是一场痛苦的处罚！”

她笑了，当真笑了。瞧见她脸上摆脱了那种冷漠的神色，又显得亲切快乐、温存体贴，真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了。啊呀！他想着：我们两口儿又活了。

“还有一件事得做，”他蹙起前额，坚决地说。虽然他紧张不安地沉思着，他这会儿倒真感到很坚强，他已经摆脱了迷惘的幻想，准备采取行动了。“咱们得离开这儿。我陷得太深了，真太深了，克里丝。动不动就会想到我做的那些骗人的玩意儿，是的，也许还会给拉回去。咱们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个诊所盘掉。哦！克里丝，我想到一个极好的主意。”

“噢，宝贝？”

他惭愧地、亲切地望着她微笑，紧蹙着的前额松弛下来。

“你多久没叫我‘宝贝’了？我喜欢这称呼。嗳，我知道，你是该对我这样——嗐，别让我再想起来吧，克里丝！——这个主意，这个办法——我今儿早晨刚一醒，就突然想到了。我因为想

着汉姆逊邀我去加入他那个腐朽的小团体，正又感到很烦恼——突然，我想到了这主意，干吗不组织一个正当的团体呢？美国大夫们就这样——史迪尔曼老跟我夸赞这办法，尽管他自己并不是大夫——可是咱们这儿似乎不大赞成这办法。你瞧，克里丝，就连在一个挺小的乡镇上，都可以有一所医院，有一小组大夫，各人尽各人的本份。你听着，宝贝，我不跟汉姆逊、艾伏瑞和第德曼搅在一块儿，为什么不跟丹尼和霍浦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地道的三人小组呢？丹尼负责所有的外科业务——你知道他多么高明——我干内科方面的事，霍浦就做我们的细菌学家！你总瞧得出，这办法够多好，我们各人搞各人的本行，把我们的学识汇合起来。也许，你还记得，丹尼——还有我——对咱们的顽固保守的全科大夫制度发的那些议论——一个全科大夫怎样给弄得摇摆不定，把一切全揽起来，这压根儿是办不到的！对这个的答复，就是集体医疗，这是一个极完善的答复。它是国家医疗制度和孤立的个人努力两者之间的一个折衷办法。咱们这儿没采用这办法，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帮大人物喜欢把一切全抓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但是，哦！如果我们能组成一支小小的第一线部队，科学上和——唉，让我说吧——精神上完整无缺，一种先头部队，设法打倒偏见，摧毁旧的偶像，或许还在咱们的整个儿医疗制度上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那不是好极了的吗，亲爱的？"

她一面脸蛋儿贴在枕头上，眼睛闪闪发光地盯视着他。

"听你这么说，就象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一样。我没法告诉你我听了多欢喜。哦！这就跟重新开始一样。我真快乐，亲爱的，真快乐。"

"我有很不少过错得弥补起来，"他忧郁地说。"我早先是个傻子。嗨，比傻子还糟。"他两手紧揿着额头。"我没法把可怜的

哈里·维德勒忘掉。在我做出一件补偿得起那个过错的事以前，我也不想忘掉。”他突然沉痛地叹了一口气。“这件事我跟艾伏瑞一样有责任，克里丝。我禁不住觉得我逃脱得太轻松了。我逃脱了处分，似乎是不对的。不过我往后得拚命工作，克里丝。我相信丹尼和霍浦会跟我联合起来的。你知道他们的见解。丹尼实际上就想再回到艰苦忙碌的医务工作上来。至于霍浦——要是我们供给他一个小实验室，让他在给我们做血清的业余时间里，做点儿他自己的东西——那么不论上哪儿，他都肯跟我们一块儿去的。”

他从床上跳下来，又象早先那样，急躁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到未来非常高兴，想到过去极端悔恨，脑子里翻来复去地盘算着，烦恼，希望，筹划。

“我得安排的事情太多啦，克里丝，”他高声说。“有一件事我非得就去办一办不可。你瞧，亲爱的！等我写好几封信——咱们吃完午饭以后——你跟我一块儿上郊外不远的地方去一趟，好不好？”

她惊讶地望着他。

“但是，你要是忙呢？”

“我并不太忙，可以去。说实在的，克里丝，我很替玛丽·鲍兰德担心。她在维多利亚里并不见好，我也没能尽心去注意她。托罗谷德太不体谅了，他没有适当地了解她的病情，至少没有象我想的那样。啊呀！我在康面前承担下了对玛丽的全部责任，要是她出了什么事，那我可真要发疯啦。批评自己的医院是很不好的，不过她在维多利亚里决没法恢复健康。她应该住进一所好的疗养院，上郊外空气新鲜的地方去。”

“是吗？”

"这就是我干吗想跟你一块儿到史迪尔曼那儿去的缘故。丽景疗养院是你所能指望见到的最好的、最完美的小地方了。我要是能说动他，把玛丽收进去——哦！那我不光是感到满意，并且觉得真做了一件很值得做的事啦。"

她坚定地说道：

"等你一准备好，咱们就走。"

他穿好衣服，走下楼去，写了一封长信给丹尼，又写了一封给霍浦。他手里只有三个严重的病人，在去瞧这些病人的路上，他把信寄掉了。随后，他和克里丝婷吃了一顿清淡的午餐，便出发到威康姆去。

虽然他心情依旧很紧张，可是这次旅程却很快乐。他比先前更为清楚地看明白，快乐是一种纯精神上的内心状态，跟世上的资财——不问犬儒学家们[1]怎么说——压根儿就没有关系。这些月里，他曾经尽力去追求财富和地位，并且就一切物质方面的意义讲，一直都很成功，他以为自己很快乐了。但是他并不快乐。他生活在一种昏迷的状态里，得到了一切后，还巴望得到更多的金钱，他沉痛地想到，这都是为了肮脏的金钱！起先，他告诉自己，他每年想挣一千镑。等他收入到那数目的时候，他立刻又把钱数加了一倍，把新数目当作他的最高额了。可是等他达到那个最高额以后，他又不满意啦。这样继续下去。他愈要愈多，结果非把他毁掉不可。

他斜瞥了克里丝婷一眼。她为他准感到多么痛苦啊！但是

---

① 犬儒学家(the cynics)：古希腊的一派哲学家，主张独善其身，纯任自然，不事检束，甚至对于耳、目、口、腹的欲望，交游之乐和礼节、教化、学问、艺术等都轻而斥之。

现在，要是他指望证实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明智的，那么她的这张改变了的、容光焕发的脸就是很明白的证据。这会儿，它已经不是一张俏丽的脸了，因为它上边已经留下了些生活摧残的痕迹，眼睛四周有几道黝暗的皱纹，以前丰腴、红润的面颊现在也微微瘦削了点儿，不过它却是一张老带着一种安详正直的神色的脸。而鼓舞着这张脸的那股新生的活力却那么鲜明、动人，因此他又感到一阵悔恨深深地打到了他的心坎上。他发誓，从今往后决不再做什么使她伤心的事了。

快到三点，他们抵达了威康姆，然后由一条小路驶上山。那条小路顺着山脊一直通到雷赛绿原那边。丽景疗养院的地点简直好极了，它座落在一片小小的高坡上，高坡虽然挡住了北面，却使它可以眺望到两边的山谷。

史迪尔曼热诚地接待了他们。他是一个矮个儿的人，缄默寡言、冷静深沉，难得会热情激动，但是他对安德鲁的访问却显得很高兴，把他一手创办的机构里的优点和效能全部指出来给他看。

丽景疗养院是故意造得很小的，可是设备的完善却无可訾议。两边厢房正对着西南，当中由一个管理部门连接起来。在入口的大厅和办事处上边，是一间设备考究的治疗室，朝南那一面全是紫外线玻璃。所有的窗子也全配的是这种玻璃，保暖和通风装置都是现代最最有效的。安德鲁参观着的时候，禁不住拿这所极其完美的现代化医院和伦敦的好多家医院对比，那些医院都是一百多年以前造的古老的建筑物。同时，他还想到充作疗养院的那些旧式住宅，它们全都改建得很糟，设备很不好。

等史迪尔曼领他们参观完毕以后，他便邀他们去吃茶点。安德鲁趁这时候把他的要求一下全说出来了。

"我很不乐意来麻烦你，史迪尔曼先生。"克里丝婷听到他这句几乎被忘却了的老调，禁不住笑了。"不过我不知道你这儿可不可以替我收进一个病人来。初期的肺结核。也许需要用气胸。你瞧，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儿，我那朋友也是同行——是牙医——他女儿在她现在待的地方一点儿也不见好——"

史迪尔曼的淡蓝色眼睛里暗含着一种似乎觉得好笑的神色。

"你是说，你打算送一个病人来给我吗？这儿的大夫们向不送病人来给我——虽然在美国，他们倒送。你忘了，我在这儿不过是个冒牌的大夫，办着一所骗人的疗养院，让病人赤脚在露水上走的那种——走完了才领他们进去吃一顿胡萝卜泥的早餐！"

安德鲁并没有笑。

"我并不是来请你跟我开玩笑的，史迪尔曼先生。关于这个姑娘，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我很替她担心。"

"可是，我这儿也住满了，朋友。尽管你们医师们很反对我，上我这儿登记预约的人却非常多①。真奇怪！"史迪尔曼终于淡淡地笑了。"人们竟然不顾大夫们的反对，偏要我来给他们医治。"

"哎！"安德鲁嘟哝了一声。史迪尔曼的拒绝使他非常失望。"我原先多少还存着些希望。要是我们能把玛丽送进你这儿来，啊！那我就觉得安心了。瞧，你这儿是英国最好的医疗中心。我并不是想奉承你。我知道！她这会儿躺在维多利亚的一间病房里，听着蟑螂在墙脚板里边爬，我想到那间老病房的时候——"

史迪尔曼探身向前，从他们面前的矮桌子上拣起一片薄薄

① 原文是 I have a waiting list as long as my arm，直译是"我这儿登记预约的名单和我胳膊一样长"。

的黄瓜三明治。他做起事来很特别，几乎过分地精细，仿佛他刚仔细地洗好手，生怕再弄脏似的。

"嗬！你安排的是一出讽刺性的小喜剧。不，不，我可不能这么说，我瞧你是很着急。我愿意给你帮忙。虽然你是位大夫，我可以接下你的病人。"史迪尔曼瞧见安德鲁脸上茫然的神色，嘴唇微微撇了一下。"你瞧，我气量倒挺大。必要的时候，我可不反对跟内行们打交道。你干吗不笑呢？——这是玩笑。没关系。即使你没有幽默感，你还是显得比你的大多数同行开明多啦。我来瞧瞧。下星期以前，我没有空房。下星期三以前，我想。把你的病人下星期三送到我这儿来，我保证尽力给她医治！"

安德鲁感激得脸都红起来了。

"我——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我——"

"那么就别谢。别这么客气。我喜欢你显得象要扔东西的时候那样。曼逊太太，他朝您扔过磁器吗？我在美国有位很要好的朋友，他办了十六家报馆，每逢他发脾气的时候，就把一枚五分的银币给砸碎。唔，有一天，事有凑巧——"

接下去，他便告诉了他们一个很罗嗦的——而且在曼逊看来——很无味的故事。可是当他们在凉爽的傍晚驾车回家的时候，安德鲁沉思地对克里丝婷说：

"这好歹解决了一件事，克里丝——我心里去掉了一桩大心事。我可以肯定，那是最适合玛丽的地方了。史迪尔曼是个挺不错的人。我很喜欢他。他外表并不显得怎样，可是内里却跟压平了的钢一样。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按着那种方式也办起一所医院来——小型的复制品——霍浦、丹尼和我。这是胡思乱想吗？但是你从来就说不准。我一直在想着，要是丹尼和霍浦

当真跟我联合起来，我们上外地去住下——我们也许会很接近一片煤田，我就可以把吸入矿尘的工作再搞起来了。你说怎样，克里丝？"

她的回答是斜过身来偎着他，不顾公路上的安全，长长地吻了他一下。

一八

安德鲁好好休息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早便起身。他心情很紧张，准备做随便什么事。他直接走到电话前边，打了个电话给亚当街的医业代办商富尔吉-忒勒公司，委托他们把他的诊所盘掉。那家老公司的现任经理吉拉尔德·忒勒先生亲自接了电话，并且应安德鲁的要求，迅速跑到洽司城街来了。他花了整个儿上午细看了一下帐册以后，告诉安德鲁说，他管保可以毫无困难地很快便替他盘掉。

"当然，咱们在广告上得说一个原因，大夫，"忒勒先生用套上笔套的铅笔轻轻地敲着牙齿，说。"随便哪个买主准会心里嘀咕——一位大夫为什么要放弃掉这样一座金矿呢？我这么说得请您原谅，大夫，这的确是一座金矿。我多少日子都没见过现金收入有这么多的啦。我们要不要说，因为健康关系呢？"

"不，"安德鲁很唐突地说。"把实情告诉他们。说——"他管住了自己，"哦，就说为了私人的原因。"

"好，大夫。"吉拉尔德·忒勒先生便在广告底稿上写道："由于和诊所无关的纯私人原因，情愿出让。"

最后，安德鲁说道：

"请你记住，我可不想凭这个诊所捞一大笔钱——只要得价

就成啦。许多老病家①也许都不会来找这个新人的。”

午餐的时候，克里丝婷拿出两封打来给他的电报。他曾经请丹尼和霍浦打电报来答复他前一天所写的信。

第一封是丹尼打来的，上面很简单地写道：

很激动。明晚奉访。

第二封以特有的轻率口气写道：

我一辈子都得跟狂人打交道吗？英国乡镇的特色是：客店、家畜、大教堂和猪市场。你说有实验室？愤怒的纳税人谨具。

午餐之后，安德鲁跑到维多利亚医院去。那会儿不是托罗谷德医师查病房的时间，但是这反而特别合他的意。他并不想小题大做，闹得彼此不欢，尤其不希望触恼他的上级，这位上级医师虽然为人固执，特别关怀过去的理发师外科医师②，然而待他却一向非常好。

他在玛丽的床旁坐下，把他打算做的事情暗地里对她说了一遍。

“说来是我的不是，”他拍拍她的手，安慰她说。“我早就该知道，这不是个很适合你的地方。你到了丽景疗养院就会觉得不一样了——大不一样，玛丽。不过他们这儿一直待你很好，也犯

① 原文是 tame cats，直译是“家猫”，转作“有用的门客”解。

② 从前理发师往往兼做外科医师。

不着伤了谁的感情。你就说下星期三想出院了，自动离开——你要是不乐意自己说，我就让你爸爸写封信来，说他要你出院。他们这儿等病床的人很多，这并没什么困难。那么星期三，我就自己用车子把你送到丽景疗养院去。我找一位护士跟我一块儿，一切都没问题。没有比这再简单的事——或者不如说比这对你更好的事啦。”

他带着又办成了一件事的感觉回到家里，心里认为他正在着手把自己以前搞得一团糟的生活逐步安排好。那天晚上在门诊处，他严词回绝了那些慢性病人，毫不容情地遣散了他的妩媚的“信徒们”①。在一小时里，他坚决地说了十二三次：

“你用不着再来啦。你已经瞧病瞧了不少时候，这会儿都好多啦。再喝药水也没意思！”

说来真特别，等门诊看完以后，他感到比以前不知轻松了多少。能把心里的话老实、坚决地说出来，这是一件他许久都没让自己享受到的舒服事了。他几乎象孩子般活泼地走到屋里克里丝婷面前去。

“现在，我觉得不大象个洗澡盐推销员啦！”他叹息着说：“啊呀！我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把出的漏子——维德勒——我干的一切——全都忘啦！”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忙去接电话。他觉得她去了好半晌，等她回来的时候，她的脸色又显得特别紧张。

“有人要你接电话。”

“谁……？”他突然明白过来，是佛兰瑟丝·劳伦斯打电话来找他。屋里静了一刹那。接着，他忙忙地说道，“告诉她我没在

---

① 指劳里埃商行的那些女店员们。

家。告诉她我上外埠去啦。不，待会儿！”他的脸色坚定下来，他兀地朝前走了一步。“我自己去跟她说。”

五分钟后，他回进房来，瞧见她拿了一件活计坐在她一向坐惯的那个光线充足的角落里。他偷偷地瞥了她一眼，连忙把目光避开，走到窗子前边，把两手插在口袋里，闷闷不乐地朝外望去。她手里绒绳针的轻微的搭搭声，使他感到自己多么愚蠢，他就象一条可怜的笨狗，做了什么坏事，夹着尾巴，拖泥带水地逃回家来了。后来，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背朝着她，说道：

“这也结束啦。你也许乐意知道，这不过是出于我的愚蠢的虚荣心——虚荣心，再加上自私自利。其实，我一直都爱你。”突然，他咬牙切齿地说，“妈的，克里丝，这都是我的过错。这些人不知道什么别的，我可知道。我打这里边脱身得太便当——太便当了。不过我来告诉你——我接完电话以后，又打了个电话给勒·罗依，因为我觉得不如把那也一块儿了结掉。克里莫的产品我再也不会感觉兴趣了。我已经自动把跟他们的一切关系取消啦，克里丝。啊呀！我得留神，不要再混到他们里边去！”

她没有答话，但是她手里绒绳针的搭搭声，在那个寂静的房间里却发出了一种活泼愉快的声响。他准在那儿站了很不少时候，羞愧的眼睛净瞅着外边街上的车马，瞅着灯光在那个夏季的黄昏闪亮起来。最后，等他回过身来的时候，沉沉的暮色已经悄然地钻进房来了，但是她依旧坐在那儿，一个瘦小的身个儿，隐隐约约地坐在那张朦胧的椅子上，全神贯注地在结绒绳。

那天夜里，他浑身出汗、焦躁不安地醒了过来，迷茫地回过身去朝着她，依旧给自己的恶梦折磨得很痛苦。

“你在哪儿，克里丝？我很抱歉。真很抱歉。将来，我一定尽力好好待你。”接着，他安静下来，迷迷糊糊地又要入睡了。“等

咱们把这儿盘掉，咱们就去休息几天。啊呀！我的神经都腐烂啦——想想看，我有一次竟然管你叫'神经病人'！等咱们住定下来，不问在哪儿，你都要有一片花园，克里丝。我知道你很喜欢花园。记得——记得在多景谷的日子吗，克里丝？"

第二天早晨，他给她带回家来一大束菊花。他以早先的那种热忱尽力想来表示自己对她的爱，不是用她深恶痛绝的那种奢华作风——他想到广场大饭店的那顿午餐，仍旧满怀惭愧！——而是用一些琐细的、体贴的、几乎被忘却了的方式。

吃茶点的时候，他带了一块她喜欢吃的特制的松糕回家，又悄悄地从走道尽头的碗柜里把她在屋里穿的拖鞋给拿来，她蹙起眉头，坐在椅子上，很温和地叫他别这样：

"别这样，亲爱的，别这样——要不我准得为这个受罪的。下个星期，你就会扯头发[①]，把我逼得满屋直转——象你以前老做的那样。"

"克里丝！"他喊起来，脸上显得又吃惊又痛苦。"你瞧不出吗，现在全变啦？从今往后，我要好好地补报你。"

"好，好，亲爱的。"她含笑地揩了揩眼睛。接着，她忽然带着他从没见过的紧张神情说道，"只要咱们待在一块儿，我倒不问是怎么个情形。我可不要你紧钉着我。我要的只是你别去钉着什么别人。"

那天晚上，丹尼按着他说的那样，跑来吃晚饭了。霍浦从剑桥打了个长途电话给他，托他带个口信来说，他那天晚上没法到伦敦来。

"他说他给事情牵绊住啦，"丹尼把烟斗里的烟灰敲出来，

---

① 生气发急的意思。

说。“不过我很疑心，霍浦那家伙不久就要弄到个新娘子了。是恋爱的事情——一位细菌学家的配偶问题！”

“他对我的主张说没说什么？”安德鲁急忙问。

“说啦，他很起劲儿——这根本不相干，咱们可以把他拉过来，带着他跟咱们一块儿！我也很起劲儿。”丹尼把餐巾打开，自己大吃起色拉来。“我真想不到，一个这样第一流的计划怎么会给你这傻脑袋瓜想出来了。尤其当我认为你已经把自己藏起来，准备做个西区肥皂商的时候。快把这细说给我听听。”

安德鲁便详尽地、愈来愈激动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们便讨论起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来了。后来，他们突然发觉，他们已经获得了多大的进展；这时候，丹尼说道：

“我的意思是，咱们别挑一个太大的镇市。居民得在两万以下——那就合乎理想了。咱们在那儿可以办得很兴旺。瞧一幅中西部[①]的地图。你可以瞧出来，有许多工业镇市上只有四五个大夫，他们互相客客气气，各不侵犯，这种老大夫在那儿今儿早晨刚割出半个扁桃腺，明儿早晨倒又调和白合剂了[②]。那正是咱们可以把咱们的专科合作的宗旨表现一下的地方。咱们并不花钱在那儿盘个地位。咱们可以说是就这么来啦。啊呀！我真想瞧瞧他们脸上的神气，我是说布朗、琼斯和罗宾逊大夫[③]脸上的神气。咱们得忍受不少的滥骂[④]——偶尔，也许还会受到私刑处分。不过，说真的，咱们得办个中心医院——象你说的那样——附设上霍浦的实验室，楼上甚至还可以放两三张病床。起

① 中西部(the West Midlands)：指英格兰中西部地区。

② 这是就内外科兼做的全科医师而言。

③ 指一般的全科医师，布朗、琼斯和罗宾逊都是英国很普通的姓。

④ 原文是 waggon loads of abuse，直译是“成车的滥骂”。

先规模别太大——这意思是说，得改造而不是建造——不过我觉得咱们会固定下来的。"克里丝婷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说。他突然觉察到克里丝婷的闪亮的眼睛，禁不住一笑。"你觉得怎样，太太？疯了，是吗？"

"唔，"她有点儿沙哑地回答。"不过要——要紧的倒是疯狂的事情。"

"正是这话，克里丝！说真的！就是这个最要紧。"

安德鲁把拳头朝桌上一捶，把刀叉等捶得跳了起来。"这计划不错。但是主要的是这计划后边的理想！是希波克拉第① 誓言的一个新解释，是绝对献身于科学的理想，不讲经验主义，不用虚伪的方法，不滥用陈方，不胡捞诊金，不来什么专利的废料②，不讨好忧郁症的病人，不——哦！快给我口水喝喝吧！我的声带可受不了这个啦，我该有个声鼓③ 才成。"

他们谈了下去，直谈到深夜一点钟。安德鲁的紧张兴奋是一股推动力，连一向恬淡的丹尼都感觉到了。他的最末一班火车早已开走。那天晚上，他便住在那间空房里，等第二天早晨他吃完早饭，忙忙辞去的时候，他答应下星期五再到市里来。同时，他要去找一趟霍浦，并且还要去买一幅中西部的大地图——这是他热中于这项计划的最大的证明。

"事情发动起来了，克里丝，事情发动起来了！"安德鲁得意扬扬地从门口走回来说。"菲力普跟芥末一样带劲儿。他没说多少话，可是我知道。"

---

① 希波克拉第（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357）：古希腊名医。

② 指医师们的专利药品。

③ 动物凭借了来发高音的一种器官。

那天，有人第一次来问了一下他的诊所。一个有意购买的人来了，接着又有好几个别人。吉拉尔德·忒勒亲自陪着可能性较大的买主跑来。他谈吐文雅，口齿流利，甚至对车房的建筑都大说了一些好话。星期一，诺埃尔·劳瑞医师来看了两次，早晨独个儿来了一趟，下午由经纪人陪着又来了一趟。后来，忒勒打电话给安德鲁，殷勤地私下告诉他：

"劳瑞大夫倒有意思，大夫，很有意思，我可以说。他特别急着想请咱们暂时别卖掉，好等他太太有机会来瞧瞧这屋子。她带着孩子们在海滨，星期三就回来。"

那正是安德鲁安排好把玛丽送到丽景疗养院去的日子，但是他觉得他可以把这件事全交给忒勒去办。在医院里，一切都进行得象他预料的那样。玛丽定在两点钟离开。他已经跟夏普护士说好，请她陪他们乘车一块儿去。

一点半，他出发驶到威尔贝克街去接夏普护士的时候，雨下得很大。当他抵达五十七号甲的那时刻，夏普护士正没好气，她虽然等在那儿，心里却很不愿意。他已经告诉过她，他月底就得辞退她了，所以她的心情甚至更令人捉摸不定。她匆匆地回答了一下他的招呼，便坐进车去。

侥幸玛丽没给他什么麻烦。他刚一停下车，她便从门房里走出来，立刻跟夏普护士同坐到了后座上，身上暖和和地裹着一条毯子，脚下还放了一个热水瓶。但是，他们没走多远，安德鲁便觉得最好还是没带这个乖僻、多疑的护士来。很明显的，她认为这次出门远超出了她的职务范围。他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容忍了她这么久。三点半，他们抵达了丽景疗养院。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他们驶进车道的时候，一线阳光从云罅间射了下来。玛丽探身向前，两眼不安地、甚至有点儿疑惧地注视着他们说得使

她起了那么大希望的这地方。

安德鲁发觉史迪尔曼正在办公室里。他急于想跟史迪尔曼一块儿瞧瞧这个病例，因为打气胸的问题始终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他抽了一支香烟，喝了一杯茶，一面便提到这件事。

"好，"他说完以后，史迪尔曼点点头说。"咱们这会儿就上去。"

他领路走进玛丽的房间。玛丽那会儿已经躺在床上，一路驶来脸色显得有些发白，人仍旧有点儿疑虑不安，两眼盯视着夏普护士。夏普护士站在房间的那头，正替她把衣服折叠起来。史迪尔曼走上前的时候，玛丽微微一怔。

他极仔细地给她检查了一下。他的检查镇定、平静、非常精细，对安德鲁可真是一个启发。他并不圆滑逢迎，也不神气活现。说真的，他不象一个内科医师在工作，倒象一个商人在收拾一架错综复杂、出了毛病的计算机。虽然他也用听筒，但是他的检查多半是感触的，肋骨间和锁骨上间隙的扪诊，仿佛通过他的平稳的手指，他真个可以感觉到里面活生生的、呼吸着的肺细胞的情况似的。

等他检查完毕以后，他没跟玛丽说什么，只把安德鲁领到门外边。

"得用气胸，"他说。"毫无疑问。那边肺几星期前就该让它萎陷啦。我这会儿立刻就做。你进去告诉她一声。"

他去照料器械的时候，安德鲁回进房来，把他们的决定告诉了玛丽。他竭力说得十分轻松，不过马上就打气胸的这件事，显然使她更感烦乱。

"你打吗？"她声音很不安地问。"哦！我倒指望是你来打。"

“这没什么，玛丽。我待在旁边，你丝毫不会感到痛苦的。我也给他帮忙！我会留神照料着，决不让你不舒服。”

他原本打算把全部手术交给史迪尔曼一个人去做。但是，既然她这么紧张，这么明显地倚仗着他，而他也当真觉得自己该对她到这地方来的一切负责，所以他便跑到治疗室去，提议帮着史迪尔曼一块儿做。

十分钟后，他们全准备好了。等玛丽给抬进来的时候，他给她施行了局部麻醉。然后，史迪尔曼熟练地把针头插入，控制着灭菌的氮气流进胸膜去，他站到血压计旁边。那套器械非常精密，而史迪尔曼也毫无疑问是这种手术的老手。他把插管掌握得极精巧，很熟练地把它打了进去，目光盯视着血压计，静等着表明穿破胸膜壁层的最后那“啪”的一声。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深入操作法，用来防止发生外科性气肿。

玛丽经过最初的极度紧张以后，不安的心情渐渐平定下来。她带着愈来愈大的信心接受了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好以后，她完全松弛下来，甚至可以朝安德鲁笑了。后来，她回到房间里，说道：

“你说得不错。这并没什么。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你们打了什么进去。”

“不觉得吗？”他扬起一边眉毛，接着便哈哈笑了。“是应该这样——别大惊小怪，别觉得你是要遭到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真希望一切手术做起来都能这样！这样我们依旧把你的肺压住不动啦。它现在可以休息一下。等它再开始呼吸的时候——相信我的话！——它就全好啦。”

她的目光盯在他身上，接着浏览了一下那间舒适的房间，然后望到窗外那边山谷里的景致上去。

“我会喜欢这地方的。他——我是说史迪尔曼先生——并不显得十分和气，但是不知怎么，你却觉得他很和气。你说我可以喝点儿茶吗？”

一九

安德鲁离开丽景疗养院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他跟史迪尔曼在楼下走廊上谈了好半天，领略着凉爽的空气和这个人的平静的谈话，所以他待的时间比原先预料的长。在他驾车驶去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一种特别平静，特别安宁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从史迪尔曼那儿得来的。史迪尔曼的为人、他的镇定自若、他对生活琐事的不以为意，对曼逊的急躁的性子起了很好的影响。再说，他现在已经不用再为玛丽担心了。他把自己先前匆促的行动——不加考虑就把她送进一家老式医院去——和他那天下午替她所做的一切，作了个对比。这一切使他费了不少周折，使他作了不少困难的安排。这也很不合乎常规。虽然他还没有跟史迪尔曼谈起费用的问题，但是他知道，康是付不起丽景的费用的，因此结帐的事只得由他来办了。不过这一切跟他心里洋溢着的当真办成了一件事的温暖感觉一比，全显得毫不相干。好多个月来，他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他做了一件自认为还不错的事。这个宝贵的想头暖烘烘地填满了他的心，成了他自我表白一下的开端。

他缓缓地朝前驶去，一面欣赏着傍晚的宁静。夏普护士仍旧坐在后座上，但是她并没说什么话，他自己一脑子的思想，差点儿都忘了有她在车上了。可是等他们驶近伦敦的时候，他终于问她要在哪儿下车。经她回答以后，他在诺丁山[①]地下铁道站

那儿停住。她下车以后他倒很高兴。她是个很好的护士，但是她生性抑郁不快，一向就不喜欢他。他决定第二天就把她本月份的薪水给她寄去。那么他就不用再见到她了。

他驶下巴丁顿街的时候，心情很古怪地变了。每逢他从维德勒的铺子外边经过时，他总有点儿感触。他从眼角那儿瞧见了它——整新有限公司。一个伙计正在把百叶窗放下。这个简单的动作这么有象征性，因此他不禁打了一阵寒战。他郁郁不快地到了洽司城街，把车子开进车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愁闷走进屋子里去。

克里丝婷在门道里快快活活地迎着他。不问他的心情怎样，她却是扬扬得意的。有个消息使她的两眼亮晶晶地闪闪发光。

“盘掉啦！”她兴冲冲地喊着说。“全部转让出去了。他们等你等了好半天，亲爱的——他们刚走。我是说劳瑞大夫和他太太。他很急，”她哈哈笑了，“因为你没在家瞧门诊，他就跑去全给瞧掉啦。我后来就留下他们吃晚饭。饭后又谈了半天。我简直可以瞧出来，劳瑞太太认定你是撞车啦。后来，我也担起心来！不过现在，你回来了，亲爱的！那就毫无问题啦。明儿早晨十一点，你得上忒勒先生的办事处去跟他接个头，把契约给签好。还有——哦！是的——他已经放了一笔定洋在忒勒先生那儿了。”

他跟着她走进了前房，晚餐已经从桌上撤掉了。他对诊所盘出去这件事，心里自然很高兴，但是当下，他可没法做出什么欢天喜地的样子来。

---

① 诺丁山(Notting Hill)：伦敦的一个幽静的住宅区，在圣保罗大教堂西四英里。

“这挺不错，是吗？”克里丝婷说下去，“一切这么快就解决了。我觉得他并不希望长时间的介绍①。哦！你回来前，我想到了许许多多事情。要是咱们能在重新开始工作以前，再上安德烈谷去度几天假，那就太好啦——那地方真太美啦，是吗，亲爱的。咱们上次玩得多么乐——”她忽然停住，凝视着他。“唔，怎么回事，亲爱的？”

“哦，没什么，”他坐下来，笑着说。“我有点儿倦啦。也许因为我没吃晚饭——”

“怎么！”她吃惊地喊起来。“我以为你准在丽景吃了晚饭才走的。”她四下瞥了一眼。“我已经把东西全收掉啦，并且让班纳特太太瞧电影去了。”

“这没关系。”

“这怎么没关系。难怪我告诉你诊所盘出去的时候，你没跳起来啦。现在，你就在这儿坐上一会儿工夫，我去拿一个托盘上来。有什么东西你特别想吃吗？我可以去热点儿汤——再不就给你煎个鸡子儿——或是什么别的？”

他想了一想。

“就吃个鸡子儿吧，克里丝。哦！别费事。唔！要是你乐意的话，那么就——或许吃完了，还来点乳酪。”

她马上便捧着一个托盘回来了，盘子里放着一碟煎鸡蛋、一盘芹菜心、面包、饼干、黄油和盛乳酪的碟子。她把托盘搁在桌上。安德鲁把椅子拉近前去；她又从餐具柜的食橱里拿出一瓶啤酒来。

他吃着的时候，她很关切地望着他。后来，她笑了。

---

① 参看第290页注③。

"亲爱的，你知道，我常想到——要是咱们住在西藩街，比方说吧，只有一间厨房和一间卧房，那咱们也会过得挺好的。'高尚的'生活跟咱们不适合。现在，我又要做个工人的太太了，我真高兴。"

他吃着那个煎鸡蛋。这点儿东西吃下以后，他的确觉得好多啦。

"你知道，亲爱的，"她说下去，一面按着她特别喜欢的那样，用两手托着下颏儿，"最近这几天，我想到的事情太多啦。以前，我的心不知怎么是死僵僵的，完全堵塞起来了。可是，打咱们又欢聚到一块儿——哦，打咱们又恢复了老样儿以后，一切似乎都非常明朗了。只有当你不得不为一切奋斗的时候，一切才变得真有价值。如果一切来得太便当，那就毫无意味了。你记得在阿伯拉劳的那些日子吗？那一段时候整天萦绕在，干脆老萦绕在我的心里。那时候，咱们不得不一块儿冲过那些艰苦的日子。嗨！现在，我觉得，咱们又开始要碰上那样的情况了。这是咱们过的生活，亲爱的。这才是咱们！哦！这真叫我乐极啦。"

他瞥了她一眼。

"你真快乐吗，克里丝？"

她轻轻地吻了他一下。

"我一辈子从没象现在这么快乐了。"

他们静了一会儿。他在一块饼干上涂了黄油，然后掀开碟盖准备吃点儿乳酪。但是碟盖一掀开，他不禁兴味索然，因为里边不是他喜欢的李普陶厄，而是班纳特太太用来做菜的一小块干巴巴的洽达①。克里丝婷一瞧见它，深自嗔怪地喊了一声。

① 洽达(cheddar)：英国洽达地方产的一种干乳酪。

"我今儿原打算上希密特太太那儿去一趟的!"

"哦! 没关系,克里丝。"

"有关系。"他还没来得及吃,她已经把碟子一把拿开了。"你回来很倦啦——我还净在这儿楞磕磕地瞅着,象个多愁善感的女学生,压根儿不给你饭吃,就让你挨饿。我真是个挺不错的工人太太!"她跳起来,瞥了钟一眼。"这会儿,我还来得及在她关店之前赶着去走一趟。"

"别费事了,克里丝——"

"请你别管,宝贝。"她兴冲冲地拦住了他。"我要去买。我要去——因为你喜欢希密特太太的乳酪,我——我喜欢你。"

他还没来得及再阻拦她,她已经跑出房去。他听见她的脚步很快地走过门道,接着前门便轻轻地关上了。他眼睛里依然微微地含着笑意——这么做正是她一向的脾气。他又拿了一块饼干,涂上黄油,静等着著名的李普陶厄乳酪给买来,静等着她回来。

屋子里那会儿静悄悄的;佛洛瑞大概在下边睡着了;斑纳特太太在电影院里。他很高兴,斑纳特太太在他们新的冒险尝试里,打算跟着他们。史迪尔曼那天下午可真棒极啦。现在,玛丽决没有问题了。跟雨一样没有问题[1]。那场雨下午就停了,真太好了——回来的时候穿过乡野多美,那么清新、那么宁静。谢谢上帝! 克里丝婷不久就可以又有一片花园了。他跟丹尼和霍浦也许会被纷乱镇[2]的那五个医师用私刑处死。但是克里丝

---

① 原文是 right as rain,系"绝对没有问题"的意思。这里因为照顾下文,所以直译。

② 这是曼逊胡想的一个地方。

总得有一片花园！

他悠悠忽忽地吃了一块涂上黄油的饼干。要是她不赶快回来，那他就会没有胃口了。她准是在跟希密特太太谈天。那个老太太，他最早的一些病人就是她给介绍的。要是他正正当当地行医，而不是——哦，唔，那反正已经结束啦，谢谢上帝！他们，克里丝婷和他，又团聚到一块儿了，比早先还要快乐。方才听她那样讲，真太妙啦。他点起了一支香烟。

突然，门铃大响了一阵。他抬起眼来，把香烟放下，走进门道去。可是门铃倒又响了。他把前门打开。

安德鲁顿时觉察到外边人声鼎沸，人行道上聚了一大群人，人头人脸和夜色交织成了一片。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搞明白那幅混杂的图案，揿门铃的警察已经一下站到了他的面前。原来是史特剌塞斯，他的法夫郡老乡，那个交通警。史特剌塞斯当时古怪的地方是，他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楞楞的茫然神色。

"大夫，"他气急败坏地说，象个刚奔跑过的人那样。"您太太受伤啦。她奔跑，哦！嗐！她跑出铺子，恰巧碰上一辆公共汽车。"

一瓢凉水对他兜头浇了下来①。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鼎沸的人声已经朝他冲来了。突然，令人可怕地，门道里挤满了人。希密特太太在哭泣，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另外一名警察、闲看的人，全挤进来了，逼着他朝后直退，一直退进了诊疗室。接着，两个人抬着他的克里丝婷的身躯穿过人群走了进来。她的头在弯弯的、纤瘦的白颈子上朝后耷拉着。左手手指给一根绳子缠绕住，还提着从希密特太太那儿买来的那一小包乳酪。他们把

---

① 原文是 A great hand of ice enclosed him. 直译是"一只冰凉的大手抓住了他"。

她放在诊疗室里的高卧榻上。

她已然死了。

二〇

他精神上完全垮掉了，好多天都嗒然若丧。偶尔，他也有清醒的时刻，瞧见班纳特太太，瞧见丹尼，有一两次还瞧见霍浦。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浑浑噩噩地度了过去，做着要他做的一些琐事，全部精神都深深地藏到了内心里，集中在一场漫长的、绝望的恶梦上。他的损伤了的神经组织构思出一些病态的幻想和悔恨、恐怖的事情，使他从睡梦中醒来，浑身出汗，嚎啕痛哭，这更加剧了他失去克里丝婷的痛苦。

他迷迷糊糊地觉察到验尸和验尸法庭上单调、简略的程序，还觉察到证人们那么详细、那么没必要地举出的一些证据。他直瞪瞪地盯着希密特太太矮胖的身个儿，瞧见泪水不住地流呀流地流下了她的丰腴的面颊。

"她跑进我的铺子来，笑着，一直笑着。请你快点儿——她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想让我先生久等——"

等他听到验尸官对曼逊医师惨痛地失去了他的夫人表示吊唁的时候，他知道事情已经结束了。他机械般站起身来，发觉自己跟丹尼一块儿在阴沉沉的人行道上走着。

殡葬的一切是怎样安排的，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切都没让他知道就神秘地办好了。在他驾车驶往堪萨尔绿原[1]去的时

---

[1] 堪萨尔绿原(Kensal Green)：伦敦的一个大公墓，占地七十余英亩，在哈罗街上。

候，他的思想不停地四下飘浮，一直回想到好多年以前。在凄惨的公墓里，他想起了多景谷后边那些广阔的、凉风习习的山地，山上的小马就在那儿驰骋和竖起缠结的鬃毛来。克里丝婷喜欢到那儿去散步，让柔风迎面拂来。现在，她竟然给埋葬在这个混浊的都市的墓地里了。

那天晚上，他在神经极端痛苦中，想用酒来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知。但是威士忌似乎只刺激得他对自己重新感到忿怒。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一直走到深夜，大声地嘟嘟囔囔，醉醺醺地自怨自艾。

"你以为你能够逃脱。你以为你这就要脱身。可是，天啊！你并没有。犯罪和处罚，犯罪和处罚！她遭到的事全得怪你。你得受罪。"他没戴帽子，摇摇晃晃地走到那条街的尽头，两眼热狂地盯视着维德勒铺子的空落落的、百叶窗拉下的窗子。随后，他走回来，酩酊地痛哭着嘟哝道，"上帝是不能戏侮的！克里丝有一次说过——上帝是不能戏侮的，朋友。"

他趔趔趄趄地走上楼去，踌躇了一刹那，走进了她的卧房，房里寂静、凄凉、冷落。镜台上放着她的钱包。他把它拿起来，紧紧地贴在面颊上，然后用手摸索着把它打开。一些零钱和几枚银币放在里面，还有一条小手绢和一张买杂货的帐单。接着，在当中的小口袋里，他找到了一些纸条——他在布雷纳力拍的一张快照和——不错，他痛苦而忐忑地认出了它们——那年圣诞节，他在阿伯拉劳收到的病人们送来的那些小签条：衷心感谢——这多少年来，她一直珍藏着它们。一大阵哽咽从他的胸臆里涌了上来。他扑倒在床前，痛哭流涕。

丹尼并不来拦住他喝酒。他觉得丹尼差不离天天都在屋里。这倒并不是为了诊所的业务，因为业务那会儿已经由劳瑞医师

在负责了。劳瑞住在外边哪儿，不过每天都来主持门诊和接受出诊。安德鲁什么事都不知道，进行着的随便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他总避开劳瑞，他的神经已经崩溃了。门铃的声音使他的心疯狂地跳跃。一个突如其来的脚步声，使他的手心大出冷汗。他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手里捏着一条卷起的手绢，不时揩拭出汗的手掌，两眼大睁着，注视着炉火，心里知道，等夜晚来到以后，他就得面对着可怕的失眠了。

这便是他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丹尼有天早晨走进房来，说道：

"我到底自由了，谢天谢地。现在，咱们可以离开这儿了。"

拒绝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抗拒力已经完全消失了。他甚至都没有问一声他们要到哪儿去，只漠然地默默望着丹尼替他收拾起一只手提皮包来。一小时还不到，他们已经朝巴丁顿车站驶去了。

他们整个儿下午驶过了西南各郡，在新港①换了车，然后穿过蒙穆斯郡②。后来，在阿伯格文尼③，他们下了车。丹尼在车站外边租了一辆汽车。他们越过厄斯克河④驶出镇去，进入了秋色斑斓的乡野。这时候，丹尼说道：

"这是我早先常来的一个小地方——来钓鱼，它叫兰东尼寺。我想这该很合适。"

他们穿过纵横错杂、两旁种着榛树的小路，六点钟才到达了

---

① 新港(Newport)：英格兰蒙穆斯郡的一处城市，在厄斯克河上。

② 蒙穆斯郡(Monmouthshire)：英格兰滨海的一郡，跟威尔士接壤。

③ 阿伯格文尼(Abergavenny)：蒙穆斯郡的一处城市。

④ 厄斯克河(the River Usk)：蒙穆斯郡的一条河流，在新港附近注入布里斯托尔峡。

目的地。古寺的遗基残留在一片稠密的绿草地四周，还有些光滑的灰石子和几座依旧竖立着的走廊的拱门。一家旅馆紧挨在旁边，完全是用倒塌下的石头建造起来的。近处有条小溪，经常令人心旷神怡地潺潺流着。青色的林烟笔直地升起，飘入宁静的暮空里去。

第二天早晨，丹尼拖着安德鲁出去散步。那是一个爽朗的日子，但是安德鲁因为彻夜失眠，很不舒服，恹恹的体力在他登上第一座小山以后，便支持不住了，所以他走了一点儿路就打算回去。可是丹尼却不肯放松。他那一天让安德鲁走了八英里路，第二天又走了十英里。到那一星期结束的时候，他们每天竟然走上二十英里。安德鲁夜晚蹒跚地回进房去，一到床上倒头便昏昏入睡。

兰东尼寺那儿没有人来搅扰他们。只有几个渔人逗留在那儿，因为那会儿已经临近鳟鱼汛结束的时期了。他们在石板地的餐厅①里生着柴火的壁炉前面一张橡木长桌上吃饭。饮食既清淡，又可口。

他们散步的时候，彼此并不说话。常常，他们走了一整天，互相竟然只交谈了几句。开头，安德鲁对于他们走过的乡野一点儿都没感觉，可是过了好多天，优美的森林、河流，以及绵延不断、遍长着羊齿草的瑰丽的丘陵，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渗透了他的麻木的知觉。

他恢复得并不特别快，不过到第一个月月底，他已经能够经得起长途跋涉的辛苦，正常地饮食和睡觉，天天早晨洗一次冷水浴，毫不畏缩地面对着未来了。他瞧出来，他们再挑不出一个比

---

① 原文是 refectory，指寺院、大学等的食堂。

这个僻静的角落更好的地方来帮助他恢复，也想不出一种比这种严格的，这种僧侣般的生活更好的规律了。等第一次严寒把地面冻得铁硬的时候，他直觉地感到自己有了活力。

他出乎意外地谈起话来。他们谈论的问题起先是毫不相干的。他的心情象个要表演较大的技巧前先做点儿简单体操的运动员那样，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再来接近生活。不过他不知不觉地终于从丹尼那儿知道了事情的发展。

他的诊所已经盘给劳瑞医师了，不是按着忒勒先说好的那个数目——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没有给劳瑞作什么介绍——而是按着一个相差无几的数目。霍浦已经读完了他的全部进修课程，那会儿正在伯明翰他的家里。丹尼也已经自由了。他在到兰东尼来之前就辞掉了他的主任职务。结论非常清楚，因此安德鲁突然一下抬起头来。

"我在年头上应该可以工作了。"

他们于是认真地谈了起来，一星期内，他脸上的严厉的、无精打采的神色已然不见了。他感到奇怪、悲伤，人类的精神竟然能够从他遭到的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但是他没办法，他是在逐渐恢复。以前，他落寞、沉重地走着，简直是一架运行着的机器。现在，他精神饱满地吸着凛冽的空气，用手杖抽打着羊齿草，把自己的信件从丹尼的手里接过来，遇到邮递人员没把《医学杂志》送来的时候，还会咒骂上一句。

晚上，丹尼和他细看着一幅大地图。他们靠了一本年鉴，先开了一单子可以入选的镇市，然后再一个个剔去，最后把他们的选择缩到了八处。两处镇市在斯塔福郡①，三处在北安普敦

① 斯塔福郡(Staffordshire)：英格兰中部的一郡。

郡[1]，还有三处在窝立克郡[2]。

下星期一，丹尼离开了一星期。那七天里，安德鲁感觉到他从前的那股子工作热望——想做他自己的工作，他跟丹尼和霍浦所能做的真正的工作——很旺盛地又回来了。他变得非常急躁。星期六下午，他一路走到阿伯格文尼去，迎接那一星期的最末一班火车，但是他失望地回来了，预备再挨过一天两夜这种愈来愈令人不耐的耽延的日子。忽然，他瞧见一辆黑色的福特牌小汽车停在旅馆前边。他连忙奔进门去。丹尼和霍浦坐在那个灯光明亮的餐厅里，正吃着火腿蛋当点心，餐具柜上还放着搅好的奶油和罐头桃子。

那个周末，他们独据了那地方。菲力普在那顿七拼八凑的晚餐中所作的报告，是他们热烈讨论的火炽的"序曲"。外面，冰雹和雨点乱打到窗子上来。天气突然变了。不过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丹尼去看过的两处镇市上——佛兰顿和斯坦城——用霍浦的话来说，发展医务工作的时机都已经成熟了。两处都是十足的半农业镇市，新近刚建立起一种新的工业来。斯坦城新建了一座制造汽车引擎轴承的工厂；佛兰顿新设了一爿大制糖厂。郊外正在兴建房屋，人口正在不断地增加。不过这两处地方，医务工作都很落后。佛兰顿只有一所小医院[3]；斯坦城压根儿一所也没有。急诊的病人都得送到十五英里外的考文垂[4]去。

这一点儿情况就够推动他们，使他们象猎狗跟踪追赶那样。

---

① 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shire)：英格兰中部的一郡。

② 窝立克郡(Warwickshire)：英格兰中部的一郡。

③ 原文是 cottage hospital，见第 104 页注①。

④ 考文垂(Coventry)：英格兰窝立克郡的一处城市。

不过丹尼竟然还有比这更令人鼓舞的消息。他拿出了一张从一本汽车协会的中部地区路线指南上撕下的斯坦城全图，说道：

“说来惭愧，我把它从斯坦城的旅馆里给偷来的。看来咱们在那儿倒象可以有个很好的开端。”

“赶快，”早先很诙谐的霍浦急躁不耐地说，“这儿的这个记号是什么？”

“这个嘛，”他们低头看着地图的时候，丹尼说，“这是市场——至少，这是相当于市场的那么个地方，不过不知为了什么，他们管它叫圆场。它就在镇市中心，地势相当高，位置很不错。你们总知道那种情形，一圈屋子、店铺和办事处，一半是住宅，一半是多年的老铺子，多少还是乔治时代①的式样，窗子和门廊全很低。当地的主要郎中②是个挺了不起的家伙，我瞧见他来着，一张红脸，挺神气，还蓄着一把络腮胡子③。再说，他还请了两个助理，寓所就在圆场那儿。”丹尼的腔调微微带着点儿讥讽。“正对面，就在圆场当中那个好看的花冈石喷水泉那边，有两所空屋子，房间很大，地板很坚固，正面也很气派，正在出让。据我瞧——”

“据我瞧，”霍浦抢着说，“我这就得说，要是我能在那个喷水泉对面有一间小实验室，那真再好也没有了。”

他们继续谈了下去。丹尼进一步说明了一些细节，很有趣的细节。

“当然，”他最后说，“咱们也许全疯啦。这主意在美国的大

① 指英国四个乔治王(乔治一世，1714—1727；乔治二世，1727—1760；乔治三世，1760—1820；乔治四世，1820—1830)的时代。

② 原文是 medico，此处是“医师”的谑称。

③ 原文是 mutton chops，指上部细，下部带圆的络腮胡子。

城市里靠了周密的组织和庞大的经费，才搞得尽善尽美。可是在这儿——在斯坦城！咱们三个谁都没有多少现钱！咱们之间很可能还得拚命挣扎。不过反正——”

“愿上帝保佑老络腮胡子吧！”霍浦说，一面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星期日，他们把计划又推进了一步，三个人商量好叫霍浦星期一回家的时候，兜到斯坦城去。丹尼和安德鲁星期三也到那儿，跟他在斯坦城的旅馆里会面，然后由一个人到当地的房屋经租处去仔细询问一下。

霍浦料定那天一定非常忙，所以第二天一早，别人还没吃完早餐，他已经乘着他的福特牌汽车泥浆四溅地驶走了。天空那会儿还乌云密集，不过风也很大，是一个爽朗而刮风的日子。早餐以后，安德鲁独个儿出去了一小时。他觉得自己又强健了，而这个办一所新医院的大胆尝试又在静等着他，这的确是很不错的。他以前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把这个计划看得多么重，直到这会儿它都快实现了，他才猛地一下看出来。

十一点，他回来的时候，邮件已经送来了，从伦敦寄来的一束信。他带着期望的心情在桌旁坐下，一封封拆开。丹尼坐在火炉旁边，正在那儿看早报。

他拆开的第一封信是玛丽·鲍兰德写来的。在他细看着那儿张写得密密层层的信纸时，脸上高兴得现出了一丝微笑。她开头向他吊唁，希望他现在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了。接着，她简括地向他叙说了一下她自己的情况。她已经好多了，不知好了多少，简直完全健康了。过去这五星期，她的体温始终正常。她已经起床啦，一步步试着在做体操。她的体重也增加了不少，所以他简直会不认识她了。她问他能不能去看她一趟。史迪尔曼先生已经

回美国去了，要逗留上好几个月，留下他的助手马尔兰先生在那儿负责。她对于他把她送到丽景去，真不知该怎么谢谢他才好。

安德鲁放下那封信，他想到玛丽的恢复健康，脸上依然显得很高兴。接着，他扔开许多装在薄封套里、贴着半便士邮资的通函和广告，拈起他的第二封信来。这是一个公函般的长信封。他把它拆开，把里边的那张厚信纸抽了出来。

随着，他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用不相信的眼睛凝视着那封信，瞳孔张得很大，脸色也变得煞白。整整有一分钟，他一动也没有动，就那么睁大眼睛望着，望着那封信。

“丹尼，”他低声说。“你瞧瞧这个。”

二一

八星期前，安德鲁在诺丁山车站让夏普护士下车以后，夏普护士便乘地下火车到了牛津广场①，从那儿很快地朝安妮王后街走去。她原先跟汉姆逊医师的护士，她的朋友特伦特约好，那天晚上到皇后大戏院②去看戏，因为她们俩很欣赏的路易·萨伏里正在那儿上演《公爵夫人表态了》。但是那会儿已经八点一刻，而戏在八点三刻就要上演，剩下来让夏普护士去唤了她的朋友，再一块儿赶到皇后大戏院楼座去的时间，实在太紧了。再说，她们也没时间象她原先计划的那样，到尖角饭店③去吃一顿可

① 牛津广场(Oxford Circus)：伦敦牛津街和摄政街交叉地方的一片广场，是伦敦的一处交通中心。

② 皇后大戏院(the Queen's Theatre)：伦敦的一家大戏院，在沙甫慈白利街。

③ 尖角饭店(the Corner House)：伦敦的一家名餐厅，在考文垂街。

口的热餐，只好在路上买点三明治吃，或是压根儿什么也不吃。夏普护士忙忙地沿安妮王后街朝前走去的时候，满怀都是深深受了委屈的怨气，脑子里翻来复去地想着那天下午的事情，心里沸腾着愤怒和怨恨。她登上了十七号丙的门阶，急煎煎地揿了一下门铃。

开门的正是特伦特护士，她满脸都是急躁抱怨的神色。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夏普护士已经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特伦特，”她很快地说，“真对不住。不过我今儿实在忙透啦！待会儿再跟你细说，先让我进去把东西放下。我这样跑来，我想咱们还赶得上。”

这两个护士正一块儿站在走道里的时候，汉姆逊从楼上下来了，身上穿着晚礼服，修饰整洁，容光焕发。他一瞧见她们，便站住了。佛瑞第遇到机会总禁不住要表现一下自己的殷勤周到。这是他一向的作风，为了好使人家喜欢他，以便获得人家的极口称赞。

“你好，夏普护士！”他相当愉快地说，一面从金烟匣里取出一支香烟来。“你样子挺疲倦。你们俩怎么这么晚还没走？我听特伦特护士说，你们今儿晚上不是要去看戏吗？”

“是呀，大夫，”夏普护士说。“不过我——我给曼逊大夫的一个病人耽误了。”

“噢？”佛瑞第的腔调里微带着点儿询问的意味。

这对夏普护士已经很够了。她原憋着一肚子怨气，厌恶安德鲁，钦佩汉姆逊，这会儿便突然忍不住一下子全发泄出来了。

“汉姆逊大夫，我一辈子从没有这么累过。从没有。把一个病人从维多利亚医院里接出来，偷偷地送到那个丽景疗养院去，曼逊大夫还跟一个没取得医师资格的人给她打气胸，而这时候

却一直把我留在那儿——"她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气恼的眼泪，把那天下午的事全行倾吐出来。

她说完以后，屋里静了一会儿。佛瑞第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古怪的神情。

"这真太岂有此理啦，夏普护士，"他终于这么说。"不过你们快别错过这场戏吧。你瞧，特伦特护士——你得去叫一辆出租汽车，车钱归我。把它登在开支帐上。对不住，我得走啦。"

"这人够多好①，"夏普护士很钦佩地盯着他身后，嘟哝说。"来吧，特伦特，快叫汽车吧。"

佛瑞第满腹心事地驾车驶到俱乐部去。自从他跟安德鲁吵翻以后，他大概出于需要，已经收起了自尊心，又跟第德曼和艾伏瑞更密切地勾结起来了。那天晚上，他们三个正好聚在一块儿吃饭。吃饭的时候，佛瑞第倒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想逗起那两个家伙的兴趣，以便再和他们友好合作，所以很轻快地说道：

"曼逊跟咱们拆伙以后，似乎暗下在玩着挺不错的鬼把戏。我听说他开始送病人给史迪尔曼那家伙去了。"

"什么！"艾伏瑞放下叉子说。

"据我知道，他还跟那家伙合作。"汉姆逊把这件事从容扼要地叙说了一下。

等他说完，艾伏瑞突然很严肃地问道：

"这是真的吗？"

"老兄，"佛瑞第用受了委屈的音调回答，"我不到半小时以前，刚打他的护士那儿听来的。"

---

① 原文是 There's a gentleman.直译是"这可真是位绅士"。

他们静了一会儿。艾伏瑞垂下眼睛，继续吃他的饭。不过他外表虽然镇静，心里却得意得了不得。他始终就没原谅曼逊在维德勒那次手术后临末了说的那句话。艾伏瑞尽管不是容易生气的，可是他跟知道自己的缺点、小心谨慎地防护着它的人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心里很知道自己是个不够格的外科医师。但是从来没有人那样锋利而粗暴地把他的没本事兜底子对他说出来。为了那个刺心的实情，他恨极了曼逊。

等汉姆逊和第德曼闲谈了一会儿以后，他才又抬起头来，声音很超然地问道：

"曼逊的这个护士——你能够打听出她的住址来吗？"

佛瑞第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从餐桌那边凝视着他。

"当然能够。"

"我觉得，"艾伏瑞冷静地沉思着说，"咱们对这件事应该有所行动。佛瑞第，这话就我跟你两个说说，我始终就没多少工夫去管你的这个曼逊，不过问题可不在这上面。我这会儿纯粹是想到道德的那方面。前一天晚上，格兹比恰巧还跟我谈到这个史迪尔曼——我们去参加蜉蝣饭店的那次宴会。报上已经提到他了——我是说史迪尔曼。舰队街有些无知无识的傻瓜[1]已经搜集了一单子的病例，硬说是史迪尔曼给治好的，他们都是大夫没法医治的病人，就是常见的那套废话，你知道。格兹比对这些挺生气。我想丘斯顿以前是他的病人——在丘斯顿扔开他去找这个走方郎中之前。嗐！要是同行里的人也去支持这个可恶的外行，那往后会闹出什么事来呢？我的天！我越想这件事越不妙。

① 指新闻记者。舰队街(Fleet Street)是伦敦的报馆街，从勒门广场通到河滨大道。

我马上就去跟格兹比联系一下吧。茶房！去瞧瞧摩里士·格兹比大夫这会儿在不在俱乐部里。要是不在，叫门房打个电话去问问他在家不在家。”

汉姆逊这一回可显得非常不安了。他对曼逊并没有怨恨，也没有恶意。再说，就他的圆滑、自私的作风来讲，他一向还很喜欢曼逊，所以这会儿，他嘟嘟囔囔地说道：

“别把我牵扯进去。”

“别这么傻，佛瑞第。咱们让那家伙侮辱咱们，又让他打这件事里脱身出去吗？”

侍者回来说，格兹比医师在家里。艾伏瑞谢过了他。

“瞧这情形，我恐怕我桥牌不能打啦，二位。除非格兹比恰巧有事的话。”

但是格兹比并没有事。艾伏瑞于是在那天晚上较晚的时候去拜访了他。这两个人虽然没什么深交，彼此的友谊却足够使那位内科医师拿出他的次等红葡萄酒和一支名牌雪茄烟来待客。不问格兹比医师知道不知道点儿艾伏瑞的名声，他至少很知道这位外科医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他的地位相当高，够叫这个一心向往上流社会荣誉的摩里士·格兹比很亲热地来接待他。

等艾伏瑞说明来意以后，格兹比可用不着装得很感兴趣了。他坐在椅子上，俯身向前，小眼睛盯在艾伏瑞脸上，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件事。

“嗬！这可真没想到！”他听完以后，跟平时一样激烈地喊着说。“我认识这个曼逊。他在我们矿业病研究委员会里待过一个短时期。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们瞧见他离开都非常高兴。他完全是一个粗鄙的人，连工友的规矩都不懂。你当真是说他打维多利亚医院里把一个病人弄出来，交给史迪尔曼去了吗？那

准是托罗谷德的一个病人——我们倒要听听托罗谷德对这件事怎么个说法。”

“他还不止这样；实际上，他还帮着史迪尔曼动手术。”

“要是这是真的，”格兹比谨慎地说，“那是一个该交给医务委员会的案件了。”

“唔，”艾伏瑞很得当地踌躇了一下。“我也正这么想。不过我可有点儿不便。你瞧，我原先跟这家伙比你熟。我本来实在不想由我来提出控诉的。”

“我来提出吧，”格兹比大权在握地说。“要是你告诉我的话的确是真的，那么我就亲自把它提出来。如果我不立刻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有亏职守啦。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艾伏瑞。史迪尔曼这家伙对外界的威胁倒不及对医师们的威胁大。我想在那天晚上的宴会上我告诉过你我跟他打的交道。他威胁着咱们的地位、咱们所受的训练和咱们的传统。他威胁着咱们所代表的一切。咱们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排斥掉他。那么他在执照的问题上迟早准要倒个大楣的。你听着，艾伏瑞！谢天谢地！这桩事一直由咱们医师抓在手里。只有咱们能签发死亡证。但是如果——你听着——如果这家伙和跟他一样的别人能得到内行的合作，那么咱们就输啦。幸亏医务委员会过去遇到这种事情总大力加以取缔。你记得几年前那个骨科大夫[①]贾维士的案子吗？他找了一个低三下四的大夫去给他上麻醉剂。那个大夫马上便给除了名。我越想到这个粗俗鲁莽的史迪尔曼，就越打定主意要把这事来做成个榜样。这会儿，我跟你告个便，就去打个电话给托罗谷德。明儿，我想要问问那个护士。”

---

① 原文是 manipulator，指整形外科医师。

他站起来，去打了个电话给托罗谷德医师。第二天，当着托罗谷德医师的面，他从夏普护士的手里拿到了一份签名的陈述。她说的话非常确凿，因此他立刻便跟他的律师，布鲁姆士伯雷广场[①]的鲍恩先生和艾维尔顿先生取得了联系。当然，他恨史迪尔曼。不过他已经很欣然地想到，作为一个医师业风纪的公开维护人，他所能得到的利益了。

安德鲁还蒙在鼓里，跑到兰东尼去的时候，控诉他的程序正顺顺当当地进行着。不错，当佛瑞第很震惊地看到一则报导克里丝婷死后验尸的消息时，他曾经打了个电话给艾伏瑞，想拦住这件事。可是那会儿已经太晚了。控诉状已经提出啦。

后来，惩罚委员会审查了这项控诉，经它批准以后，发了一封信给安德鲁，叫他出席委员会[②]十一月的会议，对控诉他的罪名进行答辩。这便是他那会儿拿在手里，望着威吓性的法律措辞，急得脸色发白的那封信：

> 你，安德鲁·曼逊，于八月十五日曾故意协助某一未经登记而在医学界执行业务的名叫礼查·史迪尔曼的人；你还曾以医师身份和他合作来推行这种业务。鉴于这一点，你在职业上犯下了行为不检的罪行。

二二

这件案子定在十一月十日审理，安德鲁在那个日期的前一

---

① 布鲁姆士伯雷广场（Bloomsbury Square）：伦敦新牛津街以北的一片广场。

② 指医务委员会。

星期回到了伦敦。他独自一个，因为他请霍浦和丹尼让他自己来办。他带着沉痛、凄怆的情绪住进了博物院大饭店。

他外表虽然镇静，心情却非常混乱。一会儿，他悲怆地感到一阵阵怨恨，一会儿又感到一种情绪上的不安，这倒不单是因为他对前途犹疑不定，而是因为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了过去医务工作中的每一时刻。六星期前，要是发生了这件成败攸关的事，那么他还给克里丝婷去世所带来的悲痛刺激得精神麻木，准会丝毫不以为意的。但是现在，他恢复过来了，正热切地准备重行开始工作，所以异常强烈地感到了这件事的打击。他带着沉痛的心情看出来，要是他新生的希望全给扑灭掉，他倒不如也死了好。

这些和其他一些痛苦的思想不停地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有时候造成了一种令人慌乱的状态。他没法相信，他，安德鲁·曼逊，竟会处到这么一个可怕的境地里，当真面对着所有的医师最最害怕的这件事。他干吗被传到委员会去受审呢？他们干吗想把他从登记簿上除名呢？他并没有做什么不名誉的事。他并没有犯什么大罪，也没有犯什么小罪。他所做的不过是要把玛丽·鲍兰德的肺病治好。

他把辩护工作委托给了林肯协会广场[①]的霍柏法律事务所，这是丹尼竭力推荐给他的一家法律代办处。一眼看去，托马斯·霍柏并不神气，他是个红脸的、矮小的人，戴着金边眼镜，态度有点儿吹毛求疵。由于血液循环上的某种缺陷，他的皮肤常会一阵阵胀红起来，使他显得象是害臊，这种特点当然不能引起

---

① 林肯协会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伦敦最大的广场，律师事务所多集中在那儿。

人家对他十分信任。话虽如此，霍柏对这件案子的处理方法却有着果断的见解。最初，安德鲁在盛怒之下，曾经想奔到罗勃特·阿贝爵士那儿去，因为阿贝是他在伦敦的唯一有影响的朋友，可是霍柏却苦着脸指出来，阿贝也是委员会委员。安德鲁于是热狂地主张打个海底电报给史迪尔曼，请他马上从美国回来，可是那位吹毛求疵、身个儿矮小的律师也同样不以为然地把这个主张否决了。他们有史迪尔曼所能提供给他们的一切证据，而那位没有资格的医师的到场，只会触恼那些委员。为了同样的理由，连当时在雨景疗养院负责的马尔兰都必须避开。

安德鲁渐渐才瞧出来，这件案子在法律方面跟他自己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他在霍柏的办公室里竭力表明无罪的时候，他的粗暴的申辩使那位律师大不谓然地皱起眉头来。后来，霍柏不得不说道：

"我得要求您一件事，曼逊大夫，那就是在星期三审理的时候，您千万别用这种话来自我表白。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对咱们来说，没有比这样做更糟的事情啦。"

安德鲁兀地一下停住，两手紧捏起来，目光炽灼地盯视着霍柏。

"但是我要让他们知道实情呀。我要让他们瞧明白，把这个姑娘治好，是我多年来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我胡混了好多个月，做着一般唯利是图的业务之后，现在到底做成了一件好事，而这——这就是他们干吗要控告我的缘故。"

霍柏的眼睛在眼镜后边很关切地望着他。他一着急，皮肤立刻红起来了。

"曼逊大夫，千万，千万别这样。您不明白咱们处境的严重性；我该乘这机会坦白地告诉您，我认为咱们的机会——胜诉的

机会，充其量讲，也是很小的。判例对咱们非常不利——一九〇九年的堪特，一九一二年的劳登，一九一九年的富尔杰，他们都是因为跟外行合作而给除名的。还有，一九二一年那个有名的赫克萨姆案件，赫克萨姆就因为帮那个骨科大夫贾维士施行了一次全身麻醉，当然也给除了名。现在，我想请求您的就是这一件事——肯定地或是否定地回答问话，遇到非说两句不可的时候，也尽可能简单。因为，我郑重地告诉您，要是您象刚才对我那样，离开正题说上许多别的话，那咱们就准输，您的名字打登记簿上给除掉，就跟我叫托马士·霍柏一样没有错。”

安德鲁模模糊糊地瞧出来，他非得竭力管住自己不可。在这种场合，他必须象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那样，听候委员会按照规章去“动手术”。不过要他做到那么默默顺从的情形，的确是很困难的。单想到他必须放弃一切自我剖白的尝试，按着问话单调地回答“是”与“不是”，已经是他忍受不了的啦。

十一月九日星期二晚上，当他对第二天结局的揣测焦灼到了极点的时候，他竟然莫名其妙地去到巴丁顿，被一种奇怪的下意识的冲动驱使着，朝维德勒的铺子走去。内心里，他还深深地暗藏着一种病态的、依然无法克制的遐想，认为过去这几个月的一切灾难，都是因为哈里·维德勒的死亡而来惩罚他的。这种推论是不自觉的、没法说明的。然而它却老在心头，从他最早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里兴了起来。他无法抗拒地想去看一趟维德勒的寡妇，仿佛看看她就可以莫名其妙地给他一点儿帮助，使他从痛苦中获得安慰似的。

那是一个阴雨的、黑暗的夜晚，街上寥寥的没有几个行人。他没给人认出来，在自己早先那么被人知道的那一区里走着，心里不禁起了一种古怪的空虚的感觉。在黑暗中，他自己的身个

儿成了密雨里匆匆而过的其他幽灵中的一个鬼影儿了。他在铺子休息之前到达了那儿，踌躇了一下，恰巧有个顾客走了出来，他便连忙走进去了。

维德勒太太独个儿在那儿，待在烫洗部的柜台后边，正把人家刚交下的一件女外衣折叠起来。她穿着一条黑裙子和一件染成黑色的旧上衣，领口那儿稍为敞开了点儿。她的丧服不知怎么使她显得比早先瘦小。忽然，她一抬眼，瞧见了他。

“是曼逊大夫嘛，”她喊起来，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您好吗，大夫？”

他很生硬地回答了一句。他瞧出来，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眼下的苦恼。他直挺挺地依旧站在门口，注视着她，雨水缓缓地从帽檐上滴落下来。

“请进来，大夫。哟，您给雨淋得湿透啦。今儿晚上雨真不小——”

他打断了她的话，嗓音显得很紧张，简直不象是他在说。

“维德勒太太，我早就想来瞧瞧您。我常想着不知道您生活怎样——”

“我凑合着干，大夫。生意倒不太坏。我新找了一个年轻人来修理鞋子。他的活儿做得挺不错。您请进来呀，我来给您倒杯茶。”

他摇摇头。

“我——我不过打这儿经过，顺便进来瞧瞧。”接着，他几乎是挣扎着说了下去。“哈里去世，您准觉得很难受。”

“唉，是呀，我是很难受。至少开头是这样。不过”——她甚至朝他微笑了笑——“渐渐地也惯啦，这真莫名其妙。”

他思想混乱地忙说道：

"我很怨自己。哦！这件事对您来得那么突兀，我常想到您准很怪我——"

"怪您！"她摇摇头。"您怎么可以这么说，你尽了一切力量，甚至还跑到疗养院去，又给请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大夫——"

"可是您瞧，"他哑着嗓子硬说下去，浑身感到发冷、发僵，"要是您不找我；也许，要是哈里上医院去——"

"我决不会找什么别人的，大夫。哈里得到了金钱所能给他的最好的医疗。嗐，就连下葬的时候，您可惜没能瞧见，那些个花圈。要说怪您——哎，我在这铺子里说过好多次，哈里找不着一位比您更好、更和气、更有能耐的大夫啦——"

在她说着的时候，他痛苦而明白地瞧出来，即使他坦白地告诉她，她也决不会相信。她脑子里有一种错觉，认为哈里是平静地、无法医治地、医药无效地死去的。这会儿要是去动摇她抱定的这个满意的想法，那反而太残酷了。他于是停了一会儿，说道：

"今儿又瞧见您，真挺高兴，维德勒太太。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早就想来瞧瞧您啦。"

他停住，跟她握了握手，说了声再会，走出去了。

这次会面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安慰，使他宽心，反而增加了他的内疚。他的心情起了急遽的变化。他原先指望的是什么呢？按着最好的小说式的惯例，得到宽恕吗？还是被判有罪呢？他沉痛地想到，现在，她也许会比早先更尊重他了。他穿过湿淋淋的街道，一步步走了回去，心里突然认定自己的这场官司第二天一准得打输。这种想法竟然变得令人惊慌地确凿可信。

他在离旅馆不远的一条僻静小街上，走过一座教堂开着的门口。他心里一动，不禁站住了脚，转身折回，走了进去。教堂

里边黑暗无人，暖暖和和，仿佛一次礼拜刚结束没多少时候似的。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教堂，对这一点也不在意，只在最后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把憔悴的目光盯在黑暗的、遮覆着的圣坛上①。他回想到，当他和克里丝婷疏远的时候，克里丝婷曾经怎样落到一味信奉上帝的地步。以前，他从来不是个上教堂做礼拜的人，可是现在，他竟然到了这儿，待在这个不知名的教堂里。苦难把人们带到这儿，使人们觉醒过来，领着人们来想到上帝。

他低下头，坐在那儿，象个走完了一次长途之后正在休息的人那样。他的思想朝外驰去，并不是在作什么仔细考虑好的祈祷，而是给内心的渴望飞也似地推动着。上帝！别让他们把我的名字给除掉。哦，上帝！别让他们把我的名字给除掉。他这样莫名其妙地默想了大约半小时，然后站起身，直接朝旅馆走去。

第二天早晨，他虽然睡得很熟，可是一觉醒来，竟然觉得更忧虑烦闷。穿衣服的时候，他的手微微有点儿颤抖。他怪自己不该住到这家旅馆里来，因为它使他联想到上次研究员的考试②。他这会儿所感到的畏惧，比上次考试前要厉害上百倍。

他到了楼下，简直吃不进早餐。案子定在十一点开审，但是霍柏叫他早一点儿去。他估计从旅馆到哈拉姆街不过二十分钟，所以待在旅馆休息室里紧张而烦躁地勉强看着报，一直看到十点半。但是等他出发以后，因为牛津街上的一场阻塞，他乘的出租汽车碰到了长时间的交通拥挤。等他抵达医委会办事处的时候，已经打十一点了。

他匆匆地走进委员会会议室，只胡乱地看了一下那间会议

---

① 原文是 apse，指教堂东首的半圆形室。

② 参看第 202—208 页。

室的大小和委员们前边的那张高桌子，委员会主席真纳·哈力第爵士在那儿主持会议。跟他这件案子有关的人员全坐在会议室的那头，活象演员们在等着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似的。霍柏、玛丽·鲍兰德——由他父亲陪着——夏普护士、托罗谷德医师、鲍恩先生、病房护士长迈尔丝，全在那儿，他的目光瞥过了那一排椅子。接着，他赶快在霍柏的身旁坐下。

"我跟您说过得早点儿来，"那位律师用不满的声音说。"前边的这件案子都快结束了。迟到对委员会说来是挺不好的。"

安德鲁没有回答。这时候，正象霍柏说的那样，主席已经在对他前边的那件案子宣判了，那是一个不利的判决，从登记簿上除名。安德鲁的目光紧盯在那个被判犯有某种不名誉罪名的医师身上，简直没法移开。他是一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人，样子好象为谋生糊口曾经拚命挣扎过一般。他站在那儿，被他的同行所组成的这个尊严的团体判定有罪，脸上显出一种完全绝望的神气，那种神气使安德鲁禁不住打了一阵寒战。

但是，他没有时间细想，只不过感到一刹那的怜悯。紧接着他自己的案子便被喊到了。诉讼程序一开始，他的心猛地紧缩起来。

他们先把控诉状正式念了一遍。随后，原告律师乔治·鲍恩先生站起来开始讲话。他是一个瘦削、精明的人，身上穿着常礼服，脸上刮得很干净，一条宽宽的黑缎带从夹鼻眼镜上拖了下来。他的声音显得不慌不忙。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我认为你们目前要考虑的这件案子，跟《医药条例》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任何医学理论根本没有关系。相反的，这件案子提示出了跟没登记的人员进行业务勾结的一个明白的实例。为了这种意向，我也许可以这么说，委员会

很有理由感到遗憾。

“这件案子的事实是这样：病人玛丽·鲍兰德患了肺尖结核，七月十八日住进了维多利亚胸腔医院托罗谷德大夫的病房。她由托罗谷德大夫负责治疗，在那儿一直住到九月十四日，然后她借口想要回家，自动离开了医院。我说借口，因为病人在出院的那天并没有回家，而是在医院门房那儿由曼逊大夫接着，立刻送到一个叫丽景疗养院的地方去。据说，那地方是专门医治肺病的。

“病人到了丽景疗养院后，马上便给安置在病床上，由曼逊大夫和那地方的所有人礼查·史迪尔曼先生共同进行检查。礼查·史迪尔曼先生是一个没有取得医师资格的人，并且——呃——据我知道，还是个外国人。曼逊大夫和史迪尔曼先生检查之后，经过会商——我特别请委员会注意这个词儿——经过会商，决定对病人进行手术，施行气胸。曼逊大夫于是给病人施行了局部麻醉，气胸的手术是由曼逊大夫和史迪尔曼先生共同做的。

“现在，各位委员，既然把案情扼要地说明以后，我想请你们允许，再请人来进一步作证。尤斯泰士·托罗谷德大夫，请您到这儿来。”

托罗谷德医师站起身，走到前边。鲍恩把夹鼻眼镜取下，拿在手里，准备用来加强他的论点，一边开始了他的质询。

“托罗谷德大夫，我可不想使您为难。我们都很知道，作为一位肺病的顾问医师，您多么有名气，我可以说，多么有声望。我相信，也许这是您对您的低级同事的宽厚，不过，托罗谷德大夫，九月十日星期六早晨，曼逊大夫硬要您跟他对这位病人玛丽·鲍兰德进行一次会诊，这是事实吗？”

“是事实。”

“那么，在会诊的时候，他硬要您采用一种您认为不妥当的治疗方法，这也是事实吗？”

“他希望我施行气胸。”

“一点儿不错！为了病人的最大利益，您拒绝了。”

“是的。”

“您拒绝以后，曼逊大夫的态度有没有点儿特别？”

“唔——”托罗谷德迟疑起来。

“请您说下去，托罗谷德大夫！我们很尊重您当然会感到的为难。”

“他那天早晨本来就显得有点儿失常。他似乎不同意我的决定。”

“谢谢您，托罗谷德大夫。您并没有理由认为，病人对她在医院里所受的治疗感到不满意，”——鲍恩想到这个见解，枯燥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她有什么原因抱怨您，或是您下边的人员。”

“没有，她一直似乎挺高兴，挺快活，挺满意。”

“谢谢您，托罗谷德大夫。”鲍恩拿起他的第二份文件来。“现在，迈尔丝护士长，请您来。”

托罗谷德医师坐下。病房护士长迈尔丝走到前边来。鲍恩又开始询问：

“迈尔丝护士长，九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就是在托罗谷德大夫和曼逊大夫那次会诊后的第三天，曼逊大夫来探望病人的吗？”

“来的。”

“他平时是那时间来探望吗？”

“不是。”

“他有没有给病人检查？”

“没有。那天上午，我们没有屏风。他只坐着跟她谈了一会儿。”

“一点儿不错，护士长——是一次恳切的长时间的谈话，要是我可以引用您书面陈述里所用的字眼儿的话。不过，护士长，现在请您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曼逊大夫离开以后，什么事顿时就发生啦？”

“大约半小时后，十七号，那就是说，玛丽·鲍兰德，跟我说，‘护士长，我把情况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出院吧。你一直对我很好。不过我想星期三出院啦。’”

鲍恩赶快截断了她的话。

“星期三。谢谢您，护士长。我要确定的就是这一点。现在，这就成啦。”

病房护士长迈尔丝退了下去。

这位律师用缎带系着的眼镜做了一个斯文而满意的手势。

“现在——请夏普护士来，”室内寂静了片刻。“夏普护士。请您把您写的关于曼逊大夫在九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的行动的那篇陈述再证实一下。”

“不错，我是在场的！”

“夏普护士，我从您的音调上推测，您当时并不是乐意上那儿去的。”

“等我发觉我们是上哪儿去，史迪尔曼这个人是谁，根本不是位大夫，那时候，我是——”

“很吃了一惊，”鲍恩递话给她。

“是的，我是很吃了一惊，”夏普护士冲口说了出来。“我一生

除了跟着正式的大夫，真正的专科医师工作外，从没跟过什么别人。”

“一点儿不错，”鲍恩扬扬得意地说。“现在，夏普护士，为了让委员会明白，还有一点我希望您清清楚楚地再说一遍。曼逊大夫是真的跟史迪尔曼先生共同——共同做那次手术的吗？”

“是共同做的，”夏普护士存心报复地说。

这时候，阿贝探身向前，通过主席很平和地问了一句话。

“夏普护士，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已经接到曼逊大夫辞退你的通知了，这是实情吗？”

夏普护士顿时满脸绯红，失去了她的镇静，结结巴巴地说道：“是的，我想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工夫等她坐下去后，安德鲁微微感到了一丝温暖——阿贝至少还是他的朋友。

鲍恩转身朝着委员们坐的那张桌子，对插进来问的这句话微微有点儿不满。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我本来可以再请几个人来作证，但是我太知道委员会的时间多么宝贵啦。再说，我认为我已经把我的案情很确切地证明了。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病人玛丽·鲍兰德，完全由于曼逊大夫的默许，才从伦敦一家最好的医院里一位极有声望的专科医师的治疗下，给移到那个靠不住的机构里去——这件事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破坏医师道德的行为——而到了那儿后，曼逊大夫还故意跟那个机构的没有医师资格的所有人合作，施行一种危险的手术。这个病人按理该由专科医师托罗谷德大夫负责，据他方才说，这种手术是禁忌的。主席先生，各位委员，我因此认为我们目前并不象最初乍看起来那样，是在处理一个个别的事例，一个偶然的过失，而是在处理

一个计划好的、预先想定的、几乎是有步骤地违反医师准则的行为。”

鲍恩先生志得意满地坐下，开始去擦他的眼镜。会议室里静了一刹那。安德鲁把眼睛盯在地板上。要他容忍人家这样不正确地叙说这件事，简直是够痛苦的。他沉痛地暗自想到，他们对他就象对一个鬼鬼祟祟的犯人那样。接着，他的律师走上前去，准备向委员会讲话了。

霍柏和平时一样，似乎有点儿慌张，脸上红红的，好不容易才把他的文件整理好。可是说也奇怪，这似乎反而获得了委员会的体谅。主席说道：

“唔，霍柏先生？”

霍柏清了清嗓子。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请诸位注意——我对鲍恩先生提出的证据并没有什么想争辩的。我并不想深究事实的真相。不过他们解释的方法对我们关系很大。此外，还有几点需要补充的地方，这几点可以使这件案子的实情对我的当事人比较有利。

“直到这会儿，我们还没有说明，鲍兰德小姐从七月十一日，早在她找托罗谷德大夫看病之前，就找曼逊大夫看病啦。从那时候起，她基本上一直是曼逊大夫的病人。而且，曼逊大夫个人对这位病人也非常关心。鲍兰德小姐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因此他始终把她看作是他自己应该负责的。我们必须坦白承认，曼逊大夫的行动是完全错啦。但是我很郑重地认为，它既不是不名誉的，也不是有预谋的。

“我们刚才听说到，托罗谷德大夫和曼逊大夫在治疗方法上意见有那么点儿不一致。我们再想到曼逊大夫对这位病人的莫大关心，那么他想把这位病人收回到自己的手里，这是很自然

的。他自然不希望使他的上级不乐意。这一点，没有别的，就是鲍恩先生方才那么着重地所说的托辞的理由，"说到这儿，霍柏停了停，掏出手绢来，咳了一声，显得象一个跑近一道比较难跳的跳栏的运动员那样。"现在，我们再来讲一讲合作的这件事，讲一讲史迪尔曼先生和丽景疗养院。我想各位委员并不是不知道史迪尔曼先生的姓名。他虽然没有取得医师资格，却很有点儿名声，据说甚至治好了某些疑难的病例。"

主席很严肃地打断他的话说：

"霍柏先生，您不是大夫，对这些事能知道点儿什么呢？"

"我同意您的话，主席，"霍柏赶快说。"我实在要说的是，史迪尔曼先生似乎是个有声望的人。好多年前，他因为写了封信祝贺曼逊大夫在肺科方面所做的一项研究工作，才跟曼逊大夫偶然结识了。后来，当史迪尔曼先生上这儿来创办他的医院的时候，他们两个在纯粹非业务性的关系上会了面。因此，等曼逊大夫想找一个他可以亲自去治疗鲍兰德小姐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利用了丽景疗养院所给予的便利，这尽管是考虑欠周的，可并不是不合乎情理的。我的朋友① 鲍恩先生把丽景疗养院说成是个'靠不住的'机构。关于这一点，我想委员会也许乐意听证人来说一下。鲍兰德小姐，请您到这儿来。"

玛丽站起来的时候，委员们全露出好奇的目光仔细打量着她。她虽然紧张不安，目光一直盯在霍柏身上，一眼也没望安德鲁，但是她却似乎身体健康，一切正常。

"鲍兰德小姐，"霍柏说，"我想请您坦白地告诉我们——您在丽景疗养院治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使您觉得不满的？"

---

① 这是英国律师相互间所用的尊称。

"没有！情形恰恰跟您说的相反。"安德鲁马上瞧出来，她事先受到过仔细的教导。她的答话谨慎而有分寸。

"您没受到什么坏的影响吗？"

"相反地，我比早先好多啦。"

"事实上，那儿所实行的治疗方法就是您在——让我想想看——您在七月十一日第一次去找曼逊大夫的时候，他对您提出的治疗方法。"

"对。"

"这有关系吗？"主席问。

"我已经问完这位证人啦，主席，"霍柏赶快说。玛丽坐下去的时候，他以深表歉意的态度把两手朝着委员会的桌子伸了出来。"各位，我很冒昧地想说明的就是，丽景疗养院所施行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只是由别人——也许是不合准则地——把曼逊大夫的治疗方法实行出来。因此我认为，就这个行为的本身意义讲，史迪尔曼和曼逊大夫之间肯定并没有进行业务上的合作。我想请曼逊大夫来答复一下。"

安德鲁站起身来，很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还觉察到大伙儿的眼光全盯到了他身上。他皱起眉头，脸色苍白。心窝里给一阵冰凉、空虚的感觉紧压着。他听见霍柏朝他问道：

"曼逊大夫，您从这场被说成是跟史迪尔曼先生的合作中，没收进什么费用吗？"

"一便士也没有。"

"您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没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吗？"

"没有。"

"您意思并不是想损害您的上级托罗谷德大夫吗？"

"并不是。我们相处得很好。这只不过是因为—— 我们的意见在这个病例上不大一致。"

"一点儿不错。"霍柏相当急促地截断了他的话。"那么，您可以诚实地、恳切地向委员会保证，您并不想违背医师的准则，也一点儿没想到您的行为有哪点儿是不名誉的罗。"

"这完全是实情。"

霍柏点了一下头，请安德鲁退下，一面强忍住一声宽慰的叹息。他虽然觉得有必要把这项证据提了出来，心里却很怕他的当事人性气急躁。现在，这已经安安稳稳地过去了。他觉得，只要他的总结做得简单，他们也许可以有一线胜诉的机会。他于是用悔过的神气说道：

"我不想再多耽搁委员会的时间。我已经说明，曼逊大夫只不过是不幸地犯了一个错误。我不仅请求委员会秉公处理，并且请求委员会从宽判断。最后，我还想请委员会考虑到我的当事人的造诣。他过去的历史是随便谁都会感到光荣的。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一些例子，很有才气的人因为偶然犯了一次错误，没能得到宽大处理，就把一生给毁掉啦。我希望，说真的，我默祷，诸位就要作出判决的这件案子不至于象那些例子那样。"

霍柏声调里的谦恭认错的意味，对委员会的确起了良好的影响。但是鲍恩几乎立刻便又站起来，请求主席容他再说几句了。

"主席，请您允许，我有一两句话想问一下曼逊大夫。"他转过身，把夹鼻眼镜朝上一挥，请安德鲁站起身来。"曼逊大夫，您最后的那句回答我觉得不挺明白。您说您不知道您的行为有哪点儿是不名誉的。可是您当然知道史迪尔曼先生是一个没有取得医师资格的人罗。"

安德鲁瞪起两眼端详着鲍恩。在审问过程中，这个吹毛求疵的律师的态度，使他觉得自己好象做了一件可耻的事似的。一丁点儿微微的火星在他的寒冷而空虚的内心里燃烧起来。他很清楚地回答道：

“唔，我知道他不是一位大夫。”

鲍恩的脸上显出了一丝满意的寒森森的假笑。他尖刻地说道：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就连这一点都没能拦住您。”

“就连这一点都没能，”安德鲁突然很尖刻地应了一声。他觉得自己实在忍耐不住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鲍恩先生，我已经听您问了很不少话啦。您可不可以让我来问您一句？您听说过路易·巴士德[1]吗？”

“听说过，”鲍恩吃了一惊，这么回答。“谁没听说过呢！”

“一点儿不错！谁没听说过呢？鲍恩先生，您大概不知道这件事，不过您也许可以让我来告诉您，路易·巴士德，医学界最伟大的人物，就不是大夫。艾尔力希[2]——在整个医学史中用药最精、最能奏效的人——也不是大夫。海福金[3]——他在印度所做的扑灭瘟疫的工作比随便哪个有医师资格的人都好——也不是大夫。而那个论伟大方面仅仅比巴士德稍逊一筹的麦契尼科夫[4]，也不是的。鲍恩先生，请您原谅我提醒您这些基本事

---

① 参见第83页注①。

② 艾尔力希(Paul Ehrlich, 1854—1915)：德国细菌学家。

③ 海福金(Waldemar Mordecai Wolff Haffkine, 1860—?)：巴士德的学生，曾任日内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后赴印度，任孟买实验室主任。

④ 麦契尼科夫(Ilya Ilich Mechnikov, 1845—1916)：俄国生理学家、细菌学家，巴士德的学生。

实。但是这些事实可以让您瞧出来，凡是跟疾病搏斗，而没能列名在登记簿上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坏蛋或是傻子！”

会议室里变得异常寂静。直到那会儿，诉讼程序一直在一种夸张乏味的气氛，一种陈腐发霉的境况里拖拖沓沓地进行着，象在一个乡村法庭上那样。可是现在，委员会桌子后边的委员们全坐得笔直。阿贝特别带着一种奇怪的专心致志的神气盯视着安德鲁。一刹那过去了。

霍柏用一只手遮着脸，沮丧地苦哼了一声。现在，说真的，他知道这场官司输定啦。鲍恩虽然非常狼狈，却极力想恢复镇定。

“对，对，这都是挺有名的人，我们知道。当然您总不是拿史迪尔曼来和他们相比罗？”

“为什么不呢？”安德鲁怒火中烧，一个劲儿说下去。“他们有名，只不过因为他们死了。维尔丘[①]在柯赫[②]的生前嘲笑柯赫——滥骂柯赫！我们现在不骂他了。我们骂史巴林杰和史迪尔曼这些人啦。这儿还有一个例子——史巴林杰——一位伟大的、有创见的科学思想家。他也不是一位大夫。他并没有取得医学学位。但是他对医学的贡献比千千万万有学位的人都多。那些有学位的人乘坐汽车来来去去，任意地胡收诊金，而史巴林杰却遭到反对、毁谤和指控，听任他用自己的财产去进行研究和治疗，然后扔下他，让他贫困不堪地朝前挣扎。”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鲍恩勉强嘲笑地说，“您也是这样佩服礼查·史迪尔曼呢？”

“当然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一辈子致力于造福人

---

① 维尔丘(Rudolf Virchow，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

② 柯赫(Robert Koch，1843—1910)：德国内科医师、细菌学家。

类的人。他也不得不跟妒忌、偏见和诬蔑搏斗。在他的本国，他已经把这些克服下去啦。可是在这儿，显然并没有。不过我相信他对于防治结核病所做的工作，比目前我们国内的任何人都做得多。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大夫。不错！但是有许多正式的大夫一辈子不断碰上结核病，而对防治工作却始终没做出一丁点儿有益的事情来。”

那间又高又长的会议室里起了一阵轰动。玛丽·鲍兰德的眼睛这时候紧盯在安德鲁的身上，闪现出了忧虑而佩服的光彩。霍柏正慢吞吞地、懊丧地收拾起他的文件来，把它们放进皮包去。

这时候，主席插话了。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吗？”

“我知道，”安德鲁紧张地抓住椅背，心里很明白自己已经给引得做出了很不慎重的举动，可是他却拿定主意坚持自己的见解。他急促地呼吸着，情绪激动到了极点，心里竟然起了一种古怪的不顾一切的感觉。假如他们要把他的名字给除掉，那么让他给他们理由来这么做吧。

他于是一口气说下去道，“我刚才听到了今儿为我所进行的辩护；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做了什么有害的事情呢？我不想跟庸医合作。我不相信虚伪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我为什么对邮递人员投进我信箱的大批非常科学的广告，多半不打开来瞧瞧的缘故。我知道我话不该说得这么激烈，可是我没办法。我们太不够开明啦。如果我们继续认定医师业以外的一切都是错的，医师业以内的一切都是对的，那就等于宣布科学停止进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狭小的‘保护贸易’的团体了。这可真是我们开始整顿一下自己内部的时候啦，而且我说的也不只是表面的情

形。我们不妨从头来说，想想看一般大夫所受的那种差极了的训练。我取得医师资格的时候，对社会一无用处，只是一种威胁罢了。我所知道的只是几种疾病的名称和我该用来医治那几种疾病的药物。我甚至连产钳都不会使。要说我现在知道了点儿什么，那都是我从那时候起自行学来的。可是有多少大夫除了从业务中所得到的那些普通的基本原理外，能学到些什么呢？他们没有时间，可怜的人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儿制度腐败的地方。我们应该给安排在一些科学单位里。应该有必修的进修班。应该大力提倡科学，消除过去的一瓶药思想，给所有的开业大夫一个机会去学习，去联合起来进行研究。此外，商业主义又怎样了呢？——无益的、追求几尼的治疗方法，不必要的动手术，以及我们所使用的许许多多毫无价值的假科学性的专卖药——现在，是不是该把这些当中的一部分消除掉的时候了？整个医学界太偏狭、太自满啦。组织方面，我们是故步自封的。我们从没想到朝前进展，改变改变我们的制度。我们说我们打算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并不做。好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讨论着护士们辛苦工作的情况和我们付给她们的微薄的薪水。现在怎样了呢？她们还是挺辛苦地在工作，还是领着挺微薄的薪水。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我的实在的意思比这还要深一些。我们不给提倡新办法的人一个机会。赫克萨姆大夫，他在骨科大夫贾维士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勇敢地替他使用了麻醉剂，结果就从登记簿上给除了名。十年以后，等贾维士治好了伦敦最好的外科大夫都束手无策的好几百个病例，等他被封为爵士，等所有'第一流的人'都说他是个天才之后，我们才偷偷地转过来，送给他一个名誉医学博士学位。那时候，赫克萨姆呢，他已经伤心地去世了。我知道我在业务方面犯了不少错

误，挺糟糕的错误。我为那些错误满心悔恨。不过我找礼查·史迪尔曼可没有错。而且我对于跟他所做的工作并不后悔。我现在请你们做的就是，瞧一瞧玛丽·鲍兰德。她到史迪尔曼那儿去的时候，患着肺尖结核。现在，她已经给治好了。你们要是要什么可以替我的不名誉的行为进行辩护的证据，那么它就在这间房里，就在你们面前。”

他很突兀地结束了他的话，坐了下去。在委员会的那张高桌子后边，阿贝的脸上显出了异样的光彩。鲍恩依然站在那儿，带着杂乱的情绪凝视着曼逊。随后，他恨恨地想到，他至少已经引得这个傲慢不逊的医师自投罗网了，于是便朝主席鞠了一躬，坐下。

有一刹那，会议室里很特别地一片寂静。随后，主席按着惯例宣布道：

“请委员会以外的人全退出去。”

安德鲁跟其余的人一块儿走到了外边。现在，他的不顾一切的情绪已经消失了，他的头脑，他的全身就象一架使用过度的机器那样悸动着。委员会会议室里的气氛使他窒息。他忍受不了霍柏、鲍兰德、玛丽和其他证人们的那种态度。他特别怕看他的律师脸上的那副忧愁而嗔怪的神气。他知道自己的举动就象个傻子，象个无聊的信口雌黄的傻子。这时候，他瞧出来，他的直率纯粹是疯狂。不错，象他那样朝着委员会夸夸其谈，那的确是疯狂。他不该做个医师，而该做个海德公园①的树桩演说家②。嗐！他马上就不是医师了。他们绝对会把他的姓名从名

① 海德公园(Hyde Park)：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一个公园。

② 树桩演说家(Stump orator)：站在树桩上发表政治演说的人。

册上给除掉的。

为了怕别人来打搅，他独个儿走进了衣帽间，在一个盥洗盆边上坐下，呆板地摸出了一支香烟。但是他的焦干的舌头竟然吸得一点儿味道也没有，他于是用脚后跟又把香烟踩熄。尽管方才他对医学界说了些很锋利的话，说了些实在的话，可是如果他真被驱逐出去，那他又会觉得多么不幸，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他知道，他在史迪尔曼那儿可以找到工作。不过那不是他想做的工作。不是！他希望跟丹尼和霍浦一块儿，发展他自己喜欢的工作，把他的计划的矛头刺进冷漠和保守主义的皮革里去。然而这一切非得留在医学界里边才办得到，在英国，从外边是绝对、绝对办不成的。现在，丹尼和霍浦必须单独去驾御那只特罗伊木马①了。他心头涌起了一大股沉痛的情绪。凄凉寂寞的未来在他的眼前延展开来。他已经感到了那种最最痛苦的感觉——遭到摈斥的感觉——同时，他还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不成了——这就是结局。

走廊里人们的走动声使他疲惫地站起身来。当他跟他们一块儿重新走进委员会会议室的时候，他很严峻地暗自想道，他只有一件事得做了。他决不可以卑躬屈节。他默默地祈祷自己决不要露出一丝卑屈的、懦弱的形迹来。他把眼睛紧盯在眼前的地板上，什么人也没瞧见，也不朝那张高桌子望上一眼，只消极

---

① 特罗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特罗伊王柏李姆(Priam)之子巴里斯(Paris)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Helen)，引起了特罗伊战争，希腊联军围攻特罗伊，十年不克，后希腊人制成一中空的大木马，内藏兵将百余人，弃之海滨，伪称退兵，特罗伊人大事庆祝，并将木马运进城去，希腊人夜晚潜出，启关以纳大军，城遂破。此处借作摧毁城堡的尖兵解。

地、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会议室里一切轻微的声音全在他四周发出令人疯狂的回响——椅子的拖曳声，窃窃私语声，咳呛声，甚至连有人随意用铅笔敲敲桌面的轻微的声音，全引起了回响。

可是突然，一切全静下了。安德鲁觉得浑身发僵。他想道，现在，这可来啦！主席讲话了。他讲得很慢、很郑重。

"安德鲁·曼逊，我要告诉你，委员会对于指控你的过失和提出来证明那项过失的证据，已经很仔细地研究过了。委员会认为，这件案子尽管情况很特殊，尽管你本人的陈述特别不合常规，你倒是诚诚恳恳，真心实意地想遵守要求有很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那种法律精神而做的。因此，我要告诉你，委员会认为通知秘书把你的名字除掉是不恰当的。"

有一刹那，他感到迷惘不解。接着，他身上猛地起了一阵颤动。他们并没有把他的名字除掉。他没事了，洗刷清楚了。

他颤抖着把头抬起来朝委员会的桌子望去。在望着他的那些模糊不清的人脸里，他瞧得最清楚的就是罗勃特·阿贝的脸。阿贝眼睛里的谅解神色甚至使他更为烦恼。他在灵机一闪中知道了，是阿贝替他开脱的。这时候，他装出的那副漠不关心的神气已然不见了。他乏力地嘟哝道（他虽然是对着主席讲话，实际上却是对阿贝说的）：

"谢谢您，主席。"

主席说道：

"本案就此结束。"

安德鲁刚一站起身，立刻就被他的朋友们包围起来，被康、玛丽和大吃一惊的霍柏先生，还被一些他早先从没见过的人，他们这时全热情地来和他握手。不知怎么，他便到了外边街上，肩

上依旧被康拍着，紧张混乱的情绪被驶过的公共汽车和川流不息的车马行人很古怪地安定下来了。每隔一会儿，在一阵涌起的欢忭中，他会又想起自己获得开脱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喜悦。他低下头，忽然看见玛丽抬脸在望着他，眼睛里依旧满含着泪水。

“他们要是对您怎样——在您为我那么费了心之后——那我就——哦！那我就要把那个老主席杀掉。”

“上帝在上！”康忍不住喊起来，“我不知道要你操的什么心！老曼逊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管保会给他们迎头痛击的。”

安德鲁疲乏地、疑惑地、快活地笑着。

一点钟后，他们三个才抵达了博物院大饭店。丹尼正在休息室里候着。他慢悠悠地朝他们走来，一本正经地笑着。霍柏已经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他了。不过他并没发表什么议论，只说道：

“我饿啦。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吃。你们三个都来，跟我一块儿吃午饭去。”

他们在康瑙脱饭店吃了午餐。菲力普脸上虽然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他虽然多半是跟康谈论汽车，可是他却把那顿午餐变成了一场快乐的庆祝会。后来，他对安德鲁说道：

“咱们乘的火车四点钟开。霍浦在斯坦城——待在旅馆里等咱们。咱们可以把那处房产挺便宜地买下。我这会儿得去买点儿东西。四点前十分，我在犹斯顿[1]跟你会齐！”

安德鲁注视着丹尼，心里感觉到他的友谊，感觉到从他们

---

① 犹斯顿(Euston)：伦敦“伦敦-中部-苏格兰铁路”的终点站。

在布雷纳力那个小门诊处里第一次会面的那时刻以来，自己所受的他的深情厚谊。他突然问道：

"要是我被他们除了名，那怎么办呢？"

"你不会的。"菲力普摇摇头。"我总照料着决不让你给他们除名。"

等丹尼出去买东西以后，安德鲁陪着康和玛丽到巴丁顿去上火车。他们已经相当安静下来了，在月台上等候着的时候，他把邀请他们的话又说了一遍。

"你们一定得上斯坦城来看看我们。"

"我们一定来，"康向他保证。"明年春天——等我把那辆小汽车一装配好，马上就来。"

等他们的火车驶走以后，他仍旧余下一小时。不过他心里毫不犹豫，他想做一件什么事。他不自觉地搭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转眼便到了堪萨尔绿原。他走进公墓，在克里丝婷的墓前站立了好半天，想到了许许多多事情。那是一个晴朗、清和的下午，微风里含着她一向喜欢的那种爽适的意味。在他头上边，一棵污秽的小树的枝条上，一只麻雀正愉快地啁啾着。等他最后因为怕误了时间而回身匆匆离去时，一片白云形成了邈邈的城垛，光芒闪烁地堆叠在他眼前的天空里。

后　记

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罗宁是英国现代颇负盛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于一八九六年诞生在苏格兰的卡德罗斯，中学毕业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专攻医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停学两年，在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里充当少尉军医。战后，他大学毕业，去威尔士南部当了好几年医生，嗣后又替矿务部到各煤矿去进行了一年的肺病调查研究工作。这使他对英国各煤矿的情形，以及矿工们的生活疾苦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后来，他在伦敦自己开业行医，业务非常繁忙，接触到了各个阶层的人，耳闻目睹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怪现象，从而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使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

克罗宁尽管业务繁忙，对文学创作却很感兴趣。一九三〇年，一次意外的休假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把自己构思已久、早有腹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帽商之堡》(1931)写了出来。在这部作品里，他创造了一个鲜明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个兼有利己主义与贵族气派的商人。这部作品的出版立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除了被摄制成电影外，还被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这使克罗宁决心放弃行医，专心从事创作。接下去，他写了《三个情人》(1932)、《众星俯瞰》(1935)等几部作品。一九三七年，他的第五部小说《城堡》出版以后，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

欢迎，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并由美国好莱坞摄制成电影《卫城记》。克罗宁就此成为三十年代英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其他作品有：《青春》(1944)、《香农的道路》(1948)、《西班牙园丁》(1950)、《十字军战士之墓》(1956)、《尤物》(1956)、《北极光》(1958)、《客店主人的妻子》(1958)、《紫荆花》(1960)、《六便士之歌》(1964)等。一九五二年，他还出版了一部自传体作品《两个世界历险记》，所谓"两个世界"即指医学界与文学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侨居美国康涅狄格州，后来又迁居瑞士。一九八一年一月，他在瑞士蒙特勒逝世。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曾在英国一度复兴起来，好些作家都试图用批判的目光去评价一下当时的社会生活。阿·约·克罗宁就是以这种精神开始他的创作活动的。他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忠实继承人，对周围的事物又具有一位医师的敏锐观察力，无怪他能够洞悉当时英国社会上错综复杂关系里每一人物和每一事件的地位与情况，并从中找出典型的形象与事例来，把它们安放在重要的社会冲突之中加以表现和刻划。在他的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有血有肉，生动真实，即使是只出现一刹那的人物，也都轮廓分明，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是由于克罗宁对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心理分析和细节描摹有着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对他们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噪音、手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毫不放松的缘故。克罗宁很善于处理悲剧的冲突。在他的作品里，故事情节的发展就象是一台好戏，自始至终一气呵成。文艺批评家们一致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狄更斯、哈代、勃特勒、阿诺德·班纳特和毛姆这些名家的优点，而把他们结合起来，熔化于一炉。他的文笔朴

实精练、生动有力。

克罗宁写得最为成功、最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就是他早期的三部长篇小说：《帽商之堡》、《众星俯瞰》和《城堡》。在这些作品里，他使用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素材，描绘出一幅幅反映社会冲突的现实主义图画，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惊动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四十年代里，克罗宁写的《青春》、《香农的道路》等几部作品虽然也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它们在批判现实方面和《城堡》一比，就不免略显逊色了。自从克罗宁侨居国外以后，他避开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同时又找不到适合自己写作的新题材，于是他在创作方面开始衰退下去，始终没能写出在深度与广度方面较为出色的作品来。

在长篇小说《城堡》里，克罗宁以煤矿区人民的劳动与生活为背景，通过青年医师安德鲁·曼逊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沉重地抨击了英国的医学界，揭穿了英国科学研究机构的老爷作风，同时还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实。作者以自己为"模特儿"，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医师的形象。安德鲁·曼逊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医师，为人耿直、热忱，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一心渴望在医学上做出一番成绩，为广大人民服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陈规积习，他的工作在在受到干扰和打击。他发觉一次流行性疾病发生的时候，政府的卫生官员竟然躲在一旁，不闻不问；他发觉一位对无数人的生命负有医疗责任的大医师，竟然连最起码的医学常识也没有；他发觉在威尔士南部矿区工作的医生们，到别处就遭到排挤和轻视，简直无法找到工作。等他去到伦敦想开业行医的时候，他又发觉，由于所谓"顶让"诊所的陋规，他简直就没法跻

身于一般医师的行列之中。他还发觉私立医院制度的种种不合理、不近人情的规章制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在伦敦"就连最严重、最危急的病人要想送进医院也是最最为难的事"，"他们要是不知道你，干脆就把你给'冻结'起来……"接下去，他便大声疾呼道，"这就是伦敦！这就是该死的英帝国的心脏。这就是咱们的私立医院制度。……这对穷人说来，又跟救贫院一样。"这几句话简括有力地说明了，作者本人对他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私有制度社会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当曼逊最后从上流社会那种乌烟瘴气的糜烂生活中觉醒过来时，克罗宁写了下面这样一段：

> 这些月里，他（曼逊）曾经尽力去追求财富和地位，并且就一切物质方面的意义讲，一直都很成功，他以为自己很快乐了。但是他并不快乐。他生活在一种昏迷的状态里，得到了一切后，还巴望得到更多的金钱，他沉痛地想到，这都是为了肮脏的金钱！起先，他告诉自己，他每年想挣一千镑。等他收入到那数目的时候，他立刻又把钱数加了一倍，把新数目当作他的最高额了。可是等他达到那个最高额以后，他又不满意啦。这样继续下去。他愈要愈多，结果非把他毁掉不可。

这一段话直截了当地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里上流社会唯利是图的卑劣心理。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厉批判与控诉，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

克罗宁在《城堡》中还塑造了两个朴实可喜的人物。这两个人物在曼逊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辅弼"作用。一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饱经沧桑的出色的外科医师菲力普·丹尼，另一个便

是曼逊的妻子克里丝婷·巴洛。丹尼第一个向曼逊指出了“正统派”医学的种种荒谬绝伦的地方，使他认识到那种制度是：“时代的最荒谬、最陈腐的错误，是……人类所设想的最糟糕、最愚蠢的制度。”后来，当曼逊受到金钱的诱惑，开始堕落下去，甚至到了毁灭的边缘时，又是丹尼和克里丝婷一起尽力把他挽救回来。在曼逊骤失爱妻、神思恍惚的日子里，丹尼亲切友爱地照护他，陪伴他，帮他从那一沉重的精神打击下逐渐恢复过来。到了最后那场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又是他协助曼逊取得了最后胜利。

曼逊的妻子克里丝婷是一个生活在矿工们当中的纯朴善良的小学教员。她同情劳动人民，厌恶资产阶级虚假浮华的生活，在曼逊的一生中，她象“守护神”那样守护着他。她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劝导他，而在他敌不过金钱、地位、名誉等的诱惑，堕落下去时，她便和他发生了正面冲突。我们听见她万分沉痛地向他说道，“上帝在上，宝贝。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出卖你自己呀！”又说，“我情愿做一个讨厌的神经病女人，精神上活着，也不愿做一个讨厌的走运的男人——精神上死亡！”作者用这几句简洁有力的语言明确地表明了克里丝婷的好恶，她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从这上面，从读者最喜爱、最同情的这个人物的这几句话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闲阶级是怎么个看法了。

在小说的第三部里，克罗宁用简短的篇幅鲜明而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英国科学研究机构保守无能的画面。安德鲁初进矿业病研究委员会的时候，的确是怀着满腔热忱，渴望一展所长，对科学，对社会有所供献的，可是到了那儿以后，他发觉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和同事们一起“喝牛奶，看《泰晤士报》，看早先的文

件……还跟大姑娘梅逊津津有味地谈上半晌曲棍球”。等到委员们聚齐了来开会的时候，那些“昏馈糊涂的老头儿们”七嘴八舌，各执己见，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办，什么事也办不成，他们倒又上外地度假去了。面对着这种情形，曼逊只好以辞职不干来表示自己的抗议。这幅幽默滑稽的素描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在那样的政府下，任何机构都是混乱不堪、官僚作风严重的。克罗宁还用寥寥数笔为我们涂了一张尖刻讽刺的漫画，形象地把这种机构比作滑稽戏演员们驾驶的“一辆摇摇晃晃的汽车……里边装了四个独立的转向盘和无数只喇叭”。

在《城堡》中，克罗宁还以犀利的笔锋揭发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丑恶方面。他写出了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和腐化堕落，尖刻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银行家里斯为了骗取钱财，勾搭上了医师的太太；放荡的格拉狄丝背着丈夫，和纨袴子弟干下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社会上很有地位的大医师，公然向下级医师索取报效；克里奠琴公司那套骗人的鬼把戏；交际花佛兰瑟丝和她丈夫那种各行其是的夫妻关系；医师们之间的相互勾结和骗取钱财；大制造商的女儿温妮佛瑞德·艾瓦瑞特所过的那种自私自利、无病呻吟的生活。这一切拼合起来，构成了一幅牛鬼蛇神、乌烟瘴气的画卷，使我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形色色怪现象，激起了我们对那个世界的反感和憎恶。现在，让我们引用下面这段话来说明我们的作家给那种生活所下的“诊断”吧。

她的全部症状都是从金钱上来的。她一辈子从没做过一天的工作，娇生惯养，饮食过量。她睡不着，因为她肌肉

缺乏锻炼。她连脑子也不动，除了剪利息单、盘算红利、骂女用人、考虑她和她心爱的波麦瑞尼亚小狗得吃些什么外，压根儿没什么事可做。要是她肯走出屋子，做点儿实际工作，那她就不至于这样了。把所有这些小丸子、镇静剂、安眠剂、利胆剂和一切旁的废物全停下不吃，分些钱给穷人，帮帮别人，别净想到自己，那她就好了！但是她绝对、绝对不会这么做，甚至连叫她这么做都是白费。她精神上已经死了。

同时，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还写出了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讴歌了他们的崇高品质。克罗宁在威尔士南部工作了多年，十分了解矿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第一、第二两部里，他写得非常细致，非常真实，具有浓厚的威尔士矿区人民的乡土气息。我们见到了不肯背弃佩奇医师的老矿工伊诺克·戴维斯，忠心耿耿的女用人安妮和忠厚爽直的钻井工约翰·摩根；我们还见到了一生致力于改善矿工命运的欧文，贫穷而快乐的康·鲍兰德，以及坚定、勇敢的山姆·贝文。在第四部里，我们又见到了熟食铺的女店主希密特太太、女店员玛莎·克兰布和交通警史特剌塞斯。这些人物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一般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质。他们都真挚朴实、热诚无私，无怪乎曼逊决定离开伦敦，前往外郡，回到劳动人民中去时，克里丝婷会那么兴高采烈地喊道，"现在，我又要做个工人的太太了，我真高兴"，这是因为克里丝婷深深知道，她和安德鲁只有在为广大人民的服务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克罗宁在《城堡》中尽管写的是一个青年医师的故事，涉及的问题却是广泛的、多方面的。我们可

以说，三十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部小说里都有真实的反映。作者充分运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完成了他的这部杰作。整个故事自始至终生动紧凑，语言明快流畅，从第一章起就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当然，克罗宁作为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免不了也有他的局限性。他在《城堡》里虽然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实，但是却拿不出一个革命性的积极主张来。相反的，从安德鲁·曼逊的思想上、言行上，我们一再看到了他的迷惘与苦闷。他不满于现实，渴望有所改革，可是始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途径，对劳动人民的力量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他在伦敦找诊所遭到挫折时，他对克里丝婷讲的一席话，很能表明作者自己的矛盾心理。他说，"瞧瞧这些老家伙用大牙咬住不放的神气。除非你有钱，要不你就没法把他们的牙撬开。这不是对咱们制度的一个揭发吗？但是尽管它腐败，我还是得接受。"在医务委员会的那场辩论中，作者用政论家的笔调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当权的人物，酣畅淋漓地揭穿了他们的虚伪与卑鄙。当安德鲁慷慨陈词以后，作者这样写出了他的思想：

> 尽管方才他对医学界说了些很锋利的话，说了些实在的话，可是如果他真被驱逐出去，那他又会觉得多么不幸，这真是莫名其妙的。

真是莫名其妙！这正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识之士的彷徨苦闷。不过虽说作者的视野有其局限性，就这部作品揭露和批判的深度而言，《城堡》的确是现代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值得向我国读者推荐。

这个译本是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当时根据的是伦敦 Victor Gollancz Ltd 一九三七年的版本。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本书收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我借此机会根据纽约 Grosset & Dunlap 的版本重新校订了一遍，但错误不当之处恐仍难免，尚祈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主　万

一九八三年一月